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九一・子部・雜家類

説郛續四十六卷（卷二十一至卷三十六）〔明〕陶　珽編……一

說郛續目錄

弓第二十一

雲林遺事 顧元慶

比事摘錄

墐戶錄 楊愼

螮錢餘筆 楊愼

病榻手吷 楊愼

枕談 陳繼儒

羣碎錄 陳繼儒

記事珠 馮可

俗呼小錄 李翊

名公像記 遯園居士

傷逝記 遯園居士

雲林遺事

吳郡顧元慶

五目

高逸第一

詩畫第二

潔癖第三

遊寓第四

飲食第五

高逸第一

署名曰東海倪瓚或曰嬾瓚變姓名曰奚玄朗字曰元鎮或曰玄映別號五曰荊蠻氏淨名居士朱陽館主蕭閒僊卿雲林子雲林多用以題詩畫故尤著

雲林有清閟閣雲林堂清閟閣尤勝客非佳流不得入嘗有夷人道經無錫聞瓚名欲見之以沉香百斤為贄紿云適往惠山翼日藏至又云出探梅花夷人以傾慕不得一見徘徊其家瓚密令人開雲林堂使登焉堂前植碧梧四周外奇石東設古玉器西設古鼎尊罍法書名畫夷人方驚顧間謂其家人曰聞有

請閱閤能一覩否家人曰此閤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閤再拜而去

張士誠弟士信聞元鎮善畫使人持絹縑侑以幣求其筆元鎮怒曰予生不能為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却其幣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漁舟中有異香此必有異人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見之大怒欲手刃之諸文士力為勸免命左右重加箠辱當捶時噤不發聲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聲不發何也元鎮曰出聲便俗

茅山羽士張伯雨時來謁舟甫至聞報即使二童子邀於水次及中途又遣二童子迎候及門又遣二童子出肅雲林久之始出禮意甚恭伯雨以其久不出有難色詢知沐浴更衣為敬已設遂與定交

元鎮晚年流落泊然居貧有富人厚幣贄謁乃笑曰若亦知有我乎遂受其幣富人出扇求書元鎮不悅裂其幣散坐客且謝富人曰吾畫不可以貨取也其人慚退

元鎮素好飲茶在惠山中用核桃松子肉和真粉成小塊如石狀置茶中名曰清泉白石茶有趙行恕者宋宗室也慕元鎮清致訪之坐定童子供茶行恕連啖如常元鎮艴然曰吾以子為王孫故出此品乃略不知風味真俗物也自是交絕

雲林遺像在人間者甚多大抵皆形似上有張伯雨題讚雲林古衣冠坐一連牀據梧几握筆伸紙搜吟於景象之外几上設酒尊一硯山香鼎各一牀倚畫屏籍以錦裀置詩卷盈束一蒼頭侍長柄麈拂立几側一女冠左持古銅洗右侍軼水器及

巾帨之具

元鎮交惟張伯雨陸靜遠虞伯勝及覺軒王氏父子金壇張氏弟兄吳城陳惟寅惟允周正道陳叔方周南老其他非所知也

詩畫第二

元鎮詩名傳聞館閣閒晚年益肆力吟事走筆信口或有似唐人為文不蹈襲前人軌轍書逼黃庭畫法入巨然之室二米有所不逮也陶南村謂其晚年率畧似出二子殆非知言

元鎮好僧寺一住必旬日篝燈木榻蕭然宴坐時操紙筆作竹石小景客求必與一時好事者購之價至數十金卅年有巨幅雅宜山閣甚爲當世所珍元鎮又有雅宜山竹枝詞二首云雅宜山在名鄉如山葢虞道園所命名然未若鄉如之名近古也

元鎮嘗自題其畫竹云以中每愛予畫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爲麻爲蘆僕亦不能強辨爲竹眞沒奈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爲何

物耳

潔癖第三

元鎮既散其田而稅未及推入國朝催科者坌集元鎮逃去潛於蘆葦中爇龍涎香覓蹤跡得之故柯九思詩云夜雨推蓬寫松石焚香何處獨題詩葢道其實也

光福徐達左搆養賢樓於鄧尉山中一時名士多集於此雲林爲猶數焉嘗使童子入山擔七寶泉以前桶煎茶後桶濯足人不解其意或問之曰前者無觸故用煎茶後者或爲泄氣所穢故以爲濯足之用耳

嘗眷趙買兒留宿別業疑其不潔俾之浴既其寢且捫且嗅復俾浴不已竟夕不交而罷趙談於人無爲絕倒

其溷廁以高樓爲之下設木格中實鵝毛凡便下則鵝毛起覆之一童子俟其傍輒易去不聞有穢氣也

倪嘗留客夜榻恐有所穢時出聽之一夕聞有咳嗽聲伺晨令家僮遍覓無所得童慮捶楚僞言窗外梧桐葉有唾痕者元鎮遂令剪葉十餘里外蓋宿露所

爲詭指爲唾以紿之耳

楊廉夫耽好聲色一日與元鎮會飲友人家廉夫脫妓鞋置酒杯其中使坐客傳飲名曰鞋杯元鎮素有潔疾見之大怒翻案而起連呼齷齪而去

元鎮嘗入城訪周南老必先使人投刺南老禮遇特厚凡燕室柱礎之間必先洗滌然後延坐

同郡有富室池館芙蓉盛開邀雲林飲庖人出饌拂衣起不可止主人驚愕叩其所以曰庖人多鬚髯多者不潔吾何留焉坐客相顧哄堂

閤前置梧石日令人洗拭及苔蘚盈庭不留水跡綠
褥可坐旁過除葉輒令童子以針綴杖頭刺出之不
使點壞

游寓第四

蹤跡多在松陵笠澤間陸莊有蝸牛廬則其嘗棲止
處荆溪善權離墨銅棺其遊甚數嘗避兵泖上有出
泖詩

老年遊歷江湖多寓琳宮梵刹有懷歸詩云他鄉未
若還家樂綠樹年年味杜鵑洪武甲寅還鄉時已無

家寓姻戚鄒惟高家是歲中秋鄒氏開宴賞月元鎮
以脾疾戒飲濩然不樂乃賦詩有云紅蕖擁碧應無
分白髮悲秋不自支之句不久竟以是疾卒於鄒氏

飲食第五

蜜釀蝤蛑蝤蛑鹽水略煮才色變便撈起劈開留全
殼螯脚出肉股剁作小塊先將上件排在殼內以蜜
少許入鷄彈內攪勻澆遍次以膏腴鋪鷄彈上蒸之
鷄彈才乾凝便啖不可蒸過橙虀醋供

煮蟹法用生姜紫蘇橘皮鹽同煮才大沸透便翻再
一大沸透便啖凡煮蟹旋煮旋啖則佳以一人為率
祇可煮二隻啖已再煮搗橙虀醋供

黃雀饅頭法用黃雀以腦及翅葱椒鹽同剁碎釀腹
中以發酵麵裹之作小長卷兩頭令平圓上籠蒸之
或蒸後如糟饅頭法糟過香油煠之尤妙

雪盦菜用春菜心少留葉每科作二段入碗內以乳
餅厚切片蓋滿菜上以花椒末於手心揉碎糝上椒
不須多以純酒入鹽少許澆滿碗中上籠蒸菜熟爛
啖之

熟灌藕用絕好真粉入蜜用麝少許灌藕內從大頭
灌入用油紙包扎煮藕熟切片啖之

蓮花茶就池沼中早飯前日初出時擇取蓮花蕊略
破者以手指撥開入茶滿其中用麻絲縛扎定經一
宿明早連花摘之取茶紙包曬如此三次錫罐盛扎
口收藏

糟饅頭用細餡饅頭逐個用細黃草布包裹或用全
幅布先鋪糟在大盤內用布攤上稀排饅頭布上再
以布覆之用糟厚蓋布上糟一宿取出香油煠之冬

日可留半月冷則旋火炙之

煑炙明法先淨洗入酒瓶內以清茶水貯瓶滿蓋蝋

火煨一晝取出換水浸之切用

比事摘錄

闕名

天下未嘗有無對之物兩之所化也即六事可以類推夫事固有曠百世而相感也況人同此心乎予于諸錄中摘其比事之要者表而出之亦覩感典起之一助也

楚軍煖醉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爲之煖煖其言也楚人有饋簞醪者楚莊王投之于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爲醪而三軍爲之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也士非虛詭所能感也楚子無心於此蓋有不費而惠者矣

管仲韓信

韓非子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饑而過綺邑乞食封人跪飧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司馬史記韓信始爲布衣從人寄食飲人多

秖之者嘗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為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夫施人者不求報當如漂母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不忘報當如韓信不當如管仲仲父之言正矣我何以報子心無乃失之忍乎淮陰之言陋矣吾必有以重報母情固有所不容已也

陰禍陰德

比事摘錄　二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洵獲罪于天也宋王幸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為統帥殺人多矣自免為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為後善以自庇

孫果無達者史稱彥超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矣若漢陳平之所言者比之彥超其用心得無亦有類焉者乎而彥超同時若曹彬其人乃真為仁人矣為將亦在人自處何如爾

正誼明道

董仲舒曰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諸葛武侯以後漢討賊為任其出師表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之語論者謂武侯不問利害只求義理是其見得真處即聖賢之心也

比事摘錄　三

司馬溫公作韓魏公祠堂記載其言曰凡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魏公此言視武侯心可無愧矣范淳甫每誦董仲舒正誼明道語以為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司馬公改新法或勸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南軒張氏曰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言已自好而公更不論一己利害其平昔所養聖賢不過如此嗟乎此雖言語文字之間要之所以動天地鬼神者自有在

也

衛青李廣

凡人之名也當務實勝焉不觀之衛青李廣乎衛青爲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名之所稱豈在富貴李將軍廣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于士大夫也亦奚必文章藻飾爲哉

無益禱祀

趙飛燕譖班婕妤妒呪詛于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

不受邪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辨深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

虞玩鄭棨

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稱之唐鄭棨同平章事制下棨曰笑殺天下人既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以疾乞骸得致仕此不

賢于非才而竊位者乎

石崇曹武

石崇被收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蚤散之人以免其害或以爲散之不如勿聚之爲愈也齊曹武被收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妓女耳武之嘆即崇之嘆也而又曰恨令衆輩見之武何恨於是夫既自有以致之矣

陶侃張詠

陶侃爲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

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張詠爲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買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此等小事史何足書然百姓因此知上之教勸于農殖家給人足二公之爲惠則大矣

眞率會

令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向口盞無幾堆盤累碟深杯大瓢秪以厭飫諸僕從耳不

如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市果止梨栗棗柿殽止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恐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

日潞公有詩云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既屢宜從簡爲具雖疏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救弊典儉之見今人益少思此事惜福養財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醫孝

北齊李元忠母老多病元忠專心醫道研習積年遂善此技族弟亦因母病醫爲治療不愈遂自精究針藥母病乃除隋許道幼亦因其母疾患徧覽經方得以究極世號名醫誡諸子曰人子當視膳藥不知方術豈爲孝乎由是世相傳授唐王勃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遊盡得其要勃之所見寔同道幼唐有王燾亦因母病學醫因以所學作書行世宋高若訥亦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此以醫爲孝者也宋李虛已母喪明虛已旦日舐睛不懈二年母目復明李行簡父患

癱極痛行簡吮其敗膺不唾于地疾尋平此又以孝爲醫者也

狄柳友誼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允其代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夫善之感人有如此者柳宗元初還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

得親在爲無毋子供往理欲請于朝願以柳易播會
裴度亦爲禹錫言得改連州韓退之作子厚墓誌實
載其事以爲世勸夫即一善而稱之宗元可追蹤于
仁傑矣

裴王進賜

憲宗賜裴晉公玉帶公臨終封進表曰內府之珍先
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識者賞
其明而簡王文正公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五十兩召
楊文公于床前作讓表公覽乃自書四句已懼多藏

況無用處見誅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薨文公歎曰
精爽不亂如此前代之風後世之法也

杜黃自反

杜祁公語錄云公爲相食于家惟一麫一飯而已或
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
人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
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
奉養耶黃庭堅文集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
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上
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憒人不堪其憂余以爲家
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
憂耶然則士當富貴之時丁患難之際恒思自反此
生有定分焉可也

韓錢存心之異

韓魏公中進士第二人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
去爲顯秩公獨滯于筦庫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
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晷刻汗
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

民如此真宰相錢明逸在禁林不滿意出爲秦州居
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
部十萬生靈耶噫公之所存自其監庫時已有以異
于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

魏程不避好名

宋魏掞之與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後進以禮來者
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訾其好名則毀
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元程思廉與
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恤往返數百里

不憚勞仍爲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家族尤盡恩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爲好名思兼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爲善矣

論人不專貴有才

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論內侍甘昪甚力孝宗曰昪爲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兵部尚書羅點嘗與人論士或問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常先論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葉夢得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

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先王嘗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爲先張恕理宗時因論對引其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常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用人之道蓋不貴于專有才者如此

褚夏年壽

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左丞至己卯歲死有人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爲代名不朽昔宋褚淵身事二姓弟炤歎曰使淵作中書而死也當是一名士令德不昌令有期頤之壽哀哉

學者自信

庖丁解牛目無全牛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紀昌視蝨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懸不絕皆心之所寄也

朱子嘗言劉晏見錢流地上是其會計之熟所致而自謂看得聖人言語熟透直見聖人之心從而前過學者未到此安能以自信耶

顛倒見

人不勝實事可笑厥其中而美其外豈非顛倒見乎謝上蔡有言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處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却去屋裏喫也試一回思何故如此曾紀梵志有翻着襪詩云梵志翻着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

跟不可隱我脚彼脊跳子宜少悟矣

容人負人

丈夫處世行已不可不宏常令我容人勿令人容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人曹操有寧負人之言此姦賊之所以遭誅也陳述古有當容人之言此先正之所以立訓也

財利禍患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于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顧希武曰積財可以備患患以生于多財與其因患而積財孰若無財而無患皆名言也

修德保家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遺亂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惟石名品俱爲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者祇足貽達人笑耳昔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爲營其孫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耶玄慙而止唐嗣曹王皐將市取張柬之襄陽園圃馬燧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宮百世共保柰何使子孫鬻乎皐之後石崇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玉杯地不復留身後今日諸如此者又何道焉魏徵第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其後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爲言朝廷贖而賜之宋邵康節天津之居本官地熙寧初法當斥賣榜三月人不忍買司馬溫公諸人爲集錢買之然則身苟脩德不必潤屋爲子孫計也

物不同用

物有效吾所用而不能無弊者病齒之人服苦參齒愈矣而腰重不舉世不有類是者耶藍蛇有毒尾却解毒當歸生血鬚却破血麻黃發汗根節復止汗酸棗醒睡仁復令人貪睡螻蛄腰以前治大小便之過滑者腰以後治閉結者一物也爲用不同如此又鹽以殺魚肉則能經久不敗以沽布帛則易朽爛一物也所施處各有所宜惟醫亦然阿魏性極臭用以人食餌乃能去臭薊氣極葷然置臭肉中能掩臭氣葷臭非所常嫌也君子醫國有興廢除害之責人才繫其用舍可不審其所處者哉

孝悲

尸子云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史記稱微諸樂毅傳輙流涕漢書揚雄悲屈原不容于世作離騷讀其文未嘗不流涕晉王裒傳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廢蓼莪之篇史系記孟元方誦詩至蓼莪篇必哀咽不已南齊書臧顧歡事亦然梁書武帝毎論孝子傳不終軸而悲慟北齊趙邵王子敬四歲喪父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輙流涕歔欷又楊歆其舅子問歆讀詩至渭陽未卿歆便號泣舅子亦對之歔欷情感所至不能自已如此

山水遠大

山之恃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欹斜破碎叢雜蕪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煙暮靄紫翠如滴横如蛾眉蠹比螺髻山其不以遠爲美乎江河之流溝渠泡沫濆潦汙濁以流其委勺而計之臭腐埒流汙坂便惡濫濫灘汪不可勝道也其在千萬頃間涵天浴日上下洞澈圓光藏珠方景凝璧水其不以大爲潔乎嗚呼美以遠著潔以大致弗崇弗遠則以弗能至矣君子觀此致身之地弗遠大爲可乎

堙戶錄

成都楊愼

綺井

綺井謂之鬪八又曰藻井今俗曰天花板也

金漪銅池

羊玄保曰金漪淸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棊此語殊有韻致

虎落

虎落若今竹虎以竹篾相連遮落之

軸簾

摩勒傳紅綃妓軸簾延客入軸簾言卷之如軸也

銀蒜

歐陽六一放玉臺體詩銀蒜鉤簾宛地垂東坡哨遍詞睡起畫堂銀蒜押簾幙雲垂地蔣捷白苧詞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鎭羅幙銀蒜蓋鑄銀爲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

譙

今縣吏皷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麗譙壯麗而譙嶢也近見王子充作某府譙樓記首引魏涉傳誤矣

旗亭

秭歸縣有宋玉宅旗亭題宋玉東家

使駮

唐會要驛傳曰使駮音閒

錦贉

古裝褫卷軸引首後以綾粘褚者曰贉有樓臺錦贉

毬絡贉闌紙贉樗蒲錦贉唐人謂之玉池其引首有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曰打𢷬

義名

容齋四筆載人物以義爲名如義士義帝之類甚多器物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襴義領奇矣予觀樂書有義嘴笛謂笛外更安嘴也抑又奇矣漢蔡湛碑陰有義名

張陸奇語

張又新煎茶水記粉槍末旗蘇蘭薪桂醍刻茶經

華救沸皆奇俊語

晉人俊語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玄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舒道衍稱謝公之文曰屢發新彩英英獨照慧帝聞梵唄曰響韻淵滴似伏流之吐波又曰那轉弄響飛揚長引聲發喉中脣口不動又曰以哀婉爲入神用胸臆爲清舉文句則如端夏多隙無非忽岸又云依義莫依語又曰寵貪詐貴釣耳難管又云沙漠纖寒長風負雪又云莊衿老帶彌沐斜埃又早帳風首春席雲阿又云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之無兆使入世說固不能辨也

多物以幸有功

許胤宗醫嘗云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爲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之獵不知兔廣原絡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

治蠱方

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宋李巽巖侍郎燾爲雷州推官鞫獄得此方活人甚多見范石湖集

宿諾宿問

子路無宿諾宰我無宿問

世說誤字

古書轉刻轉謬爲病於淺者妄改耳如近日吳中刻世說右軍清貞謂清致而貞幸也李太白用其語爲詩右軍本清眞是其證也近乃妄改作清貴兼有首人之差謂各得諸人之參差近乃妄改差作美聲鳴轉急改鳴作氣義學改作學義皆大失古人語意聊舉一二他不能盡

十樣蠻牋

韓浦詩曰十樣蠻牋出益州成都古今記載其目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凡十樣又有松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別即其異名又蜀志載王衍以霞光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蠙霞光即深紅牋也又有百韻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爲名其次學士

歲則短於百韻焉

蒙花紙

蜜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三萬幅帝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春秋釋例疑今之絲蒙花也其皮可作紙

蜥箋巵筆

成都楊慎

蠻烟蜃雨

嶺南異物志云蠻烟蜃雨無别辰蛛蜃蛟蜃也

艶雪

韋應物答徐秀才詩云清詩舞艶雪孤抱瑩玄冰極其工緻而艶雪二字尤新又五絃行云如伴流風縈艶雪更逐落花飄御園又樂燕行云艶雪凌空散舞羅起徘徊屢用艶雪字而不厭其複也或問予雪可言艶乎予曰曹子建洛神賦以流風迴雪比美人之飄搖雪固自有艶也然雪之艶非韋不能道梅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也

野燒

管子注獵而行火曰燒本義野火也戰國策所謂楚王獵於雲夢野火之起若雲霓是也又列子趙襄狩於中山藉芿焚林芿舊艸未芟新艸又生也今南方之民刀耕火種亦成野燒

柴門

晉書儒林傳贊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詩人多用柴門
字原出於此
魚栫
栫寂見切說文栫以柴木壅水也江賦栫澱爲涔夾
眾羅筌背取魚之具蜀中有魚栫之名
流黃簟
會稽竹簟供御號爲流黃簟唐詩珍簟冷流黃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

於閣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
識而呼之今人云半面之識本此事
容頭過身
漢書虞詡疏公卿巽懦容頭過身蓋以猫犬喻之兒
猫犬鑽穴頭可容身即過矣
等身書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
讀之謂之等身書張子野詞等身金誰能意買此好
光景

文綦
文綦紵縷
雋李
雋李又作醉李越絕作就李史記作雋李
南窌
南窌縣名前衛青傳封公孫賀爲南窌侯徐廣作窌
字林云並音匹孝反
茹人城
左傳注楚有茹人城茹人字奇

影國
後梁爲北魏影國猶云附庸
蠻之類八
墨子蠻之類八天竺咳首焦僥跂踵穿胸儋耳狗軹
旁春也
葦橋
焉支國有葦橋之險
陘
陘者山絕之名徐廣注

登科故事

分甲第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御殿唱名自雍熙二年梁灝榜始賜宴自太平二年呂蒙正榜始給金吾衛士送歸第自蔡齊榜始刻登科録自霍端友榜始

瘇瘃

茄子根煎湯浴足能治瘇瘃瘇瘃足跟凍瘡也

病榻手欥

成都楊愼

鹽泉油井

鹽泉海月也油井水脂也

洗石

山海經錢來之山多洗石注洗石可以磢體去垢圿圿音甲

蜀之三江

蜀之三江外水岷江中水涪江內水沱江也

汶字三音

汶上音問汶江音岷汶威㵼東縣音文前漢書作文城

鄨水

水出牂牁鄨縣不狼山鄨音蔽

瀑布

陳摶詠瀑布

琉璃滑處玉花飛

延香

延香園梁簡文園也

泰首十月

泰以建亥之月爲歲首自是不思古之亂制漢之陋儒僞造易緯云堯以甲子天元爲推術甲子爲蔀首起十月朔而謂泰首亥本此是其詩說與堯典背矣宋朱震又曰連山首艮風始于不周實居西北于辰爲亥此顓頊所以首十月也是因漢儒之陋而又誣顓頊矣

碧琳腴

碧琳腴酒名見曾吉甫詩可對江瑤柱江瑤柱蟵黃

也

鬬飣

食經五色小餅作花卉禽獸珍寶形按抑成之盒中累積名曰鬬飣今人猶云飣果盒飣春盛是也俗書作鬬釘非也

女麴

女麴小麴也萷糗粲稌捲也石蜜糖霜也自然粲禹餘糧也

敗恭有勝着

尹德毅之說蕭倉龍斂之獻策潞王從珂魏思温之謀策李敬業皆奇謀也諺云敗恭有勝着惜乎當局者迷耳

小說

說者曰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

六么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知梟即骰子之么也曲名有六么序義取六博之采

古碑有神物護持

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在蒲城縣正德中劉遠夫御史謫爲蒲城簿訪出以鐵束鋼之復爲完物饒州薦福寺碑爲雷所擊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碎裂合而搨之猶可摹印前西曲爲子言親見許于

臺寄一本尚未獲也以二事占之古碑似有神物護
持

分沙漏石

酈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澈云分沙漏石又曰淵
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樗蒱皆極造語
之妙

一卷爲弓一條爲則

道書以一卷爲一弓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郛用之
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
佔畢用之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
縛古絹字亦借爲卷也

香與墨同關紐

邵安又與朱葴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
之久佳品乏絕野人爲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共擣
治之所楓肪羼和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
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爲[illegible]設石鼎清晝香空齋蕭
爽遂爲一日之佳艮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
蓋墨之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之與禪也

權德輿奇語

用有溺騎有坐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饋行有壓其甚
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
德輿文中奇語也

劉騎善射

劉騎善射水斛瀉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
人服其精或言此卽古剌注法也

附近

俗語附近古作傅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傅近房卧之
內交錯婦人之間

轉喉觸諱

㮨文轉喉觸諱本漢食貨志搖手觸禁之語

規影徭賦

唐書規影徭賦卽今律文影射之語

釋經

漢儒釋經易有略書有故詩有細春秋有微

爲善最樂

書云民訖自若是多盛注云民之行已盡用善道是

多樂也東平王蒼曰爲善最樂開公曰心逸日休內典云爲善若熟煙煙快樂亦是此意

翻書襪法

知梵志翻著襪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吹臺

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臺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爲雪賦又名雪臺

枕譚

華亭陳繼儒

吾嘗讀古人書往往承襲紕繆至有近在目前可以意解者乃不能互相揚搉殊足邪揄偶與兒輩洗鵝而譚之隨譚隨錄藏于枕中

張玄

晉書謝安傳謝玄北伐符堅下遂云安與玄圍棊玄上去一張字讀者知爲何玄耶按張玄與謝玄同名人號南北二玄

新都

後漢書志注王莽新都在南陽今蜀之新都非莽所封

重較

漢世有諺語云仕進不止車生耳謂重校也

舉案

孟光舉案齊眉說文案几屬也用修引張平子何以報之青玉案謂以爲青玉盌且云孟光一婦人安能舉案則用修以案爲今案卓耳以案作盌尤無據按

楚漢春秋淮陰侯謝武涉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則是玉盤而下有足者曰玉案故說文以爲几屬耳或于案中別寘器或竟寘食者孟光則力能舉石臼而況一案乎

曹娥碑

按世說注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德祖未嘗渡江

麥金

梁鴻傳載鴻詩二首麥含含兮方秀刻本皆如此執文類聚引之作麥含金爲是金與含相似而衍爲二

字也當表出之

太形

楊用修引列子太行爲太形此亦一證

條脫

條脫臂飾也一作條達又作跳脫蓋傳寫之誤也

䠶烏

傳言羿日落九烏烏最難䠶而一日得九言䠶之捷也後世遂以爲日謬矣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竽者五音之長竽唱則衆樂皆和大姦倡則小盜和故云盜竽今本誤作盜夸字相近故也

結

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頭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斷句音髻義同

伊傅

秦漢前書文多況喩伊尹負鼎于湯謂尹有鼎鼐之才也橫義者遂以爲庖人誣矣說築傅巖之野築之

爲言居也猶卜築之築求之而不得遂謂起于版築雖孟子亦云誤矣

狄香

張衡同聲歌鞮芬以狄香鞮履也狄香外國之香也謂之香薰履也近刻玉臺新詠及樂府詩集改爲秋香太謬

紫濛

宋人送中國使臣使契丹詩以青塚對紫濛人多不知出處按晉書慕容氏邑于紫濛之野號以慕容比

遮是時宋遠方結好故臣僚送別親行之詩略不譏刺此用紫濛字亦隱而妙矣方虛谷註云紫濛虜中館名攷猜詁耳

二庭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可汗建庭于淮合水謂之南庭咄陸建牙于鏃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近有註唐音云二庭未詳如此尚未核何以註爲

叱撥

唐詩紫陌斷嘶紅叱撥叱撥馬名

偶語

漢高帝既定天下未暇及封功臣而諸將聚沙偶語以留侯言先封雍齒乃人人自安今按功臣年表曹參至陳平等九人以十二月甲申以次而封張良至陳豨十三人以正月封雍齒與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等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相繼而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先三十四日而偶語猶饒陳武等二十餘人耳此輩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羨留侯之謚辟未可知也

子姬

殷之德陽德也故以男書于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女書姬

遂

遂與歲通用史記註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爲成侯遂即歲也又古作嵗

廣文選

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稽叔良撰而廣文選妄改良

作夜不知叔夜之延先于阮也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爲中山王名而勵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爲玉而邇作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踈謬如此殊誤觀者

服妖

晉傅玄奏議云妹喜冠男冠桀以天下何晏服女服亦以其身內外不殊王制失序此妖服也

弄

南史東昏侯被弑于西弄西弄宮中別道如永巷之

類是也元美遊洞庭山記載風弄即街也人多不知

仁祠

後漢楚王元英傳遺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為仁祠權載之詩逸氣清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綱目以祠為慈

側生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支張九齡荔支賦維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絕句云側生野岸及紅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支為側生雖本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又好奇故耳

五大夫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而不知始皇上泰山封祀風雨暴至休于松樹下遂封其樹為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此可證千古之謬

町疃

詩町疃鹿場毛萇云鹿跡也說文云町疃禽獸所踐處漢儒解經如此可笑原詩人之意謂征夫不暐之地踐為鹿場非謂町曈即鹿場也按左傳町原防井衍沃千寶注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堤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町疃皆說田野

罘罳

段成式云士林多稱雀網為罘罳其誤如此按漢書罘罳屏也復也臣朝君至屏所奏之事于下又按劉熙釋名曰罘罳在外門罘復也臣將入請事于此復重思也今之照墻也

青荓

史記豫讓漆身為癩吞炭為啞其妻不識其友識之不言何人初學皆不知按呂覽襄子馬却不前時事則青荓也

措大

今人不知措大之說李濟翁載四說其一以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邑人指其醋馱而名之又曰鄭有醋溝士人多居其溝州之東以甲乙名族故曰醋大皆自鄭地起也濟翁以為皆謬曰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蔡邕

昔人謂蔡邕無子邕傳亦不言有子無子書悉以授王粲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逆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然則邕實有子其女亦不止文姬一人可知此可補傳缺

聾丞

淮南子馬聾丞也用修以爲奇語按龍無耳牛耳皆實其聽皆以角可稱聾若馬則彼此能相語何言聾也

鏡聽

李廓王建皆有鏡聽詞鏡聽今之響卜也

左袒

爲劉左袒爲呂右袒昔人疑以絳侯爲失計者王應麟曰考之儀禮鄉射禮凡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禮皆左袒惟受刑則右袒故覲禮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是攷之勃誅呂之計已定若爲呂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耳吳興陳霆則云淖齒弒齊王王孫賈入市中呼曰淖齒作亂從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皆以袒右當受刑則市人從討者亦當刑耶應麟自爲得情而不知其已屈于陳氏矣是皆未得情也勃老將也已預知衆心歸劉而不能無疑于呂氏之有黨蓋令一下而間有遲疑未決者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朱滔之舉耳豈至此而始覘人心之向背哉

平楚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即詩所謂平林也

落月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即所謂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回也詩本淺宋人看得深反晦矣

佩魚

佩魚始于唐永徽二年以鯉爲李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玄武爲龜也杜詩金魚換酒來蓋開元中復佩魚矣

銀鐺

銀音俍銀鐺大鎖也後漢書崔烈以銀鐺鎖今多誤
銀作銀至有銀鎖三公脚刀擿僕躭頭之句其傳誤
習舛如此

檀暈

東坡詩鮫綃剪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
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按畫家七十二色有檀
色淺赭所合婦女暈眉色似之人皆不知檀暈之義
何也

洗馬

洗馬洗先也騎而爲太子先導也

丈夫

按禮十尺曰丈男子成人之極也夫者膚也其智膚
敏可教也

轂擊

蘇秦稱臨淄之中車轂擊以爲盛其義何居按樂府
云齊人本好轂擊相犯以爲樂也

宣室

淮南子紂拘于宣室悔不誅文王則宣室乃繫所漢
不宜名齋殿

官燭

丹鉛餘錄云宋官燭香煙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疑
是蠟脂所成

鳩杖

續漢禮儀志云仲秋之月賜八九十老人杖杖端有
玉鳩鳩不咽之鳥蓋取不咽也風俗通記漢高故事
恐未可據

令甲

令人稱法令曰令甲然攷漢書有令乙令丙則漢律
當有十卷

茗

古傳註茶樹初採爲茶老爲茗再老爲荈今槩稱茗
當是錯用事也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爲長流人多不知按帝王紀云少昊
崩神降于長流之山于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

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也

小鳳小儀

唐人以中書舍人爲小鳳蓋以中書省爲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猶襲之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書雲

詩人冬至用書雲事宋人小說爲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獨以爲冬至事非也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註曰雲迎日出雲送日沒也

冬至獨用書雲蓋指此

神瀵

陳希夷詩倏爾火輪煎地脉愕然神瀵湧山椒神瀵字甚奇而不知其出于列子郎易所謂山澤氣相蒸雲興而爲雨也

裕眠

楚辭遠望兮阡眠呂延濟曰原野之色也按說文裕眠山谷青裕裕也則阡眠字當從裕眠

萬城

[illegible]方城以爲城方木方字訛耳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曰萬城

亭堠

升菴有紀行詩山遮延鷺堠江繞畫烏亭用事甚僻而不知出處按元魏攻官制以候望官爲白鷺取延望之意其時亭堠多刻鷺像也上句用此漢明帝起居注帝巡狩過亭障烏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烏烏啞啞引弓射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

令天下亭障皆畫烏下句用此

渴筆

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謂枯無墨也在書家爲難

頖宮

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頖宮今或盡作黌宮者非宜作璜宮

趙九齡

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 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

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營上不能用而以實偵知之矣已而韓世忠得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明日□即退師當時但以爲邦敵之功而不知九齡之力蓋陰兆之也

任誕

世謂任誕起于江左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撤滅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千歲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甕實獲我心矣二子蓋劉阮之先著鞭者也

桼

方言吳有桼娥之臺束晳賦朝享五鼎之奉夕宿桼娥之房桼卽七也大玄七政亦作桼褚河南書枯樹賦亦作桼

笨

笨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或目爲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粗笨之語朱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不知笨字乃書作[illegible]而以音發之意諸葛豈笨者耶字尚不識而欲譏評諸葛乎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成相篇傳爲乎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呂氏春秋云得皋陶化益眞成橫革之交五人爲佐化益卽伯益眞成卽直成也

楓天棗地

張文成太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乃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乃知文成用此

羣碎錄

華亭陳繼儒

他不可以攻玉衆壞可以益佔讀書者卽一字一語何忍棄之故題曰羣碎群碎王右軍語也陳繼儒記

親傳業者爲弟子弟子復傳于人爲門生故史記曰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爲轉相授受者曰門生

耳邊風杜荀鶴詩云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

今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增韻資也

前漢書丙吉傳吉爲廷尉監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命乳養之及組日滿當去曾孫思慕之吉以私錢顧組又南史武陵王紀以金囊擲遊擊將軍樊猛曰以此顧鄉送我見七官謂梁元帝此古用顧字

陸放翁問蜀人云擲錢傳也梁冀能意錢之戲注卽攤錢也

詩云江有沱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也滄爾雅謂春秋夏有水冬無水以滄也

鸚鵡州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蓬莽如小山洲蓋禰衡被山處故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能生

黃鶴樓舊傳費禕飛升于此後忽乘黃鶴來歸

書曰帙者古人書卷外必有帙藏之如今裹袱之類白樂天嘗以文集留廬山草堂屢亡逸宋眞宗命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余嘗于項子京家見王

右丞畫一卷外以斑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內襲以薄繒覩帙用巾旁可想也

剛卯王莽傳剛卯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金玉刻作兩行書曰正月剛卯又曰疾日剛卯凡六十六字以正月卯日作此印佩之以拔除不祥漢姓劉以劉字卯金刀使金刀之利不得行也與服志長一寸二分刀六分又云剛卯漢制莽禁之金刀莽所鑄錢後復禁之

宋太宗立郡國戒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

上天難欺乃掛壤野人間語書中語也又云摘猾王
孟昶之文按歐陽集古錄戒碑起唐明皇持不見此
詞耳又云宋高宗頒是黃庭堅書

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經典不見至趙武靈王謀
御服騎射以教百姓李牧日殺牛饗士習騎射始見
於此又宋劉裕謂左氏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此
騎馬之漸予按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
至六國時始單騎

弁髦男子始冠則用之既冠則棄之

今人呼妻父曰岳翁曰丈人　一傳曰漢天子我丈
人行也故呼為丈人又以泰山有丈人峰故又呼丈
人曰岳翁亦曰泰山

元結以不飲者為惡客後人以痛飲者為惡客

投瓊即今之擲投子投今作骰非也蓋取投擲之義
而骰字即股字不音投

甘羅事呂不韋因說趙有功封上卿相秦者羅祖茂

文君當盧盧字不從土蓋賣酒區也顏師古曰賣酒
之處累土為壚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
鍛爐故名非温酒爐也

首級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為一級

漢惠帝賜金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
金錢蓋一金與萬錢等也

禮年八十有秩故以八十為八袠

祖道黃帝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
為行神因享飲也方相氏黃帝次妃嫫母（纍祖一云帝元妃）

羈縻羈馬絡頭縻牛靷

無恙恙毒蟲也能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早相見問

勞必曰無恙乎又曰恙憂也又獇食人獸

乘傳傳以木為之長五寸書符信于上又以一板封
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也如今之驛乘傳依
乘符傳而行

陽秋即春秋避晉諱故以春秋為陽秋

孔子無鬚孔叢子子思告齊君先君生無鬚眉天下
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今像多鬚誤

豹直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為伏豹取不出之
義謂之豹直

招闕晉伐偪陽諸侯之士門焉叔梁紇抉之以出今
韓非呂氏書並言孔子力能招國門之關而不以力
聞悞

喪禮稱哀子不稱孤子今人父喪稱孤母喪稱哀

張騫無乘槎事乘槎是海上客

毛寶無放龜事放龜是寶所統之人武昌軍

老郎署顏駟事今作馮唐用由左太沖詩誤

諱名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李布傳趙談改
名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故郭泰鄭泰皆

改作太今人與父同名者改日同本此

天幸霍去病事今作衛青用承王維詩誤

王姬周姬姓故王女皆稱姬如陳嬀楚芈齊姜之後
世凡婦人皆稱姬誤

郎官上應列宿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依
爲郎府是也非二十八宿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故今稱仕滿當代曰及瓜據傳乃一年戍守耳今例
稱瓜期不當

殿試唐武后天授元年始

州縣六曹兵刑工禮戶吏宋徽宗設

龍鍾竹名年老者如竹枝葉搖曳不自禁持

孔子主癰疽趙岐以爲癰疽之醫按說苑雍睢人姓
名趙岐傳之誤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當作畫史記田單聞畫邑王蠋
賢劉熙註畫音獲齊西南近邑後漢耿弇討張步進
兵畫中遂攻臨淄即此可證

論語禮記中束修束脯也十挺爲束延篤曰吾自束

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註束帶修飾也李固奏
記梁商曰王公束修厲節晉荀羨擒賈堅堅曰吾束
修自立君何謂降耶皆檢束修飾之義與論記不同

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諸侯五馬又云漢制
九卿則二千石以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加秩中二
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又王羲之守永嘉庭列五馬後遂援爲太守事

玄孫之子爲耳孫言去高曾遠但耳聞之

楚滅陳爲縣名始此非始於秦

晏駕晏晚也天子當晨起方崩稱晏駕者臣子之心
猶謂宮車晚出也
下官梁武帝改稱臣爲下官
牙郎本作互郎取互市之義今訛爲牙郎誤
唐肆今過路亭無縫者
庶出宋神宗問呂惠卿曰庶字從庶何也曰凡草木
種之俱正生庶獨橫生蓋庶出也故從庶
齕膝之馬良馬低頭口至膝故云
前筵後筵古享禮猶今前筵古宴禮猶今後筵壯預
羣碎錄　八　七
曰享有禮貌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享
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舊儀侍中親省起居俗謂之執虎子虎子溺器也
尺牘漢遣單于書以尺一牘中行說教單于以尺二
牘報漢
屬纊纊新綿人死置口鼻以候氣之絕否
厠牏牏音投漢石奮洗親窬中厠牏顏師古謂汗衫
非也青衫雜記以蘇林說牏爲溷是也
里長隋高帝從蘇威議以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

進士利隋煬帝大業元年始後世因之
矐曰矐音角以馬糞薰之使喪明也
爰書爰換也以文書換口辭也
葭莩之親葭莩蘆管中白衣至薄者也
剃刑去頰旁毛
紼變婦人有汗也紼變月事也
緼廣敝衣襏襫蓑衣疏暴而衣
泚筆蘸濕筆也本文本命吏泚筆口占
擘張手張弩也蹶張足踏弩也
羣碎錄　八　八
叔孫通起朝儀設九賓臚句傳上傳語告下曰臚下
告上曰句九賓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又声
句字所文臚傳即傳臚殿傍唱名曰臚傳本此
康莊爾雅曰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公主天子嫁女不親主婚使同姓諸侯主之故謂公
親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
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
雲孫言輕遠如浮雲也
媽媽北地馬羣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牝皆隨牡不

人他羣故今稱婦曰媽媽蝗亦不入他羣故爲馬蝗
一名玄駒

嬰兒男曰兒女曰嬰

影國附庸也

八尺曰尋丈六尺曰常五尺曰墨十尺曰丈一手盛
曰溢兩手曰掬掬一升也

三尺法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令甲今人稱法令曰令甲出漢宣帝詔蓋是法令首
卷觀江充傳註令乙章帝詔令丙可知想漢律有十

卷耳

搢紳謂插笏於紳紳大帶也搢插也今作縉縉帛赤
色非

梟首百勞名梟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梟羹死懸
其首於木故今人捕賊首以示衆曰梟首

追蠡趙希鵠云追琢也今畫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
追粉蠡剝蝕也追蠡言禹之鍾效文追起處剝蝕也
今孟子趙岐註非

寤生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杜氏註云寐寤而莊
公生風俗通云兒生未能開目視者曰寤生爲是

孟激字公宜孟子之父母仇氏孟仲子名睪孟子之
子見譜朱子從趙氏註以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與譜
不同

堯封禹爲夏伯故謂之伯禹

春秋繁露曰凡贄用羔羊羊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
執之不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
禮者故羊之爲言祥也故以爲贄

平子陵皆莊姓東漢避顯宗諱遂易莊爲嚴如宜

諱荀改荀卿爲孫卿卿名況

杜伯度名操曹魏時避武帝諱故隱操字則知度非
名也韓愈諱辨稱杜度誤

妄一男漢武帝時田千秋以訟太子冤拜相匈奴單
于謂漢使曰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
得之矣

古史考曰柘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樹反起彈
彈烏烏乃號呼此枝爲弓快而有力因名烏號之弓

三農者平地山澤也又云原隰及平地

巳夏與蜣蜋研浴傳處可出箭鏃
七夕俗以蠟作嬰兒形浮水中以為戲為婦人宜子
之祥謂之化生
六博用六棋行之故名又云川六隻骰
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陽精以協其數
五月忌翻蓋屋瓦令人髮禿見風俗通又云五月上
屋見影魂飛
男子入學多用七歲五歲蓋俗有男忌雙女忌隻之
說至冠弁亦然按北齊李渾弟繪六歲願入學家(

以偶年俗忌約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便輒竊用未
幾通急就章則其來久矣
綠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左太冲詩衣
被皆重池是也今被頭別施帛為緣呼為被池宋子
京春寒到被池用此
周禮方相氏毆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栢故墓
上列栢樹路口置石虎為此
喪服記曰魯哀公曰五穀囊起伯夷叔齊不食粟而
死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為

竈神姓張名禪字子郭一名隗又云祝融主火化故
祀以為竈神鄭玄以竈神祝融是老婦非也丑日卯
時上天白人罪過此日祭之得福又淮南子炎帝作
火故祀以為竈神五行書云五月辰日猪頭祭竈治
生萬倍
卿忌竈神夫人又五經異義云竈神姓蘇名吉利夫
人姓王名搏頰
銑明甲戌神呼之入火不燒
參商高辛氏二子閼伯實沈日相征伐帝乃遷閼伯

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辰為商星昏見
參為晉星曉見二星晝夜不相見
俗以初五十四廿三為月忌蓋三日乃河圖數之中
宮五數耳三為君象故民庶不敢用
冬至後餘一日則閏正月餘二日則閏二月餘十二
日則閏十二月若十三日則不閏
堯元年至萬曆元年癸酉計三千九百六十二年六
十七甲子
洪武十七年甲子為中元正統九年甲子為下元弘

治十七年甲子爲上元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爲中元
雪多作於戊巳日凡遇戊午巳未日天必變雨遇亢
壁二宿直日則兇餘宿不可免
三垣二十八宿中外宮計二百八十三座一千五百
六十五星皆守常位見謂星
市井古井田因井爲市故稱市井
三吳漢分會稽吳興丹陽爲三吳
漢高帝時田橫死從者不敢哭隨枚叙哀故承以爲
挽歌漢武時李延年八爲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
送士大夫庶人

羣碎錄　八　十三

字數流經誦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廣韻二萬六千
一百九十四字
行李左傳李木作李李古文使字宋方勺云按黃帝
有李法一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則李與理通人
將行先治裝也
卯木柳字後借爲寅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爲西北
之北
敬字從苟音亟非苟也從攴非文

辠古辠字秦以辠似皇字改爲罪
對業下從口漢文帝以口多非言改從上
劭從刀劉宋太子名劭而惡字文爲召刀改刀爲力
朘音雖或作朘赤子朘也老子云未知牝牡之合而
朘作精之至也
天田星爲農在辰位故農字從辰
謚法司馬法俱周公作
杜子美詩空憐玉帳術愁殺錦城人蓋玉帳乃兵家
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其法

羣碎錄　八　十四

出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
爲玉帳
琢音篆玉不琢不成器當作瑑
隋古用隨楊堅以其近隨走去辵作隋
陣古用陳王右軍小學章旁作車爲陣
影古用景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爲影
酉 [illegible] 去病諸宿將常酉落不偶註曲謂遲酉
落韻略落人作流落誤
雒陽漢以火德王忌水故去水加隹以洛陽爲雒

陽琵上德故仍從水
嫢不載姓死下有嫢字音義同註曰姓也則嫢當作
嫢春秋奪叔亦應作嫢傳寫之誤耳
雋永雋肥肉也
乾沒得利爲乾失利爲沒與陸沉義同
乘勝逐北北音佩敗也
弔之矢貫弓出古者葬棄中野敺貫弓而弔以助敺
鳥獸之害今從口從巾失其義矣
石敢當五代漢劉知遠將勇士謂其勇無人能當耳

祠山張大帝張秉武陵人一日行山澤間遇仙女謂
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相配長子以木德王其地
故且約踰年再會秉如期往果見前女歸子曰當世
世相承血食吳楚後生子渤爲祠山神神始自長興
自疏聖澤欲通津廣德使化爲豨役使陰兵後爲夫
人李氏所見工遂輟故避食豨
符堅拂蓋郎夏黙等三人長至一丈九尺每食飯一
石肉三十斤
王蒙長三尺張仲師長二尺二寸

安祿山三百五十斤司馬保八百斤孟業一千斤一
尚長字子平范曄尚作向
馬援將傅德俱爲伏波將軍
鮌即鯀字鯀死化爲玄魚故合而爲字
祖士雅祖逖字也作士雅者誤
蔡襲蔡邕子襲子名睦又按羊祜邕外孫則女亦不
止文姬
元細憐太監請於朝謚杜甫爲文貞見張伯雨跋語
樂說告韓信反封愼陽侯享國五十一年至孫買之

棄市國絕
賁赫告英布反封期思侯享國二十九年無後
陶穀本姓唐避晉祖名改小字鐵牛
衛青父姓張嵇康父姓奚文彥博父姓敬
苦吟孟浩然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
走入醋甕
申棖史記作申黨家語作申績續即黨也後漢王政
云無申棠之欲其爲棖寫無疑今棖黨並祀是以一
人爲二人也黨字子周懸亶孔子弟子字子象史記

作懸豐向未從祀
闞止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見史記按左氏無宰
我與田常作亂之文作亂者乃闞止止字子我宰與
宰予相似故悞以為宰我
南華老仙唐天寶元年封莊子為南華真人故名
野雞漢呂后名雉改雉為野雞
醉如泥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則醉
如一堆泥故時人譏周澤曰一日不齊醉如泥
張騫使塗林安石國得榴故名安榴石榴

露葵蔡朗父名純因名蓴菜曰露葵
桑維翰曰唐末文人謂芀蕖為蔞尾春盞蔞尾酒乃
最後之盃芀藥殿春故名
聖僧揚州人呼楊梅為聖僧
于毦北方毛叚細軟者青鳥獸毻毛是也今訛為紫
耳
紑絲紕音志今訛為注絲又轉訛為紵絲音音宁非
注也見鄭氏釋文
幞頭今訛為伏頭幞音伏與幞被之幞同起周武帝
以幅巾裂首故云幞頭
循木四孔京房加一孔于後為商聲本黃帝後伶倫
作
染黃帝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為文章
鹿鶉音鹿專郭璞云鵽也
偏提卽注子唐改曰偏提又謂邪云猶今酒鱉
鉛槧槧板長三尺詔以鉛刻於槧而書之木可修削
故稱又稱殺削
牂牁杙也所以係舟亦云牂柯牂柯那出此材所以

得名
毦音餌羽衣一名兆鬖劉備好結毦
朱紱卽朱裳畫為亞形亞古弗字故因謂之紱亦作
黻
緡錢緡絲也以貫錢錢一百曰一緡
漢魏以前戴幅巾晉宋用羃䍦後周以三尺皁絹向
後幞髮名折上巾
三代兩漢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用牛車唐雖人主妃
后非乘馬卽步輦自郊祀外不乘車也

漢州帝聽劉峻女出家又聽洛陽婦阿潘等出家此
國中尼姑之始
何充捨宅安尼此尼寺之始
隋文帝以沙門彥琮爲學士命儒以官始此
左傳云鬥狗之瘈無不噬也杜預注云瘈狂犬也今
云猘犬宋書云張收爲猘犬所傷食蝦蟆膾而愈又
惟碎杏仁納傷處即愈
桐花飼猪肥大三倍
鼓三百三十三搥爲一通

羣碎錄　十九

角十二聲爲一疊
玉卮無當當底也
東方光明電王名阿揭多南方光明電王名阿泯嚕
西方光明電王名主多光北方光明電王名蘇多末
尼若男子女聞是名字及知方處者遠離一切怖畏
雷電災横之事
梁簡文帝神子馬耳五行書云下紅三呼其名除百
忌又呼爲孟公孟母劉思眞云玄冥爲水官冥爲水
神

岳飛死獄卒隗順負其屍踰城至北山以塹後朝廷
購求甚處隗之子以告及啓棺如生乃以禮服斂焉
隗順史失載
陶人之爲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以瓦壺之製小
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凡饋人書一經或二經或五經
他境人不達其義聞五經至束帶迎于門乃知是酒
五餅爲五經也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有鳥如蠅聲遠聞狀如
鶡鷄名細鳥

羣碎錄　二十

鳳子大蝶見韓偓詩
青青白犬黑頭畜之令人得財白犬黑尾世世乘車
黑犬白耳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黃犬白耳世
世衣冠
周周鳥名首重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
飲
鷁水鳥能厭水神故畫於舟首
肉樹類淡猪肉子大如盃炙食之味如猪肉而美
酒樹椰也似酒甘而薄亦不堪飲若頓遜國樹葉汁

取停之數日仰爲作酒栒樓四仙漿取之樹腹中青
用核以水注之少頃成酒乃眞酒味也
渠荅鈌蔟㯱欹劂曲刀也
不落酒器名白樂天詞銀不落從君勸
桃笙宋魏之間方言謂簟爲笙桃笙以桃竹爲簟也
桃竹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見柳子
厚詩
豆腐淮南王劉安所作
衢尊尊酒器也六尊爲衢

今人作書及問候事便云呵呵出石季龍載記石宣
殺弟石韜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言呵呵似胡
語
世言開春出楚辭開春發歲風
令人謂避人爲畔陳後與齊雲觀謠曰齊雲觀寇來
無際畔
南越摒男曰珠化女曰珠女貴珠也
今人呼蒜酒器曰鵎抱朴子曰鵎是鴉鳥之別名也
今之卜者以錢䘵唐時已用之賈公彥儀禮註云以
三少爲重錢重錢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六也兩多
一少爲單錢單錢七也兩少一多折錢錢八也
中酒有日惡李後主詩酒惡時拈花蘂嗅葢鄉語也
又曰倒壺

記事珠

唐 馮贄

讀書數真珠以記

予授幼時家以綠真珠勝爲籌押授讀書數真珠以記日輒一遍

玉女進食

嵩高山下有石室名讀臈內有仙書無數昔之人方誦讀書于內玉女進以飲食

馬嵬錦韈

楊貴妃死之日馬嵬媪得錦袎韈一隻過客一翫

百錢前後獲錢無數

續骨膏

武帝以金彈彈鳥破其白光琉璃馬鞍甚悔恨之李少君取續骨和孫膏接之狀目而視初無損處

自然簾

徐福爲始皇作自然之簾懸于宮門始皇抱文珠置膝上其簾便下去之則簾自捲不事鈎也故又名不鈎

無字碑

趙崇凝重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真長之風也標格清峻不爲文章號曰無字碑

安石榴

李漢碎紅瑪瑙盤盛送王莒曰安石榴莒見之不疑既食乃覺

香尉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涪陽尉人謂之香尉

蒲桃髻

小兒髮初生爲小髻十數其父母爲兒女相勝之辭曰蒲桃髻十穗勝五穗

魚脊出金釵

寶厝中西陽人見釣魚師有魚腦貫黃文愛而買歸食至脊上出金釵一隻長六寸

惜春御史

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

麹部尚書

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沉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

糠市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側享糟糠之薄賀知章目爲糠市

碧落侍郎

沈羲爲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按玉盤賜之後授官爲碧落侍郎

獵蠅記室

盧記室多作脯腊夏則委人於十步肉扇上塗錫以撲蠅脯以青紗障腦塵土時人呼爲獵蠅記室

噴墨

班孟嚼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九花虯

代宗時范陽貢馬額高九寸眞虯龍也身被五花紋號九花虯後以賜郭子儀

茗戰

建人謂鬭茶爲茗戰

溫柔鄉

成帝謂合德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柔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

狐穴詩人

唐末有喬子曠者能詩喜用僻事時人謂之狐穴詩人

寶井

范蠡收四方難得之貨或藏之井埋謂之寶井麗色溢於閨房謂之游宮

瓊厨金

光武皇后弟郭況家工冶之聲不絕人謂之郭氏之室不雨而雷東京謂況家爲瓊厨金穴

粧點芳草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羊散于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也

貴家棋子

開成中貴家以紫檀心瑞龍腦爲棋子

桃花醋

唐世風俗貴重葫蘆醬桃花醋照水油

眉目如畫

馬援眉目如畫

忌日

齊世祖于南康郡作樂有孫無管空中聞有虎聲調節相應

斂人淚

斂人之淚圓者成明珠長者成玉筯

歌兩曲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相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

沈約集

謝秘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集行立坐臥靡不諷詠

女郎諳書

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入一府女郎諳書江海賦碧玉硯銀水玻瓈為匣

恨不讀書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聚芳圖百帶

宗測春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係于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多效之

沈休文

沈休文多病六月猶綿帽溫爐食薑椒飯不爾則委頓

鶴識字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銜取之無差

梨花洗粧

洛陽梨花時人多携酒其下曰為梨花洗粧或至買樹

怯夜幡

胡陽白壇寺幡刹日中有影月中無影不知何故因號怯夜幡

田水聲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卧蛇

傳咸掌有卧蛇文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章過人

桃花紙

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窻用桃花紙塗以氷油取其明甚

得意田

記事珠 七

雲陽𢾾氏值豐年則盡取金錢埋之九里皆滿曰有得意田遂可棄無用金

一醉六日

張麟一醉六日喃杜幾牛

裙幄

長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四圍遞繞如奕碁謂之裙幄

貯蘭蕙

王維以黃磁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春草

白樂天有姬善舞名春草

犀如意

虞世南以犀如意爬痒久之歎曰妨吾聲律半工夫

洗筆

白傳每一詩輒洗其筆

杜蘭香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

記事珠 八

夢神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

書倉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

長七寸

李子昂長七寸

自負書劍

凌倚隱衡山往來自負書劍削竹爲擔表以烏璫[illegible]既死山僧取以供事

支琴

白傅用胡松節支琴

詩成裁窗紙

段九章詩成無紙就窗裁故紙迎綴川之九章字惠

文

弄葫蘆成詩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詠則注水於葫傾已復注若擲
之於地則詩成矣

岷峩玉盞

宇文卓方執岷峩玉盞聽左丞禮翔高譚不覺墜地

俗呼小錄

江陰李翊

船家稱子也又爲稱公今皆稱家長或船家長杜詩
中稱長年三老蜀方言也今流俗語音余畧疏于後
以俟問俗者

精謂之鯽令　團謂之突欒　孔謂之窟籠　圈謂
之屈攣　蓬謂之勃籠　恐謂之熬　足謂之殼
覷謂之張　看謂之望　認謂之紹　單謂之燦
羞謂之鈍　扶謂之當去聲　拔謂之欽去聲　轉謂之

踧　浮謂之吞上聲　移謂之搧　流謂之倘　虹謂
之吼　竅謂之洞　筋謂之快　臥謂之黨　柴謂
之斛叉謂之盪　跑謂之波　立謂之站　趁謂之
跑　蕩謂之壢　捧謂之掇　遮謂之攩　添謂之
拘　躲謂之掩又謂之閃又謂之佯　藏避謂之躲
藏物謂之囥音抗無此字　熱飯謂之頓　熱酒謂
之錫　篩酒謂之篩　稠密謂之猛　積物謂之頓
音敦上聲　干求請托謂之鑽　逝州授受謂之旨　妥
相答語謂之召　布帛稀疏謂之浼　絕橫斷港謂

之兵　城市小巷謂之弄　門之橫關謂之閂音攝
美飲食者謂啼音擒平聲　美惡粗細兼者謂暖　見唆
于人為欺負　非常事為咤異　喜事為利市利市出易
憂事為鈍事　呼下酒具為添按　物完全者為
囫圇　作揖謂之唱喏　夾室謂之兩葉　階發謂
之僵礫　所居謂之科座　鎌刀謂之吉鑁　托盤
謂之反供　盤盤謂之周拱　此處謂之間邊彼處
謂之箇邊在此謂之來邊　無物可食謂之無害
說作事之無據曰沒雕當入聲　說人不能曰無張王

俗呼小錄　八　二

工又作智　說人之不慧曰不鄭溜　說人之勉強曰關
附　說人之自誇曰賣弄　事之相邂逅曰豆湊
兩一陣為一破又以一皆一起為一潑　鄙嗇計較
者為摟搜鑁鑁　六畜統呼為衆生音衆　語物事曰牢
曹　人假息曰陽去聲許　顛蹶上聲入聲下蹶入聲物錢缺不齊貌
鱗鱗二字見上篇[illegible]牙狀也下器物缺也　膴膴　坑坂　[illegible]隨尬音上
兼丁音介今人呼事不成為[illegible]也今人謂性者為拔字書曰行不正也　[illegible]音犯　[illegible]能力有為
而[illegible]本夷人服名　[illegible]嘈　[illegible]撥[illegible]之貌　數錢以五
[illegible]一花　覓利之言曰尋錢曰模錢曰賺錢曰心

錢　鋤地為倒去聲地又曰捜地　首飾曰頭面鞋襪
曰脚手器用曰家生一曰家伙又曰家私　鳥獸交
感驢馬曰騲鷄鴨曰撩水餘鳥曰打雄猪曰付乔蛾
曰對狗曰練蛇虎曰交　郡邑起更打鼓謂之發擂
大事重擊鼓為擂鼓唱曲輕擊鼓為點鼓　凡取物
吳下曰擔平聲江陰曰拏丹陽等處曰捉寧波浙東曰
駝靖江曰斷　以物之足用者曰兒不足用者曰不
兒音現　湖州以桑葉二十斤為一箇杭州柴四圓猶
為一轉　人之頹敗及身病摧靡者云郎當唐明皇驢駝馬

俗呼小錄　八　三

鈴[illegible]頗似人言語黃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　通稱一頓世說欲乞一頓食漢書一頓而
盡唐書打波一頓晉書一時頓有兩王人　蠟市娼曰千人捏千人捏蟹大如錢
[illegible]殼至堅雖大極力捏之不爲人所以為名或以爲蟹小如云　痕疥謂之天
花瘡疾謂之悸子至諱言曰天上頭北人名發擺子
畏惡[illegible]甚[illegible]江曰發汗病揚州曰作鴿子音[illegible]　湖人
以上船登岸曰起篙或云起高　江西建昌等處謂
烘為燒曹方湖尹問豐時令門子烘脚帶答燒了曹
驚曰如何燒了取來呈上後曰已燒了也
今人呼禿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　歐公記
詩話末　非之陳久為瑣　五代時有馬瑣為府幕其
人魯戇有所聞見他人已[illegible]

厭熟而已南爲新奇道之故云俱劉貢父詩話　抱持人物曰攩音傑出把開錄

俗牽連之辭如指其人至其人物及其物皆曰打音公詩所謂打洪月者言洪打是也　江南人呼輕薄之詞爲覆窠出玉堂閒話　淳熙江西饒州曰猾者曰俗戲曰標誌態凝之類也　俗指偽不中體者爲蛇鼠而而寫農眠之稱曰牛　江陵士人稱挽畜産純繂之名曰五尺俱夷堅志　今人以相助爲挈輔詩云飾以輔音徒解反即輔中相依之謂則挈輔之皆有市从子爲是　臥床之帳子謂蚊幮前史宋武如紗蚊幮音嶹稱帳也蚊幮事見齊敗公　午前午後小食謂上晝點心下晝點心

俗呼小錄　四

唐鄭傪爲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昭明太子別傳門京師穀貴改常饌爲小食即點心之說也

屭屎呼眉西見列子俗　戾契呼候及見韓文俗

名公像記

遯園居士

倪文僖

倪文僖公與子文毅公像俱方面大耳豐頤顏微撚鬚文毅尤爲肥碩聞其曾孫翰儒言腰帶圍可容中人四軀也公無子里中傳文僖禱北岳其夫人姚夢岳神指捧香合童子曰以爲爾子孕而生公故名岳

言公隱宮公曾生子祝枝山野記亦言文毅頎躬廣顙美如冠玉腹大十圍體有四乳云而陳中丞人物志言文僖雙目如電體有四乳祝或誤也

名公像記　一

王襄敏

王襄敏公廣額豐頤而骨氣崚拔有威重印堂中直紋五條右頤有一黑子音吐如鍾

劉都督

劉都督公瓚向隆削顴瘦頰聳肩如寒士

楊水田

楊水田公成鐵面劍眉凜不可犯

陳太史

陳太史公沂軀不甚長神采朗秀眸子可照

邵僉憲

邵僉憲公清貌古神秀其聲清逵

徐子仁

徐子仁公霖廣面長耳美鬚髯體貌偉異老而豐潤

謝野全

行步如飛稱曰髯仙

謝野全公承舉美鬚髯行九稱曰髯九

許奉常

許奉常公穀長頭面白晳而圓巨鼻微鬚雙眼如碧

色八十時狀如世書老子

王吏部

王吏部公鑾面白晳骨崚嶒清峭兩眉如劍直豎微

髭鬚望之義氣凜然

殷宗伯

殷宗伯公邁面圓黃白色微鬚清靜之意可見

姚太守

姚太守公汝循身可中人面上圓下稍銳白晳小有

鬚向人多笑容

余司成

余司成公孟麟目小而圓骨法清古耳高于眉下微

銳

沈侍御

沈侍御公越修幹廣顙氣韻高邁

盧苑馬

盧苑馬公璧長身面如之黃色古而硬老矣多皺紋

王太守

王太守公可大修軀銳首面長尺白晳眉目疏朗微

髭鬚手掌如噀血長上短下聲如鍾

吳司寇

吳司寇公自新大軀方面白晳而紅微髭鬚豐頤目

光外現有威重

傷逝記

遯園居士

余少而嬾慢厭造請即梓里交游可屈指計然以文心墨翰時通往來頗詡矜契乃不二十年零落殆盡矣自為紳以迨韋布自長老以及行輩存者十不一二暇日追憶逝者不覺喟然傷焉因以詩學詞曲書法畫蹟四則疏列其人稍敘平生姑以

與日

詩學

余伯祥孟麟 祭酒著學士集　王元簡可大 太守著三山彙稿

姚叙卿汝循 太守著石山川稿　沈孟威鳳翔 給事中

李士龍登 知縣台城真寓稿　顧元白顯仁 大參

周長卿元 知縣有周長卿集一卷　張孚之文熠 太守

盛伯年敏耕 文學　焦茂直尊生 貢生有詩一卷

焦茂孝周 孝廉著有說楷十卷　葛雲蒸如龍 文學有竹蔭齋稿

陳延之弘世 文學著陳延之集　張玄度振英 文學

謝文學貫鍾 文學　汪雲太繼英 知縣工四六

翟德孚文炳 文學著陰符解金剛經解　何公露湛之 參議著疎園稿

何仲雅淳之 御史著足園稿　王爾祝堯封 太守著學惠齋稿

馬元赤電 山人有遊梁記　李斗野世澤 文學

李惟寅言恭 臨淮侯著青蓮閣貝葉齋二稿

柳陳父應芳 山人流寓通州人著柳陳父集

朱王孫慶聚　王德載元坤 御使著雅娛閣集

詞曲

盛伯年敏耕 工小令　段虎臣文炳 文學著小令

張治卿四維 文學有溪上閒情集今傳其雙烈記章臺柳二記

黃上舍方儒 文學著陌花軒詞小令

陳藎卿所聞 文學著南北記又選南北詞記

書法

王元簡可大 行草　姚叙卿汝循 真行

余伯祥孟麟 真草　金玄予光初 舉人知縣真行

李士龍登 真行草鐘鼎小篆　羅惟一藹象 文學草書學懷素

姚封公之裔 真行學松雪　金後林殿 小楷師文徵仲行書師聖教序

李惟禮寧儉 太學臨淮公子草書學懷素

沈孟威鳳翔 草書　焦茂直尊生 真行

張李之文韡 真行　葛雲蒸如龍 楷書學歐陽學顏

何公露湛之行草法二王人品　何仲雅淳之行書得晉人意
張玄度振英真行學李北海　李半野世澤飛白
林乳泉舁暘文學真行　郭成也惟誠大學真行學朱射陂

畫蹟

何仲雅淳之山水蘭竹　朱王孫慶㮚山水小景
王潛之元燦潛齋山水　胡可復宗信山水
吳季常綸序中書流寓休寧人山水佛像
馬元赤電山水大幅　方樵城登水墨山水
朱元士之士山水花卉皆有生趣而花卉尤工
傷逝記

說郛續目錄

弓第二十二

景仰撮書　王達
仰山脞錄　閔文振
見聞紀訓　陳良謨
先進遺風　耿定向
畜德錄　陳沂
新倩籍　徐禎卿
國寶新編　顧璘

金石契　祝肇
西州合譜　張鴻磐
吳風錄
吳中往哲記　楊循吉

景仰撮書

無錫王一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illegible]
視之與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
居之高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哉季子
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

論曰知人可謂難矣以季子之賢猶尤不識被裘
公況乞人乎賢者內重外輕者也理光鏈釆者也
何物可以動其心季子命公取金何小公之甚哉

晉劉驎之字子驥桓冲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
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
愧乃造其父驎之披短褐與冲話言父使驎之自持
濁酒蔬菜供賓冲命厮人代之父曰君使從者代非
野人之意也冲諾驎之爲長史固辭

論曰天下至尊者父也子雖仁智不以仁智先其
父何也天秩之所在也驎之使冲先造其父禮也
短褐不恥義也躬挑酒蔬孝也固辭長史節也[illegible]
之人朝得一官則桀驕其宗族其有驎之者哉然
冲交接其父子之間而不以名爵自崖其亦賢於
人遠矣後世以官秩傲于士大夫者觀此亦足自
愧

唐張志和棄室越州豹席稷屩垂釣自怡縣令使浚
渠志和執畚無忤色

論曰士君子不以枉屈自愧者以其直在已也賢
在我不智在彼何必因其不智而愧于我哉三代
以來賞音者少志和但知往從役而已吾不知何
者爲榮辱也然則浚渠賢而不知彼縣令者何

如人耶

司馬温公爲西京留臺[illegible]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官臺
相乘馬或不旋踵時兩隨日伊川程先生謂曰公
出無從騎若米便者[illegible]人之不識耳

論曰君子之富貴不在己而在之者也何容心於
富貴哉伊川之言[illegible]欲公[illegible]富貴[illegible]負而公
之存心則淡然無[illegible]大富貴猶外來之物
也其來也不可[illegible]彼從中[illegible]之
人汲汲于得失之[illegible]不得無加愧矣

文王伐崇至黄竹之墟鞋繫解顧左右皆賢無使者因自結之

論曰古之君子隱於下位者多矣良賈深藏盛德若愚埋光鏟彩惟人之知者君子也使燁燁以求知悻悻以求達爲足以爲君子哉在上者知勢而不知德知貴而不知賢則喑噁叱咤無所不至矣安知無君子隱於其中耶此文王之所以爲聖人也

宗炳字少文好琴書圖畫每臨山水佳處嘯傲忘歸

晉末劉毅領荆州辟爲主簿不就曰吾栖丘飲谷三十年豈可作王門折腰吏耶

論曰晉室衰廢中原雲擾戎狄之氣瀰漫河洛是何等時耶少文蓋有以知之矣與其遑遑救人之不可救之勢又豈若樂天知命以全其天年乎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論曰世人爲婚以門第相夸尚女長子大有終身不婚而成亂者有得强援以凌其夫傲其舅姑彼詎知妻以配德之謂乎況貴家大族爲富不仁福已泯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有不爲其所及者也虞翻之言足以警世之不智者矣

朱桃椎成都人淡泊絕俗被裘曳索結廬山中常織芒屩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屩也以米茗置其處易之唐初高士廉治蜀備禮見之不答士廉曰欲使我以無事治蜀矣

論曰桃椎之行雖不合於中庸然其高世之行無求之志則非它人所及也世人得之若驚失之若

驚外重而內輕者聞其風得不爲之愧哉

朱松字喬年生有俊才天然秀發自謂卞急害道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出守建陽晚年弃居建溪日以尋舊學爲事玩心義理之微放意塵埃之外有以自樂

論曰韋齋因褊急以韋名其齋豈所謂克其性偏難克者耶觀松氣象何物可以干其志也世之人立於初年者有矣至於晚年不流於衰老則滯於爵達光景而已豈有如韋齋玩心於義理者哉宜

平生子集大成爲萬世之宗師也

呂公著字晦叔識慮深遠公輔器也宋熙寧中起知河南尹賈昌朝溫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溫公與公辨論出處不已程伯淳以詩解之曰二龍閑卧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元祐中與溫公命相歷事四朝簡重清儉出於天性冬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寡嗜慾薄滋味聲色華麗視之漠如也宋帝御書其墓曰純誠厚德之碑

論曰莊生有云嗜慾深者天機淺盖嗜慾者戕性

之具也苟能耽於此則天機日削天機者人之虛靈也彼嗜慾既深矣則此安得而不蠢哉呂公夏不扇冬不火非矯情也一性定靜天機明妙耳世之人慄於中而挽於事膠膠汨汨有如狂者如之何而能理大事耶宜乎歷相四朝而得君心也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光武召拜侍御史

論曰不仕隗囂則其節可知矣至於親推鹿車載其弟喪其友愛之情爲如何也耶蔚然天倫之懿宜乎有感於楊賢也雖然若賢者抑亦可人也歟聞義則服賢之謂也

武攸緒則天姪也恬淡寡慾日以周易及老莊書以自怡隱居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晚年肌肉充潤臉有紫光晝能見星

論曰易之同人一陰居衆陽之内衆陽之所同欲聖人恐其暱於私也故戒之曰同人于野亨同人

于曠野則無偏暱之私矣然六爻之中惟初九上九二爻爲善初則無偏私上則居曠野其他則皆弗逮也當武后僭亂之時宗族誰不願附之附之未久禍結滋甚攸緒獨能避然遠遁存心物外非識見之卓絕德行之謹密者能如是哉可謂得同人于野之義矣莊生云福輕乎羽莫知之載禍重於地莫知之避若攸緒者非所謂善於避禍者歟嗚呼不可及矣

管寧字幼安少與華歆同席讀書門外有乘軒者過

歆弃書遊徃覩之寧恥之而罰席曰子非吾友也又
嘗與歆共鋤菜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
漢魏之際居遼東二十年匿景藏光嘉遯養浩魏明
帝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寧不受家貧好學一藜
床五十年嘗膝處皆穿
論曰志之於人也大矣夫事之廢興身之成敗莫
不由是而致焉寧與歆生同時學同道其所以異
者志也寧則清風峻節名高萬古歆則失身喪節
黍質二姓豈非志之所致耶詩曰彼其之子舍命
不渝寧之謂也
景仰撮書 八 七
裴休字公美兄弟皆鑿書誦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
有饋鹿者諸生共鬻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
啖肉後何以繼
論曰士君子患乎志不立耳志苟立焉則天下何
物可以干其志哉若休者抑亦有志者歟夫口腹
之欲無窮已也以有限之年求天下無窮之欲吾
見志之不遂而身耄矣何益之有此君子所以淡
然而無所滑也

顏含字弘都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
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
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論曰著龜古雖有之然必先決於己而後資於神
夫古既遠人心乃𢘆擾擾膠膠莫知攸主於是聽
於神而不明夫理矣若含者詎非知所重歟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
依卦辭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
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
景仰撮書 八 八
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
子無儋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
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床而錢數百埃塵厚寸
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年九十而終
論曰最難制者心也最無窮者欲也以難制之心
逐無窮之欲役役乎不知入於禽獸之域也君平
告人以忠孝者使人心知所重也得百錢而自足
者戒此心無所貪也若君平者抑亦不顧乎其外
者歟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客居安邑
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安邑令聞之勑吏常給仲叔
聞而嘆曰閔仲叔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論曰節卦上六居節之極節之極者也固守則凶
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不亡之吉也若仲
叔者豈非苦節者歟一肝尚不可得可謂苦之極
矣然又孰知其此心之天泰然無愧耶彼昏夜
扣人門戸而驕人於白日者大有徑庭矣謂之悔
亡誠乎其悔亡也

景仲撮書　八　九

步隲字子山漢末避難江東與衛旌同年相善俱以
種瓜自給一日共修刺奉瓜獻焦征　坐隲於牖下
以小盤飯食之旌不能食隲曰吾貧賤遇之當何愧
哉後爲吳丞相
論曰士申於知己屈於不知己彼旣不知我矣我
若與之校曲直則彼烏能信我哉若隲者可謂能
自處矣
李垂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閤門祗候李康伯謂之曰
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

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
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碍
能隨羣逐隊趍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
不行命也
論曰余讀韓子送李愿歸盤谷序云伺候於公卿
之門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未嘗不掩卷
而嘆也近世以來士風不振者由士子好於奔競
而自辱耳若李垂者豈非識大體而自重者歟
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友善劭卒式夢劭呼曰

景仲撮書　六　十

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日葬子豈能相及式馳赴之未
至而喪已發將至壙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
有望耶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必巨
卿也式因執紼引柩乃前
論曰朋友爲五常之一其所係非輕也今之人以
其狹小之量忽乎朋友之道相忌相軋擠之死地
而不恤不亦深可悲哉視范張之事誠有關於名
教不小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豈不信乎
沈麟士齊人也其所着屐爲鄰人所認麟士曰是卿

屐耶卽跣而返鄰人後得屐以前日誤認之屐還鄰士曰非卿屐耶咲而受之

論曰古之人所以不可及者非惟其識之高於人正以其量之過於人也量繇識而充識量者君子之所以處亂世待小人之道也若鄰士者豈非識量之兼備者歟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茂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篳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其爲貧也

論曰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易足者皆可怡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以方寸之心役無窮之慾僕僕百年胡能已乎此君子之所處貧賤也北宮子豈其人歟

劉器之爲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爲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游舊矣公曰非也某閒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論曰附炎趨熱人之常情世降俗漓士風不競知所自重者盖鮮矣君器之者豈非自重者歟然非司馬公之賢則無以知其人矣惟賢知賢吾於二公見之

仰山脞録

江右劉文振

夫善行嘉言德之章也前龜後鑑學之則也見聞日涉景跂斯勤儼高山之覩惕仰止之懷將以掇庸品於前路漸塵抱以休風庶幾思齊之亦將進善之有宗也事悉本代紀非以次故曰脞録

丁鶴年

洪武初詩人丁鶴年西域人也常卜日葬其父霖雨十日不止鶴年仰天悲泣翼日雨止葬畢雨如初特

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慕深切夜夢母告以葬所鄰翁韓重者亦夢焉即其地求而得之見母屍正中一齒如漆復嚙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祔父壙其誠感如此人呼丁孝子善吟詩有集行於世

章贊善

贊善大夫龍泉章公溢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爲不祥幾不舉及成童嶷焉莊重不狎鄉井輕儇德至正壬辰蘄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爲賊所得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子不可使

無後挺身出語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素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之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縶之柱以刀磨其脇曰不降者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益怒曰汝誠不畏死曰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紿守者乘間脫歸避地閩中　太祖以束帛召公遂起爲佐命勳臣

楊退庵

西昌楊退庵卓洪武初爲廣東行省員外郎有周參政者煩苛刻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二卒山丁邂逅婦人獨行曳入道傍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從即共殺之婦家踪跡得屍盡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行省悉捕至周肆拷掠皆引服屬退庵署案退庵曰殺一婦安用二十卒白周周艴然曰員外欲縱殺人賊乎悉付退庵遂列之庭下覘其色聽其詞指二卒曰殺人者汝也即吐實伏罪徵其所殺刀斧驗之皆合十八人者得無罪周問員外何料事之審退庵曰二十

人存心宜善惡異也如皆在卽不能亂兇殺之乎周稱服

王賢良

蜀南部王樂善天爵洪武間舉賢良入見　上問曰汝讀何經且試其欽若昊天之文解　旨又問汝知知縣知州如何做對曰首要得民心民心旣得則州縣之事治矣又問汝知知府如何做對曰戒左右勿爲州縣之擾州縣無擾則府事治矣又問汝知布政如何做對曰臣井蛙無遠大之識不敢强惑　聖聽　上喜其謙而婉天爵之對也遂授太原府知府綽有政蹟

方正學

方正學先生孝孺少侍潛溪宋公濂寓京師會大雪　太祖宴群臣命各爲瑞雪賦宋公旣醉還邸不能執筆以意屬先生賦翌晨上進　上讀之謂曰此非卿筆辭甚雄偉有用之才也宋公以先生對　上卽召見　賜緋袍銀帶但無冠耳命大臣陪宴先生披袍束帶凝然中坐言動非重在座咸驚　上連遣內侍竊之還報　上曰朕不能用斯人爾輔嗣君耳後果死革除之難焉

趙雙硯

臨海趙太守洪武間卒業太學爲中貴題獄婦圖云蠶未成絲葉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布爭得王孫見此圖　太祖幸中貴宅見之詰問中貴以趙對卽召除肇慶知府在郡有廉聲及歸歎曰昔趙清獻持一硯今吾倍之遂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

夏忠靖

夏忠靖公原吉先世德興人大父以官寓湖沔遂家湘陰公德量汪洋人莫測其際時同事有性褊急者嘗書公姓于座右以自警少忘之性如舊嘆曰夏公眞不可及也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人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曾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公薨贈太師　國朝輔臣贈太師自公始

張侍御

侍御淸江張公鋒以進士巡關宣德初督銀場於寧
德崇學校禮師儒嘗堂試諸生作詩曰一鳥不鳴鸞
舍幽東風簷外彩雲流嘶枚多士胸襟北織錦何人
手段優應有長公當避舍縱非釋子也低頭六經仁
義如周道分付諸君莫浪求旣試品高下優獎賞士
皆爭奮政暇與士大夫觴詠往來不計勢分嘗拓學地
築泚架亭曰觀瀾又建閣修齋廡鑄鐘冊造祭器百
度一新時年甫二十四少年有爲寧人至今頌其功

鄒立齋

合州立齋鄒公智少負才氣未冠發解全蜀赴會試
過三原謁尚書王公恕曰智此行取甲第非所急所
急者扶陽抑陰此疏不可不上也王公微哂而罷及
入試果登第授翰林庶吉士郎上扶陽抑陰疏指斥
大臣無所顧忌有曰切照少師萬安持祿恃寵殊無
厭足太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
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願　陛下諷
之致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功
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再照兵部尚書致仕
王恕立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
剛勁可寢大奸北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
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願　陛下予之安
車以優其體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
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云云疏奏謫吏目卒於嶺
南事詳理學名臣錄

周翠渠

莆田翠渠周公瑛知廣德日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

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第舞但樹葉落
地則啓汝矣於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蓋
童子心以守葉爲主也以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公
在廣德嘗著祠山雜辯以息好鬼之俗善政不可縷
舉云

楊文懿

鄞尚書楊文懿公守陳在娠時母夢大星入懷及生
天庭有黑子狀如北斗人以爲與比登第入翰林每
進講必傳經義以納忠謨一日講說命有曰明君鬪

治常患其臣不言忠臣進言惟恐其君不行臣不言則君徒負聽明而罔聞乎治要君不行則臣徒費講說而無補乎上德臣言之而君行之若高宗傅說可以爲萬世法矣於武成有曰衆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治是則帝王之治皆不勞而佚蓋舜所以無爲武王所以垂拱皆嘗憂勞而有爲乃始佚樂而無爲也嘗作內宴樂語以時方逸豫則曰謂豐大必宜日中故豫亨尚虞城復以時方尚邊功則曰慕帝舜之格有苗思宋國之相司馬以時方貴異

物則曰不作無益而功成不寶異物而民足乃召公之格言無輕民事而惟艱無安厥位而惟危又伊尹之明訓公既進呈語他學士曰萬一蒙　上過聽不賢於優孟滑稽之談乎

羅東川

吉水東川羅公僑歷官有聲嘗爲台州知府至今台人稱德政以公爲首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嘗著潛心錄以貽其子所論性理之懿極有旨義眞學者所當潛心也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即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即充廣之使若泉達火然予謂只此二條人能體驗於心身則心無不存而身無不修矣德學如公眞一代巨擘

董蘿石

海寧蘿石董公澐膺隱操有志正學行義多可稱其

見貧即割已產周之友人鄔希以田來質後希疾革出券毀焉目爲經理喪葬性好吟每有所感輒發之詩家徒壁立一不經意人有所餽一介不受一時詩家吳下沈石田關西孫太白閩中鄭少谷皆相賡酬放浪形骸流連山林有終日長嘯而忘返者年六十七聞王公陽明守仁之學負笈走游其門得聞良知之說幡然改曰不如此得稱爲人乎怏然就弟子之列人問之則曰從吾所好耳更號從吾道人予嘗舉于鄉欲受校官爲養公止之期以大就臨發自吟曰

我非汙世中者儔侶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此柰一道天泉月自流

見聞紀訓

安吉陳良謨

歸安施相之（名佐）翊之（名佑）兄弟俱爲知州致仕家居田產參差有唇齒之際親友月爲處分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名勗）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周恤保愛無所不至是時偶遇翊之於舟中語及產事公推擘謂曰吾兄懦吾正若之使得如今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拊涕不已翊之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慰解適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猶衆譚云

同年葉肅卿（名應驄鄞人）爲刑部郎中以勘獄忤時宰謫戍遼東余服闋赴京會於薊薊人魏維翰（名應召）亦爲刑部郎謫戍還家來訪余因同過肅卿舟坐中詞及郡守李公曰此君之同年也今君遠戍宜有厚贐云云肅卿艴然不悅曰魏君烏得爲是言吾留此豈有覬耶既別遂解纜去李公聞之疾趨挽留一餞不肯止遍遣吏持贐追至滸墅再三陳懇惻意弟領之其

所贓雖篗何微物皆峻卻無一受者夫肅卿當患難
顛沛之時而不苟如此其志節可尚也已
余素承太宰漁石唐翁所知比北關梟過蘭溪將胥
謁焉臨別翁曰吾欲造君舟一拜奈有足疾不能步
行當遣兒子汝楫代來余曰小子何敢勞翁但翁官
居八座年逾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
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邪翁曰固然
第吾楓山先師（名懋　尚書）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廻姪朴
菴公（名楙　侍郎）及竹淵澹公（名希曾　侍郎）俱守此禮吾其敢違

吁浙有楓山猶魯有岱嶽遺矩巋然而諸公皆能率
履不越如此視近時少年纔登一第遂鄉乘軒擁蓋
揚揚過閭里者果何如耶
同年建德王木庄（名逑）嘗語余曰渠爲諸生時提學歲
考之後適有分守某叅政行縣諸生謁見間言及考
事惟問案首姓名稍補進學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越
數日分巡某僉事繼至亦對諸生言及考事惟問黜
退停降撻責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諸生退私相論曰
二公發問相反如此吾屬識之且觀二公去後祿位
何如乃後分守公官至戶部侍郎子相繼登第僉事
公陞陝西副使遇安化王作亂腰斬之吁豈謂一問
遂能致禍福哉蓋言者心之聲而行之表也存心仁
厚則一言一行動依于厚焉存心刻薄則一言一行
動依于薄焉君子以厚德載物彼殘忍刻薄之人豈
享福祿之器哉
正德三年州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頗堰水大
稔州官槩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田禾渰沒
殆盡而吾村頗高阜又獨稔州官又槩申災租又得

免且得買各鄉所鬻產及器皿諸物價廉獲利三倍
於是大家小戶狠戾屑越戲劇荒飲無日不爾意揚
揚自以爲樂也余乃謂家叔兄曰吾村嘗有奇禍家
叔兄問何也余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都與張根基
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萬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
兄殊不以爲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孑遺惟
費氏僅存五六丁耳至此家叔兄稍動念問吾三家
畢竟何如余曰雖無破四家之甚損耗恐終有之越
一年果陸續俱罹回祿嗟余爲此言豈無稽哉大抵

盾越之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之數況又
恭殄天物耶

正德庚午余遊學廣德忽本庠張掌教名孟敬閩人使人呼回謂余曰歸安武大尹名尚文晉江人通蔡虛齋高弟今科必入簾吾介爾往拜其門以文字結知師友之情人孰無之場中當必留意余唯而出私念窮通得失有命在天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托辭不往而是歲僥倖中式適恰由武公所取加溢美焉當時設從張師之言則彼此無以自明終身含愧多矣可見人之出處預定眞不須分外求謀徒壞心術也

正德甲戌余下第歸與韋南召名商臣同舟至寶應湖風浪甚惡余戒舟子勿渡南召強欲行余持之堅乃作詩以勝小兒詢俄隣舟微友四人解維而行南召指之曰彼獨非人邪遂促使必行舟子不得已方整理篙櫓楫而前船開未一箭地忽一浪撲沒不見蹤影矣於是南召提督咋舌余亦愕然曰孺大者當何如哉此亦可爲冐險躁進者之戒

龍西溪僉憲名旻語我曰往年在京師其同年友某行人一日過溪西邸謀曰吾欲註門籍幾日何如西溪問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之耳西溪曰何哉湖廣非險遠況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覲豈不善邪欲避邪行人曰實不然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且避之則楊子山當行子山名貝乃次某行人者西溪曰若爲此吾不敢阻君行人竟稱病註門籍不意幾數日吏部遽開選某行人勢不可即出楊應上選遂得吏科給事中某行人徒撫膺悵恨而已可見爲謀不臧適以自敗反以成他人之功良可哂也已

梅溪一富翁最貪而吝之極銀幣錢穀日益克積余每對錢穎卿曰此人當有奇禍問曰何也曰財積不散又無一善狀欲無殃得乎過二三年余又曰此人禍且至矣錢又問何也曰曩惟貪吝可鄙而已近聞漸驕橫非速禍哉未幾爲賊劫殺之

遂昌士人劉介峯言其近處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值溪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衣泅過取舟其人出沒湍流中幾至滅頂僅而獲濟乃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則欲

撑開愚者忽肚疼欲泄不可禁亟跳而登岸二人遽揮手曰日巳暮吾不能候汝矣遂撑去既而水急舟横抵岸一觸俱覆溺焉而愚者固在岸自若也夫因其愚而擠之于危以自利即此一念不仁甚矣其覆溺也宜哉

同年諸楊伯名僴訴我曰嘉興有一賈人積銀數百兩貯以磁甕以金釵二股置其上瘞地中乃出賈於外不虞爲其子窺見之竊發其瘞視甕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攪探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其父歸發甕取

金覆其數不減而次置攙亂問其妻曰吾瘞金誰曾發耶吾所置金釵在上今顧在下何耶後其子稍自言其故衆相駭歎以父之財子猶不得而有之況可非分覬耶

朱節峯名觀崑山人與余同官閩臬嘗言其家塾師之父楊姓者一日坐於門見一婦人過墜一銀簪于街石上鏗然一聲伺其去遠就其所視之不見止見一蚯蚓在石罅間蜿蜒良久俄一男子過其所徑俯拾之楊老乃高聲曰此吾所墜簪也其人如其僞楊老隨而索其衣不釋其人乃取銀二分以一買魚一尾以一付之曰老者休矣將此銀沽酒煮魚作一夜消可也楊老乃歸置魚釜上買酒一壺令其媳煮魚煖酒間忽鄰猫突跳釜上媳以杖撲猫竟銜魚去因覆其酒而併盛魚器碎焉人皆憐而笑之夫楊老簪化爲蚓似可怪矣而猶强索之其能食乎吁嗟乎貪大哉吁嗟乎有命之人哉

先進遺風

楚黃耿定向

學士朱文憲公（淅）嘗曰古人爲學必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尤篤於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眞内誠外恕一見信服汲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一家物哉我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致仕居青蘿山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權要索文者非其人雖置金滿案一字不與縱與之亦不受倪日本使奉勑請文以百金爲獻公卻不受上以問公公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叅政陶姑孰郡公（安） 上與儒臣論學術公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不爲惑自非豪傑不能決去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公頓首曰主誠探本至論

楊文敏公（榮） 大台魯中丞（穆）登進士後選鄉杜門讀書絕跡謁請嗣戎行還京有司具廩膳賻之固辭弗受或曰行以膳禮也奈何拒之公曰筮仕之始未有分毫益於鄉里而先厲之恐予嗣拜監察御史尋擢福建僉事摧抑豪右無所顧避文敏時執政家人有犯者亦不少貸文敏以爲賢特薦于宣廟遂拜僉都御史魯公歷仕二十餘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日家無以殮賴諸公卿賻始克襄事跡公終始若此於文敏之知可謂亡負矣

楊文定公（溥） 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即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頌之再擢爲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公曰宰相爲 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竟不致一書逮後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云

楊文懿公（守陳） 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

餞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此
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
跽而起居丞乃恥御史不見蒲伏堦下百狀乞憐公
卒亦不較歸則讀書閉門不輕謁官府時臬司寇卒
有御史過而不吊也公欲警之於其來謁令閽人辭
曰適間吊陸尚書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迓御史旋復
詣陸先令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
不至乃歸其人頗慚公偉才高第藻詞淵學藝林推
爲雄長而介潔自持未嘗干求恩澤爲翰林五品者

十有六年而不調權倖有欲引之者使所親諭意公
語所知曰吾猶嫠婦也茹荼積久乃以白首改節耶
徧遊散秩竟以三品終
李文正公東陽幼負儁才蚤有清譽藝林推爲神駿
雲路比之麟鳳其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也其爲
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荼毒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
全濟衆頗賴之蓋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憑陵目中巳
無　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
性成冬月不爇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輙就日而暴之
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
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織雨帕
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
吏頓首于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即此一事古
風可想巳
于肅愍公謙被害時籍其家無長物惟　上賜盔甲
袍帶未幾代公尚書陳汝言敗　上曰于謙囊橐罄
懸汝言賊穢山積賢否相去奚啻天淵石亨害公者
從旁聽　上言低頭大慚

章文懿公懋公任翰林時　朝廷樂張燈故事時
命下詞臣詠詩公率同官莊昶黃仲昭援蘇長公疏
意直諫忤　旨左遷尋歷僉事年未及艾即力辭官
歸力田自給四方學者雲從家貧艱蔬脫粟而餉之
或諷爲文章曰弗暇或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
矣删其繁蕪可也弘治中薦起爲南監祭酒以母喪
力辭　詔增設司業聽以居終制赴官　世廟初進
南禮部尚書致仕公嘗謂門人黃潛曰待客之禮當
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居家

留客止用以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
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留飯止一肉一菜雖不之公府
必同訪弁次有所相遺必答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
可法云
羅文毅公倫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自少勵志聖賢
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郡守嘉其學
行而憐其貧命邑令周之謝弗受成化丙戌 廷對
幾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為說中稱引程
正叔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語執

政欲節其下句不從 賜及第授官修撰後會大學
士李賢遭喪去 朝廷留之公詣其第告以不可踰
數日歷陳起復非是援宋富弼及劉珙故事疏奏忤
旨落職提舉泉州市舶明年商文毅相 召復原官
尋改南京問白沙陳先生緒論為之以疾辭歸時與
來往居金牛山山有洞名曰太玄結茅以居取給于
隴畝往來其燕牧受徒講學以註經為業若無意於
世者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或助之堂食錢弗受一
日訪友值嚴寒衣單縷來不可忍入其書室權衾而
坐友人知解衣衣之行過乞人餓于途輒解以覆之
去客旋至留飯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隣貸千之
比舉火日已近午亦幡然不以為意大率義之所在
毅然必為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己之死生
禍福皆所不顧云
吳文定公寬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宮中侍監
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稀事間講讀公率宮僚上疏諫詳實
錄弘治十七年集議 孝肅太后祔葬 廟禮
廷臣皆是公言定議 上嘉謂大義深恩並行不悖

云詳實錄公為人靜重醇實無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
正自持遇有不可未嘗碌碌苟隨好古力學至老不
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又篤厚倫誼未第時嘗
讓貢於其友同年賀解元遘疾京師歸其家朝夕視
之為服一月表其篤友誼如此既官尚書歸至里
第步行未嘗乘輿
謝文正公遷初入翰林有御史舉陞都憲臺中循例
丐公言為賀文公諗其人素不為公議所與竟辭不
作

王文恪公鏊公初授翰林閉門力學遊遠權勢弘治中補充經筵講官中官李廣幸寵干政公進講意存諷諫　上退謂左右曰講官云云意指若曹也後廣敗大臣多被汚公獨不與戚畹壽寧侯與公有婣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嘗恥之乃今自附壽寧耶

鄒立齋公智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閭巷觀者藉藉嘆羨公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比走

春官時鄉里一尊官見而欣羨之謂曰某省一解元與子相若可一訪否尊官蓋俗輩第羨其均以妙齡擢魏科云爾公初以其爲同志也亟訪之才晤坐巳其人忽問曰子省樹首坊金視衆舉子爲增幾何公大恚即拂衣起不荅而出呼燕雀安知鴻鵠志也黄人謂王孝先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孝先艴然曰平生志不在溫飽類此公既第選館中秘應部陳言論進君子退小人大忤權貴謫某州吏目公年雖不永未竟所志其閎議偉節到今爍然烈矣

朱恭靖公希周公仕至南家宰歸里吳中市貨溢衢紛華滿耳入公之室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游魚魚雅雅宛然一邑庠中儒將弟子後生間有小不檢則相戒曰恐朱先生知也

王文成先生守仁家居時里人有求鬻其産者先生辭卻已一日先生偕輩從吾王汝止諸門弟游山偶經其處覩其風景佳勝衷然悔前之未收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胸中行里許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曰克巳

之難如此云

吳文恪公鏘爲舉人時觸遠行遇雪雨泥濘夜止旅舍宿櫪馬卒寒苦即令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爲子小異閭閻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恩從吾幼未難推泥途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又爲秀才時嘗有詩云古樹兩頭屋數椽主人家世只殘編居臨江漢東南會運到雲龍五百年七澤爲魚渾道體九州兄弟或顛連西州老鳳雛將近會見橋村月影圓即公

冢食時共志趣如此今富貴家子弟褫撻童僕不知
輕重忍視骨肉疾苦殆猶秦越獨何心哉
何學憲公景明公初授中書舍人奉　敬皇帝哀詔
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象犀珍貝謝弗
受後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
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李文正薦復原官直內
閣制勑房經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
孽其短莫肯爲直者公獨上書爭之訟得辨軏淸官
災上書陳時政極言義子不可畜宦官不當寵疏留

先進遺風　九

中不下人爲寒心時四方學士咸願知公車馬塡門
巷錢寧欲交驩公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
汚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之棺公叱
却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受之哉遂自出金賻
之公和粹沖　人樂爲友衆目爲台輔中人然性簡
意覽不善事極要遂出爲校文之職年亦不永人咸
惜其未竟厥詣云
呂涇野先生柟旣入翰林力學慕古時逆瑾用事先
生以鄕人欲引先生爲重啗先生躐與卿佐且援先

朝故事得入內閣先生遜避不與往來瑾憾且中傷
先生會瑾敗得已嘉靖中夏貴溪怙寵負材傲睨一
世顧獨欽心先生先生遷南少宗伯時貴溪謝先生
詩云天下有道惟涇野其尊信也如此
文莊東廓鄒先生守益字謙之甘泉湛先生九十餘
游衡嶽便過吉州游青原山先生率郡中同志友二
三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殷殷訪
友如此卽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第
愿憲之更不容出一語辯詰煩聒先生也晨夕定省

先進遺風　十

食而執醬執酳一遵古養老禮惟謹維時先生年亦
近七十矣蓋以湛先生爲師王文成莫逆友事之
謹如此嗣湛先生別歸先生送至境上別時淚潸然
橫下沾襟湛先生顧慰之曰謙之何悲甚豈念予老
不復再會耶余過十數年重來將公也余細想當時
此段風光良知天理炯然在目卽唐虞之庭洙泗之
間喜起誾侃之風何以尚諸
念菴羅先生洪先魁天下時才弱冠時外舅官棘寺
卿報初下喜甚趨告先生曰喜吾壻乃今幹此大事

也先生聆已而項發赤對曰丈夫事非不知更有多
少在此等三年遞一人耳奚足爲大事耶是日猶自
袖米偕黄何二孝廉聯榻蕭寺中論學焉
魏文靖公驥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鱉惡而避
之俄有漁者捕之以去公懼傷人追買棄之貸簏錢
以償既以博士起家累官吏部侍郎奉　命往南都
考察京官時官舍止攜一蒼頭歷年所積俸貲攜之
不可歸之無人乃召同鄉同年子官刑曹郎者付之
其人請封鑰公怫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薄乎其人

不敢復言
王莊毅公竑爲督漕開府淮揚時清河衛指揮單姓
者行不撿公嘗折抑之尋公遭煩言免官歸過清河
揮使祗候于江滸具饌致懇懃公嘉其誠款撰受數
盃以爲醮將也既發用之則皆棄穢罪蓋藉以紓夙
恨云乃公舟抵徐復有言者來公生不忠節　旨下
命公還官指揮乃逃遁遐方詐爲死家人故爲發喪
治殯以愚里人入有仇指揮者蹤跡其所在執而訟
之于公公竟不較前傷平其訟而遣之淮揚間至今

語曰王都堂不較罪指揮不念仇惡云愚按王莊毅
手捶死馬順于殿陛間蓋矯矯剛方人也乃容忍又
若此
王端毅公恕由庶吉士授大理寺評事陞寺副出知
揚州府屢辨疑獄歲饑發廪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
全活歷江西河南布政拜右副都御史撫治荊襄南
陽多平賊功帥欲縱兵搜山公不可下令擅殺者斬
復榜示流民復業年八十餘葺廬於先隴之次搜閱
典籍編歷代名臣諫議一百二十卷又作石渠意見

務剗俗學而求合於聖賢之旨凡四卷後又作石渠
意見拾遺二卷已又搆玩易軒討究易理作石渠意
見一卷讀書至耄不倦視衛武公之九十不怠交儆
不殊也
耿文恪公裕授給事中以父九疇官尚書改翰林官
至禮部尚書時嘗語人日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
王公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杯買油念吾自入仕未
嘗買油已心竊媿也後公代王爲吏書推後渠洹詞
亦及此朝士皆言王公子自三原來京皆公只如

士自僅一騾毫不干有司一女適宋監生止乘兩人
所舁肩輿此在公亦其常也近見楊太宰家眷往回
亦如是

許襄毅公進成化中公以御史丁艱還里已起復上
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肰舁不能御車亦騎而
從竟不索輴特仲子司徒詰方在襁褓叔子少傅讚
娠在腹而司馬論則其季也三子既皆登上卿諸子
姓列大夫牧守郎官者以數十當代世家稱甚盛者
鮮儷云

陳司寇公壽由某科給事中累官刑部尚書致仕後
僑寓南京蒙　詔進階一品羊酒綵幣存問公在諫
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我勿
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
言而不搜索士大夫短長以沽直名云

童大參公朴公大父曰應修解元官僉憲丈夫子七
蟬聯科第有故時為南北御史者獨公父未仕公少
魯攻苦誦讀日不能識數行鄰父見而憐之謂其父
曰郎君不慧讀書非其質也奈何苦之曷不令牧耶

公聞之憤丐工畫一牧子牧牛置座右益奮勵堅苦
力學比長而發慧卒成進士以文學顯累官大參公
中年家居時按楚直指使者公門人也北狄當主監
臨欲中公子先時緘書池居公衙封所擬秋試經首
寄公公發書覽而火之竟不以示子子故亦績學負
儁材者役科遇別直指監臨亦卒中式是為士教號
三泉公參江藩時三泉公為舉人家食遣僕候公宦
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為僕對云里中比年
大祲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殍骼幾千計矣公側

然又問曰舉人故窶甚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殍計
工費穀若干斛皆貸于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為者
因還書勉三泉公大意云凡義所當為者闇然默而
行之更勿以章示人人欲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其
書尚存余省覽之中數百言諄諄道此事更無一語
及家私也公嗣致政歸林下不肯以片字干公府嘗
有鄰翁横罹盜誣為郡捕而過其門遮泣訴于公曰
公素習我善良望活我公曰汝故知我素不干公府
也其人頓首泣而去已公徐復心惻之召之還曰噫

癸丑年新絫宦余作詩以賀汝尚在否其人曰在曰
汝弟持此往余不作別字也其人執詩以見郡守守
覽公詩即慨然曰而非良善董公肯以一字假汝耶
遂釋之其見重于時若此公晚歲豫爲宅兆豫製挽
歌中有平生師魯叟死不愧門不之句三泉公嗣謁
選爲蜀別駕己丑歲以公務至京其年新第進士黃
劉陳三公候之邸公胥令之侍坐首戒之曰愼勿輕
買田吾爲舉人時爲人欺買田數畝爲所累甚甚謹
識之嗣典州守宦十數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耳

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
事不敢少覬望大人矣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
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唯既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
間詢於公曰往者兒請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
聞之人云杉不如柏也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柏耶公
莞然曰吾兹載有柏子在種之可也呼公將子孫振
振如是其所種柏子遠而蔽蔭耶余聞劉端敏公師
事三泉公其清節亦有自也哉

嶽司空公 瑤 爲揚州太守會　武廟南巡諸省騷動
凡乘輿供御及官寺宦竪親軍將士莫可貲算公曰
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禍止於身
乃僅爲供應之具不復橫歛以爲媚悅自衣青布袍
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横加折辱不爲動
一日　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
如揚州知府宜　上乃呼而鬻之公歸括女衣并首
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
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　上熟視之曰汝眞酸子耶
吾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值矣由是清節

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白首懸輿卒無改於羔羊
之節士論韙之

周中丞公 延 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會其同觀政刑
部共賃一寓共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
回馬趣迎皆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適乘至鳴鐸升座
矣司寇視班行曾不至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寇公
大詫曰今進士供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僮
携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即至
于此爲之三慨焉公部今蕭右司寇 庸 云蕭公亦吉

第一一七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版叉内

州人也円使司寇公視今士習慨又何如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
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鷄胡怒曰欽食
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為戒
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為吾累乎胡三宰
人邑不携妻子之任或誚之胡笑曰吾豈無精據之
念嘗於是思之熟矣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
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哉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
之物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小子尤易惑也以是計
之故不欲妻子之為累耳

少宰陶文懿公大臨余同門同年也第進士時甲官
翰林嗣為　今上講官累遷至少宰資望將柄用而
卒公官翰林時嘗以差出京便過家歸省壽還朝一
日謂余慨然太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即令念念濟人
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業不能贖掩萬一况吾官此
闕局顧名清華不得親民將何修而可余曰云何公
曰憶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泝越寧家已出家自越還
朝報　命往還凡幾千里或由陸而輿所用負載役
夫不知若干人或由水而舟所用牽挽役夫不知若
干人念玆淡色枵腹之眦鵠衣累體之黎彭彭林林
皆亦人子也或嘗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
寒皸跛淖濘衝冐風雪由此而踣頓道路委塡溝壑
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誰
不謂能無傷然乎余聆亦為之悚然者累日中心識
之不忘今　公倘得柄用推此一念天下必多食其
福者惜夫

畜德錄

四明陳沂

沂兒時侍外祖金靜虚公時公年九十餘道宣德正統間事甚悉弱冠接夏太常公崇文由其祖忠靖公所紀又述丘文莊公言前輩之可法者多忘去僅追憶得數事後來吳文定李文正二公教及沂所目擊而著之成篇用以自警名畜德錄雖有不倫而取善之意不以人廢有信以終齋者雖細亦書正孔子所謂有所試之矣惜聞見不廣尚有望于同志焉

蹇忠定公義善書　成祖手授金龍文牋命書外國詔偶落一字奏曰臣敬畏之深敢復有此　上曰朕亦有之此紙艱得姑註之耳對曰示信遠人豈以是惜潸然之復授以牋更書之

夏忠靖公原吉嘗得　賜古硯冬月僕炙冰破損甚恐公知召諭之曰受　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遂釋之又嘗於驛中天甚寒驛人偶焚隻襪公知之曰隻襪何用不加責且以其所遺者賜之又詠蝸首諸後四句云鼎鼎飽歷風霜古默默潛承雨露滋寄語羣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人識公太和蓋性度寬大其言如此

孫原貞舉進士以修　實錄事至杭嗣學諸生給事筆硯忤于肅愍公謙在列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爲用耶抑供事書辦耶孫下席迎上坐謝過遂與定交公居大位爲孫爲知己

魏文靖公驥嘗以倖金百兩委人爲其家僕盡易之公意不言他日事覺鞫出金還公其主始知公嘗語

人爲子者嘗求名醫厚結之親有疾則信之必專召之必來也公爲尚書北還一小舟常阻於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即命撤去曰豈籍重於是耶公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纜而行御史怪問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蕭山魏驥也御史惶恐謝罪

尚書徐公晞少爲刀筆吏縣有卒伍補誚發誤勾攝者欲公脫之夜飲公於家以他事出避其妻有美色令飲酒以悅之公不能留明日抱案已脫勾攝且語

其人曰吾非歸恐汝延故速致此卿入服之公爲兵部郎中一員外郎缺因吏必假錫過宿署請公往公不爲意其人卒於官親爲殮且舉歸之數年因其邑令照拂其家公之子以蔭官尚寶孫中書舍人亦至通政

王忠肅公翺自兩廣召爲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叙過問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吏部郎調爲考功主事人兩賢之公在吏部門無請託太平侯時與　上鞠戲自查

可請會朝退從公後徐呼王問爲誰侯以名自通方以事啓公不顧作厲聲曰不請事侯惶恐而退公之夫人爲其從子請官衆辭既進公大怒起手擊夫於地即出隨使人慰之事卒不行

禮部尚書姚公夔天順癸未春知貢舉試院災天下貢士死者相籍請諭祭于郊祭自謂不能致防殃賢俊伏地慟哭觀者以萬數哀震數里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爲南京國學博士一在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敗北　公不可曰是亂

自我始矣

岳正字子方爲翰林修譔　英廟甚重之嘗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後謫戍於邊自題其像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或謂公曰不聞宰相腹中撑舟乎曰順撑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

威寧伯王公越都御史總制北伐時嘗親視諸軍食飲藪賜酒肉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每服命出獵計矢中禽之多寡於敵陣爲先後有將官告姦

受金者置之許出死力不問於是將士感泣無不用命者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留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閒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閒有一郡守治酒具進用盒納妓於內徑入幕府公知必有隱物召郡守入開盒令妓奉酒畢仍納于盒中隨太守出此見公之濶大如此亦一時之權術也若大體禁嚴此物

擬直王哉公與夏公塤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証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叅坐一處使衆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

劉東山公大夏爲廣東布政至新會縣時吳廷舉爲

令公到久乃迎告以鄒智殮事故迎遲時鄒以名士出謫公亦重之不怪其遲且嘉其賢東山公當發戍氊帽布袍途步過　大明門俯伏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加禮不欲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役耶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閣臣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絰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麻城李文祥將覆試大學士萬安欲託以孫因許及第文祥以正對安怒其孫延於別館有書鴝鵒題其末句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巴恩後以事左遷渡河氷泮溺歿

唐公瑜爲御史時直門下彈劾有　人來朝偶仆跌不起公奏云有　人俯伏不起若欲奏而不能言傒扶出其疏以聞人謂識大體

吳文定公寬爲修撰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易簀託於公之旁無公即掃室請遷及卒奉殮于中堂使子衣衰以答弔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者書託公主之久而有疾不起爲棺殮及檢帳有輸官銀若干盡喪于娼家公爲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

倪文毅公岳初爲禮部尚書値遣祭金闕眞人奏曰徐知證知諤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議廢但歲時典祀一寺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爲遂爲令

章公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有監生請假託言方採薪

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托有失奈何憂動顏色使亟求且冀得之當復我此生甚悔曰公待我以誠我何紿之明返命具實謝罪

儲侍郎瓘易簀時夫人以公落髮與鬚指爪甲及頭垢各囊盛爲殮其愛親敬身可謂全歸矣

劉少傅忠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司屬王主事韋之父致政家居素奢而漸貧乏乃遺白金二十兩與韋奉親曰恐汝父奉養不悅汝欲曲意以養則變節之事有矣幸勿改節

何編修瑭嘗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揖不得屈諸司同僚以事詣瑾畏其勢不覺屈跪何公疾聲曰禮惟長揖耳何以爲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也

朱尚書希周初舉狀元畧無喜色後歸里惟徒行人器之後爲禮部侍郎家裁蔴一車爲公貿宅進都城官者阻之且云必得一剌以別眞僞公弗許家人云必入乃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傷乎竟止於外平時居翰林人多譏無所可否不知公於大節處無間毫髮平生未嘗知與人較官之遷轉升沉皆無所[illegible]權南京吏部尚書人曰不遷是無天理矣及考劾諸司錄兩甚平敗職誣公託有力者爲援　命下詰之公辨明以疾去人至是益服

吳俗浮薄吳文定公舉壬辰狀元大宗伯毛公舉癸丑狀元朱希周舉丙辰狀元皆厚德直操人不可及非風氣所能染也

新倩籍

吳郡徐禎卿

余少何延大人之惠幸弛負擔緣經術以舉諸生竊不遜與從事二三君子之末斯人俱有髦儁材器角名文墨中居止暱近相與競驊騖樂締金石之固要在不遺吾願識其成言其就白頭廼寃耳但羽翮各翥靡可品列茲在身後自有權度之區因綜核志行紬繹如左貽之將來俾可考焉

唐寅字伯虎雅資疎朗任逸不羈喜翫古書多所博

通不為章句屬文務精思氣最附麗嘗負凌軼之志庶幾賢豪之蹤俛仰顧眄莫能觸懷家貲微羨而饜習優汰不能自裁日以單瘠踽然處困御杯對友引鏡自窺輒悲以華盛時榮名不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恐世卒莫知沒齒無聞悵然有抑鬱之心乃作昭恤賦以自見又嘗自論曰嗟乎唐生何志之肆而材之縮邪若使割質相明亦足以彰偉觀流薄雅也素伉於意氣忤世而節甚要盟同北死生相護毋遺舊恩故長者多介其誼焉云

係曰有鳥矯斯高飛提提飲擇清流棲羞卑枝椒蕩激揚擬比伙士超騰雋詭又類君子長鳴雍穆顧命儔伍猥叙若辛仍要素辭與子同心頗各不移恒其努力比翼天衢風雨凌敝永勿散飛天地閉合廼絕相知

文璧字徵明篤好博古洽聞得事善議論學者咸高之性專執不同於俗不飾容儀不近女妓慕談游儕類有小過時見排抵人有游技亦往往歎譽焉進造勤工常矯諸友曰君等並務欵說而璧獨擬諭自苦

譬之驟驪泛駕蹇牛負軛誠不可共語也與諸生朱良育善良育亦卓雅通古謂璧曰夫祿不能代養榮不能庇身時逝日莫將愁厄之不勝子其討之璧曰否否命不可枉時不可忽人生寔難不勤何獲奈何討磑磑之憂反不困邪子行矣無戾我圖異日當不若余言也良育竟深賢之余甚偉其狷志賦詩以廣之云爾

茝生茨蕭中芬臭不相迎朱紫本異色觀者苦自眩憤憒世俗間方類千萬端君子尚貞詭衆庶好驕揚

磁石能引鍼砥礪乃獨堅鸞鳳不從羣何況於高賢含和而不同聖哲所稱焉飛蠅惡熱羨扇哉復何言

邢參字䏻文爲人沈靜有醞藉問而不顧嘉遯城市不急榮祿貧無恒業嘗教授鄉里以著述自娛無所于伺人皆尚之參志既高而材學精美多屈王子僉以參之淑懿有四焉養和靖躁汪汪德心恬澹處約一何潔操文優氣柔君子之思務堅厲方恂恂誼士近之不厭違之有望是豈爲人者乎余因作歌以申歎慕辭曰

雲中谷子鳴且歡三三五五將焉歸歸在外野獨徘徊從朝無粱暮不炊於何求乎蘆之漪我將往饋羹中魚將子不饑兮我心愉

張靈字夢晉性聰慧善習技巧家本貧窶而復挑達自恣不修方隅不爲鄉黨所禮惟祝允明嘉其才因受業門下嘗作文以勵之關涉篇籍能潛識强誦文思便敏驕曼可采但悵生命逼若遭歷艱困禍殃紛然內無儋僕躬操力作饔飧不繼父母妻子愁思無聊偃息弊廬喟然長歔結心鬱志不遂所懷然不能感激立節君子有所刺焉其詩曰

咄咄張生時命一何迫窮狂趣欲何之家無斗石儲爲汝戚戚復戚戚撫育老幼嘗從何須晨起弗躑躅且往探囊實空負文史腹腸枯竟奚爲寒冬十月裏無重襦短褐聊庇形豈有貂貚之華衣杵臼不聞舂稚子前告饑寧逢猛虎鬬安忍見女啼滄浪之天弗用信之賢愚混厚薄若何徒區區芝蘭蘇爲草行當隕塵泥悲哉悲哉令人痛思昔在原憲環堵蕭如仲蔚高士蓬蒿閉戶尚繼厥後賢名亦顯亂曰漫漫

黃河一何深百尺蟠蛟中夜鳴爲君趣車馳洛京思將誰從邈無朋飯彼我芊終何以聊生

錢同愛字孔周早負才惠不受俗訓善文采夸飾修容軼蕩簡闊雅爲士林所獎嘗推溺於時意氣激揚眇然有青雲之思庶騰驤美志爲終身名惜其不遂廼專精古學諷閱傳記心朗性明目涉知義强力自振學有淡洽將沈酱英華秀而求實綜成名言貽之同好而已唐生甚信篤之常謂人曰夫健駒昂昂終爲遠器況志士少壯奚能有量哉類嘆其知言云歌

日
鑚火木見毁貨名神亦疲豈不蹦食膳健子甘如飴
匪爲甘如飴另見寔難爲賢者恤身後愚夫貪厚貴
人生各有重定志靡可移

國寶新編序
盖羊生逝而國子悲惠施殁而莊叟嘆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昔魏文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
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
文章之無窮也袁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也　明
龍興文章之美特跨往代鴻儒巧匠川涌雲蒸興文
者上規黃虞下獵秦漢晉宋以還未暇論也艸創之
初人文未開雖氣存淳朴而體沿卑陋劉宋諸公從
容金馬猶未能鋪張功烈與謨訓媲美雅頌同風有

識者未嘗不咨嗟恨惜也弘治間君臣一德夷夏清
安奇英妙哲方軌並驅文體始變力追元古於時有
關西李獻吉姑蘇徐昌穀信陽何仲默相與表裏以
鳴國家之盛今中丞顧公華玉崛起金陵頡頏其間
塤篪應莫敢軒輊又如希哲之宏博伯虎之奇俊
繼之之古澹升之之精工太初之清曠履吉之麗逸
玄敬之冲淡伯時之醇邃欽佩之雋質叔鳴之新警
咸號名家素稱國手並與顧公敦道藝之交今諸子
繼謝而顧公獨存遠惟伯子絕絃之感近念高生開

篋之思綴輯遺文爰加壽梓題曰國寶新編悉婺拔
而序之夫文章與時高下而變通之妙存乎其人是
以孔父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
也今之作者其無與於斯文者乎裒於茲編而有感
于斯文之興廢也編止所知存者非錄李子而下總
十三人陝二人河一人閩一人南畿九人
嘉靖丙申季冬之閏望日姑蘇袁袠識

國寶新編

吳郡顧璘

名氏

亡友十三人

江西按察副使李夢陽
陝西按察副使何景明
應天通州祝允明
雲南叅政朱應登
國子博士徐禎卿

山東按察副使趙鶴
驗封郎中鄭善夫
太僕少卿都穆
太子中允景暘
太僕少卿王韋
解元唐寅
山人孫一元
大學生王寵

續亡二人

江西按察副使田汝耔

江西按察使周廷用

叙贊

李夢陽字獻吉本關中人從父宦遂寓大梁仕至江西按察副使則暢玉立傲睨當世初讀書斷自漢魏以上開人論古昔有不解事即曰豈六代以還書耶蓋不之讀故其詩文卓爾不群晚始汎濫諸家益濟弘博武失則飛抑矯枉之偏不得不然耳夙尚氣節當　孝宗朝上書言事意翁翁希賈生代韓司徒艸

奏劾諸閹危矣賴武功康子海脫其難視江西學政文教鬱興不能與俗俯仰躬脩繩繩誠亦負氣之過卒使讒毀叢積擯棄終身伊誰咎哉空同集六十三卷可謂富矣姑蘇黃省曾詮次至以辨獄等辭亦錯其間祇點之耳

贊曰黃初響絕詩道中微唐興二傑大發厥機世豈不遠卲繼者希桓桓李君生也實後上泝風雅志則多有一鳴驚人千古爲友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仕至陝西按察副使少有神解弱冠入京身不勝衣馳才長賦便凌作者時海陵儲公巏錫山邵公寶領袖文苑咸加賞歎和粹冲夷人樂爲友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衆目爲台輔中人然性簡意寬不善事樞要遂出爲校文之職以勞致瘁弗臻大成咎在攻人不在其身也夫文章之道初愼師承乃能立體馴臻妙境始自成家觀其與李氏論文直取舍筏登岸爲優斯將盡棄法程專崇質性苟爲已地固非確論賦咏若述互見短長自古恒然匪徒今日若乃天才騰逸咳唾成珠實亦人倫之雋乎

贊曰辭尚體要矩矱式程異禀拔萃乃貫天人立訓範世俾也可循穆穆何君學緣宿解源出自山委折歸海既濟祝後弗舍胡待

祝允明字希哲蘇州人仕至應天通判超穎絕人讀書過目成誦鉅細精粗咸貯腹笥有觸斯應無間猥鄙學務師古吐辭命意迥絕俗界效齊梁月露之體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玩世自放憚近禮法之儒故貴仕罕知其蘊貞州蔣山卿嘗見所撰建康觀雲記吐舌下之曰文不在茲乎偏才曲學眞河伯未

雖能門難與言水也余特賞其知言書學精工自急
就以建虞道上下數千年變體罔不得其結搆若羲
獻眞行懷素狂草尤臻妙筆本朝書品不知合置誰
左
贊曰漢隱方朔明玩視予傲睨冠紳遊戲文史蕭
之海涯發也雲蒸騰踏藝苑孰敢爾陵
徐禎卿字昌穀蘇州人仕至國子博士神清體弱雙
瞳燭人幼精文理不由教廸著交誠感慕賦諸篇詞
旨沉鬱遂闖晉宋之藩凌猟曹魏長宿驚嘆稱爲文

國寶新編　八　六

雄箋仕　武皇朝獻司法比請移學職斯亦可窺其
雅識矣專門詩學究訂體裁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
會折衷備兹文質取充棟之草刪存百一裒成一家
之言傳諸來世至今海內奉如珪璧所謂雖多亦奚
以爲也其所研索具在談藝錄中可謂良工獨苦者
與
贊曰博士清脩冰淵斯濯遺編熒熒鳳羽麟角唯
寶貴奇匪以其多有文弗粹山委則那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仕至雲南參政孝友性成篤

厚人理愷悌無甚刋夷町畦故能善下仁賢兼咨諏
劣卓弘大賢之度職錢穀則政理飭教化則才與斯
忠信基之矣特詞華彪發泉涌錦爛或當人落筆一
揮千言秀觀者往往奪氣萋菲攸與此唯芽孽然高
奧淵視彤然不爲意也及其拂衲歸田益窮詞奧以
彼易此又豈娼嫉所能知乎今觀其文賦叙綴瞻麗
森張武庫而且伯仲潘陸奴僕元白有餘地矣羽儀
斯世其茲數人也夫
贊曰仁哉參政不遺其親畀類廣舍刎我同人天

國寶新編　八　七

授藻心譏夫側目白璧示輝蠅菲何瀆
趙鶴字叔鳴江都人仕至山東按察副使文性淵奧
吏道精覈主覆戶曹屢籌大計督學山東誓淸膠庠
其甚乃梟郡邑弟子十六汰之士始洶洶弗仕毋亦
矯枉過其正乎詩恥凡語於古愛謝靈運於唐愛孟
郊於元愛劉因嘗曰此道不宜淺淺則庸苴下矣善
乎嚴滄浪有言劍人直取心肝喻於立命處殫力耳
毛膚焉足詆乎後登泰山金焦諸篇言言自作更不
隨人眞陵駕千古胆也晚註五經考論歷代史刊正

先誤自信彌篤或者以爵位駭嚇鴟不知正腐鼠等
烏能驚動之哉烏能驚動之哉
贊曰文尚已出襲乃稱賊江都奢精羣謀靡或言
日法後政日正邦志所嚮往迅雷長江
鄭善夫字繼之福州人仕至南京驗封郎中氣秀巖
谷發情寄詩雖才韻非充而古色精言高映霞表飄
飄然有逍遥遠舉之志好遊名山昔人武夷鴈蕩峻
陟冥搜都志内顧養疴自遣遨巡即曹樂貢高標砢
輕人爵時與衢州方豪同好意泊如矣嘗與余期日

明年海上有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赴官留省中
道奄殂吁亦奇怪也哉
贊曰靈運樂遊稽康蔡僊超然驗封千載同然南
海孕靈陽春呈響鵠性鴻情永遺遐想
都穆字玄敬蘇州人仕至太僕少卿清修博學網羅
舊聞考訂疑義多所著述好遊山水雖居官曹奉使
命有間即臨賞名勝騁其素懷所得必撰一記輯成
巨帙又廣錄古今石遺文爲金薤琳琅集齋居蕭然
樂奉賓客啣杯道古以永終日不植生產或至屢空
輒笑曰天地之間當不令都生餓死日晏如也文簡
古有法詩雖過爾冲泊竟非俗具
贊曰詞士摛華技陋雕蟲雅儒慕古力紹棋雄飈
磬非貧玄酒非薄自顧克然時測其樂
景暘字伯時流寓南京本儀眞人仕至太子中允事
母至孝目盲數歲復明昆弟不違故舊不遺人歸其
德厚矣夷曠有度無競無傲仕既融達好學無怠法
左氏馬遷爲文不尚鉤棘字順詞圓具有繩準詩主
盛唐蕭散遺俗庶幾爲臥北窓之懐體固所緩言矣

余器重其人每言必正三事乃弗陟五階而逝其命
也夫善書初工眞行後師周伯琦小篆頗得風骨
贊曰文以體正詩以典奇昧者志怪乃蹈支離中
允端士德厚氣直詞鋒沛發靡不中的
王韋字欽佩南京人仕至太僕少卿孝德純備喪母
毀瘠卒父微　憲宗朝給事中直諫有聲少卿承志
挺節屹有楷範歷仕四署匪云要樞雅明職司金石
不撓不曰孝思維則者乎論詩專尚才情其言曰唐
風既成詩自爲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

詩汙於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爲近詩
未嘗不流於宋也故其詩婉麗多致雋味難窮或者
謂爲纖弱豈知所操之殊向哉
贊曰王子維介明辨義利千金不指一諾無替詞
流別代力綴唐風涵情獨遠軌泉冥工
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蘇州人衆應天鄉試第一坐
事廢坦夷疎曠寡契稱理居序序漫負狂名著廣
志賦暨連珠數十首跌宕暢傾動群類青豁倪公
見之亟稱才子以故翰苑先輩爭相引援驕妬互會

竟媒禍胎棄落之餘益任放誕邪思過念絕而不萌
託興歌謠殉情體物務諧耶耳因避俳文雖作者不
尚其辭君子可以觀其度矣今司馬袁袠所刻僅僅
數篇則其絕詣也
贊曰嗟嗟伯虎跳蕩留志登臺則流漏下斯滯生
誠既一寵辱奚驚上善如水是生令名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自云關中長寓吳越間
卒于湖州風儀秀朗蹤跡奇譎玄巾白袷混游貴賤
常以鐵笛鶴瓢自隨遇所合心輒一傾劍蓋隱淪之

高逸性好吟詩初談導引人疑其僊晚嬰婚娶入司
空劉公湖南雅社援進儒術皆非其本色也詩辭極
備苦心所乏天才耳
贊曰僊蹤無施偘彼塵鞅山澗考槃乃嘉高尚龍
笛吟風鶴瓢酌月皎皎太初江湖之傑
王寵字履吉蘇州人貢人太學卒清夷廉曠與物無
競人擬之黃叔度尊官宿儒忘年友善罔不樂其溫
醇詩辭刻尚風骨擺脫暨靡陶鎔李杜汰滌情文既
正體裁復滅蹊徑可謂後來之高足惜乎天不假年

進而未止學士觀其汗血可也諺曰瓊玖益折白石
截業豈不信然哉行書疎秀出塵頗得晉法
贊曰有美吉人溫其如玉既安孝友亦兆清揚
芳詞苑先軌是程心遠節促慚其大成
續亡二人
田汝耔字勤甫祥符人仕至江西按察副使勁直好
義不徇俗爲工任給事中持正執論糾彈不避貴勢
出爲江西提學副使以氣節立教繼李獻吉之後風
棱相競不墜道範官亦坐是不達詩宗漢魏文簡古

宗司馬氏力洗脂澤璘在開封近權璫被逮赴京紉
脫錦衣獄侵夏止一緼袍勸甫解葛衣相衣又爲具
單布中衣衆酒送出宣武門會何仲默崔子鍾諸君
即席賦詩相贈自製一序立就慷慨動人其於斯世
何如哉勸甫毎飲酒酣抵掌節論時事一無避匿
豪以此見忌者益側目矣家貧以後環堵蕭然蓬
蒿不翦人比之張仲蔚云

贊曰稜稜勸甫吐氣成虹衆且雌伏獨翹爲雄解
衣惠困古烈同風環堵終身樂茲固窮

周廷用字子賢華容人仕至江西按察使才禀超融
文鋒迅湧兼能博涉强記培滋詞本故援筆長賦斕
然成章氣倜儻豪岸不宜于俗獨下意名品爲御史
言事多觸時忌及爲監司毎不善逢合失權近意罷
官之日浚川王公在南司馬以片楮訊璘曰子賢黜
乎惜哉其受知當世大人深矣有酒量飲終日不醉
或放口論諸人淺深畧不旁顧介毎勸之曰阮嗣宗
不言人短長嵇叔夜服其遠害幸吾子加意然卒蹈
之乃其天性剛直不回固一德也

贊曰按察人豪凋觀放言揮斥塵濁吐握仁賢文
藻性成早亟鉅筆吏才斯拙德譽長延

金石契序

肇何人也秉獨雅之耿姿隱偕修之廣志長思弘益必藉於多聞乃憾幽棲未周於謫士爰自賦文之後漸繁友德之期逮乎茲年郁爲合志豈伊私助之隆厥亦華風之會矣若夫歸向則察乎大道之義論議則詰乎太玄之初輸寫則注乎肺肝之蘊問學則盡乎玉石之功兆彌不回允謂同帶勞一展覯未嘗不欽悚而自幸者焉雲思雲興積月加辰因乘心念之惇布諸簡槧之內畧陳品致用固因宗如共言行歷履則兆鄭重喉牙益以所專焉我非曰方人至於信年隔境亦不絷攀行第既就遂名曰金石契焉弘治四年八月十六日序

名氏

朱存理字性父

史經字引之

朱凱字堯民

楊循吉字君謙

王淶字濬之

都穆字元敬

李詢字好問

邢參字麗文

吳烜字次明

劉棄字封叔

右共十人以齒爲次

附一人

張布

金石契

吳郡祝肇

性父

性父爰自弱齡夙勤文學閱三餘以靡空攬五車而
尤富皆闚晉戸吟升朱堂接先哲之典刑暢遺民之
風格顒紬多識肅穆寡聞焉耳贊曰

野有遺艮性父老矣深藏若虛博哉君子

引之

引之詞色恬雅氣誼款原鄙吝親之猶餐玉粒既充

饑腸尤增和氣彰之吟諷不自衒易孔子所謂志仁
者乎贊曰

熏熏飲醇浸淫麗澤洗而不厭允矣尚德

堯民

堯民性尚文和韻含芳冽求聲影於先懿研行畢以
窮年嘗勝食色劬移行線崇賢篤分歷久不渝斷金
之誼牢故柔之度廣既如不及猶恐失之鑒之飲惠
寔釀惟懋兆報而已贊曰

清矣堯民爽然風塵松顏扉落芝臭常芬

君謙

君謙荷河岳之嘯靈結日月之慧氣捲乾鑿坤澄
守湛四海橫流岌然恒侍鋪千年而銓叙始可得其
人乎遐襟耿度望不可齊而乃深懷倰挽莫斬開收
可謂友道一振也長肇二歲交踰句紀時獲分霑一
毛便得益重九鼎贊曰

君謙堂堂厥懋以揚堪輿之遠孰毀孰藏

濬之

濬之氣抱通明機局聱頡尊賢尚古其善之最肇自

項妝漆鬋曠滌塵雖違呼遠篤辱不遐遺而恒尋夢
路尚漸居索所惜隱而未見天驟東箭贊曰

濬之英英雅潔不伍時分秀利刖我爰土

元敬

元敬意度騰越論議崇弘言必稱古志將用今動斯
存禮行不由徑雖以爽奼之期而歸然長宿之表綿
細領頷夙而後巳肇少君一歲辱友最遙入室需香
嘅衕駐蓋雖川含芥拾本出仁寬之量而翹附拘續
無勝救益之感永言同心遐期童頂贊曰

方冠長裙典刑茲存惇風抗塵哲哉令人

好問

好問天生物則帝降人心譬如桓宮坐皿不溢不頃敏學追古恒猶不及積思遠效不安小知輔仁友德猷亦隆哉贊曰

人爲允臧粹冏靡疾親之潛蒞翰彼長日

麗文

麗文止水爲心靜山成性抑之不汚抗之靡高求古劇嗜炙之精嚴修辭匪轉石之眞重素位亾諂安節

不尤展矣厚資凝然遠器足以潛冏玄化坐鎮澆風千年叔度其殆庶乎贊曰

金欽其苦玉不露角洸洸百鷙寶哉一鶚

次明

次明儀度明粹格態靖謐智照物先幾通事隱將居官守之域應枚䇿季之科矣瓠翰之事特臻其巧而熏茗文抗標照留情蔓掖王恭之廍知愧毛曾之絁

[illegible]曰

[illegible]素淨牛刀之才可使從政

封叔

封叔敏自華門聿典懿質挺高遐之卓志厲沈潛之茂業揚鑣藝圃無退履之跳飛轡詞林速篇雲之力年逾弱冠地已兼人要終之就誰涯誰閱東南之美表後先者乎贊曰

琚珩其相椎鑿騰騰章華陸離千載南鏐

附一人

張布予門士也天分甚明御就銜勒亦一乏駕

西州合譜

嘉定張鴻磐

崇禎庚午冬十一月十二卧病忽憶汪子予彥對榻而宿雨聲涔涔俯仰今昔不成寐因數生平知己中道淪喪如乙丑冬客都門聞海陽徐田仲之訃丁卯春唐元常殁於燕邸戊辰春失李爨仲己巳二月歸自齊安而李長蘅先生殁二十日矣又一月而張彥雍繼之自此摧折心腑無復生人之樂今年病瀕死又聞張叔維化去六年之中先後零落六人矣余一

病浹歲不起倘一旦朝露地下應不寂寞乎少焉寐而夢夢以一册授李子僧筏令寫長蘅檀園田仲司馬公署叔維西泠寓舍元常梅花庄彥雍南城別業爨仲松濤閣各爲一圖且告之曰此余與諸君子討析理道默宕文酒之地也余既思其人而不得見庶幾展卷披圖怳然遇之覺而異之翌日亟以語僧筏無忘此緣凡僧筏所未至余一一爲指點其境圖成出示舉目愴然西州之慟爲淚下不能自止也嗟夫古之人如王摩詰之輞川蘇子瞻之雪堂羅昭諫之

汴河客舍宋延清之陸渾中劉長卿之灞陵別業沈休文之八詠樓千載之後過其地而欷歔憑弔流風餘韻不勝悒也余二十年師事長蘅先生檀園春秋之辰雪月之夕客未嘗虛座余未嘗不從有無憂慁無不過先生與彥雍而是謀者檀園與城南每望而如歸元常多四方之游或隔歲一造其梅花之居爨仲松濤閣或經月一詣而相知之真皆二十年如一日也甲子乙丑客於田仲武林署中傾蓋定交有國士之感時叔維亦寓西泠湖山風月得與叔維共之

以盡十年之懷叔維有送余北游詩云看花泛雪情俱韻汲水尋僧迹尚新蓋實譜也借也諸君子之中唯田仲少效於爲郡而未竟其用長蘅三上春官賫志以終至於彥雍爨仲老於青衫叔維元常老於布衣天之於諸君子可謂嗇其遇矣要以孝友爲經詩書爲緯咸無適俗之韻出處離合不必同也余之交於諸君子俱託性命瀝肝膽以古人相期師友久暨不必同也若諸君子之交情長蘅則稱合併矣長蘅而外未必皆有平生權而余抵掌論交動必稱諸君

子則諸君子之交情未始不點脉於余之心也九京而下神明往來安知諸君子不脉脉於夙昔開尊下榻背茶看畫之地乎夫輞川諸跡與諸賢之名並美千古而人不必一其地地不必一其世今諸君子遠不出數百里之外近不踰南阡北陌之間風雅相尚意氣相得古今所難獨俯仰之間遽成陳迹悲夫是圖也誠一室之西州也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展卷披圖恍然已見諸君子之風流豈待泝輞川登雲堂而後想見摩詰子瞻諸賢也哉乃遂題曰西州合

西州合譜　八　三

譜凡述所夢以紀作圖之緣如此又六日小至忍菴道人張鴻磐記

檀園

李長蘅先生文章書畫妙天下所居檀園室宇亭樹皆饒有畫思望而知爲幽人之宅好武林山水嘗欲移家入泉亭桃花塢自魏璫竊柄毒流正人先生既罷上公車而西湖亦起璫祠先生有答聞子將詩云西湖如沸羹豈以此易彼益先生從此決避世之志矣乃於園中復鑿曲沼開滴軒通修廊栽花灌木若將終老焉四方問字之屨及窮交故人乞一水一石以終其世者塡戶外無不厭所欲而去余家相去僅數武晨夕得侍兩文先生以小友呼之有逾於東坡之與王庠者彌留之際余楚游未返先生惓惓問歸期不擬比歸而先生已死嗟乎余實愧先生矣

司馬公署

余客於徐田仲田仲館余於湖上俾得盡湖山之勝時田仲以郡丞綰五篆文檄旁午而尊酒論心必及古今成敗之事吉凶感應之理玄言譜致使人自遠

西州合譜　八　四

居官有循吏風西湖之人至今思之若慈母餘事爲詩作書都有古法家黃山白岳間每欲爲余辦買山錢因勸卜鄰此意甚眞余心識之是秋田仲擢守括蒼期余同行不果田仲未之官而疾歿司馬公署乃武林聚首之地也

西泠寓公

張叔維書筆宗黃北苑吳仲圭生於虞山游跡終歲多在西湖自號西泠寓客故煙嵐出沒善得吳越諸山之神詩才淸逸尤妙於七言絕句程孟陽先生數

稱之爲人孤介自守苟非意氣所合縱王公要人黃金白璧浼焉去之青山賣人即分散貧交或買舟泛酒挈伴湖山間不留一錢眞異人也

梅花庄

唐元常爲王洪洲侍御館甥少即力於古文詞慷慨尚意氣先人緩急有烈丈夫之風侍御愛其才館穀之於家凡所著述多商略焉余辛亥困於風牙往依侍御與元常定交已而侍御分湫村宅傍梅竹十畝爲元常卜居戊午春堂成古梅晚花燕竹早筍余十

宿元常之舍有贈新居詩云欲邀風月更何地長與琴尊對此君元常屬書之壁是歲秋及辛酉壬戌癸亥又數過皆再宿聯床夜話往往達旦未嘗不共歡侍御之殁悲古人不復作也甲子元常游燕丙寅余於都門別元常南還遂不復見矣悲夫

南城別業

張彥雍博極群書凡諸史百家內外典無不通曉溢爲詩文有萬斛泉之勢倒峽之業亦若瑤草瓊英滿發周冊識者貴之中年不遇又善病閉門息交遠絕之居非余輩二三子不爲啟關也己巳春余將遊越而彥雍寢疾甚乃留與歸子子便共視其臥起醫藥者一月彥雍死余經歲不忍入南城蓋巷無居人矣

松濤閣

李懿仲詩才清敏書法遒古尤長於隸丈大字英標格有玉樹臨風之槩余每過濤閣彝仲必手瀹佳茗覓名酒出新詩吟諷信宿不忍別爲人情深而外嘗漠然人或以此少之垂髫相得廿載無間余一人而已

吳風錄

吳郡黃省曾

自吳王闔廬造九曲路以遊姑胥之臺臺上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作天池泛青龍舟舟中盛致妓樂日與西施爲嬉白居易治吳則與容滿蟬態輩十妓遊宿湖島至今吳中士夫畫船遊泛攜妓登山而虎丘則以太守胡纘宗創造臺閣數重增益勝眺自是四時遊客無寥寂之日寺如喧市妓女如雲而宅所則春初西山踏青夏則泛觀荷蕩秋則桂嶺九月登高

鼓吹沸川以往

自吳王光僚骨肉戕殺至今九族昆弟互謀交爭鮮有親睦者

自周里披裘公季札范蠡輩前後潔身歷世不絕時時有高隱者永樂中有王賓氏

自漢蔡經居胥門而王方平麻姑會于其宅魏伯陽作丹飛昇楊羲陸修靜輩入句曲山學道至今吳下好談神仙之術然靡然之卒皆無成最下者造黃白僞金謂之茅銀用此欺購者衆

自梁鴻由扶風東方朔由厭次梅福由壽春戴逵由剡適吳國人主之愛禮包容至今四方之人多流寓于此雖編籍爲諸生亦無攻發之者亦多亡命逃法之奸託之醫卜群術以求容焉

自梁武帝好佛大興塔寺竺道生虎丘聚石爲徒講涅槃經石皆首肯支遁入道支硎山海上浮二石像于開元寺至今虎丘開元每有方僧習禪設會講二三月郡中士女渾聚至支硎觀音殿供香不絕

自六朝以士好嗜詞賦二陸擅其英華 國初四才

子爲盛至今髫齔童子即能言詞賦村農學究解作律詠

自王謝支遁喜爲清談至今士夫相聚觴酒爲閒語終日然多浮虛艷辭不敦實務

自梁王侃明三禮孝經論語撰禮記講疏五十卷論語義十卷陳張中撰春秋義喪服義三卷孝經論語義十卷隋褚輝撰禮疏一百卷而陸元朗論撰尤多至今吳人善著書然喜裒集文章雜事無明縈篤實而通經者

自吳曹弗興畫赤龍兵符圖畫龍水傍應時雨足張僧繇丹青絕代而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點睛者飛去張璪雙管爲生枝枯枿入神品滕昌祐花鳥何充寫貌至今吳人善畫者多

自張弘善篆張彭祖善隸右軍每見其縑素尺牘則藏之張旭草書入神品至今吳人善書章草稱宋克能品稱徐有貞李應禎吳寬而邈入於晉者惟祝允明得變化之妙

自錦謙善碁石荊山善琴呂彥直善雙鉤張珙善刊

鐫至今吳中多碁客琴師雙鉤然逐利而爲無古人自得之妙

自朱勔創以花石媚進建節鉞而太湖石一座得銀碗千役夫賜郎官金帶石封爲盤固侯壘爲艮嶽至今吳中富豪競以湖石築峙奇峯陰洞至諸貴占據名島以鑿琢而嵌空妙絕珍花異木錯映闌圃雖閭閻下戶亦飾小小盆島爲玩以此務爲饕貪積金以充衆欲而朱勔子孫居虎丘之麓尚以種藝壘山爲業游於王侯之門俗呼爲花園子其貧者歲時擔花鬻於吳城而桑麻之事衰矣

自蘇郡旦以韓氏書史受諸將賄至今吳人好遊託權要起家永樂時附于權臣紀綱者有陳湖陸氏張氏正德間附于閹人劉瑾者有湯氏家無擔石者入仕二三年即成鉅富由是莫不以仕爲賈而求入學庠者皆指百金圖之以大利在後也陸家宰黷貨萬餘以寘濠黨謫戍陸太守營新宅甲吳中今歸宅人天道雖不爽而貪者尤甚然持廉而不營産者則目爲痴其廉行最著者御史陳祚副使陳琦郎中張瑋

自元氏海運用海民朱清張瑄而瑄子文虎遂以戶部尚書領漕取路大洋旬日達干直沽由是朱張二氏得以交通諸番貿易古刻官蘆販鹽行劫第宅遍于吳中瑄妻傷氏美而悍別建第於乘魚橋謂之四夫人府後沒籍二氏特立提舉司專典其金帛至今吳人有通番求富者並海崇明三沙效民多以行販鈔掠爲業

自沈萬三秀好廣闢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競以

書生惟藉進身爲殖生階梯鮮與國家效

忠
自顧阿瑛好蓄玩器書畫亦南渡遺風也至今吳俗
權豪家好聚三代銅器唐宋玉窯器書畫至有發掘
古墓而求者若陸完神品畫累至十卷王延喆三代
銅器萬件數倍於宣和博古圖所載
自正德中吳中古墓如城內梁朝公主墳盤門外孫
王陵張士誠母墳俱為勢豪所發獲其殉葬金玉古
器萬萬計開吳民發掘之端其後西山九龍塢諸墳
凡葬後二三日間即發掘之取其歛衣與棺傾其尸

于土葢少久則墓有宿草不可為矣所發之棺則歸
寄勢要家人店肆以賣乃稍稍輯獲其狀胡太守纘
宗發其事罪者若干人至今葬家不謹守者間或遭
之
自曹太守鬻物於民皆有舖戶答應十其入而一其
價在昔已有曹平分傳口奪之謠至今郡縣刻剝舖
戶嘉靖十二年霸州王儀以御史來則鋪戶一切革
之
自郡守徐親信吏胥門隸往往成富人至今為吏胥

門隸者皆以刻剝訟人為事而隸人之害為尤甚一
人之正十人之副與吏胥因緣為奸買票出則橫行
動輒索數十金其富而訟者粮長之欲脫務其逋者
所賂尤多
自劉氏毛氏創起利端為鼓鑄囤房王氏債典而大
村名鎮必張開百貨之肆以榷管其利而村鎮之負
擔者俱困由是累金百萬至今吳中縉紳士夫多以
貨殖為急若京師官店六郭開行債典興販鹽酤其
術倍剋於齊民

自江右宸蕭山提學來吳毀七塔朱明二尼寺以業
宦室胡太守又毀景德等寺為子游等祠公館且往
往餽贈勢顯由是自城至於四郊及西山一帶率為
權豪所奪為書院園圃墳墓而吳之叢林無完者矣
至于黃縣令韓希效則又盡撤古剎以贈權門貪夫
否則厚估其值令釋道納之大擾郡中至今未巳
自郭令信任鉅富粮長納其賊賄千萬以致粮長倍
收人戶吞併鄉民莫之控訴而粮長自用官銀買田
造宅置妾百費則又賂半于小戶詭言其逋至今依

長虎噬百姓以奉縣官
自張士誠走卒廝養皆授官爵至今稱呼椎油作麪傭夫爲博士剃工爲待詔家人奴僕爲郎中吏人爲相公
自吳民劉永暉氏精造文具自此吳人爭奇鬬巧以治文具行路者乃贈郡縣故郡縣官此者爭索文具於民若長州郭田二令相繼挾千副以任至今爲民害未已云

吳中往哲記

吳郡楊循吉

勳德第一 凡四人

葉文莊公盛　武功伯徐公有貞
尚書楊公翥　都御史韓公雍

葉文莊公與中釋褐給事兵科抨騶將楊俊讀疏廷内舉臣震恐由是諫垣益重歷踐既久物望咸歸乃以都御史兩鎮北邊一巡南畿所至公署扁五大字曰不敢負朝廷每履一任而歸舟無私載惟將書史

數十餘而已晚歲登吏部侍郎雖爲貳佐天下士大夫猶特憚之倚以爲準高峻之節屹立朝端未嘗以公柄私恩親故羈於仕所著書殆幾百卷篤學精博爲一時首稱

武功伯徐公有貞夙負高才談鋒文氣竝英邁莫敵治水章秋救免泛溺之患景泰末歲贊决鉅策忠重捐軀竄寓再朗書日三接遂爲儒臣之極遇一時靡堂大謨盡悉預參裁朝野聳望不幸讒構中作幾陷於死賴 天子明聖得末減爲金齒之謫躓旋桑梓

能以憂患自外放情管絃泉石之間若忘其先貴[illegible]
宿乞文崇朝坌集援毫數行輒[illegible]收去用是亦不
落寞閱世六十餘甍議者謂公人物殆花門游物望
不但爲吳之增重
尚書楊公仲舉從軍武昌楊文貞公適以流落相遇
遂締爲布衣交廬陵旣貴首被登薦　景皇帝在邸
時爲宮僚以醇謹見重景泰初用舊臣爲禮部侍郎
方是時從潛之臣無踰公者僉云樞筦可俟而公獨
奉身以還吳宦橐清貧至居無安泊之處寓棲故人

家耳北虜也先旣革心向化詣　闕表賀　景皇帝
製衣一襲面命服之以覘其修短焉公手疏乞時朝
太上皇帝受尚書以歸及家居猶寒素如故不以
身被上知少見於顏色歲時或詣郡縣展禮布袍角
帶獨立堦下未嘗先通於閽人及甍子津方八歲朝
京師　景皇帝親引入內賜果餌遂授吳縣主簿天
順初罷及朝廷追理一時柄臣公獨以靜退得免劇
奪或傳猶以前奏故也公忠厚有雅量時稱長者必
曰楊尚書

都御史韓公永熙弱冠時爲御史江西巡按
敘一道驚服年向三十已爲都御史復治江
政令皆永用爲例如江南用周文襄也以兵
浙務不屑省事日務游覽以需再召兩廣蠻
果扳公往伐追斬至大藤峽威名大振賊悉
匿熙皞公乃晝治梧州以身爲南中巨鎮自
憑險時出爲患及公旣中大伐始知以保命
敢復持戈鋋攻劫至其沒後十餘年猶然則
慴人也進士吳文舉奏立祠於廣祭以春秋

剛介第二　凡三人

僉事陳公祚　　御史練公綱
長史顧公昌

僉事陳公永錫生有勁氣永樂進士也選入翰
天筆親授河南叅議坐與同寮交訟配均州舶
載㢧居粗食教子共之宣德更化復由白衣起
察御史上疏勸讀大學衍義由是得辠與骨肉
人同繫下錦衣獄凡五年蘇有二義士王處常
廣爲斂錢饋　食英廟御極赦出復以前官巡

廣坐劾　遂王更得罪當斬會王事亦自發乃得以前奏不繆免死三歷顛危弗移厥操後爲福建僉事鄧茂七起時獨以病在告不署事得無罪而司皆謫至驛遞小官惟公獨完秩致政歸人以爲忠公之報焉

御史練公從道土木之役以太學生獻中興十二策大順初入臺嘗因朝會抗劾羣臣　王陛宜宥猶不能奪其直論朝綱欽遊巡鹽淮上獨按李駙馬罪觀其軀幹僅如中人而機慧內朗吏牘精通一措足未

嘗不以公法自律再巡福建按一布政使被中解官歸然剛梗之風没齒不屈

長史顧公德輝清介絕俗平生未嘗受人一蔬之饋晚歲致仕家居詣人家嘗不飲食留之輒起去或主自啜茶公對之淸談而已雖遂去數里寧饑渴而歸其爲人剛嚴高峻堅不自汚視古廉士無慚焉

高逸第三　凡四人

王先生賓　安節龔先生大章

邢先生用理　杜先生瓊

王先生仲光志不願仕因自壞其面貌終身獨居無妻子髮髻布袍游行市中以賣藥自給所至羣兒隨焉郡守姚善枉謁衡門先生窺戶間見輿僕森列呼曰勿驚吾母踰墻逸出姚守他日郤儀從獨候門下始接爲操坐受拜以道誨之若師弟子也姚少師既貴歸亦來訪弗肯見之方盥掩面走吳隱君子宜爲冠

龔先生大章崑山老儒也躬秉特操窮伏田間肆力羣書著述不輟周文襄公嘗累候其家諮質治道因

兩薦爲松江太倉教授皆堅遜不就先生善記　國初典故至於文移案牘皆能誦之不遺有田三十畝仰食耕作晚歲獨與一老婢居破廬中種豆植麻詠歌自適勿有所詣無遠近皆步或勸稍就舟楫先生曰生吾足將何用哉歿年八十餘門人私議曰安節先生

邢蠶齋先生用理亦不娶併僮僕無之所居室中盡列古書無所不覽薪水之勞皆身自爲之日惟炊一黍分而食焉未嘗得一暖食敗牀破被蕭然如野僧

之居也及抑之經史傳記無不知者客至惟清談不設湯茗有前輩數人毎詣之必袖錢以往午則買食他處復就談焉老得疾歿所藏書皆為門生持去

杜東原先生用嘉為人醇和安定博通經史詞翰與其人品俱重一時郡守况伯律雨薦之皆固辭不赴晩歲持方竹杖出游朋儕間逍遥自娛號鹿冠老人歸則桑羹糲食怡怡如也家有小圃不滿一畝上築聽綠亭時亦以寓意筆耕求食僅給而已不見其有憂貧之色浩然自足老而彌堅雖古人無以加也尤

善畫層巒疊嶂師董源年八十一卒

著作第四 凡八人

俞先生貞木　檢討陳公繼

副使張公和　叅政劉公昌

長史陳公紹先　祭酒陳公鑑

進士鄭公文康　訓導陳先生頎

俞先生貞木其祖曰石澗先生精於易著書百卷世居吳城郡學之旁木不幽媚代習儒業先生文亦暢達嘗蔣貴之仕為都昌縣丞

檢討陳公嗣初為人長者永樂中楊文貞公薦入翰林特被　知遇毎有顧問必在上左右老而居吳多閑故實德尊行成咸仰以為宗工焉稱曰陳五經家有綠水園吳中稱衣冠之族為第一

副使張公節之邲一目既仕猶學讀漢書必三十過從學浙江歿浙士數百來賻哭哀之如父文有篠菴集

叅政劉公欽謨早歲頴悟書過目不忘廷對以公字立説頗忤時宰抑不得及第乙巳之歲虜寇充斥作

權論景泰史局開首預掄選作史論提學河南搜集殘碑作中州文表又作河南志晩官廣中悲憶太安人作炎臺慟哭記以家在吳作蘇州續志褒撮聞見作懸笥鎖探記錄游內人物作叙士平生所歷大都曰金臺南都曰雨花臺河南曰嵩臺廣東曰粤臺蘇曰胥臺故有五臺集葬文莊公則其知巳然未嘗干薦故不得大用

長史陳公紹先文質實書亦清媚家居後以筆硯食厚德人也年九十三歿

祭酒陳公緝熙未仕時嘗曰吾得爲錢塘令足矣及第爲詞臣有文名作大字勁健奇古嘗代珍之官終祭酒

進士鄭公文康崑山人生有疾第後不受職歸臥山林其文鬱茂有氣官雖不達清望犖然

訓導陳先生永之爲人清介中歲遂致仕其文醇和平淡所論說長於諷刺所著有閒中今古

風雅第五　凡十一人

劉先生原溥　張處士淮

沈氏二先生貞吉恒吉

僉事劉公鉉　陳先生完

徐先生庸

陳氏父子二處士體方大和

進士奚君原啓　院判劉君庚

劉草窻先生原溥爲人氣高詩亦豪放爲御醫在都下每觀人詩未嘗有愜意之作俯視一時騷壇之士若培塿焉心所許與雖唐宋古人亦攻論不借與郭登湯胤績同稱吟豪

張處士淮源貧甚落魄詩出口便成且新麗自不知有才也破衣垢面與尋常人等合肥徐誌以詩人自負謂蘇無詩人見淮源舉筆驚伏不已後爲富人賭賦牡丹百篇一宿而就餉穀三十石性好酒朝暮不離杯勺竟以醉墮死水中

沈氏二先生兄曰貞吉號南齋弟曰恒吉號同齋相城故家皆工唐律兼善繪事每賦一詩嘗一障必累月閱歲乃出不可以錢帛購取故尤以少得重家庭之間自相唱酬下至僕隸悉諳文墨並年八十餘

僉事劉公廷美詩句清圓武功伯吟友也棄官時頗未白家有水竹之勝其書尤精妙人不易得時稱鑑古

陳先生孟賢五經之子吟詩月鍛月煉必作貴重諷之聽者愛焉有侍姬曰梅花居士掌筆墨一時有孫繼康王孟南皆享高壽俱能詩

徐用禮本富家以詩著其吟詠大抵長於香奩之作亦膏粱之餘習也年亦登八十

陳體方老儒也詩思緻捷而嗜酒嘗從人乞飲飲時

隨所求詩累篇輒成或但曰古而已毋設人拈向壁作詩必先索酒時有美句將妖頭戴野花肩輿遍游田間狂醉三日乃捐世去其子曰陳大和

陳大和詩亦清美一生恒游僧舍號無住髮僧所賦詠多禪語平生蹤跡非西峰則東嶺自來吳中詩人能放浪水石間者一人而已一日醉妖友人家

進士奚君原啓好吟詩以徐字爲韻凡賦數徐久游場屋始得第題坊曰老杆

院判周君原巳詩亦饕忠厚吾得其詩未嘗不三嘆

兼善小楷今殁矣吳中失此詩人復何可得

豪俠第六 凡四人

常熟劉以則　長洲沈孟淵

玉雪朱公子　陸孟昭參政

劉以則常熟人富而好客雖挾巫卜小技往謁之無不有所贈名聞江湖過陽山花家見其門繫耕牛數十頭嘆曰此賣牛牙郎家耶不交禮竟去

沈孟淵相城儒家也被薦不受官終身遯處好自標置恒着道衣逍遥林館之間毋日設數筵酒食以待客至若無客則令人於溪上望焉惟恐不至也

公子朱玉雪將家子豪邁不羈盛服肥馬往來士大夫間人許其豪武功伯之歸也日奉以游山水酒饌絲竹之費傾家不吝本不甚知書而特好詞翰武功有游山長短句數闋皆與之游

陸孟昭參政平生慷慨多交爲刑部郎中在都下時諸司士大夫無不識者而皆與之善庭上恒有數十客門外之車馬未嘗絕也未交者或來交孟昭或孟昭往交一見歡然一時朝紳與交者殆十七八後竟

以讒歸其人大抵豪傑士也

冠衲第七 凡三人

張皮雀　隆菩薩

喫肉和尚

張皮雀手持皮雀兒引拳兒童爲戲恒有數十隨之亦能青天致雷人覩其裸童身也

永樂中欲杜釋源藉童行皆謫爲邊士吳僧隆菩薩表求焚身救之許爲積薪坐其上圍以刀戟擁焚未至口吐三昧火自焚肉盡而枯骸植立節節不墮諸

者由是皆赦今吳中有燒身圖也
喫肉和尚不知何來無名字游丐吳中將十年能食
肉一頓盡數十斤或四五日不食其色黄瘁而神清
扣之無答夜宿北寺門下巡按御史王濬親臨視之
亦坐不起也惟摸其帶笑焉炏時謝諸嘗施食者爲
乞水飲二三石盡洗腸胃乃化

說郛續目録

弓第二十三

見世說　趙瑜
香案牘　陳繼儒
女俠傳　鄒之麟
貧士傳　黄姬水

兒世說

天水趙瑜

屬對

蕭金龍

金龍五歲同弟召見帝以果分賜金對曰一盃果子賜五歲之神童曰三尺童蒙對萬年之天子

王鏊

文恪兒時學于舅氏嫗遣婢饋茶公戲執其手舅聞試之曰奴手爲拏此後莫拏奴手公曰人言是信從今毋信人言

李東陽

文正舉神童入朝不能踰門限　帝曰神童足短曰天子門高・　帝置之膝上時父伏丹陛　帝曰子坐父立禮乎曰嫂溺叔援權也

程敏政

篁墩舉神童李賢許字以女指席間果試曰因荷而得藕曰有杏不須梅

言語

王雱

雱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雱何者是獐何者爲鹿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

徐穉

穉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楊億

億十歲太宗召見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

劉晏

晏七歲爲正字入禁中起居貴妃妃置膝上親爲畫眉總髻上問曰卿爲正字正得幾字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

排調

何妥

妥八歲顧良戲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

孫玄之

玄之八歲虧齒先達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曰
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江從簡
從簡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
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
覺唯歎其工
文學
庾子輿
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

兒世說　八　三

用自苦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宗懍
懍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
祖瑩
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瑩于灰中藏火父母
寢然後燃火讀書先以衣被蔽窗戶恐漏火光爲人
所覺〃外呼爲聖小兒
注
孙六歲依外家貧無以資給注乃竊於園中燃

薪寫書誦讀
劉歊
歊十二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
答皆有情理
王敬仁
敬仁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答云見敬
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
楊烏
子雲言吾家童烏九歲預吾玄文

兒世說　八　四

楊炯
炯中童子科授校書郎十一待制弘文館
謝幾卿
幾卿十二補國子生齊文慧太子自臨策試辨釋無
滯
劉晏
玄宗封泰山晏八歲獻頌命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
授太子正字
賈黃中

黄中六歲知章閣事七歲神童及第父玭取書與其身等高令誦之謂之等身書

陶弘景

弘景四歲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

彊記

長孫紹遠

紹遠十三王碩試以月令誦一遍誦之若流

虞荔

荔九歲陸倕問以五經十事對無遺失

兒世說　五

賈逵

逵五歲不能言其姊每携聽隣塾讀書輒默識後一能言便誦之如流

王粲

粲十四誦道邊碑背誦不失一字

應奉

奉兒時凡所經履莫不暗記

昭明太子

昭明五歲能讀五經顧野王七歲讀五經張九成八歲誦六經

至性

范宣

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袁君正

正數歲父疾晝夜専侍人勸暫休曰尊患未瘥眠亦不安

王充

兒世說　六

充兒時不妄狎儕倫不掩雀捕蟬

劉殷

殷九歲因母思堇號於澤中得堇數斛又於籬下得十五鍾粟

駱統

統八歲年饑統飲食衰少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

王修

修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修社會修感念

亡母哀甚初喪隣里爲之罷社

鮮于文宗

文宗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明年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殷陶

陶十二喪父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柩在獨居廬不動

黃香

香九歲失母思慕憔悴事父夏則扇其枕簟冬則温

其衾席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楊香

香十四隨父穫父忽爲虎曳去時香手無寸鐵乃搤持虎頸虎驚逝父得免

宿倉舒

舒自賣與王氏得大麥九斛以養母纔七歲後官上黨太守

牖識

岳杜

杜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此可易酒何用剪髮澄大驚

司馬光

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水甕中羣兒驚走公取石破其甕兒得出

文彦博

潞公幼與羣兒擊毬毬躍入柱穴中公以水灌之毬浮即出

荀攸

攸祖曇廣陵太守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時攸年十三疑之謂其叔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乎推問果亡命者

自新

蕭思話

思話十歲好騎屋棟打細腰鼓隣曲患之後折節有令譽

恬裕

陶季直

季直四歲祖父以四兩銀列置前令諸孫各取一季
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

王泰

泰數歲時祖母散棗栗於牀羣兒競取之泰獨不動
媼問之曰不取自當得賜

孔融

融四歲與兒食梨輒引小者人問之曰小兒法當取
小者

朱虞愿

虞愿四歲中庭橘熟人競取之愿獨恬然

方正

何晏

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爲
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之曰何氏之廬也
魏武知之即遣還

杜根

根十三入太學號奇童貴戚爭貴之書竝不發壁藏
之及後捕按貴戚賓客書封如故

張元

元六歲祖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曰不能褻露其形
於白日之下

師友

荀奐

奐十二通春秋論語齊玄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

魏照

童子魏照求事郭泰供給灑掃曰經師易遇人師難
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言志

李宗諤

宗諤七歲恥以父任得官後舉進士三館兩制不數
年如父職

郭泰

泰十四母使給事縣庭泰曰大丈夫安能斗筲之役
乎乃遊京師

陳蕃

蕃少庭宇不掃薛勤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曰

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獨孤及
及兒時讀孝經父曰兒志何語曰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
宗慤
元幹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
浪
褚淵
淵生母求寶物於嫡母淵曰但令淵在何患無寶後
見世說　六　十一
爲司徒
賞譽
王儉
儉幼篤學叔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
耳袁粲見之曰宰相之材也栖栢豫章雖小已有棟
梁氣矣
王僧祐
僧祐少便聰悟叔父景玄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
不作率爾人

謝安
安四歲桓彝曰此兒風神秀異當繼蹤王東海
李禮成
禮成七歲其姑曰此兒平生未嘗回顧異日必爲重
器
索琳
琳八歲父靖曰吾兒廊廟之才州郡吏不足污吾兒
也
劉孝綽
見世說　六　十二
長史幼聰敏王融深賞異之嘗歎曰天下文章若無
我當歸阿士
異徵
張鷟
鷟五歲夢大鳥五采降於家占云文章瑞國
江淹
淹十三於樵所得貂蟬將鬻以供母母止之曰此汝
休徵也
闞澤

齊十三夢兒名字炳然在月中

徐陵

陵數歲家人攜候寶誌誌摩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

李嶠

嶠兒時夢人以雙筆贈文日有名

豪豪

傅亮

亮四歲能解衣與人無吝郗超稱其才名過乃父

郗肅

肅十五好爲奇計周瑜提兵過候肅併求資糧肅家有二囷米三千斛指與瑜遂相結納去

荀美

美七歲蘇峻亂美隨父在石頭峻愛之置膝上美還謂母曰得一利刃于足以殺賊母即掩其口

將畧

錢鏐

鏐幼與羣兒戲大木下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有法

曹彬

彬週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于前觀其所取以覘終身之業彬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後爲樞密使相

齔漏

李嶠兒

中宗召蘇頲及嶠子時皆同年帝曰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者言之頲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李

日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帝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香案牘序

甲午三月郡文學就試荆溪余出城南讀書孟直夫郊居不五日而客有跡者芊緜相倚余與客班坐樹下視樹影所至輒起遷席風日淡宕則枕籍紅花田以隱囊博山酒鎗佐之有古陶斗柄如鸚鵡啄腹如瓠丹砂繡蝕厚如指甲者數片班班桃花色而斟酒有異香蓋三代物也出以酌酒客爲引滿已忽聞林端反舌聲時改夏矣而聲小澁余戲指之曰何異文通才盡又笑曰豈老氏多言數窮耶客亦大笑辭去

余與直夫退而相對起居無恒時憩磯頭橋畔布衲竟博落落不知何如人村中父老小兒習余無他則剪薔薇花縛蔬莽饋余余愧謝不能當已復余山人又摘茶餉余試以惠泉斛犁泌筍蕉衣竹粉麥麩北窻爲枕書而臥臥起抽一編讀之則浮雲山道士仙史在焉出道藏鹹字函卷三十有二所載古今眞人列仙四百四十有七顧其言不雅馴余與直夫汰而洗之存其奇逸可喜者稍爲一卷以資麈尾其名香案牘者何居曰仙牘王宸吏司之如項羽所謂書不通記名姓而已淸懶居士陳繼儒志

香案牘

吳興陳繼儒

軒轅

帝列珪玉于蘭蒲席上舂雜寶爲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爲泥言野分州別其尊卑華戎之異濟南人獻明堂圖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蟻蛣大如牛羊螾大如虹以應土德

尹喜

文始先生生室中陸地生蓮花結草爲樓精思至道

范蠡

蠡好服桂飲水賣藥蘭陵於北邙山得仙異

鬼谷

秦時疫死者有鳥如烏銜草覆其面遂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賫草以問先生云此瓊田中養神芝其葉似菰而不叢生一葉能起一人

介推

子推與趙宣子遊且有黃雀在門上晉公重耳異之後見東海邀爲王俗翁賣扇

陸通

楚狂接輿好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在峩眉山

鹿皮翁

岑山頂有泉人不能到鹿皮翁作轉輪懸閣梯道四間上其巔

阮丘

丘耳長七寸口中無齒

玄俗

俗日中無影

白石生

生煮白石爲糧問之何不霞舉笑曰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間爾時號爲隱遁仙人

宋來子

來子常洒掃一市

古丈人

嵩華松下古丈人一女子二曰老人秦之役者女宮人合爲殉幸脫驪山之禍匿此

董謁

諷乞犬羊皮爲裘編荊爲牀聚鳥獸毛而寢性好異
書見輒題掌還家以片籌寫之舌舐掌爛人謂諷掌
錄而舌學

季充

充號負局先生伏生十歲就石壁中受充尚書授四
代之事伏生以繩繞腰領一讀一結十尋之繩皆成
結矣充餌菊术絕句不語人問何以答曰世間無可
食亦無可語者

孟岐

岐常云見周公旦抱成王以朝于周廟岐時侍周公
陞壇公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遺岐岐常
寶執每以衣袂拂拭笏笏今鏡欲折耳

黃安

安坐一神龜廣三尺行則負龜而趨曰伏羲氏始造
網罟獲龜以授我背已平此龜畏日月光三千年一
出頭我坐此以來龜出者五矣

涉正

正閉目二十年弟子固請之正乃開目有聲如霹靂
而閃光若電已復還閉

孫博

博口中吐火指樹火生葉旋焦枯又能于水而布席
作樂使衆人舞于上不沒不濡引鏡爲刀屈刀成鏡
積時不改

班孟

孟坐空虛中與人語又能入地初沒足至腰及胷漸
漸但餘冠幘良久盡沒又噀人屋上瓦瓦飛入簷楣
紛如落葉

郗融

融取杯咒成龜煮之可食腸臟皆具而杯成龜殼煮
取肉則殼還成杯矣

王興

秋長山洞穴中有千歲金蟾蜍山頂有瓊花木徑八
九尺葉如白梔花如芙蓉香聞數里興常見之

桐君

君入山得鳴石雜春碎爲藥服之有聲氣雜色丹大
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吳寶鼎元年貢琥珀燕置

靜室中時一鳴翔此之類也

趙丙

丙舟行遇人酌水爲酒削一桴爲脯並得醉飽

王喬

武陽北平山有白蝦蟇謂之肉芝王喬食以仙去武陽山祠有三王喬一太子晉一葉令王喬一食肉芝王喬

周大賓

賓善鼓琴彈獨絃而八音自和以教廉長生孫廣用

廣用即孫登也

安期生

生以醉墨灑石上皆成桃花

彭宗

宗能以一氣誦五千文逼爲兩過音清暢

司馬季主

季主顏如少女鬚三尺黑如墨有子二男名法育女名族華俱在委羽山

王探

探師司馬季主與人行身散雲霧或屹立平地俄起崇山

章玉子

玉子含水噴成珠玉與弟子行各乃泥爲馬乘之一日行千里

唐公昉

公昉昇仙雞犬皆去惟鼠惡其穢垢不將鼠自悔一月三吐易其腸東廣微所謂唐鼠是也

朱仲

漢高后下書募三寸珠仲齎珠詣闕會元公主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景帝時又獻三寸珠數十顆

劉安

淮南王安見太清仙伯以坐起不恭謫守天廁

劉京

京授九子九子王公公時已七十歲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

梅福

墨池在南昌縣水竹幽蔚王右軍典臨川郡日每過

此盤礴不能去因號曇池先是福種蓮花池中冀日生爲我佛身爲我榰形爲我辱妻爲我毒遂棄妻入洪崖山

梟巴

廬山廟有鬼物能使江湖中分風舉帆巴下檄勒鬼踪跡鬼走齊郡化爲書生談五經太守妻以女巴勑殺之空中刀下狸頭隨地太守女已生一兒俄化爲狸亦殺之

孔元方

元方以杖拄地一手抱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酒盃倒飲之

李意期

人有說四方郡國宮觀市里期即撮土成之經見者詫其酷類但纖小耳

張仲常

仲常埋甕室下封妻子蟲飲恣飽葷血及發甕已多皮甕中經日不腐

王喬

喬葉蒙城東自成塚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之或云桑橋山即太子晉

趙威伯

威伯善嘯若衝風之激長林衆鳥羣鳴須臾雲翔其上寅霧四合零雨其濛

劉偉道

偉道學仙仙人試以白髮一莖懸十萬斤巨石鼠嚙髮垂垂欲絕使偉道臥其下了無怖色蓋二十年

王中倫

晉武帝太康中田宜隱于鳴石岩下葉風霜月拊石自娛每見一人着白羅衣徘徊岩上清曉方去自言王仲倫生周宣王時愛此石聲清激故輒留聽

李阿

阿逢牛以足壓置車下轢其脊皆折阿死須臾復生足亦如故

介象

象入東岳受禁制之術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有客種黍山中患羣猴採食之乞辟猴法象告汝見猴羣

第語之吾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明日客試以象
言語猴猴果連臂投林而去

張道陵

道陵居渠亭山見青童絳節前導曰老君至矣從者
二人貌似弱冠或指曰此子房此子淵

王脾

脾種黃精虎爲之耕豹爲之耘出入亦乘虎豹具轡
銜行鞭策如乘馬

鮑靚

靚與葛稚川善每來門無車馬獨雙燕往還或怪而
網之則雙履也墉城集仙錄云靚以女妻稚川

姜伯貞

伯貞能史伯眞命立日中背後視之共心不正因教
之服石腦

元綠機

機有馴鳥三類黃鶴時翔空中呼之立至能授人語
常航海飄至一島島人曰此滄洲也產分蒂瓜長二
尺綠棗丹栗大如梨池中有四足魚金蓮花婦人採
爲首飾曰不戴金蓮花不得在仙家

陳簡

簡遇道者引至石室屬以地上素書一軸曰汝有書
性好爲我書發標視皆古篆籀文心難之度無可遜
避遂按本半月書竟

葛玄

玄遇親朋輒邀止折草刺樹以杯盛之汁流如泉杯
滿即止飲之皆有酒取瓦礫草木之實勸客皆脯棗
指蝦蟆使飛龜使舞應節如人爲客行酒杯自至前

不盡杯不去

鄭思遠

思遠每出行乘虎二虎雛負經而從橫江橋逢許隱
具綾藥酒虎爲拾柴燃火隱患齒痛求虎鬚熱插齒
間思遠拔之虎帖地不動

黃野人

野人遊羅浮長嘯數聲遁將林樾朱咸淳中客有戴
烏方帽着韡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反走三年
不言姓氏他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云雲意不知滄海

春光欲上昇微人間一墮千刧猶愛梅花未歸益野
人之倚歟
許翽
真人告翽曰學道當如穿井井彌深土彌難出
陶弘景
弘景有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少便軼馬善射晩
皆不爲惟聽吹笙借人書隨悮治定
王遠知
遠知曇首之子毋夢靈鳳有身僧寶誌曰生子當爲
香案牘　十一
神仙宗伯
司馬承禎
禎善金剪刀書牖中有小兒誦經聲玲玲如振玉韻
上小日如錢耀射一席
李含光
含光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復書
許遜
遜爲蜀旌陽令旣歸父老送之如雲有不返者乃于
宅東隙地結茇以居狀如營壘多改氏族以從許姓
號許家營
許大
大爲真君掃灑夫婦隱于西山不欲人識改姓曰午
旋改曰干夫婦皆解詩許大詩云不是藏名混世俗
賣柴沽酒昔忘言妻繙云兒家秖在西山裡除却白
雲誰到門
胡惠超
超身不甚長然每處稠人中首獨昻出其上雖至長
者止及肩下指地中古金石寶器穿之如言而獲
香案牘　十二
単道開
開服細石子一吞數枚唐子西賛曰世人茹柔剛則
吐之逃抄爛飯牛口如飼至人忘物剛柔一致其視
食石如啗餅餌北平飲羽出于無心食石之理于此
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效之而礪厥齒
范豹
豹云東方朔乃點我我小兒時數與之狡獪宋文帝
召見豹從東宮過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鳥奈何養
賊

寇謙之

成公興傭于寇之從母家使墾田寇一日于林下布算周髀術法不合公興教之應手而成

殷達

周武帝建德中詔達至便殿時已汰浮屠氏復欲漸芟黄冠上問道與釋孰優對曰主優而客劣上曰主客奚辨曰釋出西方得非客乎道出中夏得非主乎上曰客既西歸主無送耶對曰客歸則有朝上主在則無損巾華去者不追居者自保又何送乎上大笑

得免

孫徹

徹隱遁宿于木杪編葛爲席合目端坐其友馬儉思之取葛席置静室供養數日輒聞席上有人語

丁玄真

毒龍潭二龍飛入殿與張僧繇画龍鬭風雨震沸玄真画鐵符鎮潭龍穿山而去復釘画龍之目其患乃止

顔真卿

白紫清云真卿今爲北極驅邪院左判官

伊祁玄解

西域進方圓二美玉玄解曰此龍虎玉也圓生于水龍寶之方生于山虎寶之詢使人果得之漁獵者

摸先生

先生束髮聱于頂携小竹筒貢藥有疾者手摸之輒愈人呼爲摸先生

王元之

元之數歲時夜出門見一道士隨之入江在水底月

明中行不見泥沙水隨步自開路傍一物十丈許如龍如蛇有五色光道士指曰此水母也見之長生自是便能逆風掛帆泛水安坐

女俠傳

武進鄒之麟

豪俠

昔太公釣於渭水八十年矣人未有識之者即以文王之聖之亟於求賢且以夢以卜嗟乎士信于知己而絀於不知己相知蓋若斯之難也傳稱五百年必有王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天作之合若武周之於此有人焉睥睨其間與日月爭光此豈非所謂賢豪間者耶鹿門水鏡庶幾近之方諸女

子蓋寥寥已

漂母

淮陰侯韓信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張耳妻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客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齊姜

晉公子重耳出奔至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

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僖負羈妻

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

瀨女

子胥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遇女子擊緜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子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

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沒於瀨水矣

文君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貧居愁懣以所著鷫鷞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文君舉杯而笑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着犢鼻褌滌器以耻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

梁夫人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

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术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

義俠

摩詰有言西風刎首向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嗟乎有所求者利也無所求者義也傳嘗曰求仁而得仁札之劍良之椎高之髡鉗布之奏事越頭下仁則吾不知也不欺信不倍言義者有焉其庶乎太史公發憤論次古布衣之俠而之數者不少槩見何哉魯連之不帝秦與夷齊叩馬事何異而一則曰義人一則曰其意指不合大義豈君子喻義子長非其人邪爲之次女俠義者

如姬

秦昭王圍邯鄲急平原君夫人爲信陵君姊遺書魏公子請救公子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于王乃欲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別侯生侯生乃屏人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

聶榮

聶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姓名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千金夫人不聞

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以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柰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柰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魯保母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

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
爲魯太子武王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
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
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將殺之義保
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之處伯
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
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
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
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

魏乳母

魏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
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
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
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
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
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倘言之則可以得千金
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
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
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
尚誰爲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
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且夫
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
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
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
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
俱死秦王義之葬以卿禮賜金百鎰祀太牢寵其兄
爲五大夫

龐娥親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
之女也君安爲同郡李壽所殺娥親有弟三人皆欲
報讎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
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彊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
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淯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啟娥
親娥親既素有報讎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
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
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倖

那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隣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强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爲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與天地不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

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隣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馬叱之壽驚愕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深中樹間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樁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讐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歎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讐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

畢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固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强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

節俠

聖人諱言節俠至於節而天下之事解矣故寧取管仲之仁而不與匹夫匹婦之諒誠重之也雖然臣死君子死父婦死夫天性也固然者況閭巷之所稱朝廷之所崇丹青之所風美稍是矣稍尚寡寥不易見豈中庸不可能也白刃固可蹈耶若夫非君非父非夫而無褒稱風美之要片語綱激嚙骨相期雖生而有所不用即以折諸聖賢之節吾不知其何如然而移彼易此易易耳田光先生之

報太子丹曰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嗟乎彼何心哉感而序節俠

虞姬

虞氏西楚霸王項羽美人也羽被漢圍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乃起飲帳中慷慨悲歌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曰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泣數行下遂自刎

綠珠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初削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艷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即川阜製園館綠珠

能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者昭君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即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沾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鳥翼乘之以

遲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屏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崇又製懊憹曲以贈綠珠崇之婢妾艷者千餘人擇數十人粧飾一等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蛟龍佩縈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被羅縠曰在所

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命指索綠珠未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止之遽墮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在步廣里近狄泉在王城之東

段東美

薛宜僚會昌中爲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由青州泛海船頻阻惡風雨至登州却漂迴泊青州郵傳一年節使烏漢貞尤加待遇有籍中飲妓段東美者薛頗屬情連帥置於驛中是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乃於席上留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煙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情恰一年薛到外國未行冊禮旌節曉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甲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數日而卒苗攝大使行禮薛旋櫬迴及青州東美乃請告至驛素服執奠哀號撫柩一慟而卒

任俠

余觀漢高之脫季布與條侯得劇孟語任俠行權幾奪天子矣專趣人之急甚巳之私既巳死生存亡不可謂不賢者而韓子短之且與儒者同類而共譏豈匹夫而託南面犯禁亂法自此始耶汲長孺鄭當時古名臣也皆用俠聞豈不矜能不伐德廉潔退讓有足稱歟嗟乎讓天下者方能任天下鄙人鬭利可與圖事乎哉

昭君

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會匈奴單于來朝求美人爲閼氏帝勅以宮女賜之昭君入宮數歲未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單于臨辭大會帝召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人驚意欲留之而重難改更遂與匈奴昭君戎服乘馬提一琵琶出塞而去

木蘭

木蘭陝人也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爲女歸賦戍邊詩一篇其詞云促織何唧唧木蘭當户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昨夜見君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耶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馬鞭旦辭耶孃去暮宿黄河邊不聞耶孃聲喚女但聞河水聲濺濺旦辭黄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析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

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强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托千里足送兒歸故鄉耶孃聞女來出郭扶相將阿姊聞妹來當户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挂鏡帖花黄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兎脚撲朔雌兎眼迷離雙兎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君子曰若木蘭者亦壯而廉矣使載之列女傳緹縈曹娥將遜之蔡姬當低頭愧汗不敢比肩

杜牧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裡曾經學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莒婦

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緹縈

漢齊太倉令淳于公之女名緹縈者淳于公無男有

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繫長安當刑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所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治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吾甚自愧夫訓導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其道毋由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顛者髠抽脅者笞刖足者鉗淳于公得免焉君子謂緹縈得一言發聖主之意易曰小懲而大誠漢文之謂也

游俠

太史公之傳游俠詳矣退四公子之徒而進朱家劇孟有以也虞卿不重相印而從魏齊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游道頗廣翩翩儒而俠矣游俠闕如何也稍以意爲之論次

陶母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丹聘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爲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封鮓及書責侃

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乃撤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剪髮賣與隣人供殽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澤嫗

劉道真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乃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

絡秀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椎豬殺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

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獨孤氏

李呂夔在荆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鏽襖子及錦鞍韉

劍俠

齊勾踐之稱荆軻曰惜哉其不講於劍之術也夫白日殺人都市人不之覺傳以刀圭立化呼吸千里度城郭門堂屋壁無礙是遊何術與天下無道則見有道則隱大抵伺諸鬼神之發亂以竊借其靈近於怖矣紅線聶隱娘託再來決傳納穴深忽宵耿始僊而鬼神其術者邪然能行之侯王將相不能加無道之始皇賊殺魑魅不軌未聞聶諸端人正士恭取道小而行直方者也世有負心小醜不足辱朝廷之斧鉞而天下甘心為倘非以輕劍擊之惡能勝其任而稱快乎

紅線　俱見劍俠傳

聶隱娘

賈人妻

三鬟女子

車中女子

貧士傳上卷

吳郡黃姬水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公當夏五月披羊裘負薪而過之季子呼公取焉公投鎌于地瞋目拂手而言曰子何居之高而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也遂去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札也行國公遘中途食薪力負冬裘夏披黃金可拾素操豈移秘名勿示佇覽莫追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世亂逃耕蒙山之陽墻以莞葭室以蓬蒿牀以枝木席以蓍艾水飲菽食墾山播種蕭然世表也楚王駕先其門當萊子織畚而言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萊子許之其妻曰妾聞酒肉我者可鞭箠我官祿我者可鈇鉞我妾詎能為人所制哉遂投其畚而去萊子亦隨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

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皆歷然改容于
斯言

老萊鴻冀衆中耕處卑木遊逝水啟吸哎綠圖陳
讚朱方借底績毛食粒歷容宣父

榮啟期

榮啟期者周時人也偵衰世隱居窮處遺物永已嘗
披裘帶索行吟於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
嘗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曰吾樂有三
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吾得爲人以男爲貴而吾得

爲男或昔不免于襁褓而吾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
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
乎孔子聆其語爲之三日悲焉

啟期至素拒外抱中以放舒詠困服表哀志楊弄
絃詞慨尼聰三樂弗說一丘同窮

春秋三子

春秋三子者楚之父子弟之關子齊之狂子也三子
生當衰世之季目覩王綱之毀思欲絕景雲表混志
濱濘乃相與居泰山之陽處環堵之室蓽戶不扉蓋
茨不翦而高歌不輟君子謂可方之倪鈇云

殊方三子同道一心蜩覩姬邦鳳逝泰岑作彝舉
邑含和保真豈謂陋棲廢然高吟

鮑焦

鮑焦者不知何許人也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
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于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
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于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
行之者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毀廉也行毀廉然
且弗舍惑于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

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焦曰嗚呼吾聞賢
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
槁于洛水之上

於烈鮑焦擗步周行耻辰叔季結想上皇日賜啟
言投蔬立僵孤潔名流洛水並長

齊餓

齊餓者不知何姓字也齊大饑黔敖爲食於道以待
餓人有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者敖左奉食右執飲曰

嗟來食搨揚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
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其嗟也
可去其謝也可食

淄境饑困故也設食楄痰　有來虐餓孔棘呼嗟致
辭舉瞻作色辭亘終捐含飯甘沒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魯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恭公
以鍾粟辟爲相齊王以黃金聘爲卿俱辭不就著書
四篇抱潔而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上堂見先生之

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
歛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歛
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
故至于此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
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妻曰以
康乎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
足不歛旁無酒肉何樂于此而謚爲康邪妻曰否否
先生之生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
于貧賤不欣欣于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斯可
謚爲康也已曾子喟然歎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有穆先生正以矩身祿辭兩同室之哀長吟歛曾
惻揚謚妻陳存維若節殁乃康名

北郭騷

北郭騷者齊人也結罘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
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
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
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
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遺之辭

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君出奔北郭子曰吾聞
之養及其親者身伉其難於是以身死白之

騷尙蠱盤鉢陳晉龍丹篇莫尤相門斯踵銜惠何
深酬身析捐取不賤廉死非傷勇

仲尼三弟子

仲尼三弟子者顏回曾參原憲也回嘗簞食瓢飲處
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它日
嘗列弟子之行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及回死無以
葬厥父顏路請夫子之車以爲椁云參不仕居衛縕

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
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而卒傳孔子之道憲居以
環堵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木爲樞而甕牖二室褐
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盛服軒車往見
原憲憲韋冠縱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先生病矣憲應
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不能之謂病若憲貧也
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

素王樂天水飲疏飯道鑄三賢器同一範乃回幾
化乃參聞貫彼不受命曷知貧憲

貧士傳上　八　六

河上貧者

河上貧者宋人也家貧緯蕭而食其子沒于淵得千
金之珠貧者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
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
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君子謂其不以貧而
苟得焉

宋有玄人希微潛寂溯淵幽盤縱葭聊食厥嗣淵
投月珠乃獲豈龍作戒碎糜乇石

子桑子

子桑子者不知何許人也子輿與之友霖雨十日子
輿恐其病也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
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
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
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
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
夫

桑也居困與賓艮朋浹旬病雨一飯造門歌絃甫
奏思故方深究之莫得歸彼生辰

貧士傳上　八　七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禦寇
乃絕迹窮巷面有饑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
士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與粟數十
乘禦寇見使辭之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
者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不受非命
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我知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
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居一年子陽與其黨皆

見殺列禦寇獨全著書八篇曰列子
鄭圃列子壺丘是依刑名山霽清謐女儀彼以人
餼我以身辭永言窮巷世仰沖虛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家貧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以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

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著書內外篇不仕而終
莊生知樂漆園傲逸郊犧不為塗龜自屈假粟監
河誇金三百達言舉譬秋有倫脊

鶡冠子

鶡冠子者楚人也隱居幽山衣敝履空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之用馮諼常師事之後顯于趙鶡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諼絕終身不仕
荊有哲靈幽巖芳蹈服不周形冠因作號赤縣隱
名丹書闡道有朋師顯斥交終操

顏斶

顏斶者齊人也居齊下邑宣王致見與語以為君子也願請受為弟子斶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而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雖貧晚食以當肉緩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悅而已因再拜

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終身不辱
斶居側邑明擢齊宣侯師雖顯山玉弗完王道一
陳鄙邑言還貞璞無願君子誦焉

陳仲

陳仲字子終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以為不義嘗殺餽鵝與食出而哇之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食不非義遇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取井上李食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聽身織屨妻辟纑以易衣食楚王遣使持金欲聘為相

其妻曰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也遂相與逃去爲人
灌園

子終蚓操於陵自竄鵞哇兄饋李充嘲半乃屨乃
纑乃衣乃爨楚思內規高潛圃灌

王高

王高者秦時人也當秦末饑亂父母兄弟死者十有
五人家貧徒壁立夫婦晝則傭耕夜則伐草燒博饑
食藜藿寒衣草衣而夫婦安然不變所守焉

高生不辰會秦鹿失氣然匹婦罄爾四壁晝耨夕

貧士傳上　八　十

薪草衣藿食素患與貧而無戚戚

宋勝之

宋勝之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居穀城聚中孝慕甚篤
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家貧不能自贍乃依食姊家數
歲往受易長安以信義稱從兄裒爲東平內史遣使
招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太原從
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就太原辟之不至

勝之德亭王孝作人姊食從弟兄爵蔑輕樂遊郇
囿趾就孔勳紱榮綠玩展也鴻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閉門養性不治榮名與同郡魏
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
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仲蔚削智緒世自晦玄珠則保浮名弗饕采椽雖
陋惟蓬與蒿獨彼劉魏雅素締交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人性[illegible]中相好通老易貧無資食
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返其餘潛隱于家讀易

貧士傳上　八　十一

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
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
嶽名山不知所終

向子委順榛莽屏居食淡勿匱受齎返餘潛玩微
象暢契玄知繇海携友名嶽偕歸

孫期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城人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
貧不仕事母至孝饔膳莫供乃于大澤中牧豕以資
奉養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壟畔時黃巾賊起適期里陌

轍相勅約曰莫犯孫先生舍司徒黃琬特辟之不行
終於家

期也居約職共爲子乃從先澤牧豕姤豕青矜孝
質芳馨詔語德懷蠢冠名徵天府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以周黨之潔清
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吾
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弗食建武中司徒侯霸
旣辟至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

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令聞
勑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
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清矣仲叔康節與推友饋弗寄公聘再辭皤頭在
旅鮮食莫需潔躬從沛卒老于斯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鴻幼遭亂父卒卷席而
葬受業太學家貧尚節學畢牧豕於上林苑中誤遺
火延及它舍悉以豕償其主猶以爲少鴻無宅財以
身居作後肹同縣孟光入門不答乃更椎髻布衣操
作而前乃喜曰此眞梁鴻妻也有頃共入霸陵山中
以耕織爲業復至吳居伯皐伯通廡下爲人賃舂妻
孟光與食舉案齊眉伯通知非凡人乃舍之于家鴻
潛閉著書既卒伯通等爲葬于要離冢傍

伯鸞清白幼遭屯極惟身作介彼美令德力耕隱
山爲舂吳國良彥偕心烈士並域

張楷

張楷字公超不知何郡人也治嚴氏春秋古文尚書

就學車馬填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以候過客之利
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
縣賣藥足給食輒還鄉里

公超克學融博古今譽從旣厭鶩徙何深花邑時
駕玉泰米舂傭游郊里忘厭處貧

孔嵩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
野里卒友人范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
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

恩語及平生日共語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衆國恩
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于卒伍不亦惜乎嵩曰
昔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于抱關子居九夷不
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勑縣令代嵩嵩以
爲先師未竟不肯去

嗟爾仲山淪賤攻苦才成國器珉編邑伍騶侯新
節逢故與握手論交報言援古

吳祐

吳祐者不知何地人也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
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
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
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祐方弱冠即抱裘悲賤邦將贈牧諷典書父交相
遺豕生載規人各有心厥志莫移

婁壽

婁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孩童岐嶷有志挽髮傳業
好學不厭榮沮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藹遁衷衡門
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回顧㡛絺大布之衣糲楷

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棬樞瓮牖樂天知命確乎其不
可拔也是以守道識貞之士高尚其事年七十八卒
國人相與論德處謚曰玄儒先生

元考純叟性澄不誘敦志星帷滅景雲藪在歎克
歷于天宜考玄儒國謚懿述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家貧郡縣
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欲遊學無
資就姊夫貸錢五千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
學春秋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入
則蔽前出則掩後以母喪歸凡司徒辟大常趙典舉
有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

懿哉林宗背吏豈羈遐追聖學言邁王畿蛾習典
學麟獲授書奔喪歸處藏器挨邅

符融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州郡禮請孝廉連辟皆
不應會黨事妻亾貧無殯斂潁川張元祖來存融推
所乘贏車牛馬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亾者

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葬而已與同郡郭林宗田盛並不仕以終云

保明逸韻抗道虬盤婦匹無欲友欲備皓乃行古志青野埋捐同襟偕逝用騁林泉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少有名節鄉人稱焉父母卒哀毀思慕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

終

恬驥子龍被褐虛谷沖心玄境汙跡傭工贍依昇失經緯博通蒲纁數返考命以終

徐氏父子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讀書豐城楮山之厓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常齎磨鏡具到所在傭以自給桓帝以玄纁備禮徵聘陳蕃胡廣黃瓊交辟不就靈帝欲以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隱居不仕躬行稼穡倦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篤不受惠于人太守華歆禮請相見辭疾不詣建安中卒

孺子者何挺生杰出用耕[illegible]鑑磨行給臣命徽求帝兩旌辟子胤丕承[illegible]德

貧士傳卷下

扈累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也遭亂播遷徙鄴喪婦乃詣洛陽遂不復娶獨居道側以甎甓爲障施一厨床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不綴衣縕敝服嘉平中縣令閔其孤老給廩不足就工作裨繕糧出後以疾亡

伯重曷師青牛尸堂遠播京洛子止塗傍潛道觀文理素詠緗須捷縣服庸保索糧

寒貧

寒貧者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乃就學長安宿儒欒文博氏通詩書於衆輩中最爲玄静關中殉亂南入漢中不治產業不畜妻孥晝夜誦詠道書後還長安獨居窮巷冬夏敝衣連結里人與之衣食不取郡縣以其鰥寡給焉時乞于市亦不多取人問姓名不荅故因號之曰寒貧也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所欲啟而不言因與脯糒及衣取其脯一胞糒一升而已

德林玄默範彼欒儒塵業弗務道典日披寒貧致號芳字莫知戎臣問道取含却衣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居郡北山窟土爲室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琴性無恚怒見者皆親樂之時游邑都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嘗任宜陽山中文帝使阮籍往覩與語不應嵇康從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康每歎息將別以才多識寡戒之後不知所終

公和弗偶宜陽居穴炎曦蔽草寒暑被髮文係虞絃载鼓载聞阮叩緘言嵇遊戒別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常宿白社中或乞于市被髮而行逍遙吟咏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全綿棄而不受著作郎孫楚就社中與語載與俱歸復貽書之往京詩以辭之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寢處唯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而已

威筆飄踪洛陽客王濟酒幽社汙遊郷市達矣行
吟鄙哉言仕倏焉遐舉獨遺玄賦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友聞
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蛦以資養雅
善談論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使統屬太平當
與元愷評議遇濁代念與屈生齊潔若汙隆之間自
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于郡府之間乎聞君之
談不覺毛灑汗匝顏赤心熱口張耳塞也言者大慙

統幼孤匱孝睦則聞采林星往拘水海征顯榮族
勵沮溺自任斂形遁世畢影高襟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服畢不
娶步擔入吳興大辟山窮谷倚木于樹苫覆而居恒
著鹿裘葛巾不茹酒肉區種菽麥采竹實鹽以供餘
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攜與俱歸颺嘗衣袴褶一
具文不納辭歸颺追遺使者置衣而去後衣爛戶內
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船迎之文荷擔而至居
導西園溫嘗問曰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
草之人安能佐世後逃歸臨安既卒葛洪庾闡並爲
作傳贊頌其美云

郭文嘉尚山水遐思名島既歷荒谷飲居颺服弗
御導園覽柄一朝捐瑟二捂楊嶺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家于
臨川以漁釣射獵不涉世交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
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至稻將熟有伊認者悉

推與之縣令聞而給之以稻還翻翻竟不受其漁獵
所得或從買者不取其直亦不告姓名嘗墜刀于水
路人有爲取者因遂與之路人固辭翻曰爾所不取
我豈能得復沈刀于水其廉不受惠皆類此也

武昌翻里臨川寄室乃耕汙萊禾成弗獲乃寄漁
獵售人無直沈器迹漪允符清德

沈道虔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與
諸孤子弟共釜庾以捃拾自資同捃者爭穟道虔悉

以所得與之爭者娛愿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
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周以錢服及還悉供諸衆無
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無食以立學徒武康
令孔欣之相與餽給受業者始得有成道虔年老菜
食恒無經日之儲而琴書爲樂以終

道虔玄澹老易妍文饑仰撥穢寒鮮複衿戴周贍
族孔給淑人耄年藿食琴典欣欣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孔子二十六代孫性好墳集

山水爲太原王公所稱居會稽剡縣茅室蓬戶庭草
蕪徑牀上有書數帙而已與處士戴顒王弘之王敬
弘等並爲人外之交又申之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
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
飲訖暮而歸或怪其若此荅曰固農夫田父之禮也
會稽太守鄭芳明要之不至使謂曰苟不入我郡何
爲入我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
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屑往元嘉初復徵爲
散騎侍郎乃逃去家人莫知所在後東歸七年卒

淳之屬懷崇丘山水徑草芃芃牀書楚楚三星締
姻一壺成禮郡招屣屏帝徵逃徙

翟法賜

翟法賜者潯陽柴桑人也曾祖湯莊父矯並高尚
不仕法賜結屋廬山以獸皮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
莫得見焉徵辟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
後卒于巖石之間

翟世清高法賜尤皎栖秀餐靈服毛御草迺避數
求復投杳渺達人就蛻青巖陳殍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爲人
推家財與弟及兄子作舍野外非其力不食妻亦不
慕榮華樂甘儉苦共乘薄笨車出市賣易周用臨川
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遣使存問凝之荅書稱僕人或
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
未聞巢許稱臣堯舜也荆州年饑義季慮其餒斃餉
錢十萬凝之將錢至市門覩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
頃立盡自甘饑餓後携妻子入衡山不返元嘉二十

五年卒

白尚凝之古逸自期于宗謝業于野爰居晤媛同德賢王抗儀衡陽終隱遂厥遁思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少有高志談玄屬詠携妻入會稽山業採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復然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處士所賣須者隨多寡畱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不售賁置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追念毋氏亡于冬月衣無綿絮自此不御嘗寒時就孔顗宿衣被卑袂顗以臥具覆之既覺引臥具去體謂顗曰綿定奇温即洒涕悲慟顔峻爲東陽州餉穀三百斛不受百年卒蔡興宗爲會稽太守贈米以給孔氏遣婢詣郡門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云

百年玄隱樵山自給一日弗售衆飢無食孝不御温廉能却物淑妻辭饋並彰清德

顧歡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爲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黄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學舍後聽無遺亡者夕則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居剡中天台山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上取食年六十四卒

歡也晨流性資秀悟年方岐嶷推甲作賦爲亘晝業然糠宵度機心永絕山禽掌哺

吳蔡二隱

吳苞字懷德濮陽鄄城人也學善三禮老莊過江教授葛巾竹麈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與褚淵宅講授論語隆昌元年徵太學博士不就蔡會字休明陳西人也嘗慕苞清抗圭齋自守不與俗交李撝謂江斅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日夷潔而不滔曰白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懷德鉅儒北學南師履揮宋組鑰關發書休明景式高抗亦特古稱夷白撝頌不虛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少而孤貧學書無紙

常以竹箭箸萊甘焦及地上學書及長讀詠不倦妻亡不娶自比于曾參宅南九里有九嶷山遂移居之家極貧窶而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前後徵辟凡十次皆不就

伯徵幼艱抱影長嘯藝翰摹精古墳深奧九嶷逸栖四人齊耄自擬曾參世稱商皓

沈驎士

沈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敏慧博學有高尚之心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人號爲織簾先生又

貧士傳下　九

儒人伐竹以繼饘糜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稱疾歸鄉無所營求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徵薦不屈者易禮老莊等要畧數十卷于家

驎士俊敏尚志窮居誦口而畜業手以需討典都游終履鄉歸昭昭經述來嗣足垂

沈顗

沈顗字處默幼清淨有志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家貧惟讀書者述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

貴顯還吳賓客塡門顗獨不往勃就之顗迎送不踰閾勃歎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也齊末兵荒與家人同甘困餓二日一餐或饋粮肉閉門不受惟采蓴荇根供食以推采自資怡然不改其樂

處默高步惠稱欽風守我冲寂傲彼尊榮賤戎並遘餐膳皆空山植溪毛日采以供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

貧士傳下　十

所納盡以歸胤姊琅玡王晏之母之聞者嘆異性至孝既冠答父彥之誡曰願跡赤松于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餘生以免塵累自是屛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貧無釁僮僕竊鄰人墓樵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折屋而炊所居惟竹一叢而已

卓哉士宗年方行偉百萬推金一塵甘餒瀛海淸淙穎陽高軌叢竹安愉沒窮無傷

劉訏

劉訏字彥度平原人也幼貧性不欲仕時有辟之者

訏郎挂檄于樹而逃事息乃還亦不願娶與陳留阮孝緒及族兄歆日夕招携郡下謂之三隱卜築東澗有終焉之志每遭窮迫併日而食隆冬或無絮處之晏然人不覺其仁寒也常著穀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天監七年卒謚曰玄貞處士

訏當齠紀孤困郎遭觀宥弗利比友相招來澗盤止遠岫遊遨玄貞清謚千載猶昭

胡叟

胡叟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家高室草逕唯酒自適嘗謂人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不治產業飢貧不以為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布㲲容三四升飲噉醉飽便盛餘肉併以付螟蛉見車馬容華視之蔑如也

叟不家治寔勝焦光棄草寄趾黄流適情仰供養子時乞華門視彼榮窩太虛馳雲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塘人也少通經史兼精佛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慍之家徒四壁唯以園蔬為業縣令王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吳有元琰斂求慧性既涉九經復昭三乘寂矣厥紛儼乎居敬蓺蔬足老終違辟命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也澹泊絕俗披裘曳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鞾逼署鄉正委置不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則緝木皮葉以自蔽

贈遺一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為鬻米茗易之置其所輒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為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惟瞪視而去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屢存問輒走林草自匿云

桃椎怡閑裘褐陶熙裕襟弗諒世網若靡搆雲取壯緯草由顧友治請言默示無為

孟浩然

孟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灌蔬藝竹以

全高尚然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挂于選部聚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邵守韓朝宗偕浩然人秦先揚于朝約日引謁及期會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忘之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它遂畢席不赴由是聞罷終于冶城南園

楚獄瞿靈孟浩挺生林嘉遯尚文妙匠心放適情志任適天真臨觴負諾樂貴易名

高釋

高釋者長安人也有古人絕行慶曆中召至京師上欲命官固辭歸山賜號曰安素處士家甚貧寠妻子寒餒終不以困固受鄉人饋遺閉門讀書而已

高子厲行卓犖邁古德聞帝擢號錫山處室用雖艱鄉周弗取唯勤遯志披文暢真

杜生

杜生者莫知其名時人呼爲杜五郎潁昌人也所居去邑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自陳村人無能公何見顧軫問所以爲生對曰昔有畝田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攜妻子至此僦屋居之與人擇吉醫藥耶以供飦粥有時不繼云

杜生野寄逾紀潛門讓畝敦睦僦室裕貧嚴卜韓方以粒以薪孫尉惠綏聆厥條陳

俞澹

俞澹字清老金華人也貧而無室栖山以居人呼之日半山道人荊公王介甫嘉其操尚乃彊爲釋牛山

以貧澹曰無錢得祠部耳公爲買之牒名紫琳已戒期祝髮愆而不至公訝詰之澹曰吾思僧不易爲生龜脫筒亦難堪恐祠部已付酒家償負耳

清老放達風神磊表襬倜弗借芳林孤蹈名公致嘉迦業彊造臘性不堪從厥所好

賈收

賈收字耘老烏程人也以詩著名喜飲酒家素貧東坡先生每念之嘗作古木怪石書其後以贈云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爲作古木怪石一紙每遇飢

時輒一開看還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當便以贈之不爾可令侍姬掌貯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賈生戊士握槧吐珠綠腸則肯白衣罕攜室當交諸友實致思嘉圖鄭慰玩豈忘饑

丁時習

丁時習字行可邵武人也父廷彥為太學錄以忤蔡攸歸卒時習遂棄青紫業僦舍掩籬玩讀經史晏如也鄉朝貴有以書薦于有司終不往謁妻危氏同甘

苦未嘗以貧窮見辭色子百之千之夙興供酒掃具蔬食畢即受業恭謹終日杜來為之立傳

廷彥邦直克開哲嚚國止青蠅闈薮白賁令妻刑德異子繩義藝士服膺播芳百嗣

蘇雲卿

蘇雲卿者豫章南昌人也初與丞相張德遠為友宋既渡南德遠貴顯雲卿乃遁跡結庵于東湖之小洲家貧春粲為圃織屨以自給垂三十年後德遠復相函金帛移書帥府云有故人蘇雲卿在治下斯人管樂流亞非折簡可招必禮致之帥漕乃以計造見翼日遣吏迎候書幣不啓而雲卿已遁矣

雲卿國彥乃丁世亂故交顯達湖洲遁玩管樂致忻幣書燕薦松間一語明發遐竄

蘇扶

蘇扶者隱士蘇庠仲子也工詩善書貧甚而有介郡守辟之語子姪輩曰吾何以獲知時人特以先世隱名耳殆不過哀吾貧而周之寧忍以父名賣錢耶固辭不往死至無以斂葬云

庠叟用晦逸範夙傳乃生麟角亦尚龍潛歌彰清蘊書適熙天抱窮以歿題蠹佛全

何溥

何傳字商霖永嘉人也潤澤詳整屬詩知名登覺常空而意趣悠然澹不為累枇葉水心常稱其凍餓自守之樂死之日殯具無貲其友翁忱率素往來者葬之

溥也哲儒聖步賢趨玉堪擬德實偶彰儀躬遺育鞠心嗜道腴獻稱有試友殯無歸

周方叔

周方叔字矩道居丹徒築室五州山下讀誦不休家貧或終日不得食鄰僧乞米送之一日龔農卿準孫常州吳會造其廬無以爲具乃烹犬食之二公忻然盡歡歎息而去

矩道岩廬考槃自娛如何慳施乃纏儒靡朝軒有造山釜無儲羹獻作餌式宴樂胥

呂徽之

呂徽之天台人也居芳山中綜博述詠安貧逃名常

漁以自給一日携弊楮詣富家易穀露頂短褐布襪草屨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閣中語貴遊子弟詠雪苦吟弗就徽之哂焉遁出侮之徽之口占以荅無不精美問其姓字終不言諸子弟曰嘗聞吾鄉有呂處士者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耶曰吾農家安知呂處士因惠之穀徽之怒曰不義之貨我何肯取遂去諸子弟瞰識其所雪霽覓訪唯草屋壁立忽米誦內有人乃徽之妻也以天寒無衣坐爲蓆耳因問先生何在荅曰溪上捕漁乃至彼見之徽之隔溪謂曰少需之得魚易酒飲諸公也俄頃携魚酒至盡歡散別翼日復跡其蹤則徽之已行矣

作者徽之絕塵不羈蓋耒山耨網罟捕魚遁跡一出僻牖人知諸少甫扣孤雲復移

胡汲仲

胡汲仲字長孺天台人也特立獨行凍餓有守趙子昻嘗爲羅司徒奉鈔百錠請作墓銘長孺怒曰我豈爲宦官墓譽耶是日長孺絕糧其子以情白坐諸客咸勸之受長孺愈堅嘗送蔡如遇歸東陽云靡不繼

襖不溫龍吟猶是鍾球鳴語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夷風沿濁卓生長孺履有確守困無纖累雖當粒絕終辭墓譽歸友贈言堅哉見志

杜有開

杜有開字伯陽江陰人也家貧授徒以給妻吳氏辟纑助之天曆歲歉學徒散去吳之弟纔勸鬻墓地少延飯死有開在羸憊中堅持不可纔欲挈吳歸吳曰夫能盡孝我獨不能盡婦道乎遂相繼枕藉死鄉人

憐之

伯陽碩孺度炊莫給養蒙而溺萩緋以易孔狥餞災克全守德子經婦義斃焉弗失

張介福

張介福字子祺華亭人也從姑氏來吳少慕鄉哲許衡遂軒軒以禮自持為學誠篤周旋規矩張士誠入吳兵掠其舍令導諸富不從乃刃其面流血仆地復載冠危坐而顏色自若家素貧窶冬不具衣襦或遺以袪絮固辭之雖小物亦不受及死語人曰吾學古

人一無所成死有餘憾矣

覃懷秀產吳邑郎旅志在希賢動能中禮白刃莫懾素介無取小雖聞道沒猶含悔

王逵

王逵字志道錢塘人也足一跛家極貧無以朝夕因賣藥賣藥復不繼又市卜傳究子史百家客至輒談今古不休人知其辨博務以疑難質之無不口應

跛者王生外歉內足山袖秦方市簾楚卜學必窮年談惟稽憤身義隱詞質皆彰暴

王賓

王賓字仲光吳郡人也志不願仕永樂中自壞其面終身獨居無妻子鬆髮布袍游行市中家貧無業賣藥以資所至羣兒隨焉郡守姚善枉謁衡門賓據坐受拜以道誨之若師弟子姚少師廣孝貴歸來訪弗肯見方躍掩面而走

仲光耽漁獨影窮栖毀顏佯廢編髮高蹤性偕赤子道屈貴與同邦企德展矣我師

邢量

邢量字用禮吳郡人也平生不娶併童僕無之弊屋三間青苔滿壁室中惟左右古書披覽薪水躬自秉執惟炊黍分而食焉未嘗得一爨食折鐺敗席壞席破被蕭然其居也及扣之經史傳記無弗應者客至清淡不設湯茗有奇彥數人務謁之必挾鈔以往午則買食他處復就談焉量以是非老

邢叟好古經紬史究室乏御令身勞井臼晨炊昏餐著麻寒覆問奇有來如鍾在叩

說郛續目錄

弓第二十四
客越志　王穉登
雨航記　王穉登
明月篇　王穉登
荆溪疏　王穉登
閩部疏　王世懋
入蜀紀見　都穆
黃山六頌　吳士權

客越志

吳郡王穉登

歲丙寅五月余方有事於故相國袁公之喪以十二月壬寅治裝余未識南行道里既從書肆買圖經載篋中又要友人管建初同去建初昔歲曾探禹穴爲余談兩浙山川曲折若在掌上故遂挾之行黃徵君一之阮都尉時濟皆爲詩贈別已而王青州伯仲從東海來聞余行作壯士言相貫易水悲風不覺蕭蕭座上生也坐久日斜不及發十三日早出金昌門十

五里寶帶橋作詩寄鶬安令殷君二十里吳江泊垂虹亭下與建初對月賦詩十四日雨舟人買簑笠早發二十里八尺又二十里平望大雨夾水居人甚稠蝦菜魚鹽與土同價岸有長梁石甃精楚流水作青黛色此去鶯脰湖僅半里雨合風逆竹緪不前意殊恨恨三十里王江涇千家市地產吳綾爲八越初程三十里嘉興春秋傳所稱檇李於越敗吳軍處河流湯湯設閘中流曰三清閘四十八閘之一剽俗責海遲者夜嚴桴鼓四起夾河軍壘上北往年東方有

事諸艘船將軍建旗鼓地夜泊城北門雷雨大作十
五日嘉興南行過三塔灣見田間空桑如鬱悒[illegible]過
家兄在石門欲先問平安命舟師飛棹行十五里皂
門十五里皂林舊海戰時阮中丞在桐鄉要賊自守
宗將軍以無援戰歿於此　朝廷贈官官其子[illegible]司
立廟戰場曰忠[illegible]守[illegible]闕中八官遊擊將軍驍勇
善戰約束部伍京古名將之風戲下六郡良家秋飛
射虎之士能談說俠將各往往爲之雪涕以此八知
其得士心今其祠在水[illegible]人多有爲黏燕者五里

客越志　二

石門地饒桑田蠶絲成市四方大賈歲以五月來貿
絲積金如丘山家兄有年亦以顧分肩中爲言暇[illegible]
慰勞良苦雨濛濛不休舍於府維十八日泊崇德城
外城下焚枯魚作酒夜雨密甚十八日稍霽四十五
里柴捐河廣百尺恨河人[illegible]相讓横豎如自
虹沉沉下欲波上翹[illegible]
青田白鷺小船如瓜[illegible]葉[illegible]
[illegible]山翠微神思蕭飛不一[illegible]四十九[illegible]
[illegible]關司從主事[illegible]命椎悦其[illegible]

於河中兩端鐵組維之以識舟楫大倍於吳中許市
十七日新晴見青天人意欣暢入關泊德勝壩俺擁
入城觀得邸舍過午併當箱篋擔夫三人尚有餘力
此雖土人猛悍亦可知客子囊中如水耳兒子輕如
馬蹄余以吳目獨買一巾車然不若兒子快意從武
林門入風景大略似兩都人家門外悉是冬青樹憶
讀杭州志云洪武間都指揮徐司馬所栽今有如拱
者當猶是其舊植蒼翠鱗鱗屋瓦盡碧碧如山家青
靄人從樹裏行不見赤日小樓黑戶副以短屏緯蕭

客越志　三

作垣加墁其上門門金像奉浮屠氏甚崇每慧燈不
戢即千家爲燼故臨安大火非一燎矣婦人低鬟
粉傅面都作女郎妝又類青樓倚門伎小兒白雪椎
髻甚多美少年蓄山川淑清生人都秀亦如吳中然
邸屋在八字橋人家甚湫欲遷入吳山上道士觀
聞霜臺爲辟遂不果實與訪陸丈陸丈吳人余姻也
爲布政幕僚近擢海豐丞將去與余久別亟欲見時
大方伯视事堂上不容闌入十八日路淖乾去訪陸
丈相見爲烏有安仁拙政之歎行李已出關外空堂

如水吳山樹色半入衙齋吏散鵶啼廳事間有雲氣
真仙吏也問泰觀察願杭州倶出候使者於江上求
歸命官厨飯余辭以西子久待爲之嫣然而別遂要
建初出遊同行者爲黄秀才從錢唐門出山色層層
如芙蓉千片欲插入人鬢人家斷處見湖色一星兩
星過溜水橋瀕波注其下作瀑布聲憩昭慶律寺舊
爲浙西叢林第一設戒壇其中每歲上巳推高臘者
一人登座說法雲水攜錫來受戒者無慮千萬居士
長者道品優門爲之護法四方壇越布施金錢山積

客越志 四

大爲常住之利今寺爲兵燬開府胡公助貲重建使
者遂游僧戒壇不復開髠徒不逞幾有戎心恐亦小
功之察也過寺折而西湖光如鏡千峯萬岫寫影其
中入大佛禪寺寺在寶石山麓一峯數仞僅刻半面
飾以黄金射水如月傳爲始皇繫舟石傍有泌雪泉
深廣可二尺大旱不枯黄塵赤日之困到此盡消遊
侶一尉而出山巔保淑塔不及登緣岡披磴水竹蒙
叢丘丹谷翠人家如棊布雞鳴犬吠皆在雲中矣北
行二里爲嶺下爲岳武穆王祠廟貌英英有中原企

守遺恨同遊肅拜相顧骨竦我輩自而生感[illegible]
淚下朱殷半圯官爲修葺材器甚爲粉飾目前[illegible]
從廊間小門入當路有分屍檜[illegible]之檜生異
檜中開下離上合以當時君事黎至今不凋青塚一
坏金甲葬其下無復有象祁連山色者徒金作獄囚
三反接石木爲行跪其前中爲秦檜一是其妻王氏
一即万俟卨卨鍛獄得爲大理卿王氏東窗下共謀
者也其軀盡爲遊人擊碎守祠者加磨泉刊乃已甚
下邂逅點中吳山人知爭含人來杭州住孤山別業

客越志 五

余八家餘姚祖國南渠公長子爲人開美況愛文老
翩翩在都下與余交甚[illegible]其來身其從征山造[illegible]門
方有貴游呵聲出松間[illegible]秦湖亦府[illegible]館畢[illegible]
易莫敢開入爲四賢[illegible]四賢爲唐李鄴侯泌[illegible]舍人
居易宋蘇學士軾林和靖先生逋三人皆[illegible]有
惠政而林以山中逸民[illegible]其間信綴續之不足貴
也山之陰和處士墓[illegible]梅妻林假其傍近士[illegible]乾不
知有[illegible]否北爲放鶴亭俗子酬咏其中[illegible]在
陰之[illegible]同久之而出晴[illegible]上桃葉柳絲[illegible]

無幾湖中舊植藕花雲錦爛熳香氣十里皆豪家所
據近柱後惠文惡其妨漁一時拔去刻石城闉者爲
令雖釣徒快心而湖色亡賴殊寂寂無可觀余意不
若散水衡錢於種花之家而留花娛人庶幾兩利與
者謂去花爲西子洗妝無足惜也遊船大小皆畢售
是南宋遺製惟一二有酒客餘皆野渡自横祝察戒
嚴人莫敢犯或官令張弛稍稍携壺開山而坐黃粉
壘非復當時之舊矣過斷橋由故路入城歸則逆旅
主人知泰觀察書來約余明日晚當過邸中是夕讀

燈撰祭袁相公文夜分始寐十九日早訪李舍人於
城中寓宅座上遇淨慈寺僧談藕花居之勝又期會
太史主其家太史鄞人卽湖門生薊門同遊也余篤
心藕花又欲見今右府參相閱文字別李君李[illegible]
游西山辭以明日山湖余門西過清波門外[illegible]
人家髻敗種藕青葉田田可人臨湖望昨日遊[illegible]
在寒雲中回首乃見步過淨慈寺不入徑入藕[illegible]
走昔主人去家止爐烏多白楊秋氣瑟然[illegible]
[illegible]四市木葉霜下如金黃承露明珠[illegible]

佛宇爲青蓮又云遠公蓮社以今觀之殆不然也李
君座上僧出迓問余君已出遊昭慶僧打鐘欲留齋
飯余意在淨慈遂別去遊淨慈寺倚南屏山周顯德
二年錢俶建南渡間燬而復興山門高棟可當他寺
寶殿殿三倍於門累息百丈龍象如山皆非他刹可
侔東廊揣田字殿貯五百尊者像作四層相背坐尊
尊異形位置曲折屈指多迷余默數亦誤其二家人
輩迴環舛訛不覺失聲而笑寺後有蓮花洞居茶亭
極幽勝聞鳩啼屋上湖面昏昏欲雨不及一探還旅

舍岸幘見高枕而顧杭州貞叔已在門淸官瘦馬有
古老參軍風氣爲言小官之難束帶負弩頭顏爲白
就邀余及建初過飲廨中小屋新麗丹粉光明炊黍
擊鮮楚楚充案客子爲之加飡皆前五斗所爲也泰
觀察來顧余不値而去是夕大風木落如秋星辰半
在霧氣中中夜雨作二十日小雨如絲李家使者來
相爲門其主人已在湖上供張爲具從早起至今李
得自便買輿固請乃乘李家輿先訪泰觀察約日暮
留余集衙中辭以湖上之席余徧行出錢唐門過斷

橋雨大作衣帽霑濡半透肌肉從者張蓋莫能禦然湖色鴻濛千頃一白一處一奇發狂大咤不知滂沱之在體也湖船點點如黑鷗鴟隔煙歌竹枝聲裊裊意不知此曹誰何與復不淺故當是我輩人李君揖客便誇湖色奇否相與大噱酒數行揮去携壺登樓萬狀畢獻君問客此何似水墨畫圖余謂是雲母屏後粉面黛鬟但欽霓裳按拍李君首肯再四余沾醉頭瞢瞢不能作客命僕夫易巾車來李君有他約其主人已候良久隸人魚貫門外欲促客去余自謂以

西子來意豈在君推使去去未幾鶯啼過湖音中曲調余悔不留君去少遲使聽霓裳拍也與來逆行雨收山出與來時所見又成異境詩成誦似建初建初亦成一詩佳甚若與余對壘然余堅壁待之午後雨益大秦君折簡來招辭不赴是夜大雨達旦不休廿二日復大雨出看門外涓涓如江河行人攝衣而涉杭人堂構簡畧甓甎踈脫不甃瓦溝泄水地皆漫板如船既無長廊曲阿聯絡參差皆短簷衰牖不蔽風雨夏秋淫潦上漏下濕水鳴床間泥淖糊塗客子到門索屐始入因憶吾家高齋蕭森若在天上又無佳客晤言日對生人作未同語殊無味越中故心僅一童子鳴流落梁谿不能跡來作東道主人問其姓名無一知者向人讀其詩亦茫茫不識其佳嗟嗟高士負俗家丘見嗤朱輪白馬之子黃口未落而名耀鄉閭才一覓之三尺能對若大逸民有道獨行至德雖靈珠在握而擠東不閒昔之人如伯鸞執舂孺子磨鏡勾踐酒人韓康藥裹申蟠傭人君平卜肆管安皂帽仲宣登樓於陵灌園陸通狂歌買臣伐薪麟士

織簾書傳所載莫能盡紀凡此數子者不逢牙曠即光消景滅與楄翳朽腐等焉得班班青簡芳香襲人士有不遇寧獨一子鳴哉雖然白龍魚服得水而飛。羊質虎皮見豺則恐何時一見子鳴把臂敘勞足下良苦幸毋以彼易此也雨中顧丈來訪衣袍盡濕淙淙在地隸人悉從泥中來不能吐氣問有蓋何乃爾爲言州郡凡謁大府乚官雖甚風雨不許持蓋又不敢立檐楯下淋漓庭中以爲常乃知柴桑之不肯折腰真有以余命沽濁醪爲飲坐中談孫太守事甚

伙孫前刺杭州風流緼藉無俗吏畢廟之氣種荷花
滿湖堤上柳絲成畦荒祠廢殿丹青一新建太虛樓
於吳山絕巘捐俸不給從木客貿千金足成其事樓
成望見百里時時與琴酒客來登晝游夕治公事無
留後竟爲言者所中投劾去不知白傅蘇公之曠達
何以見容於當時亦復有沾沾善宦者在耶是夕雨
霽星皆出廿三日早起欲渡江顧丈騎馬來邀遊吳
山顧先去約共集三茅觀留隸導余行與建初先過
吳山第一泉泉凡五眼銀床石井操罌汲者成市金

客越志 十

鱗於梆殊不爲潛由大井巷北行人家夾磴道居行
漸深山氣漸綠山以伍行人得名訛爲吳武云春秋
爲吳南封盡處以別於越一丘一壑支支異稱其實
皆吳山也先入中興觀次至德觀登星宿閣江色蔚
樹中來寒動金像又次皮場廟火德廟皆不入入重
陽菴觀青衣泉泉出山下深可一尋㶁如深之半堂
爲方池亭據其上睨視池面與江光相映一線蒸鬱
作風雨聲龕中青衣爲老童杖相傳泉所由名也上
至此一名寶蓮由巷至城隍廟路逕曲繇江冥[illegible]

[illegible]樹蹊密山至此一名金地廟後爲太虛樓樓面湖
廟臨江千波萬流左顧右盼讀樓下石牌知孫公名
孟滁州人文出其手亦琅琅可誦隸言孫在郡時歲
花稻谷錦繡被嶝今悉爲茂草樓空野鵲來巢日方
午顧丈家人送酒至云主人奉使者微出郭不能來
余與建初飲三茅觀山至此一名七寶欲急過紫陽
菴三杯而出紫陽辟霜府設禁甚嚴客一入門即爲
邏者所獲余以隸自衛得從間道入一壑瓏瓏雲氣
爲碎積星簇霞曲幽成境如王家池臺假山餖飣華

客越志 十一

整松檜蒙籠不雨翠濕亭中塑丁眞人蛻骨丁號野
鶴趙宋時於此羽化遠來今戚可謂仙種不乏山至
此一名瑞石總謂曰吳山云大抵杭州諸山無甚勝
吳門南金東箭各自爲寶吳山散而緩越山聚而奏
行春星橋何衢六橋其匹爲項西湖廝下保叔揷霞
雷峯貫月非不表表而上方靈巖之浮圖亦復影挂
青漢補陀巖石棧仲伯天台大佛所當北面孤山岧
嶢水心松色如髮何得與太湖一峯比肩藕花居外
寬中窄比之治平草堂當退三舍紫陽奇詭雲泉競

秀城中丹嶂雲泉所無霞表石梁紫陽亦失斯亦又
短截長足補銅坑七寶龍慕九珠白雲長流天池不
洞若夾第四第三其藏水經尤非青衣沁雪所能甲
乙其餘昭慶淨慈之流紛紛土木皆鎮壁間物何足
爲之比論或謂飛來天竺之遂拔驚鷲之雄虎觀
海宇客皆未見余家虎丘鄧尉洞庭四飛之廟故亦
未經雖黃他日與越人摶潚猶可一擲百萬勿云吳
兒孤注也與建初抵掌杭人附者皆相顧自失
而二十四日頴丈來送別遣隸護行過鎮海樓下出

客越志　　十二

永昌門青泥一尺負而登舟錢唐江一名浙江秦始
皇度浙江至會稽是也又名曲江又名羅刹桑欽水
經以爲漸水當由浙字之誤西興蕭水略如楊子瓜
洲所乏者金焦兩點東望海門舟如正月人言八月
朝生如雪山東傾雷霆鼓鳴爲天下潮聲第一是生
風氣甚恬江流似鏡瀰刻未移已達西興方其怒濤
時呼舲航如龍千也柁欹艮可渡也西興買舟十而
[illegible]小境上此地舟形如梭捲篷艙皆不可直項每
[illegible]頭有風則乙無風則縴或槳或刺不開者

余甚以爲因二十里蕭山縣聽潮樓甚偉日暮過剡
溪山川映發水木清華陂澤堰曲清波蕩漾數十里
皆作碧瑠璃色新田綠漲若佛衣參差十樹一村五
樹一塢門扉隔竹人面半綠憶吾鄉義興港甚溪長
若衣帶遊者比之武陵桃源而此處居人意殊不覺
所謂司空見慣耳吾宗子敬謂應接不暇良非過稱
宜乎晉代名流考槃相望今其遺蹤尚在精靈何之
不知可能騎鶴翩翩雲中下來也四十五里山陰縣
枕上過六十里紹興郡禹穴已成夢遊廿五日早過

客越志　　十三

樊江去紹興五十里爲會稽縣大禹巡狩諸侯防風
氏玉帛後至戮於此今不識專車之骨安在時朝旭
初升羣峯盡出嵐容如沐紫翠濯濯與建初指揮四
顧躋船皆驚又八十里渡曹娥江微波鱗鱗一葦可
杭然土人有錢而之謠當是其風浪時耳西岸叢祠
額孝女其中乘潮亂流不及登問行人黃絹幾碑如
奏綠琴於牛耳過曹娥爲東關驛買舟如西興三十
里上虞縣因山爲城十里中壩十八里下壩灘聲下
磧怒如驚濤船從枯埂而下木皮如削爲之毛髮森

昧何必瞿塘峽方知蜀道難也過堨即姚江水才一
綫是日夏至大熱行李圖書蒸蒸若甑中仰視翠壁
夾岸溪流如束對之心凉稍緩遂不言重江疊嶂黄
子久姚江曉色二圖射飛丹青過實令觀此景乃知
良工苦心李卯四十里夜半過餘姚舟中苦熱廿六
日大熱八十里入慈谿縣過袁相公家堂几蕭蕭不
勝國士之痛尚寶君多情愛客藹然綈袍之誼生事
寥落門庭清寒田穀歲入僅數百斛不作供伏臘古
書中所稱八百桑賢相恐不過是飯後尚寶邀遊書

院出縣門外過慈谿以漢董孝子黯得名縣在浮谿
山上山郭生寒蒼錯登市出環山門百步入袁公書
院堂構渾朴壯而不華門臨闞湖院據闞峯山麓孫
吳太子太傅闞澤故里山水皆闞名命酒坐湖山亭
亭在山半書院最高處城裏城外山如魚鱗姚江列
綃盡在窗中飛雨從東南來峯巒出沒頃刻數十回
不覺爲之酩酊院右爲宋儒楊慈湖先生祠左普濟
寺即闞公香火院山門甚古丹青半落出寺雨作還
尚寶家見其二仲清揚自哲並有門風具湯沐留客

宿樓上雨竟夕不止廿七日大雨袁君張燕捧日堂
雅歌投壺極歡而罷午後雨晴出遊永明寺大寶山
山在西門外僅僅一卷歸與袁君夜坐談先相國生
時母夢黑龍蟠床間生而豐頤少名應龍後易今名
五歲占對作驚人語賢豪長者莫不折節父亦自多
其兒時時命見客故相國雖晚成然海內早已知袁
家郎矣相國畏父如嚴君事事無敢有所與獨飲酒
不禁袁氏代擅麴蘗至今尚寶猶以大白自負尚寶
父遇弟亦太嚴相國爲學士直呼其名兄稍怒即長

跪謝怒不解不起尚寶幼孤弟在遺腹皆育於相國
相國後無子子尚寶之弟尚寶以季父叙爲今官爲
相國服三年寢苫一室不入閨房鄧攸兒子之戚可
謂刺心鏤骨者也廿八日別袁君欲入郡訪張孺穀
袁君治畫船載客送至清道觀爲別依依舟人
報乘潮乃行十五里小新壩二里大新壩二十里夜
泊寧波西門寧波古鄞子國爲越東南境勾踐滅吳
欲置夫差甬東君三百家即其地廿九日大雨孺穀
遣舟來迎寓客寶雲寺借香積治供具燕客别久乍

見喜極不能爲寒脂語二季徵孺君孺皆來訪又要
余君房同集君房名貨余友沈嘉則嘗稱其人不爲
生客席上聽孺穀談鋒如雲若對幽并健兒金甲貂
衣而有河朔之氣信快士也淫雨不解旅思頓生往
往得孺穀高言消之六月朔日與孺穀伯仲去謁其
翁大司馬公黑頭未落尚可爲蒼生復起余君房來
邀孺穀陪行先謁賀監祠賀鄞人唐太子賓客請爲
黃冠師祠瞰月湖舉水如染猶可當一曲也坐君房
樓上包參軍庸之來與同飯聞其家江樓絕勝出東

門渡江過其家樓名碧岑僅可容數床下俯三江
盪胸決眥有無窮之想恨不能歌野鷹來覩此寂寂
令江山笑人檻外龍宅明月時弄珠出 叫光惟射
城中又今歲石首來時帆檣蔽日屠旗疊鼓而過皆
稱偉觀日暮尚書公招燕同集者包參軍李山人尚
書器度凝立如青壁巉巖好文下士有古大臣之風
評詩騰賦一發破傷談東湖之勝留余遊甚堅然余
病懷惙惙心已在金昌亭子下矣初二日在床上尚
書贈詩來枕邊讀之躍然起余亦作一篇贈公公和

余詩甚速而思更益遒爲之驚心毛正郎來顧問吾
友張幼于杜子用二太學近況未幾尚書公亦來顧
午後與建初孺穀同赴包參軍燕君房已先在樓中
憑闌看余輩渡江參軍出所藏古銅玉器示客雖無
取克物而一一皆可欣賞孺穀指樓下桃花渡爲永
樂中太監三寶奴出西洋處海舟征倭時斫人水不
可川益數十人泅出之復有一斫大如牛相挽而上
上鑄三寶名憶吾家六世祖陰陽公以星占從大監
行過其故蹟爲之停杯而歎初三日天瀞暑浮屠石

礎皆濕黯載與張山人平叔來邀遊東湖出靈橋門
過浮橋小頓補陀寺寺外有石浮圖七殿中白衣觀
音沉香爲軀坐大圓鏡中鏡大可尋丈入後殿庸之
君房建初已先在午齋僧寮齋後登舟舟凡三一大
二小大以載客小以載酒及僮子按明州海濱澤國
亂流爭趨其治水之法因形創制紛紛別名繫而瀦
之曰陂疏而導之曰渠障而高之曰堰隄而石之曰
碶樞而運舟曰壩以時停决曰閘方舟連絡車徒並
濟曰浮橋是行三十里過一碶一浮橋二堰而後達

茂嶼山房尚書公別業也門左岑山上有步虛亭坐
乂之孺穀邀入後圃寒澗在門踏石而渡小山幽靚
花木涓涓亭曰帍山沈嘉則所命名也圓公言數日
前虎來踞亭中客俱恐入山房看門前白蓮初開香
氣中人酒皆醒是夜宿山房雨大作孺穀訂客明日
雖大風雨必遊湖初四日朝霽後發舟先至莫枝堰
留大舟於堰上以二小舟過湖東行湖名東錢又曰
萬金山昏水亂濃丹淺碧不知凡幾十重余心已黯
賞孺穀在中流問此何如西湖余故謂東施效顰耳

孺穀大呵不肯下諸君相顧絕倒青鷺大如鶴羣翔
碧藻間烏鳳鵲身黃咮黑光如漆皆吳中所無余心
異之不爲問以待客自名始得識蓋恐孺穀揶揄我
也諸君知之則又大笑參軍指前堰人家喬木重重
皆史氏史出宋丞相彌遠彌遠援立理宗擁寵震代
由父浩以降蟬聯黃閣者五世其三世皆生封王墳
墓悉在湖中雲仍至今稱門族家家有珍木麗石皆
平泉遺物也泊舟登霞嶼嶼在湖心四面皆斷中有
補陀洞天史丞相時大母葉夫人目盲欲浮海參大
士史嶼涉險鑿此洞侍葉來遊紿云補陀因以爲名
洞深百步前後通行寺屋盡傾惟一有髮僧在飲酒
數杯而下問大慈路久之乃得艤舟雨大作流泉橫
道僮子皆有難色余攝衣自持一蓋袖中皆作泉聲
道傍石表雄立問皆史氏殘塚行三里至大慈過史
丞相墓墓前等碑斷裂雨甚不可讀冒雨入墓門松
關再折始見華表作石猗形湖石爲獸色深紫石馬
繡鞍繁纓昂首欲嘶又上小屋扉暗龕像深嗣凡四
浩彌遠父子婦姑也像才二尺晃旒雉衣尚具王者

威儀木主數十錯其中不能一一問葬地半畝石垣
四圍不廣而堅石將軍二石翁仲二雕刻如絲皆非
今制可及宋栢二人圍之不盡沉沉半黑石爲闕門
樹生其上拱矣雙塚相並衛王夫人合壁其中正德
間爲盜屠檢尸所賫寶玉盜盡出其屍鬚髯如戟史
氏裔孫爲蒸藏之嗚呼東園作器黃腸題湊之爲乃
不能自衛殘骸安用綱南山石爲哉與孺穀把臂爲
歎去入大慈寺門外亦有石塔七大過補陀而圯其
一塔下萬工池史氏所祭寺爲史功德院賜田踰萬

敢今爲豪家奪去尚存什之三從僧家竹廚然松薪
燎衣蓋乾乃出坐方丈僧不貧能炙鵞飯客皆田所
入也朱殿悉燬新建者茅茨無足觀飯後出讀史王
墓碑文撰丹書皆出理宗宸製今破碎不可收拾僧
言少年及見詹氏發冢時知碑下有金九井掘之碑
仆如雷林谷皆鳴是夕宿僧顯房山深虎多門早閉
大雨達旦僧俗不能持課鐘磬爲之無聲余及諸君
對窓裏青山自相對精而已初五日雨庸之邀過其
墅道上嗚咽比來時十益其五客不能行者借僧家

馬騎去余復持蓋取故道入舟行數曲得參軍墅命
僮子摘雨中楊梅出酒飲客讀孟浩然詩自謂風流
不減舟還出梅梁堰雨益作客皆倦臥篷底順流及
郭猶未暮艤舟李山人庄登陸邂逅居田叔田叔父
中丞公嘗開府中爲銓官而田叔蕭然如寒士不
問不知其爲中丞子庸之君房平叔皆別去余與建
初孺穀入城孺穀憊甚過寺門不能入竟去寺僧手
刺三言方別駕周中丞余太史來顧皆不值初六日
方余兩君招燕並園辭司馬公遺詩來邀遊武陵庄

余先訪司馬辭武陵之招繼訪中丞太史太史方過
余寺中中丞亦不遇又訪方君問何爲見知云自李
舍人所顧余惓惓有傾蓋之誼方嶺南人相國文襄
公仲子以敘自乞外補翩翩有鳳毛知余行急不能
留命所乘木蘭爲送約八月過吳當來下榻歸寺趣
裝眉田叔見過庸之君房來問行色寺僧恐公治酒
送別留共坐良久乃散與孺穀偕訪田叔門庭蕭寂
似其爲人張君孺爲余送別將赴其招歸寺欲少休
周眉二中丞皆來訪送客出門便與建初過君儒家

聞縣鼓十刻始別方君送舟至又送酒來寺中不能
復飲觴寺僧及賓僮子皆沾醉是夜大雨雷電初七
日雨行李早發君房孺穀兄弟皆來送孺穀諸君載
酒要建初先出西門余買輿訪周中丞中丞出鎮時
余爲諸生去今十二載鬢中絲不爲添爲余設賓禮
遜謝不敢當而中丞意殊欵欵故盛德人也出過周
中丞留飲贈詩乃別入舟雨暴甚諸君待良久冒雨
解維二十里送至壩上爲別衆皆黯然自崖而反建
初以同行獨留青衫盡濕余甚爲之疚其晚宿壩上

夜半乘潮過丈亭初八日雨姚江增闊數尺江上山半入雲中如白幘恭巾下垂綠髮處處流泉飛出水銀匹練空中亂垂北來日風甚益奇夜泊姚江驛石楔如林兩城夾河舊城縣治新城李相公所居初九日大雨姚江驛發舟龍泉嵐氣盡在雉堞之上望孫忠烈祠拱立而過江橋湍水盤渦千尺爲機度纔始得進舟師顔色如土夜過中壩木高一丈雨晴微月積聲怒激若千雷殷作石櫃爲水衝落壩人烈炬築栰數十裝轆轤易以新絚又益添舟人邪許沸地夜分乃上信矣如升天也初十日雨晴舟中作書及留別詩謝明州諸君爲詩酹方別駕詩成達曹娥驛渡江甚平往來不一遭其鐵而幸矣幸矣過曹娥遣方君舟人還買舟過陶家堰蒼龍拄南海中白日雷電甚靈梳舟中人皆倚柂而觀久之始滅蘇抵紹興郡溪清木茂山水名都石壁挾江二三里如翡翠舟行手捫綠蘿而過月下過蓬萊驛籥師夜行十一日早達蕭山雨復作到西興小晴萬艘亦赴江流頓高買大舟渡錢唐江海門在煙中不可見入杭城楊梅滿

市間價甚賤欲就顧丈衙齋他食以病作還舟中夜有微月十二日艤舟得勝壩檢校行李遣顧杭州隸歸并問張觀察玄超尚未至雨復大作晚出關門十三日晴泊崇德十四日泊平望十五日午還家是行也自五月十二壬寅迄六月既望甲戌爲日三十有三自姑蘇閶門迄寧波東錢湖爲程九百里有奇所歷分野二吳越郡五蘇州嘉興杭州紹興寧波邑十六長洲吳吳江嘉興秀水崇德桐鄉錢唐仁和蕭山山陰上虞會稽餘姚慈谿鄞江六吳江錢唐曹娥姚江谿谿江甬江湖四西湖闕湖月湖東湖谿一剡閘一三清閘一峽一北新雲龍壩五德勝中壩下壩大新小新堰三陶家莫枝梅梁名山登者十寶石孤山南屏吳山岡峯大賓茂峽岑山霞嶼大慈其無名與名而不及登者不可數舊剎遺祠洞天名蹟古人墓隧過而題者十四垂虹大佛岳墓林和靖墓聖慶蘿花居淨慈蘇堤紫陽華寶雲智臨祠補陀洞天大慈吏丞相墓其過而無題者不可數所過賢士大夫名流淨侶之屬廿有二王青州伯仲陸游甥黃秀才吳

山人李舍人顧杭州恭觀察黄尚寶張孺穀徵君孺包參軍余宗易張尚書張平叔李山人周居甫中丞居用叔方别駕僧殷公流先一人袁文榮公期而不至一人張觀察往來皆不值者一人余太史丙仲所見神物三青鸞鳥鳳蒼龍

雨航紀

吳郡王穉登

紀事第一

嘉靖辛酉九月壬穉登求志先刪夫人墓卜日丞毘陵謁薛憲副先生先朔外舅陸丈使人來曰遲之當同行舟以十六日薄莫發于是穉登束裝俟及期晨起作寄顧先生詩書軸上飯後過陸丈草堂日且落舟不及發明日遲發南風甚勁挂帆出楓橋倏忽及許市余欲留訪顧先生先生吳名士與余神交者凡五年其居在陽山大石出許市甚近余過毘陵往來道必由許市由許市輒意先生今年夏中童子鳴以書來云楊梅熟先生日俟君君訪先生幸偕朱子常入余是日令人立子常子常以貢業入城未即歸長年嘖嘖歎風順可惜不宜留余不得已以軸上詩投朱君家令先寄先生約舟還當來訪遂怏怏出關去風果駛過曹王涇忽千艘俱落帆北風倒吹檣間聲獵獵猛甚雨亦大作冒雨逆風行入無錫抵秦汝立汝立方戢書千百萬卷縱横堂上客至罷戢燒燈張

燕留余宿余謂君戢書倦宜少休余明日欲早行宿
舟中便乃與陸丈宿舟中夜間雨益大迫曉不止午
過五木問薛先生五木人言先生在郡城余即移舟
入郡城至則令人走劉子延所問薛先生蹤跡子延
是夕出赴燕不及問十九日舟中書刺欲詣子延子
延已遣人來候余欲陸丈同過子延入門便趣余作
書留薛先生先生在舟中遊則將還五木書去未久
薛先生人來要同去余欲起子延謂與君二載別宜
少留語薛先生人令先去出酒飲數行一青衣作都

下人裝入對子延鄉語刺刺問知是唐玄卿僕玄卿
冀北歸遣送香藥余久別玄卿欲亟面問吳幼元消
息顧子延索飯飯畢出門與子延別陸丈還舟中余
詣玄卿玄卿閉門不聽客去坐少頃子延亦來同夜
坐譚先中丞葬祭事出燕雲品物餉客寺鐘鳴酒散
去復別子延入舟陸丈是日病作不能眠俟余入乃
眠命童子以燈約白丈夫明去訪白丈白丈今年亦
五十與陸丈同年而生差後各相顧問顏色又携酒
入舟中飲出東門別去舟行向五木風甚逆窮日行

四十里得達五木已昏黑陸丈病不能與薛先生是
日亦病令子孔隣先出先生力疾亦繼出余與先生
父子別又五年相見懽甚許作蕭大人墓文夜宿孔
隣齋中風雨大作晨起雨益大風益怒往來舟楫俱
不行先生出所藏書畫令余鑒入夜張燕復留宿是
夜天雨明日天又雨余別先生先生病小間遺書數
十種為別意甚悵悵入舟陸丈病亦間稍過慧山
汲慧山泉四罌余每過泉上雖甚多事及昏夜必迂
路汲泉上人熟識余及是風雨復來汲皆大笑以為

恠嗟乎風甚怒雨甚大舟甚窄道路甚迂而余所汲
泉又甚淡無味為世間所最棄不屑者嗟乎余誠怪
余誠怪汲泉後復過汝立汝立許書基上石乃還舟
宿汝立濠上是夜夢吳郎先是前三日余從玄卿所
問吳郎消息未得迸日夜懷吳郎及是遂夢作夢吳
郎詩二十三日從汝立濠上發舟雨猶不止晚及許
市竹青塘雨忽止望陽山上丹霞如樓意快甚疾要
朱君同訪顧先生朱君持白醪來禦寒飲未盡遂達
顧先生所入大石山房讀童子鳴題壁詩余前日所

寄詩亦在壁間先生燈下出示所撰家山八記留宿
太石山房命作大石山房詩且曰必以是夕成乃入
余及陸丈對牀卧夜半開山牕寒星光白如月謂明
日天必晴晴即遊大石各起坐牀上作大石山房詩
詩成不復卧起視天宇陰雲復滓空顧願父來訪願
甫年少古心數嘗聞其人於子鳴及是始見果不負
子鳴言已而顧丈出攜古圖書器物示客求余作記
銘命書大石山房詩於子鳴詩後余與陸丈亟欲遊
大石先生謂泥濘不可行余不聽先生命子從政行

願父亦願行余四人復入舟抵山下登陸泥果濘及
屐齒幾顛仆折蔵傍竹枝杖而行得不仆大石在目
前積雨石色丙丙如青黛各相顧嘆以爲奇山僧出
逆客入庵望太湖湖上山青似眉髮余昔年遊山見
山中僧與今不類問之已再易主矣石梁亘庭中著
屐不可登僧言吳李諸公聯句詩尚無恙出庵過顧
先生家山山中勝處凡八歷歷奇秀如先生記中所
云從政留客坐欵雲亭畏雨作不果下山移舟復飯
于顧先生家日莫雨作宿舟中不能行與陸丈賦遊

大石山詩明日舟中起櫛髮欲詣顧先生別願父已
先設雞黍留坐坐半刻與諸君別子長附余舟出許
市乃別別子常過許市復作一詩是日爲九月廿又
五也舟中射瀆風雨困悶命童子滌硯伸紙次第其
事於有道里所經泉石所歷人品之勝物類之奇一
一紀之以貽諸君太原王穉登射瀆舟中紀事

紀程第二

山金昌十里曰楓橋楓橋十里曰射瀆水當陽山箭
闕下相傳始皇射于此

射瀆十里曰許市今名滸墅秦皇廢闔閭墓逐白虎
來此初名虎嘯後避吳越諱逝易今名許市迂路由
竹青塘入十里至陽山大石山房
許市二十里曰犂亭望亭二十里曰新安新安二十
里曰無錫
出無錫北門五里曰黄阜黄阜在水心由黄阜迂路入五
里曰惠山寺汲泉處
黄阜有樓閣多遊人五里曰高橋高橋五里曰石塘
灣水曲如縈石塘灣五里曰潘葑潘葑五里曰洛社

洛社十里曰橫林有嶴市人煙甚稠橫林十里曰戚
墅堰戚墅堰十里曰丁堰毘陵五堰此其二也
又五里曰劍井曰白家橋劍井中相傳有寶鍔往年
白虹貫日府中丞昔見之
白家橋十里入毘陵曰常州府
自蘇州至常州水程一百六十里迂路入陽山慧山
又十五里行二日可盡

紀山第三

陽山去郡城二十五里一名四飛山爲三吳巨鎮峯

巒秀而不奇奇盡在大石大石大如百間屋巧類人
家石假山遠望壟若社燕巢門外有疎松亂泉門
內有庵曰雲泉庵有樓登之可見太湖石梁起庭中
長二三丈天雨梁在雲氣中如白雲左右秀石林立
香蘿赤薜蒙羃其上梁可躡而升構屋巖端吳文定
李太僕諸公聯句在其中
顧家青山在大石左麓山中有勝蹟八曰玉塵澗清
松宅毛竹徑楊梅岡欵栗亭拜石軒宜晚屏招隱稿
山中人曰顧先生先生自有記

惠山在無錫北其深處曰石門曰青山塢甚勝余皆
不及遊余所長遊自惠山寺門入西曰聽松東曰觀
泉聽松松在斷岡上大可十圍奇曲皆虬枝入聽松
猴岡皆士大夫家墓隧松楸白楊青沾翠洒其最勝
曰邵文莊泉文莊名寶　武皇時名禮部卒賜金墓
墓上石狀唐李陽冰書三字碑立大逾聽松者二階
而奇稍不逮入觀泉最勝曰二泉亭堂曰漪瀾泉在
亭中二井石甃相去只尺方圓異形汲者多由圓井
蓋方動圓靜靜清而動濁也流過漪瀾從石龍口中

出下赴大池者有土氣不可汲泉流冬夏不涸張又
新品曰天下第二泉

紀人第四

顧先生名元慶字大有吳名士家近許市凡高人逸
士由許市過者多就顧先生顧先生性好客今年七
十五猶酌對不倦所著書數十種行亦甚高前太守
溫公以鄉飲聘
薛先生名應旂中會試第二人才太高文太工而行
亦大奇故不爲世所容官止按察副使予近舉字孔

壻溫溫玉耿爲賢公子
朱子常名大經家許市爲醫童子鳴桐其術甚高亦
能詩
外舅陸丈名承憲字子紹能文章溥州太守孫大守
在溥州有善政人謂其後宜昌今六十有司猶未第
白丈名仲字子中晉陵人康敏公孫落魄能飲酒學
晉人書甚工
童山人名琡字子鳴太末人往來吳中詩清甚讀之
如有雲氣以詩窮不修形骸人多白眼視之蔑如也

與顧先生及無錫泰柱有世契蹤跡長在二君家今
還太末明年當復來
劉子延名昌祚晉陵人爲人有道氣今年二十九無
子後下第余甚惜之
泰柱字汝立尚書諸孫好古博雅慷慨然諾有國士
之風
顧謨字從振顧先生第四子能丹青
唐鶴徵字玄卿荊川中丞之子有逸才覩其神駿殆
汗血之驥也

顧顧丈名學尼家與顧先生壻其姊夫曰黃姬水又
最能詩故顧丈亦能詩
吳郎名嶔謙字幼元奕世參緗美風儀朱衣傅粉有
豪士態讀秦漢人書能成誦今遊燕未歸
王稺登字百穀晉陵人流寓姑蘇其爲人特多病盲
交名流故亦知詩然其病以詩益甚
右十三人以齒爲序稺登載其後

紀物第五

薛憲副家藏宋刻龍爽堯民擊壤圖元趙魏公書蘇

黃州像蘇公長耳豐頰鼻準隆起相法鼻主文章故
蘇公能文
國朝錢塘戴進山水四圖余閱戴畫多矣當以此爲
第一
顧先生藏宋馬遠鍾馗移家圖
國朝沈周先生大石山圖後有吳文定書大石聯句
詩
又吳江圖　又西園雅集圖俱妙品
靈壽杖一長可三尺文如紫玉四時變色寶物也

宋端溪石硯一硯在山下人家作磨刀石先生購得
之余爲銘

明月編

太原王穉登

中秋馬汱沙看月記

今歲僕善病自春迨秋經三時猶不可起支離牀間骨柴然而憂不食新也秋暑灼人如炮烙客至者躧相躡而問病之若何則笑之而已然猶日出汗數斗醫師謂公良苦公之客嚮如而竟日不得休請無事我刃圭矣僕請謝客戒門者無納一切長短牘刺至輒覆之更持葳蕤鑰扃其扉然後剝啄聲屬耳益亡

賴不堪思遠游以避之而會友人靖江朱君在明以凡一至日不臏敝邑之陋無足辱車音其幸而惠然臨我則有長江之練若也秋色俄乎岡巒瀰盈治木期於黃田關遲君矣僕報如命乃卜以八月一日丙辰操舟舸而西明日抵無錫之膠山訪安氏兄弟緒卿留飲齋頭出諸琴數輩淋漓作書細者如蚓麤者如老鴉傍觀嘖嘖稱好僕起謂諸君皆病已甚則皆闃然閒夜卿方客金陵桃葉小姬歌水調黯然思舊游又過其叔氏大夫樓中暑益甚賴高木清池消之

不者汗成漿數杯而下田間桔槔聲達旦農家爭上
水如救頭然僕中夜爲再起明日舟中蹦㘏能主人
請爲山莊之游以筍輿載客從屋後出行田間半里
入莊莊在膠山麓大池數百畝薇以芳渚蕩舟㳂洄
乍出乍沒池盡處登岸更上數百步復一池三倍之
二島峙中流鬱然相望不知何人題作金焦僕語主
人此措大者當罰飲池水一斛亟泚而額無厤吾淦
浪主人言月下採芙蓉波光如紫綺客何不爲三日
留僕謝不能初四日抵無錫訪秦叅軍子仁子仁治

明月編　二

裝將北游一堂甚小行李半之不可坐移坐廡下已
而棐茂長來借覓胡侍御王山人不可得曰與東臯
客游無間日泰方伯陳寧州皆在僕戲問客㐲何而
多長者之游㲄不具泚泚者與少焉泰方伯來訪邀
游慧山辭不往明日乃偕寧州諸君往登其舟客與
而至者王秉人景純都門舊知也其伯父觀察公開
府於此僕笑語王君東嘉者子邪安得不驚座問從
何方來舉其故緬知文戰而北是日初五暑甚繼黃
氏之別墅環慧山而墅者臺池林館相望矣而黃氏

擅其勝酒半月未生移席舟中待之煙霏薇水夜涵
南禪寺夢既醒猶聞諸君陽舫呼盧聲且起別王君
君遂東矣而秦和邀游寶界山秦和者復一王君也
寶界是其家山治樓船載酒浮五里湖以湖中雙槐
揚帆牽舟而行既至魚梁當門日蓮化渡青葉田田
花高於葉如紅粧美人立翠盤中舞臨湖者亭名泚
泚稍上一關爲魚步去魚步而近長松八九樹雲柯
龍鱗壘石高盈尺設石須彌座於松根曰松壑塡樹
皆栟櫚松桂貧嘗數百個檀欒蔽日如行幽谷中輿

明月編　三

夫履肩擇薇般如驚蛇升其巔月浮出松頂如鉤松
風醒酒酒頻飲不醉坐彌臺當松缺處風益甚炎歊
洗如亭樹數處青靄蒼然不可辨主人一一名而示
客更指前太白一峰曰此下太湖戈峯七十二可類
而數也僕捫沾瓻謝主人盡留此僕客之東乎夜宿
舟中荷香着人如中酒行三十里枕席猶絪縕初六
夜宿江陰黃田閘閘以楚春申君歇得名歇封吳圭
田於此今不勝黍離之歎月沈霧中氣昏然問朱君
本闕僕客失期前三日歸矣詰朝買舟渡江未半有

兩龍下垂一蒼一白亭亭若車輪不見頭角黑雲乘
之如墨而微作風起蘇蕩江波皆沸舟人落其帆半
握手令勿驚然其雨如土矣僕立舷間望雲氣鴻濛
東行意梁溪間當獲甘澍盈尺是日也雷擊惠山之
浮圖木碎如札江中去錫三舍耳乃寂然雷聲信百
里哉朱家與人候之江滸行未半在明出道傍揖與
握手而步曰龍瓶而涉江得無戒心乎僕謝亡恙此
屬蝦蜓么麽不足負吾舟相與抵掌過其家見顧朗
生朗生亦慰勞僕憊極覓高枕臥松齋中聽風聲颼

明月編　四

颼則快以爲江濤拍艦不寒而栗久之在問在行來
士獻亦來明日在充在此偕來坐久暑甚脫帽裸袒
就地眠扇不去手尚慢慢不勝皆別去暮訪在問初
九日同在明訪士獻又訪在行在此後入城訪在充
先過沈於士家門牆雅潔皆棚瓜地悉楚楚解衣坐
大蓼飛几榻筦簟經雨鶴楔酒甌茶爐藥籠之屬靡
一非湘翁所爲斑然可玩夫飲在允家持牀留宿盆
荷紛敷黃者尤灼灼在明別去夜甫雨快涼明旦朝
餐罷別在允復之在明所夜坐溪上月出皎然門樹

皆綠醉魚嗅蘇撥刺不休與則仕龍街杯甚樂十一
夜過容與閣閣去在明家南行不一里至谿山菴孫
莽獲之取土爲壇爲臺與樓觀之址突兀陂陀藏以
修篁數百秋花映竹娟娟有態月中花竹影扶疏張
幕而坐坐倚四角使不礙月農歌漁唱與清商相間
在明指揮四顧此可亭此可廊此可軒屋某處此可
左右拖此可長廊與複室跨飛梁如虹蜺往來也異
時諸君過我者不平原十日不歸矣僕笑主人見彈
而求鴞炙皆大絕倒此圖中玩月庶幾可者而恨之

明月編　五

遠觀在明誇其眺臺甚以爲九江三楚在目前矣明
夜力疾而登臺在快閣前可躡十　淋四周朱欄遶
之凭欄跂足僅可望隔江山耳是夜月尤朗綠煙香
霧濕人衣僕謂在明月不浮江觀者尋常月哉明夕
爲十三孚漢孫然星光皆避月不見衆交口如此月
也而齋閣窺不見女子態乎主人獨不言而發其聲
音無不預戒以一觴觥或斧一載嚼奴廝養渡大江
中流亂舟使不動他舟揚帆入煙霧作軍中樂節歧
歌奏黃頭莘雜以棹歌疑乃伊謳長風吹聲入雲漢

或斷或續二三君單絞立而浮白望月出海門紅霞
繚之如赤城其下波濤爲水銀色光射人不可睨視
僕拍在明肩指此何似桃花林中水精殿衆皆擊節
在罔力疾飲獨豪與則生對曩鷗胥雖然酣無狎類
項羽破章邯鉅鹿下在明十獻肪肪肉擣仰而攻之
不受敵者但僕斗飲覓一卮酹嫦娥曰此曹酒人惡
知清光者徒以麴蘖激波心金叔康夏而蕩水府有
如天吳海若支無所等脫而駭曰是欲燃犀我也公
非不念垂空乎莫不竦然明生揖客休矣捫鵰夷之

明月編　　六

歷且粉於是諸人皆承嚮而回入門月方午憊甚魚
貫瓶屋下花影淋漓滿身在明畏暑不能眠躑客良
久乃去十四日大暑燒潤森凡法潰不可凭雷殷殷
欲雨森更鬱蒸人望月者如渴呼酒坐松齋待之咏
唐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歎其佳絕僕揶揄諸
君能賦此者當以清光酬之不然須借管絃吹開耳
僮子取長笛奏桓生三弄復歌宛轉音調殊絕惜餘
霞五色淬穢太清不堪作纏頭錦柰何巳而雲漸收
月濛濛照席上都無昨宵晶熒瑠璃屏風掩夜珠差

堪解嘲夜臥枕上聞簷聲逍曉雨闌干不止諸人氣
奪爲中秋扼腕或舉貝葉書稱依陪世界故應爾那
得揚州鶴哉僕漫言此雨洗廣寒殿中塵欲令玉兎
見秋毫也今夕滿下而無月者請如金谷數觴我月
則觴諸君倍之矣在明甚訝客奈何孤注若此爲具
於拙園酒肉相屬長廊數十楹懸燈火其中如明河
斜傾珠斗錯落圓中高檜成列大者兩人圍之不合
離根阡陌井如稻花香氣撲樽疊客歌天田何所有
歷歷見白榆未竟從者呼月出皆翹首東望明鏡燦

明月編　　七

然飛出柳梢間光燭地如雪僕顧諸君王生語云何
豈有戲人羊叔子者令童子鼓板枚呼美人交牟罰
客不能則跽而爲生轄瓶展爲交錯聲嘈嘈不知貴
主人狀頭醪幾觥矣衆賓既去在充與僕對牀不雜
鳴而起曰掃孤山一片石待君僕業已許在明矣然
則客一而屬主人者二乎明生云謬則緒而解有臣
弟酒而兄佐之皆非二也乍辨色與明生在明過輿
而東十五里行野田中山漸逼歷土漸高田漸狹不
宜稼荳落而爲貨臥壟上短若香草古貝數本一化

花小於常三錢不供籽軸而其里貧可知也至山下
捨輿而登山巔一殿其神見旋殿後亭名觀海鬱然
四壁在充在問皆坐而待遠眺海門湯湯如孟諸虞
山之雲近在几席狼山如聚米可掬也日已逼下舂
客有饑色在充祈巨鱗啖而飽先去僕與諸君臥俟
月升命輿夫持錢鎛雜草除地畫一架叢望若芝蓋
浮者黃雲層疊而與雲際光財一綫未除時月漸瀰
滿山矣江流遶縣若蒼玉帶圍寒潮可染裾也朱君
伯仲問茲山云何而客言嵱嵷哉僕誠此一丸泥不

明月編　八

足封函谷柰何誇我尉佗安知漢大者問酒餘幾斗
尚可泊浮至夜分借廬鱉蚊虻不可宿則皆扶而下
山譙鼓盡二撾始達在明家與夫行林中疾如飛既
至皆牛喘吐氣如蒸彼夫非人與并丹致慨於人車
固其宜也僕係遊告主人欲東遊泰參軍主人留客
苛於陳孟公尚書期且不顧何物參軍能奪朱家客
乎夜飲江雲樓竹影霏霏入坐息月光皆碎於是哉
生魄矣在明言吾邑蒞有李昕可俠廸時可名勝
兩人通儻喜結客客曰楊維禎宦嶽嶽矣時可能折
其角與之之游維禎挾四青衣浮江過其家時可訪
之舟中舟中之器黃金屏此相半也維禎氣岸然乃
時可燕客櫻桃下瑪瑙作坪紅甌毬覆之三數麗人
行酒並絕代以赤玉杯盛脯白玉斗盛漿皆盈尺維
禎爲色動後賞蓮花水精爲食林容其中置金鱗翠
藻食器皆衒越秘色磁其豪侈如此　高皇帝下江
南時乏軍興貨聚萬鍾者再猶懼不免浮家去之琉
球或王扶餘如虯髯者未可知相與嘖嘖歎其胄猶
香僕謂水精食林最宜月耳柰何朱君獨亡有然文

明月編　九

勝暱可者十倍也在明謝不敏主人何敢當李君維
禎過乃公公執牛耳矣僕甚慚其言十八夜士獻來
相邀士獻者在明猶子其先府君官記室以計然筴
起家最善僕與在明臨城東而居雨作霽積潦盈庭
躡屐而過月太模糊不可人士獻網魚剝棗極甘脆
而亭客咄咄阿咸哉十九日雨淙淙不堪涉江客心
如懸旌晚晴燭既跌月始出似來時半輪觀月思家
益耳竟夕不能寐明日熱火治裝則生病甚強下牀
送客爲之淒然在明送僕渡中流指龍見處是日微

波鱗鱗如穀紋驟息達江陰矣童子延閘下買舟僕與在明入城訪黃君吉甫坐池上酌吉甫性綏不耐掃除林亭閒中徑荒松菊無色頹怡然不問叔度汪汪千頃非對之可當佩韋舟人告潮平乃別別在明士獻附舟至月城乃別乘潮泊青暘行三十里始見月漏下踰十刻矣二十一日至無錫王鴻臚乘傳從東方來介子仁附而去解維將宿新安俞王山人伯熙至自金昌與原荊偕來訪於舍西來閣原荊指伯熙曰爲此君一日留不可則又指其僧曰投足下轄

明月編　十

题此閣而去也愈不可則又指養和而詈曰公子以麗人來坐海天閣靡踰糜一斗而進之客腸非金石能投筆而去乎僕笑而可矣明日不俟主人纜舟綠蘿菴下命舟師悉去船牕當風寢比起午炊熟悞問童子此充那鄉道哉諸君挾麗者至問飦乎無則對以黃粱夢覺矣麗人者故太史曹公家妓曹公在時撈而坐僕齊頭歌稱是十二棧中第一聲未嘗不歎侯門如海今流落人間與孟嘗門客供散對而欷歔者半酌酒未行先索墨題西來曰爲世尊書一切撈者當焚衆妙香合掌作禮而後筆可下也何得紅粉溷乃公諸君謂老君士如維摩詰天女散花生隹耳書罷諸君分曹爲探鉤負者歌而酌之大斗無得稱飲士何人等不見曹公乎今安在生時不飲而留此如銅雀臺上妓與他人樂少年吞悲更俟河清耶既而一客負麗人唱梁州聲嫋嫋如笙簧不似從喉間出每當闋則低其聲以亞之音極凄婉不知霓裳羽衣今安在遂作廣陵散乎無也此豈其遺響與於是無不願爲麗人醉者惟恐其不負也是歌數闋月掛

明月編　十一

塔傍僕攬伯熙袂起曰夜何其而尚歌恐令彼姝者[illegible]壓出其口中非客素醉酊不能別舟宿南門門乍啟遣奴將茂長行李來藏而俱東舟中熟如飽抵家[illegible]雨大作又三日別茂長檢詩共若干編并紀游之次第王生曰吳人所偁玩月者獨先虎丘僕爲兒時[illegible]于於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去以爲似酒[illegible]家耳後蕩槳[illegible]石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月之[illegible]入最後得虎山檢重湖之[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不[illegible]則大詫賞謂得月之多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江而後[illegible]然驚矣夏孫之不可詰

水猶是夫以井窺者而可論月乎甁盎有水月覩焉一水一月千水千月敦甁盤盂之器潢汙行潦之流極而至於滄溟渤澥弱水流沙之浩渺無窮無非水無非月者至於無水無月而覩者止矣無水無月之覩不如無水之水與無月之月之覩之爲解也無水之水無月之月之覩不如所以無水所以無月之覩之爲解也嗟乎此不異氏糟粕之餘乎若夫滄溟渤澥弱水流沙之水之月而僕與諸君安得坐而攬之曾謂此江之不衣帶與鄒子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信然哉

閏中秋毘陵看月記

從黃髮而閏皆不識閏中秋中秋不恒閏也日者古英廟至今而所更中秋之閏者三耳嗟夫不誠難遇矣哉忝僕以前中秋玩月靖江矣月下問諸君閏而復月當奈何衆謂下足下望蜀已甚寧能一歲兩中秋而月十恙者月則人人自觀耳若而人尚安得把臂乎僕漠然感其言後八月十日周太學汝賢自爛溪來僕留之坐指壇前松樹曰今夜清光爲君矣汝賢不許以叔氏左軍公至須其至共醉足下未晚也是夜月不甚佳明日左軍錫臣張文學鳴教偕來偕僕經會堂覓汝賢不可得僕謂左軍月漸佳而足下偃僂發人前良若嫦娥不笑子哉人生能遇中秋幾何況一歲而兩因衆昔游諸君言左軍謂吾長揖二千石遂當西耳出關無復故人公能返三舍乎前驅至慧山汲新泉一石祖我何所無月何所無客而徒沾沾談二三君者已而華鴻臚存叔人來言知公之將西也請爲半日留啜尊生齋頭脫粟飯歸舟與子

偕矣僕召舟人移衾枕厨人設雞黍兩俟之明旦起視日表過午而華君不至者遂行無失左軍期乃旦日且夕華君竟不至移舟訪之其舟中人出告主人方飲[illegible]大家送雞黍於其舟而去曰吾爲而主設也索左軍舟已先發矣從間道自射瀆躡之不得物色北來人知已出關趣舟人作而前邪許甚駛天[illegible]望見滸墅燃火相屬關法即受水衡錢日幾曛[illegible]數鼓矣其關門高舂而後啟非衣繡者無得夜[illegible]閉僕搔首問童子計安在乎則皆曰如

[illegible]不如鴈門太守衰也關外左軍
[illegible]到漠然雨過浮雲盡斂月光射舩
[illegible]游人不能了[illegible]一關吏手前趨奮頭數輩尾之
[illegible]道而呼鴻臚來僕意爲存叔也問之果然過其舟
存叔方夜飲指蓬間供具曰足下遺我者非足下我
不敢先僕語此鴻臚具耳僕餼茅容也而安得若此
相顧大笑呀僕之行遲豈無鷄鳴者出客而欲驥尾
我乎則又大笑關既啟方舟而進使偵左軍舟坐客
皆滿相鬨而過之存叔催夜發而僕有難色也曰樓

舩旗鼓而虞綠林輩哉公家青氈亡足當偷兒顧者
僕言有則煩若一詩以免然月如此不雨蕭蕭如博
士時無勞賦江上相逆爲也吏爇燭呼酒飲罔已過
望亭起視舩頭明月光若數㒳黃金蛇浮湛波中誦
野棠流水之篇爲之霸霸別華君還舟宿枕上聞水
聲潺潺如夜行不休曉視舟泊處已達梁溪鴻臚遣
人留午炊謝之而去艤棹城下逛左軍舟人及僮輩
鼓枻者竟夕矣目睛赤如火齊珠則皆相枕藉臥鼾
聲又如雷也僕坐舟中作書寄都門故人凡數尺一

既畢則呼童子起起猶垂首而鞾曰寧逢關吏勿逢
鴻臚矣不覺失聲已而錫臣舟至捲簾呼曰柰何拾
我而先哉問汝賢諸君鵠首皆東張君扣慧山之程
幾里雲幾重松幾樹泉幾份幽若幾百楹有舉微之
宮可憩否愚可望月乎無也蓋君尚未識慧山耳則
勸左軍且勿前而爲張君游晚泊北門迎潮館下此
地即故蓮蓉湖今爲田者十九然猶巨浸蒼茫水及
慧山之趾是夕十三月最明與前中秋十三夜相若
錫人士好游大抵類吳門短棹輕舸夷猶綠波載嬋

娟而出者官籥之聲入雲僕顧而歎美哉邑乎微茂
苑者甲天下矣左軍文學白公而過僕舟戒無以隸
從者蕩槳循山溪而入乃張君見黃阜不識云烟中
樓閣誰家也僕名而語之故[illegible]烏氏言慧山如羣龍
[illegible]蜒自[illegible]而下阜其[illegible]哉張君自負堪輿善牴牾
其說曰非是彼西浮者復何取西故有大保墩云西
僕對叐盤騶乘一而足乎登岸過黃別駕山閤門而
坐者鱗亞諸少年銀箏小柱而按梁州如出谷縣蠻
鳥僕將闖入其中而聽平生最好聲音而不識曲如

人見柔曼往往稱傾城抑其孰爲毛嬙西子政復茫
然謂左軍安得如周郎顧邪周君恐有覺其紕服者
以扇障面而過不勝張君之蹻捷去僕且百武追而
及之寺門左右士大夫闐咻夾道家家有敍桂花棚
月中香滿山殿佛衣皆清芬僕詰二君此云金粟如
來信然不妄山中寂然無一截酒客山僧俗如市井
販夫不知月輪爲何等抑其虛無一應鏡磬生塵月
正掛殿上鴟吻池光瀲灔可見底左軍惟刹觀然而
無佛火僕顧庭中月言此琉璃光徧滿大千恒河沙

世界奚必一點蓮燈照白雲欲從左廡游泉上陰廊
黑不可行復出天王殿折而西過華孝子祠松篁蔽
月又西門榜天下第二泉元趙吳興題書法道美入
門綠池尋丈泉從石龍口中瀉聲濺濺上爲漪瀾堂
舊漸圮近觀察使者東嘉公新之檐楹燦如也
又上爲泉亭探罌汲者左軍之隸映長松而立瘦影
如鶴大隸等耳呵殿時虎而冠抵青絲綆十丈鳴轆
轤抱甕寒雲中何減漢陰丈人張君首肯僕言濯纓
濯足不均此滄浪哉二君對而漱齒作潺湲聲曰渡

淮踰黃河飲水一石者泥半之憶茲泉若閱湖甘露
一錙千金不可得然近聞黃河清者幾百里矣自西
坂而升月愈霽清光近人張君問廣寒去此路幾何
僕對如長安之比日則相與歎長安遠也祠而扁者
爲尊賢堂前有石甃流觴處水自若冰洞來今蓮生
其中左軍腹鄙如而乏濟勝兩僮挾而下氣怦怦問
汲者水幾斛有碎石浸其中否以艇如葉載之而前
僕舟觴而對月命紓徐行勿亟左軍謂僕以此邑比
長洲者謬甚月如今夕而生公之臺餘尺地乎艅艎

舴艋相銜而來雞鳴不得休此邦之人日在西崦而
坐受其閒閒矣僕言此乃所以勝長洲也不耆酒肉
不登寒山門安得青靄容吾輩哉十四日樓船角鳴
戒歎月早發僕舟尾之行抵五牧乃同舟夜達毘陵
府左軍夜置酒觴客於中黃雀貫自戚墅堰一金可
數千頭啖之不及吳江者之半蓋霜降即魁然如楓
落後蟹魚耳方坐船頭對月而觀察公自孟瀆來鐃
吹震林木千艘鬨沸流水作驚濤湍布鳴蓋二更始
息明旦爲十五僕移舟入郭約左軍會吳京兆勿元

豕僕先至主人披衣起出雲棲館候客曰項自泰潞
鼠也病踞抵關樹下聽禽言消暑耳客何自來者乃
以左軍告且請設二人飧問長君善飯乎則對幸甚
向濕瘵今已痊
未陵下呼謁者于官拜起聲不休啓吻皆焦紅樓之
故婀娜沙此利死而出出而韓生無恙長條矣揖客
入新齋自雲棲而北過猗倚樓文太史所署額宛然
亦橡泉軒曰浮白並壁龕大士像梵夾禪牀如精藍
然猶煙滃然作禮而出拉樓梢前而南向者為清玄

明月編　八　十八

齋右序狹如井距道齋所從入齋新建甚精麗曲欄
低檻後為複室廣袤如齋北扉以納涼颸前壘小山
石寒花潔瓏瓏有致亭于面西日夕陽翦茅覆之可
容三人促鄰京兆言吾此齋成而不出戶者更月之
望幾矣有先太僕之敝廬以蔽風雨負郭以畢伏臘
陂養魚坂桃竹二頃林一頃莊腸唯種瓜拙地宜栗
棗下纍纍丘中麻芃芃也蒸豚可以備蒸嘗雞黍可
以宴賓客彈琴讀書以卒歲射雉釣魚以為樂租庸
以輸有司饘粥以謀主者左思記室鮑照參軍官甚

卑也而遭吏議恭組盤綬解而還縣官豐年多稼饑
穰猜家妻子幸免凍餒以其餘供賤吏布裘掩骭汲
鹵編晦間以終
陛下之賜幸矣昔焚如而散髮箕踞令童子爬背瘙
且不堪欲大冠如箕憒三指刺成施公卿之前腈聳
突梯骯髒如也何翅風馬牛哉不如與子婆娑敖柱
下酹嫦娥一杯寧為鷄口耳兩人皆捧腹軒渠而左
耶來訪周君秉忠亦來方解帶盤礴談京洛舊游津
津隷來促去郡大夫以幣交待舟中者久矣主人不

明月編　八　十九

敢留請單舸載醇酎為君祖道供帳僕與秉忠飯罷
三人同舟西出郊望左軍舟鼓達將發幼元請以
折角見並見張文學遊過舟中伙行五里旗亭乃別
左耶謝足下崎百里而送客良苦僕云此敝脫地未
出疆也公忘我籍毘陵乎笑而去問秉忠客唐腊部
玄卿所別幼元去乃秉忠約二人偕來玩月雲棲無
負閏秋三五腊部起家為郎迄今庭未有王生跡也
不見者踰三年僕日老且甚荒悴亡狀為月旦所羞
稱乃玄卿顧謂曾參非殺人者主臣得無為李陵游

訣手感飽子之知不能已僕問君何家食委蛇則上
書請告待　報可耳憶與君爲詞門生君驅而汗亦
見者無不稱龍種僕亦自負驪黃之外君今長營千
里而僕局促轅下俛首斜陽棧豆之秣不勝伏櫪而
悲耳然君今年政四十矣方帳下受經時君鬚鬢頗
黑今纔三十齡則僕髮安能不種種也留夜坐聯有
酒行秉忠別館楊光祿家不能偕而僕與幼元銜杯
月下指北斗柄闌干矣是夜月不如前度十五而
此城中寂寂無一踏歌聲聞直指使者方行部人不

敢夜游游則游耳斯亦何關繡斧毘陵人故不好游
僕少居毘陵不聞月下登臨者郡中無山水城樓雉
堞僅可踟躕不則濠上乘舟往來如魚游盎中廻環
當千里矣幼元謂足下識毘陵甚不念桑與梓哉明
日秉忠借同登獨倚樓超然遠覽城中氣佳哉鬱鬱
葱葱幼元請賦之僕云此吾土何賦仲宣賦者懷鄉
也爲題六言俄倚不能下謂主人樓殊佳但欠隗中
列岫然京兆郎能畫眉成遠山安用翠黛掛欄杆乎
暮燕雲樓待月乃攻待而興索然別而登舟夜抵東
門宿十七日下春至無錫過談思永家留坐庭中爲
賞月供具坐良久月上呼美人佐酒者不至間思重
補宮得右軍不知換鵞幾羣矣思永笑云此公家池
上物爲余伸擬之川祝溪上月如霜而罕游者兩人
踏月西行過秦方伯門外欲扣其扉索飲恐妨主人
高眠遂罷舟中對月賦詩寄唐玄卿詩成乃就枕十
八日早起余昌欲訪華鴻臚與其投轄不相聞而行
是日北風獵獵掛帆行甚疾由望亭下長蕩而歸曰
尙安得與鴻臚夜濟而俾關吏無識我哉歸見黃六

秀才書自燕山至以前中秋十三日發兩中秋月皆
以十三夜最佳不知長安此夜何如也夫中秋而閩
稱難遇矣閩而皆有月無風雨之阻又皆有江山樓
閣良朋把酒相燕樂也豈不誠尤難哉毘陵雖無名
山川顧其人務本力穡而相習家不善夜邪遊蕩以
類相爲水鏡中人次胥乃仕於朝者又或謂毘陵俗
好傾則僕去毘陵久其風漸變不可知抑非吾土兮
金昌信美不易毘陵矣若夫中秋之間而月月而游
游而無亦多嬌之人自大差以來未之有改焉而不

可與毘陵道也

荆溪疏

吳郡王穉登

余以萬曆癸未二月廿又四日過毘陵訪吳幼元萬承夫先在請爲荆溪之游承夫家荆溪幼元姨之子也與幼元周要余而西意艮厚余重拂其惓惓遂以廿七日月雨放舟山毘陵西門泊吳子知南河莊子知載酒至同集者盛原濟吳章叔杜玄慶趙直卿幼元之子雅言入夜皆別去玄慶有事荆溪請偕行廿八日雨止早發抵河橋漸䐜承夫捺單舸先行倩關吏無下蕨蘖之鑰而後余及幼元舟並得入城泊東門是夜萬子寅杭子湘來訪廿九日早起陸山人元德吳宮詹惟允吳太學惟毓先後借來朝饔罷訪子寅父子子寅仲父宗伯公都門舊游也請見以單辭又訪子湘惟允惟毓宸後訪陸山人登周孝侯基望銅官積雪午後子寅携酒幼元舟中觴余及玄慶東汎之濟是夜泊宜興三十日梳上閒鐃吹幼元先入蜀山余及玄慶飯宮詹家出城訪吳光祿先生游鴉鵲𡿺請記許之覓蜀山路茫然彷徨道左右呼於

水涯者乃承夫治游具將追幼元遂訊玄慶與俱入暮及之蜀山夜泊閶月朔日天霽游與大發幾欲奮飛自蜀山至湖汶日中與幼元亟問張公洞路會金沙寺僧寄公來迎不俟買輿疾走入金沙啜茗而出至洞由前門入余將謁補陀大士以是日齋戒浼去葷酒備啜蔬而已諸君飲微酡出閒僧言洞後有屍解異人視日嶞嶒矣幼元氣甚銳鼓行而前匍匐入視之爬出汗如沐夜泊湖汶是日子寅祭家廟不至初二日游玉女潭史金吾請告歸既泉架壑為樓觀

極宏麗飯瓊玉軒看瓊樹去游天窟連珠龍湫一綫天皆洞也惟一綫天巖奇間道走金沙路中見虎蹟與夫輩怖幼元命舉砲震山谷然聞山人言防虎實不宜砲虎驚則跳而噬人既入寺與夫指所從間道者虎穴也不爽而栗坐寄公房禮故講師珂公墓幼元許為造塔余作銘湯沐罷然後奏絲鼓入舟觀者如堵放舟宿湖汶初三日南風勁余及子湘聯舟絙束之並行艤松下望幼元舟不至至則祈觴不能操召工斲之然後抵北門外宿子寅來初四日驟熱日昏無光疑有雨今歲天文示異仲春之初雷電雨雪並日而作自正月至今未嘗連三日見日天幾漏矣而余與幼元入荊溪來更六旦暮皆晴可謂天幸不可要微相與商略勿游善卷便幼元不聽趣解維西行至祝陵雨大作初五日史戶部來訪遽別雨中持蓋游善卷坐水洞亂石中屏履濫濕幼元命火下窮幽窅游染其裾不顧余與子湘嘖嘖稱豪舉哉飲三生堂上憶往歲與愚公約同游服且寒矣爲之悵然未幾子寅之東床徐君遣一廝賫來請游龍池從張

公蹕之不得復至此涉險行百里矣勞以卮酒許之乃去覲唐殿閣柱上雷書並奇絕惟國山囤碑雨不可往射衡退矚而已放舟而前徐君亦自來邀客列炬如星漏下二十刻且別於蒐橫道遂辭徐君宿張渚以明日初六乘徐君之車輿馬騾往雨乍晴日光熹微龍池之雲葱菁在目主人張供具甚盛不聽客游憩一至嚮山坂入夜雨復作比曉不休相顧與索然如山陰雪下徐君之諸父兄弟知客有歸心悉携酒觴客掩關下楗以大白浮幼元盡一斛不醉於是

莫不稱吳君酒人也徐君送至舟中亦浮之而後去
初八夜泊宜興東門與子寅子湘別承大子病從道
上先馳歸至是復來別別諸君幾浩嘆浮屠不三宿
桑下以此慭鼓髒急始別幼元幼元意不忍將偕余
歸余謝諸君今夕歸爲具不得休且引瓶候足下足
下戀戀僕無意幸臨諸君足下猶可僕不良朝那詎
楚耶又久之竟別遣蒼頭奴送余初九日至毘陵更
三日抵家計入荆溪之日屈指踰一旬晴與雨相半
晴即游眺雨亡賴則坐舟中看子寅與幼元奕子寅

寛然長者也喜怒不少見顏色惟奕顧獨使氣每楚
風不競輒挺局擲子逆散如走盤幼元愈捧腹絶之
君氣愈盛甚者目搏頰低復手談津津忘之矣以是
知君真長者罰觴及君子湘裴代之時侍佐君奕欲
醉幼元乃兩君無及濡首而幼元獨醒以此豪兩君
此一平原期頃不知腹便便盛麴生幾石也
未至荆溪三十里日河橋豈詩人所云酒悛青者即
其地與
宜興古陽羨也一名荆溪城外東西二汊滙諸溪之
流江太湖蕪蘆之藪剽掠四出稱嚴邑焉
汊字字書不載當作九土人以九里計程故名
周將軍廟在城中陸平原碑集王右軍書不佳其半
已泐廟後數丘魁然古木蒼蔚登之可望南山或云
將軍馬革未還此特葬金甲墓也
城中長橋直縣門甃石堅好非孝侯斬蛟處斬蛟
橋在西汊宋蘇文忠公迴翠好事者募刻廟中
銅官山在城南豕五十里山嘗産銅前代設官守之
志稱天降銅棺葬袁令甚齊諸蜀山在城東四十五

里水環之如崻嶁蘇長公買田陽羨時徜徉其中因
名蜀志懷鄉也今祠堂在山椒鐘虡生青苔矣
蜀山黃黑二土皆可陶陶者穴火負山而居纍纍如
兎窟以黃土爲胚黑土傳之作沽瓴粢爐釜鬲盤盂
敦甑之屬鬻於四方利最博近復出一種似均州者
獲直稍高故土價湔貴嘛踰三十千高原峻坂半鑿
爲陂可種魚山亦皆童然矣陶者甬東人非土著也
蜀山折而南可二十里曰湖㳇記得孫尚書尺牘中
作湖務宋時置務於此榷採山之利今作㳇亦訛字

湖汶山中大市也夾澗而居者百室地多虎虎白晝噬人暴甚一歲中死者幾二千指近虎妖也余同吳幼元來游先三日射殺一虎廵檢藏其皮侯縣官入討還受賞格肉作醢售之飼小兒能稀痘

金沙寺在湖汶東南一里唐陸希聲舊宅今尚有讀易臺門外綠潭云是玉女洑流至此此洞厓淺不可入遊寺竹竿可數萬個

寺左有杭中丞祠堂弘正間諸兇嗜酒悉賣寺田中丞出鍰贖其半歸常住故沒而俎豆其中

寺中有岳武穆駐師時題壁後爲岳氏子孫取去

張公洞去金沙寺三里山如覆釜赤烏間霹靂開爲洞洞有前後二門自前門入者懸磴而下日射之光明遍一磐磴盡處幽黑不可究拾級而上登一臺從臺上仰睇俯矚怪石刺脅莫可摸寫如燃犀照海天吳紫鳳跂波而浮神人異物輸賁獻琛似能澆潤乍出乍沒見者無不咋指吐舌洞中前明後晦自後入者非列炬不可又須側足曲踡蹣跚郄行而後能下石怪不當前洞十三初至探奇哪堪一傴僂耳憶與幼元以嘉靖辛酉來游迄今萬曆癸未乃經三朝二十有三載而後能偕幼元再至如次律禪中盧生枕上蒼茫恍惚有同隔世昔爲儺猶今成老驥更二十三年余兩人當作何狀安得侯河之清耶青鬢漸霜紅顏易槁不知尚能着屐幾輛耳

張公一云道陵一云果按曆道陵在前赤烏在後雲房卅竈當屬白騾先生

張公洞冬煖夏寒游宜寒月不煩挾纊洞乾猶可蹋屩夏多浮嵐蝙蝠矢覆地如雪垂溜點人衣獸承之

無迹但有痕宛然在洞後支徑寂幽曲別一小洞近有異人蛻解凡三易寒暑不朽余與幼元着促裙脫帽去屣作蛇行人持一短炬下矚之雖枯骸如腊而齒髮皆完好非偃蜕不迨此爲作記異時携工來勒之洞壁

去張公二里爲玉女潭故史吏部別墅潭深不可窮投絲一絢未及底巖光綠可染衣水作碧瑠璃色雲裝膏沐草木猶香信是洗頭盆也

潭上數武爲玉女祠 世皇帝遣一尚書祝釐於此

頂樹擧椰也以獨孤常州詩得名雕歷崳南空腹半死枝葉尚扶蘇垂藤其上如斗近金吾君築墻圍之面以雕檻若楹猿龍鳥神理頓盡

天窗洞史金吾新闢有雨竇天光下入曠然若堂皇竇泉出石罅甚細左轉盤旋可通行平崖上覆仰覩猶承塵

夫天窗而近者為龍湫水綫如玉女雨云與淵通下視沉沉不異窺井然可浮舟至隔巖亦一靈境

近龍湫者為連珠洞雙穴如規故名後有池石舍之

如對

近連珠者為君陽洞一綫天有大石梁梁下石如砥水迹之可浮杯或痴其臨甃稍廣大類園池間流觴石令人短氣洄右盡處衆炭而涉雙厓劃然不合者僅如綫所謂一綫者也時傍石如羅漢座遊援界道流極駛羽觴隨波客跡跌承之頃刻盡一鵰夷

洞近張公泉近玉女洞非一洞泉非一泉曲引傍緣近湫遠注洞洞鈎連泉泉帶繞或經或緯芬如錯如斯坤維之妙解水德之竅通乎

西汝五十里至祝陵祝英臺葬地山人業採石斧鑿聲錚錚響徹破碎矣

善卷寺去祝陵一里長松夾道今浙少亭跨澗曰漏金入寺門有閣曰圓通古碑離立閣下唐殿制作甚古科斗蝕數百重深懸堅樸前榮承塵雕鏤作連錢文使不穴鼠大中初創建庭中左紐栢一

雷書一在殿左第一柱近覡座者曰射鈎記詩米漢在左第二柱者但有射鈎記右後壁第一柱者但詩米漢皆倒書非籀非隸削之文愈深摹去佩者可辟

瘧義不可解或云是雷部神名

三生堂以唐相李蟠宋相綱得名非圓澤事

玉帶橋亦李司空櫃施

梁帝觀斗壇在寺右山上尚有遺址

善卷洞作兩層如重屋上為旱洞渠渠如廣廈可羅百　床石柱一當其門如踞獅後壁漸埼可秉炬入中亦宏敞有石床丹竈儼人掌玉柱亭亭可二十尺及潭而止此通下洞路也

水洞在旱洞下鳴瀑徇砌自前山瀉入亂石齒齒水

流其間與石鬭聲潺潺可當予判一湫仰視石甚奇不減張公右壁有僊人種玉田級崖岐級阡陌宛然石色如雪入稍深路乾泉皆洑流亦及潭而止明處卽旱洞二洞惟幼元獨窮探余及諸君輸一籌矣

後洞與寺左通前洞水所從出也接竹引之以供香積秋時海棠千本並着花一壑皆丹

善卷避堯不知何緣至此或云高僧別一善卷耳

國山在寺左可一里孫吳登封處上有赤烏碑形如囷名囷碑

張渚去祝陵十五餘里千家之市大倍湖㳇可四五茶筍竹木柴炭之利日數百金酒肆屠門比舍如櫛一巡檢守之

凡市之臨水者土人皆稱步湖㳇張渚祝陵皆步也宜興形勢以銅官爲鎭縣當其中負之而居東爲湖㳇西爲張渚置尉設邏略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昔人建邑立都非苟然也

自張渚而北十里曰長林徐氏所居村巷井列塢深地饒土人富者種竹起家貧者負薪自給屋皆瓦而不塌塌則白蟻蝕之令棟易撓

龍池去長林十里在山巔池中蜥蜴能含氣出雲神物也有二菴上菴寂勝登之震澤風帆皆可數然山深多虎游者罕至亡友　原荊寂好游尤能濟勝嘗徒步來游觀虎鬬大叫以爲奇上人物色之知其性後惠文佐以輿馬不受今原荊骨寒言之於邑與幼元約以秋來畢此緣得造奇境當携謝朓驚人詩來擊石三踊而弔之

水自龍池下者旱潦不竭可灌田千頃故厥田皆上

上歲夏秋水大至行者皆濡足平時石瀨濺濺與松風竹響互荅乍至者悠然忘去

響山坂去徐氏一里走茗嶺道也石平如棧澗並之聲淙淙過嶺卽吳興顧渚茶所從出嶺因以名

吳幼元名履謙常州人官京兆郎風度甚高有勝情而不善浮湛閭井故有負俗之累近體詩甚工子雅言有風毛

趙直卿名經德常州人篤行君子

吳子知名近道太學生幼元猶子奕奕有致可方阿

感
杜玄慶名善禎余里人也
吳章叔名冠明州人北川學士孫
盛原濟名之杼蘇州人醫名甲吳下俊爽不羣豪士
之氣
萬尚書名士和宜興人官大宗伯兩忤權相兩疏請
歸淸貞簡穆卓然有麟鳳之標里門蕭然有若寒士
子弟相率以醇謹成風人稱爲石君家
子寅名曉故吏部長郞宗伯猶子也直而能通方而

不詭當在夷惠之間子承夫名德緒今爲諸生淸茂
朴雅靑出於藍
杭子湘名士錡中丞諸孫白眉叚艮族之翹楚
吳宮詹名駁字惟允荆溪世家以好客聞於四方樂
義好施能周人之急家有園池花木之勝鐘鼎圖書
森然武庠弟馳字惟範太學生淸通醞藉不減驃騎
者乎
陸山人名本仁字元德東洞庭人移家陽羨吳氏兄
弟爲築室孝侯祠傍詩溫美似其人酒德甚善大爲

諸君所暱
吳光祿名剛字官詹猶子恬澹寡營泊於聲利爲園自
娛擁鸚鵡塘之勝余記之
史戶部名繼志溧陽人爲郞聲籍甚尤能詩
徐君名承芳家長林代本好客客至雖數十人供具
無不咄嗟立辦車輿馬騾一一取給至於廝養僕隸
皆饜酒累肉連數日不倦今其家半毀於客然猶輸
迹相尋
恩公長干講師也游戲三昧不縛於禪圓通妙解辯

爲宗門梁棟
故御史胡君原荆名濟梁溪人疏斥中貴禍幾不測
由此直聲震臺中倜儻不羣千載士也傷哉蚤死以
貧故
故講師珂公本北人南游荆溪二三大夫請住持金
沙遂卓錫於此說法演教大闡宗風珂化去其徒眞
寄能嗣衣鉢寺因以興苟有戒律亦能詩
竹菇蕈也小如錢赤如丹砂生以二月山中所在皆
有之不獨竹下風味極佳當爲伊蒲第一

蘭出荆溪者雜柔花弱比閩浙產不同又易致龍池銅官之間瀰坂盈谷山人杖挑簏來僧皆登市每歲正二月之交負而入郭者價賤於土人行市中衣袂皆馥夏月生者一幹數花名曰蕙

閩部疏

吳郡王世懋

天下堪輿易辨者莫如福州府登行省三重樓北覘諸山羅抱龍從西北稍衍處過行省小山坐其中烏石九僊二山東西峙作雙闕其外左則東山高大蔽虧日月大海在其外是謂鼓山朱元晦所書天風海濤處也西山迤邐稍卑狀若展旗曰旗山以配鼓其前則印山若屏爲南案似人巧湊泊而成者然猶未覩水所經宿已登烏石山望則大小二水歷歷在目

大江從西南蛇行方山下南臺江稍近城而行大江復從南稍折而東北南臺江水合之汪洋瀰漫東下長樂入海其山水明秀如此土人猶謂方山稍西俗名五虎迫視有猛勢以爲微缺陷處然予謂即東方山而平之亦終不能作天子都何者愈顯則根愈淺愈巧則局愈小

省府之南山曰方山綿亘數十餘里形甚怪偉俗名五虎山數之正浮志言九龍鼻祟之又不足

布政司在山上堂後一大樹是榕椿二樹相樛結而

生蓼然于雲因爲堂以嘉樹顔之余與王叔俱有詩

福州府布政司前多甃井泉出人初名曰第一泉第二泉毎大比五魁多爲泉人所占以爲泉讖也改顔曰一福井二福井文理殊未瑩然毋旋腐泉士龔發如故

行省鼓樓高絶云是越王無諸建都處也古蹟多在建南諸郡稱越王臺者以數計而獸南平之王臺驛最顯驛以此名有越王古墓在第未知是何王耳閩王審知兄節度使潮墓在興泉間

由福之南門出至南臺江十里而遥民居不斷橋跨江中怒石踰立鱗舟鱗次亦一勝處也過此山行數十里間荔枝龍眼夾道交蔭丹榴綠蕉叢斐間之令人應接不暇舟渡西峽浩渺洶湧望江勢滔滔赴海擊楫而生壯懷

去省城南八十里而近爲靈濟宫即京師所奉二徐眞人也本駐兵此地宫亦　勑建至今禱雨者往焉南十餘里爲大田驛其間有流泉水碓豐原美値大是沃壤

由石竹山而北至常思嶺三十餘里間皆福清縣屬特多崇岡北岳蜂骨怒立巑岏皆欲飛舞五虎一臺陡懸數十里外皆奇觀也常思嶺以南山皆南向獸此嶺北拱遂爲閩縣屬水東北流矣二縣所由界也

諸谿合流至水口以東汪洋巨浸大似浙之富陽江經芋原西峽益瀾流入長樂大海潮汐上下二百里何異錢塘江而名稱不盛一統志所云南臺江亦此水別支也以南臺一鎭辱之令人稱屈

省府北井樓門出爲連江羅源道與福寧州䢼多高

山大嶺行甚崟崎連江號有人才盡此境而北科甲寥寥矣福寧北與永嘉連西與建安接瀕海多魚鹽梯航之利民富而揫知禮觀風督學二使者所不至也

閩中獨荔枝奇絶龍眼名荔枝奴眞堪作奴耳次則佛手柑橄欖皆中原所無品亞荔枝又有山果名黃彈金扣子羊桃皆異產然味苦不足登俎

柚大而𧋍柑橘小最下品也福延間多有之花亦奇大三月間開香氣甚郁余嘗有詩云最好南平三月

景滿城微雨柚花香

橄欖在芋原上八十里間沿麓樹之蒼鬱可愛甘蔗洲獨多土人雖擔城市貨之頗不登焉

蔗有二種飴蔗節疏而短小食蔗節密而大凡飴蔗擣之入釜徑煉為赤糖赤糖再煉燥而成霜為白糖白糖再煅而凝則曰冰糖美人蕉福州為多而無蕉實泉漳間始家樹大蕉小曰芽蕉皆能實實後斫而絲之是為蕉布其實大都如吳中所生甘露第彼作瓣有露無實此囊生纍纍可乾食耳然味甜無韻

故不如美人蕉花可供玩蕉花獨盛余廨中以盛冬發一紅瓣上抽綠苗三四月間齊放簇若朱蓮經月不敗大是佳卉

閩地最少楊柳福州城中士大夫園地邊間有一兩株作長條拂地不能拱把

閩地最饒花獨杏花絕產亦一異也

閩方伯嘗言閩中海錯定虛得名丁余懷問何以曰蚶不四明蛤不揚州蟹不三吳余大以為然蚶大而不種故不佳蛤乃車螯非蛤蜊也蟹之別種曰蟳蟳吾地名黃甲此名海蟳特多此種而蟹乃為異狀不中食此又一種非真蟹也獨興化數里河中有蟹形味俱似吳中而土人不之重豈日厭海錯不能別味耶

海錯出東四郡者以西施舌為第一蠣房次之西施舌本名車蛤以美兒謚出長樂澳中閩俗重歲首民間不開正戶慶節後即相率拜墓挂紙錢一如清明迎春日多陳百戲盛亭臺之飾坐嬰兒高槊上兒皆慣習飲啖自若了無怖懼千夫百騎繞堂皇而出唱

呼跳舞勞以曆書惡少輩多舞狻猊求索尤甚即藩臬長無奈之何士女傳觀塡街塞巷自茲春事日盛尤重元宵十三日始放燈數步一立表一表輒數燈家聯戶綴燦若貫珠如是者至下弦猶不肯撤有司禁之縉紳先生不平見顏色是月也一郡之民皆若狂

端午節尤重競渡所過山溪數家之市皆懸舟以待往往毆擊至殺人成獄禁稍弛復競其俗成不能革也

興化古莆中縣物亦大佳第國狹而貧耳江曰涵漫
漁舟宿步始見海氣東北多良田膚腴畝直三十金
其陽皆山也二十里抵涵溪道旁多古木穹碑皆先
朝大臣彭惠安諸賜葬之所令人肅然興仰止意
興化背天平山而城以壺公爲案兩山皆峭拔木蘭
陂出壺公下登城北山望東南大海浮空檣帆皆見
從興化西門行可八十里至九鯉湖其地非獄以夢
靈著異也飛泉九疊下滙爲湖漫漫欲過燕門百泉
並以壞境故爲仙靈所托耶福清縣石竹山亦有九

仙靈蹟其山亦宏麗在宏路驛大道傍土人祈夢者
以秋往九鯉湖以春往石竹山石竹山是九仙離宮
爲行春治所耶
仙遊縣在楓亭西五十里非祈夢九鯉湖者不入縣
楓亭驛荔枝甲天下瀰山被野樹極婆娑可愛土論
丹實纍纍驛甚宏壯中庭六株荔子色皆參天
荔枝以興化府楓亭驛爲最長樂縣次之卅橋以漳
州府爲最福州次之
荔枝名以狀元香爲最然實不如長樂勝畫肉厚而
味甘當爲種中第一第乾之不能如狀元香風味
閩地頗奇蠱其神或作小蛇毒人有不能殺者獨泉
之惠安最多入十里間北不能過楓亭南不敢度洛
陽橋云蔡端明爲泉州日捕殺治蠱者幾盡其妖至
今畏之以橋有端明祠而楓亭偶遊屬端明即僊遊
人也土人之莊事端明如此
自惠安以南山漸培塿以到海脉窮也而特多巨石
林立恭累多不可名狀或臥或起恒若位置嘉木蔭
之居然園林間景

洛陽橋一名萬安大江中五里石梁虹臥水上蔡端
明眞神人也近南岸一山皆大石谽乱將城其上而
樓之局鑰甚固倭不能過洛陽之南晉江虎渡二橋
亦稱鉅麗
吳中雖盛有石梁若令見萬安橋必吐舌亦由閩溪
中篙師不知吳楚間有萬石樓船也泉州城大於福
北負洛陽江南面晉江倚泉山而城堪輿家謂爲三
台山八卦水故多縉紳去城東北五里一荒山纍纍
諸塚本漸搢也而名曰官山以泉人發科第者其祖

父多楚其上下利後人遂令逝者體勢如厲

泉州城大而土曠士大夫皆散處余以六月行部人家多依原隰爲園林肩輿過其下嘉爪四垂朱槿爛爛絲袖扶搖於短垣之內丹荔點綴於翠葉之上真令人目不暇給

泉之南北奇石尤多有名紗帽者有名馬頭者有名鼓者有名青蛇者有名蝦蟆者都如巨靈斧劈五丁負置四十里外一石巋聳坐累石上宛若新成遂以名郵

昔聞長老言廣人種綿花高六七尺有四五年不易者余初未之信過泉州至同安龍溪間扶搖道傍狀若椿荆迫而視之即綿花也時方清秋老幹已着瘦黃花矣然不可呼爲木棉木棉花者高樹丹花若茶吐實蓬蓬吳中所謂攀桂花也楊用修具載丹鉛以爲異曰雲南霑益州有之閩嶺廣尤多不知惠安志已載此樹名爲攀桂花楊乃曰斑枝花與吳中攀枝花蓋三名一物也花品不當綿花僅堪絮禱耳

漳州羅萬戶艮在元末守漳有功爲陳友定所殺其名甚著而一統志不載今載郡志余往來見巨石道傍皆槧羅萬戶重生父母其爲漳人愛戴如此入泉境兩巨石亦有鐫書一曰攀轅石一曰臥轍石意字俱不雅問知是俞總兵大猷駐兵處其門下人倭而書之然俞亦近時名將也

漳州氣候最煖艸木皆先時華余以四月抵郡廨中盛有所植盤飣間頗不乏味崇蘭桂子茉莉薝蔔一時並開荔子蕉黃舊橘新李同案而薦紫茄帶於陳根王瓜枯爲靡草誠寰中之異境也

荔枝在漳泉間以四五月熟厥名火山肉薄味酸驟食之能損側生聲價

鷰窩菜竟不辯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鷰所築啣之飛渡海中翮力倦則擲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啣以飛多爲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貨大奇大奇

海味重於天下者稱西施舌江瑤柱泉漳間皆有之而若不稱美其它鱗介殊狀異態多不可名而最奇者龍蝦置盤中猶蠕動長可一尺許其鬚四條長半

其身目睛突出上隱起二角負介昂藏髀似小能尾後生紅于色奪榴花眞奇種也

泉漳間煥山土爲瓦皆黄色郡人以海風能飛瓦奏請用筒瓦民居皆儼似黄屋鴟吻異狀官廨縉紳之居尤不可辯

陶方伯景熙愛談堪輿家余偶爲言武夷山盆中景耳論奇故當以分水關爲勝景熙擊節賞歎以爲知言北公自論形勝耳然實入閩一大奇也初余夜宿廣信而雨自鉛山行入車盤驛晴且二日矣忽望雲

中挂數峰尖皚皚作白色私自佗豈其有葱嶺雪山而在此地問舁夫云此車盤以東入閩界也余猶疑之登紫溪嶺則已巉嵈峻絶舁夫陟巔喘吁乍息而分水關正當面出其峰鋒削天杪白雲滃之峰頂隱見項刻萬狀或作蔺茜或作迴環或作靑螺或作金剪眞天下偉觀也後以詢老妻稚子無不侈奇矣飯車盤易舁夫冉冉徐度背挨踵接如是者十里許皆逆泉聲而上初視山巔松皆作蔚藍色已稍追視故雪也然尚不自意爲殘雪中人稍上見民家茅舍滴水心始異之更上則積素鱗集山坳矣山中人言使君大福蔭相叶度此雪擁不前且奈何分水關迎檢閩屬也遠迓頗言此山之秀能西發費相家抵關下輿回望峰尖尙在縹緲中雲氣勃勃始信前所見果身度之度不能到者此峰尖耳從此迤邐東下山勢皆如龍翔鳳舞水從雲中下墮百千丈輿逐之行琤鏦灌木間彌下彌潤是謂建溪源矣蓋以一水分爲二山以二山分爲二省人從空中作地界何必堪輿家始稱奇也一統志以東溪爲建溪大非且云合武

夷諸水更誤東溪從浙之處州來何與武夷古人所詠建溪險者卽西溪也今建陽有建溪驛可證

建寧西南隅有山曰鐵獅從溪南渡歷數招提始至其山左分爲赤芝右分爲雲際寺曰開元閣曰丹青雲際之上有泉曰陸羽泉之右折而上浮圖歸焉登山北望建寧城長虹跨水萬家鱗集建溪流其下作雷霆聲蓋亦奧壤也

建寧行都司是元陳平章友定開府極宏麗初以鼓樓爲門今移入二百步許猶歷歷可觀後圃有竹樹

池沼臺亭之勝紃泉溝流溢爲方沼其源直從處州
龍泉來抵此始入溪闊多大樟皆十許人合抱一樹
中空可容五六人坐椏枒下垂儼如巖洞不知爲樹
也
朱元晦先生祠在建寧城東北甚敞麗以　上命稱
闕里其裔孫五經博士家焉青衿時有二十許人合
建陽之族可得四百許人
建延之閒有宋游定夫楊中立羅仲素李愿中朱元
晦諸賢及胡康侯劉勉之蔡元定父子兄弟祠屋墳

墓本名海濱鄒魯以此若乃化比文翁文似相如常
袞相之爲名宦歐陽博士之爲鄉先生閩東又首善
地也
建寧平政橋跨大溪遠望若石亭近視始見蓋施柱
高甚上覆視甲橋下石林立險甚輿過其上轟轟恆
若霆轟不辨人聲隆慶初溪漲橋崩復建爲費鉅萬
建溪之險黯淡灘稱絕去延平五里而遙舟行者多
登陸避之余性狎水凌晨直下灘若無紆曲非長年
所畏第水高數尺舟似建瓴波濤奔湧珠絲迸濺人
衣亦一奇觀也灘之上有神宇盎宋人疏鑿時所建
耶
閩中諸郡邑大都依兩溪合處爲勝如延平府府之
順昌建寧府府之建陽皆然建寧府治在東西大溪
經城西而南東溪從東北來經南門而西會西溪直
下建陽縣治在西大溪環其東而交溪考亭溪諸水
西來流經南門而東會東溪直下大都如梓人尺左
右用之耳皆會合有面勢順昌雖合流一從正東一
從東北會於城之西南似少縈抱故不如二建

自邵武之建陽非孔道也然所過六十里閒是閩西
最佳麗地原隰夷衍竹樹田疇豐美饒裕邨落相望
烟火不絕夾溪面衢人家時有數百於時二月將盡
躑躅始放梨花未殘海棠金爵盡以樊剛山花野卉
多不可名眞令人應接不暇
自邵武至順昌溪人皆名爲樵水其實非也水名大
溪從光澤以西來甚遠樵水出邵武樵山下細流貫
城中入大溪耳一統志又云紫雲溪今誌亦不載
崇樂溪從邵武建寧縣來東流至順昌合邵武水又

東合沙縣水經延平府城西又東合建溪而南下爲劒津舊傳化劒處也將樂溪甚大城南三華橋長與建寧平政橋埒溪不名故一統志失之第云孔子山突出溪中不知竟是何水沙石水源從汀之寧化縣經清流城下透迤至永安沙縣始出與順昌水合水迅灘惡爲閩中第一險處一統志所云沙源是也

邵武山多作石壁下映澄江然若無奇襃之觀

上四郡大都山郡路皆逐溪行溪中無石子而皆巉巖大石險惡百態故其地有怒舟而無怒馬舟多三

板薄裝延津而下才有官舟紓行矛戟間有觸立碎而長年狎習終不令敗每當懸灘一瀉目不及瞬亦一快事也

閩西諸郡大都兩山壁立中行一水亡問巨川細流中皆悍灘怒石撞擊澎湃其傍隙地壅爲甽畝千塍百圩僅如盤盂久行登頓山麓忽開瞥見曠土漫川柳塘桃塢便似游子還鄉

福延之間建溪之陰爲尤溪口入可四十里有山童如銅鐵出焉其陽有民居十餘戶舟人云山很鑿得鐵即渡水北鐵乃可爐經宿不還鐵不可煅余始不然再問知果爾政自難解

閩中水碓拔多然多以木櫃運輪不駛急溪中壅激爲之則佳順昌人作紙家有水碓至造舟懸灘中夾以雙輪如飛舂聲在舟余戲謂此洞庭賊楊么故製耶

山田薄無糞農家燒山茅候雨至流入田中爲糞以故入春則山山皆火舟中夜望山燒爲奇陸行遇燒山皆童而黑殊乏景趣

閩中大都氣煖春花皆先時放方二月下旬已見躑躅每肩輿行山徑中喬松灌木互相掩蔽綠波外揚丹崖內聳鷓鴣啼晝畫眉弄舌殊不知巾車爲苦

西三郡水皆朝宗於福自長樂入海獨汀水南行入於潮陽水名從丁南位也故七郡雖政統於福轉運而汀獨食廣鹽

汀州地大而交於旁省山川之勝多於建延自長汀以南上杭以東險惡多瘴聞裴太僕云其屬邑永定與漳之龍巖接境處有洞奇甚意此類尚多沒蠻落

中不知耳

歸化故無縣成化間割郡之寧化清流與延之將樂沙爲縣至今生聚寥落然境内雅多奇觀余所遊有獅子巖滴水巖而滴水巖爲最勝見余賦中其東接將樂則玉華洞出焉西抵清流則玉華西洞歸然道左蓋其地實靈巧所鍾也

玉華不出將樂然不產玉華洞中近益艱得滴水巖大勝宜興善權洞所不如者善權下有水洞耳玉華洞石色不如宜興張公洞而延邏可七八里中小洞

幽巖無慮數十滴水成井溢井成河粤王各適無張公偏反之苦故爲勝之

汀郡小巖可遊者曰霹靂巖朝斗巖蒼玉峽是宗子相徐子與故宦遊處題詠頗多朝斗巖差遠而幽餘皆近城

汀人多種李二月時田間碎白瀰野時間紅桃繽紛可喜入延境絕不見李而特多梨花尤壯上殊令人奇惜閩中梨種建陽爲佳産以常不作蒸食

余始入建安見山麓間多植茶而稍高大枝幹槎枒不類吳中產問之知爲茶油非蔡君謨貢品也已歷汀延邵愈益彌被山谷高者可一二丈大者可拱把餘以冬華以春實榨其實爲油可鎰可膏可釜閩人大都用之然獨汀之連城爲第一閩之人能別其品

自崇安周八郡驛路三千餘里而遙路皆甃石獨漳泉間稍因剛土耳一望盤紆脩潔可鏡擔夫行子屩迹不沾尺土爲工亦鉅矣若吳之白公隄杭之蘇公隄以兩公横得名耳以數計之蓋萬尋方寸也

閩山之鉅麗者武夷九鯉湖而外邵武之七臺山漳

浦之梁山福清之黃蘗山皆名山也余行部所不至殊以爲恨

閩地陸行惡無若漳之汀水行惡無若永安之沙縣余皆幸舟車不及

建地皆山也而多泉不甚虞旱建溪南輪福人賴之泉漳間山薄無泉海近易洩故其地喜雨而惡旱田中多置井立石如表轆水而灌亦云艱矣每遇天旱開府以下惕惕憂恐益漳民饑則易動也然民皆仰潮米而食不專恃本土

凡福之紬絲漳之紗絹泉之藍福延之鐵福漳之橘
福興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無日不走分水嶺
及浦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
可計皆衣被天下所仰給它省𦘕湖絲耳紅不逮京
口閩人貨湖絲者往往染翠紅而歸織之
閩山所產松杉而外有竹茶烏桕之饒竹可紙茶可
油烏桕可燭也福州而南藍甲天下萌錯飾傷實稱
利筅
延平多桂亦能多瘴福南四郡桂皆四季花而反盛

閩部疏 十八

於冬凡桂四季者有子唐詩所云桂子月中落此眞
桂也江南桂八九月盛開無子此木樨也
延福以南有竹叢生流冬抽萌慈竹類也而長刺雲
大者拱把吳越慈竹過出其下
粉竹春絲爲佳紙料者美於江東白苧
建邵之間人帶蔎亭音長汀以南雜虔嶺之聲自福
至泉缺舌彌甚而盡漳海不啻與越矣然閩西諸郡
人皆食山自足爲舉子業不求甚工漳術滿徹其人
以業文爲不貲以舶海爲恒產故文則揚絶而土藻

幾埒三吳武則輕生而健鬬雄於東南　無事不令
人畏也
漳人既業文尤多習射民間儒童每大比歲都綰集
省下覲所謂大績遺才者不得復留以就武試又材
官多能操觚伸紙作經生語故廟川五十人大半是
漳人也
福州以南橋皆不亭但以巨石壓之雖重不殺亭亦
由水性不卞也不然洛陽晉江詎能施南北二虹
閩中橋梁甲天下雖山坳細澗皆以巨石梁之上施

閩部疏 十九

榱棟都極壯麗初謂山間木石易辦已乃知非得已
葢閩水怒而善崩故以數十重重木壓之中多設神
佛像香火甚嚴亦厭鎮意也然無如泉州萬安橋蔡
端明名幾與此橋不朽矣
地氣莫煖於東南若福南四郡地居東南偏飛霜所
不灑故生荔枝水口離郡城稍西北僅兩程許荔枝
絕種矣余以盛冬入福州芭蕉葉無凋者厮中美人
蕉纈紅鮮甚比出過延平已入春而蕉葉始放乃知
二百里外蕉無冬葉矣然吳中蕉三月始抽葥視延

津尚遲兩月

閩之南有水爲非檜非栢厥名水杉非竹非稷厥名桄榔皆美植也

榕賤木也材不中器爨不生焰至福州始多故以名城然至莆泉間更多而氣狀疎旁出根如流蘓下垂着幹即抱負爲一輪囷連拳好作怪狀其根盤地峻嶒蚪臥恒軼許多根故易茂而難拔不才故寡伐而長壽其自處晦與道合者居民植之以當堪輿之屏翳行子賴之以爲憩息之嘉庇豈所謂無用之用耶

斷腸草一枝三葉葉大如蔓食之輒死山谷中在在有之民間鬬不能勝服之令妻子扶而之怨家死焉其妻子利之亦不甚禁也怨家富而畏事厚償之去不者亦服以抵償官惡其事爲下令服草死者不給埋錢第令致斷腸草十斤於官而焚之計久而銷然不能盡除也解此毒者首以糞灌之已復灌羊血吐出可不死

鳥之異者曰白鷳鸕鷀八郡皆有之白鷳最有文彩士人不能馴伏以飼餵避間鷓鴣斑而善啼可籠畜味美閩人爲之語曰山食鷓鴣麞海食馬鮫鯧若白鸚䳇五色鸚鵡秦吉了倒挂諸異禽皆舶海外而來偶一有之非其產也

黑羊皮能療杖創京師艱得獨閩中盛產黑羊白者蹟見耳八郡獸汀不產羊每遇祭祀貴價從它郡貨之其俊餘輿隸皆棄而不食生不知有此味也

蠣房雖介屬附石乃生得海潮而活凡海濱無石山溪無潮處皆不生余過莆迎仙寨橋時潮方落兒童羣下皆就石間劚取肉去殼連石不可動或留之仍

能生其生半與石俱情在有無之間殆非蛤蚌比也後漢書蝮魚註云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即以狀蠣房何所不可南蠣北鰒故是造化介生別構

瀕海諸郡以鱟皮代杓歲省銅千餘斤以蠣房代灰眞石灰乃以亂蔞葉檳榔啖珍若食品

鱟之爲物介而中坼厥血蔚藍熟之純白尾銳而長觸之能刺斷而置地其行郭索雌常負雄觸笱而逝或得其雌雄亦就斃

由莆城東門而出此走海道也竟三十里間壺公延其鉅麗爲玉標其餘秀黄石窮其旻衍塘下一鎭冠蓋所居陂水瓔廻如玦如帶眞天下勝區也弘正之間人才甲於八郡寶鍾斯美嘉靖末城破於倭黄石巨家煨燼砂礫迄今未能盡復士多粥口四方人才從此衰焉二十年後休養生息當還舊觀矣從黄石東行六十里而遥爲平海衞從南行六十里而遥爲吉了巡檢司皆負海而城平海正當大洋東南二面了無障蔽登城東望日下點點一點青爲烏坵倭所經行處也天清時小琉球亦隱隱所見云海風日夜吼山爲震動樹皆西靡殊令人難久居吉了多山戰艦可泊民居稍稠南日寨以收汛時託焉余行海上按視城壘殿最將士皆留信宿頗稱偉觀

莆人於海味最重鰆魚及寄生鰆魚即浙之望潮也形雖不雅而味美於烏賊寄生殻奇海上枯蠃致存者寄生其中載之而行形味似蝦細視之有四足兩螯又似蟹類得之者不煩剔取曳之即出以肉不附也炒食之味亦脆美天地間何所不有

莆田青山瀕海產小白石狀似杏仁而肆兩瓣腹有文如蟲向無知其異者兵人守青山於沙石中拾之歸試貯之醯碟中兩石離立相對須臾能自動兩相迎合名之曰雌雄石亦曰相思頃得四瓣試之果爾惟醯則行易他物則否竟不解所以志所不載也

海中蝎有冬春間生者蚌蛸類也而色瑪瑙斗殻作猙獰斑斕畫似虎頭土人名之曰虎蟳余以配龍蝦爲的對也

蘭以建名而福興四郡尤盛民家無大小皆傳種之然絶不生山間不知種所自來大都以玉魫爲最四季開者爲珍又賽蘭蔓生樹蘭木本生其香皆與蘭埒

興化城中有水從西來故而堰之立石紀小西湖三字字遒而有韻太守岳季方筆也岳以閣臣出守故能破文墨行已意然亦被謫彗彭惠安郡人也力明其無他僅得致仕

山果中有枝葉略似鳳尾蕉者曰山龍眼結實纍纍視龍眼小而味酸山僧取以供佛

天下山躑躅莫盛於豫章餘干安仁境內紅有濃淡二色閩中不逮也然此地紅躑躅未盛開時有一種紫者先開多在泉石邊亦甚麗豫章所無也紅殘後豫章復開一種黄者亦此地所間有

滇茶不實珠而色鮮好觭於寶珠茶其大如盌瓣有重臺交覆可當芍藥莆人林大輅中丞宦彼帶一株歸今傳種家有之開時千朶艷發綠葉掩蔽大是佳卉

按余記閩部而敘詳於莆以分守所駐地也故以終

入蜀紀見

廣陵郝郊

屈原村

屈原楚人也州南有楚城相傳楚始封於此

昭君村

泝屈原村而上有昭君村焉

香谿

谿源出昭君村水味美甚載在水品色碧如黛令人可愛

三峽

巫峽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略無斷處自非停午不見日月水經云杜宇所鑿以通江

瞿唐峽

舊名西陵峽峽乃三峽之門兩崖並峙中貫一江灩澦當其口眞天險也

白鹽赤甲

山高峻色若鹽之白故曰白鹽山不生樹木土石一紫如人袒背故曰赤甲二山相近東西濼

白帝城

公孫述謂漢爲赤帝乃自稱爲白帝然白帝城雉堞連雲邊江橫瑣入蜀第一險關也

八陣圖

八陣聚小石爲之各高五丈布列相向相去九尺許止中南北悉方廣五尺各六十四聚春夏爲水所沒水退如故

淤磧

夔人重武侯以歲首人日傾城出遊八陣上謂之蹭

磧婦人拾沙中小石之可穿者貫以綵縷携之歸以爲一歲之祥

天生橋

橋在萬縣路中一巨石跨蹊而過自然成橋形如玉虹青碧光瑩山橫兩旁水潺潺橋下過者神怡心爽

塗山祠

江南岸有石曰龍門其下水與江通夏禹塗山后祠故址在焉

重慶青石山

漢高時巴蜀人爭山界久而不决一朝密霧石爲之裂自上及下破處直若繩引之於是巴蜀界限始定彼此息爭

巴縣不語灘

灘險甚相傳舟過此戒人言言則水勢濆湧不語則平易

慶符蘭山

慶符縣石門山一名蘭山其林薄中多蘭有春蘭秋蘭鳳尾蘭素蘭石蘭竹蘭春蘭花生葉上秋蘭花生

葉下名雖不同香實無異

龍門山

我眉龍門山兩崖峭峙仰覩青天僅露一線相傳孫思邈棲真之所

大邑鶴鳴山

山如覆甕有石如鶴上有二十四洞應二十四氣每至一氣則一洞之竅開餘皆不見

琴臺

臺在府城司馬相如宅也即文君當壚滌器處

浣花溪

溪在華陽縣西一名百花潭吳中復冀國夫人任氏微時見一僧墜汚渠夫人爲濯其衣因而百花滿潭故名

黃山行六頌

邑人吳士權

香溪左迴陟降石林得巨浸爲諸澗滙澄碧下三十仞望之如踏滓曰白龍潭潭之上峽不容咫急流赴之瀉于藥銚曰洗藥溪跨溪叠嶺有石翹然出榛莽曰虎頭巖澗石有竅圓中規臨之若引鏡然日升井過是叢篠扶之門醉石瑟瑟韻絕壁曰鳴絃泉落英在水瀟灑而出曰桃花澗橫木再折忽覩石梁縹緲雲外觀止矣頌一

砥砫紫削蒨蔓綠翹潛鱗抱月怒額搏飇玉山既頹冰絃尚調撤以流澌乘以扶搖問津維棹采藥通橋纓濯雲漢劍倚絳霄爲折若木御曦逍遙

發趾自朱砂峰芴林市角黍谷杖底遵磴窈窕度天門石蹋標石莊嚴曰觀音巖折而北雙峙爲壁孤僊爲梁異松覆之曰菩提路路盡繼以棧出崖領左天都右蓮峰得寥廓鄉曰文殊院頌二

水音五絃雲旗九斿若引若導以遨以遊呼吸帝座俯仰僊丘隱嶙霞蔚虛皎翠流風幹摩鵠霜枝偃虬

坐石標與飛紅别幽工㑹鬼斧幻柚展樓振衣長嘯
傲彼十洲
蓮花洞松撑鼎嶂水咽絕壁在菩提路之腋歷筰
逕天都後既陟復降凡數㘬雙峰夾崎曰一線天
側身度之俯蓮花溝轉躡平岡出没石穴中百折
凌巔石環生片片如夜舒蓮曰蓮花峯周覘群崿
可羅掌上頌三
蒼壁練界丹崖翠披雲容歷亂闗影參差發吹空寥
進躡崩凝瑤草藉佬瑶芝樂飢風輪寂轉日軋低移

波濤千嶂淼沆四陲巳坐蓮花生七寶池
降雲梯紆蜿入谿出歷嵚崟曰獅子峯叢崿中忽
展平原廣一牛鳴地蒼石微波碧草作浪曰海子
由指月磐折出林杪曰汀桑臺凌虛屐蓮峰憑玉
几引僊掌攬芙蓉肆筵爲瓮嶂張幄爲翠微娑娑
易坐與之洽賓主爲容以而雲門而石林而煉丹
諸峰若司器列仗于㕑廄之間遂妄意壁皆岈祖
雲霧携謝朓驚人詩向北九度十旬活致語山靈母
中謝客頌四

穿雲雙屐渡海一杯狂呼欲絕凌茲丹臺玲瓏迢遰
淹淇崔嵬迤峯繡林斷崿霞摧奴僕崑崙尨隸蓬萊
紫烟魄長碧玉夢迴不衫不履優哉游哉
由海子左循踰平天矼㓰然壁裂下臨不測波激
千峰曰東海門降度二僊峰有徑如篆烟浮莽蕀
是達獅子林穿林得塢幽澗淙淙曰散花松偃伏
據石曰擾龍峰超忽凌霄曰十信排雲戛漢奇幻
至不可思議曰石筍矼山靈之秘畀授于此頌五
玉霄咫尺手贊芙蓉珠函飄颻足躡螭龍海門波峭

天嶺霞封散花在澗揉雲成峯旗幢劍戟樓榭笙鏞
乍爲擬議終莫儀容倪迂閣筆米顛足恭我牽嶮艇
繫于孤松
光明頂出羣峯上極目匡廬九子可捫歷三宿仰
照佛光散紫烟原參横有燈如輪起松谷熠熠燭
空晨發白雲膚寸而合如兜羅綿覆大千界右登
西海門摩五老之頂降自白沙岐趨嶙嶙木末曰
僊燈洞庭逍遥溪上游翠盤中現珠幢絳殿曰擲
鉢菴遥挂霄崿如天河乍決停而復放者九日九

龍潭潭水洪碧傳有龍眠頌六
丈人移封屬此高岡九子導節五老侍觴月低叢桂
日薄扶桑示珠寶色浮燈慧光青燐滅沒白波翱翔
洞霧豹隱巘泉龍礦雲霞千縷丼丼屐亾歸淩靈液
踸受壺漿
山之勝可述者載黄海其未載者終不可述所謂
但能諮嘆無能稱說稍得之茲游凡旬中爲風雨
所錮娓到處悉踵人後耳龍潭推松谷最勝留與
秋期白雲紅葉映發其上此際殆尤有踰覽也戊
午清和之杪放人吳士權録寄山史靳公

說郛續目録

弓第二十五

瀛厓勝覽　馬觀
海槎餘録　顧岕
吳中勝記　華鑰
泉南雜記　陳懋仁
南陸志　崔銑
貴陽山泉志　愼蒙
雲南山川志　楊愼
金陵紀畧　羅洪先
蜀都雜抄　陸深
豫章漫抄　陸深

瀛涯勝覽

稽山馬觀

占城

國在大海南南距真臘西距交趾東北際海自閩之長樂縣五虎門發舟西南行順風約十日可抵其國國東北百里許有海口曰新洲港者港岸立石塔爲標船至是繫焉有寨曰設比奈主以二酋領卒五六十輩專戍守焉西南百里至王城曰占城名也城方有四門門有守者王乃鎖里人也尚釋教頂三山金

花玲瓏冠上衣花祫布若綿紬狀下紫絲絲帨巾數匝跣足跨象或乘小車駕以二黃犢其臣頂茭葦葉冠亦類王冠飾以金絲其冠有品秩上長不過膝下亦紫絲帨王宮宏壯瑚甓紫門竪雕木獸以爲威儀民居茅茨高不踰三尺曲身出入違制者有罪衣服紫惟王白服禁服玄黃違者死男蓬頭女椎髻于後肌膚俱黑上禿袖短衫下亦紫絲布皆女裝也男女俱跣行四時溫熱並無霜雪草木恒青喫檳榔不[illegible]口如閩越俗議婚男先詣女成偶或旬日或旬有

五日然後父母親黨導以鼓樂迎歸設酒筵酒則釀甕飯待熟用筒咂之賓主繞甕以次而咂咂必注水至味盡乃止文字無紙以椎羊皮及黑木皮書之刑輕則繫以藤重則劓之姦必斷其肱姦不問男女俱燎其頰極刑則銳木于舟坐以罪人順流而下至木貫出口而斃嚴示衆也年無閏月晝夜各分五十刻以鼓記之王當賀日以人膽汁沐浴將領獻人膽爲禮王卽位三十年則入山茹素受戒命子姪攝國居一載則籲天自矢曰我不道當充虎狼食否則病死

期年無恙則復辟于是國人呼爲芳樂馬哈剌札極其尊稱也有號屍致魚者乃婦人也其目無瞳夜寢則頭飛入人家食小兒穢氣侵兒腹必死頭返合體如故移其體則不合而死矣其夫匿不以聞者罪及家屬境有鱷魚潭訟難明者造詣潭直者雖往返十數而不遭害傍海山野牛甚狠逢青衣人輒觸之至死蓋亦耕牛奔入山積久而成群然也人則重其首犯之不殺不已市交易以金間亦用銀極貴愛中國青磁器暨段疋綾絹兒則以金易之厥產伽南香觀

音竹降真香烏木尤勝他國伽南香唯此地有之價
亦高觀音竹如藤長丈八尺許色如黑鐵每寸約二
三節犀角象牙甚多犀如水牛大者八百斤體無毛
黑色鱗甲皮厚蹄有三跲獨角在鼻端長者可尺五
寸唯啖刺樹葉條乾木馬小于驢水牛黃牛猪羊亦
産鵝鴨則罕雞大者不踰三斤果有梅橘西瓜蕉柳
子蕉子其波羅蜜形如東瓜荔枝大如雞子膚黃味
勝蜜核亦可炒食之蔬有東瓜黃瓜胡盧芥葱薑民
務漁不務耕種米粒細顆長而雜紅厥貢犀角象牙

伽南香

爪哇

古者闍婆其國有四皆無城郭初入杜板次入厮村
次入蘇魯馬益次入蒲者伯夷王都也王宮四面磚
墉墉高餘三丈方三百餘里門館深嚴屋高四丈覆
地以板棻以藤花蓆跏趺而坐死以堅木民居茅茨
頫皆磚庫坐団于內王蓬頭頂金葉冠背綮嵌絲帨
腰束錦綺曰壓腰腰佩短刀曰不剌頭跣行或跨象
或乘牛民間男蓬頭女椎結上衣下帨男必腰刀無
老弱貴賤貧富皆然刀必雪花色鑌鐵鑄之柄飾以
金或犀象飾往往蒙鬼面倫極精巧會聚間有犯其
首及爭鬥必以佩刀刃之傷死則逃避三日則免罪
當即捕獲則仍受刃官無鞭朴罪不問重輕以藤縶
之必刃以死殺戮爲常不足怪也市易用中國銅錢
杜板者曰賭班地名也約以千餘家主以二酋間有
流寓多廣東漳州人也海濱小池水甘冽可飲號聖
水傳云元將史弼高興征闍婆經月不克登岸三軍
乏水渴甚二將黙禱卓槍于濱泉遂湧出軍賴以濟

又東行半日至厮村曰革兒昔者故沽灘地中國人
客此而成聚落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廣東人也
諸番船至此互市金寶番玲充溢居人多富又南水
行可半日至蘇魯馬益港口淺水淺灘僅通小艇二
十餘里始至蘇魯馬益門蘇兒把牙約千餘家亦有
首領間有中國人港口大州林木蔚茂長尾猴萬數
聚于中一黑猴俗云　孫也老猴爲主曾掠老番婦
與俱國人求嗣者必具酒殽祈于老猴猴食之餘縱
群猴食食盡少選猴雌雄交以此爲徵求嗣人回即

有姓不然無應也又水行八十里至埠頭曰漳沽登
岸西南陸行半日至滿者伯夷乃王都也無城二三
百家總領七八人皆王佐也氣候常熱如夏稻歲兩
熟坐卧無牀榻飲食無匙七喫檳榔不離口其飯于
盤酥流之登則喇去椰殼向盤掬而食食既水飲待
賓以檳榔人有三等西番賈胡流落而久居者服食
皆雅潔一等也唐人如廣東漳泉人流寓者食用鮮
華率尚回回教持齋受戒一等也顏色黝黑猱頭赤
脚崇信鬼道釋云鬼國即此土人也飲食粗惡喫蛇
瀛涯勝覽　八　五
蟻虫蚓稍燎以火而已與犬同寢食不以為穢也傳
云昔有鬼子魔王青顏紅身赤髮與罔象交而生
子百餘以人為糧忽雷震石裂乃出一人衆異之推
為主造領兵驅罔象鬼子而去由是人得安焉俗尚
武勇歲設竹槍會始于冬十月王偕妻出觀夫妻各
坐一塔車妻前夫後車高丈餘四䟐軒窻駕馬以行
至會開場列陣相向各操竹槍勁實若鐵登場者亦
携妻至妻亦操三尺捧相格曰那剌格已被傷斃者
王遣勝者出金錢一箇償之以孀婦勝者即已凡婚

姻男造女家合卺後五日迎婦歸鳴金鼓吹椰筒擁
以刀盾前後其都婦則裸而被髮跣足紫帨繫悅戴
被金珠縷飾寶靴無不周備姻鄰亦以檳榔花草真
綵舟助之燕樂數日始散喪事於病革子弟請遺命
或水火葬或犬腹葬昇屍至海濱縱犬啖之盡不盡
拾其遺投水而後已尤慘于水火也有寵妾者誓與
主同往盛粧悲號俟焚骸火熾亦投火死之民間殷
富貿易用中國古錢字書無紙刻于茭蔁葉類鎖俚
字以二十兩為斤十六錢為兩四姑邦為錢每邦二
瀛涯勝覽　八　六
分一釐八毫七絲五忽截竹為升升為一姑剌益中
國一升八合也斗為捺黎恭八升中國一斗四升四
合也月望番婦或二十餘或三十餘為輩成隊月下
綿臂聯行倡歌唱和遍歷官戚豪門必投賞以錢又
有展畫指畫以諭衆聽環之坐者有笑有哭殊能動
人最重中國花磁暨麝花絹綺羅厥產白芝麻綠豆
蘇木金剛子白檀肉荳蔻龜筒玳瑁鸚鵡有綠紅五
綵者鸚哥皆能言又有珍珠鷄倒掛鳥綵鳩孔雀珍
珠雀綠鳩之類白鹿白猿猴羊猪牛馬鷄鴨亦有之

亦有芭蕉子椰子甘蔗粗大長可二三丈石榴蓮房蔘柿郎扱若枇杷稍尖中有白肉

舊港

古號三佛齊國淳淋邦隸爪哇東距爪哇西距滿剌加南距大山北西北濱海船入淡港入彭家寨舍易小舟入港達其國國人多廣東漳泉人流寓此境土沃人稠地宜稼穡諺云一季種田三季收稻言收穫廣也水多地少人習水戰將領之家始得岸居民卒往往筏居繫于椿杙港通潮汐風俗語言一如爪哇

洪武間有陳祖義者廣東人也挈家逋避于此爲將橫甚剽掠過客永樂間朝命太監鄭和統海船至有施進者亦廣人也具訴祖義于和和領卒擒之祖義伏誅乃官進仍回舊港爲將進沒其女代之賞罰黜陟皆從其俗俗好賭博如把龜奕棋鬭鷄皆索錢其也市亦用中國銅錢布帛之類厥產鶴頂黃速降眞沉水香黃蠟金銀如鈒花銀器黑色間有白色成色高者白多黑少低者黑多白少燒之氣觸鼻莫禁西番鎖里人重之鶴頂鳥大于鴨毛黑脛長腦骨厚寸餘內黃外紅俱鮮麗可愛火鷄大于鶴頸亦過長軟紅冠銳背毛如青羊色腳長黑色爪甚利解傷人腹致死食炭雖擊之不死神鹿大如巨猪高可三尺短毛猪喙蹄亦如之三蹄祇啖草木不近腥物牛羊猪犬鷄鴨蔬果之類與爪哇同

暹羅

地方千里環國皆山峭拔崎嶇地下濕土疏惡罕宜耕種氣候不常或寒或熱自占城西南舟行七晝夜方至新門海口入港方達其國王居宮室壯麗民樓

居其樓密聯檳榔片藤繫之甚固藉以藤席竹簟寢處于中王乃鎖里人也白布纏首無衣腰束嵌絲帨加以錦綺壓腰跨象行或肩輿金柄傘蓋茭蔁葉爲之尚釋教國人皆然僧尼甚多其服類中國有菴觀持齋受戒民俗婦人多智大聽于妻妻與中國人私寢食與同恬不怪也男白纏首衣長衣婦如之乃椎結男年二十陰必嵌珠玉及富貴者範金盛珠有聲爲美否則貧賤人也婚則僧群迎婿至女家僧取女紅貼于男額曰利市陋不可言踰三日僧暨親黨擁

檳榔綵舟送歸乃開筵作樂喪禮富貴者則灌水銀
而葬民間則昇屍投海洲有金色鳥數十飛來食之
有遺棄諸海曰鳥葬已而用浮屠設齋事言語與廣
東同俗洗浮習水戰常征伐鄰邦市用海𧴩一如錢
價厥產紅馬肯的石大丁紅鴉忽明瑩如石榴子國
西北二百餘里有市鎮曰上水通南居人無慮六百
家各種番貨俱有黃連香羅褐速香降真沉水亦有
花黎木白豆蔻大風子血結藤結蘇木花錫象牙翠
毛蘇木賤如薪色絕勝獸有白象獅貓白鼠蔬果如

占城有米酒椰子酒皆燒酒也厥貢蘇木降真香

滿剌加

舊名五嶼以海有此山也東南距海西北皆岸岸連
山地瘠鹵收穫殊寡故未稱國隸暹羅歲輸金五千
兩否則被伐永樂七年己丑上命太監鄭和冊爲滿
剌加國賜其將領銀印冠服爲王自是不役屬暹羅
王携妻子赴京謝恩修職貢上賜舡還其境有大溪
貫王宮入海跨溪橋之構亭于上約二十餘楹交易
者來集俗尚回回教持齋受戒王以白纏首青細花
衣躡皮履乘轎民間男帕首女撮髻于後其體微黑
短衫束腰以帨風俗淳朴民舍如暹羅聯榻趺坐業
漁刳木爲舟泛海而漁婚喪類爪哇旁海有鼉龍患
其龍高四尺四足身皆鱗甲露長牙遇之則齧山出
黑虎比常虎差小毛有駁花文虎有能變人形者白
晝入市群行覺者禽殺之古城晁頭蠻中國船亦至
其地柝木爲柵闢四門鼓樓夜巡以鈴內設重柵有
倉庫可貯貨五月中方發船厥產黃連香烏木打麻
香此香乃樹脂墮地成遇火即燃國人以當燈及塗

舟水不能入明禁者若金箔丹顆都盧厮可作珮珠
名水珀是也花錫有場山曰樹沙始其皮如蔦鵲瀘
成粉可作飯渚生水草曰茭蔁長八如刀狀韌堅其子
類荔枝大若鷄子以釀酒曰茭蔁酒亦醉人葉可作
簟席果有甘蔗芭蕉子波羅蜜野荔枝之類蔬有葱
韭蒜芥東瓜西瓜之屬牛羊雞鴨罕有驢馬無

啞魯

南連大山北距海西距蘇門答剌自滿剌加水行四
晝夜可至有淡水港東連曠野地宜旱稻其俗小民

業耕漁風俗淳朴婚喪禮與爪哇滿剌加同市易用
小綿布曰梼泥米穀牛羊鷄鴨甚豐乳酪亦多國皆
回回人也厥産飛虎如猫犬長毛灰色肉翅如蝙蝠
飛亦不遠有黄連香金銀香之類

蘇門荅剌　那孤兒

蘇門荅剌者即古須文達那國南連大山北距海東
亦連山距阿魯國西距海山連二小國那孤兒黎伐
是巳西洋之要會也自滿剌加西南行順風五晝夜
可至先有村瀕海曰荅魯蠻舍舟十里可至國都無

城郭有大溪入海朝夕潮汐海口大濤船至此往往
没溺舊爲那孤兒國被花面王侵伐乃出戰敗績中
矢而死子弱不能復讐其妻忿而揚言曰能復此讐
者我則夫之與共國事有漁翁聞之領兵敗花面王
殺之國賴以安王妻德之于是改適漁翁國政聽焉
永樂七年王來貢上嘉之十年遣使入其國假子率
部衆弑王即漁翁也其子曰蘇幹剌領衆奔據于峭
山時復侵之欲復其讐永樂十一年太監鄭和擒之
送京伏法舊王子感激修貢其地氣候朝熱如夏暮

凉如秋瘴發于五六月間風俗淳厚言語和媚婚喪
服用與滿剌加國同民居亦如之番船往來貨亦充
物市用金錫錢金錢曰那底兒重五分交易多用錫
厥産硫黄出巖穴山則不生草木土石焦黄地塩宜
稻歲兩稔無大小麥依山則種椒園蔓生如中國甜
菜狀花黄子白其實初青老則紅半老則采之曬乾
每百斤直白金一兩有芭蕉子甘蔗吉柿波羅蜜有
臭菓曰賭爾烏如中國鷄頭菱狀長八九寸有刺熟
則開瓣五六臭如腐肉酥白十五片甚甘有子可炒

食甘橘四時有綠橘不酸柰久不爛酸子白俺拔如
消梨稍長香刻去其皮可食蔬有葱蒜薑芥東瓜西
瓜東瓜久留不敗西瓜綠皮紅子長二三尺黄牛多
有乳酪羊皆黑毛雄鷄大者七八斤易煮味美異常
蚕桑不省繅絲但成錦那孤王一名花面王在蘇門
務荅剌之西國小僅比一大村人皆面故號花面秖千
餘家田少稻稀有猪羊鷄鴨服用風俗語言與蘇門
荅剌同

黎伐

小國也南連大山北際海西距南浡里國東南連那孤兒國居民有一二千家乃推一人爲王隸蘇門荅剌國操舍一聽之言語服用與荅剌同山產野犀甚多

南浡里

國際海東距黎代國西北距海南連大山山南際海僅千餘家皆回回人也風俗朴實王居類樓高四丈周圍板蔽亦嚴整幽紮下則無壁牧放牛羊之類民居與荅剌同市用銅錢廠產牛羊雞鴨粟粒少蔬果

豐魚蝦降真香甚妙曰蓮花降真有犀牛西北大海中有平頂巨山半日可至曰帽山海乃西洋也曰那沒黎舶皆以此山爲指南山下淺水有樹乃珊瑚也大者高二三尺分枝婆娑可愛根可爲瑁珠器皿依山有居人二三十家人各稱王有問其爲誰曰阿孤槎我蓋王號也問者輒以是對殊可駭笑隸浡里國自蘇門荅剌國舟行三晝夜可至

錫蘭

大海中有翠藍山山有三四高大者曰梭篤蠻自帽山東南乘東北風三日方至人皆穴居不問男女俱裸若野獸然無稻而食芋芭蕉子波羅蜜之類或魚蝦布喀蔽身必生爛瘡昔佛度海至此解衣而浴土人竊之佛咒而然蓋附會語也俗云赤卵塢此地是已又西海行七八日見鶯哥嘴山又三二日至佛堂山始爲錫蘭國泊舟曰別羅里濱海山麓磐石隱然足跡而存長可二尺傳云佛足至此也其跡有泉不涸人蘸之拭面目曰佛清淨蓋民俗之謬也寺有卧佛榻沉香爲之飾以八寶華麗鮮侔佛牙舍利子俱

存于寺所謂涅槃其地是已又西北陸行五十里始至王居王鎖里人也尚釋重象牛煅牛糞灰遍體塗之牛則飲其乳而不食其肉死瘞之有殺者死刑或贖以牛頭金王宮民居旦必調牛糞塗地而禮佛王都大山侵雲有巨跡深二尺長餘八尺傳云祖阿聃生人足跡即盤古也地廣人稠亞于爪哇國富饒民上裸下帨加以壓腰鬚毫皆剃留髮首布纏之遭父喪則鬚毫不剃女推髻于後下亦紫白布隱潛飲食不令人見也膳必酥乳檳榔不絕口死者火之而

非其肯厥產鴉忽有青紅黃三色青朱嘴不背剩兆窟沒藍石二種出于沙中山被水衝流下則有之海洲日映光浮乃蚌珠氣也爲池間二三年寘蚌于池有司守之珠可淘取有稻芝蔴菉豆無麥多椰子果有芭蕉子波羅蜜甘蔗瓜蔬牛羊鷄鴨亦有市用金錢重一分六釐重中國麝香綺縠綵絹青磁器銅錢樟腦厥貢珠寶石

小葛蘭

東連大山餘方皆瀕海王乃鎖里人也尚浮屠尊重

象牛婚喪服用與錫蘭同自錫蘭國別那里西北海行六晝夜始至日食多酥用以和飯市用金錢重二分境土乃小國也

阿枝

東連大山餘方皆瀕海自葛蘭國海行船山西北一晝夜乃至其國王亦鎖里人首纏黃白布上無衣下縈綵帨加以綵段一疋繫之曰壓腰臣民服用稍與王同屋用椰木及葉織綴當瓦如苫蓋然家造庫藏貲以避火盜人有五等首曰南毘輩與王同類祝髮懸歷以線乃貴族一等也回回人二等也富有財者曰哲地三等也牙儈曰革全四等也卑賤者曰木爪五等也木爪業漁樵習服苟禁不許服長衣濵海居居僅三尺違者罪之上衣不過膝途過南毘哲地即伏而候過乃起王尚浮屠敬象牛建寺範金爲佛青石結座環以溝水旁穿井每旦鳴鍾鼓汲泉灌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有曰濁肌者蓋優婆夷之類亦娶妻自胎髮不剃不櫛以酥搽辮或十縷或七八縷垂于後牛糞灰塗體不衣而藤束腰白綠四手持大螺常

吹而行其妻稚以小布蔽羞隨夫歷人家覓錢粟氣候熱如夏無霜雪春雨即葺舍儲具逮夏迺雨市陌成河比屋不能出入至七月始霽八月望後始晴至冬猶然三月又雨諺云半年有雨半年晴者是已市用金銀錢金錢九成色曰法南計一分一釐銀錢僅如螺厴曰答兒計四釐每十五當金錢之一婚喪各以類不等厥產胡椒往往種于圃四百斤直金錢百文銀直五兩珠以分論有米粟麻豆黍稷無麥有象馬牛羊犬猫鷄無騾馬暨鵝

古俚

西洋大國也西瀕海南距柯支國北距狠[illegible]國海
近山遠東七百里許距坎巴夷自柯支海行可三日
至距中國十萬餘里永樂五年
上命太監鄭和等賜王以誥命陞賞其將領有差皆
冠帶勸不美之王尚浮屠敬象牛人有五等一回回
一南毘一哲地一革全一木瓜王南毘人不食牛肉
將領回回人不食豬肉昔王與回回誓互相禁食銅
範佛像曰納兒佛殿以銅瓦屋傍穿井汲泉浴佛而

禮之取牛糞調水塗地及壁臣民大家晨起亦用牛
糞塗地取牛糞灰裹于身每旦水調灰抹額及股謂
敬佛也傳云昔有聖人曰某些行教化人人俱服從
某些適遊弟曰撒沒黎主之弟乃縱誕鑄金犢以
諭國人曰此乃聖主做之有驗人罔不從命牛日糞
金人獲其利遂信之不疑某些歸恚其弟誣惑遂毀
牛弟恐于是跨象而遁國人猶望其還故敬象牛者
以此國事皆決于二將領乃回回人也國人半崇回
回教禮拜寺有二三十餘七日一禮至日齊沐謝事

午時男女拜天于寺未刻乃散始治他事俗尚信義
中國船貨至皆二將領主之遣駔儈議直言定再不
易其算法秖憑手指屈伸分毫不謬市用六成金錢
曰吧南重二分文二面小銀錢曰搭兒重三釐秤曰
法利二十兩爲斤當中國一斤九兩六錢升曰党戛
黎當中國一升六合樂則葫蘆爲樂器紅銅絲爲絃
歌樂自和協鏗鏘可聽婚喪禮各以類王老則不傳
子而傳外甥無姊妹子則傳弟無弟則傳于有德者
古今皆然刑無鞭笞輕則斷手足重則罰金誅戮甚

則没家夷族有罪繫之輒承服不承服則寘其手指
于沸油中半餉三日後驗之爛者伏辜全者免罪免
罪者將領導以鼓樂還家親戚致賀飲酒西洋布曰
撦黎出于鄰邦坎巴夷之属每疋濶四尺五寸長二
丈五尺直金錢八文有色絲間花帨濶五尺長一丈
三二尺直金錢百文厥産胡椒亦以園種十月熟富
家則多植椰子樹千株至二三千者有之嫩者有漿
可釀酒老者可作油糖或飯殼可作杯椒枝灰可廂
金枝幹可構室葉可葢屋蔬有薑芥蘿蔔胡荽葱蒜

胡蘆䓣瓜東瓜四時有小瓜如指長一寸許味美果有芭蕉子波羅蜜木鼈子樹高十餘丈絲囊如柿三四十有米無麥有鷄鴨無鵝羊高如騾灰色水牛不大黄牛則大有至三四百斤者不食其肉取其乳酥啖飲不絶尸牛死則埋之畜有孔雀烏鴉鷹鷺無餘鳥厥貢金絲寶帶金絲如髮結花綴八寶珍珠

溜山䗫幹

四面濱海儼如洲渚小國也曰䗫幹無城郭依山聚居西距海中有石門如城闕有八大地皆以溜名亦

通舟楫餘小溜無慮三千數所謂弱水三千者是已人皆巢居穴處不識米粟而啖魚蝦無衣衹以葉蔽前後陰舟行過風一失入溜則水弱而没溺故舟人謹防之䗫幹國皆回回風俗淳厚動遵教門業漁好種椰樹男膚微黑白纏首下縈帨婦人短衫下亦縈帨大帨被面目婚喪禮遵教門行氣候常熱如夏土瘠米少無麥市用銀錢厥産降眞香椰皮結繩可貫板成舟瀝青塗之堅如鐵丁龍涎香然之香濤直與銀同海貝采而鬻于暹羅葛剌用與錢同鮫魚爾之可鬻于鄰國曰溜魚織絲帨甚精緻又織金帨男可縈首牛羊鷄鴨俱有

祖法兒

國瀕海依山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俚國西北海行十晝夜可至無城郭人皆崇回回教體幹修頎語言朴實王纏首以白細布衣青花細絲帨或織金錦袍穿靴躡履乘轎跨馬前後象駝馬隊成行共吹篳篥鎖捺民間纏首長衣靴履當禮拜日罷市半日長幼俱沐浴盛服塗容體或薔薇露或沉水香薰衣及

體又以爐然沉檀香然後行禮禮既乃散香滿街市半餉乃已婚喪遵回回教氣候常如秋無寒市用金錢重二錢徑一寸五分文以人形銅錢重四分厥產乳香乃樹脂也又有血竭蘆薈没藥安息香蘇合油木鼈子之類以易中國紵絲磁器其米麥豆粟黍稷麻穀瓜茄牛羊馬騾猫犬鷄鴨俱有山駝鷄匾頸鷄身如鶴長三四尺脚二指毛如駝行亦如駝故喚駝鷄蛇有單峯者有雙峯者人以騎坐肉以市鬻厥貢乳香駝鷄等物

阿丹

國瀕海富饒崇回回教阿剌壁言語性情強梗悍戾有勝兵七八千馬步俱精鄰邦畏之自古俚國舟西行一月可至永樂九年詔中使賜命其國王遠迎詔甚卑謹其國人就至市王頂金冠衣黃袍腰寶粧金帶屬禮拜日則易白纏頭以金錦爲頂衣白袍乘車列象而行將領等冠服有差民間男則纏頭衣撒哈剌錦繡紵絲細布等服有靴鞋婦人則長衣頂珠冠纓絡耳金廂寶環手金寶鐲釧足指亦有環絲帨金

銀器皿絕勝赤金錢曰哺嚕黎重一錢面有文紅銅錢曰哺嚕厮市易用之氣候溫和曆無閏以月出定月之大小夜見月明日又爲一月也有善推步者定其日春則花木開榮其日秋則花木彫落日月交蝕風雨潮汐無不驗者民居累石爲壁上覆以磚或土高至于四五尺市肆熟食及綺帛書籍俱如中國粒食多用酥糖蜜製味極精美厥產有米麥蔴豆蔬菓果有萬年棗松子把擔乾葡萄核桃花紅石榴桃杏之類獸有象駝牛羊雞鴨犬猫無猪鵝羊則無角頷垂短毛有紫檀薔薇露簷蔔花白葡萄福鹿青花白駝雞福鹿如騾白首白眉滿體細間道青花如畫青花白駝雞如福鹿麒麟前足高九尺餘後足六尺餘項長頭昂至一丈六尺傍耳生二短肉角牛尾鹿身食粟豆餅餌獅子形類虎黃黑毛無首濶口尾猶黑其長如綿聲吼如雷百獸見之皆伏厥貢金廂寶帶珍珠八寶金冠鴉忽等各種寶石地角金葉表文

榜葛剌

地廣人稠財物豐碩自蘇門荅剌國海行見山并翠

藍島西北行二十里方至淛地港更小舟入五百餘里至鎖納兒港舍舟而陸西南行三十五里站至其國有城郭王宮豐大小府寺皆在城乃回回人風俗淳厚男婦皆黑色白者稀男皆祝髮白布纏身圓領長衣仍東綵帨躡皮履王及將領冠服用回回制甚潔整語言榜葛俚自成一家亦有巴兒西語者市用銀錢曰儻伽重三錢徑寸二分面有文以此權物價重輕亦有海肌曰考黎婚喪皆回回教氣候常熱如夏刑有笞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軍亦給糧管軍者

曰吧斯剌兒陰陽醫卜百工技藝皆有衣黑白花衫紫帨以砑子貫珊瑚琥珀曰瓔珞爲佩以砑子爲鐲釧繫臂善歌舞以侑酒筵有曰根肯速魯奈奈者優人也每五鼓時候于將領及富室門吹鎖捺擊鼓已乃次第其家作之至飯時詣各家必勞以酒饌錢貨其餘百戲皆有又以鐵索繫虎行市及人家則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搏虎虎怒変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之戲已仍繫之家必啖虎以肉勞其人以錢蓋虎戲以需財也曆止十二月無閏厥

產紅粟麥芝麻豆黍稻一年二熟蔬有薑芥葱蒜瓜茄酒有椰子酒樹子酒茭蔁酒以檳榔當茶畜有駝馬騾水黃牛山羊鷄鴨猪鵝犬猫果有芭蕉子波羅蜜酸石榴蔗糖蜜布有數色華布曰卑泊闊三尺餘長五丈五七尺細膩如粉㡊姜黃布曰滿者提闊四尺長五丈餘緊密堅實曰沙納巴付闊五尺長三丈如生羅即布羅也曰折白勒搭黎闊三尺長六丈布眼疏爺即沙布也以纏頭曰沙塌兒闊二尺五寸長四丈若三梭曰驀黑驀勒闊四尺長二丈背面皆毳絨厚可五分即兜羅錦也蠶絲秖織絲嵌帨亦有緝成錦者布有白者樹皮製成膩滑光潤如鹿皮器有髹漆杯盤鏃鐵鎗剪

忽魯謨厮

國瀕海倚山通諸國貨故國人多殷富無甚窘者有則衆濟之自古俚國西北海行可二十五日至其國國崇回回教曰五回禮拜必齋沐誠敬風俗淳厚人肌膚白皙豐偉衣冠嚴肅婚喪禮遵回回教

海槎餘錄叙

儋耳孤懸海島非宦遊者不能涉涉必有鯨波之險瘴厲之毒黎獠之頑無法爲茲守者多不能久久亦難其終也余自嘉靖龍飛承乏是郡迄於丁亥迺有南安之命山川要害土俗民風下至鳥獸虫魚奇怪之物耳目所及無不記載其幾百餘則藏之篋笥將謂他日南歸客有詢及茲郡之畧即舉以對既而水陸跋踄頗多散失遂至湮滅無遺矣今懸車去郡倏有數載不敢謂久而能終但郡中事蹟班班尚能追憶掇拾數事恍然猶在滄溟杳渺之中因繼吹籥之失用梓以傳名海槎餘錄云

海槎餘錄

吳郡顧岕

載酒堂即蘇長公寓儋耳遊宴之地也今有堂三楹祀公像于中元廉訪使伯琦周公隸書牌文一道列堂東隅書法甚精堂周遭有牆相去百步有塘寬百畝餘水土深淺異處蒲稗蘆葦之屬最茂密每春秋二祀例率郡僚師儒會飲堂中即漁此塘以爲樂名濁勞會亦洗鬬境諸祀之勞之謂也故傳乳泉井桄榔菴茉莉軒今皆湮廢遺址尚存

波羅密樹類冬青而黑潤倍之榦至斗大方結實多者十數少者五六顆皆生于根榦之上狀似冬瓜外結厚皮若栗蓬多棘刺方熟時可重五六斤去外殼內肉層疊如橘囊以其甘如密故云

黎俗藏置酒米乾肉衣布之屬不于其家必簡一高坡之地離家百步內外以草樹畧加繚繞廻護蓋置其中名曰殷雖村家叢雜亦不相混間有盜之者每祀徹獲法曰遂跟痕即足跡也余初不之信因彼自服而后然之

佛桑花枝葉類江南槿樹花類中州芍藥而輕柔過之開時當二三月之五色婀娜可愛

儋耳境山百倍于田土多石少雖絕頂亦可耕植黎俗四五月晴霽時必集衆斫山木大小相錯更需五七日晴洌則縱火自上而下大小燒盡成灰不但根幹無遺土下尺餘亦且熱透矣徐徐鋤轉種綿花又曰貝花又種旱稻曰山禾米粒大而香可食連收三四熟地瘦棄置之另擇地所用前法別治大槩地土產多而稅少無窮之利益在此也

蚺蛇產于山中其皮中州市爲鞔樂器之用其膽爲外科治瘡瘴之珍藥然亦肝內小者爲佳此地兼產山馬其狀如鹿特大而能作聲尾更板濶與鹿稍異蚺蛇嘗捕呑之從后脚而入雖角實大二倍于鹿毒氣呵及即時解脫初呑時亦不能轉動略向水次伸舒消盡無餘矣途人卒然相値雖持木棍亦將無施解事者執指大蛇皮水在手一揮即止可見物貴得其制不在操利器也

榕樹最大其陰最密幹及三人圍抱者則枝上生根綿緜垂地得土力又生枝如此數四其餘有澗至三四丈者特中通不圓實陰翳重重六月不知暑木理粗惡不堪器用

青橄欖無仁烏橄欖有仁外肉取來杵碎乾放則自有霜堆起如鹽名曰欖醬二種俱野生當四五月盛時市人儘力取回用支一年不似吾江南之甚珍貴也

黎俗男女週歲即文其身自云不然則上世祖宗不認其爲子孫也身穿花厚布衣露腿赤足頭戴漆帽

傍贅尺許雉毛二莖披肩領闊可恥也男子家富者兩耳復贅盞口大銀圈十數爲富侈

花梨木雞翅木土蘇木皆產于黎山中取之必由黎人外人不識路徑不能尋取黎衆亦不相客耳又產各種香黎人不解取必外人機警而在內行商久慣者解取之嘗詢其法於此輩曰常七八月晴霽遍山尋視見大小木千百皆凋悴其中必有香凝結乘夜月揚輝探視之則香透林而起用草縏記取之大率林木凋悴以香氣觸之故耳其香美惡種數甚多一

由原木質理粗細非香自爲之種別也
深黎自婺嶺以北有一種曰遐黎其俗去黎益遠習俗又相遠居常以椰瓢蔽體更聞習弓矢凡父母過五十懼其老而衰也則烹食之云葬于腹中以爲得所噫天之生人有如此哉
海槎秋晚巡行昌化屬邑低海洋烟水騰沸競往觀之有二大魚遊戲水面各頭下尾上決起烟波中約長數丈餘離而復合者數四每一跳躍聲震里許余怪而詢于土人曰此番車魚也間歲一至此亦交感

生育之意耳今中州藥肆懸大魚骨如杵臼者乃其脊骨也
海䲔乃水族之極大而變異不測者梧川山界有海灣上下五百里横截海面且極其深當二月之交海䲔來此生育隱隱輕雲覆其上人咸知其有在也俟風日晴暖則有小海䲔浮水面眼未啓身赤色隨波蕩漾而來土人用舴艋裝載藤綵綵爲臂大者每三人守一藤其杪分贅逆鬚鎗頭二三支于其上遡流而往遇則並舉鎗中其身縱綵任其去向稍定時復似前法施射一二次畢則棹船並岸創置沙灘徐徐收綵此物初生眼合無所見且忍鎗疼輕漾隨波而至漸登淺處潮落閣置沙灘不能動舉家分臠其肉作煎油用亦大矣哉
馬產于海南者極小只可作之驢騾而身稍長耳毛片不殊于中州當少前䰇時極駿可愛然騎馭則無長力上等價可四兩尋常不出二兩
黎俗二月十月則出獵當其時各峒首會遣一二人赴官告知會但出每數十村會留壯兵一二十輩守

舍男婦齊行有司官兵及商賈並不得入入者爲之犯禁用大木枷脛及手足置之死而不顧何其愚也獵時土舍峒首爲主聚會千餘兵携網百數番帶犬幾百隻遇一高大山嶺隨遣人周遭伐木開道遇野獸通行熟路施之以網更參置弓箭熟閑之人與犬共守之擺列既成人犬齊奮吽鬧山谷應聲獸驚怖向深領藏伏俟其定時持鐵砲一二百犬幾百隻密向大嶺舉砲發喊縱犬搜捕山岳震動獸驚走下山無不着網中箭肉則歸于衆皮則歸于土官上者爲

麖皮失者為鹿皮再次為山馬皮山猪食肉而已文豹則間得之也

新場海三面山環北一面只三四里通大海洋内竟可百里餘分藏新英南灘上下二十四步漁戶環列居焉每風大時蛋船四百餘隻咸漁其中風靜始出大海可謂坐享無窮之利也

海南地多煖少寒木葉冬夏常青然凋謝則寓于四時不似中州之有秋冬也天時亦然四時晴冽則穿單衣陰晦則急添單衣幾層諺曰四時皆是夏一雨

便成秋又曰急脫急着勝如服藥

相思子生于海中如螺之狀而中實若石焉大比荳粒好事者藏置篋笥積歲不壞亦不轉動若置醋一盂試投其中遂移動盤旋不已亦一奇物也

檳榔產于海南惟萬崖瓊山會同樂會諸州縣為多他處則少每親朋會合互相擎送以為禮至于議姻不用年帖只送檳榔而已久之多以家事消長之故改易告爭官司難于斷理以無憑執耳愚民不足論士人家亦多有滋是俗者

鸚鵡杯即海螺產于文昌海面頭淡青色身白色周遭間赤色數棱好事者用金廂飾凡頭脛足翅俱備置之几案亦異常耳

海南之田凡三等有沿山而更得泉水曰泉源田有靠江而以竹桶裝成天車不用人力日夜自車水灌田者曰近江田此二等為上栽稻二熟又一等不得泉不靠江旱澇隨時曰遠江田止種一熟為下等其境大槩土山多平坡一望無際咸不科稅雜植山莨綿花護利甚廣誠樂土也但其俗好鬬健訟不容人

耕耳

石蠏生于崖之榆林港港内半里許土極細膩最寒但蠏入則不能運動片時成石矣人獲之則曰石蠏相傳置之几案能明目

勞將軍廟去城東隅六十里許祀屋久廢只際地在焉凡新官到任必先此設祭祀典不載其名詢父老相傳云此神乃馬伏波部下先鋒將方凱旋時牽馬飲于河馬忽覩水中影雙蹄奮起傷其陰而死遂為神余任時彼中似例祀祀畢父老喜告曰任内當太

吉未逾年新守至亦似例祀衆咸驚報曰祀器無故自裂于案任内當不吉后歲餘守卒此神亦靈驗矣

笑竹大如指長逾二丈節節生枝文釆士人家用植于居之周遭以代垣墻雖雞犬不能踰越陰森柔嫩綠潤如沃可愛也

江魚狀如淞江之鱸身赤色亦間有白色者產于鹹淡水交會之中士人家以其肉細膩初爲膾烹之及有味皮厚如錢此品不但勝絕海鄉雖江左時魚鱸鱖之味亦無以尚也

海槎餘録　九

玳瑁產于海洋深處其大者不可得小者時時有之其地新官到任漁人必携一二來獻皆小者耳此物狀如龜鼈背負十二葉有文藻卽玳瑁也取用時必倒懸其身用器盛滾醋潑下逐片應手而下但不老大則其皮薄不堪用耳

酸笋大如臂摘至用沸湯泡出苦水投冷井水中浸二三日取出縷如絲醋煮可食好事者攜入中州成罕物京師勳戚家會酸笋湯卽此品也

桄榔木類棕櫚樹樹杪挺出數枝每枝必贅青珠數條每條不下百餘顆計一樹可得青珠百餘條團團懸掛若傘翁然可愛也其木最重番船用爲錨以代鐵其纏重錚鉎作于鐵也色類花梨而多綜紋

土菓曰賜桃大如拳綠色明潤五稜並起劍脊中核如花紅子味帶酸宜於酒後咀嚼之俗多用晒乾作添菜菓用

儋耳與瓊崖萬三處鼎峙爲郡因黎以十縣十一守禦所其地孤懸海島平曠可耕之地多在周遭深入則山愈廣厚黎婺嶺居其中以爲鎮自漢武迄今幾

海槎餘録　十

千年外華内夷卒不可變者以創置州衛縣所必因平原廣陌故周遭近治之民漸被日深風移俗易然其中高山大嶺千層萬疊可耕之土少黎人散則不多聚則不少且水土極惡外人輕入便染瘴癘卽其地險惡之勢以長黎人奔竄逃匿之習兵吏烏能制之此外華内夷之判隔非人自爲之地勢使之然也

荔枝凡幾種產于瓊山徐聞者有曰進奉子核小而肉厚味甚嘉士人摘食必以淡鹽湯浸一宿則脂不粘手野生及他種味帶酸且核大而肉薄稍不及也

黎村貿易處近城則曰市場在鄉曰墟場又曰集場每三日早晚二次會集物貨四境婦女擔負接踵于路男子則不出也其地殷實之家畜妻多至四五輩每日與物本令出門貿易俟回收息或五分三分不等獲利多者爲好妻異待之此黎獠風俗之難變也

芭蕉常年開花結實有二種一曰板蕉大而味淡一曰佛手蕉小而甜俗呼爲蕉子作常品不似吾江南茂而不花花而不實也

椰子樹初栽時用鹽一二斗先置根下則易發其俗

家之周遭必植之木榦最長至斗大方結實當摘食時在五六月之交去外皮則殼實圓而黑潤肉至白水至清且甜飲之可祛暑氣今行商懸帶椰瓢是其殼也又有一種小者端圓堪作酒盞出于文昌暨山之境他處則無也

凡深黎村男女衆多必伐長木兩頭搭屋各數間上覆以草中剖竹下橫上直平鋪如楼板其下則虛焉登陟必用梯其俗呼曰欄房遇晚村中幼男女盡驅而上聽其自相諧偶若婚姻仍用講求不以此也

文昌海面當五月有失風飄至船隻不知何國人內載有金絲鸚鵡墨女金條等件地方分金坑女止將鸚鵡送縣申呈鎭巡衙門公文駁行鎭守府仍差人督責原地方畏避相率欲飄海王其事者莫之爲謀余適抵郡咸來問計余隨請原文讀之將飄來船作覆水船改申一案而止衆咸稱快

黎人善射好闘積世之讐必報每會聚親朋各席地而坐飲酣顧梁上弓矢遂奮報讐之志而衆論稱焉其弓矢蓋其祖先有幾次闘敗之恥則尅箭幾次射

于梁上以記之故云飲酣鼓衆復飲相與呌號作狗吠聲輒二三晝夜自云係狗種欲使祖先知而庇之也以次則宰羊獵肉祿散就近村落無不踴躍接受尅日起兵讐家聞之亦如此間法募兵應敵臨陣遇有州縣公差人役樂請觀戰兩家婦女亦各集本營當退食之際婦女爭出營認箭兩不拘忌其俗云男子讐只結于男子面上若及婦女則于其父母家更添讐怨矣其勝敗追殺亦各有程度不少踰之數中推鋒鏑死者衹以瘞之父母妻孥不悲泣恐敵人知

爲其不武也

翡翠生于深黎之茂林峻嶺人罕得見傳云晴霽日中始一出陰晦竟日不出小大僅作燕羽翰五色離披可愛人必積久探覘羅其巢始獲之也

儋耳孤懸海島曆書家不能徧其黎村各一老習知節候與吉凶避忌之略與曆不爽毫髮大率以六十年已往之跡徵驗將來固亦有機巧不能測處嘗取其本熟視字畫訛謬不可識詢其名則曰曆底記

儋耳七坊黎峝山水險惡其俗間習弓矢好戰鬬中

多可耕之地額糧八百餘石弘治末困于徵求土官符蚺蛇者扇動諸黎遠邇響應得萬兵餘攻城略地一方罹患鎮巡二司調動漢達官軍二萬員名會臨本境分作五道搗其巢第一道首臨落窰境黎首符那南率輕兵據險迎敵官民兵死者三千餘而分守重臣亦與難焉其四道聞風潰囘此巢益輕率無紀律故耳勢日益猖獗縱横四出無忌繼而請于朝命將益兵前部方入臨高縣境賊衆適至官兵中道截出一戰勝捷偏帥亦中流矢卒蚺蛇恃勇輕出逼奪民

女爲妾飲酒留連官軍躡其跡輕騎赴之謀渡水脫走誤投深淵騎爭逐之中箭死餘黨招撫訖嘉靖初符蚺蛇從姪符崇仁符文龍爭立起兵讐殺因而扇動諸黎陰助作逆余適拜官蒞其境士民咸憂危殲纇道其故余荅曰可徐撫之未幾崇仁文龍弟男相繼率所部來見勞遣之余知二酋已獲繫獄故發問曰崇仁文龍何不親至衆戚然曰上司收獄正嚴余荅曰小事行將保囘矣牛衆欣然感謝郡士民聞之駭然曰此輩寬假卽魚肉我民矣余不荅旣而閱獄

縱繫囚二百人州人咸賞我寬大之度彼黎衆見之盡闔首祝天曰我輩寃業當散矣余隨查該峝糧俱無追納示喻黎老各出長計轉請海道明示黎衆爭相告乞辜保其主余諭之曰事當徐徐此番先保各從完糧次保其主何如衆曰諾已而得請從黎俱縱囘前此土官每石粮徵銀八九錢余欲收其心先申達上司將該峝黎粮品搭見徵無徵均照京價二錢五分徵收示各黎俱親身赴納因其來歸人人撫諭籍其名氏編置十甲辦粮除排年外每排另立知數

協濟小甲各二名又總置總甲黎老各二名共有百
餘人則掌其頭目各有所事樂于自專不顧其王矣
日久寢向有司余密察識其情邦將諸首惡五十餘
名解至省獄二千里外相繼斗死大患潛消后落筐
尚黎聞風向化亦告編版舊粮差訖州倉積存聽征
粮斛准作本州官軍俸粮敷散地方平妥余后復從
事廣西竟有加俸二級恩命檄未下而巳轉官南安
矣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相傳此石比
海水特下八九尺海船必遠避而行一墮即不能出

矣萬里長堤出其南波流甚急舟入廻溜中未有能
脫者番舶久慣自能避雖風汎亦無虞又有鬼哭灘
極怪異舟至則波頭覆手獨足短禿鬼百十爭互爲
羣來趕舟人以米飯頻頻投之即止未聞有害人者

吳中勝記

明　華鑰

職方氏曰山者首敘東南揚州之域其澤藪曰具區
具區即太湖太湖環吳諸山而控之諸山以湖而益
勝一山一勝勝相形而勝遂表於東南矣鴉湖去
山百里而近予歸鴉湖之五年乙未八月丙申邀聽
天山人載酒泛月湖上戊戌抵吳之行春橋橋九虹
蜿蜒百步東引越城橋西跨横山之麓南逼石湖烟
霏翠靄流動恍惚即此便非塵境矣橋右有亭亭右

有石湖書院宋參政范文穆公成大之歸隱也書院
有文穆田園雜興六十首翰墨流麗風裁可想湖方
數里深不盈仞一水北自横塘達湖之南直抵太湖
曰越來溪乃句踐鑿以進兵伐吳者又築城逼之是
謂越城横山四面皆横多烏書院乃其東麓麓形如
磨曰茶磨嶼下有接待寺右有坎傍架石梁廣生叢
竹天光如鏤曰補陀巖巖之南塢有治平寺寺之南
崛起如蓋郊臺也吳僭王而郊故名又南稍折而
西曰楞伽山有上方寺寺有塔塔下有雙冷泉楞伽

東南曰褒忠嶺褒忠西塢特起而南曰吳山嶺嶺腰有寺寺有井僧言盤石得之宋時龜蛇怪見寺以井勝病者汲之多愈故名分水嶺又曰旋水院一碑篆龜蛇記甚古記多與僧言合嶺之南曰大尖墩登而望之左田萬頃石湖平窪如掌僧指旁曲稍遠者爲百花洲田以東平漠無際一突遠見爲崑山迤北青烟如抹虞錫諸山也右遍太湖崇巒層擁僧指遠者爲堯峯此去二十里予即命輿而往過嶺三皆窄峻不暇指問及抵堯峯回顧不知所從來矣堯峯有寺

寺有吳文定公匏庵之像王文恪公守溪碑徐中丞仲山墓藏記楊儀部南峯所作僧疏予讀之始知有所謂橫山十景今多廢滅景有龍潭曰碧玉沼多産異龜有寶雲井圓逕丈許記云大旱不竭旬雨則雲霧冥濛數里其中白光一渺蓋龍噓氣也至是則吳興雲間諸山隱隱四出南望湖中洞庭東西兩山如帶而近轉顧則獅山入抱而兩阜如毬此外予所欲遊者一覽具得其槩北登妙高峯直一突耳並北一墩如之橫山之嶺凡十數嶺各有墩墩如之僧云中空相傳古藏軍處豈所謂越城荒壘者歟下指多景巖葱然別塢薄暮不可去乃東向白龍洞山西霧氣微黑僧云龍作雨矣風逆不吾及也尋雨數點而止洞口巨石如屏步底有聲僧云其深莫測近塞之洞左攀磴抵觀音巖又一景矣凡此諸峯堯峯獨勝望獨遠堯峯者文恪云或傳堯時有人避水洪荒之世欲免懷襄之害理或然也南峯云此峯最高故名堯也按堯字從垚在兀上南峯近之

巳亥放舟木瀆縱步靈巖之陽遙見塔影上下怪石

叢立有塊然突者有若倚者望者蹲者偃者銳者斬絕者不可名狀者而白路起伏如蛇行達其頂頂則竅然小也其下一溪達太湖則如矢之疾而直也予呼僧道之三里抵韓蘄王墓墓旁立鼇數仞石如之御書中興定國佐命元勳之碑其大勒忠武而松莽鬱翠者王之墓也僧曰此山乃吳王與西施遊地即館娃宮也怪石故有異名倚者醉羅漢也望者延頸龜也蹲者駝也偃者飛來石也銳者圓照塔也斬絕者佛日巖也塊然突者西施洞也白路以下響屧廊

也起伏如蛇百步行也直達如矢採香徑也峯然小
者琴臺也臺下有玩花池也有圓井吳王井也有
八角井智積菩薩所鑿也僧復道之三里抵洞洞當
湖口湖口西山如顧而張太湖吞吐其中湖口之外
隱焉來者洞庭東山也馴歷諸石名象寔肖佛日巖
字大逾三尺懸勒萬仞殘礫斷碑猶見勑字又見魯
國公天官太宰中大夫三行皆宋刻道異可玩響屧
諸說蓋無所稽矣夫西施者苧蘿山鬻薪之女越王
使善相者得之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

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吳以亡國如僧所云固其
遺臭也又上百磴苑存二井逕各丈有三尺圓者綠
井成蕪清瑩見底角者濁不生萍人多汲之小憩數
酌琴登琴臺琴臺叢石平中者也二字古刻深入題
照天日文恪嘗于上下各書吳中勝蹟字表照異刻
苔蘚且蝕矣與行山陰五里道出井井亭亭刻匹涯
少師記白巖太宰諸詩皆翰學衡山筆也值井有徑
達白樓東閣之先龍塋勢藏寀青囊經所謂乘生氣
者於是乎在又三里登支硎山一名觀音山山四峯

南峯之南高樹深隱者侍部書院也其號南峯以此
峯半有寺新塑觀音像其宏麗從所未睹觀音後石
室故有石觀音躔中星星者石色也山之名觀音以
此西邂寒泉泉洼平石刻寒泉字逕丈旁有紫霞道
人虞字至是天平在望層峯援引陟峻之中石砌坦
坦左瞰綠疇搖落萬頃遠岫三四如畫懸堂中右倚
陡峻變態無盡高見無量壽佛字餘隱隱見佛字忽
夾石嶄削而立僧曰此石門也至是奇麗益闕松益
茂門徑益深右謁忠烈廟蓋范文正公先世葬地也

祠及四代尊為太師與山同久詎偶然哉廟後天平
如錦屏入座其峯皆立僧曰此萬笏朝天也登麓麓
磴如綴欲墜躋百丈見懸壁刻白雲泉字乳泉一脈
深注幽亭又百丈見劍石刻龍門字危險莫加焉予
仰諸顛纔什二耳又百丈見墜石亂下而若留焉又
上或止之曰我昔到此見骨聞礙乃止僧曰從迷迷
嶺可到其顛顛平數十畝可坐千人是謂天平又歷
指高峯曰此雲谷石也此穿山洞也此飛來峯卓筆
峯蠶架峯小石屋大石室也又曰顛有池甚旱不竭

涌有魚魚妥從生又曰顛峯有石兀立曰五丈峯又有巨石面圓坎如鏡當坎塋之全湖在目是謂照湖鏡予笑曰予旣聞而知之矣他日挾虎備寬時日猶可到也僧曰秦臺猶可到也予曰秦臺何在曰在右右之峻焉莫登路何在曰在右右之尚遠乃返又明日從鄧尉得文恪詩誦者三幕者三詩曰城西諸峯吾所嘉就中尤愛天平勝亭亭一蓋倚蒼冥儼若端人人自敬獅山夯伏象山廻支硎秦臺皆退聽橫山當面橫作屏背擁蓮花互相映林林萬石相拄撐倚

插半天嵲不定蹲如虎豹奮攫嵯峨如鵬鯨恣豪橫勇如武士力贔屭秀如處女色娟靚我來敬拜太師墳松栢陰森邈一徑忽瞻萬笏森向天直氣噴薄凜猶勁乃思范公立朝時正色危言拄邪佞茲山國合生茲人崧嶽降賢尼孕聖吳山第一稱天平宋家第一稱文正

庚子山人疾作謂予曰穹窿吾登再矣吾僕固能近也僕道從側麓側麓童然草不盈尺窮無人蹤飛鳥不過予觸怪之卽下從廣道以返但見諸麓列匝風

氣藏頓疑有吉焉又覺有異香微襲與他山異問諸僕僕曰異香微襲與他山異也因思越絕書云由鍾穹窿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在古已然此其徵歟抵舟則山人之疾亡瘳矣遂並輿而登華山華山卽天池天池在青松綠樹中爽塏虛道迤陰以到前太守胡可泉題其門曰中吳第一峯門以後鑱峯成室連琢石佛楹牖有至正年字妙奪天巧其碧水一泓紅蓮青荷浮映木面者天池也華山疑以蓮華得名卽文恪所謂背擁蓮華也翼路循池而上池上

巳爲人墾矣上鐵天池寺甚大睇覩之隱有天池舊寺嘉定年書蓋勝蹟之遺自不可誣也又石室立佛如前者二予乃搴衣直攀其顛俯覩久之怪峯競秀莫可指狀其右際兩石夾立上闢左則上闢而嵯左後兀然如坐意必有品之者問諸僧僧不應乃下觀石門石殿石榻皆刻至正年字一石平廣而中坎圓澤僧曰此鉢盂泉也予笑曰僧乎告其細而忽其大也何爲天平之名聞而未歷天池之勝覽而無名二者將孰多乎尋遇諸樵樵曰上闢名天門兀坐名孩

見石子笑曰怪哉僧也山其有乎物之有主者非夫
人所可有也然則夫人若予焉覽勝而來得勝而去
何莫非僧有也
辛丑登玄墓山玄墓古鄧尉也楊梅梅樹茶棵蒻鬱
數里入山則亭亭數松圍竟丈高四之間有最高者
僧宿其枝今與僧俱灰矣僧寶峯請見引至祖僧萬
峯之坎吳陽左亘竺山右垂太湖圓當其抱而法華
一橫浮動水面雲影流行程南雲篆題天開圖畫得
其景矣及登佛殿景如坎而中井亦如之井畔羣竹

良久時霽日當午而寒生足底如零露逼人襟袵欲
溼寶峯曰萬峯闢山凡十有八而得鄧尉改名登蔚
自名時蔚得登蔚之勝者三葬坎佛殿中井也而玆
山之勝於是焉窮洪武初　詔致天下高僧萬峯不
往必致之乃坐逝因出其衣鉢及畫像自題偈曰這
箇瞎頭陀看伊直甚麼自如啞盲聾勘破佛祖過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囮呵呵迸出眼光天
雷大默覺人皆仁現成笑道修行求佛做囮幻書形
有相身無生無幻本來真靈源寂默無能秘密相傳
留轉法輪予令寶峯讀之因思異端之害佛為尤甚
為其近似而大亂真也斯偈見之矣雖然萬峯知山
得勝坐歸寂滅度幾所謂蛻殼解者斯詞之高僧也
亦宜下歷禪堂雜數衆誦佛經籤帙滿座牙錦爛然
一五臺山僧主之數衆皆其所給夫五臺遠在萬里
而來玄墓之深雜僧誦經良亦苦矣彼惑人者必近
村市以為之招玆惑者也而差異於惑人者也其謂
之僧也亦宜晚坐虎山橋橋如行春而勝湖水左右
縈繞而不見湖面周水皆田田外皆山涵虛萬頃烟

光四障前塔一錐秀出林表中埠三兩如漚而橋實
聯之中橋而坐但見篙鼓歸舟駛水如箭未幾行吟
繼之予偕山人避之橋北清響隔橋如在天外月光
寖明浸我座中賦詩盡興而返
壬寅探銅井銅井去光福數里越嶺乃至一衍有水
尺許銅青黯黯浮石者是也三面皆湖環擁數嶺嶺
多楊果畝直一金其人朴而詞蓄別一山林矣返光
福寺殿唐宇獨有而結構迥異碑多唐僧書書皆
善有唐進士顧士彥者題名剝落而予帰復書之題

曰蒼島孤生白浪中倚天高塔勢翻空烟凝遠岫列
寒翠霜染疏林墮碎紅汀沼或棲彭澤鴈樓臺深貯
洞庭風六時金磬落何處偏傍蘆鷺釣翁字句交
輝當爲光福二絕僧言士容葬宇下施地爲寺五子
官皆太守寺左祠之號爲五神而禱祈不絕近山今
有顧氏二百餘家其年淵底露銅觀音雩有異靈而
寺以起元至千僧今亦皆其舍也故傳銅鐘千斤其
靈亦異國初籍寺產歸之民寺以二異得免予觀士
容詩蓋唐以前塔寺備矣及歷宇有空聲莫得其自

塔左一坎朱人題石曰墨沼蓋士容讀書處也沼畔
予昂題石曰觀音泉在寺之後寺之最後即虎山橋
橋北一埠偃而復起有東嶽行宮子昂題曰天齊仁
智帝殿予登古以躍復坐諸橋引僧而問之光福寺
前乃鄧尉之後前逼而高者百步嶺也左疊則穹窿
堯峯華山天平支硎靈巖多昨所遊也右疊則竺山
騎龍西磧銅井武所未至也右以北則安山安泉割
沙酋里諸山左以北則遡山青山節然無際者陽山
也光福隱然中處以山則遠而近也以湖則近而遠

也以流峙則散而合亂而整蓋湖山之東也果如僧
言者士容者葬垂千祺陰有專壤亦有而不私之道
歟語有之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彼樂焉如士容是或
一道也

於乎浮圖踞名會襲有巨觀開闢以來山川秀麗自
然之輝如在驅御垢也久矣茲燬者什七八卽有寺
多無僧有僧多田而役度有所謂梵唄羌吟以潤飾
其教者予探古懷賢猶耿耿焉而茲其暢矣況乎晴
明見遠秋中見月西成在望而樵牧之歌互上下融

融乎天人之際也予嘗聞太湖三萬六千頃環帶三
郡有七十二峯美哉區也乃以敝舟疲從日徜湖之
濱焉而不敢入合諸天平穹窿而慎巳恤下之道於
是乎在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瞿瞿陶唐氏之遺
風也

泉南雜志

檇李陳懋仁

泉州有晉江郡志云晉南渡時衣冠士族避地於此故文名晉江

萬安橋乃宋蔡忠惠公所造世謂洛陽橋是也落成公自爲記曰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訖功絫趾於淵釃水爲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𡽱金錢一千四

百萬諸施者渡實支海去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利職其事者盧錫王寔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陽蔡襄爲之合樂讌飲而樂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繇是出因記所作勒於岸左公自書大方尺分勒二石今在公祠蓋公之功在百世大矣而記僅一百五十三言可見古人不肯擅美如此又聞之父老云先時二石爲傍載去後見江間發光探之得後一石其前一石乃後人復模故前石不如後石之瑩潤打碑聲時與江濤競響也俗傳公造此橋限以濤勢不能絫址乃檄江神得一醋字公云廿一日酉時爲之今公記中無是說也王遵巖曰旦其駕長江之洪流馮虛以構實其役有足駭人者昧者驚焉而言之異亦以賢者之所爲興事起利人樂其成而賴其功故托於神以美之耶又宋孫太初謂前記多三字至今傳其言也

盤光橋自洛陽橋東接鳳嶼嶼在江中央上多腴田稠民居舊有石路潮落路出行者病之宋寶祐中僧道詢募貲作石橋長四百餘丈廣一丈六尺比蔡端

明所造洛陽橋長多四百餘尺闊多一尺世知洛陽而不知盤光者蓋以人重也

淳化閣帖十卷宋季南狩遺於泉州已而石刻湮地中久之時出光怪櫪馬驚怖發之即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馬蹄真跡

衛西榕樹幹大如一間屋枝上有纚纚垂下者謂是根也其高參天枝葉蔭可三十餘丈相傳韓少卿國華爲郡誕魏公日樹杪爲吐烟霧又云榕樹千年者其上生伽楠香

德化縣白甆即今市中博山佛像之類是也其坏土
産程寺後山中穴而伐之紲而出之稚極細滑淘去
石澄飛澄數過傾石井中以漉其水乃墋埴爲器石
爲洪鈞足推而轉之薄則苦窳厚則綻裂土性然也
初似貴今流播多不甚重矣或謂開窰時其下多藏
白甆恐傷地脈復掩之

閩之遠海近番處有燕名金絲者首尾似燕而甚小
毛如金絲臨卵育子時羣飛近沙泌泥有石處啄蠶
螺食有詢海商聞之土番云蠶螺背上肉有兩肋如

楓蠶絲堅潔而白食之可補虛損已勞痢故此燕食
之肉化而肋不化并津液嘔出結爲小窩附石上久
之與小雛鼓翼而飛海人依時拾之故曰燕窩也

荔枝才已龍眼始行殺黃瓤白核壯肉薄本草謂之
荔枝奴信然蓋荔枝飽啖之餘不堪咀嚼如膏粱子
君嘗釀醴一旦家茶飯薄糜便不適口

甘蔗幹小而長居民磨以煮糖泛海售商其地爲稻
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種蔗者故稻米益乏皆
仰給於浙直海販窳茲土者嘗設法禁之縣似不慮

惠後甚溥

清源山茶青翠芳馨超軼天池之上南安縣英山茶
精者可亞虎丘惜所產不若清源之多也閩地氣暖
桃李冬花故茶較吳中差早

紅梅百葉一花三子曰品字梅紫梗疎條非復霜皮
鐵幹可偶

芙蓉有產於山者余廨後手插一枝未半載扶疎出
墻名曰木芙蓉花最繁盛不下數百大如甌其色有
朝紅暮白者此則粉紅一色耳

九節蘭花易植不若吳中所欲靜宇中雖若棋列亦
不甚香

余廨東所植茉莉其高及檐嘗於暑夜敲水榻坐其
下清芬郁烈可沾眉髮其地易生如吳中種槿也總
錄曰晉書都人簪奈花即今末利花也

西施舌狀似蛤而長外色若水紅殼內色如孔翠肉
白似乳形酷肖舌潤約大指長及二寸味極鮮美無
可與方者本有數肉條如鬚然是其飲處

北方謂泥磚曰土坯晉江有介爲亦曰土坯綠殼白

尾其旁有毛

章魚清脆頗腴諸者然其形酷似病瘧小兒髀脊所
切不堪寓目

龍虱如牛虻上甲似黑而薄劈殼食之小有風味

鱟魚碧血海中介魚也似蟹足十有二長六七寸漁
者鬻其肉於人以其殼作水杓穆天子傳黑羊白血
以鱟況之則亦可信

蝦有長一二尺者名龍蝦肉實有味人家掏空其殼
如船燈挂佛前

鬭魚大如指長二三寸花身紅尾善鬭人家畜之
俗呼為丁斑魚張世南宦遊紀云三山溪中產小魚
里中兒豢之角勝為博戲信然

牡蠣麗石而生肉各為房剖房取肉故曰蠣房泉無
石灰燒蠣房為之堅白細膩經久不脫

蚌大而肥鮮美特異海物志名天臠爾雅名魁陸本
草名瓦壠子雜俎云糖俎之味有蚌醬

鼃一名石鱗魚紫斑如綺錦生溪澗沙潔處其大如
雞得亦不易厥俗兼皮食之有見餉者余令人縱之

貯中左右壁胖不轉曰此難得之珍味也

造白沙糖法用甘蔗汁煮黑糖烹煉成后劈鴨卵攪
之使渣滓上浮按老學庵筆記云閩人茂德言沙糖
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
云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等自此中國方有
沙糖茂德乃宋敕局勘定官余郡人也

蟻有數種能螫人廚中饌案以四木桶盛水灌案脚
於中夏雨夜入卧床雖帷帳周密俱所不免多至一
二升最為寢食之害蓋蟻為濕熱相蒸所致故居宇

須疏風放水稍亦可除白蟻尤能運土蝕木令棟易
橈

德化九仙山有瀑布泉自雲際下宋王簿柳驥詩有
天插一泉聲漱玉地高六月夜凝霜之句

清源山在郡北三里許高數千仞未至絕巘數百武
有泉自石罅流出積於砥石凹處其冽獨勝他泉好
事者攀躋汲之冬夏不減其東有妙覺巖石上刻第
一山是米元章行書

南臺峭崖摩空在清源山之右臺前有砥石

出仁風門半里許爲霹山其上有碧石可坐百餘人中一圓石下不聯屬勢重萬鈞一夫撼之輒動搖不止其勢就下若將彈丸走坂然然而百夫撼之雖動不移也郡守周道光題爲碧玉毬又惠安縣有雲峯上有大石高廣四丈許又有一石上廣下削高丈餘架於其上恒有落勢併力推之不動以芥挺之輒動故名曰危石二石之異若一轍焉

高士峯在南安是唐校書郎秦系隱處有石刻高士峰三字隸書旁有才翁二字按志謂蔡才翁爲漕使

脊行部至泉題晉江棲真院壁疑此字乃蔡書也

雉山在南安其上有飛瓦巖相傳昔有僧結庵其上因山伐木但患山高運瓦之難積瓦山下祇欲作法飛瓦砌屋不用工師卜日已定遠近觀者數千人僧僞備人挑瓦上山觀者欲其速於作法爭爲擁運頃刻都盡僧笑曰吾飛瓦只如是耳或謂之智僧余曰此詭焚然亦可與語權者

金石峰爲南安上有疊石其赤痕類丹書有石刻金石峰三字

泉之山莫多於西南高絕者莫儷於船山羣峰列秀此山獨出於其上勢若一船泉人加以福字故名福船山

泉郡志云東出海門舟行二日程曰彭湖嶼在巨浸中環島三十六如排衙然昔人多僑寓其上苫茅爲廬推年大者爲長不蓄妻女耕漁爲業牧牛羊散食山谷間各剺耳爲記訟者取決於晉江縣城外貿易歲數十艘爲泉之外府後屢以倭患墟其地或云抗于縣官故墟之今鄉落屋址尚存唐施肩吾島夷行

云腥臊海邊多鬼市島夷居處無鄉里黑皮年少學採珠手把生犀照鹹水即其處也今彭湖已設遊兵汛守焉

泉州市舶稅課云香之所產以占城賓達儂爲上沉香在三佛齊名藥沉眞臘名香沉實則皆不及占城渤泥有梅花腦金腳腦又有水札腦登流眉有薔薇水占城賓達儂三佛齊眞臘渤泥登流眉皆諸番名

泉之南三十里曰石龜峻壁上有石二丈許形酷似龜行旅望之遠近無異吾郡宋太守岳公珂所著桯

史云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即其處也
宋進士呂造詩云閩海雲霞遶刺桐往年城郭為誰
封鷓鴣啼困悲前事荳蔻香銷減舊容刺桐城今泉
州築城時環城皆植刺桐故號桐城
優童媚趣者不吝高價豪奢家攘而有之蟬鬢傅粉
月以為常然皆土腔不曉所謂余常戲譯之而不存
也

南陸志

相臺崔銑

嘉靖己亥後七月望　上晉臣銑為南京禮部右侍
郎俟賀　聖節八月十六日　陛辭十九日出都二
十九日至家開書櫝檢舊槀回翔蔡竹黃花間仕情
泊然十月十二日丙子發程攜士粲孫同行官府及
親友餞于魏禁子汲亦乘馬隨自甘病凡五年不出
今幸愈汲深以不侍養為歉予慰遣歸賜宿九龍李
西峰別業其地面衛水通舟楫民治場堆木貯鹽皆

有利李翁曰予岸上有田河中有船可為富者相對
一笑縣別丁丑午至濬東大伾西枕衛民物繁夥晚
至滑縣城大於濬兩邑地亦沙鹻戊寅至長垣多商
販故富己卯望過兩堤至儀封河西徙田可種夜飲
張黃門濮卿家庚辰劉中丞大謨孫子飲又過雷戶
部啓東酌數行乘月與中丞黃門步歸寓館邑多貴
官故室多壯固鄉民言有司作大司馬坊用九百金
予歎其妄費辛巳辰刻渡河至野雞岡晚至睢州城
中惟南北一街有屋餘皆積水望之一湖陂也壬午

至寧陵癸未至歸德自雞岡至此州皆河所沒否則旱十室九饑人皆菜色甲申至石暫鎮李守備瑭閔知州村送至此同宿店房寧陵公舘廢予宿儒學進德齋不留故有驛亦廢乙酉四更行午至會亭驛正屋亦破見天日晚至永城丙戌大風行四十里至鐵佛劉氏家止前二十里有善道驛廢夜常有盜予少年聞睢歸名郡也地宜麥河舟通南貨今過之村屯寥落或數十里皆荒坡自城外多野水歸德船渡五里而至門今水涸泥淖歸德雖設守備然法不振欲

備十騎護予行不能辦止有四騎永城令劉瑤言兵備取民快守歸德外錯可駭軍官富皆剝之下故紫縣不制者寘之餘貧者焉能充役此地北接徐碭南連亳賴一要會也永城民處厰者官不能令豪家大樓居高閣垣收壯健爲奴便弓馬喜鬬殺多者百人名曰家將專匿亡命者官以討捕得之則用其家將奪於途而去收賃急於納稅予意不以大創破滅十餘家後患不小積弊二十餘年未有經界此者丁亥辰刻至善道民多樓草今巻[illegible]蕭索出善道東行皆

岡阜登陀下坂四望無人煙故爲盜藪日西至宿州大郡也秋無禾冬種麥未甲土此州爲南北午衝甚者厨傳之供戊子午至大店驛驛之東北有湖瀆衣二十里秋水涸店人牧豬食蔆芡地栗多者至百口冬作醃豬江南客佑之晚至固鎮凡千餘家鎮南澮河通商販俗號馬頭言其聚貨而散之他方也已丑早渡澮橋大風申刻宿王莊舘舍敝陋門無關鑰家人皆坐至月出遂行庚寅巳刻渡淮至濠梁臨淮令劉仕達來迎劉以御史言事左遷言數日前盜五十

人劫民劉某家火甲圍而攻之得盜三十餘訊之皆河南饑民也則河南之變將作予曰今無一處無患撫一法無弊所願賢者在令耐煩留一事周詳民大利一事革累民之害無窮令謝教而別過二小阜至紅心驛舍半頽席敝之而寐辛卯行二十里過黃龍岡午至池河前此淮上鹽徒來據岡週旋劉崇嚴司馬奏准於池河設守備武官統軍千五百人盜不復至今武官夏忠貌朴質戎士擊傷民須忠廉潔故能止事出池河十五里過盤山高六七里旋繞而行二

十里山之趾曰大柳驛子辰行三十里過關山徑石錯落壁立直上二里許而降則坦途也山之頂北雌石磴而上有關羽廟又上石磴有小閣三間四望羣山煙霧蒼然頗有興致未刻至滁州癸巳午刻至東葛驛令盡類予在舘下一飯而行過黃蜓嶺晚至江浦大司馬洪公大宗伯熊公遣使來迎十一月甲午朔渡江巳刻至南京郎詣　孝陵三日丙申上任辦事計程予家八十里至五龍渡衛又四十里至濟二十五里至滑九十里至長垣過兩大堤路皆邪徑九

十里至儀封三十里至野鷄岡渡黃河又五十里至睢五十里至寧陵六十里由西門入歸德今門外水滁而溺由飲馬池入東門乃七十里六十里至石頭五十里至會寧七十里至永城自此而南路多岡陀或升或降非如中原坦然掌上六十里至百善七十里至宿六十里至大店六十里至固鎮六十里至王莊田皆稻畦有陂塘瀦水六十里至濠梁渡淮自此山行六十里至紅心二十五里過黃龍又二十里至池河三十五里過盤山至大柳六十里過關山至滁

四十里至東葛六十里至黃蜓嶺至江浦渡江二十里至京

貴陽山泉志

吳興慎蒙

木閣箐山

木閣箐山在宣慰司城西四十里林木蓊蔚水西之境由此而入

養龍坑

養龍坑在長官司兩山之間泓渟瀚深靈物藏其下當春初和暢夷人立柳坑畔擇牡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類有物蛇蜒與馬接其產必龍駒 本朝洪武四年爲夏明昇降獻良馬十其一白者乃得之於此首高九尺長丈餘不可控御詔祀馬祖然後敢典牧者囊沙四百斤壓而乘之行沙中久漸馴習後將行夕月之禮於淸涼山乘之如躡雲一塵弗驚賜名飛越峯且命給形藏焉翰林學士宋濂爲之贊

大岩山

大岩山在務州縣東八十里山有一岩深邃可容百餘人時多遊翫於此

蝸溪叠岩

蝸溪叠岩在府西一百二十里峻壁間有一石門泉從中出歲旱禱之輒雨驟作

銅關鐵寨山

銅關鐵寨山在渭溪長官司西南其山高峻上頂平廣可容千人三面據險惟南可登

銅鼓岩

銅鼓岩在黎平府城東北二十里有洞高大如屋深遠可三里中有溪水横流

羅團洞

羅團洞在府城東北一十五里洞門寛大傍有石礎如牀可容二百餘人

八部山

八部山在普安州城東三十里諸峯皆石巉然摩空

羅磨塔山

羅磨塔山在州城北一百八十里四面峭壁上有寨惟一徑可達東北瞰盤江

三一溪

三一溪在州治東其源有三一出沙莊一出雲南拔

一出日前山三流合一入于城南

水洞

水洞外狹内廣其嶺有通明處其中懸崖怪石狀若
人獸清奇可翫

關索嶺

關索嶺在頂營長官司治東勢極高峻周廻百餘里
上有關索廟因名

蔡苗山

蔡苗山在新添衛城東北一十里上有泉懸崖飛下

宛如玉虹名曰飛泉

都勻洞

都勻洞在都勻長官司東一十里前門北向高廣俱
一丈五尺後門南向高廣四五尺洞中亂石狀如象
鼻穉草叢生

白水河

白水河在安莊衛城南三十里懸崖飛瀑直下數十
仞爲河湍激若雷平日雲霧塞其下

棲霞山

棲霞山府城東山半有洞曰來仙頗幽勝

南望山

南望山府城北深林大箐嵐氣晝昏人跡罕到

萬勝山

萬勝山在思南府城南四面斗絶紅巾之亂郡人避
兵於此

石屏山

石屏山鎮遠府治在其下山顛有石高百丈許端直

蒼潤如屏

鐵溪

鐵溪在府城西産異貿

甘梗泉

泉在平頭司石崖中一源湧出清濁分流有似涇渭
之狀

摩天嶺

在黎平府城東

天生橋

一石跨潭溪廣二丈許長二十餘丈

又

金筑安撫司界石壁千仞環繞如城水徑其下信天造也

九溪河

衛城東南溪流九曲綠陰夾岸每歲上巳日土人浴此

旗山

山在衛城東南形勢峻拔

谷峽山

谷峽山在大平伐司危峰峭壁惟一徑可通爲兩司之界

木稀山

山在衛城東危崖陡峻石磴崎嶇僅容一馬記稱要扼之地

響水河

衛城東懸崖飛瀑數十仞有聲如雷下注成河一碧萬頃

臨江山

山在安南衛城東與安莊衛接界石路屈曲上下峻險

白石崖

衛城西南層崖峭壁幽藤飛瀑夏月過此清寒逼人眞物外佳境也

木寨山

凱里安撫司城東茂林脩竹青翠如屏峙

雲南山川志

成都楊慎

玉案山

玉案山在雲南府城西二十五里一名列和棠山秀麗多泉石石有恭盤山北平坡中有三泉如盆池郡人春日遊賞于此山中有玉案蘭若

金馬山

金馬山在東二十五里西到碧鷄山中隔滇池山不甚高而綿亘西南數十里上有長亭下有金馬朋

碧鷄山

碧鷄山在西南三十里東瞰滇澤蒼崖萬丈綠水千尋月印滄波雲横絶頂雲南一佳景也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可祭祀而致遣王褒往祀至蜀而卒顔師古謂金形如鷄碧形如馬未知果否

太華山

太華山在碧鷄山西北

秋雰山

秋雰山在嵩盟州東四十里世傳蒙世隆征烏蒙得四女歸至此山四女遥望故鄉俯仰歎息忽山顛霧結三峰蠻謂三爲秋注爲雰其山青翠特峻登眺則雲南悉在目中又名峻葱山

滇池

滇池在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周廣五百餘里合龍盤江黄龍溪諸水滙爲此池中産衣鉢蓮花盤千葉蘂分三色下流爲螳螂川中有大小郎納二山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帝欲伐滇國於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

瀑布泉

瀑布泉在府城西二十里寶珠寺後崖高十餘丈泉自上注下噴珠濺沫清澈可愛

點蒼山

點蒼山在大理府城西高千餘仞有峰十九蒼翠如玉盤亘三百餘里山頂有高河泉深不可測又有瀑布諸泉流注爲錦浪等十八川蒙氏封爲中嶽

鳳羽山

鳳羽山在浪穹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羅浮山相傳蒙

氏細奴邏興時有鳳翔於此故名鳳羽後鳳死每歲冬衆鳥哀吊其上故又名鳥吊至今土人於鳥來時舉火取之鳥見火輒赴火自死

九曲山

九曲山在洱河東百餘里峰岳攢簇狀如蓮花九盤而上又名九重岩上有石洞人莫能通

西洱海

西洱海在府城東古葉榆河也一名洱海又名西洱河源自鄧川合點蒼山之十八川而滙于此形如人

耳周三百餘里中有羅筌濃禾赤厓三島及四洲九曲之勝下流合于樣備江濃禾島形如几案故又名玉案山

判丈山

判丈山在臨安府城南二十里高千餘仞中有三峯削出如筆架昔大理段思平外舅爨判居其上因名有祠在焉

碧玉峯

碧玉峯在寧州北五十里巖石磷礴下瞰撫仙湖波光涵浸如碧玉上有碧玉神祠傍有石如懸鍾又名石鍾巖

玉壁山

玉壁山在定遠縣東六十里亭可千仞望之色如玉壁其東有鳳羽山南有朸者山北有絶頂峯皆丹崖壁立高出群山之表

雪山

雪山在麗江府西北二十餘里一名玉龍山條岡百里巋巍十峯上插雲漢下臨麗水山巔積雪經春不

消巖崖澗谷清泉飛流蒙氏異牟尋封爲北嶽

九隆山

九隆山在司城南七里山有九嶺又名九坡嶺沙河源出於此相傳昔有一婦名沙壺浣絮水中觸沉木有感因孕産九男後沉木化爲龍衆子驚走惟季子背龍而坐龍因舐其背蠻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故名九隆長而黠遂推爲酋長山下又有一夫婦生九女九隆兄弟娶之種類遂蕃皆刻畫其身象龍文於衣皆着尾世居此山之下諸葛亮南征時鑿斷山脉

以泄其氣有跡存焉

哀牢山

哀牢山在司城東二十里本名安樂夷語訛爲哀牢絕頂有一石如人坐懷中有二穴名天井土人於春首視水之盈涸以卜歲之豐歉至者見水溢以爲吉兆穴下相通取左穴水則右穴水涸取右亦然又山下有一石狀如身二泉出焉一溫一凉號爲玉泉故又名玉泉山

博南山

博南山在永平縣西南四十里一名金浪顛山一名丁當丁山極爲險隘乃蒲蠻出没之所

瀾滄江

瀾滄江經司城東北八十五里羅岷山下漢明帝兵開博南行者愁怨作歌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瀾津渡瀾滄爲他人渡舊處以竹索爲橋後廢　本朝洪武末鎮撫華岳鑄三鐵柱於岸岸以維舟

方丈山

方丈山在鶴慶府城南一百里巍然峻拔山半有中有池深不可測水滴岩下如方響音昔蒙氏羅閣鳳琢觀音像於壁故又名觀音山南詔名山凡十七此其一也

蒙樂山

蒙樂山在景東府北九十里一名無量山高不可躋連亘三百餘里中有石洞深不可測一峰特出狀若嵯峒蒙氏封爲南岳其南有泉爲通華河其北有泉爲清水河俱東入于大河

烏蒙山

烏蒙山在祿勸州東北三百里一名絳雲露山北臨金沙江山有十二峯聳秀爲一州諸山之冠八九月間常有雪其頂有烏龍泉下流爲烏龍河蒙氏封此山爲東岳

高黎共山

高黎共山在司城東北一百二十里一名崑崙岡夷語訛爲高良公山極高峻介騰衝潞江之間冬月潞江無霜其山頂霜雪極爲嚴沍蒙氏封爲西岳其頂有分水泉極清冽行者咸掬飲之

卧獅山

卧獅山在法寶山之南五里以形名高百丈餘袤二里其山俗名卧獅爲其下有洞曰芭蕉廣二尋高稱之入深百五十步其中石乳燦爛有如蓮如鐘如傘之異故又名石花

雲巖山

雲巖山在城北二十五里高二百丈餘盤爲三里許林木陰森巖石深百步中有石橫卧于下長丈餘好事者鑿而爲佛建寺以覆之扁曰雲巖卧佛其左有

洞洞門高三尺深十丈餘寺外築臺建門臺下有池東望泓寥足爲作麗

羅岷

羅岷在城北八十里卧崗滄江西岸高千丈餘延袤四十里舊傳蒙氏時有僧自天竺來者名羅岷常作戲舞山石亦隨而舞後没于此後人爲之立祠祀之岩下時墜飛石過者驚趨俗謂之催行石坡飛石本岩上野獸抛踏而下相傳有人於將曉時見石自江中飛上霧中甚多羅岷之南爲險山勢極峻絶迴有循鳥道闢仄路以通往來行人便之

易羅池

易羅池在龍泉門外瞰九隆山麓泉由地噴者九竇滾滾沸出不舍晝夜郡人神之因名曰九龍池周遭甃以磚石內有荷花夏月盛開西岸有二亭其一舊名覩瀾御史陳汝登重建題曰龍池春曉其一跨沸泉之上舊名偕樂副使郭春震重建題曰九龍清泒泉石澄清游人絡繹足爲一方形勝

金陵冬遊記畧

明　羅洪先

嘉靖己亥余嘗赴宮僚命鄒東郭唐荊川有聯舟之約自念山中離索嘉會難逢閏七月十八日登舟十月二日始抵鎮江聞二兄既遠去王龍溪在南京書來邀會與胡大徵同往赴之鎮江諸友至樂亭餞別是夜宿炭渚驛對長松孤月頗有懷人之感初七日宿東流寺遣人入城約龍溪與王鯉湖會初九日午龍溪鯉湖至十一日邀余觀都城勝槩薄午至麒麟

門入觀音寺十二日與鯉湖遊靈谷寺由松徑入五里許至殿前觀吳偉畫廊及後寶誌塔後有八功德水午後龍溪始來同登無梁殿校射辨中茶宿月泉方丈十三日遊禪堂諸禪請作浴浴罷登禪床皆熟寐寐覺諸禪作齋供訖移宿退居十五日由龍潭買小舟破浪下儀真二十三日追徐波石戚南山至金山不過未幾南山書來邀會十一月初十舟到儀真為大風所阻林東城昔來期歲暮入安豐十七日與盛範卿盧天啟聯騎趨全椒十九日午抵全椒宿南山家塾二十一日同南山適南京尋洪江浦縣白馬寺寺中有白沙先生手書碑當時與莊定山諸公相會處南山曰前此龍溪荊川皆常宿此夜與南山論及斷欲處南山大省發語曰白馬殊不虛行二十二日大霧渡江上下四顧不辨天水色若遊混沌午入報恩寺西方丈二十三日早余與南山觀殿外畫廊有二僧說諸相出處大抵皆若行得道事已而同登寶塔至九層上是日大風塔窗中不能開目余乃倚窗瞑坐久之從四窗各開半戶盤辟竊觀終不能盡

有頃風稍定余從塔窗扶欄楯周視之北指石城南控雨花東望鍾陵西臨天塹而塔僧復次第細細區別於是頗盡金陵全勢因與南山靜坐論六朝興敗事撫時感激日晏南山先下余留坐塔中久之始去二十四日余與南山閒行入徐府菴出寺由春牛廠三官廟入高座寺午飯罷觀方丈中荊川所留詩復從寺後登雨花臺俯瞰山川廻旋盤鬱徘徊久之下臺入天界寺新菴中熟臥禪榻二十五日與南山過大教場習射射畢入神樂觀觀天地壇返宿薩壽卿

方丈二十六日早投報單入孝陵余素服行謁陵禮
飯夏太監宅夏乃鄉人飯罷其侄云尚有懿文皇太
子陵由孝陵左折東下行叩頭禮出遇屆奉御引余
達觀陵外規制并指吳王孫權所葬處爲之悲悼今
昔令人輕世二十七日由洪武門入訪南衙諸老會
章介菴談吐多感激與龍溪論及詩文龍溪曰荆川
近捹得下縱彼終日執筆總是輕忽菴縱終年不作
總是重余初不肯服已而察之果然二十八日過雞
鳴山欲登覽以其泉翁處促飯不及登席中因陳欲

根難斷處翁云自有知來欲即相染歲復一歲已成
深病而今無有頓去法亦惟漸次歲減一歲耳已而
論及安南事因出治權論見示夜宿龍溪家二十九
日謁唐有懷翁語次每慮荆川過高不近人情處余
曰在令郎不可有在今世不可無語罷余解衣冠獨
乘馬由洪武門外阡陌中欲避謝人事投普照寺龍
溪南山不之知也三十日與南山及盧子同遊牛首
自鳳臺門出西皐使人邀至萬歲寺午飯罷同步至
祝禧寺晰觀楞伽經十二月初一日西皐別去余三

人眄馬透邐循山而行有蛽抵牛首至殿級處始下
馬古杉脩松蕭森屏列循街而上至住持方丈中熟
睡睡覺從方丈左折登塔殿殿後依石壁左角有小
徑緣石而上從石穴中出上有小石丼石四旁方平
僅容人行名舍身崖余與南山次第登之盧子股栗
不敢上坐少頃復從石穴下由殿外左折登懸虛閣
又折而上入文殊洞出洞憑簷廊立夕陽倒射廊中
天光下臨遠近嵐烟映帶林木遠水橫帶暮鳥分歸
大奇景也出廊西右折橫過山腰有僧結茅菴獨坐

與之語亦稍知自謀者宛復而西觀辟支洞洞甚小
且傾仄下至禪堂已昏黑則聞龍溪至矣初二日早
起就禪堂前右室中閉門觀塔影影從門孔中入倒
懸向下無問陰晴皆得見之已而諸公各乘輿登眺
余與盧子從石徑上山頂觀佛眼水水在石孔中出
甚淸潔深數尺許而是石皆有鎗鈌光盧子恐怖不
敢近視余盤踞坐其上俯而下視崖石千仞少頃登
絕頂坐盤石上北望鍾陵烟雲羃其下獨露山頂若
螺髻然周迴四顧廣漠無際龍溪笑曰可謂下視八

荒矣方欲長歌而諸公使人邀下就席飲罷予乘肩
輿過獻花巖而龍溪南山先入祖堂余與盧子觀諸
巖洞登芙蓉閣反視小首山攢閣秀麗若畫凭欄久
之復由山左轉入祖堂寺僧游天延入方丈設齋供
畢同入禪堂觀諸僧鍊魔皆數日夜始一休因感悟
自巳悠悠處初三日同觀懶融洞洞中一石書佛字
乃四祖點化懶融處余二人依石而坐適道人唱道
詞皆警世語令人心思冷然出洞觀無梁殿乃游天
所創歸方丈各跨馬過嶺復入獻花巖二公登陟余

止茅菴中已而由翠濤軒玩竹又從寺左右磴下遂
由紅石經瀏象門而西趨華嚴寺至則天復晴朗初
四日龍溪早別去余三人由江東門外普惠寺陸行
入水西門訪西皐飯罷遊西園次早同西皐遊朝天
宮宮西偏有卞將軍墓墓前爲祠由祠前去靈應觀
登觀後泰瞷烏龍潭望清涼山以天將雨不及登遂
出清涼門四人共乘小艇北觀石頭城有頃天微雨
共持一蓋自敷將暮抵靜海寺宿對山方丈初六日
大風雪橫沙凌晨携酒敘出餞西皐先別去將暮撗
沙別入城余四人同遊方丈前小蹋列坐洞中時風
雪交至悠然有塵外之樂初七日雪龍溪至餞於方
丈別院飲罷令余大書菊坡警語并余途中詩爲別
初八日雪霽余四人同乘小舟遊觀音山午後始達
遂登岸憑觀音閣望江流瀰瀰時天正寒汀洲蕭疎
帆檣寥閒因步至觀音門望獅子山積雪日沉西登
燕子磯絕頂將暮宿道院中初九日早各拜別南山
龍溪送余至磯下登小舟戀戀不能舍去是日江風
尚微薄暮抵儀真夜宿見齋客舍初十日飯莫中江

處夜半發舟十一日大雪至揚州乘雪訪吳疎山寓
念自丙戌以來致力此學嘗將自負意氣謂聖域舉
足可入毋懷五嶽頹志四方十四年來茫無所成即
恐日就淪逝終成狂謬因書所聞并以示鄉里同志

蜀都雜抄

雲間陸深

蜀人多姓奇今百家姓以爲出於宋朝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我 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姓者而蜀姓甙有出於二家外自魏晋以來取才於門閥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論相於此至不許與他姓爲婚姻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屬門邵思撰姓解則分爲一百七十門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漢潁川太守

聊氏復有萬姓譜古姓之存於今者鮮矣按左氏之生賜姓胙土命氏以字以謚以官以邑才五者而已

峨眉山本以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名字當从虫不當从山

月竹嘉定州之産每月生笋

吾郡松江本緣淞江得名其地下每有水災乃去水而作郡吳淞江今吳江寶帶橋一路是巳亦名松陵眉州有江亦名松江即蜀江分派過州城與醴泉江合

嘉靖十五年丙申春二月二十八日癸丑四更黔蜀書地震者三初震房屋有聲鷄犬皆鳴隨以天鼓自西北而南後數日得報惟建昌尤甚城廓廨宇皆傾死者數千人都司李某亦與焉

蜀都大抵雨多風少故竹樹皆修聳少陵古柏二千尺人訊其瘦長詩固有放言要之蜀産與他迥異者謂栢之森森者惟蜀爲然所謂喬木如山者亦惟蜀爲然

蜴柳多奇生狀類冬青亦似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

交作紫花散落滿地省衙前有數株冬月望之榮枯各異

峨眉山周廻千里高八十里中有光怪每天晴雲湧浩若銀河其光五采如輪俗云佛見是巳夜半有光熠熠來自天際者又謂之聖燈光相寺在[illegible]絕頂登其處遥望之西天見雪山一云有小鳥如鴝鵒鳴類人言一云自白水躋其巔六十里

峨眉古今之勝境也山中光怪若虹蜺然每見十雲日映射之俗際所謂佛光者是巳予自陝入川遥[illegible]

陝西貢都憲臣有鄭爲予言曩爲川轄時親登其上覩佛光光未發時有烏先飛過若言施主發心菩薩來到光既散復來作聲施主布施菩薩去了又拾蕺山中白石大小皆六稜照燿有光采疑光怪卽此石所謂也理當或然但鳥聲何爲者耶近余編修承勛懋昭爲余言嘗從楊修撰愼用修兩宿其上登絶頂亦見光具五色倘親在雲氣中其言白石與黃都憲同惟云鳥聲只三字若言佛現了其鳥類雀而稍大只有三枚别無種類三鳥飛入佛殿中嘗就僧食但

不見有長育耳佛殿自西望見三峯插天皆積雪如銀每日下峯頭則殿中燃燈云此西域崑崙山豈所謂日月相掩映爲晝夜者耶夏日從北峯西下冬日從南峯惟春秋之間從中峯下不爽云西域去此尚遠恐目力難及今省城西望亦有雪山聳出晴霽時可見殷攷才三百里爾宋田錫賦詩云高高百里作一盤八十盤青雲端豈以至高求至高耶東坡亦云峨眉山西雪千里今峨眉當省城南東三百餘里而城樓登望不及要之言八十里六十里者近是

同年安給事磐字公石作州志亦云有白石如泰山之狼牙上饒之水晶之類罡之日隙則有五色光月中則無僧曰佛現者此也予近覓視之大類水晶

嘉定高任說會言亦云施主佛現施主請回

夾江縣之伏龜山有仙掌洞今稱紫府洞是已其山雲常五色黃色居其中亦佛光之類耶

蜀中山水稱嘉定自古名人寓居其間漢則楊子雲晉則郭景純唐則李太白宋則蘇東坡黃山谷晁公武

咸淳間文尚忠字敬詩隱居夾江愛邑西江山之勝並大觀堂築二亭前臨翠嶺下瞰大江暇則擧鮮治具招邀地名勝相與登臨觴咏爲樂

五塊石在今萬里橋之西其一入地上疊四石俱方或云其下有一井相傳以爲海眼其南卽漢昭烈陵予疑是當時作陵時所餘嘉定州之金銀岡亦有所謂五塊石

黎州安撫司內小廳東有梨樹一株高九丈圍九尺州人取其枝以接果宜黎以梨名耶州人呼爲三藏

梨相傳爲唐僧西遊植黎杖於此日化日州治在此
恐非實事古稱黎杖黎即首蓿養之歷霜雪經一二
歲木本修直生鬼面可杖取其輕而堅非梨木也
嘉定州有鳥一名山和尚一名雨道士俱作對偶
大藏西域記云阿耨達池在香山之南大雪山北周
八百里東南流入海者曰殑伽河西南流入海者曰
縛芻河西北流入海者曰徙多河又潛流地下出積
石山東北流入海者爲中國之河源阿耨達華言無
熱惱似指所謂星宿海者殑伽華言天堂縛芻華言
青徙多華言冷

梵文甚細如叙果有五棗杏等謂之核果梨柰等謂
之膚果椰子胡桃等謂之殼果松子柏仁等謂之檜
果大小豆等謂之角果核殼易解膚皮皆可啖也角
華言亦稱豆角惟檜頗異按字書空外反麤糠皮謂
之檜音取義華梵不能無相通云
金王予可南云咏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彎斜
捲隴頭雲又在元世祖前矣
深陶齋淺作暇六言石刻在灌縣相傳以爲秦李冰
鑿離堆以利蜀時所爲此恐後人所爲非古詞也至
於節宣水利無過此言
蜀城謂之芙蓉城傳自孟氏今城上間栽有數株兩
歲著花予適劇視見之皆淺紅一色花亦弱瘠瘵不
若吳中之爛然數色也
支機石在蜀城西南隅石牛寺之側出土而立高可
五尺餘石微紫近土有一窩傍刻支機石三篆文似
是唐人書跡想曾橫置故刻字如之事本荒唐此石
蓋出傳會然亦舊物也

天涯石在城東門內寶光寺東之側有亭覆之舊志
以爲在寧州衛李小旗家間之蜀人莫詳所始意亦
萬里橋之類行旅之人志遠也石首銳而微頎爾
自複姓之外有三字姓如侯莫陳費也頭吐谷渾之
類四字姓則有自死獨膊井疆六斤皆[illegible]之姓夫
中國無衍語一言見一義[illegible]多修辭數言見一義
或曰中國用文字有定形[illegible]用聲音有長短
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
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凡月之行歷二十九日五十

三分而與日相會謂之合朔
正字以一止爲文前代多諱之如齊文宣之子殷字正道歎曰吾兒其替乎後果不終梁武陵王改元曰天正識者以爲一年而敗此亂亡之事或出偶然考之帝王建元自漢武始兩漢之世無有以正紀年者至魏齊王芳改元曰正始高貴鄉公曰正元竟俱不祥金煬王有正元正隆之號金哀宗亡國之年亦曰正大元順帝終於至正豈盡偶然耶後世晞文亦稍避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也

蜀都雜抄　七

李侍御鳳翔號五石其居近五塊石故云予閱成都石筍遺跡五石指五塊石是也與少陵所賦石筍行不同又云五塊爲南筍天涯石爲北筍云
永嘉林石介夫婁擧泉石閒作當堂以養母客至竹床瓦豆具酒蔌延之佳山水無不到獨不到郡署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興元軍士張福與其黨莫簡作亂以紅巾爲號
予嘗欲取今之州縣推而上之以會于禹貢之命名回以看古今離合遷改之實爲一書朱浦江倪朴文卿嘗作輿地會元志四十卷曾嘗時以布衣著書力不能傳其自敘有曰今學者大抵急於利祿而書務於時文故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其言亦可悲矣
撫州出兩大儒前有王荆文公後有吳文正公澄向使荆公無熙豐之事文正高不仕之節皆程朱等輩人也荆公值宋祚將衰故釀禍多文正當元運方隆故享福盛此士難以成敗論也
范文穆公成大嘗朱孝宗時題兩知處州陛對論力

蜀都雜抄　八

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滁以虛文耗之不知一時所指者何事後世讀之令人有流涕者
進宋史表或云歐陽玄所爲敖警策者是榮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効少不若議論多而成功少差爲渾成至齊亡而諸王頫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尊公壯拚守禮之國溫厚典雅之言尤爲蔚然一時史官若張翥吳當號稱博洽而危素亦與焉
姚牧菴燧送暢純序稱先師貫其辭而戒之曰巧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待其人文章圖穀閣上

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
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
身斯世之道也其論極為痛切牧菴嘗受業靜修
先師必靜修今文集中無此議論
崏嶓潛沱之義難解今蜀山迤邐延亘凡居左者皆
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
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
皆曰潛恐屬方言爾故岷謂之汶今汶川是也漢謂
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羌今沿漢水而東有寧羌州

蜀都雜抄　八　九

有沔縣又東有洋縣即古洋州也洋漾聲相近豈皆
得名於漾水云
按華陽國志云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
名漾禹貢流漾為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
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
楠木材巨而良其枝葉亦森秀可玩成都人家庭院
多植之有成行列者其枝葉若相廻避然謂之讓木
文潞公詩所謂移植虞芮間者以此
成都學宮前祠楔題曰神禹鄉邦予始至視學見而

疑之昔堯舜禹嗣興冀為中州兩河之間聲教暨焉
而與地尚未拓也後千餘年而周始有江漢之化至
秦盛彊蜀始通焉彼所謂蠶叢魚鳧鼈靈望帝者文
物未備且在秦周之世蜀之先可知也禹都在今之
安邑鯀實四嶽封為崇伯崇今之鄠縣其地遼絕何
得禹生於此乎新志亦以此為疑問之人士皆曰禹
生於汶川之石紐村禹穴在焉檢舊志稱唐元和志
廣柔縣有石紐村禹所生也以六月六日為降誕云
是蓋几於巫覡之談至宋許有功作禹廟碑始大書

蜀都雜抄　八　十

曰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禹生於此其言
頗為無據有莘氏於鯀亦不經見按莘今之陳留與
崇近縣娶當或有之鯀為諸侯厥有封守九載弗績
多在河北今諸處之鯀城是已安得治水行天下乎
又安得以室家自隨荒裔之地如石紐者乎予益疑
之雖有功亦曰稽諸人事理或疑然蓋疑詞也此必
承元和志之誤而後說益紛紛此雖於事無所損益
而蜀故不可以不辯按楊雄蜀都賦止云禹治其江
左思三都所賦人物奇若相如君平文若王褒楊雄

怪若長弘杜宇偕若公孫劉璋皆列獨不及禹生耶至宋王騰不平左詞作賦致辯頗極辭鋒亦云岷山導江歷經營於禹蹟其後云鯀爲父而禹子此梟人倫之辯辭亦不言禹所生也又按華陽國志載禹治水命巴蜀以屬梁州禹娶於塗山辛壬癸甲而啓生子啓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在救時今江州之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志作於晉常璩可謂博雅矣況兩意蜀之材賢然亦不云禹所生也今徙以石紐有禹穴二字證之又安之非後人所

爲耶禹穴實在今會稽窆石在焉古稱穴居衆詞也禹平水土時已爲司空恐不穴居今言穴蓋壑處非生處也古今集記則云岷山水源分二派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則禹之所導江也由是言之石紐蓋禹蹟之始而非謂禹所生也又按塗山亦有數說江州今重慶之巴縣有山曰塗鳳陽之懷遠古鍾離也自有塗山啓母石在焉江州治水所經鍾離帝都爲近未知孰是蘓鶚又云塗山有四皆禹跡也併增會稽與當塗云宋景濂遊山記甚詳然亦不能決孔

安國曰塗山國名非山也史記所載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又似姓氏猶今司馬氏歐陽氏之謂恐亦非國名也聊附所疑於此

嘗聞前輩云本 朝國體與前代不同者三事其一指北□以爲不可一日忘備漢唐故事但驅出境外而已近得戶部移文開稱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兩大同歲用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遼東歲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六石零寧夏歲用

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石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餘束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四束大約歲費四百餘萬而隨時用兵不與焉

今上大工之費近得工部總計九十餘萬只大木一項四川已用九十萬尚須九十萬可足川之民力可念也

貴州金竺長官司有僧寺曰羅永菴有一僧題二詩於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

丹山紅日遶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仙
漏無聲水自沈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
開龍楞嚴搭懶散笑看黃屋背團瓢南來瘴嶺千層
廻北望天門萬里遥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
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人知為建
文君僧遯避今其詩至今留菴中衡方伯正夫傳其
事漫記之以備一說

豫章漫抄

吳郡陸深

今人家池塘所蓄魚其種皆出九江謂之魚苗或曰
魚秧南至閩廣北越淮泗東至于海無別種也盖江
湖交會之間氣候所鍾每歲於三月初旬取之[illegible]
其細如髮養之舟中漸次長成亦有瘦縮其利[illegible]
九江設廠以課之洪武十四年 欽差總旗丁道兒
等至府編僉漁人謂之網戶
甲午十月四日舟過安仁偶讀書坊朱學士文集諸
啟詔有云臣匠宿貴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
墓背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不覺感嘆

五日未午大陽二十里已過龜峯溪下時新月在未
位木星入之頃刻遂出西行見日月躔午二十度木
星尚在初度七日方交一度當是太陰亢疾所致又
明日過鉛山見費少師鵝湖前問及此彼以為星與
月相去才五度云
木各有土宜予行浙化見柿樹衢州之橘由皆異他
產饒州之間柏亦與冬初葉出 絲予放颿分類作

字裂一叢有數顆望之若梅花又錠枝詰曲
野水亂石之間遠近成林眞可[illegible]也
吾鄉諺云斤九蒸川以川時人之精慧者不知所本
弋陽德興產梨頗大有至一斤九兩者土人謂之斤
九梨蓋取其類之大者言之猶爭言魁也
趙善鳴字元默與同年湛元明俱出陳白沙之門三
十年前因元明識其人甲午春以南京户部員外公
差過豫章出許司徒函谷所刻論辯爲惠始得盡見
一時賢儁論學之說予向嘗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

焉爲有語病今諸公併以性即理也一言爲不通之
論大抵義理之學要在悅心處如登山然高一步則
所見自別若未至其地而議之何益之有函谷至以
太極圖爲周子之眞贓實犯此何言歟
予往歲謫延平北歸宿建陽公館時薛宗鎧作令與
小酌堂後軒是歲園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
橫映粉墻盛開紅花名美人蕉世稱王維雪蕉畫爲
奇格而不知冐雪有花乃實境也
九江德安縣布政分司有松當月臺之左合抱餘不
甚聳拔而西偏拘出一枝作偃蓋曲屈盤旋類人力
所爲遠望之若鵲巢然土人以爲有茯苓云其可愛
翫古稱松千年乃偃蓋果然耶聞之葉子奇云松有
命根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再過開先寺道旁長
松二百餘株一徑森然若龍起虎列大者數圍其細
瘦者亦不下徑尺相傳本後主所植亦已五百餘年
矣此皆江西嘉木也
鄱湖之濱民以戶替漁乃洞其底以箭承之設逆箭
焉使魚能入而不能出也上施轆轤颺網而觀魚之

有無以漸約致魚之初失水也跳躍不已以漸約至
下入箭而水始落而不知死地之近也陷民於罪何
以異是故曰法網
元至正初史館遣屬官馳驛求書東南異書頗出時
有湖帥紐鄰之孫盡出其家貲徧遊江南四五年間
得書三十萬卷泝峽歸蜀可謂富矣今江西在江南
號稱文獻故邦予來訪之藏書甚少間有一二往往
新自北方載至亦無甚奇書而浙中猶爲彼善若吾
[illegible]中則有群聚有精美者矣

楊文公億登干越亭歎曰長洲茅屋曲水漁磯樓閣
參差峯嶺遠近或白雲或返照或殘雪在樹或微雨
弄晴胡蘇掩映誠絶境也予自饒城陸行南至餘干
艮見流水平林遠山觸目蕭爽干越亭久廢今爲學
宫下臨琵琶州朱子注楚詞之地溪水自玉山來者
滙在十里外然有退避之意文公品題要爲實錄
都少卿玄敬南濠先生嘗云家有宋抄京房易傳許
借未償比於鄱陽余少學子稍家錄之於易無所發
明蓋亦自成一家言卦分世應起星氣筭位卽今世

星卜五鄉六親之術小數也而文理微密比太玄頗
爲易簡云
鐵柱宫在江西省城東南隅宫之東南隅方丈甃池
作石闌檻鐵柱在焉相傳爲許旌陽治蛟之物甲午
冬初予與同僚偶往俯觀焉微露其端乃石爾非鐵
也亦不作柱形豈俗傳所爲與

說郛續目錄

弓第二十六
廬陽客記　楊循吉
居山雜記　楊儀
武夷雜記　吳拭
太湖泉志　潘之恒
半塘小志　潘之恒
諸寺奇物記　蘧園居士
西干十寺記　謝廷贊

西浮籍　錢希言
楚小志　錢希言
朔雪北征記　屠隆
烏龍夜談記　董傳策
邊城紀行　張耀卿
滇行紀略　馮時可
銀山鐵壁漫談　李元陽
台蕩路程　陶望齡
棧城隨筆　虞登名

西吳枝乘 謝肇淛
禮白嶽記 李日華
蓬櫳夜話 李日華

廬陽客記

吳郡楊循吉

府治環郭諸山

治合肥縣境

山總一十有九

有高峻 有平遠 特多流泉

鎮山一 大蜀 遠見二百里

名山一 浮槎 歐陽公作泉記

府東諸山

東巢縣境

山總二十有六

紫薇觀秀麗類餘杭西湖

產鹽藥 有溫泉

名山一 金庭洞天

又東南無為州境

山總三十有八

濵江皆山山最多

州居山中 民淳朴

古蹟一　濡須隖 三國時孫權築

府南諸山

南左偏廬江縣境

山總一十有二

山多深曲而類不甚高大

產礬　出美泉

名山一　冶父

南右偏舒城縣境

山總一十有五

山高大產材木

有泉堰灌田萬頃

名山一　龍眠 李伯時有書堂

府西諸山

西六安州境

山總一十有六

高峻險阻　多野獸林木

又西南霍山縣境

山總一十有二

或直起如筆或曲折通水或黃或白或並

立水中

名山一　南嶽 一名天柱峯高七千七百七十丈

奇境一　潛臺 石山如臺有河中流

又西南英山縣境

山總八

勢多尖峭奇險　亦有溫泉

奇境一　石險 有大石絕流而生三孔沫水

諸水

巢湖周圍四百餘里納諸水而注之江自府以南至

東皆主之

其西北有合肥縣界

合肥之水凡六其四源 肥水源李陵山派河源大蜀山金斗河源鷄鳴山店埠河源圖壚 其二輸 三河茅河 其七 歸淮一歸巢湖五歸合山一

其西爲舒城縣界

舒城之水凡四皆有源 南溪桃溪七里河石塞河俱發源邑西陽山 其一輸 七里河接溪通湖 其三歸 並歸巢湖

其西南爲廬江縣界

廬江之水凡十一其八源會市河源馬曹山清野河源治父山秀溪源馬
儒山石儒河源紫山尾洋河源秀山沙溪河源大四山黃墩河源紫山黃泥河源秀山其
三匯沙湖黃陂湖白湖其一輸沙湖其十歸歸巢湖二歸沙湖一歸黃
陂湖三歸江四
其東爲巢縣界
巢之水凡四其一源柘皋河源浮槎山其一渟濡舒水其二
輸天河黃浠河其三歸歸湖一歸江二
其東南爲無爲州界
無爲之水凡十五其源二襄河源青檀山水安河源白石山其八

輸運河馬腸河稽溪河口泥汲河三溪河直阜河朴樹河其四入奧龍河夾江河
一箭河柵港河其二復出奧龍河夾江河其七歸皆歸江
自府以西至南凡一州二縣水惟兩支
一支六安州及霍山縣水入淮
六安之水凡五其一源白沙河源天柱山其五流三爲奔流三澗
二爲平流白沙河馬柵河其一歸白沙歸淮
霍山之水凡二異源漫水河源羅田多雲山陷山河源英山縣界分水嶺同
歸皆歸淮
一支英山水入蘄

英山之水凡三其二源英山落梨同源分水嶺北澗源馬鞍其一輸
北澗英山其一歸並歸蘄水

廬士問

廬士問曰夫郡以山爲勢吾廬之山前傍而後約何耶客曰吾館廬未踰十旬而其山已歷歷胸中夫大蜀廬鎭也郡既主之矣若夫諸山則有廬江舒城列吾前而左無爲右六安是爲三案皆不遠千里來爲我賓所謂以寡制衆信乎廬之美也於是有巢湖焉其容浩浩而惟中是處譬猶腹也能無裕如乎士又

問曰雖然姑舍是而談水可乎曰夫木必有源也而又有歸也然後克利而無害不然不涸且溢雖禹不能爲功焉今是湖也其瀉之不及則滙而渟焉其得道也則滔滔而往焉大渠不過之乎江而已耳之江則之海矣夫壑莫大於江海而廬之水率以是爲歸豈非天地自然之道哉曰西三支之水如之何曰六霍注淮英注蘄地勢則然固不必皆攝然固不朝宗于海焉抑可以見水之非一而稱富矣士曰然則子之爲志也厥要何先曰山先紀水先脈若是焉耳子

毋庸詰士乃歸而卒業以客爲知廬之事

居山雜志 山在吳縣西名金山

吳郡楊循吉

山勢第一

山高可五十丈中隆傍披厥向東也右轉而南有嶺焉卽溪者由之其前皆沃野可畊以諸壑爲灌溉而餘則澗流之聲淙淙不絕有溪焉山人之所鑿也亦與大渠通而天旱多涸遊船或不能至

山始爲多徑以入多雜樹藤蘿扶疎傍列鬱然清勝及門有池澗水注焉立而前眺已極平遠之懷旣而行路彌曲樹益蒙密路窮池見綠波如鏡稍登則含佛若桿之廬皆萃是望滋遠矣陟右得長崗隆坡有松有竹拾級行數十武山乃半亦有屋甚麗憑闌可遐覽隱隱見城郭也自是而上皆荒峻不可卽矣

山少右列一小嶺若障蔽然山由北來已數里至是將轉故結也

多暇子曰山水之勝昔之人皆樂遊之然或命侶載徒卽乎窮巖絕壑之境而館餼無所不旣憊卽於此有佛者焉完室堂修釜鬲以惟客之供然後往有歸

而登臨之道備由是言之縉紳先生之於游觀方將假以爲資也而又何訾乎

贊曰吳縈南服結此羣山美峯惟金實秀其間巍巍溪靜可以容與兆棲隱徙爰居釋侶乃有殿堂隨巖下高羙芝饌岑其樂陶陶嗟余鮮儔夙尚丘壑投老于歸孤蹤是托

品石第二

山故多美石巉巉高聳皆碧綠色或至十餘丈有壁立之勢其左有石焉尤偉而峭或題其上曰最勝字

徑丈餘筆力奇勁翩翩動人相傳是五代隱士陸逍書好事者梯而覲焉爲之剔蘚而出之今已爲山下愚民斧去前此猶有見者一　石方二丈餘平坦如砥在山半嘉木蔭覆其名曰繙經之石

石梁一　自然所生也橫架兩壁之上脉理不迹無所根蒂又非礱琢而成蓋完石也其下空洞僅通人行或有至天台國淸者曰其梁正類是

多暇子曰自夫鴻蒙判而其凝峙者爲山於是有石以生之夫石者山之骨相也千態萬狀厥類不一然吾獨取夫怪怪奇奇者焉彼固化工之所深濟也譬之于士亦豈以狂狷爲非材也哉

贊曰節彼南山有石森峙崔嵬于雲百尺以起粤惟最勝黛色歸然隱人題之禩半于千盤陀孔夷允副繙誦藉弗用茅廠削凝重天台石梁自古攸聞構空乃類亦駭人羣

品泉第三

山中泉最甘美掬之嗽亦芳潔有味味與常水不同又煑以茗荈投以果筍益佳雖屢吸靡厭一泉在山

壁上落下有小石池承之冬夏不竭名曰珍珠泉細其滴之碎也寺之樓最高者汲以飲供可數人

山顛有石池常貯淸泉雖大旱水弗縮釋以其奇也名之雲瀨

一池在寺門內名曰梵功而居山之下衆流所歸頗汚濁不可食魚鱉群游焉以滌濯漑皆取是

多暇子曰余聞陸羽善味水第其品有三皆在吳然余嘗焉而莫得其美有以怪羽之吾欺也及遊金山飲其泉天然玉腴而氷寒其甘流芳滋宜有除痾去

疾之力雖不品於羽其爲美泉無疑也自余行西山
多矣若白雲七寶徒有其名不足飲獨於玆泉輒心
賞之嘗以語野人或有操瓢而往者庶幾信吾言乎
贊曰雲寶融融汧爲靈波攸遡奚之匪江則河石
池渟泓有蘊其澤酌彼芳甘世味咸斥維德不孤
厥類孔繁延齡潤物異出同源璧旣零珠巔亦横
瀕處卑宜謙下流斯誡

山居第四

下退居中爲碧山堂左曰演妙右曰凝寂皆軒也其

前後竝有松竹環遶又有流泉經於堦下匯爲小池
種蓮花其中其左轉對北嶺新作萬松堂至是松益
多也
北退居在寺左啟扉幽僻有山池清樾有南軒最美
迤望翠巒可居字之曰望翠其後亦多美竹
中山居山之最勝者也有高樓臨長松大竹推牕清
鬱宜暑宜雪上有小閣尤靜美題名者多在此
上山居地益高前臨壑無餘地皆杉檜脊葉布其下
作閣爲護始可行下視心動信作處也有靜篤軒

清淡山居在北居上最多美竹善煑茶
多服子曰善棲山者不修宮囿巖以爲寢取林以爲
垣風雨虎狼之患弗及斯巳矣若是者弗煩構架得
其自然古列仙之儔所以無累而獨立也自是而下
則有崇土木於丘壑者點綴剞黎頗戾眞尚上士噫
之然學道未極於玄解則彼巢居穴處之爲似不可
希也故山房潔清差愈於塵里之紛冗或可資游處
而發簡寂亦無棄焉
贊曰悠悠山世厥理懸殊達士藴識搜謐以居人

襟本弘臨由塵納碧幢清湍賓療紛沓高窓面嶺
幽閣楙雲杉檜翳如巖花度芬嗟厥凈徒匪緣弗
至俗巢苟馳山胡爾界

游觀第五

天全公初歸毎以良辰與客遍游西山故玆寺亦屢
至焉嘗賦滿庭芳詞所謂水長新波山横爽氣尤膾
炙以非専詠故不具錄也
泰政摟闕劉公昌景泰中官南都將送山釋正旭詩
曰袈裟何地更相逢一錫東歸隔萬峯松偃舊棲僧

膳久花薰晴殿佛香濃空山晚叫巢雲鶴古洞春藏
作雨龍定起有詩還自寫下方驚聽夜深鐘公先墓
與山近故晚年多游之
西湖醉老杜公序來游賦詩閶闔城外翠雲間楊子
江心白浪灣踏破芒鞋蹤跡徧始知人世兩金山葢
解嘲也杜亦進士有詩名
内閣吏部侍郎匏菴吳公寬贈釋定鄂住陽山詩云
文殊蘭若今何在說在陽山倚鈥傍入定不知風雨
過白龍應向鉢中藏其後居蘇起復將行與文太僕

宗儒游焉
吏部侍郎洞庭王公鏊弘治庚申以侍讀學士覲親
還鄉遂來游賦詩石徑纔窮忽又通重重臺閣半浮
空一林蒼翠瀟湘雨萬頃青横飛碧風鈴語上方雲
氣白詩題壞壁蘚痕紅不留玉帶空歸去慚愧山僧
問長公時給事中毛貞甫實同游三月一日也
毛給事詩冠葢如雲勝會難石林終日坐盤桓宦途
一往知無暇且得青山此借看
進士都玄敬未第時常來游其清明登覽詩云早行
上翠微巖重濕人衣過雨春山秀承筐野蕨肥松泉
聊自賞桃李未全飛更擬尋芳草留連日暮歸
多暇子曰大游則徧歷五嶽小游則棲遲一丘蒙莊
稱鵬鷃之適其爲逍遥一也
贊曰鬱矣翠山縈帶西郭含嘉吐秀古色玄漠維
春之日人士于遨載彼旨酒言憩松皋浮生多艱
亦有止息匆荒以酒厥道斯得衮衮名公來賦其
詩林谷有耀休聲永貽

草木第六

山雅多靈芝時産地上多碧色山人毎採得之弗貴
也亦有蕨有苓
美竹高者至數丈其名曰毛竹並山左右皆有之三
伏蔭其下無暑氣然獨宜山岡則生移之平陸則弗
活其餘竹類甚多無踰此品游人多愛刻名其上題
蹟可經數年不壞久之益若蟲書古篆可觀
山有岡有大松七株皆亭亭參漢可以盤桓寄詠故
是勝處
山有楊梅二樹結實雖小而味帶酸甘自爲佳品歲

收曝之爲茗供功

含桃五六樹在北麓花時粲爛如錦實亦甜美而多爲鳥雀偷食故尤貴之游人至數顆以供而已

巖下有枇杷一樹已及百年翠葉扶踈亦可愛

多暇子曰東南之美匪惟竹箭也雨露所滋沃野所產爲良材碩果莫不有焉是以冬夏青葱茂若垂雲纍纍甘酸足充賓豆而巖居者樂而忘其憂矣

贊曰有橤佳品叢此山椒詩貴多識書美惟喬徂徠專採明堂之具篔簹挺節君子之素含桃珠赤

盧橘丸金俱登瑚璉同爲世歆聦彼巖阿孰擅其秀瀾焉物表靈芝獨茂

飲食第七

乳餅者吳之上味然市鬻殊不佳茲山之下田家賣者最美故以爲款客之極饌而游人多挈以歸城爲贈遺蓋珍之甚

山中雨後多生菌其一名曰草匕有數種惟春末最多八月雖有而不時其小者可食山人羹之而城居不多得也樵童得者負以筠籠多售於楓橋市郭人爭買之與珍異等以其非植而有故也

山之竹生笋欲養以爲竹弗食又法不踰之則害竹故或餽而烹之誠美也又八九月竹下皆有小萌摘以投茗杯中亦佳品

山家多養蜂採蜜謂之曰杜蜜以和漿作湯並佳

松至三月華以杖扣其枝則紛紛墜落張衣祴盛之囊負而歸調以蜜作餅遺人曰松華餅市無鬻者

多暇子曰夫溪澗之毛可羞王公約之至也日食萬錢筯無所下泰之尤也故有坦坦之樂戚戚之憂知

足與否而已矣傳云禮與其奢也寧儉儉之風雖不及又足病乎奢之尚雖所同又可襲乎或謂余不當以佛齋籤士泰斯祀山也非祀釋也因事著誠夫奚不可哉

贊曰昔在上古民未粒食農師肇興爰有后稷戒奢崇儉夙炳于篇簞瓢自樂回也稱賢慨惟茲山厥產亦夥素饌列陳品目瑣瑣清齋淡泊靈府天游咄嗟可致姑免多求

事勝第八

山之曉多白雲滃滃然彌亘巖谷類飛絮縈繞間露層巒出其上畫家所作礬頭以爲幻設至是始悟其眞有之也及雲開霧散松檜若沐灝氣之來沁人肺腑亦奇觀之甚偉者也

居山尤宜觀雨雨將至則冷風颯然爲之驅倚閣遥望暝雲四合晹絲潚空或斜飛亂舞谷響林偃眞有溟濛混沌之態至靜夜憑枕竹樹交戛流泉時下與簷溜相應和有琴筑聲

晚山多綠烟起于麓輕籠淡抹其横如練而夕陽掩

映紫翠萬狀尤宜霞還映諸巒隱若金碧山最宜月四山無人一輪在雲間下照空谷樹影參錯極可游雪晝遐望皆銀峯玉嶂光明照徹迥有佳致及飛鳥時歸林動屑墜紛紛點石斯時擁爐煨榾柮持茗杯閱高士傳則山家之極致也

多暇子曰體無定適得其志則樂夫山巖之勝信美矣然而游者率一覽而去挽而止之鮮不望望然掉臂者彼固以爲荒閒岑寂非人情之所堪也樂是者則不然以爲事謝酬酢則既寂乎鞅掌矣而又有烟雲雪月四時之景交陳而爲之助抑何在而非適哉是以希文之於醴泉和靖之於虎丘皆寄業山刹其道成焉

贊曰崇山廻合昏旦氣殊爲雲爲霞丹素紛如時雨鏗泉洛雪皓谷烟月奇麗尤宜雅矚或憩于軒或憑於閣方衆應接未止虛閑稀也實若獲此幽賞孰記法華西軒是契

武夷游記

新都吳拭

山與水相映發者武夷匡廬耳匡廬水在山外武夷水在山中匡廬雖峙江湖浩蕩間終是主客相偶不能盡發其奧武夷則淸溪九曲流出其中凡一石一木皆相映左右是以武夷可以舟游匡廬必須杖屨兩山者必欲兼之而後可不則願從武夷也何則蓋余欲取足于意目之所能受人若不足我乃厭餘耳故游而復述之以補人情缺陷

武夷余夢常往焉庚申冬始得與皮囊共餘無與偕者自虎林取三衢道水陸馳十四日至温嶺夜大雪明日霽從建江買舟三十里進武夷谿登冲佑觀訪道士冷因之因之導余謁三淸殿殿制視拜章臺後爲賓雲亭穹碑林立皆仰摩不及蛸首又後爲玉皇閣宋理宗金龍玉簡在焉穿廡而出從二門度望仙橋蒼松夾道平遠如掌而山脈遠發于小阜則昔之同亭處今爲會眞廟阜之下人家落落散不成村其曾孫苗裔乎日漸薄仰見靑霞兩朶混植鴻濛白雲游其腰紅日射其下耳目心神眩于奇詭蹿厲應之不小暇因之曰此大王慢亭二峰也刹那間兩峰如阿閃佛遂不再見而余仰以襆被寄頓廟中不復歸闇關矣詰旦命舟因之偕焉從一曲中望兆盤峰峰如其名屼勢壓人覺東南獅子諸峰皆羣伏莫敢仰視如李斋見秦王也右爲鐵坂嶂紺碧巍叠拓闢甚麗直下爲止止庵則水稀崗瘠無可述及至玉女峰北折爲二曲始覺有異幽谿一掌前後若塞兩壁撐天大槃似峽中而綠蘿碧荇或少過之南折觀仙船

巖巖自受船處下半者强上半者弱弱者額强者削虛插嵯峨奇不依石仰視高鳥猶是船底游魚耳移舟登水樂石薄臟灑影微颸自瀾泉聲改容鳴泉漉漉終無一字可犯思議詠朱子詩猶不特意取尾乘書三曲二字于石以當染指左折至大藏峰峰爲四曲長前後對岸諸山如羣兒戲矮翁其十三仙之蛻宅曰金雞洞洞下曰臥龍潭黍漪染面沉翠流襟忽晴嵐一抹從北展開堆螺刺筍瑰詭靚媚若肘余者抑余者挺而挽余舟者捷馳而前要余者皆五六曲

英靈一時吐發直過更衣臺歷玉華天柱晚對諸峰
如困萬戟中姸怪豐瘦轉捩殊態一喜一怒具有深
情又泊平林渡謁文公祠祠負隱屏峰一脈直拔獨
抱蓊鬱而北戸距雲窩僅數百武遂捨舟從磴道仰
觀接筍卓上無端倩潤飛動絕似仲珪筆其下崖石
刻露與之爲怪或懸而墜或削而擘羸而突者或額
或鼻詘而弇者或目或口或噴簷牙仰甍俯檻如嵌
版屋藤樹雲蘿相蔽以爲幽賓倚石作垣柴扉不設
而雲窩賓雲之堂左次矣林影欲昏夕陰下地月色

武夷游記　八　三

漸谿上來呼酒數酌復登舟西折過七曲得巖三石
二蒼屏天壺三仰諸峰皆掠鏡擢鬟夜來媚人及北
折百花巖經鼓子竝蓮諸勝寒猿叫影空霧濛濛宿
鳥驚光威霜肅肅身是遠游賦中人不復帯世間想
乃折上芙蓉灘是爲九曲矣忽霜風凄緊不能進因
之引白烟一帶曰毛竹洞指漁燈一點曰齊雲峰如
覓月見指耳遂返覺來時所稔諸勝咸無半面識者
緣去來向背兼多變幻之資意態頓改而余亦欣然
有新接矣再旦望接筍峰從仰止亭投石門歷鐵象

巖皆揷磴爲階錯落不一俯仰上下出沒石林間若
排扉若穿扇若迷路引還若蜃之時有無而萍之驟
判合也登衝陘忽豁然高峰四軼窒中隆外如仰釜
微鈌從鈌處一石嶔嵌飛動舞瀑蜿蜒而下晴雨亂
飛浴蒼潏碧分道綫流各傳琮響積雲在崖氷柱時
隆凜乎其不可留乃折步左掖而上一壁聳百餘尋
揭于雲表莫測攸躋若拆鏬木而下未及者反豎于
上也懸三梯級各以百計其懸處得凹之半左削右
虛舍慄守視而上梯窮壁復胷而凸出從胷上環壁

武夷游記　八　四

一徑僅容半蹻捨距用趾履滑攀索膝胷而行如胡
僧和南而復蟠旋者三十步徑斷續以棧復十步許
得定心亭旣脫險艱而諸峰亦各挾所有以餉余值
然終爲餘險所奪忽忽不能給賞俯瞰皆白雲淸谿
幾曲如秋電之過目不敢察視也少頃因之至氣敗
色死汗出如豆似空飲理中湯者復少頃登龍脊雙
壁離立界兩瀑而中扳數十仞下望如雞胸骨窄束
不能雁行賈勇上征屢奮屢息賴綠繡兩壁墜雪
鈎枝餘花嫋嫋差得自怡遂由仙奕亭上絕頂登玄

元道院松竹蔽虧蓊菁鬱翠風蘭露蕙芬馥四時汪
麗陽所謂反眞復命處也問瀩順鶴尋栖霞所白雲
在足靑天四垂日月度楣梁間雷電虹霓屏下方不
得至也及下出石門望懸梯如腋下短帶耳上下崖
石共崇五之翠乳欲零穴胃如蛙豬骨蒼容窮刻極
刻殆太始氏崇嵐醸烟意匠磨盪叱而化石非石能
也復西望仙掌峰取石磴道登天游觀道硯接筍稍
夷然亦岌嶪稜磴乍治乍亂登三里許忽一石從左
扳起與仙掌相拒。如峽而磴遊人甦此若酷暑之得

氷室更三里渡胡麻澗隨流而東行數百步入天游
觀隱屏峰實拱之及出一覽亭則隱屏若可蹴而造
也屏挾接筍玉華二峰如人竪掌中三指高不逾眉
其餘諸峰環侍高者拊膝卑者承踵皆孩而頡撫之
嶪之谿上嶢然雄傲人以不可攀者悉岔中玩石耳
淸谿九曲畫指而盡聽灘聲在風際搖盪如饒嬬妙
寒豆憶昨之白烟漁火又是過眼空花不足思也至
若三友堂勝覽亭皆夜郎王之比漢耳既返道七劉
曲水爲談山中事謔謔可聽是夕月色甚佳不能寐

復出一覽亭觀白雲敷宕如海而衆峰各萌頭茁角
作水族異狀狀亦各有所擬獨隱屏如巨鯨翹首北
顧峰頭懸雨燈差可以擬目亦奇觀也不識仙船此
時作何浮動晨際再撫危欄攬羣峰之髻拂拭初陽
稜稜露爽韶秀倍初相見時乃飫玩之而後從胡麻
澗上行三里許有山當庵古木幽淸流泉姚出令人
有息心想及至爲香林但有贊歎不能名狀則遂首
垢衣三句九食亦甘心而顧止焉自此從玉柱峰東
行雲徑闃寂了無人聲惟覺泉石洒然一勺一拳具

足仙韻草木藤蘿俱有香氣耳天心菴以峰名杜豁
巖以人顯皆相去六七里從萬峰脚下縈廻取路如
循永巷中越磵渡壑喜其湫泐嶙岏骨齒斷齶黛綠
丹碧班駁成文泉水濺之皆活也登九井巖巖巔有
泉如井者九淸徹映星漢汲一則八井俱動想一脈
也穿蘿而南折爲水簾洞丹崖百尺瀉水如珠飄洒
隨風淸聲瑟瑟恨多驚屋挿坊有道官氣然復頹敗
無人烟火俱寂而殘陽古廟之致又在耳由是北折
遶劉官寨再折過紫嶺峰山勢傚諦愈出愈奇如讀

荆軻傳節節鼓舞群峭摩天妍秀可人較之谿上諸峰如坍之似舅子之肖親兄弟之相彷彿者往往然也涉一澗曰蘘芳逆流而行數百步有瀑潺潺然落谷中此澗之源也從瀑旁取徑數折而登不患無褰裳濡足之勢約二里稍東折度雲門雲門者一石與崖附合而成衖不百武衖盡盡處復一澗曰流雲又瀑之源也嘉樹扶蘇人家閒靜復有柳岸柴扉小橋流水之趣于峰之上得未嘗有橋之西有深寄庵擁竹萬竿規制宏敞毛道人一呆靜處也由左掖而西

爲閒閒室爲白雲鄉皆連亘相接總之俱屬爲盧岫耳岫之北一徑梟梟投雲而没似可以致遠而因之逼歸甚急曰明日望有値役果爾即盧岫已惠于望外矣既下仍從涉澗處南折歷紫霞嶂又折趨馬頭巖想捷徑也有凝雲庵碧桃源翠竹窠諸處皆石門松徑來往與麋鹿相值于數里之間石根霁樹縱横道路虬蟠千萬條硐石之爲獅象鵰鷲騰上而飲下欲攫人者又非筭數之所能及但覺遠近有情拒迎有法相師而轉求勝焉及下馬鞍巖稍東折二三里山始舒緩控揣亦息而遊人嚮之驚蒐動魄者亦不覺其騤驎而氣平也度鷄蘇坂望三姑尚遊至蘭湯度忽大王在側矣雖然三日遊歷山水之勝不十之一況又從跋涉了日課與馳馬看花等何關賞武夷須一歲窮耳余心實許焉噫三日遊又同曩時夢矣

太湖泉志

歙 潘之恒

太湖之石名天下而泉獨無聞焉然其澄瑩甘冷與宅泉不類惜其生于僻遠不爲桑苧翁所賞耳不然其品當不在惠山下也然則不遇賞鑒湮沒於荒山窮谷之中者獨泉也哉予故表而出之無亦使兹泉之悲乎不遇也

無礙泉

在西洞庭水月寺東

水月寺東入小青嶋至縹緲峰下有泉瑩徹冬夏不涸甘涼異於他泉紹興中李彌大胡茂老以無礙名泉彌大有詩

毛公泉

在毛公壇下

毛公煉丹井也旁有石池深廣袤丈大旱不涸

石井泉

在嚴家山下古樟東南

最宜煎茶前輩謂不減蝦蟆巖下水

鹿飲泉

在上方塢

惠泉

在法華寺旁

軍坑泉

在銅坑之西

洞庭記云吳王領軍過此軍渴大嘅一聲有泉湧出得以飲軍後泉衝破成池至今存焉

龍山泉

在龍山之下太湖石間

有穴深丈餘名石井其泉味甘色白歲旱不涸歲滂湖水沒井而不相混

黃公泉

在綺里之西徐勝塢

漢夏黃公嘗隱於此有井至今存焉青令無茶有味井旁百餘家多姓夏或云其後也

華山泉

在華山寺旁

其源有三靈泉蒙泉鑑泉也

海眼泉

在東洞庭豐圻之頂

山頂有巨石上有二穴涓涓如人目冬夏不盈不竭其深不測

柳毅泉

在郁家湖口

井其淺可俯探也而水旱不盈不涸蘇州誌云柳毅泉在太湖濱大風撓之不濁大旱不耗所以爲美

靈源泉

在碧螺峰下

世說昔有患目者濯之輒愈因名

青白泉

在法海之廢阯

有二池其泉一青一白

悟道泉

在翠峰之山居

雪竇演法時寺有千僧有天衣懷禪師者願汲水供衆久而無倦忽蹉跌而化桶涌白蓮花故名其泉最宜煎茶不在惠山之下

隱君泉

在馬跡

半塘小志

歙　潘之恒

千佛閣元至正年間建頗傑出今巋然獨存

大雄殿今存者　國初洪武間寺僧南宗重建其西方殿演法堂廊廡俱燬天王殿山門俱破敗不堪塘壖空地歆側東舟上人欲築却敵障之支流泊寺者浚令深入造二橋跨之以憩舟楫仗善禪師血經重歸殆將有興矣

雉兒塔舊壘石所成規制古秀舊址千佛閣下雲間陳繼儒云今王犀登半偈菴中者是余至半塘寺後惟落落長松而已此塔宜還本處以標靈迹昔廬州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蛇鼻阜有鵓鴿舍利無爲軍禾寧縣有雀棲于庭累日不去取視之已立化矣至于僧爽聽經之雞生公點頭之石歷歷載在古冊無足怪者何疑于雉兒塔乎艮由師說法洞入雉兒腹中有情無情總歸一心法界若于此處致疑便成異類姑語之曰待雉兒重生與汝究竟此段大事

彩雲橋在寺左跨山塘自天福四年始建後以官舫過虎丘增起舊址別建石橋名曰彩雲從里號也

銀杏樹在天王殿前可泉上人房之側木大五抱麻紋修條鱗次鬣張儼如龍甲而體無枯瘁高夏有濃陰可庇十乘余題曰龍樹友人太倉王伯諂萬曆癸卯携子茂才讀書寺中愛其婆娑芟除蕪穢而置楣楯焉王百谷每就其房招余清淡

松林在千佛閣後僅存百株風濤鼓之如數部鼓吹晴嵐烟翠映帶閒閒儼然宋人圖畫余每泊舟冶坊濱口對之留連忘歸且得避遊舟之惡氛有詩記事載集中（濱吳音作邦俗作浜）

竹苑在大雄殿西北隅守一上人房最盛余每造之其徑實甚窄狹以拒顯貴人惟當容王子猷嘯詠其下耳

翠幄在寺東東舟上人房合抱樹四五當門游者衣皆染綠而庭積美蔭如坐翠波中余誦華嚴經其下有媚客者剪伐長條以破其陰是猶惡蓮葉爲蔽波光酷敗人意

宋敕賜半塘壽聖院咸淳六年庚午中元日朝奉
大夫集英殿修撰常楙撰記

諸寺奇物記

遯園居士

寶光寺

寶光寺有西域來貝多婆力叉經長可六七寸廣半之葉如細猶竹簡殺而柔膩如芭蕉梵典言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彫其葉可寫字貝多婆力叉此翻葉樹也經字大如小赤豆旁行蠕蠕如虫豸不識其爲何經也外以二木片夾之其木如杉而紋細緻可愛南都諸寺中僅有此經而已記又言此

貝葉經保護可六七百年

幽棲寺

祖堂幽棲寺有歷代祖師像黃貞甫勝部命工臨摹載歸天竺供養

弘覺寺

牛首弘覺寺禪堂有丹竈投以薪火風自内生甚熾烈須更發熱如去薪火即止

靜海寺

靜海寺有水陸羅漢像乃西域所畫太監鄭和等携

至每夏間張掛郡人士女競往觀之

定林寺

方山定林寺有乳鍾即所稱景陽鍾也鍾有一百八乳乳乳與聲故名乳鍾又有象皮鼓云是象皮所鞔

天界寺

天界寺有佛牙濶寸長倍寸之五萬曆中僧人真淳獻之尚書五臺陸公公因具金函櫬龕盛之迎供于寺之毘盧閣牙得之天台山中

永慶寺

永慶寺有古藏經板刻工雅紙色古澹非宋刊則元刊也較今南藏本稍低而狹以木匣函之今供爲人所竊去無復存矣

靈谷寺

靈谷寺有寶誌公遺法被四面繡諸天神像中繡三十三天昆侖山香水海高一丈二尺濶如之齊梁時物

西干十寺記

豫章謝廷讃

水西寺

淳熙志云太平興國寺在縣西南唐至德二載建號興唐寺寺門踞兩峯間下瞰溪流州西勝處也唐末楊氏改爲延壽寺而民間亦呼爲水西寺寺有戒壇國朝之制歲以誕聖日開壇爲沙彌受三百六十戒祠部給戒牒凡天下壇七十有二云

應夢羅漢院

淳熙志云應夢羅漢院者唐末寺僧清瀾與婺州僧貫休游休爲畫十六梵僧象相傳國朝嘗取入禁中後感夢欽僧十五六輩求還遂復以賜江内相詩所謂秪應夢乞歸巖寺要使邦人習氣移者也今畫本[illegible]一二存福聖院者雪竇長老嗣宗出家處宗有同[illegible]業僧智珍嘗爲長蘆壽禪師延壽堂主亦有學卒年八十餘

如意寺

余秋日宿如意寺月餘矣偶閱張喬游歙州興唐寺

詩有烏歸鐘斷之句以爲指雪竇泉耳乃雪竇祇爲
骨井獨如意寺泉爲第一在異僧白水羅願甘泉上
故知喬之詠泉以此

經藏寺

余徧歷名刹藏經閣所在而有興唐以經藏命寺蓋
從陝州五張寺經藏碑得名耳碑文出庾子山之筆
南陽張元高五子同居共捨爲寺伽藍肇建郎以五
張爲名寺主三藏大法師法映邑主洛州刺史張隆
等財法行檀身心罄竭兼化鄉邑黑白數千造一功

德輪見成三百餘部故得雲書金檢並入香城今無
論銀函東度金發南湖即求弘農一片石亦不可得
龍藏永閟五張笑人

福聖寺

寺爲雪竇禪師祝髮處長卿偕余來游則寺無僧井
亦無泉因悟方干贈雪竇詩所云飛泉濺禪石瓶屨
鉢生苔不誣也程仲貞曾共王公與習淨此中日未
下春蹲虎出據危石閩院之人不知也僧是日劇飲
狂呼撞鐘伐鼓爲戲虎怖不入已而仲貞獨闖出見
報公與諸人五色無主梯樓而上持建瓴毛穫
虎乃去以故寺無人居又以証獨夜任風雷雪
入定深耳

妙法寺

靜與余同息興國長卿下榻妙法余下榻如意文
何昕夕陶陶也三日以來長卿別我習靜萬山觀中
叟而不見搔首踟躕

太平興國叢林

按經誠唐拍莊語唐肆唐空也如桐城之名盛唐亦

指盛唐山得名也宋人不解以唐爲國號改興唐爲
興國然則盛唐亦改爲盛國與

等覺寺

齊物論曰方其夢也栩栩然蝶也其覺也蘧蘧然周
也周之爲蝶蝶之覺也周之爲周蝶之夢也則必有
分者應無所分也謂之等覺

五明院

院即周季裳讀書處季裳常亭午手帶一經徙倚殿
左巨蛇如椽投地丈餘蹣跚勃窣繞殿趨季裳斗室

深山陡絶虫鳥親人無無明亦無無明盡矣

淨名寺

謝詩云竟日山頭坐翠微菩提明鏡覚皈依鳴一解禪心定葉底枝頭處處飛

山史云謝曰可西干十寺紀搜輯頗詳而時有外之致足稱良史才

西浮籍

吳郡錢希言

長江

揚子江湖小信僅達皖城口大信乃至小孤山下而還不復過潯陽矣唐人詩潯陽向上不通潮以此

京口

潤州故有西津渡名最古而無廟祚獨孟襄陽揚子津望京口詩有江風白浪起愁殺渡頭人之句疑即稱此地歟

金陵

石帆瓜步群峰與幕府盧龍相犄角大江流金陵界者二百餘里稱天險焉

燕子磯北頫大江與弘濟相望磯之得名非王謝美談徒以其形如燕子耳景亦孤絶僅僅一卷

石頭城吳時悉土阜後乃墉山爲城塹江爲險耳張九齡有候使石頭驛詩念君石頭驛寄書黃雀樓談者以玆山當楚之九疑云

新林浦一名新林港在今西善橋謝眺之宣城出新

林白板橋賦詩紀事故李白有明發新林浦空吟謝
朓詩之句也
三山即晉王濬伐吳地三峰排列若几案間物雖無
取秀拔嶄巑而登江如練風景依然千載驚人佳句
故當擊節
秦淮與外江夾二洲曰白鷺宋曹彬大破江南兵駐
於此李白詩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摹
寫曲盡

歷陽

橫江渡與當塗牛渚磯相望此處風浪迅猛商帆多
從夾中行故李白登昇元閣詩有人言橫江好我道
橫江惡之語

姑孰

采石山枕牛渚之北謫仙樓在焉樹木蒙茸峰崖陡
削江流齧亂石作濺濺聲舟行可攀蘿而上不知太
白精靈何之能復騎鯨下雲中否也
此去牛渚山僅里許山下有磯古津渡也溫嶠燃犀
袁宏詠史晉人風流多不傳特傳衣錦捉月事以為
佳話耳
太平郡治去江干數里許塔影嵐容盡在雉堞之上
東望有白紵山晉桓溫領妓人奏白紵歌處又有謝
公宅太白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遺
墟尚存
蕪湖隸太平今稱巖邑桂潭連翦岸桃李映成蹊此
梁元帝泛蕪湖作也

秋浦

舊傳秋浦景物宛如瀟湘洞庭豈因太白之歌河漢

其說乎既無千林萬木亦不聞鳴禽啼猿獨清溪一
掬潺湲尚堪浣漱

皖坡

皖為吳疆盡處表裏山川其雄視部中者有潛山焉
武帝乾封之明年南巡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
南岳者此也城東有劉伶墓垂楊拱江陰翳數里帆
影盡綠

雷港驛

雷港驛在皖之望江一名雷池即十　大雷口也鮑照

嘗登大雷岸與妹書故唐人詩中往往稱大雷書

小孤山

小孤山枕江北岸孤峰峭拔石陡厓傾與南岸峯山對峙如門江流至此豎東而出矣上有神女廟共彭郎磯相望盈盈故俗有彭郎娶小姑之語

楚小志

吳郡錢希言

洞庭山

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按二女卽娥皇女英死於江湘之間者九歌所稱湘君湘夫人是也君山之名疑出此迴環有十二峰雲鬟欲墜雨鬟如愁蒼梧千里真堪目斷

雲夢澤

雲夢澤一名巴丘湖昔人所稱荆藪是也卽在華容縣東南與洞庭相脉絡若安陸雲夢浪得名耳

瀟湘

瀟湘本二水名今已合流若章貢矣攷之二水俱滙洞庭湖口或云瀟在永湘在衡未是

章華臺

章華臺旁土城故址云是靈王細腰宮也舞榭歌臺烟消燼滅美人香骨化作車塵惟留得破寺鐘聲共白楊蕭蕭相和耳

渚宮

渚宮卽楚項襄王之離宮而宋玉之故宅也梁元帝卽位楚宮卽此相傳城西南某衛尉別業尚是五代高從誨池亭故地夏時藕花菱葉淸漣碧漪髣髴南朝餘態

仲宣樓

仲宣樓枕郡東南公安門上飛甍揷霄刻桷麗日消池敞軒長楊絡堤信美消憂殆非虛語

庾樓

庾樓去郡東南二里一名明月樓制亦華整但不無

假借於武昌耳余謂武昌近日諸公無一風流好事若庾太尉者今并其樓已亡之安得不令荆人士擅美千秋惡知其非有也

道士洑

道士洑一帶石壁更奇映江面作翡翠色畧如何家雕鏤屏風架列華整游者謂入峽山川似之

赤壁

論赤壁者紛紛聚訟惟江夏之說合於史矣古黃赤壁葢赤鼻山云特以蘇公兩賦藉爲故實耳然其屹立江濱居然占黃岡之勝宜乎蘇公屬厭此地歟

黃陂

黃陂之北有木蘭山卽古時朱氏女子代父從征者也傳爲木蘭將軍塚廟俱在

武昌樓

武昌樓巍峩壯麗第覺西門柳色蕭索無聊惟有隔江漢陽樹猶歷歷如故耳漢川門與武昌門東西對峙江面七里三分望大別小別之勝便思褰裳

鸚鵡洲

鸚鵡洲雖跨漢江而尾連黃寉故圖經屬武昌郡云李白詩鸚鵡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烟没江樹風景依俙今其洲在秋漲中不可見至水落乃出耳千載詞人俠骨自香何必生秋蘭春杜

黃寉磯

黃寉磯枕武昌西門登之可攬三湘七澤之勝黃寉一云黃鶴傳是費禕得仙事或稱王子安益崔顥詩中所懷乘白雲者取此今俗指呂公何異對痴人說夢耶

大別山

暮登大別山望對江鄂王城林樾映蔚煙霏黯靄天然一幅梅道人圖于時月桂黄星鴟吻不踰時歘瀧蕭晴川覯者悠悠忘去

小別山

小別山在漢川縣南俗名甑山亦謂其形如甑也春秋傳吳與楚戰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即此

女郎山

女郎山在漢陽城西上有神女廟劉夢得詩云郢渚

濛濛烟雨微女郎冕逐莫雲歸秖應常在漢陽渡化作鴛鴦一對飛竟不知何所指俗傳為雲事甚亡當不如呼作解珮人

郎官湖

郎官湖舊名南湖即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處李白後與尚書郎張謂泛月其中號為郎官賦詩紀事郡城中遺跡尚存

漢陽渡

漢陽渡口有烟波灣其水清澈相傳此水晴則嵐煙起風則水波生故名倘亦取李白詩中義乎時余逗舟灣下曉望隔江烟樹忽憶杜樊川落月照古渡武昌門未開真入畫矣

朔雪北征記

東海屠隆

丙子計偕以除夕抵廣陵次日大風於是捨舟與蒼頭奴各覓一騎行是時積雪載途山林阬谷間深數尺騎時時蹶至大荒長阪間一望浩皛如銀海雖意態慘澹時復快人夜四鼓飯罷輒上馬行屠子騎頗駿宵行宵獨先奴不能從單騎走大野中天色昏黑泬寥空濶馳數十里無人烟而或遥聞騎襍沓來弓刀之聲甚厲比馬首相接了不交一語各東西馳去矣或厲聲問咄何人單騎宵行屠子則馬上拱手徐曰書生爾亦竟舍之馳去若嚴霜被髮殘星在衣緩鞚微吟抱影自照寫其孤寂之悰往往使人悽絕矣元夕抵徐州復雪霽解鞍覽彭城故都登項王戲馬臺作詩吊之其人叱咤風生氣蓋一世其事雖無成亦雄豪壯士矣哉復想昭烈領徐州牧鼎足之基寔開拓於此裴徊久之明日雪益甚馬足陷冰雪中凍且裂鉅野數十里前無村落民居不可以止乃下馬徒步亦復蹈冰雪薄暮抵一孤村落落茅茨數椽爲大雪覆壓幾圮矣是夕宿茅屋中上漏下濕牀頭積雪盈尺襆被如冰且起上馬行

烏蠻瀧夜談記

明　董傳策

世稱蜀中峽粵中瀧余未遊蜀未獲睹峽狀迺今遊粵渡諸瀧眞誠江道巨險卽亡論府江險最甚其在左江諸瀧若烏蠻灘其著者也歲戊午冬余時以入戍遡流而渡越庚申秋余從戍所出送家嚴君至蒼梧出而順流入而遡流合往還爲一渡焉又越甲子春轅門檄余探海徼倭寇事迺又從戍所出渡蓋七歲中三渡險瀧幸無他患苦良嘆奇遭哉良嘆奇遭

哉於時余挾横槎仙子陸生者登謁伏波祠夜泊烏蠻灘上談漢事笑指岸祠謂曰若覩此公作何狀夫逸夫之與豪傑士未易同日語矣彼所爲窮堅老壯斷斷赤心報國眞漢奇男子若扇玄脩逸適無意人世事迺亦過式斯祠乎陸君曰噫嚄伏鴻翔誠當其時可矣風流遷客何逮惱人如是余又笑謂曰若胡迺殊時論耶夫嚴子陵馬文淵斯二人蓋同光武時然子陵委志高尚就徵不屈思以其身挽世靡競之風而文淵垂老功名屢請出塞至不憚衝炎涉瘴以身殉國夫斯二人雖殊趣迺其致非繇一轍者與子陵當仕而處以矯貪文淵當休而出以矯猾世之徵寵避難者視二人宜媿死焉夫談理性者類擯其人爲未學然彼豪傑士顧又莫能效嚬拾游依樣畫葫蘆云陸君者王陽明子之徒也聆至此而蹙額改容余復曰王先生自比伏波既建社稷功猶不辭思田之役雖委曲招就諸賊酋尚稽正法獨其憂國奉公効節不顧私良無異伏波武溪事云屬者安南不廷皇赫斯怒三將軍臨關按兵承望相指無能當上任

使者然無事後謗忌迺於是益信王先生所爲非顧毀譽計利害者卽其學非空譚比矣陸君曰足下不聞瀧聲乎夫今淙淙奔湍聽之若激而覽視之若飛舞者彼其中有不能平也然而巨險迫人焉自古功名之際蓋難處矣故爲嚴陵則易爲伏波王先生則難走故烏蠻人敢忘烏蠻巨險哉子休矣談無所用之矣迺相與假寐舟中明晨北發與之舍而談逸遊事

邊堠紀行

元 張耀卿

歲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召北上發自鎮陽信宿過中山時積陰不雨有頃開霽西望恒山之絶頂所謂神峯者聳拔若青蓋然自餘諸峰歷歷可數因顧謂同侶曰吾輩此行其速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神也翌日出保塞過徐河橋西望琅山森若劍戟而葱翠可挹已而由良門定興抵涿郡東望樓桑蜀先主廟經良鄉度盧溝橋以達于燕居旬日而行北過雙塔堡新店驛

入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店及於懷來縣縣之東有橋橫水而上下皆石橋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蕪沒西過雞鳴山之陽有邸店曰平輿其巔建僧舍焉循山之西而北沿桑乾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邸曰定防水經石梯子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于口及宣平抵驛出得勝扼胡嶺下有驛曰孛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毳幕氊車逐水

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廨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隸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沙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丘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鹹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陀

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二焉周廣百餘里中有陸道達于南北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皆以龜軒旁列兩廡前峙眺臺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頹址望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滹沱之三北語云翕陸連漢言驢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尺春夏及秋

捕之皆不能至冬可鑿氷而捕也瀕河之民雜以蕃
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冐之亦頗有種蓺麻麥而已河
之北有大山曰窩速吾漢言黑色也自一舍外望之
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常有隂靄
之氣覆其上焉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河
深廣加翕陸連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
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犯剌漢言兎兒
也遵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背
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里

紇都乃弓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
六七十里水極澄徹北語謂吾悞竭腦兒自泊之南
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有小
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
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即
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圃
時孟秋下旬糜麥皆槁問之田者云已三霜矣由川
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
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忽蘭赤斤廼奉

部曲民匠種蒔之所有水曰塌米河注之東北又經
一驛過石堠石堠石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
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形甚奇峻遥望之若
大堠然由是名焉自堠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
古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有
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隂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
乃避夏之所也迫中秋後始啓行東道過石堠子至
忽蘭赤斤（山名形似赭故名之也）東北迤邐入山自是且行且
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

殫記至重九日王師麾下會於大牙帳灑白馬湩修
時祀也其什器皆用木樺不以金爲飾尚質也十月
中旬方至一山崦間避冬林木甚盛水堅凝人競積
薪儲水以爲禦寒之計其服非毳革則不可食則以
羶肉爲常粒米爲珍北北歲除日輒遷帳易地以爲
賀正之所日大宴所部於帳前自王以下皆衣純白
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正月晦復西南行
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趂春水
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于大牙帳灑白馬

湩什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回復由驛道西南往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趍陽煖薪木易得之處以避之過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風土之所宜習俗之大畧也僕自始至迨歸遊于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遇燕見必以禮接之至于供帳衾𧞤衣服食飲藥餌無一不致其曲則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餌其何以得此哉原正之意出於好善忘勢爲吾夫子之道而設抑欲以致

天下之賢士也其何足以當之後必有賢于隗者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末故備誌之戊申夏六月望日太原張德輝謹誌

滇行紀畧

吳郡馮時可

十七日至蘭谿令劉宇烈來會余問蜀道渠言古棧道如坦塗鳥聲泉聲花香草香甚可娛人何愁攀援三峽差險然當二三四月七八九月皆爲安流惟多集長年以人力勝水力則馮夷陽侯何必爲梗

廿八日至豫章憲副任時芳來訪言由滇入蜀道甚便從瀘州至內江僅二百里中有玉蟾寺天下絕奇嘉定凌雲亦復不下公足跡偏天下然未涉蜀道如讀佛經未嘗閱華嚴何能盡佛道

廿九日少司馬衛淇竹至舟言蜀道之難生平往來仕途八經三峽熟悉險阻蜀船取輕不能多載其板甚薄須齊力急濟縱有險處一鼓巳過陽侯無能爲也然五月以後誰敢犯峽

四月初十日抵安莊州守萬像請觀雙明洞去城可二里其岩石高數十丈如奇雲怪風相垂相角洞中如殿閣仰望杳然左右兩岩若雙闕然故名雙明各有飛梁展轉相通水自岩底流出淸瀾綠波大有勝

致有台蕩間岩洞不能過也
十一日發安莊過隴水巖水從兩崖間瀉十餘丈
上若白練空懸下若白雲倒飛其聲殷　如雷上下
皆有清潭碧玉黛綠相映宇內瀑布以　此爲第一次
則廬山三疊
十六日游碧雲洞石乳若蓮花倒垂折而右稍晦命
人扶曳而進忽見天窓陽臺迸射諸態互呈洞高數
仞內起三峯下有獅象龍蛇最爲逼眞仙佛胡人則
影肖耳此洞甲于黔中雙明華蓋猶當遜武

曲靖亦要地然方滇中諸郡獨貧以有市場人烟不
至蕭瑟士女亦稱妍冶
廿二日行百里至滇省山川開遠土地廣平城郭壯
麗街衢整潔士女粧束言語皆如金陵其氣候不寒
不煖裘葛可無備惟風最多皆西南風舊志兩師好
黔風伯好滇
滇地雖平實高於黔日出亦與中原不同日減二三
刻夜增二三刻四季如春日炙如初夏稍陰如早秋
一雨遂如深秋夜卧必擁綿各郡皆然惟永昌臨安

夏間差熱耳無日無風春尤顛狂凡風皆西南風若
東南風即媒雨
午日觀溫泉出門可十餘里其泉在平地用修謫居
嘗浴于此
碧玉泉相近有曹溪寺有泉甚清一日三潮以辰午
酉三特水必漲滿其餘半涸貴州省有泉一日五十
盈五十涸人稱聖泉安寧城北有虎丘亦美勝用修
未嘗至姑蘇虎丘時游此以寄想
七日飯響水關至捨資驛一路皆高岡上下數十百

折箐林幽窈大有黔巫意八日行四十五里至廣通
縣亦有高坡松竹最繁
九日出門行田疇中陟一岡上下三十里至石舠鋪
置頓又四十里抵楚雄府是郡倚山麓望如村落城
內民居不甚殷賑是日風甚大滇中無日無風故人
面多黑
十日出門過金蟾寺上有九曲水頗具勝致
十四日過白崖石崖嶄絕其色如雪上定西嶺最高
峻有削壁懸空上鐫天柱二字然此可稱雲屏不足

稱天柱也
城外石馬井水無異惠泉感通寺茶不下天池伏龍
特此中人不善焙製耳徽州松蘿茶舊亦無聞偶虎
丘有一僧往松蘿菴如虎丘法焙製遂見嗜于天下
恨此泉不逢陸鴻漸此茶不逢虎丘僧也
滇中多風至大理風甞寂寂盖滇風常來自西此城
正當點蒼西障風爲所扞耳獨雲氣無論陰晴常封
山頂晴則雲明雨則雲晦雲所不到翠色殊常
仲夏廿七日游崇聖寺出北門二里許寺前平遠下

滇行紀畧　八　四

臨洱水古杉閟純青蒼干霄中有三浮屠大者高三
百餘丈其二差小諸别院甚多出門見前山環抱丹
翠相錯大有勝致但以不得登蒼山巔爲歉顛高六
十里上有白雲擁護白雪堆積行者恐迷且墜且無
栖宿處有沈隱士曾一登言其勝甲寰區眞神仙窟
也
滇南最爲善地六月即如深秋不用挾扇衣葛一也
嚴冬雖雪滿山頭而寒不侵膚不用圍爐服裘二也
地氣高爽無梅濕三也花木高大有十丈餘其茶花
如碗大樹合抱三也雞足蒼松數十萬株雲氣如錦
四也日月與星比別處倍大而更明五也花卉多異
品六也望後至二十月猶圓滿七也冬日不短八也
溫泉處處皆有九也岩洞深杳奇絶十也獨離家太
遠家書萬金如異域然然居其地者必不捨此而他
慕矣

滇行紀畧　八　五

銀山鐵壁謾談

明　李元陽

曉起騎行幾二十里路人乃云赤獨子去寄雲已旬日矣衆相顧色阻南沙謂予曰銀山鐵壁去此不遠盍往遊焉遂折北而去諸君相尾問程或言遠或言近各有難色遲回不進南沙與予恐爲所阻遂策馬亟馳行六十里至鄧隱峰道場登八角亭東北有鐵崖壁立石色熒然頃之月出燗如銀界洗盞更酌夜分不寐南沙曰隱峰傳中言鬼使不見隱峰何也予

曰大修行人具六通鬼神但具五通故人能見鬼而鬼不見人也南沙又曰鬼常見人而人不見鬼何也予曰常人有漏而鬼神無障也明日將拄杖登頂寺僧曰頂由闕王鼻行僧住此十餘年亦不敢度予二人笑而不聽竟遊鼻側山脊如刀背僅容一足長約十步兩傍如削下臨萬仞不可凝視罡風吹衣足不能立予曰列子履萬仞之險足二分垂外何如乃去鞾鞋趺坐徘徊取棋枰對奕南沙忽推棋東行比予回顧渠已度鼻矣予亦側身起立逐其武而東遂相

與同登山頂予曰君無議擬予無思量乃能至此向使議擬思量東瞻西顧則私意起而反惑安能至此哉南沙曰士之立朝能以無議擬思量之心行之何事不辦坐未有頃寺僧憑樵者送茶各飲一琖樵者指長城外曰此爲黃花鎮此爲居庸關又西爲某關又東爲某鎮皆有烟光微茫中萬里龍沙風霾無際令人氣吞　眼臨寰區矣罡風稍定挺身度鼻而回初無難者回入僧院崔都尉京山自外來曰聞二公在此願得同遊遂舉觴爲山蔽坐月下說長城險

易京山問曰邊儲奈何南沙曰才力雄富則士馬精妍今九邊蕭條軍士羸弱無怪其來卽跪而受刃也予曰若罰官及鹽法皆令輸粟實邊三年斯富强矣京山曰予忝宗臣如盲如聾願極言其詳庶斯遊不空耳予曰齎銀易於運米運米易於輓粟人所知也而必欲貴粟者以其有九利也夫輓粟則車輛多往過來續常有百萬輛在邊緩急可以聯作車城以禦侮一利也車輛多則騾畜多可以糞屯田益邊農變斥鹵爲沃壤二利也人畜多則邊人得賣芻草賃房

舍易沙場爲閶闔三利也車輛多則人多人多則貿易多華貨塡委不見邊愁四利也粟價既貴則邊塵日富屯田日闢五利也輸粟者衆主客雜居一遇有警各出智謀以爲我用六利也商賈所聚婚媾相聯各愛其身各護其家斯有固志七利也邊人既安土樂生則百工所萃器械不期利而自利城壘不期修而自修八利也且百金易懷斗粟難掩侵漁之患不杜而自絶九利也在漢文景之富强用此道也京山憮然曰不圖山遊而得廟謨也夜分各就宿明日京

山早發來別予二人尚未下榻飯巳由捷路向昌平道中多木柵如圈初不知其故既而問樵人乃知其爲致虎圈也意頗悔來然巳無及矣南沙曰生死有命順之從人告饑遂就流泉而飯甚甘之馬上作銀山鐵壁歌夜投昌平公署不食而卧覺甚安適起相謂曰客舍數年無此好睡得非心閒耶遂行明日荆川少海携酒來相勞顧之湛泉亦至因爲言山水之情狀諸君頗以不遊爲恨荆川名順之編修武進人湛泉名與齡驗封郎山西人少海名翰考功郎順慶人南沙名過職方郎富順人予則名元暘字仁甫號中谿大理人爲御史

游台宕路程

會稽陶望齡

九月廿七日癸巳發足甲午早過蒿壩巳時揚帆行觀蔡山湖未至三界二里宿乙未過嵊浦謁淸風廟歌石屋詩凡再過申時步上竹山頭十月朔丙申早至嵊問海門疾留飯飯後行晩至南明丁酉觀千佛巖坐上方僧房望月峽遂登絕頂碁枰石飲茗法輪石上午後入新昌飲呂道州家還宿寺中戊戌發南明入城飲俞春元家巳晡行二十里過小石佛鋪觀

呂尚書祖墓二三里過桃墅廟沿惆悵溪又行五六里過斑竹山有峰嶠如蓮花初開山景始佳土人言從斑竹小峰橫度有洞名桃原又數里至三盤盤盡遂躋慧墅嶺暮宿太平菴門有竹栢甚幽己亥從太平菴行二十里有小村落半里至牛姑嶺嶺高五倍慧墅數折遂上絕頂衆峰纍纍平處如案上覆盂又如佛頂上螺髻車馬行其上乍低乍昂如蟻風從螺中蹦跚也始予游五洩上響鐵嶺嶺窮忽爲平野溪流峰峙聚落雞犬略如下方十里始下山意殊異之及登慧墅其上平衍略如五洩紫閬乃悟向所見亦恒事耳不謂復有牛姑也譬如層臺重閣梯磴累進爲觀益奇矣台山如百由旬大寶蓮花躡頂上行如在鬚瓣上二十里山忽微窪下望忽見平疇古木梵刹隱見蓋萬年寺也寺前後皆巨杉大俱二十圍峰澗廻合形勢幽曠有南北二藏經皆貯以重屋後有立雪齋精潔可喜萬年飯後趨石橋五里經萬松菴欲闢爲庵水竹可愛從此至石橋嶺下皆溪澗美櫟水行石上巖出溪表真幽絕之境雨中褰帷望之連

稱大奇惜不與同行者賞之過小嶺下趨望見銀瀑未至上方廣少折而下爲曇花亭亭下卽石梁巳亥再觀石梁遂下趨有廢亭址仰望飛梁巨溜其觀始佳是日遂登華頂下宿於天封華頂寺上登二里許至頂有禮經臺降魔塔稍下半里有太白書堂右軍墨池寺下有方塘數畝金鯽數百尾天封羅漢像甚精庚子從天封還趨華頂後路踰高寮嶺度寒風闕行約三十里從支徑入大慈寺此定光所記銀地也寺東南有佛隴二字還登大路由銀地嶺至塔頭寺

覺寺卽智者塔全身處從嶺上望高明寺如井中也
少憩眞覺遂下趨寺新鑄鐵像甚精後有白華菴寺
左右巨石如屏兀立正方其下常叢生蘭蕙故名香
谷巖稍東有靈響巖迤而右有圓通洞洞斜下有盤
石二重可坐觀瀑是日宿於寺寺僧多善遊意菴午
亭與有丘壑眞無盡師弟子也辛丑偕高明數衲還
上金地嶺過塔頭折而踰從仄徑步下觀龍潭夏英
公竦有銘瀑水蜿蜒石上石常爲水所磨盪滑甚不
可置足水涸處令人負而涉下有石井不能究觀也

游台宕路程　三

復上攀險行數里人皆喙息爲桐栢岡久乃得平地
約行十里下瞰川原有小山環繞中闢一境卽桐栢
廢宮宮儀三楹祀三淸右小屋有夷齊石像甚古旁
設大庾皮粟卽宮田官收之耳飯畢步往觀瓊臺雙
闕奇甚然從上望之其峭壁殊特之趣十不得一若
從澗入踰石門限且躋且涉乃盡得其幽奇耳恨寄
塗已謬所躋險絕不能下觀悵然而去初從眞覺來
至桐栢以爲迫邇人境在平地矣逮下趨石梯數十
轉不啻萬丈乃及山趾更相與歎茲山之高絕不知

其身之從天而來也下山七里過紫凝一名飛瀑山
卽天台賦所云瀑布飛流以界道者也又數里望見
赤城其後拔起四五峯如衛最後一峯特嚴麗四面
壁立皆方色眞作紅霞色也若今敵臺奇峭不可狀
時日已晡蝸繞而登至半山有巖甚巨如夏屋架楹
爲寺復上千級爲上巖亦依巖爲寺道家名爲玉京
洞天前蔭美竹從竹間見晚烟野色甚媚絕頂有古
浮圖迫暮不及登下山已瞑秉炬行六七里始至國
淸其規模宏壯當在淨慈靈隱之上大殿法堂皆新

游台宕路程　四

成有新賜大藏藏經閣始未就也宿塔院晨起循覽
寒拾舊龕右方藏堂殿前二方幢門外左岡浮圖萬
工池已廢淤池上有七佛小塔七座遂行數里經天
台縣七里舖觀蟠松又四十餘里飯華嚴寺二鼓至
台州浮橋登舟明日午刻至黃巖薄暮步入郭謁同
年蔡禮部甲辰發黃巖早度盤山於嶺頭望見有異
峯如數朵花萼又有若大林者二其上黝黑而下似
疏明石也而幼美兄眞以爲茂林詢之卽鴈山之邪
下嶺時隱時見將至嶺店驛其觀漸親諸客皆喜若

適都見天寧浮圖也晚宿驛舍門內有豫章樹四人絜手絜之不盡十咫後庭羅生皆美人蕉路旁多茶梅盛花乙巳行五里至章義樓始入鴈山山色如古敦彝所謂丹砂翡翠瓜皮大綠靡不畢具體骨既異姿復嫵秀他山輔之若龍蚓鶴鷺絕類而上矣觀老僧巖至謝公嶺末度折而東半里至石梁洞始讀李孝光游記云石梁如巨梯倚屋檐端不得其狀迫至其下始信蓋洞口石忽拆而其端斜綴於右闕不甚肖梁眞梯耳洞明敞可坐數百人黃巖令令人張廝

其下久之始出踰嶺入內谷客皆驚咤張口不復闔始行谷外見玉璞遽謂之玉也從澗口度所見尤異亟欲下趨舁者曰此靈峰路也遂舁以進澗左右巨峰如置屏諸峰拔起矛槊旂幢如行武庫慭慭石上有潭澄綠復進有石類橋而中郄下有潭曰照膽色如藍靛深澈可喜至靈峰寺寺右有羅漢洞李孝光云如合兩掌從合掌根直上千級者也闢為數層平臺臺上設大士及十六羅漢像其言從疊處望青天如片冰亦善喻也洞前諸峰異名孝光取其雅語若

僊芝駢笋俱酷似其異名他處往往有之然皆強名不若此之逼眞耳洞以矩那栩宋末邑人劉允升者始甃石路築壘置欄楯傾貲營構事具石碣人或言其驚二女以繩之今有居士像及二鬟者其女也出澗行六七里崖巘奇壯皆如崇墉麗譙至響巖忽層壁錯峙如水忽濤浪木生槎節疑其中有異境兩方至殘懸趨靈巖詢寺僧云從此入即淨明寺廢址五峰記中所言著屐從屋牕中出尋有石階八九轉夾大石嶙如行巷中仰頭見青天如曲池水者是也今

亦謂之一線天既宿靈巖謀以詰辰還覓之惜雨不果鴈山四大景石梁龍湫及二靈石梁猶劣龍湫以水勝耳石林之奇無若二靈靈峰銳而富靈巖簡而壯丙午過觀音巖踰馬鞍嶺觀龍湫剪刀峰飯能仁寺越四十九盤過窯嶺宿箬奧驛丁未過白沙嶺望大海至樂清入舟夜半至館頭易舟涉甌江早晴江行雲物甚佳辰刻至江中孤嶼止僧蓮泉房俯覽江心寺文卓二祠登東西二浮圖觸時黃四如山人蔡孝廉來訪戊申偕黃山人步入州觀王賜谷園宅松

竹甚美出南門買舟游陽湖觀王氏別墅飯墅傍小菴放步數里訪三隱還江心移棗入舟宿明日乘潮行七十里旦至青田又明日經石門洞步上觀瀑癸丑辰刻至處州游南明寺觀石梁高陽洞天榻髙稚川米南宮大字明日登陸踰馮公嶺飯郤金館晚至縉雲宿丁氏祠乙卯發縉雲約十里過姑婦峰下從仄徑渡水觀仙人榜山峭壁里許石根或如蟲蝕蝕處其類人足跡者曰仙人跡巖本險絶上頫下削不可上趾有石拒人類戶鄭中丞爲剗其腹再折而升

鑿細徑崖腹如引絙纔容兩屐其頫出處可庇風雨如行修廊也度板扉鑿益險迫約百武有精舍祀老子顏曰超妙中丞田居時常奉爲鍊師者相與踵息於中今尚有道士守之循故跡而下有溪滙石壁下可汎舟而游榜曰小赤壁宋人刻名姓凡數方由仙榜巖行五里卽見石筍峰初車從嶺頭下眺筍又從外遠望之類粘綴於山不甚殊特意謂小於靈巖之天柱及步入上清宮出筍背乃懸絶特起至其下仰視之殆不見其頂之所届乃知其峻拔高偉天柱不及也峰首有松十餘株相傳上有鼎湖湖有蓮花金色近誕宮前有宋人刻詩二碑詞翰皆美道士畏客聞人聲皆竄去有一老翁升屋上令人大呼問宮後金龍天堂二洞所在適其耳以對乃返石筍根下筍腰有立石附生長數丈類人枝指曰童子峰其林立山麓若童子者不可算欲攀援上觀之徑窮而止初暘谷有三洞中洞若青荷葉舒而幹下挺似別爲兩牖者右方有穴規圓若日月者二其一差小從穴中可度西洞其東洞多宋人題名李陽冰有篆書初暘

谷三字今不可覓

榕城隨筆

武林凌登名

閩中多榕樹因號榕城閩以北無此其在江南則冬青之屬也而枝幹柔脆幹既生枝枝又生根垂垂着流蘇少着物即榮繫或就本幹自相依附若七八樹叢生者多至數十百條合并爲一蜿蜒樛結柯葉蔭茂其偶成章者垂若傴蓋曲若虬龍似亦可觀

福州號名三山取三山鬥峙以成

藩司堂後榕樟二樹合爲一大可合抱柯幹逆拳枝葉葰楙夕陽西度落霞孤飛紫翠萬狀殊有風致其堂匾曰嘉樹

西南隅一山曰烏石視九仙稍高石色微黑磊磊出山巔亭曰清虛傍一石聳然鐫隣霄臺三字

出南門一十里曰南臺長橋跨江奔濤觸石舳艫鱗次自此數十里間民居櫛比頗見蕃盛

過峽江二十五里爲靈濟宮蓋南唐時二徐真君有功于閩者歷代祠祀其神靈炳歲旱往禱輒應多有祈夢者

行五六里許田間有小山自石[illegible]許流水環之石間一榕亭亭如蓋榕下班荆觴咏應自宜人惜未有好事者爲之表章耳問之土人曰蝦蟆山

桄榔樹幹似椶櫚層層向上特節稀于椶耳其葉頗類竹而大其幹中空兩分之可爲閣溜

興化郡城負太平山前倚壺公峭斧壁立登眺則海島一望

閩中果以荔枝爲勝自五月至六月以次成熟大抵最後者最佳

清源山在泉州西門外其上有三十六洞天岩壑幽勝擬拚竟日之遊風雨凄其遂阻登陟僅于楊貫師第中一遥睇而已

漳南產柑橘其種不一而類皆碩大蘆柑爲最紅柑次之蘆柑色稍黄紅柑則正赤皆佳種也三衢所產似亦當稍讓連江一種差小而味亦甘當在武林蜜橘之列

八閩惟福興泉漳四郡瀕海古今所稱海錯之盛然惟福之西施舌朱蚶泉之蠣房洵稱殊味餘品殊似

碌碌
淯于八閩爲極南得氣最煖其人生不識霜雪之狀
隆冬不禦裘絮桃李以臘月華大寒之候桂香襲人
特爲可愛

三

西吳枝乘
陳留謝肇淛
五代時江南多故獨吳興未嘗被兵避亂者多家焉
諺曰放爾生放爾命放爾湖州作百姓
五月夏至前五日吳興太湖中白魚向湖側淺水菰
蒲之上產子民得採之隋時貢於洛
湖民力本射利計無不悉尺寸之堤必樹之桑環堵
之隙必課以蔬富者田連阡陌桑麻萬頃而別墅山
莊求木竹之勝無有也薦紳亦然近日效法吳中間

一有之然人士往往竊嗤之曰胡不以置典肆逐什
一之利而居此無用爲噫亦可歎也
正月望日則城中巨商相率於慈感寺放火炮以爲
勝負賭財物轟霆之聲河水爲沸多至費數百金
三月朔日則民間婦女簪蓬於首無貴賤皆然清明
後千百成群進香於道場山迨日初夕紅裝靚妝半
醉嘆語步堤上歸亦有進香於天竺者間爲桑中之
約近來衣冠子女間相倣矣
吳興以四月爲蠶月家家閉戶官府勾攝徵收及里

閒往來慶弔皆罷不行謂之蠶禁是月也有鳥飛其
聲曰着山看火湖民謂之蠶鳥又有小蝦亦以蠶時
出市民謂之蠶花蠶熟則絕無矣
湖多右族齮齕齊民民畏之甚於畏吏自甲午歲一
變之後奸民不逞反得爲政豪貴雖斂手而滓譃之
風漸滅盡矣
烏程歸安雖均爲附郭而烏民醇甚其催科令申而
已歸則日夜鞭朴不前也即薦紳有受二邑麈者課
亦一完一逋詰其所以曰吾以從俗也可大一噱

秦時烏巾程林二氏者善造酒故以名邑相沿至今
然二氏絕無其後而釀亦澆薄元美謂虛名似晉鄱
信矣邇來沈氏三白乃甲江南
湖人於茗不數顧渚而數羅岕然顧渚之佳者其風
味已遠出龍井下岕稍清雋然葉粗而作草氣丁長
孺嘗以半角見餉且教余烹煎之法迨試之殊類羊
公鶴此余有解有未解也余嘗品茗以武夷虎丘第
一淡而遠也松羅龍井次之香而艷也天池又次
之常而不厭也餘子瑣瑣勿置齒喙

吳興槎頭鯿爲海內佳味東門外之葫茯與之齊名
土人稱大頭菜小頭魚云德清長橋產蟶然味不及
閩中遠甚其他諸茭山笋黃雀茶餅皆珍品也
菓實芰藕菱芡皆佳而楊梅殊絕出太子灣者大幾
如卵甘不勝口
長興之顧渚山有鳥如鸜鵒而小蒼黃色每至正二
月作聲云春起也至三四月作聲云春去也採茶人
呼爲報春鳥
湖民以蠶爲田故謂勝意則增饒失手則坐困緜以

兩蠶共作繭者爲同功緜值即倍常其絲以三繭抽
者爲合羅絲歲以充　御服士庶家不得有也
吳興毛穎之技甲天下元時馮應科者擅長至與子
昂舜舉並名今世猶相沿尚之其知名者曰翁氏陸
氏張氏皆繞毫也
鏡亦以吳興爲良範金同不殊其水清冽能發光也
最知名者薛氏
孫吳時吳興有八絕吳範善風角劉淳善星文趙達
善算嚴武善圍棋宋壽善占夢皇象善書曹弗興善

畫夏姬善相又元時吳興三絕趙子昂書錢選畫馮應科筆

吳興沈爲右族雖蔓衍不億然皆希休文氏矣孟貞羅爲武康人邑中無孟姓者僅一孟郊井云土人不甚諳也人之幸不幸如此

管道昇畫傳者絕少在吳興者錯龍殷畫竹耳然志不言管氏作又以爲子昂讀書其中所作則眞否固未辨也

禮白嶽紀

嘉禾李日華

余昔連舉子而殤家君曰里中禮白嶽者生子輒育曷以辦香遄祀之果舉兒亨越四日而鄉書至則余與薦焉

今上辛卯秋八月也余方治公車裝壬辰春竟第留都下家君逝代余禮嶽自是歲一遣蒼頭潮奉香惟謹今歲庚戌夏家君忽苦脾疾已而益劇余方皇皇齋療禱顧間蒼頭潮者夜忽驚呼妻號之則曰主方

遣我禮嶽追明余請於家君曰白嶽神最靈兒當躬往新安奈湯藥未可委人其具疏疏悃令潮先乎則呼命潮潮因述夜夢相與嗟異嘆余念甫萌而神已告矣潮以五月一日行家君疾漸愈至九月秋爽氣體益平復余遂以八日治行辰刻登舟夜泊石門

九日由謝村取餘杭道曲溪淺渚被水皆菱角有深淺紅及慘碧三色舟行舒手可取而不設隄塹僻地淳俗此亦可見余坐蓬底閱所携康樂集遇一秀句輒引一酌酒渴思解奴子康素工掠食偶一命之甚

資咀嚼平生耻爲不義此其愧心者也夜泊楊家橋
去縣尚二十里明晨登陸矣成一律以應令節
十日從餘杭埠口覓筍輿衝煙而發
三十里至青山坡石皆沉紫色老苔漬之極其古秀
畫家所未能狀也
又十里至五柳又十里至馬溪橋溪流得雨瀧瀧有
聲橋左一大士廟老僧進杯茗
五里至臨安西市汪鋪饋食皆淡味古云山中無鹽
致故壽其然耶

十一日五里至青溪渡溪多馬卵石一路多水碓泉
流甚壯又五里至錢王鋪又十里至化龍館十里至
横塘又十里至藻溪時雨初霽雲氣亂如奔馬四山
多譌弁聲
三里至瓶窑河口溪聲瀧瀧跨溪建一觀音閣老僧
煎茗施行者土人趙老冑巾褐衣來迎客云閣本其
所建生二子一椽史一諸生平生步履不越溪上日
聽水聲看山色而已談吐頗有味馬少遊輩人耳
七里至戴石十里至鎮郭有萬壽寺樹木頗陰森而
像設荒落五里至方圓鋪十里至太陽鋪盡日行兩
山合沓間一峰吐雲一峰送日夾路野松雨蒸日炙
香氣撲人衣袖爲沾漬者擬之皆有龍麝氣
十二日雨十里至盧嶺十里至昌化縣縣在萬山中
無城儒學倚一峰下面對稠林森秀之極十里至白
石橋十里至手挖巡司十里至朱柳有睢陽雙節廟
十里遠溪行六七里四面峰巒廻合疑無徑路踰一
小嶺又三里至結口宿焉是日雨不止衣袍沾濕僕
夫頗疲頓余於輿上領略雲山滃濛之狀沉綠深黛

中時露靑赭倏斂倏開非襄陽米老斷不能與造化
傳神乃曰此老高自標置固非浪語向余不知畫法
不爲此行在萬山中適值淋雨亦何由證入哉憶余
初從餘杭渡口晴色可匊止西望有晦昧之意今乃
知余來時正山靈醖雨之候也余實步步入雨境耳
十三日大晴自結口起行五里至高路五里至横溪
橋十里至嶺脚過車盤嶺五里至順溪五里至楊家
塘五里至昱嶺關五里至新橋鋪上老竹嶺嶺當兩
山廻合處嶺以東水皆流入太湖嶺以西水皆流入

浙江山勢兩背相抵曲澗蛇行其間萬杉森森四望疑無出賓而竹嶺稍通一線亦半假人力鑿治眞一夫當關之勝也氣候新晴愈覺澄朗諸峰瑰色澄翠桅藍日光射之遠者如半空朱旗近者如塗金錯繡丹楓蒼檜點綴其間萬壑屯雲千松潄玉到此又思李昭道父子畫法不爲虛設大小米如中書堂淡濃判押挈其總領而已

山有艸花紅媚可人葉如牡丹而小土人名之秋牡棠我地秋海棠生墻陰濕地花如豆蔻葉如莧乃斷

腸艸非此種也今因改名秋牡丹以配之且令僮輩擕其種歸不知肯滋殖否

度老竹嶺西脚飽店酒頗醇美十里至王干巡司廣葉嶺鍾嶺黄土嶺所謂王干三嶺也一過老竹即爲歙地山形非不雄壯而勢稍散澗土人工殖利山下開塘蓄魚處人竊取則作磚牆圍之匆亘數十百步以雜樹與桕子利薄多改殖槿子榨油轉售故無紅葉點綴鑿石煅灰多作窨穴白堊淋漓可厭蓋陶白徜卓之策行則孫綽謝眺盧浩然之趣不免減損物之不能兩大固其理歟

又十里至杞梓里宿

十四日三里至徐塢七里至蘇村五里至斜干有梘源大石橋五里至蛇坑五里至賜彬橋五里至山後鋪五里至鄭坑五里至七賢橋土人云昔有七賢者作七井七竈爲糜以食餓者又共作此橋利濟詰其姓名則不知爲何拂碑碑泐不可讀一里至方村一里至北岸一里至大佛鋪吳氏住處喬木陰森俗傳半夜夫妻八百丁者有衍慶橋蜻蜓灣四里至蔡塢

口六里至章祁鋪有越汪公祠詰土人不知公爲何人余按唐杜威威部將王雄誕傳稱歙守汪華在郡稱王巳十年雄誕攻降之至今歙人稱汪王其即華耶抑其子孫耶五里至郎源口

又五里至稠木嶺二里至七里廟有八相公祠二里至新安第一關六里至城遶城行一里至河西橋橋有十七洞下俯大溪雄跨勝吳江垂虹也余以山人裝竹兜前行不敢過諸豪貴交人亦無從物色余蚤息旅舘無事作山中十三辭詩亦經行所感也

十五日十里至巖市鎭街衢縱横車轂湊學聚之
椎勝者以禮嶽故不敢遲徊流覽入一小肆中午餐
几案楚楚薰爐硯屏若雅人位置壁有文太史書一
幅題句云秋色點霜催木葉清江照影落扶疎高人
自愛扁舟穩閒却長竿不釣魚長洲文壁
十里至楊村十里高橋十里萬安橋十里休寧縣縣
治壯麗江南北所未見冒雨行四十里至巖脚沐浴
更衣躡級而上日已晻曖矣至天門有青童二人執
炬導余歸黃庭院

禮白嶽紀　六

院主陳進宇吳立齋具精蔬款余羽流俱能酒酣舉
雄快絕無城市跼蹐卑趄之態恨無展陸妙手作醉
道士圖貽之耳
十六日五鼓起盥櫛同羽流鼓吹詣拜表臺上章天
風獵獵清寒砭人骨如置余九霄鬱羅之府塵海浩
浩俱出履帶下也
歸院午餘罷羽流乞書扇者麥集漫占語應之不復
計其工拙
天門外石室中遇張顛頭一百二三十歲人

十七日蚤下山改從溪路取嚴州道
十八日至休寧過落日臺
乘月行五十里至屯溪
十八日易船行四十里至辰山渡二十五里至磐園
山山多翠箬十九日行十里至綿溪有汪五峰墓
二十日晚至黃館驛易撒洛汪姓者船夜行五十里
二十一日至七里瀧過嚴先生釣臺
五十里至桐廬五十里至新店
四十里至富陽連日大東北風水勢既淵行灣曲中

禮白嶽紀　七

霧氣茫茫浩如泛海
二十二日辰刻霧未解風勢未定余從富陽起陸覓
官輿一乘驛騎四疋以行沿山度嶺七十里至六和
塔一望烟江無際余向所棄舟竟不知何處始信置
足實地之爲快也
又十日至出山埠覓西湖擽船至昭慶雲山房宿焉
舟中遇同載一僧從雲棲來號慧文頗知詩因言雲
棲若下有一穴僅容一人側卧有一僧處之上則艸
爲蔚下則澗水瀺滑僧寒暑不出慧文作詩贈之

曰岩上艸蕭蕭岩下水潺潺中有上皇人側身卧其間癡憨似布袋撒顛類寒山乞食尚無緣世故豈相瀾自言無體面要求方寸間其風可想矣

二十三日從松毛塢覓舟得湖客舫子夜行泊石門

二十四日抵家晡矣

蓬櫳夜話

嘉禾李日華

余遊白嶽從餘杭津頭覓四力令跋更昇輿余坐輿中聞其相語頗厭已忽聞一二語有異不覺叩之則纚纚陳說大都猥雜中不無新余聽者舟回至屯溪有王老者受僱年七十餘矣駕雙槳撥棹終日撇撇不休沿流指點陳蹟好稱說往事既抵巖灘易賈人艅艎有四賈人雄談自恣往往雜排調連三日夕余躡蹻蓬櫳中聽雨無事摭其可悅與一路異聞削牘投囊中

甑村主人其先窖藏穀十餘屋傳其子一日發之悉化爲錢又復禁閉迨其孫錢栩栩飛出一一貼壁拂之不下俄化爲字令儒者辨之一一都是好文鄉里聞稱甑村家有文章就視窮詰皆錢穀轉轉幻化異哉

柳椅小逆旅余因月黑漫投之先有楮頰長髯幅巾據案者旁二客佐飲雄談大劇無復顧忌縷數天下津要百貨所殖聲璽若視已臧否京華百司又非剃

時猝毋一激烈輒一拍案相與引滿鯨吸既醉慢罵
呼主人曰我鷄鳴時當出小有營行李寄樓毋令人
所窺主人唯唯惟謹余念必江湖大俠一夜快其談
吐迨曉登樓無所有唯血剝狼鼠皮一竿倚柱而已
夜投屯溪胡氏酒館館人醉歸踉蹌與余接語又引
余袖令視其二女二女匿笑帷中不肯出時於燈後
閃露偶一瞥眼皆殊色也女又摘琵琶絃唱蔡郎詞
斷續窈嫋余襆被不能寐知其欲爲眩亂乃詭呼店
嫗寄行橐久之檢視橐中悉布衲草屩始寂然不復

弄姿越二日上賈人船有操舟健兒與余僕語宛轉
詰之即其二婿也往來溪中如織歲一二省家不能
信宿留也

老竹嶺溪水皆南流入錢塘江溪深迅不可測中多
礁石相傳劉伯溫窖金在石下誠意伯毋數十年一
遣人來取土人妄意鑿之終不可得

沿溪行數里有冷水亭云洞賓揷劍石間既拔去泉
一股迸出至今暑月濟渴奇冷

休邑有智尼擁高貲與貴室往還深垣密扃雖白晝
莫能窺也曾一僱暴客鄰人集炬捍之既散尼割一
書冊給衆令明旦相質取酬金自是歲毋一二發率
割質如故一少尼廉其非盗實隣者僞張以取酬因
欲相訐尼曰不可吾歲損所餘以豢若曹令遠近知
盗終不勝捍猶樹兵意也訐之是自撤備而樹怨吾
不復安枕矣

新安市有橐鴞和尚行負一橐遇空濶處趺坐良久
啟橐鴿冲出飛旋一匝師舉橐鴿即投入有人問曰
爲是師識鴿歸爲是鴿知師意師曰總不與麼乃是

汝心自爲湊逗曰有時橐舉鴿不至鴿至橐不舉如
何曰恁汝上度畢竟意旨何如師踢翻橐縱鴿不知
所往

玄隱老人善黄冶變化之術兼知奇遁八門太乙星
紀盧飛秘要咸通其微因攻而煉壘甚成經萬杵僅
一螺具諸神用研水得瀋吮吸入喉痾疾悉愈以作
符籙百鬼震懼書疏干求靡不遂意婚帖諳合訟牒
據勝舍而噀之雨霧風霰一如所指老人寶愛不盡
以遺子孫相傳有好道者用以書性命二字懸靜室

中自然證眞獲果超升雲天後其子懷墨施用種種免忘書性命字以卒

歙人陳玄卿爲余言黄山入二三十里當盤互處陰翳閉歙倏忽無度雲漏日明則循蹊覓綫而行霧湊嵐深則旋面易向而失處處索津時時問路及其旣出劃然天地眞如從胚腪中來也

黃山淵中生斑魚如蝘蜓而無足善含水登木隱樹杪叢葉中仰口水汪汪然渴鳥過而飲之輒翕曳而入水恣其饞嚼小蟲設機陷物隱慘乃爾可畏哉

蓬櫳夜話　四

黃山多猿猱春夏採雜花果於石窪中醞釀成酒香氣溢發聞數百步野樵深入者或得偷飲之不可多多卽減酒痕覺之衆猱伺得人必嬲死之

歙人工製腐豈皆紫石細稜一具直二三金蓋硯材也菽受磨絶膩滑無滓煑食不用鹽豉有自然之甘箬山一老王姓以砂鍋炕腐成片齋之味獨勝相傳許文穆公在中書遇不得意輒投其箪曰人生幾何時乃舍吾鄉炕腐而食[illegible]火肉耶人因目此爲許國[illegible]參猿說[illegible]以[illegible]腐[illegible]雜珍錯其中有一盎費至千錢者是直以腐爲名耳非許公所好也

黟縣人喜於夏秋間醯腐令變色生毛隨拭去之俟稍乾投沸油中灼過如製鐵法漉出以他物芼烹之云有海中鰣魚之味羽流衲子競以此解茹淡之饞卽貴倨亦多嗜之者然余嘗一染指直臭腐耳未覩其神奇也

五代時汪華僣有此土與其妻巡行山川皆築險要以修四塞之固出入張一眞珠凉傘爲美觀一日天驟風掣傘入雲表良久墮下珠悉迸落草間因生草綴珠名眞珠傘云

蓬櫳夜話　五

說郛續目錄

弓第二十七
居家制用　陸梭山
清齋位置　文震亨
鼂采清課　費元祿
巖棲幽事　陳繼儒
林水錄　彭年
山棲志　慎蒙
玉壺冰　都穆

居家制用

吳郡陸梭山

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在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之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納之留

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存米穀不可變易銀鈔輕賫但當逐年增置倉廩）其六分作十二月之用（閏月則分作十三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茶飯魚肉賓客酒漿子孫紙筆先生束脩幹事奴僕等皆取諸其間）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太嗇（蓋於所餘太多則家益富將至僭侈無度則入于罪戾矣）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窮困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竊民況今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

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冥罪其何福之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墻屋取諸蓄養雜種蔬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若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廢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會合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致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有所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家居如此方爲稱宜而遠吝侈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天菑雖一郡一縣皆無憂矣其利豈不博哉

右上篇

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猥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則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無其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蘖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存二分亦可又不能存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存一分則宜節嗇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家必破矣

記曰喪用三年之防注謂防什一也正今所存留三分數凡喪葬所費其豐儉之節當以此爲準今謂人家婚禮當視喪禮所費則豐儉亦似得中其有貧者豈可復立準則所謂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人豈有非之者則婚禮宜倣無所廢所謂迨其謂之足矣

前所言一切不講者非謂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不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至

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祭祀宜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慊哉如此則禮可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以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爲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槩其間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悔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吝之譏世言皆謂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

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鄙是取中可久之計也

右下篇

至元六年歲在庚辰春正月甲子笠澤陸惠原

重鐫于農圃堂

清齋位置

雁門文震亨

位置之法煩簡不同寒暑各異高堂廣榭曲房奥室各有所宜即如圖書鼎彝之屬亦須安設得所方如圖書雲林清秘高梧古石中僅一几一榻令人想見其風致眞令神骨俱冷故韻士所居入門便有一種高雅絕俗之趣若使前堂養鷄牧豕而後庭侈言澆花洗石政不如凝塵滿案環堵四壁猶有一種蕭寂氣味耳

坐几

天然几一設于室中左邊東向不可迫近牕檻以逼風日几上置舊研一筆筒一筆規一水中丞一研山一古人置研俱在左以墨光不閃眼且于燈下更宜書冊鎭紙各一時時拂拭使其光可鑒乃佳

坐具

湘竹榻及禪椅皆可坐冬月以古錦製縟或設皐比俱可

椅榻屏架

齋中僅可置四椅一榻他如古須彌座短榻矮几壁
几之類不妨多設忌靠壁平設數椅屏風僅可置一
面書架及櫥俱列以置圖史然亦不宜太雜如書肆
中

懸畫

懸畫宜高齋中僅可置一軸于上若懸兩壁及左右
對列最俗長畫可挂高壁不可用挨畫竹曲挂畫卓
可置奇石或時花盆景之屬忌置朱紅漆等架堂中
宜挂大幅横披齋中宜小景花鳥若單條扇面斗方

清齋位置　八　二

挂屏之類俱不雅觀畫不對景其言亦謬

置鑪

于日坐几上置倭臺几方大者一上置鑪一香盒大
者一置生熟香小者二置沉香香餅之類筯瓶一齋
中不可用二鑪不可置于挨畫卓上及瓶盒對列夏
月宜用磁鑪冬月用銅鑪

置缾

隨缾製置大小倭几之上春冬用銅秋夏用磁堂屋
宜大書室宜小貴銅瓦賤金銀忌有環忌成對花宜
瘦巧不宜煩雜若插一枝須擇枝柯奇古二枝須高
下合插亦止可一二種過多便如酒肆惟秋花插小
瓶中不論供花不可閉牕戶焚香烟觸即萎水仙尤
甚亦不可供于畫卓上

小室

几榻俱不宜多置但取古製狹邊書几一置于中上
設筆硯香合薰鑪之屬俱小而雅别設石小几一以
置茗甌茶具小榻一以供偃卧趺坐不必挂畫或置
古奇石或以小佛櫥供鎏金小佛于上亦可

清齋位置　八　三

卧室

地屏天花板雖俗然卧室取乾燥用之亦可第不可
彩畫及油漆耳面南設卧榻一榻後别留半室人所
不至以置薰籠衣架盥匜廂奩書燈之屬榻前僅置
一小几不設一物小方杌二小櫥一以置香藥玩器
室中精潔雅素一涉絢麗便如閨閣中非幽人眠雲
夢月所宜矣更須穴壁一貼為壁牀以供連牀夜話
下用抽替以置履襪庭中亦不須多植花木第取異
種宜秘惜者置一株于中更以靈璧英石伴之

亭榭

亭榭不蔽風雨故不可用佳器俗者又不可耐須得舊漆方面粗足古朴自然者置之露坐宜湖石平矮者散置四傍其石墩瓦墩之屬俱置不用尤不可用朱架架官磚于上

敞室

長夏宜敞室盡去窻檻前梧後竹不見日色列木几極長大者于正中兩傍置長榻無屏者各一不必挂畫蓋佳畫夏日易燥且後壁洞開亦無處宜懸挂也北窻設湘竹榻置簟于上可以高臥几上大硯一青緑水盆一尊彝之屬俱取大者置建蘭一二盆于几案之側奇峯古樹淸泉白石不妨多列湘簾四垂望之如入淸涼界中

佛室

內供烏絲藏佛一尊以金鈔甚厚慈容端整妙相具足者爲上或宋元脫紗大士像俱可用古漆佛櫥若香象唐象及三尊並列梭引諸天等象號曰一堂并朱紅小木等櫥皆僧寮所供非居士所宜也長松石洞之下得古石像最佳案頭以舊磁淨瓶獻花淨碗酌水石鼎爇印香夜燃石燈其鐘磬幡幢几榻之類次第鋪設俱戒纖巧鐘磬尤不可並列用古倭漆經廂以盛梵典庭中列施食臺一幡竿一下用古石蓮座石幢一幢下植雜草花數種石須古製不則亦以水蝕之

鼂采清課

鉛山費元祿

去鉛山三十里爲河口九陽港龍門關在其下先正父清湖公始卜居而得湖上湖上以中具五湖而得名也岑湖在其東葉湖在其西後湖在其北清湖在其南而官湖在其中靈山鶩湖九陽白鶴章巖馬鞍峩眉諸山羅列棊布則障然其間田疇相因林莽相望可耕可漁眞隱者之居也

河口余家始遷居時僅二三家今閱世七十餘年而

百而千當成邑成都矣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原廣隰東西數十里靈嶽鶩湖章巖鶴嶺岡巒靡迤四顧可挹葛水湖波流出平地故瞻眺之美閭閻之人與縉紳先生競勝而園林亭榭秀甲一時每花時春事元夕燈棚歌聲伎館鐘鼓絲竹千家嘹喨士女雲集鬭雞蹴踘白打樗蒱賞心樂事技藝雜遝蓋其舟車四出貨鏹所興鉛山之重鎮也

家太僕在告治甲秀園於官湖之傍余因就園中隙地構一小築顏曰鼂采清閟幽迥差足自適近爲好事者所跡科頭箕踞不耐見客編籬隔絕置一浮居湖中高韻之士始爲一渡俗子詼詭市朝名利人我是非事者輒謝絕之矣磯頭桃柳土客書庋肩吾桃花舒王澗柳葉賭金溝之句友人吳孟堅題以隔凡吾素志違世眞可作世外之遊矣

鼂采湖舊名官湖與清湖咫尺一坡爲隔風恬境適輙携酒詣之箕踞其上清駛瑩澈游魚可數念太白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顧謂座上客曰此坡可名夾鏡坡矣

夫河山有臨眺之美纓組有羁紲之苦世變從來亦多故矣若乃禽慶託五嶽之蹤范蠡泛西施之樂山公厠竹林之游留侯追赤松之好撫景興懷良有深致而智非逸羣行不高世局促一世爲鄙甚矣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適不可荷岫帶流枕臯築舍席豐艸以爲裀紉幽蘭而作佩仰睇飛鴻俯視鱗泳尋方外之交賞丘中之彥揚扢古今劇談稼穡貝葉編經桐陰得句陶琴無絃桓笛三弄岨峽伐松夜游作燭齊萬物于一朝等修齡于晷刻大丈夫志願盡此未

爲不適也區區委足世網就縶塵韁非直仲尼執
所耻咄咄子陵白眼笑人
夫自宇宙以來有䕫龍周召高議文陛之上必有巢
許皓光冥棲幽谷之中若使聖明之世不覩逸民則
巖壑爲尸冢而芝术雲霞爲糠粃矣
鼂采湖中余置舟一以淡勝南園置舟一以濃勝南
園命棹輙鼓吹行酒余惟攜筆牀茶竈令童子吹短
笛而已與致不同亦各言其適也
夫孔北海客滿四筵管幼安絕穿一榻方軌各殊操

尚不一不佞習翰已成累心都盡琴書縱癖魚鳥經
心雖朋好眖臨好音惠我而時覺紛呶處女闔戶終
兄掩巾頫謝過門一區自領豈敢傲世盖非至人或
希除境况志行不逮古人疎拙且安吾鄙養痾躭疾
應馬呼牛即無用於世而雌黃不設煩懊不經吾有
餘樂矣夏五六月漫筆於此
夫遊道有三曰天曰神曰人天遊則形神俱化神則
意往形留人則抗志絕俗玩物采眞而已若士汗漫
九垓軒轅隱几于華胥殆難擬議禽慶勑斷婚嫁

幼輿置身丘壑庶幾差近兼之者東方曼倩乎臨世
濯足希古振纓每讀其傳亟賞其言
余以秋冬治詩史春夏治文義旦食露葵晝遊近阜
彈琴於據梧擊壺於前檻押於夾鏡馳於峨眉烹茗
竹壚晤言一室常恐俗物來敗人意淸受之福不盡
饗之爲快
又云不能卜居名山即於岡阜迴複及林木幽翳處
闢地五畝築室數楹編槿爲籬結茅爲亭以一畝蔭
竹樹一畝栽花菓二畝種瓜菜四壁淸曠空諸所有

畜山童灌園薙艸置二三　牀着亭下挾書研以伴
孤寂携琴奕以遲良友凌晨杖策抵暮言旋此亦可
以娛老
吳越郊原多治蠶桑時少婦倩女淡妝索手提筐出
採園田一望輕裾薄縠舉袂相屬笑語之聲相聞何
異桑間士女圖也每夕陽言歸小舟盪槳斜風微起
偎船競渡宛在之態可掬所謂採蓮從少慣十五便
乘潮寄與不淺矣
杜子美促織微細哀音動人之作初謂偶然及入豫

章都城秋涼作客四壁寒蛩而一燈熒熒憶縣簷夜話白雲舍冷不勝凄然乃知此老體物之妙造境愈淡造語彌精

巖棲幽事

華亭陳繼儒

吾家於陵及華山處士世有隱德余輩膠粘五濁羈鎖一生每憶少年青松白石之下何止浩歎丁酉始得架婉孌草堂于二陸遺址故有長者爲營栽竹地中年方悟作山心之句然山中亦不能如道家保鍊吐納以當餘年即佛藏六千卷隨讀隨輟惟喜與隣翁院僧談接花藝果種秫劚苓之法其餘一味安穩本色而已暇時集其語爲巖棲幽事藏之士室傳此非伊呂契稷之業也世有所謂大人先生者其勿哂諸

多讀兩句書少說一句話

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彝鼎令人古

凡山具設經籍機杼以善族訓家備藥餌方書以辟邪衛疾儲佳筆名繭以點翰賦詩留清醪雜蔬以燕

賓獨酌補破衲舊笠以犯雪當風畜綺石奇墨古玉
異書以排悶永日製柳絮枕蘆花被以迎霜夜話御
黃面老僧白頭漁父以遣老忘機
客過草堂叩余岩棲之事余倦于酬答但拈古人詩
句以應之問是何感慨而甘棲遯曰得閒多事外知
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而能遣日曰種花春掃雪看
錄夜焚香問是何利養而獲終老曰研田無惡歲酒
國有長春問是何往還而破寂寥曰有客來相訪通
名是伏羲

余喜賞雪每戲云古今二鈍漢袁安閉門子猷返棹
底是避寒作許題目
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參而多禪意一勺
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
多少箴不知何人所作其詞云少飲酒多啜粥多茹
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少洗浴少羣居多
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恐辱多行善少干祿
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無
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
酒肉不競田宅不問炎凉不鬧曲直不徵文逋不談
仕籍如反此者是飯僧牛店販馬驛也
山鳥每至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居真率漏
聲也余憶曩居小崑山下時梅雨初霽座客飛觴適
聞庭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
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求訪古帖置之几上其益有五消永日汰俗情一益
也分別六書宗派二益也多識古文奇字三益也先
賢風流韻態如在筆端且可以搜其遺行逸籍交遊

宅基四益也不必鈎榻日與聚首如薰修然自然得
解五益也
徐孺子問以朝事嘿然不答有味乎斯言
山谷賦苦笋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多而不
害如舉士而能得賢可謂得擘笋三昧洶洶乎如澗
松之發清吹浩浩乎如春空之行白雲可謂得煎茶
三昧
醫書中有天地國脉圖曰氣趨東南文章太盛亦是
天地一病

寤言空谷跫然客至方相與討松桂烟雲而負才之士輒欲拈題鬭韻豪咏苦吟幽人當此眞如清流之著落葉深林之沸鳴蟬也所謂詩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蘇子由每云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以肉食無公卿福以血食無聖賢德然則何居而後可曰隨常而已

翰林九生丞一生筆鈍毫爲心軟而復健二生紙新出篋笥潤滑易書即受其墨若久露風日枯燥難用

三生研用則貯水畢則乾之不可浸潤四生水義在新汲不可久停停不堪用五生墨隨要隨研多則泥鈍六生手携執勞腕則無准七生神凝神靜思不可煩躁八生目寐息適寤分明九生景天氣清朗人心舒悅乃可言書

瓶花置案頭亦各有相宜者梅芬傲雪偏繞吟魂杏蕊嬌春最憐粧鏡梨花帶雨青閨斷腸荷氣臨風紅顏露齒海棠桃李爭艷綺席牡丹芍藥乍迎歌扇芳桂一枝足開笑語幽蘭盈把堪贈仳離以此引類連情境趣多合

牡丹須著以翠樓金屋玉砌雕廊白鼻猧兒紫絲步障丹青團扇紺綠彝鼎才子書素練以飛觴美人拭紅綃而度曲不然乃措大賞花耳

古隱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豹弋余禁殺二不能多有二頃田八百桑余貧瘠三不能多酌水帶索余不耐苦飢四不能乃可能者唯嘿處淡飯著述而已然著述家切弗批駁先賢但當拈己之是不必証人之非

有兒事足一把茅遮屋若使薄田耕不熟添個新生黃犢閒來也教兒孫讀書不爲功名種竹澆花釀酒世家閉戶先生右調清平樂余醉中書付兒曹以爲家券

以蹊徑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書

宣和時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

四時之景莫如初夏余嘗夜飲歸作會減字浣溪沙

云梓樹花香月半明棹歌歸去蟪蛄鳴曲曲柳灣茅屋矮挂魚罾笑指吾廬何處是一池荷葉小橋横燈火紙窗修竹裏讀書聲

人無意意便無窮

陸平翁燕居日課云以書史爲園林以歌咏爲鼓吹以理義爲膏粱以著述爲文繡以誦讀爲菑畬以記問爲居積以前言往行爲師友以忠信篤敬爲修持以作善降祥爲因果以樂天知命爲西方

雪景莫若山山雪莫若月下余嘗目擊而賦四言詩

云夜起岩牖淡而無風月直松際鷄鳴雪中盎實景也

種樹之法莫妙于東坡曰大者不能活小者老夫又不能待惟擇中材而多帶土碓者爲佳

箕踞于斑竹林中徙倚于青石几上所有道笈梵書或校讐四五字或泰諷一兩章茶不甚精壺亦不燥香不甚良灰亦不死短琴無曲而有弦長謳無腔而有音激氣發于林樾好風送之水涯若非羲皇以上定亦稽阮兄弟之間

採茶欲　藏茶欲燥烹茶欲潔

裝潢舊碑石刻法帖篆額斷不可去不然却似賢人不著冠耳

硯宜頻易新水去塵垢宜頻易故囊去濕

山谷云相茶瓢與相卭竹同法不欲肥而欲瘦但須飽風霜耳

吾子彥所述書室中修行法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

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强役于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于見意不滯于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註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于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卧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抄本書如古帖不必全帙皆是斷璧殘珪

古鼎彝尊卣不獨鑒賞示戒几上盤鼎防刻也周舟防溺也奕車弧防覆也

小兒輩不嘗以世事分讀書當令以讀書通世事
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踐馬
之埸雖之本色故自有致
磨墨如病夫把筆如壯士
朱紫陽答陳同父書奉告老兄早暮相擴掇留取閒
漢在山裏咬菜根了却幾卷殘書
古人以書畫爲柔翰弱翰故開卷張冊從容爲上
經史子集以辭相傳而碑刻則并古人手蹟以存故
好古尚友之士相與共訪而傳之

若棋不若抄書談人過不若述古人佳言行
讀史要耐訛字正如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橋閒居
耐俗漢看花耐惡酒此方得力
僧要眞不要高
洞庭張山人云山頂泉輕而清山下泉清而重石中
泉清而甘沙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清而厚流動者良
于安靜負陰者勝于向陽山削者泉寡山秀者有神
眞源無味眞水無香
吾鄉荇菜爛煑之其味如蜜名曰荇酥郡志不載[illegible]

爲漁人野夫所食此見于農田餘話侯姀明水清將
載菊卮泖膾鱸擣橙并試前法同與尊絲薦酒
三月茶筍初肥梅風未困九月蓴鱸正美秫酒新香
勝客晴窗出古人法書名畫焚香評賞無過此時
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標短帆舟中雜置圖史
鼎彝酒漿荈脯近則峰泖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至
錢塘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留者不妨一夜
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
草花映帶幅巾杖履相對夷然至於風光淡爽水月
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良策
也

邵堯夫云但看花開落不言人是非
古云鶴笠鷺蓑鹿裘鷸冠魚枕杯猿臂笛與夫畫圖
之屋廬詩意之山水皆可遇而不可求即可求而不
可常余惟紙窗竹屋夏葛冬裘飯後黑甜日中白醉
而已
閩有紅茉莉蜀有紫繡毬楚有紅梨花燕有黃石榴
天台有黃海棠白海棠白紫碧桂花白玫瑰洛陽

黄芍藥昌州有香海棠

凡蘭皆有一滴露珠在花蕊間此謂蘭膏甘香不啻沆瀣多取損花

讀書能轉音能破句是眞能讀書人温故知新盡此矣

漢高手勑子云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夫帝王且然況士大夫子弟乎今數行字輒付侍史書之豈非惰習

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

岩棲幽事　八　十

茶

余嘗過一山隣老而嗜花紅紫暎戸弄孫負日使人不復知有城居車馬之閙況京都塵壒耶余贈以詩云有個小門松下開堂前名藥繞畦栽老翁抱孫不抱甕恰欲灌花山雨來

焚香倚枕人事都盡夢境未來僕于此時可名卧隱便覺鑿坏住山爲煩

吾山無薇蕨然梅花可以點湯薝蔔玉蘭可以蘸麪牡丹可以煎酥玫瑰薔薇茱萸可以釀醬枸杞菊苗紫荊藤花可以佐饌其餘豆莢瓜菹菜苗松粉又可以補笋脯之闕此山癯食譜也

掩戸焚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輔以讀書

世人但愛秋月而不知秋日之妙白雲碧漢大勝平時桂落閒庭乃契斯語

仇山村詩云艱危頗得文章力嫁娶各隨男女緣又云無求莫問朝廷事有恥難交市井人

吳人於十月采小春茶此時不特逗漏花枝而尚喜

岩棲幽事　八　十一

月光晴暖從此蹉過霜凄雁凍不可復堪

東坡與蒲傳正書云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今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味儉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境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此言中余膏肓所謂眞實語者不誑語者書而榜之壁間爲山居第一戒

居山有四法樹無行次石無位置屋無宏肆心無機

事
不能十居名山即于崗阜廻複及林水幽𥰭處闢地
數畝築室數楹插槿作籬編茅爲亭以一畝蔭竹樹
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曠空諸所有畜山
童灌園薙草置二三胡牀著亭下挾書研以伴孤寂
携琴奕以遲良友凌晨杖策抵暮言旋此亦可以娛
老矣

東坡乙帖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
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眞可

謂淡而有味者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
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住京師宜
用此策也余以爲山林人此策尤不可少

桐帽本蜀人作以桐木作而漆之棕鞵亦出蜀中南
叢林皆作吳人不能製也

韻書字學幽旨山居清暇不可不習

有客謂山居眷屬難山隣難山友難山僕難余謂如
此則山堂前草深一丈矣不如勑斷家事擇二三童
子自隨其強幹者以備烹煑樹藝文弱者以備洒掃
抄寫子孫能相體者則送供養賓朋能相念者則
餽問舍此以外靡知其它不然東坡所謂老稱紛紛
口衆食貧孤寂未必不佳也

田家月令宜粘置茆堂左右間使修理牆屋不失時
調攝起居不失節飮製物料不失常種蒔花木不失
候

讀書當如鬭草遇一樣采一樣多一樣鬭一樣

莫言婚嫁蚤婚嫁後事不少莫言僧道好僧道後心
不了惟有知足人鼾鼾直到曉惟有偷閑人憨憨直

到老

韋應物歐陽修皆作滁州太守應物遊瑯琊山則曰
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永叔遊石子澗則曰使君
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山遊
如是乃不犯李義山松間喝道也

林水錄

吳郡彭年

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謂黃河之巨阨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遥觀者常若霧露霑人窺深悸魂其水尚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贔怒鼓若山騰濬波頹疊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

河水又東與教水合出垣縣北教山其水南流歷鐘鼓上峽懸洪五丈飛注流整夾岸深高壁立直上經崕秀舉百有餘丈峰次青松元巖頹石於中歷落有翠栢生焉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矣

成皋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而列觀臨河苕苕孤上景明中言之壽春路直兹邑昇眺清遠勢盡川陸羈途游至有傷深情

氾水又北右合石城水其山複澗重嶺欹疊若城山頂泉流瀑布懸瀉下有濫泉東流泄注邃有數十石畦畦有聲野蔬巖側石窟數口隱跡存焉而不知誰所經始也

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水出絳山東至寒泉奮涌揚波北注懸流奔壑十一許丈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望之極爲奇觀矣

晉水出晉陽縣西懸壅山山海經曰懸壅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南昔智伯之遏晉以水灌晉陽其川上原後人蹤其遺蹟畜以爲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

陰希見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羈遊宦子莫不尋梁契集用相娛慰於晉川之中最爲勝處

清水出河內修武縣之北黑山黑山在縣北白鹿山之東清水所出也南峰北嶺多結禪栖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剎靈之圖竹栢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効深更爲勝境也

沁水東逕野王縣故城北水北舊有華嶽廟廟側有攢栢數百根對郭臨川負岡蔭渚青青彌望奇可玩也

丹水又東南歷西巖下巖下有大泉湧發洪源巨輪淵深不測蘋藻冬芹竟川含綠雖嚴辰肅月燕麥喧萋

淇水出沮如山水出山側頹波瀾注衝激横山山上合下開可減六七十步巨石磥砢交積隍澗傾瀾滂盪勢同雷轉激水散氛曖若霧合

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栖情方外之士尚馮依舊居取暢林木其水東南入于易水

又有一水道源盧奴縣之西北東流至唐城西北隅堨而爲湖俗謂之唐池蓮荷被水勝遊多萃其上信爲嬉處也

博水又東南逕穀梁亭南又東逕陽城縣散爲澤渚渚水潛漲方數里匪直蒲笱是豐實亦偏饒菱藕至若孌童丱及弱年女子或單舟採菱或疊舸折芰長歌陽春愛深淥水掇拾者不言疲謠詠者自于時行旅過矚亦有慰於羈望矣

徐水又東南流歷石門中世俗謂之龍門也其山上合下開開處高六丈飛水歷其間南出乘崖傾瀾泄注七丈有餘滂蕩之音奇爲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及素波白濤漱襄四陸鬫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

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翼兹水枝流津通纓絡墟圃匪直田魚之贍可懷信爲遊神之勝處也

桑乾枝水又東流津委浪通結兩湖東湖西浦淵潭

相接水至清深晨鳧夕鴈泛濫其上黛甲素鱗潛躍其下俯仰池潭意深魚鳥所寡唯良木耳

濕水又東北逕白狼堆南魏烈祖道武皇帝於是遇白狼之瑞故斯阜納稱焉阜上有故宮廟樓榭基雉尙崇每至鷹隼之秋羽獵之日肆閱清野爲昇眺之逸地矣

武周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并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逕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崖結構其容巨壯誠世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淵

錦鏡綴目新眺
南則絕谷累石爲關址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
層深側道褊峽林障遂險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寒鳴
相和羈官遊子聆之者莫不傷思矣
汝水又東逕玄狐城北今汝南郡治城之西北汝水
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垂
瓠灣中有地數頃上有栗園水渚即栗洲也樹木高
茂望若屯雲積氣矣
潁水又東五渡水注之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而迭相

灌瀨崿流相承爲二十八浦山下大澤周數里而清
深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餘丈廣二十許步上甚平
整緇素之士多泛舟昇陟取暢山情
洧水又屈而東南流逕零鳥塢西側塢側有水懸流
赴壑一匹有餘直注澗下淪積成淵嬉游者矚望奇
爲佳觀
郭緣生曾游北邑踐夷門升吹臺終古之跡緬焉盡
在
睢陽縣有盧門亭城內有高臺甚秀廣巍然介立超
焉獨上謂之蠡臺亦曰升臺焉當昔全盛之時故與
雲霞競遠矣
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陳
是用追芳昔娛神游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今也歌
堂淪宇律管埋音孤基塊立無復曩日之望矣
兼蕪谷澗中出草藥饒松柏林藿綿濛崖壁相望或
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言是昔
人居山之處薪爨煙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鮮
有能至矣

陽水東逕故七級寺禪房南水北則長廡偏駕局閣
承阿林之際則繩坐疏班錫鉢間設所謂修修釋子
耿耿禪棲者也
柴泉瀝山頂望之交橫似若瀑布頹波激石散若雨
灑勢同厥源風雨之池其水西流入于酉水
漢水又東逕嵐谷北口嶠遠溪深澗峽吹近氣蕭蕭
以瑟瑟風颼颼而颼飀故川谷攬其目矣
槻溪水出自鳴湖北逕漢陰臺西臨流望遠俯眺農
圃情逸灌蔬意寄漢陰故因名臺矣淡之陽有徐元

直崔州平故宅悉人居故習鑿齒於謝安書云每省家舅司檀溪念崔徐之友未嘗不撫膺躊躇惆悵終日矣

沔水中有魚梁州有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故世謂是地爲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柂於千里頁深心於永思哉水南有層臺號曰景昇臺言表盛遊於此嘗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矣

林水錄　七　七

楊水及東北流得東赤湖口湖周五十里城下陂地皆來會同湖東有淸暑臺秀宇層明通望周博游者登之以暢遠情

山陰縣西四十里有二溪東溪廣一丈九尺冬煖夏冷西溪廣三丈五尺冬冷夏煖二溪北出行三里至徐村合成一溪廣五丈餘而温凉又雜

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粗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

義陽郡有九渡水注之水出雞翅山溪澗瀠委沿遡九渡矣於溪之東山有一水發自山椒下數丈素湍直注頹波秀壑可數百丈望之若霏幅練矣下注九渡水

溳水之北有積石焉世謂女靈山其山平地介立不連岡以成高峻石孤峙下托勢以自遠四面壁絕極能靈舉遠望亭狀單椒抑霄矣北面有如頹落劣得道步好事者時有扳陟耳

温水出竟陵之新陽縣東澤中口徑二丈五尺垠岸

林水錄　八　八

重沙端淨可愛靖以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聲則揚湯奮發無所復見矣其熱可以燖雞洪瀾百餘步冷若寒泉

肥水東側有一湖三春九夏紅荷覆水

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偕嶺衡疑其竅附羣山並槩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

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

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淥
潭廻清倒影絕巘多生檉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
榮峻茂良多趣謂毎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
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
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絕壁或千
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
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其疊崿秀峯奇構異
形固難以辭叙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
林水錄　八　九
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
陸抗城爲墉四面大險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
望壁立峻絕袁崧爲郡嘗登之矚望焉故其記云今
自山南上至其嶺嶺容十許人四面望諸山略盡其
勢俯臨大江如縈帶焉視舟如鳧鴈矣
袁崧嘗言江北多連山登之望江南諸山數十百重
莫識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烟褰雨霽不
辨見此遠山矣余嘗往返十許過正可再見遠峯數
點耳

夷道縣爲二江之會北有湖里淵淵上橘柚蔽野桑
麻闇日西望佷山諸嶺重峯疊秀青翠相臨時有丹
霞白雲遊曳其上城東北有望堂地特峻下臨青江
遊矚之名處也
夏口城孫權所築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藉阻高
觀枕流上則遊目流川下則激浪崎嶇寔舟人之所
艱也
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
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故袁休明
林水錄　八　十
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廻下臨峭壑
行者扳緣牽援繩索
自朱提至僰道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至險難三
津之阻行者苦之故俗謂之語曰楢溪赤木盤蛇七
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
更始水注引瀆水石門空岫陰深邃澗闇密傾崖上
合恒有落勢行旅避瘴將有遷之處無不危心於其
下
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况綿途於海嵡頓九嶺而彌

邈非復行路之逕岨信幽荒之寘域者矣
成驪巳南麐麂滿岡鳴咆命噭警嘯聒野孔雀飛竄
蔽日籠山
林邑記曰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髪至老南移之嶺崪不踰仍倉庚懐春於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雖嚶鳴接響城隔殊非獨步難遊俗姓塗分故也
狠山溪水所逕皆石山略無土岸其水虚映俯視遊魚若乘空也淺處多五色石冬夏激素飛青傍多茂

木空岫靜夜聽之恒有清響百鳥翔禽哀鳴相和巡頽浪者不覺疲而忘歸矣
又東歷臨沅縣西爲明月池白壁灣灣狀半月清潭鏡澈上則風籟空傳下則泉響不斷行者莫不擁檝嬉游徘徊愛境
沅水澗側茂竹便娟致可玩也又東帶緑蘿山頽巖臨水懸蘿鈎渚漁詠幽谷浮響若鏑沅水又東逕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上蔭清泉下注栖托者不能自絕於其側

都梁縣左右二豈對峙重岨齊秀間可二里西有小山山上有渟水既清且淺其中悉生蘭草緑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
益陽縣之左右處處有深潭漁者咸輕舟委浪謡詠相和羅君章所謂其聲綿邈者也
羅君章湘中記曰湘水之出於揚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
衡山在縣西南有三峯一名紫蓋一名容峯容峯最爲竦傑自遠望之蒼蒼隱天故羅含云望若陣雲非

清霽素朝不見
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有飛泉望之若幅練在山矣
麓山東臨湘川西傍原隰息心之士多所萃焉
湘水縣北有空泠峽驚浪雷奔濬同三峽
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蒱矢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
君山東北對編山山多篪竹兩山相次去數十里廻

峙相望孤影若浮

朝夕塘水出東山西有塘水從山下注塘一日再增再減盈縮以時未嘗愆期同於潮水因名此塘爲朝夕塘矣

武水又南入里山山名藍豪廣圓五百里悉曲江縣界崖峻阻巖嶺干天交柯雲蔚霾天晦景謂之瀧中懸湍迴注崩浪震天名之瀧水

冷水東出冷君山山基峯之孤秀也晉太元十八年崩千餘丈於是懸澗瀑掛傾流注壑頹波所入灌于

林水錄　　十三

瀧水

始興縣北湯泉泉源沸涌浩氣雲浮以腥物投之俄頃即熟其中時有細赤魚游之不爲灼也

靈石一名逃石高三十丈廣圓五百丈其傑處臨江壁立霞駁有若績焉水石驚湍傳響不絕商舟淹留聆欷不已

含洭縣堯山盤紆數百里有赭岊迭起冠以青林與雲霞亂采山上有白石英山下有平陵有大堂基耆舊云堯行宮所

其縣南洲陂村村有圓水廣圓可二百步一邊暖一邊冷冷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無底暖處水白且濁玄素既殊涼暖亦異厥名除泉其猶江乘之半湯泉也

柳口華石山孤峯特聳枕帶雙流東則黃溪來水之交會也兩岸連山石泉懸溜行者輒徘徊留念情不極已

大江南贛水總納洪流東西四十里而清潭遠漲綠波凝淨而會注于江川

林水錄　　十四

廬山山川明淨風澤清曠氣爽節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繼響窟巖龍潛鳳采之賢往者忘歸矣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公司馬遷咸升其巖望九江而眺鍾彭焉

廬山東有石鏡照水之所出有一員石懸崖明淨照見人影晨光初曜則延曜入石毫細必察故名石鏡焉

新安溪有四十七瀨濬流驚急奔波聒天

信安水懸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瀨邊有如石

狀床上有石牒長三尺許有似雜綵玷也其水分納泉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夾岸線溪悉生支竹及芳枳水連雜以霜菊金橙白沙細石狀若凝雪石溜湍波浮響無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

秦望山在州城正南為衆峯之傑陟境便見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頂七里縣磴孤危峭路險絕扳蘿捫葛然後能升山上無高木當由地迥多風所致山南有嶕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

林水錄　八　十五

又有玉笥竹林雲門天柱精舍並疎山創基架林裁宇

諸暨縣洩溪溪廣數丈中道有兩高山夾溪造雲壁立凡有三洩洩懸三十餘丈廣十丈中二洩不可得至登山遠望乃得見之下洩懸百餘丈水勢高急聲震水外上洩懸二百餘丈望若雲垂此是瀑布土人號為洩也

六溪列溉散入江夾溪上下崩崖若傾東有簟山南有黃山與白石三山為縣之秀峯山下泉流前導湍石激波浮險四注

浦陽江又東逕石橋橋頭有盤石可容二十人坐溪水兩傍悉高山山有石壁二十許丈溪中相攻鼎響外發未至橋數里便聞其聲

嵊山下有亭亭帶山臨江松嶺森蔚沙瀨草華極慰春情

嶀山與嵊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澗懷烟泉溪引霧吹畦風馨觸岫延賞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

林水錄　八　十六

浦陽江自嶀山東北逕太康湖車騎將軍謝玄田居所在

江曲悉是桐梓森聳可愛民居號為桐亭樓樓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汎濫滿焉

湖中築路東出趣山路甚平直有三精舍高甍凌虛垂簷帶空俯眺平林杳在下水陸寧晏足為避地之鄉矣

眺浦西通山陰浦而達於浙江江廣一百丈狹處二百步高山帶江重除被水江關漁商川交樵隱故桂棹

蘭栧望景爭途

會稽縣南有蘭風山山少木多石驛路帶山傍江路邊皆作欄干山有三嶺枕帶長江苕苕孤危望之若傾緣山之路下臨大川皆作飛閣欄干乘之而渡謂此三嶺爲三石頭

漁浦山北三山孤立水中湖外有青山黄山澤蘭山重岫疊嶺參差入雲澤蘭山頭有深潭山影臨水水色青緑山中有諸塢有石樓所在臨白馬潭潭之深無底

越王無彊爲楚所伐去瑯琊止東武人隨居山下遠望此山其形似龜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川土明秀亦爲勝地故王逸少云從山陰道上猶如鏡中行也

東陽記云信安縣有縣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伐木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質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漼然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親情凋落無復向時比矣

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於山椒極高盡眺矣

山樓志

吳興愼蒙

梁竦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登山遠望歎息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不然閑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向長字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男女娶嫁既畢勑斷家事勿相關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

王烈嘗入太行山聞雷聲往視之見山石上破數百丈石中有一孔尺餘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搏之隨手堅凝氣味如粳米

許邁句容人擇餘杭懸霤山結廬居焉往來茅嶺間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惟朔望一歸定省而已及親終遂棄家徧游名山

郯誅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杖臨水久之而去

郭文河内軹人年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返父母終服不娶辭家徧遊名山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

陶弘景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先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自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又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以爲仙人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嶷徵爲參軍測答府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乃寫其祖所畫尚子平圖於壁上齎莊老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顧遂往廬山止祖舊宅其辭侯子響府遺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逍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又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

沈麟士居貧織簾誦書不輟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

歌不輟弁日而食守操終老

褚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慾居剡飛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

庾承先少沉靜有志操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嶽又居五臺山寄情丘壑徐則東海剡人嘗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中又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五十餘年所資惟松栢水而已

太白中峰絕頂有　僧不知幾百歲眉已長數寸身

不製衲帛衣以草葉常持楞嚴經路僻廻絕人跡罕到遇東峰有鬬虎弱者將死而僧以杖解之西湫有毒龍久而爲患而僧以器貯之商山趙叟前年採茯苓深入太白偶值此僧宿余嘗有獨往之意聞而悅之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椶屩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陳少游表其居曰玄真坊爲買地大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號大夫橋

陸羽嘗問孰爲往來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又語言真卿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雲間

呂岩字洞賓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多游湘潭岳鄂之間人莫之識嘗題岳陽樓詩云朝遊北粤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田游巖嘗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棲遲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召赴京師行及汝

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傍自號曰由東鄰高宗幸嵩山遣使就問其母又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帝謂曰先生比佳否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也

唐李約司徒汧公子雅度玄機蕭蕭沖遠有山林之致在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

韓文公遊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

發狂慟哭而欲繼遺書爲訣王玄仲欲登蓮花峰約
寺僧到峰頂當起煙爲信翌日持火而登僧候至午
果有煙起留二句乃下僧問之云峰頂有池菡萏盛
開可愛其中又有破鐵舟焉
魏野居陝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
景趣幽絶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下
好事者多載酒殽從之游嘯詠終日出則跨白驢見
者異之
林逋恬淡好古客游江淮久之歸杭結廬西湖之孤

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畜兩鶴或汎小艇出游客
至則童子開籠縱鶴逋隨放棹而歸
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
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世故茂叔雖仕宦三十
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濂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峰
下潔靚紺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
其上
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
遊焉携樽酒一壺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
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
之勢合木八片爲之以雌雄筍相入可以折度一人
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
劉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棲志其文甚
美
劉凝之性好山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
登高嶺絶人跡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
秦系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
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註

老子彌年不出
唐潘師正居逍遥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
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
陸龜蒙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不
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見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
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
王士源者藻思清遠深鑿文理好游名山年十八首
事陵山踐止恒嶽資求通玄丈人又過蘇門問道隱
者元知運入太行採藥經王屋小有洞至太白習隱

訣終南修允倉子九篇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衆惜良晨知微曰可借酒殽登天柱峰玩月旣出門天色開霽及登峰月色如晝及下山歸則淒風苦雨陰晦如故

米芾風韻蕭遠廻何高潔山水佳處遊題殆徧

張䇿居許之西城有園號小斜川花木泉石隱然一佳處公日在其間行吟坐嘯至一觴一咏盡歡襟韻脩然君子儒也

范景仁致仕一朝思鄉里遂徑行入蜀至成都日與

鄉鄰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遊峩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朞歲乃還京師

元黎則交南人居漢陽官湖之上著書種樹環堵蕭然賓客過從無虛日常以遠人自待惟志山水餘不屑意

黄哲番禺人性好山水結廬漸澗棲息其中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自以爲未足乃辭家度庾嶺過吳楚游燕齊間當風雪時泊舟秦淮過朱文昭孫蕡輩相與握手吟咏沽酒大嚎

何衡以會稽山多靈異徃游焉居若耶雲門寺後遷秦望山山有飛泉廻遶學舍即林成樓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

韓愈曰太行之陽有盤谷記曰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趙季仁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客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

竹溪逸民陳洄嘗抵掌于几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遂者適意耳戴青霞冠披白鹿皮裘所居近大溪篁竹翛翛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潋灔共月爭清輝輒吹短簫乘水舫蕩漾空明月簫聲挾秋氣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鷗起兮銜素波人以爲世外人

吳萊字立夫好游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與遇中原奇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鬭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

慰頗謂有司馬子長遺風及還江南復游海洲歷蚿
門峽過小白華山登槃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
瞭然長視思欲起安期羨門而與之游由是襟懷益
踈朗文章益雄宕有奇氣嘗謂友人曰胸中無三萬
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
耳

王晃買舟下東吳度大江入楚淮歷覽名山川或遇
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目
爲狂奴北游燕館泰不花家泰薦之曰不滿十年此

中狐兎遊矣隱九里山種荳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
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
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

方正學曰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萊夷仲張廷璧
林公輔陳元采夜登中山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
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
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
百年無此樂矣斯樂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
君皆大笑

宋景濂性踈曠每携友生徜徉梅花間轟笑竟日或
獨卧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
自適嘗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凝
道記

孫太初關中人年十八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胥草
木居息大石崖上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峯
持古松根扣巨奇石以歌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
衡祝融峯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風依依不
忍舍去遂上岱宗日觀峯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

大叫自以爲奇偉復南經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
台石橋返渡楊子江訪殷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矚
海門月餘別去

白樂天與元微之書僕去年秋始游廬山到東西二
林間香爐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
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爲墻垣
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綠柳白
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
好者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

王維山中與裴廸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温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臯麥隴朝雊斯去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

無忽因馱黄蘗人往不一

楊升庵曰清明時節樓船簫鼓行江南道中亦復奇勝

荆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寄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崚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

方正學曰十五六時侍父北游濟上歷齊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跡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願學之志嘗在郡城會集林張陳四君子登巾山絕頂縱談千古竟夕不寐自以此樂乃蘇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也

楊億至道中知處州與李起居書郡齋廻在霄漢石磴盤曲策馬征登嵐霧滴衣烟霞滿目

王廷陳寄余懋昭曰究心老非保愛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綴邾此僕大畧也

陳獻章答李憲長曰平生山水稍癖待明年服闋後采藥羅浮訪醫南岳上下黄龍洞嘯歌祝融峯少償夙願

顧璘與陳鶴南曰今春長居墓田舊時草堂移入山中數舍四面竹松前通古道可步尋諸寺後有崇岡飯食一登南對牛峰石嶺西望大江令人灑然可忘死

鄭善夫答倪宗正曰自抵家削迹荒村與野老無别天下將太平吾輩耕巖釣海何適不樂秋末天台諸

友欲往少谷遂爲羅浮之行非涉說也

吳寬跋李賓之曰賓之此錄其間在南都時登臨題詠凡崇臺長榭古廟幽亭與乎仙宮佛廬之映帶乎江山者皆予昔所經游而裴徊者也開目了然殊深東坡龍井之歎

吳寬跋沈周畫曰吳中多湖山之勝予數與沈君啟南往游其間尤勝處輒有詩紀之然不若啟南紀之于畫之似也

楊佺期洛陽記曰河東鹽池長七十里廣七里水氣紫色有別御鹽四面刻如印齒文章字妙不可述

陸魯望云金華山枝峰曼埜秀氣旁魄不啻神僊登臨

歐陽永叔與梅聖俞書曰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靈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因移至亭前廣陵韓

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

玉壺氷

吳郡都穆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隱者旣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問之仡然不應阮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阮復嘯還半嶺許聞上啾然有聲如數部鼓吹顧看乃向人嘯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

漢侍中習郁于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容緣岸菱芡覆水山簡每臨此池未甞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張廌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畝張於竹中構屋居處其間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不與相見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王遊歷旣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盡興而返何必見戴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醉旣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陶淵明性真率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

客我醉欲眠卿且去

宗炳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後西陟荊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爲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袁尹疎放好酒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耳勿復爲煩

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酢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嶷徵爲參軍測答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乃寫其祖所畫尚子平圖于壁上齋非老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則長嘯不顧遂往廬山止祖舊宅其辭贈遺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又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于行障上坐臥對之

玉壺冰　三

陶華陽家貧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掛神武門去止句曲山體即輕捷性皆山水所歷必吟詠盤旋不已語人吾見朱門廣廈雖適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難立止常欲就之築樓高三層身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不娶無子他眷亦不通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聆響爲樂

李永和杜門却掃絶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性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

李襲譽性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殁之後汝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于人矣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遥館晴夏晚雲中秋

玉壺冰　四

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

王摩詰貯薝蔔用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于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廸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以玄談爲樂齋中無所有惟茶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椶屩每垂釣不設餌志

在魚也陳少游表其居曰玄眞坊爲買地大其閈號
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搆之號大夫橋
陸羽嘗問執爲徃來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
諸公共處未嘗少別又語顏眞卿曰願爲浮家泛宅
徃來苕霅間

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
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
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洎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
徃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

拂酒罍次開詩篋詩酒旣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
思一遍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杯
案至夏中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責僮兒采掇人言
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
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
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
有酒食耶

江南李建勳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沈香節按柄扣之
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數聲
曰聊代清耳一竹軒榜曰四友以琴爲嶧陽友磬爲
泗濱友南華經爲心友湘竹榻爲夢友

張牧之隱于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款竹窺之或韻
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反不一
見怒罵相踵不顧也

魏野居陝州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
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
事者多載酒殽從之遊嘯詠終日出則跨白驢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
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遊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
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
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驗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學
惟不能棋常謂人曰逋世間事無所礙惟不能擔糞
與着棋

慎伯筠秋夜待潮錢塘江上露坐設大酒尊置一杯
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過之亦懷
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

散去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戸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有軒數間在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客從遊之所不至往往獨遊于此解衣盤礴箕踞胡床之上含毫賦詩職背閱書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氣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傍有溪溪畔有大石前後樹以梨棗日與二弟穿竹渡溪倦則坐石上或籍以草葛巾草履詠而歸足以遺老而忘憂

每鳥啼花落欣然有會于余心遣小奴挈瘿樽酤白酒酌一梨花瓷盞急取詩卷快讀一過以嚥之蕭然不知在塵埃間也

擇故山濱水地環籬植荆棘間栽以竹餘丈植芙蓉三百六十入芙蓉二丈環以梅入梅餘三丈重籬外植芋栗果實內重植梅結屋前茅後瓦入門名尊經藏古今書左塾訓子右道院迎賓進舍三寢一讀一治藥一後舍二一儲酒穀列農具山具一安僕役庖湢稱是童一婢一園丁二前鶴屋養鶴隻後犬一二足驢四蹄牛四角客至具蔬食酒核暇則讀書課農圃事毋苦吟以安天年

張功甫嘗于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中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飄搖雲表真有挾飛僊遡紫清之意

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既久作品乏絕人爲取

老松柏根枝葉實擣治之研楓肪羼和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

雲林素嗜茶在惠山中用核桃松子肉和白糖成小塊如石子置茶中出以啖客名曰清泉白石

雲林性好僧寺一住浹旬篝燈木榻蕭然宴坐興至操筆作木石小景極爲當世所珍

王冕買舟下東吳度大江入楚淮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目爲狂奴北遊燕曰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慇九里

山種苴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
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
題爲梅花屋

說郛續目錄

弓第二十八

帝京景物畧　劉侗
熙朝樂事　田汝成
賞心樂事　張鎡
吳社編　王穉登
競渡畧　楊嗣昌
清閑供　程羽文
林下盟　沈仕

田家曆　程羽文
古今諺　楊慎
畫舫約　黃汝亨
南陔六舟記　潘之恒
宛陵二水評　潘之恒

帝城景物畧

麻城劉侗

春場

東直門外五里爲春場場內春亭萬曆癸巳府尹謝杰建也故事先春一日大京兆迎春旗幟前導次田家樂次勾芒神亭次春牛臺次縣正佐耆老學師儒府上下衙皆騎丞尹輿官皆衣朱簪花迎春自場入于府是日塑小春牛芒神以京兆生舁入 朝進 皇上春進 中宮春進 皇子春畢百官朝服賀立春候府縣官吏具公服禮勾芒各以綵仗鞭牛者三勸耕也退各以綵仗贈貽所知按造牛芒法日短至辰日取土水木于歲德之方木以桑柘身尾高下之度以歲八節四季日十有二時踏用府門之扇左右以歲陰陽牛口張合尾左右繳芒立左右亦以歲陰陽以歲干支納音之五行三者色爲頭身腹色日三者色爲角耳尾爲膝脛爲蹄色以日支孟仲季爲籠之索柳鞭之結子之麻苧絲牛鼻中木曰拘脊子桑柘爲之以正月中宮色爲其色也芒神服色以日支受尅者爲之尅所尅者其繫色也歲孟仲季其老壯少也春立旦前後五日中者是農將也過前農早忙過後農晚閒也而神並乎牛前後乎牛分之以將之卯後八日煖亥後四日寒爲卷耳之提且戴以日納音爲髻平梳之項耳前後爲鞋褲行纏之懸著有無也田家樂者二判龍上首紙泥鬼判頭也又五六長竿竿頭綵胖如爪狀見僧則揮使避匿不令見牛芒也又牛臺上花繡衣帽扮四直功曹立而兒童瓦石擊之者樂工四人也攷漢郊祀志迎春祭青帝勾芒

青車旗服歌青陽舞雲翹立青幡百官衣皆青郡國縣官下至令史服青幘今者朱衣唐制立春日郎官御史長貳以上賜春羅幡勝宰臣親王近臣賜金銀幡勝入賀帶歸私第民間剪綵爲春幡簪首今惟元旦日小民以鬃穿烏金紙畫綵爲鬧蛾簪之

元旦

正月元旦五鼓時不卧而嚏嚏則急起或不及衣曰卧嚏者病也不卧而語言或戶外呼則不應曰呼者鬼也夙興盥漱啖黍糕曰年年糕家長少畢拜姻友

衣箋互拜曰拜年也燒香東嶽廟賽放炮杖紙且寸
東之琉璃廠店西之白塔寺賣琉璃瓶盛朱魚轉側
其影小大俄忽別有唧而噓吸者大聲嗶嗶小聲嚀
㗴曰倒掖氣且至三日男女于白塔寺繞塔且至晦
日家家竿標樓閣松栢枝蔭之夜燈之曰天燈是月
也女婦閙手五九且擲且拾且承曰抓子兒九用象
木銀礫爲之競以輕捷八日至十八日集東華門外
曰燈市貴賤相遝貧富相易貿人物齊矣婦女着白
綾衫隊而宵行謂無腰腿諸疾曰走橋至城各門手

帝城景物畧六　三

暗觸釘謂男子祥曰摸釘兒擊太平鼓無昏曉跳百
索無稚壯戴面具耍大頭和尚聚觀無男女有以詩
隱物悅於寺觀壁者曰商燈立想而漫射之無靈蠢
十一日至十六日鄉村人縛秫稭作棚周懸雜燈地
廣二畝門逕曲黠藏三四里入者誤不得逕即久迷
不出曰黃河九曲燈也十三日家以小盞一百八枚
夜燈之徧散井竈門戶砧石曰散燈也其聚如螢散
如星富者燈四夕貧者燈一夕止又甚貧者無燈小
兒共以繩繫一兒腰牽焉相距尋丈迭于不意中拳
之以去曰打鬼不得爲繫者兒所執執者鬨然共抵
代繫曰替鬼更繫更擊更執更代終日擊不爲代則
能巧矣又繩以爲城二兒帕蒙以摸一兒執敲城中
輙敲一聲而輙易其地以誤之爲摸者得則蒙執敲
兒曰摸蟆兒望前後夜婦女束草人紙粉面首帕衫
裙號稱姑娘兩童女掖之祀以馬糞打鼓歌馬糞薌
歌三祀神則躍躍拜不已者休倒不起乃咎也男子
衒而作十九日集白雲觀曰耍燕九彈射走馬焉廿
五日大啖餅餌曰塡倉

帝城景物畧六　四

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曰龍擡頭煎元旦祭餘餅熏牀炕曰熏蟲
兒謂引龍蟲不出也燕少蜈蚣而蝎其爲毒倍焉少
　而蠅其爲擾倍焉蚤虱之屬臭蟲又倍焉所苦尤
在編戶雖預薰之實未之有除也小兒以木二寸製
如棗核置地而棒之一擊令起隨一擊令遠以近爲
負曰打柭柭古所稱擊壤者耶其諺云楊柳兒活抽
陀螺楊柳兒青放空鐘楊柳兒死踢毽子楊柳發芽
兒打柭兒空鐘者刳木中空旁口盪以瀝青卓地如

仰鐘而柄其上之平別一繩繞其柄別一竹尺有孔度其繩而抵格空鐘繩勒右却竹勒左却一勒空鐘轟而疾轉大者聲鐘小亦蛣蜣發聲一鐘聲歇時乃已製徑寸至八九寸其放之一人至三人陀螺者木製如小空鐘中實而無柄繞以鞭之繩而無竹尺卓于地急掣其鞭一掣陀螺則轉無聲也視其緩而鞭之轉轉無復往轉之疾正如卓立地上頂光旋旋影不動也

清明

三月清明日男女掃墓擔提尊榼轎馬後掛楮錠粲粲然滿道也拜者酹者哭者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錠次以紙錢置墳頭望中無紙錢則孤墳矣哭罷不歸也趨芳樹擇園圃列坐盡醉有歌者哭笑無端哀往而樂回也是日簪柳遊高梁橋曰踏青多四方客未歸者祭掃日感念出遊廿八日東嶽仁聖帝誕傾城趨齊化門鼓樂旗幢為祝幌首夾路是月小兒以錢泥夾穿而乾之剔錢泥片片錢狀字幕備具曰泥錢畫為方城兒置一泥錢城中曰卯兒拈一泥錢遠擲之曰撇出城則負中則勝不中而指扠川及亦勝指不及而猶城中則撇者為卯其勝負也以泥錢別有挑用蓆棚用指者與撇略同有撇用泥丸者與錢略同而其畫城廓遠

四月一日

四月一日至十八日傾城趨馬駒橋幡樂之盛一如嶽廟碧霞元君誕也立夏日啟冰賜文武大臣編氓得賣買手二銅盞疊之其聲磕磕曰冰盞冰着漏乃消畏陰雨天以絮衣蓋護焉乃不消八日捨豆兒曰

結緣十八日亦捨先是拈豆念佛一豆佛號一聲有念豆至石者至日熟豆人徧捨之其人亦一念佛啖一豆也凡婦不見答於夫姑娣若者婢妾擯於主及姥者則自咎曰身前世不捨豆兒不結得人緣也是日耍戒壇游香山玉泉茶酒棚妓婣周山灣溯曲閒初說戒者先令僧了願如是令不說戒百年而年則一了願是月榆初錢麵和糖蒸食之曰榆錢糕

五日

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飾小閨女簪以榴花曰女

兒節五日之午前群入天壇曰避毒也過午出走馬壇之墻下無江城繫絲投角黍俗而亦爲角黍無競渡俗亦競游耍南則耍金魚池西耍高梁橋東松林北滿井爲地不同飲酺熙遊也同太醫院官旗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蝦蟆取蟾酥也其法針東葉刺蟾之眉間漿射葉上以蔽人目不令傷也漬酒以菖蒲插門以艾塗耳鼻以雄黃曰避蟲毒家各懸五雷符簪佩各小紙符簪或五毒五瑞花草項各絲繫垂金錫若錢者若鎖者曰端午索十三日進刀馬於關帝廟

刀以鐵其重以八十觔紙馬高二丈鞍韉繡文響銜金色旗鼓頭踏導之

六月六日

六月六日曬鑾駕民間亦曬其衣物老儒破書貧女敝緼反覆勤日光晡乃收三伏日洗象錦衣衛官以旗鼓迎象出順承門浴響閘象次第入于河也則蒼山之頽也額耳昂回鼻舒糾吸嘘出水面矯矯有蛟龍之勢象奴挽索據脊時時出沒其鬐觀者兩岸各萬衆面首如鱗次貝編焉然浴之不能須臾象奴輒調御令起云浴久則相雌雄相雌雄則狂

七夕

七月七日之午丟巧針婦女曝盎水日中頃之水膜生面繡針投之則浮則看水底針影有成雲物花頭鳥獸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謂乞得巧其影麄如槌細如絲直如軸蠟此拙徵矣婦或歎女有泣者十五日諸寺建盂蘭盆會夜于水次放燈曰放河燈最勝水關次泡子河也上墳如淸明時或製小袋以往祭甫訖輒于墓次掏促織滿袋則喜秋竿肩之

以歸是月始鬬促織壯夫士人亦爲之鬬有場場有主者其養之又有師鬬盆筩罐無家不貯焉立秋日相戒不飲生水曰呷秋頭水生暑痱子

中秋日

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餅必圓分瓜必牙錯瓣刻之如蓮華紙肆市月光紙繢滿月像趺坐蓮華者月光徧照菩薩也華下月輪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搗藥臼中紙小者三寸大者丈緻工者金碧繽紛家設月光位于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則焚月光紙徹所供

散家之人必遍月餅月果戚屬餽相報餅有徑二尺者女歸寧是日必返其夫家曰團圓節也

九日

九月九日載酒具茶罏食榼曰登高香山諸山高山也法藏寺高塔也顯靈宮報國寺高閣也釋不登賃園亭闘坊曲爲娛耳麫餅種棗栗其面星星然曰花糕糕肆標紙綵旗曰花糕旗父母家必迎女來食花糕或不得迎母則詬女則怨詫小妹則泣望其姊姨亦曰女兒節

十月一日

十月一日紙肆裁紙五色作男女衣長尺有咫曰寒衣有疏印緘識其姓字輩行如寄書然家家修具夜奠呼而焚之其門曰送寒衣新喪白紙爲之曰新鬼不敢衣綵也送白衣者哭女聲十九男聲十一是月羊始市兒取羊後脛之膝之輪骨曰貝石置一而一擲之置者不動擲之不過置者乃擲置者若動擲之而過勝負以生其骨輪四面兩端四曰眞凸曰詭勾曰騣輪曰背立曰頂骨律其頂岐亦曰眞平亦曰詭盡眞勝詭負而騣背開頂平再勝頂岐三勝也其勝負也以貝石

冬至

十一月冬至日百官賀冬畢吉服三日具紅箋互拜朱衣交于衢一如元旦民間不衎惟婦製履舄上其舅姑日冬至畫素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九出則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圖有直作圈九叢叢九圈者刻而市之附以九九之歌述其寒燠之候歌曰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家家堆鹽虎六九五十四口中呬暖氣七九六十三行人把衣單八九七十二貓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要伸腳睡蚊蟲蝦蚤出

除夕

十二月一日至歲除夜小民爲疾苦者奉香一尺宵行衢中誦元君號自述香願其聲烏烏惻惻曰號佛行過井過寺廟則跪且拜而誦香盡尺乃歸八日先期鑿冰方尺至日納冰窖中鑑深二丈冰以入則固

之封如阜內氷啓氷中涓爲政凡蘋婆果入春而市
者附藏焉附乎氷者啓之如初摘于樹離乎氷則化
如泥其窖在安定門及崇文門外是日家放巷寺豆
果雜米爲粥供而朝食曰臘八粥廿四日以糖劑餅
黍糕棗栗胡桃炒豆祀竈君以槽草秣竈君馬謂竈
君翌日朝天去白家間一歲事祝曰好多說不好少
說記稱竈老婦之祭今男子祭禁不令婦女見之祀
餘糖果禁幼女不令得啖曰啖竈餘則食肥膩時口
圈黑也廿五日五更焚香楮接玉皇曰玉皇下查人

間也竟此日無婦媼詈聲三十日五更又焚香楮送
迎送玉皇上界矣迎新竈君下界矣插芝蔴稭于門
簷廳臺曰藏鬼稭中不令出也門廳貼紅紙葫蘆曰
收瘟鬼夜以松栢枝雜柴燎院中曰燒松盆熰歲也
懸先亡影像祀以獅仙斗糖蔴花馓枝染五色葦架
竹罩陳之家長幼畢拜已各自拜曰辭歲已聚坐食
飲曰守歲是月小兒及賤閑人以二石毬置前先一
人踢一令遠一人隨踢其一再踢而及之而中之爲
勝一踢即着爲即過焉與再踢不及者同爲負也再
踢而過焉則讓先一人隨踢之其法初爲趾踵苦
設今遂用賭如博然有司申禁之不止也

雜記

凡歲時不雨家貼龍王神馬于門磁瓶插柳枝掛門
之傍小兒塑泥龍張紙旗擊鼓金焚香各龍王廟群
歌曰青龍頭白龍尾（聲作以）小孩求雨天歡喜麥子
麥子焦黃起動起動龍王大下小下初一下到十八
（聲作巴）摩訶薩初雨小兒群喜而歌曰風來了雨來
了禾場背了穀（聲作古）來了雨久以白紙作婦人首

剪紅綠紙衣之以苕帚苗縛小帚令携之竿懸簷際
曰掃晴娘日月蝕寺觀擊鐃鈸家擊盆盎銅鏡救日
月蝕嘈嘈屯屯滿城中蝕之刻不飲不食曰生噎食
病幼兒見新月曰月芽兒即拜焉祝乃歌曰月月
月拜三拜休教兒生疥小兒遺溺者夜向參星叩首
曰參兒辰兒可憐溺牀人兒見流火則啐之曰賊星
夜不以小兒女衣置星月下曰女怕花星照兒怕賊
星照亦不置洗濯餘水爲夜遊神飲馬也曰不當價
如此語云（罪過）初聞雷則抖衣曰蚤虱不生見霓曰

杻戒莫指謂生指頂瘡曰惡指也初雪戒不入口曰毒雨雪則以炮朴積雪以塑于庭燕舊有風鳶戲俗曰毫兒今巳禁風則剖秫稭二寸錯互貼方紙其兩端紙各紅綠中孔以細竹橫安秫竿上迎風張而疾趨則轉如輪紅綠渾渾如暈曰風車

熙朝樂事

錢塘田汝成

正月朔日官府望闕遥賀禮畢即盛服詣衙門往來交慶民間則設奠於祠堂次拜家長爲椒柏之酒以待親戚隣里以春餅爲上供爇栗炭於堂中謂之旺相貼青龍於左壁謂之行春插芝麻梗於簷頭謂之節節高簽柏枝於柿餅以大橘承之謂之百事大吉自此少年遊冶翩翩徵逐隨意所之演習歌吹或投瓊買快鬬九翻牌簙成賭閒舞棍蹋毬唱說平話無

論晝夜謂之放寬至十八日收燈然後學子攻書工人返肆農商各執其業謂之收寬

立春之儀附郭兩縣輪年遞辦仁和縣於仙林寺錢塘縣於靈芝寺前期十日縣官督委坊甲整辦什物選集優人戲子小妓裝扮社夥如昭君出塞學士登瀛張仙打彈西施採蓮之類種種變態競巧爭華教習數日謂之演春至日郡守率僚屬往迎前列社夥殿以春牛士女縱觀闐塞市街競以麻麥米荳拋打春牛其優人之長假以冠帶騎驢叫躍以隸卒圍從

謂之街道士遇官府豪門各有贊揚致語以獻利市
遇襤褸猥褻衙其節級則褫而杖之亦有謔浪判語
不敢與較至府中舉燕鞭牛而碎之隨以綵鞭土牛
分送上官鄉達而民間婦女各以春旛春勝鏤金簇
綵爲燕蝶之屬問遺親戚綴之釵頭舉酒則綫切粉
皮雜以七種生菜供春筵間㕘古人辛盤之遺意焉
耳
正月十五日爲上元節前後張燈五夜相傳宋時止
三夜錢王納土獻錢買添兩夜先是臈後春前壽安

坊而下至衆安橋謂之燈市出售各色華燈其像生
人物則有老子美人鍾馗捉鬼月明度妓劉海戲蟾
之屬花草則有梔子葡萄楊梅柿橘之屬禽虫則有
鹿鶴魚蝦走馬之屬其奇巧則琉璃毬雲母屏水晶
簾萬眼羅玻璃瓶之屬而豪家富室則有料絲魚魫
綵珠明角鏤畫羊皮流蘇寶帶品目歲殊難以枚舉
好事者或爲藏頭詩句任人商揣謂之猜燈或祭賽
神廟則有社夥鰲山臺閣戲劇滚燈煙火無論通衢
委巷星布珠懸皎如白日喧闐徹旦市食則糖粽粉

團荷梗孛婁爪子諸品果蔬糖燈交易識辨銀錢眞
僞纖毫莫欺人家婦女則召帚姑針姑葦姑箕其姑
以卜問一歲吉凶鄉間則有祈蠶之祭俗子以上元
爲天官賜福之辰亦有誦經持齋不御葷酒者
二月朔日皆采時謂之中和節今雖不舉而民間猶
以青囊盛五穀瓜果之種相遺謂之獻生子自是城
中士女已有出郭探青掃墓設奠者湖中遊舫備設
日增矣二日士女皆戴蓬葉諺云蓬開先日草戴了
春不老

春日婦女喜爲鬬草之戲黃子常綺羅香詞云綃帕
藏春羅裙點露相約鶯花叢裏翠袖拈芳香沁筍芽
纖指偷摘遍綠遮烟霏悄拳下畫闌紅紫掃花階轉
展芙蓉瑤臺十二峯仙子芳園清晝乍永亭上吟吟
笑語妬穠誇麗奪取籌多贏得玉璫瑜珥凝素靨香
粉添嬌映黛眉淡黃生暈縮胸帶空繫宜男情郎歸
遲未
二月十五日爲花朝節蓋花朝月夕世俗恒言二八
兩月爲春秋之中故以二月　爲花朝八月半爲月

夕也是日宋時有撲蝶之戲今雖不舉而寺院啓涅槃會談孔雀經拈香者麕至猶其遺俗也十九日上天竺建觀音會傾城士女皆往其時馬塍園丁競以名花荷擔叫鬻音中律呂黃子常賣花聲詞云人過天街曉色擔頭紅紫滿筠筐浮花浪蘂畫樓睡醒正眼横秋水聽新腔一囘催起吟紅叫白報得蜂兒知未隔東西餘音軟美迎門爭買早斜簪雲鬢助春嬌粉香簾底喬夢符和詞云侵曉園丁叫道嫩紅嬌紫巧工夫攢枝餖盡行歌佇立洒洗粧新水捲香風看

街簾起深深巷陌有箇重門開未忽驚他尋春夢美穿牕透閤便憑伊喚取惜花人在誰根底

三月三日俗傳爲北極佑聖真君生辰佑聖觀中修崇醮事士女拈香亦有就家啓醮酌水獻花者是日觀中有雀竿之戲其法樹長竿于庭高可三丈一人攀緣而上舞蹈其巔盤旋上下有鷂子翻身金雞獨立鍾馗抹額玉兔搗藥之類變態多方觀者目瞪神驚汗流浹背而爲此技者如蝶栩鴉翻遙遙然自若也是日男女皆戴薺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

清明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即其節也前兩日謂之寒食人家插柳滿簷青蒨可愛男女亦咸戴之諺云清明不戴柳紅顏成皓首是日傾城上塚南北兩山之間車馬闐集而酒尊食罍山家村店享餕遨遊或張幕藉草並舫隨波日暮忘返蘇堤一帶桃柳陰濃紅翠間錯走索驃騎飛錢拋鈸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躍圈觔斗舞盤及諸色禽蟲之戲紛然叢集而外方優妓歌吹覓錢者水陸有之接踵承應又有買賣趕趁香茶細果酒中所需而綵粧傀儡蓮船戰馬餳笙

鼗鼓瑣碎戲具以誘悅童曹者在在成市是夜人家貼清明嫁九娘一去不還鄉之句於楹壁間謂如此則夏月無青虫撲燈之擾僧道採楊桐葉染飯謂之青精飯以饋施主

三月二十八日俗傳爲東嶽齊天聖帝生辰杭州行宮凡五處而在吳山上者最盛士女答賽拈香或奠獻花果或誦經上壽或枷鎖伏罪鐘鼓法音嘈振竟日

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諸色細果餽送親戚

比隣謂之七家茶富室競侈果皆雕刻飾以金箔面香藥名日若茉莉林檎薔薇桂蕊丁檀蘇杏盛以哥汝瓷甌僅供一啜而巳

四月八日俗傳爲釋迦佛生辰僧尼各建龍華會以盆坐銅佛浸以糖水覆以花亭鐃鼓迎往富家以小杓澆佛提唱偈誦布施財物有高峯和尚偈云呱聲未絶便稱尊攪得三千海嶽昏惡水一年澆一度知他雪屈是酬恩

端午爲天中節人家包黍秫以爲糉束以五色綵絲

或以菖蒲通草雕刻天師馭虎像於盤中圍以五色蒲絲剪皮金爲百虫之像鋪其上却以葵榴艾葉攢簇華麗或以綵絨維金絲纒結經筒符袋互相饋遺僧道以經筒輪子辟惡靈符分送檀越而醫家亦以香囊雄黃烏髮油香送於常所往來者家家買葵榴蒲艾植之堂中標以五色花紙貼畫虎蠍或天師之像或硃書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之句懸之楣間或採百草以製藥品覓蝦蟆以取蟾酥書儀方二字倒貼於楹以辟蛇虺

六月六日宋時作會於顯應觀因以遊嬉今會廢而觀亦不存自此遊湖者多于夜間停泊湖心月飲達旦而市中骰銅盞賣冰雪者鏗聒遠近是日郡人昇貓狗浴之河中致有汨沒淤泥喪踪就斃者其取義竟不可曉也

立秋之日男女咸戴楸葉以應時序或以石楠紅葉剪刻花瓣簪插鬢邊或以秋水吞赤小豆七粒

七夕人家盛設瓜果酒殽於庭心或樓臺之上談牛女渡河事婦女對月穿針謂之乞巧或以小盒盛蜘

蛛次早觀其結網疏密以爲得巧多寡市中以土木雕塑孩兒衣以綵服而賣之號爲摩睺羅

七月十五日俗傳爲中元節地官赦罪之辰人家多持齋誦經薦奠祖考攝孤判斛屠門罷市僧家建盂蘭盆會放燈西湖及塔上河中謂之照冥官府亦祭郡厲邑厲壇張伯雨西湖放燈詩云共泛蘭舟燈火鬧不知風露濕青冥如今池底休鋪錦此夕槎頭直掛星爛若金蓮分夜炬空於雲母隔秋屏却憐牛渚情狂甚苦欲燃犀走百靈劉邦彥詩云金蓮萬朵漾

中流旋是潘妃夜出遊光射魚龍離窟宅影搖鴻鳥亂汀州淩波未必通銀浦趂月偏堪近綵舟忽憶少年清泛處滿身風露倚危樓

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民間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義是夕人家有賞月之燕或攜榼湖船沿遊徹曉蘇堤之上聯袂踏歌無異白日

郡人觀潮自八月十一日爲始至十八日最盛蓋因宋時以是日教閱水軍故傾城往看至今猶以十八日爲名非謂江潮特大于是日也是日郡守以牲醴

致祭於潮神而郡人士女雲集僦倩幕次羅綺塞塗上下十餘里間地無寸隙伺潮上海門則泅兒數十執綵旗樹畫傘踏浪翻濤騰躍百變以跨材能豪民富客爭賞財物其時優人百戲擊毬關撲魚鼓彈詞聲音鼎沸蓋人但藉看潮爲名往往隨意酣樂耳瞿宗吉看潮詞云嘉會門邊翠柳垂海鮮橋上赤欄欹行人指點山前石曾刻先朝御制詩出郭遊人不待招相逢都道看江潮今年秋暑何曾減映日爭將畫扇搖一線初看出海遲司封祠下立多時須臾金鼓連天震忙殺中流踏浪兒壚頭酒美勸人嘗紫蟹初肥綠橘香店婦也知非俗客奚奴背上有詩囊沙河塘上路岐險扶醉歸來日已斜怪底香風來不斷擔頭插得木樨花步入重門小院偏金猊飛裊夜香煙家人笑問歸何晚已備中秋賞月筵

重九日人家糜栗粉和糯米伴蜜蒸糕鋪以肉縷標以綵旗問遺親戚其登高飲燕者必簪菊泛萸猶古人之遺俗也又以蘇子微漬梅滷雜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顆名曰春蘭秋菊

霜降之日帥府致祭旗纛之神以而張列軍器以金鼓導之遶街迎賽謂之揚兵旗幟刀戟弓矢斧鉞盔甲之屬種種精明有服騎數十飛轡往來還弄解數如雙燕綽水二鬼爭環隔肚穿針枯松倒掛魁星踢斗夜叉探海八蠻進寶四女呈妖六臂哪吒二仙傳道圯橋進履玉女穿針擔水救火踏梯望月之屬窮態極變難以殫名騰躍上下不離鞍轡之間猶猴猱之寄木也

十月朔日人家祭奠於祖考或有舉掃松漉墓之禮

者八日則以白米和胡桃榛松乳蕈棗栗之類作粥
謂之臘八粥十五日爲下元節俗傳水官解厄之辰
亦有持齋誦經者
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銀花煎湯沐浴謂之
掃疥
冬至謂之亞歲官府民間各相慶賀一如元日之儀
吳中最盛故有肥冬瘦年之說春粢糕以祀先祖婦
女獻鞋襪于尊長亦古人履長之義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民間祀灶以膠牙餳糯
熙朝樂事　八　十
米花糖豆粉團爲獻丐者塗抹變形裝成鬼判叫跳
驅儺索乞利物人家各換桃符門神春帖鍾馗福祿
虎頭和合諸圖粘貼房壁買蒼术貫衆辟瘟丹柏枝
綵花以爲除夕之用自此街坊簫鼓之聲鏗鍧不絶
矣僧道作交年疏仙米湯以送檀越醫人亦送屠蘇
袋同心結及諸品湯劑於常所往來者
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架松柴齊屋舉火焚之謂之
糊盆煙焰燭天爛如霞布爆竹鼓吹之聲遠近聒耳
家庭舉燕則長幼咸集兒女終夜傳戲藏鈎謂之守
歲燃燈床下謂之照虛耗以赤豆作粥雖猫犬亦食
之更深人靜或有禱灶請方抱鏡出門窺聽市人無
意之言以卜來歲休咎是日官府封印不復僉押至
新正三日始開而諸行亦皆罷市往來邀飲蓋杭人
奢靡不論貧富俱競市什物以慶嘉節而光飾門戸
塗澤婦女衣服釵環之屬更造一新皆故都之遺俗
也
西湖之景天下所稀捫蝨新話曰蘇東坡酷愛西湖
其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也相宜已曲盡
熙朝樂事　八　十一
西湖情態又詩云雲山已作蛾眉淺山下碧流清似
眼是更與西子寫眞也宋時有張秀才者江西人驟
見西湖而嘆曰美哉奇哉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
樓臺相間全似一幅着色山水獨東邊無山乃有百
雉雲連萬瓦鱗次始天造地設之景也此語雖粗而
西湖面目盡見矣正德間有日本國使者經西湖題
詩云昔年曾見此湖圖不信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
湖上過畫工還欠着工夫詩語雖俳而羨慕之心躍
于海外久矣故遊湖者把山水之清聯以詩酒介思

而已歌童舞女已非本色而閭巷鄙人以戲子傀儡
雜之溷聒耽聽誠所謂花上曬褌松下喝道者也宋
時范景文詩云湖邊多少遊觀者半在斷橋煙雨間
盡逐春風看歌舞幾人着眼到青山可以針砭遊湖
之病矣

西湖夏夜觀荷最宜風露舒涼清香徐細傍花淺酌
如對美人倩笑款語也高季迪西湖夏夜觀荷詩云
雨晴南浦錦雲稠曉待湖平蕩槳遊狂客興多惟載
酒小娃歌遠不驚鷗半湖月色偏宜夜十里荷香已
欲秋為愛前沙好涼景滿身風露未迴舟

西湖觀月秋爽最宜煙波鏡淨上下一色漁燈依岸
城角傳風山樹霏微萬籟閒寂自非有清奇之興超
豁之襟不能往也宋時葉夢得夜遊西湖紀事叙云
張景修與予同為郎夜宿尚書新省之祠曹廳步月
庭下為予言嘗以九月望夜過錢塘與詩僧可久泛
湖時落釹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蕤蕤有光微風
動湖水混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坐不勝寒索衣
無所有乃以衾米袈覆其背自謂平生得此無幾因

作詩紀之云山風獵獵釀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
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膈湛清輝侶茲清賞繼躅者
稀近有太白山人孫太初者遊湖必于秋夜自得之
趣良難語人也其詩云一望晴烟破暝幽湖天灩瀲
月初浮旋携斗酒呼漁父小有絲蒓上釣舟笛咽水
龍中夜冷杯搖河影萬山秋人間回首悲何事欲覽
清光最上頭又云十里蒹葭雨盡收西湖一望月光
浮野袍白幘同幽事菰米蓮房作好秋波靜黿龍聽
醉語夜凉河漢帶漁舟高情盡在形骸外不用逢人
說勝遊

西湖賞雪初霽最宜乘興者登天竺絕頂及南北兩
峯俯瞰城闉遠眺海島則大地山河銀洛禾結而予
以藐然稊米凌厲剛風恍欲羽化次則一舟湖中周
覽四山若秋濤聲湧璀璨乘飈而玉樹琪花晃然奪
目前[illegible]凌雲翰遊雪湖八詠曲盡景致其鷲嶺雪峯
云大地渾無一點瑕光明都屬梵王家兩峯高並疑
堆玉一道中分類剖瓜已為岩堯知鷲嶺還因凛冽
記龍沙此時翻憶藍關何誰復能開頃刻花冷泉雪

澗云下有流泉上有松諸山羅列玉芙蓉塢頭又釀
誰家酒展齒應嫌此處蹤汲去煮茶隨甕抱引來劇
木入厨供澗邊亭子無人宿空使猿號昨夜峯巢居
雪閣云人間蓬島是孤山高閣清虛寡廣寒木處恐
顛從此穩僧居疑小較來覓瑤花班樹綠邊繞玉宇
瓊樓向上安裏外湖光明似鏡有梅花處好憑闌南
屏雪鍾云翠屏花作玉千層樓近鐘疎恍若憑和雪
送來清瀝瀝穿雲透出慢騰騰華鯨設億秋蟾月鐵
馬霜凝夜響氷一百八聲纔擊罷雷峯又點塔中燈

西陵雪樵云湖曲風寒戰齒牙不知高樹幾翻鴉遠
持斤斧黏氷片旋斫柴薪帶雪花市上得錢沽斗酒
擔頭懸笠挿山茶路人試問歸何處笑指西陵是我
家斷橋雪棹云山逗晴光玉氣浮我來乘興似王猷
橋迷螮蝀高高聳船壓玻璃細細流雪後未回花外
棹雨中曾喚柳陰舟遙思寂寞春寒夜一舸歸來趁
白鷗蘇堤雪柳云寒梢不耐北風狂何似東風萬縷
黃西子畫來蛾黛淺蘇公行處馬蹄香蘭同舊葉堪
爲佩梅北新絲可織裳待得春歸飛絮亂畫橋移近
柳邊傍孤山雪梅云凍木晨開躁鼻通孤山景好勝
披圖寒禽巢失應難認皓鶴籠空不受呼已見萬花
開北隴莫教一片落西湖快晴更待黃昏月疎影隨
身不用扶

賞心樂事

宋　張鎡

正月

歲節家宴　立春日春盤
人日煎餅會　玉照堂賞梅
天街觀燈　諸館賞燈
叢奎閣山茶　湖山尋梅
攬月橋看新柳　安閒堂掃雪

二月

現樂堂瑞香　社日社飯
玉照堂西緗梅　南湖挑菜
玉照堂東紅梅　餐霞軒櫻桃花
杏花莊杏花　南湖泛舟
群仙繪幅樓前後毬一作樓前打毬
綺互亭千葉茶花　馬塍看花

三月

生朝家宴　曲水流觴
花院月丹　花院桃柳
寒食郊游　蒼寒堂西緋碧桃
滿霜亭北棣棠　碧宇觀筍
芳草亭觀草　鬬春堂牡丹芍藥
宜雨亭千葉海棠　艷香館林檎
花院紫牡丹　宜雨亭北黃薔薇
現樂堂大花一作大巷　花院賞煮酒
瀛巒勝處山花　經寮鬬茶
群仙繪幅樓芍藥

四月

初八日亦菴早齋　南湖放生食糕糜
芳草亭鬬草　芙蓉池新荷
蕊珠洞荼蘼　滿霜亭菊花
玉照堂青梅　艷香館長春花
安閒堂紫笑　群仙繪幅樓前玫瑰
餐霞軒櫻桃　詩禪堂盤子山丹花
南湖雜花　鷗渚亭五色罌粟花

五月

清夏堂觀魚　聽鶯亭摘瓜

安閑堂解粽　重午節泛蒲
烟波觀碧蘆　夏至日鵝臠
南湖萱花　綺互亭火一作大笑花
水北書院采蘋　鷗渚亭五色蜀葵
清夏堂楊梅　叢奎閣前榴花
豔香館嘗林檎　摘星軒枇杷

六月

現樂堂南白酒　樓下避暑
蒼寒堂後碧蓮　碧宇竹林避暑

芙蓉池賞荷花　約齋夏菊
清夏堂新荔枝　霞川食桃

七月

叢奎閣前乞巧　餐霞軒五色鳳仙花
立秋日秋葉　玉照堂玉簪
西湖荷花　南湖觀魚
應鉉齋東葡萄　霞川水荭
珍林剝棗

八月

湖山尋桂　現樂堂秋花
社日糕會　眾妙峰山木犀
霞川野菊　綺互亭千葉木犀
浙江觀潮　羣仙繪幅樓觀月
桂隱攀桂　杏花莊雞冠黃葵

九月

重九登城把萸　把菊亭采菊
蘇堤看芙蓉　珍林嘗時果
景全軒金橘　芙蓉池三色拒霜

杏花莊篘新酒

十月

現樂堂煖爐　滿霜亭嘗橘
烟波觀買市　賞小春花
杏花莊挑薺　詩禪堂試香

十一月

摘星軒枇杷花　冬至節餛飩
味空亭臘梅　蒼寒堂南天竺
花院水仙　羣仙繪幅樓前觀雪

十二月

綺互亭檀香臘梅　天街閱市

南湖賞雪　安閒堂試燈

湖山探梅　花院蘭花

瀛巒勝處觀雪　二十四夜餳果食

玉照堂看早梅　除夜守歲

賞心樂事卷終

吳社編

吳　王穉登

里社之設所以祈年穀祓災祲洽黨閭樂太平而已吳風淫靡喜訛尚怪輕人道而重鬼神舍醫藥而祟巫覡毀宗廟而建淫祠黜祖禰而尊野厲嗚呼獘也久矣每春夏之交妄言神降於是游手逐末亡賴不逞之徒張皇其事亂市井之聽惑稚狂之見朱門纓紱之士白首耆耋之老耨鎛簑笠之夫建牙熊虎之客紅顏窈窕之媛無不驚心奪志移聲動色金錢玉

帛川委雲輸百戲羅列威儀雜遝啓僭竊之心滋奸慝之行長爭鬬之風決奢淫之漸潰三尺之防廢四民之業嗟乎是社之流生禍也昔郭代公戮豕烏氏之妖亡西門豹沉巫河伯之害息今之長民者不是之聞豈所謂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與不然是或一道也吾儕小人不可知也已

會

凡神所棲舍具威儀簫鼓雜戲迎之日會優伶伎樂粉墨綺縞角觝魚龍之屬繽紛陸離靡不畢陳香風

花露迤邐日夕翱翔去來雲屯霧散此則會之大畧也會有松花會猛將會關王會觀音會松花猛將二會余幼時猶及見然惟旱蝗則舉關王會則獨盛於崑山觀音會亦以一行之令郡中最尚曰五方賢聖會

五方賢聖

按五方賢聖之名考古祀典圖經皆不載或以爲五行之神余意吳爲澤國地濱五湖當是五湖之神或又以爲五龍亦此意也按神絕則謂神皆有姓氏及

爵土封號其說不經又謂其司主民間疾疫故吳中是會必以五月行盖祖其說頃見五方之神自像爲一緇一黃緇曰勸善黃曰匡阜是蛇而足矣神之首曰至尊余謂王尊者人君之號惟龍有君象宜當之又其居爲貲屋朱軒階擬乘輿若含夫神龍而彼花竹之妖魅川塋之精靈尸之末有不屑儕爵者也

會境

日五龍堂曰東倉曰婁門曰葑門曰專諸巷曰康工廟曰丁香巷曰北營曰胥門曰虎丘寺曰楓橋曰白蓮橋曰洞涇里曰黃路巷曰南濠曰陸墓曰許市五方會由五龍堂始故五龍堂會之盛甲於他境云

會首

會所集處富人有力者捐金穀借乘騎出珍異倩妓樂命工徒雕朱刻粉以主其事曰會首里豪市俠能以力嘯召儔侶醵青錢率黃金誘白衆質錦貸綉歛翠貝香各一其務者亦曰會首會首之家先期數月畢力經營臨期數日輸心會計及期不過騎馬市中挿花簪帖執鞭張蓋往來指麾而已要之皆亡賴爲

之亦有資爲衣食者

助會

荒隅小市城陰井落之間不能爲會或偏門曲局一部牛伍山裝海飾各殫其智以佐大會成并入之者曰助會

接會

會所經行通衢廣陌閭閻高門及市人之家洞去歸閭張班筵敉綉段飣飣組繪籩豆千百殽核尋丈執炬金爐香氣如雲神像過門士女羅拜謂之接會髮

往所貴不貴

看會

會過門之家折簡召客宥徒戚屬閨秀婁奇雲至雨集家窺則朱門錦席水覽則白舫青簾花間而玉勒搖柳下而紅妝映日星而秋漢微波煙雲而春山遠翠玉斷珠連輦過黛續富者列筵張具千金一揮貧者茶杯脫粟而已若夫街填巷溢壁倚榻憑店外壚傍簷間井上秧雲而汗雨者則又不可數計也

打會

會行必有手搏者數十輩爲之前驅凡豪家之俎折暴市之侵陵悉出是輩與之角勝爭雄酣鬭猛擊旁觀之人無不罷市掩扉奪魄喪氣此皆怒髮裂眥暴虎馮河之流往年倡導游氛焚燒官解不過此曹爲之漏網出柙之虹跳梁跋扈之黨司干城者宜有以灰其焰而熄其燼也

妝會

入會之人褒儒衫幘衣裳楚楚紅殷翠鮮香燻粉傅髮上則簪白鷺羽翦綵花雪絲紅藍翩翩可觀

走會

無所事事而但白袍烏帽戴花枝插香爐從行會中者曰走會道人擊磬談經游業馳騖者亦曰走會特無頹閒花耳

搶會

公卿士庶之家稚齒孩提弱齡髫齔蘭芽棘心鵷雛壁樹白晳清揚之子錦帶懸髦之娶帆令佩刀羅馬執鞭持纛消赤子之心傷黃口之氣雕其樸而琢其純嗟乎可惜已

色目則有皂隸爵兵舍人掾吏健兒旗手蒼頭執鞭與夫牧豎之屬每會數百人

雜劇則 虎牢關 曲江池 楚霸王 單刀會

遊赤壁 劉知遠 水晶宮 勸農丞 採桑娘

三顧草廬 八仙慶壽

虎丘赤壁畫小舫令壯夫昇之舟中蘇公二客及兩長年並皆孱稚歌喉清妙而長年能唱竹枝瓏瓏裊裊有破棡出峽之聲

神鬼則 觀世音 二郎神 張天師 十八羅

漢 鍾馗嫁妹 西竺取經 雷公電母 后土
夫人
專諸巷有兩觀世音坐石者歙人女閭觀有艷姿魚
籃觀世音是天庫前民家子纖弱娟娟于都之妓也
觀者尤嘖嘖云
人物則 伍子胥 孫夫人 姜太公 王彥章
李太白 宋公明 狀元歸 十八學士 十三
太保 征西寡婦 十八諸侯
五龍堂王彥章以壯夫爲之鐵槍金甲凜凜有虎賁

中郎之想
白蓮橋寡婦則妓童十二人印玉樹瓊䰀衣印香紈
白学馬印珠勒銀鞍斜陽之間紛如積雪
技術則 傀儡 竿木 刀門 戲馬 馬上纜
走索 弄繖 廣東獅子
獅子金目熊皮兩人蒙之一人戴木面具肖月氏奚
奴持絲毬導舞兩人蹲跳按節若出一體弄繖則一
架五繖大者如屋一人弄之左提右攬當其奇處即
眉端額上腕畔臍間皆繖也

綵結則 藍關亭 鏡子亭 麥柴亭 五雲亭
九層亭 錦毬門 鞦韆架 採蓮船
五龍之藍關長竿五丈結爲重巒疊巘于霄犯
斗
虎丘之麥柴則離簷曲栢疊架連楣皆以麥柴爲之
如黃屋珊瑚光射清旭眞奇玩也
樂部則 柘枝鼓 得勝樂 軍中樂 太平樂
清平調 單合笙 雙合笙 歆拍鼓 十樣錦
海東青

按樂者錦衣少年復有垂髫幼稚金驍長笛鼓吹競
奏馬上臨風雲凝霧結老伶髦工岐舌嘆賞自謂莫
及也
珍異則 金花鎧 眞珠帽 飛魚袍 蟒龍衣
犀角弓 紫檀箏 商金鞍 刻絲鞲 玳瑁笙
珠繖 水墨畫繖 錯金兵仗 螺鈿兵仗 百
斤沉香 百斤雄黃
開洞庭會中黃白龍裊金銀搖曳爲鱗復以金銀指
環連爲長組維之以行此尤駭心極目所不及覩者

也

火器則虎丘之爆仗一枚四人舁之

祭器則南濠之瓜仁壘花石牲牢尊壺籩豆皆以瓜
仁飣成如雪岡霜林瓊筵玉席

東倉之五穀壘則以稻黍之屬甃爲樓觀軒楹棡牖
動合準繩光潔澄麗濯濯可鑒千靈百慧窮精竭神
直可供一笑耳

散粧則　打圖場　野仙人　八蠻朝　山魈戲
太保参　平倭隊　沙兵隊　廣兵隊　毛女仙

小僧道　小醫師　金錢卜　蓮花鼓　琵琶婦
行脚僧　小將軍　射生弩　鬪蟋蟀　採芝仙
白猿精

廣兵皆賣香人爲之竹帽瑠裳鉛刀藤弩廼其土服
沙兵則城中之涸金戶猛憨多力是眞嘗殺倭者也
會行迂緩彌日不休行者不及齋糇廼有盛壺粟積
果實製湯餅於門間迎勞之者南濠之柿脯十石台
坊之包子麥屑千斤徐氏之酒巨罌五十計口分遣
一物一觴不能徧逮嗚呼以不貲之財充無益之費
神而有靈吾誰欺欺天乎凡二日編成藏之齋中以
消煩暑

武陵競渡畧

清陵亭長編

競渡事本招屈實始沅湘之間今洞庭以北武陵爲沅以南長沙爲沚也故划船之盛甲海内蓋猶有屈楚之遺焉宜諸路倣傚之者不能及也

舊制四月八日揭蓬打船五月一日新船下水五月十日十五日划船賭賽十八日送標訖便拖船上岸今則興廢早晚不一律有五月十七八打船廿七八送標者武官府先禁後弛民情先鼓後罷也俗語好事失時者云打得船來過了端午至今不足爲諸

矣

船一以杉木爲之取其性輕易划得櫟木爲龍骨尤妙一船司命全在龍骨生硬橈軟使船不進皆龍骨病也其次在篙篾以麻札竹相續爲之繞船首尾急束數十番然後互相穿度勾交如織此一船之筋以前後促緊如弓梢船行身不動爲良否卽彈水易敗也

船式長九丈五尺最爲中制過長有十一丈五尺者短至七丈五尺止此武陵郡中船也俗說長船短馬大意以坐橈多者爲勝實不盡然有長之爲緩不及短之精悍者其他湖泊溪港所在有船短不及式或時飾他船水嬉而已賭賽無取焉

凡船決賭以選橈爲第一義橈手俱出江南打魚家以姓著者曰段家岡家以地著者曰德山德山港其人諳之水老鴉狎巨浪如衽席者也凡散橈皆以銀米先期占募健兒至期挑選用之有畏生事不上船及婦惜夫不聽募者須紅布三五尺可得亦猶獻胡

用脂粉之屬焉一種江頭給艓之人抱甕灌園不以漁爲業其橈輕小無力謂之菜橈子咸黜不用

凡選橈法先遣兩橈共一船相背而划以知强弱謂之兩頭忙復合十餘橈分左右翼急划數轉如盤蟻封以觀整亂謂之渦兒漩大抵左橈雖于右橈猶射左右開弓之有鈍利也

船以篙爲中線虛縛船上篙前後立者頭梢二人篙中立者旗鼓拍板三人和篙不拘人數多不過四五少或無之篙下施横木約二尺許一枚如梯桄子相

次左右坐苗處也船過十一丈可坐八十橈九丈者
六十餘橈七丈者四十餘橈行船以旗爲眼動橈以
鼓爲節橈齊起落不亂分毫亂者黜之謂撥醬手與
橈相應惟拍板聲最妙如出橈間磬戛空水諸處不
用拍板惟武陵爲然或代以金尖之愈遠
和簫一名和橈劉禹錫競渡曲註曰競渡始於武陵
至今舉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義
然則和簫亦雜和楫之訛也太古渺遠不聞何在之
聲第相呼曰拏橈拏橈莊子漁父杖拏而引其船陸

游老學菴筆記曲澧謂拏子爲橈義兼諸此
划船當郡城之中遠者自漁家港來沿流十五里自
白沙渡來泝流三十五里計一日之間五十里内旗
鼓閧然而排徊往還與賭賽之地不過十里間耳江
南上至段家背下至青草背江北上至上石硫下至
下石硫而勢潤遠堪爲賽場南則芳草茂林雪沙霞
岸北則危樓畫檻古堞重城觀者於此鱗集劉禹錫
詩風俗如狂重此時縱觀雲委江之湄斯實錄矣
賽船雖有上下長江南北分江之名然不足爲準惟

自北而南横江互繞兩船約畧齊驅須到彼岸與否
爲輸贏仍據范慥競渡賦曰聿來肇自于北津所届
眇期于南浦殆謂是也五月沅江漲落不時隔岸迂
捷假與慣船者皆深識水候漲船所直之方不差毫
末先勝而後戰焉否則浪戰敗矣記船以鼓大約横
江漲時三百八十槌落時三百六十槌逐岸增損不
能悉載
凡船賭賽雖一江之中鼓已形見猶狙詐百端或前
驅中流整陣待敵或卷旗卧鼓潛伏爭先或乍進乍

止以變出相渡或一縱一横以分途並施或甲與乙
賽丙先爲誘追甲乙成賭丙旋抽回謂之送船或甲
强乙弱讓乙先行却後追去謂之趕船計路以船有
趕半船一船路甚至五船十船者贏亦如之謂贏半
船一船路甚至五船十船也又或量力不進遇敵先
逃謂之怯船本無鬬心優游竟日謂之演船其人久
習船事足智多姦謂之老水後生輕銳不測成敗謂
之新水船無老水雖勝亦倖也
武陵唱山歌多竹枝遺意白居易詩江上何人唱竹

枝前聲曳斷後聲遲惟武陵人歌曳後斷斷後遲爲備其體亦時有新語山漁翁馬隸口中奇快可賞龍船歌則不然兒童所傳終老無異每唱四聲前聲畢餘耶野二音後聲畢餘阿婀二音而已亦有相沿套頭如石榴花葉兒青之類爲起興語臨時撰足四句彼此相嘲鄙俚無足道抵暮散船則必唱曰有也回無也回莫待江邊冷風吹其來甚遠按隋書地里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棹爭歸

競會亭上斯則有也回無也回之義乃數千年之語也

武陵東門外舊有招屈亭劉禹錫詩昔日居鄰招屈亭競渡曲云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斯隋志競會亭上之驗其地本名屈原巷近有小港名三閭河葢原生平所遊集也

俗傳競渡禳災風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綵繫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溫亦因屈原荆楚記曰五月五日並蹋百草採艾爲人懸門戶禳毒氣又因屈原以[illegible]日死並將舟楫拯之蓋兩事合爲一耳梅堯臣作祝識原好競渡使民習尚之因以鬭傷溺死一歲不爲輒降疾殃夫愛民之道劉敞作屈原報辭言競渡非原意以曉聖俞辯說蠭起余謂楚俗尚鬼原生時放逐沅湘親覩淫祀山鬼國殤何與人事而皆爲之辭蓋其俗有不可變者也況原以忠直憤塞蹈身洪流民秉之良目擊憔悴耳屬乎騷假馭未有憑一葉之舟墜千古之淚亦何傷乎江南卑濕溫暑司辰王侯爲言士女于遨抑亦山陰之禊竹汝南之插萸也使

其可已何俟今日

今俗說禳災于划船將畢具牲酒黃紙錢直趣下流焚酹詛咒疵癘夭札盡隨流去謂之送標然後不旗不鼓各划船歸拖置高岸擔閣苦葢以待明年即今年事訖矣爾時民間設醮預壓火災或有疾患皆爲紙船如其所屬龍船之色于水次燒之此本韓愈送窮具車與船之意亦非苟作

尭咏兵稚二物船人臨賽擲之以祈勝非也尭符能殺百鬼乃禳災之具兵罐中所貯者米及雜豆之類

按續齊諧記楚人哀屈原每至五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教回以楝葉塞筒五綵絲縛免爲蛟龍所竊自是世有楝葉粽并帶五色絲此兵罐盛米乃竹筒之訛未有角黍以前之遺制也

划船不獨禳災且以卜歲俗相傳歌花船贏了得時年只此一句無上下文不知所自始而頗有其驗儲光羲觀競渡詩曰能令秋大有鼓吹遠相催然則其來已久益未有好事划船非樂歲者也

龍船歌耶野阿㚥餘音惟武陵爲然諸處不爾一云其甘爲些些本招魂楚些之遺弔屈意也按宋玉招魂帝告巫陽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散汝筮予之蓋原已死時語今划船用巫實始于此說者乃謂玉狥楚俗生用此法于原似未爲得

划船用巫陽爲厭勝或走聘名巫于萬山中謂之山老師㳂力尤高大約划船先夜頭人具牲酒倩巫作法從船首打觔斗至尾撤蒿燃火名曰亮船鼓聲徹旦不懈以防敵巫偷作幻術或捕得之撻死無

划船之日巫戴油火發船以其紅黑高下占船之勝負歷歷不爽巫所奉神名西河薩眞人訊咒有鑾雷猛火燒天等術手訣有收前龍息陰兵移山倒海等術巷裸露足踏罡七步持水潑火火起船行咒詞有天火燒太陽地火燒五方雷火執常法燒死諸不祥龍舟下弱水五湖四海任飄盪云云船底在水中用白茅從首至尾順排一過亦防敵人暗繫諸物以成滯澁餘法秘妄不能悉知

划船擇頭人必有身家斧勇者爲之前數日刊梨棗

一片上畫龍舟下書詞調蒸麪爲餅餌遍送所隸地方索報以金錢親戚或有力之人派供酒飯以供具盛者爲平生有行止之人亦有尋常許愿供酒飯者其日江中小艓掛黄錢二樹彩聯鼓吹而往卽供飯船也

凡供酒飯雖船人醉飽必强飲食之顆粒不留餘餘則撒江中柈箸亦擲諸水不復携去至晚散船人家競取船艙中水雜百草爲浴湯云可辟惡斯皆誕之類也

船人無不習水善游惟頭旗鼓拍四人不必善水則皆寄命橈手是日划船恐頂巫師符篆及製黃赤小旗取鵞鶩毛插髮間厭勝物也觀者樹紅緑彩或製何彩上從船過賞之凡船所經係其隷地放爆竹黃烟揮扇喝釆相和否則舉聲介譟以揶揄之怒者擲屋瓦飛擊如雨船人亦備橈舞掌作勢相應云

花船廟神曰梁王其像冕服侍衛兵仗甚嚴乃東漢梁松代馬援監軍征五溪夷者也土人祀之陽山劉禹錫詩漢家都尉舊征蠻血食于今配此山又曰梁

國三郎威德尊即此江南有廟鄉人所嗣踏青堯李甘菊花時率往遊焉划花船則有事於廟刻神像于龍之首塗其鱗尾五色兩旗白質龍文或刺或繪五色頭梢旗鼓和拍之人服黃白色所隷地曰神鼎清平常武三門及七里橋寨花船鱗尾旗服多同花船其廟神曰靈官所隷地白漁家港竹箭灣等處紫船鱗尾旗繪皆紫服黃白色廟神曰李才將軍手赤棒典江湖舟簿未詳所出所隷地曰槐花堤清泥灣白船鱗尾旗服純白廟神曰老官曰羊頭三郎竹馬三郎皆一手操橈一手或拳或弄絲毬古有竹郎神未知是否所隷地曰拱宸永安二門及善德山烏船鱗尾皆烏紅船鱗尾皆紅旗皆赤色服皆純青諸船橈服雜色此兩船橈亦純青廟神曰黃公大伯二伯三伯黑而手操橈相傳兄弟皆龍客溺水爲神者也所隷地曰臨沅門大河街德山港蘇家渡白沙村大抵廟神多不經從來久遠莫由釐革姑紀其實如此

諸船分界惟士民割據勝負競爭兒童婦女無肯遜人一諸或祖居此船遷居彼船只認祖居者過半或

居此船而不爭船其黨人憎之謂沒志氣納降書擦桶子凡與人手談掛陣角飲爭言勝或口稱拳擊打鼓聲也或張兩袖舞稱龍了處了和橈勢也流俗酷溺如此若　榮府建邦啓土道府縣公署臨民雖在諸船界中無屑屑分畛之理俗兒亦以市井見分之細甚矣

船中兩旗方幅各尺五寸以布爲之楚辭秉而風兮載雲旗韓愈羅池廟碑曰侯之來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此亦迎神之物也

划船招屈良有深意不獨感興汨羅楚辭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此原生平遭遇抑迍遭後人寫之疾鼓輕橈轟霆捲雪麾一洗其不平之氣耳又曰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沅與枉渚皆武陵水名

龍船不施頭角或試施之一再行即取公惟刻木鱗三尺竪船首謂之鵝項頭人所倚立者也相傳昔河洑龍本造黃龍船施頭角鱗爪體似真龍鼓行沒水百無一人出者故皆以為戒亦云橈出德山龍井中

黃船用是始廢不誣也

青船舊隸清平門外謂之青竹標不知何時廢今小廟存焉

江上看船北岸樓有三四層自清平門至下石碗其長五六里皆前期爭納麤直多至數百文緩即為人占奈至日提壺挈榼馬步魚軒切磨道上已牌則畢集矣盤中佳果有韓家李蔡黃瓜新味有鰣魚蒪菜當渴一觴下豉千里方共清談浪笑忽聞船賽莫不停杯變色倚檻睜眸是耶非耶若得若失玄黃自戰勝負俄分于時或氣洶如山可以踏江穿屋或頹厭若死不知下蹶辟樓鷹飛天而雉伏蔫龍為魚而鼠變虎殆未足以極其情喻也

看船餘樓亦各有域花白諸船人不入烏船域烏紅船人不入花船域有互入者非忘情不能非善鬭不敢亦往往凶終不如不入之為愈也人衆樓少故有江南之食單江中之舲艫水陸蔽艅莫可算數在江南者看橫渡到岸極審然船將到岸非其隸地則岸頭飛礫擊之船人或揮橈挺鬬玉石莫分居江中者

易礙諸船往來之路或正當賭賽之衝引避不及立成泥矣若取其點綴江南果蔌觴豆滿眼可沽江中落日金鼓喧闐瓜瓢舴艋皆揚袂折椰危足踏舷而舞亦諸方未有之盛觀矣

凡官府看船往時多在寓賢閣神尚樓縣麗譙臨沅樓等處結綵張筵諸船始至必叅嚴鼓勒橈急划搶岸頭人轉面鵝項跪足點頭泊岸仍登樓徧叩官給花紅賞之後至者有襆朴之懼今寓賢閣圮久矣寓賢者誰本朝薛文清為御史監沅州銀場往來延寓

王文成迸逆瑾謫赴龍場旅寓處也

凡船賽勝則以梢爲頭倒轉划之船人皆豎虎舞標鳴金鼓吹船中過所勝之船之方捻抑數四負者或兇爲之而神不王或不相及遠則䇿服愉叙叙然矣日晚散船頭家具酒飯滿船俱集勝者加豐鄰里親知踵門稱賀明日結綵於門開尊演戲或書對聯小令于城門縛狗懸龜繋蒻苟草果諸物以嘲負者負者地方之人偶過其下則垂首去或親友封致前物以相譃云自四月說船便津津有味五月划後或勝或負談至八九月閒沾沾未厭也

或曰划船之說備矣梅聖俞云鬬傷溺死其能免乎則應之曰龍船不易溺於諸船也鬬則溺耳于競渡時而禁鬬船中禁藏竹竿鵝子石兩岸禁擲瓶瓦一捕尉力何難焉若尋其木限爲小船長不滿五丈梳不過三十人寧以一船之費爲兩三船恣其戲而殺其力勢自不至於鬬矣不鬬亦不溺矣前不云乎使其可已何俟今日如欲已之而未可得是說而存之其庶幾哉

此編足與宗懍荊楚歲華並傳

清閒供

練江程羽文

刺約六

一日癖典衣沽酒破産營書吟髮生歧嘔心出血神仙烟火不斤斤鷄子梅妻泉石膏肓亦頗頗竹君石丈病可原也二日狂道傍荷鍤市上懸壺烏帽泥塗黄金糞壤筆落而風雨驚笑[illegible]天地窄病可原也三日懶蓬頭對客跣足爲賓坐四座而無言睡三竿而未起行或曳杖居必閉門病可原也四日癡春去

詩惜秋來賦悲鬧解佩而踟蹰聽墮釵而惝怳粉殘脂剩盡招青冢之魂色艷香嬌願絷藍橋之脊病可原也五日拙學黙妖娆才工軟款志惟古對意不俗諧儀煮字而難糜田耕硯而無稼螢身脫腐醯氣猶酸病可原也六日傲高懸孺子半榻獨臥元龍一樓㝵雖垂青眼多泛白偏持腰骨相抗不爲面皮作緣病可原也

小蓬萊

蓬萊爲仙子都居限以弱水者蓋隔謝其塵壓溷土之風然心遠地偏即塵土亦自有迥絕之塲正不必俊日白雲鄉也

門内有徑徑欲曲徑轉有屏屏欲小屏進有堦堦欲平堦畔有花花欲鮮花外有牆牆欲低牆内有松松欲古松底有石石欲怪石面有亭亭欲朴亭後有竹竹欲疎竹盡有室室欲幽室傍有路路欲分路合有橋橋欲危橋邊有樹樹欲高樹陰有草草欲青草上有渠渠欲細渠引有泉泉欲瀑泉去有山山欲深山下有屋屋欲方屋角有圃圃欲寬圃中有鶴鶴欲舞

鶴報有客客欲不俗客至有酒酒欲不却酒行有醉醉欲不歸

天然具

砍栢成門搴蘿就幕山家真率多自有一種天然具也

榆莢錢　柳線　芰荷衣　秋針　竹粉　蓮房

桐葉箋　蕉扇　松拂　荷珠　苔茵　蘿薜帶

蘭佩　碧筒　蒲劍　栢子香　瘿瓢

真率漏

柝鳴永巷角奏邊徼擊熱鼓寒總不入高人之夢
惟是一項白雲横嵩衾枕數聲天籟代我掀熊云
耳

蛙鼓　子規啼　竹笑　鐵馬騌嗜　砧杵擣衣
蛩啾唧　鶴警露　松濤　鷄唱　石溜　雁過
犬聲如豹　烏鵲驚枝　荻鷄振羽　鐘建度　魚
躍浪　蚓笛

鳥言

春日不第與逸情驚幽夢對此正勝與俗人言也

姑姑　釣輌格磔　提壺蘆　脫布袴　不如歸去
行不得也哥哥　雲韶部　鳳凰不如我　得過
且過　布穀　泥滑滑　都護從事　麥餅煎　莫
損花

棋能避世

湯武征誅一局棋波波劫劫究竟何在不如借此
一枰剝啄聲寒聊消永晝也

坐隱　橘中樂　爛柯　手談　勝固欣然敗亦可
喜　賭墅　姑婦夜局　徵餅餌牛酒　忘恚　河

圖數　讓老夫一着　握中一子　說法　木野狐
仙奕山　蚘能牙　竹下　十二下　閉目應着
出人意表

醸王考績

酒德有謳酒功有讃緊爾醸王空沉湎乎哉漫爾
條列数事乃知麴生故自奇也

斷送一生　中聖　掃愁帚　澆書　上頓　破除
萬事　歡伯　釣詩鈎　軟飽　擒奸　輔邪　百
藥長　着地勝

睡鄉供職

睡鄉安恬無夭札疵癘高行之士分封而處未許
忤人供職也

化蝶　腹便便　曲肱　南柯郡　象耳山　邯鄲
道　黑甜　遊仙枕　北窗　白雲堆　一局　混
沌譜　攤飯　兩脚棋盤　黝世界　東床　華胥
國　鈞天樂　黄妳　蓬萊第一宫　百尺樓　西
堂　陽臺

十七醫

慧日禪師作禪本草普度世間但其味中淡服者
多無恒用戲傳十七治云
省費醫貧　苦心醫賤　冷松醫餓　裁雲醫冷
嚼雪醫熱　彈琴醫躁　安分醫貪　量力醫鬪
悉禪醫想　調寐醫淫　鳥啼醫夢　面壁醫動
焚香醫穢　痛飲醫愁　廣交醫寂　遠遊醫僻
讀書醫俗

四時歡

日月跳丸忽忽如夢加以名奔利競膏火自煎祗
令人歎蜉蝣耳夫鳥飛花落目前光景爲歡自饒

七尺我才定有安排處也

春時

晨起點梅花湯課奚奴酒掃護階苔禺中取薔薇露
浣手薰玉甤香讀赤文緑字晌午採筍蕨供胡麻
汲泉試新茗午後乘欵段馬執剪水鞭携斗酒雙柑
往聽黃鸝日晡坐柳風前裂五色箋集錦囊佳句薄
暮遶徑灌花種魚

夏時

晨起芰荷爲衣傍花枝吸露潤肺禺中披古圖畫展
法帖臨池晌午脫巾石壁據匡床談齊諧山海倦則
取左宮枕爛遊華胥國午後刳椰子盃浮瓜沉李擣
蓮花飲碧芳酒日晡浴罷硃砂溫泉棹小舟垂釣于
古藤曲水邊薄暮籜冠蒲扇立層岡看火雲變現

秋時

晨起下帷檢牙籤挹露研硃點校禺中操琴調鶴玩
金石彝鼎晌午用蓮房洗硯理茶具拭梧竹午後戴
白接䍦着隱士衫望紅樹葉落得句題其上日晡持

蟹螯鱸鱠酌海川螺試新釀醉弄洞簫數聲薄暮倚
柴扉聽樵歌牧唱焚伴月香壅菊

冬時

晨起飲醇醪負暄盥櫛禺中置氊褥市烏薪會名士
作黑金社晌午挾筴理舊稿看晷影移堦濯足午後
携都統籠向古松懸崖間敲冰煑建茗日晡布衣皮
帽裝嘶風鐙策蹇驢問寒梅消息薄暮圍爐促膝煨
芋魁說無上妙偈談劍術

月令演

令節良辰世賞久矣或因一事而留或託一人而重零時矸日尚多流風可挹總輯一篇貽諸同好

正月

天臘 歲旦　油卜 八日　金吾弛夜 十五

耗磨日 十六　買雨夜燈 十七十八　補天穿 十九

送窮 二十九

二月

獻生子 朔日　踏青 二日　芳春節 八日

祭馬祖 剛日　治聾酒 社日　撲蝶會 十五

三月

祓禊 上巳　流觴 三日　撲石遊

禁烟 寒食　賜新火 清明　送春 下旬

四月

飲酎 上旬　龍華會 八日　菖蒲誕 十四

櫻笋厨 十五　結夏　浣花溪 十九

五月

地臘 五日　皓露曲　竹醉 十三

天地合 十六　祓祭 夏至　分龍 晦日

六月

避伏 三日　天貺節 六日　煎麥瓜 初伏

碧筒勸 中伏　竹條飲　蓮誕 二十四

七月

軀劉 立秋　曝腹書 七日　鵲橋 七夕

鬬巧宴 八日　盂蘭盆 十五　兒燈節 十八

八月

五明囊 朔日　鬬棋局 四日　廣陵濤 八日

天灸 十日　梯月 十五　牡丹誕 十五

九月

皇極日 五日　息日 七日　題糕 九日

小重陽 十日　菊花節　御溝紅葉

十月

秦歲首 朔日　儲穀　煖爐會

小春　下元 十五　祭司寒 亥日

十一月

懸土炭 至前三日　迎長 至前一日　添宮線 至日

妓圍　黑金社　天竺一至節 十六

十二
細腰鼓八日　星迴節十六　祠竈二十四
送寒下旬　驅儺歲除　賽癡獃除夕

二六課
撒開兩手魚躍鳶飛打破桶底中流自在此是轉身向上一路還從法外護持所以飢食困眠假借四大行住坐臥不離色身但令二六時中隨方作課使生氣流行身無奇病只此着衣喫飯家風便是空假中觀正局

辰
夙興整衣襟坐明窗中調息受天氣進白湯一甌勿飲茶櫛髮百餘遍使疎風清火明目去腦中熱盥漱畢早飡宜粥宜淡素飽徐行百步以手摩腹令速下食天氣者亥子以來真氣也靜而清喧而濁故天氣至巳午而微矣

巳
讀書或楞嚴或南華或易一卦循序勿泛濫勿妄想勿聚談了大義知止勿積疑倦即閉目燕坐數十口覓賓客寡言以養氣

午
坐香一線畢經行使神氣安頓始作用素湯當饑而食未飽先止茶滌口膩漱去乃飲多行步少坐勿偃脟中悶則默呵氣二三口凡飲食之節減滿受虛故當饑節其滿未飽留其虛

未
獵史看古人大局窮事理流覽時務事來須應過物來須識破勿貪臥無事無物不妨事物之來涉獵流覽都是妙明生趣讀書人日用不知

申
朗誦古人得意文一二篇引滿數酌勿多飲令昏志或吟名人詩數首弄筆倣古帖倦即止吟誦浮白以王真氣亦是張顛草書被酒入聖時也

酉
坐香一線動靜如意晚飡宜早課兒子一日程如法即止小飲勿沉醉陶然熱水濯足降火除濕暮漱滌一日飲食之毒

戌

燈夜默坐勿多思勿多悶多思傷心多悶傷目坐勿過二更須安睡以培元氣臥必側身屈上一足先睡心後睡眼睡心是止法睡眼是觀法

亥子

亥末子初嬰孩也一身元氣於焉發陳當其機候起坐擁衾虛心靜守無爲而行約香一線閉其命門精神日餘元氣久盈醒而行之難老而長存也

丑寅

丑寅間精氣發生時也勿酣睡靜守令精住其宅或轉側臥如弓氣亦周流不漏洩如勾萌不折迎生氣也

卯

醒見晨光披衣坐牀叩齒三百轉動兩肩調其筋骨以和陰陽振衣下榻俾勿滯膈

林下盟

古杭沈仕

睡味

癸辛志曰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藤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裴晉公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快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睡一枕西窗半夕陽陸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歡骨節和睡去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僧有規詩也

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塵冗不如閑竹床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呂滎陽詩也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僻每遇暑晝必須假息客有嘲孝先者即哦此以自解但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荊公嗜睡夏月多用方枕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也

睡訣

孝先曰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

士如容見不覔仙方覔睡方睡亦有方希夷意謂息覔離神不動也道教經云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毒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謂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睡覺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翁以為此古今未發之妙

四休

太醫孫景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答曰麤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四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守欲者不

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茗談上都貴游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相忘其居與余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作小詩遺家僮歌之以侑酒茗詩曰太醫診得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

道侶

自昔士之閑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來故有以自樂淵明詩曰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往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勝豈肯儕之士哉杜少陵與朱山人詩曰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徑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李太白與范居士詩曰忽憶范野人閑園養幽姿又云還傾三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為千載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觀此則朱山人范居士者可為非常流矣

五事

倪正父鋤經堂述五事靜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

花木第三與良朋講論第四教子弟讀書第五

十供

齊齋十供云讀義理書學法帖子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奕棋十者之外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六館

商太素隱商山起六館曰春雪未融館清夏晩雲館中秋午月館冬日方出館暑簟清風館夜階急雨館各製一銘

老境從容

邵康節吟曰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況復近清明天低宮殿初長日風暖林園未囀鶯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東君見賜何多也況復人間久太平又云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志喜時明着衣冠爲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浪皺眉六十七年無事日堯夫非是愛吟詩擊壤集一編老人怡神悅目時可吟玩公喜飲酒命之曰太和湯飲不過多不喜太醉其詩曰飲未微酡口

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所寢之室名安樂窩冬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其詩曰牆高于肩室大如斗布被暖餘藜藿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聞人說人之善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晚教二子以六經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蹈儒行其詩曰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强不爲不壽老境從容孰有如康節者乎

居常待終

徐勉曰冬日之陰夏日之陽良辰美景負杖躡屐逍遙自樂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樂庶幾居常以待終

守志

陶弘景書曰假髮閭巷從容郊邑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情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壟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煮朮此外何務

對酌壙中

司空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游此中公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卜築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爲徑緣崖涉水於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竹籬茅舍燕處其間蘭菊藝之臨水時種梅柳霜月春風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給薪水釀村酒

而飲之案有雜書莊周太玄楚詞黃庭陰符楞嚴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屐往來窮谷大川聽流水看激湍鑒澄潭步危橋坐茂林探幽壑升高峯顧無樂而死乎

又

草堂之中竹牕之下必置一榻時或困倦偃仰自如日間牕下一眠甚是清爽時夢乘白鶴遊于太空俯視塵壤有如蟻壘自為莊子夢為蝴蝶入于桃溪當與子休相類又曰草堂之中或草亭僻室製為琴室

地下埋一丈缸缸中懸一銅鍾上以石墁或用板鋪上置琴磚或木几彈琴其聲空朗清亮自有物外氣度出神隱記

又

江文通曰常顧幽居築宇絕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青春爰謝則接武平皐素秋澄景則獨酌虛室侍女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遙數紀彈琴咏詩朝露幾間忽忘老之將至淹之所學盡此而已矣

居閒

居閒勝于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在于暑月見之自早燒香食罷便搔首衩袒帶椒從事藤牀竹几高枕北牕清風時來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屨逍遙臨池觀月乘高取風採蓮剝芡剖瓜雪藕白醪三杯取醉而適其為樂殆未可以一二數也

又

晉南豈曰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

以追鳧鴈之上下罾于淺而遂鱣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媿于心也息有喬木之繁蔭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取其怠倦而樂于自遂也

又

葉水心曰松竹迷道庭花合閣肴山人衣叟杖筴書行吟窅遙日月于林樹小几故帋新畝麋假進退抱膝長嘯婚嫁有無皆落莫恍惚若夢中事聞名勝士欣然迎至其食淡薄為語儒佛二氏所以離合見性

命真處如水中鹽味非有非無

林下盟　八

田家曆

吳郡[illegible]文

正月

修籬落　糞田

開溝　修蠶屋

織蠶箔　造桑機

造麻鞋　舂米此月人閒

築牆

二月

栽柳　舒蒲挽上[illegible]

解栗裹[illegible]　[illegible]裹專

造醬是月合醬為中　寒食前後放桑蠶

造布　浣冬衣

採朵螺蛹

三月

小滿[illegible]　葺垣牆

治屋室以待霖雨　脫[illegible]

移茄子　造酪是月[illegible]

四月
收蔓菁芥蘿蔔等子
收乾椹子　鋤葱
收乾笋藏笋　四月伐木不蛀
修隄防開水竇　正屋漏以備暴雨
五月
灰藏毛物　種須人臥不臥晴則曬帶掃
收[illegible]豆蕎芥胡荽子
[illegible]　二
收[illegible]絲絹　收芥子中秋後
收[illegible]桑子便種之　收李核便種
[illegible]　收槐花曝乾
斫竹此月及八月不蛀　漚麻
曬種蒔書裘　種小蒜至七月
雜藥
七月
收楮子　浣故衣制新衣作夾衣以
始涼　刈蒿草

種蒜芥　分[illegible]
[illegible]　耕[illegible]地
收荷葉陰乾
收漆器五月至此月盡經雨後漆器須晝[illegible]須
曬乾[illegible]　收瓜蔕
收[illegible]自八月
八月
收薏苡　收扁蓄
採韮花　收胡桃
[illegible]曆　八　三
收棗子　開窖
[illegible]可造油衣　收油麻秫江豆
備冬衣　刈莞葦
九月
收豕同十　收皂角
[illegible]　採菊花收木瓜
備冬藏　夏[illegible]亦佳美而不耐停若是
家務　自[illegible]至二月

築垣牆　□□竹籬
造掩牛馬　□□杵臼
收牛膝地黃　□□
斵瘞蒲桃　包裹栗樹石榴樹下致即凍
死　收諸般穀種大小豆
十一月
貨薪柴綿絮　伐木取竹箭此□□□
造什物農具　□□放□
刈蒿棘　貯冬水□□□□□六月及
田家曆　八　四
秋霖時倶利倍
十二月
造車　貯雪水
收臘糟　鋤地
刈棘屯牆　造農器
收蒸種　收□□

古今諺

明　楊慎

山擁風雨來海嘯風雨多
早霞紅丟丟晌午雨瀏瀏晚來紅丟丟早晨大日頭
樓梯天曬破磚
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鴈
魚兒秤水面水來淹高岸
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變
蜻蜓高穀子焦蜻蜓低一壩泥
古今諺　八　一
春寒四十五窮漢出來舞窮漢且莫誇且過桐子花
反賊劉千斤贓官姚萬兩
褒彈是買主喝采是閑人
服藥千裹不如一宵獨卧服藥千朝不如獨卧一宵
戊午巳未甲子齊便將七日定天機七日有雨兩月
泥七日無雨兩月灰
甲寅乙卯晴四十五日放光明甲寅乙卯雨四十五
日看泥水
三月三日晴桑上掛銀瓶三月三日雨桑葉生苦苦

壬辰禁担子癸巳上天堂甲午乙未兩花花
荒年無六親旱年無鶴神
執破無雨危成當災
濕耕澤鋤不如歸去
三月杏花勝可留沙
廻車倒馬擲衣不下
蝦蟇鳴燕來勝通道路修溝渠
稼欲熟收欲速
螃蟹怕見漆豆花怕見日

三月昏參星夕杏花盛桑椹赤
布穀鳴小蒜成秋霜見糞薹熟
五月鋤八月耩
槐兎目棗雞口桑蝦蟇眼榆負瘤
榆莢脫桑椹落
花三泡四
秋苗針水庄家早起

畫舫約

湖上汪汝謙

自有西湖即有畫舫武林舊事艷傳至今其規製種種已不可考識矣往見包觀察始創樓船余家季繼作洗妝臺玲瓏宏敞差足相敵每隔堤移岸鱗鱗如朱甍出春樹間非不與群峰臺榭相掩映而往往別渚幽汀多爲雙橋壓水鎖之不得入若孤山法埠當梅花撩月蓮唱迎風令人悵望盈盈如此衣帶何故高韻之士又駕一蜻蛉出沒如飛驕笑萬斛舟爲官

爲估徒豪舉耳余謂不然夫湖之韻舟猶兩峰盬髼六橋紫騮宜稱所之何論大小如柳塘花嶼錦纜徐牽涼雨微波一葦徑渡輕橈短楫潭月涵秋朱欄綺疏寒沙映雪別有興寄正自不同詎僅僅載檀槽張綺席繫此游龍飛鷁耶則四方客卿寓公無不道西泠解鞍借蘭葉下榻而歌扇酒船兩俱草草即勉作二日留十日飲不慮唐突西子哉癸亥夏仲爲微道人築未來室偶得木蘭一本斲而爲舟四越月乃成計長六丈二尺廣五之一入門數武堪貯百壺次進

方丈足布兩席曲藏斗室可供臥吟側掩壁廚俾收醉墨出轉爲廊廊升爲臺臺上張幔花晨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遇驚飈蹴浪欹樹平橋則卸欄卷幔猶然一蜻蜓艇耳中置家童二三擅紅牙者俾佐黃頭以司茶酒客來斯舟可以御風可以永夕遠追先輩之風流近寓太平之清賞陳眉公題曰不繫園佳名勝事傳異日西湖一段佳話豈必壘石鑿沼圍丘壑而私之曰我園我圃也哉

南陔六舟記

歙 潘之恒

余半生爲吳越遊大都便水宿舟居自適勝岩棲陸處以遊以遨無晝無夜可坐臥而行遠也長艑巨艦若處渠屋無廊廡可馮若如升甑望隔高牖愛野航而憎畫鷁殆性然耶自雲間之青雀西湖之青翰始有曲房露臺暢如熙春而吳之山航錫之水榻貴軒敞而無障蔽豐樂之具與水貼平此方子之美未足以厭而水嬉之大觀備是矣辛亥夏經宛上禹金命

舟登響山始知宛水宜泛大白數乘以泛新安江戊午再過痛人亡而舟沉湯司成新築南陔通溝鰲峯口夾以華臺新堤嘉樹秩秩在接翟村顏家橋源溯敬亭而沿西樂張家湖重繞如飄雙帶綽約可親問舟焉曰需之先山行以遲水洸五月自山中還宿陵陽支峯之頂是爲睡菴天際歸舟雲中江樹每辨識之六月而得舜舫七月而梅蔡之舟來數操訪一合菴遊方內外顧在乘之者稱勝七月而支艇與鶴軒先後沓至及中元月槎可浮而余將有吳行恐虛八

月之期姑紀其初以示後之紛聚者知所自爾

䑋舫

一䑋舫南陔之運䑋舟也有篷有檻可馮几危坐刺擑而槳隨之送客載酒茗可乘十許人司成曰吾以運䑋耳他日爲海運爲斗槎亦芥視之不效陶士行之爲此拘拘以勤吾四體也

梅舟

二梅舟梅爾楨從金陵乘來似官鷁而小可席者四隔而室之廡之余假卧者浹旬主人慮水淺舟澀命

之遄歸舟人利涨不識乘風就蔭行空爲何意咄咄告之

蔡舟

三蔡舟因梅氏有女郎之泛令更以乘亦自金陵與梅舟銜尾來者舟狹而銳載伎樂倍昔從宛繞句一曲渡東溪櫓復梲于督滸提亦倍昔月墜而就梅舟宿夢中猶聽櫓聲與女郎相戛不知雲雨虛無而陽臺之客嗒然若枯枝漂波可慨爾

支艇

四支艇從秦淮打兩槳飛至晝張幔如步郭夜懸燈如龍頷珠光屬陸生行操之越宿而至至之明日送晉仲于新城有吳舟冉冉來呼而乘之題曰支艇以待取石之期于是始有方舟遊

鶴軒

五鶴軒檻平而篷淺似籠鶴以行者命曰鶴軒華亭林仁甫所饟其製大類輶軒乘之便于穿涇中飾以至足以昂鶴而揚其翥仁甫去歲遊宛陵恨不挾吳舟來苦限于壩司成曰獨不慮以浮之江從之至是

始達日由釋潭抵張家橋望渡河屢夕無倦而支艇不得御

月槎

六月槎司成所製與鶴軒若合轍而堅樸過之中元前即浮水而揭篷而廣于詹軒如也八月後可乘之貫月若轡若翼若駒若鳧擬之以槎非博望莫能泛矣

評曰䑋舫如桓伊在爪步吹邃聲有幽遠之韻梅舟蔡舟如傖父披緇野女簪花腥濁未除不免少減風

趣支艇如草間張幔水次然犀足鼓豪爽之氣誰爲招携澹然忘反鶴軒如翩翩仙子忽下蓬萊惜縹緲間未參鸞鶴之嘯月樓若有若無時進時退合三天舂雲之響散六洞漏月之紋乘桴以來莫之能尚矣

宛陵二水評

歙　潘之恒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蓋取諸澄然以湑而不以渟膠而莫之泆秦淮都城佳麗鍾山卷幔樓臺涵鏡蓋取諸淨然以滯而不以蕩泊而莫之紓吳門白馬飛練皎發泰山洞庭微波澤通雲夢蓋取諸練然以桃而不以揚芬而莫之緒乃若汰而不膠蕩而不滯緒而不芬無若宛陵然濬軒轅而胎宿衍黍石爲尾閭荇帶三束合成梵宮藻鏡一泓深窺水府颿如總

轡駛下阪而過都壽若跳丸龍銜珠而照乘參雲中而出木末平楚蒼然從天際而分派流中洲宛在銀河虹霽卧看穩渡牽牛碧落芒銷自得眞如掃象石城催畫槳孫楚樓近莫愁家黃浦吼梅梁泐苔洞覩谷水縣不羨横塘極浦試窮兩水雙橋詩競千秋之奇遊同六月之息綴此俚語贋之鄉評

說郛續目錄

弓第二十九
明經會約 林希恩
讀書社約 丁奇遇
林間社約 馮時可
勝蓮社約 虞淳熙
生日會約 高兆麟
月會約 嚴武順
紅雲社約 徐𤊹
紅雲續約 謝肇淛
浣俗約 李日華
運泉約 李日華
霞外雜俎 鐵脚道人
韋弦佩 屠本畯
禪門本草補 袁中道
蘇氏家語 蘇士琨
韻史 陳梁

明經會約

莆中林希恩

林子曰古之爲師者教人以修道今之爲師者教人以學文今諸生之所以從我者固專在道而我之所以與諸生者必兼以文獨不觀之仲尼乎問政爲邦仕魯仕衛蓋幼學壯行聖人所不廢也况科舉之興出自 國制而仲尼之聖亦曰從周是知古之君子未嘗不仕而明經之學亦當時之贄質也其惟正心修身以爲兼善之地業舉遵制以爲進身之階斯謂之有體有用之學大中至正之道也條列于左諸生其惟遵而行之

一作文以四九日爲期每期作文一篇辰候至午候而止諸生所習之經不同會日俱作四書文經文隨便自作

一作文以理爲主氣輔之平淡中取奇詞苑之巨匠也蘇子瞻曰凡作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眞可謂文章之評矣近來作文者不會莫人六

代之意淺襲漢人六代之詞自以為高古美麗又有一等專用新奇之字文以艱深之詞斷手截足令人難句為高是皆才不足而氣不昌故不得已假此以取名爾今後作文理要精徹氣要昌大轉折處亦要圓活然此非可以易言也蓋由養之於內旣至而後發之於詞自順矣故曰有德者必有言諸生毋徒求之文字之間可也

一看書每日上午四書下午本經各一葉半所看書白文務要熟誦小註亦要熟誦

一讀書每十日義二篇論策表各一篇

一每月四九日下午會齊明經堂先將本日所作之文私相筆削批點然後呈覽覽畢聽掣籤背經書白文得籤者卽背首五句依次左旋各背五句周而復始至所看書畢而止次掣籤講說經書每掣二人相為問難若講解不明另舉一人再講餘者靜坐以聽毋得譁言以亂規矩其所講者只要發明本文及體貼小註截段明白若有疑者先書於起止簿上俟講書畢時問難且便掣籤時查考又次掣籤背義論策表只掣三人務要應聲朗誦十數句

一各備起止簿書所讀某義論策表若干所看某經書若干以便查考

一會日俱早膳後來午膳要回家不必輪流辦會務以恬淡省事為主

一遇期有事預先稟明

一自立會之後除會期外不必相為往來其親友之禮所不可廢者朔望寬假一日免看經書

一背書掣籤若有事時或令東揚仰先代揚

一書程甚簡中間有不能自解經旨欲從他師及私加作論策表等文讀五經性理鑑綱目等書者聽之

一諸生務要除去惡習私齋中不許招集外人及議人是非長短

一言語貴簡當以忠信為主衣服貴雅又以質素為先

一不許飲酒及街坊遊戲以蕩心性以妨書程

一讀書以有常為貴不宜困憊精神諸生於大暑三伏之時夜分不必讀書務要靜坐養心餘時至一

而止一鼓之後亦要靜坐養心
一崇禮堂條示諸生者與外人相爲往來云若會中有吉事或召燕更宜恬淡不必殺牲每席務要四人五肴二菜麵湯一行麵食二碟清酒一壺先期惟具單帖至期自來毋俟催速凡吉凶大禮衆惟具一果酌行之所謂君子之交淡若水也諸生共體之
一奭召公名也而周公乃曰君奭貴其質也後世因字而諱其名復因號而諱其字今後須以字相呼其惟於少者則字之於長者則字而兄之此亦古人之

質也
一諸生實有弟兄之義坐次不必分主客惟以齒爲序若不便於他賓則因時而異其理可
一朔望日下午或登東山及附郭之有勝境者以效曾點浴沂風雩之樂晚膳後俱至明經堂或誦四書一章或歌詩一篇要皆切我心性者

讀書社約

武林丁奇遇

社曷不以文命而以讀書命予與氏所稱文會正讀書也今人止以操觚爲會是猶獺社田而忘簡賦食社飯而忘粢盛本之不治其能與乎吾黨二三士既有社以晢衆矣苟美賦不與將於吾黨問焉其何辭之有董子讀書不窺園幼安讀書席著膝處穿二子者一爲兩漢之精兵一爲儉歲之嘉穀願吾黨效之有以應世也故特結爲讀書之社令當申約二三士

其明聽焉約曰一定讀書之志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古人之志明在事君但徒懷食慕非爲有志今須如求饔飧毋或暫忘如守甾會毋爲虛望廂月築磬溪瓚自出中有潸通之者吾黨易之二嚴讀書之功記曰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每日晨興當念此語庶如樂正發數司成待說凡進一篇須義事辭三者應口在心方可釋手不得托言大意徒存恍惚日須有計月須有要可聽稽查不得隨意逍遙散亂無帙三徵讀書之言有實者必有文若筆枯心滯漫言長卿

制作語艱意辟自待桓譚賞鑒二者不獨違時於己何當即不必七步倚馬要使風簷閒適即不必諧聲俳偶要與人意相通今有刻燭之罰截簡之筆當共策成四治讀書之心治業不治心譬彼莠田嘉苗難立世路維莠奪我書苗絕世之根在節與淡節高神表古人來儀欲淡意明心珠自現此群書之府文采之源也故願吾黨爲人不可一步踏入世中亦不可令世一點漏入身中要其大端曰養節氣審心地凡在社中互相攻治二三士其既聽矣乃更申曰自盟

之後守此四章群居索處毋異其心始於今日終於終身

啟

敬啟吾黨以文章之業媚玆山川不能隅人耳目矣光華相起氣若吹蘭歲月漸深味如食蔗然同聲之應雖親麗澤之功未至品目徒高恐成馳騖形神自顧慚愧就蹉跎不惟德業可慚亦復因緣可惜茲特結爲讀書之社志在同升功期合砥月相計要歲各觀成一篇落紙必共披吟一書發篋必通譚論盍方以聚而愈盛意以競而日新精神所聚定生異寶則山川當護此社矣若此庶幾生不虛同想亦世所籍慰敢請斯盟幸報使者

林間社約

吳郡馮時可

余素不侈味牛羊犬豕皆不入口於豕獨食其肉傍菜爾家所畜小牲於鷄最戒不以入庖爲具五德也鵞雖不戒而匪所嗜鴨雖列膳而未嘗舉於魚戒二鯉及無鱗者有足者鰕蜆之類以傷命多皆置不設果核獨能限爲常餐蓮實梨藕或時爲供其餘未嘗一沾唇每日晨起進白粥二甌午進飯如晨嘗肉不一二臠至晡復進粥減晨之半皆不設餅或留客不

過三味自遠至者不過五味嘗與社中客相約以是爲準客少之曰子柰何嘗擊鮮飫醇之際而以飯蔬飲水律人耶余曰不聞禮有以少爲貴乎六清五齊不貴於玄水三犧七醢不貴乎太羹聖人所以導民古也人心之危若水然水溢則無所不決欲恣則無所不流欲流而性失矣故曰萬人操弧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夫世人以用物爲享以多用爲豪而不知物多用則多戕然其竅也卒以自傷是與物相爲貙虎也是故聖人重禮而殄慾貴明信而厥繁縟苟有明信則溪毛可供潦木可薦苟無明信即百牢五鼎亦奚以爲大禹不厭非食孔子變色盛饌士而不能約於茲也尚何議道之有故願與吾黨相勉之也

社約後記

余旣與客約爲社客請余爲則余曰禮貴稽古情貴率眞猥葉兎首不以爲薄維筍及蒲不以爲簡詩所志也請自今一以約爲則會期無定以月盈爲期晨而集酉而罷至無踰午踰則罰飲不卜夜卜則罰從

者無越三人越則罰客盡集則進飯二殽二蔌飯已進茗客或博或奕或行或卧或默坐或清談惟所欲但不賦詩不談時事古卿大夫之燕多稱引古詩不自賦也稱詩以見志賦詩以競能競則乖和非合簪之道談時事恐犯盡言戒且已爲物外遊矣又何討物短長是二戒者誤犯亦罰午飯旣已良久再設置二盒於几進鮮菓二又進三殽三蔌美如之餅餌亦如之從者各百錢舁夫五十錢或以酒食勞者聽大抵會以合群群者人道所貴也中琴瑟而外塤篪先

白水而後青松貴能排引賤能緩急無締始渝終虧訣面憎背斯所謂能善其羣君子之會也如僅以興酒爲歡極味爲敬則所謂飲食之人君子所賤者而胡以會哉

勝蓮社約

武林虞淳熙

西湖南宋放生池也豐碑屹立道上第飛泳亭啓耳亭以飛泳名將取山光鳥悅濠遊魚樂然異熟果成樊籠錡釜中幾許能全卽不幸復投網罟猶冀重與更生便令折翮困鱗隨放隨滅托文猗而如蛻不愈糜爛沸湯地獄乎昔有胎生之類夢乞免胎就戮彼亦安取長生人誰無死度所期政自有限當垂絕時幸可須臾無死輒復望救今於卵生乃三人之未必

全活遂加訕笑一何不善推類如此社友以放生來或者無生可放僅僅隨喜倘自識多費少益耶請一思之此後至社者必攜飛泳之類來所費鍰錢自一銖至累鎰無量但空手如非罰銀一錢酬欠會或當日贖生旣名放生不得不稍稍綜核也社定錢湖舟中間詣上方池淨慈萬工池昭慶香華池期以每月六齋日會首傳帖餘金授典座自修供具凡會首認定開後坐以齒緇素各爲行三寶前不必讓遠客是日所費世財專爲放生若動指嘉肴豐膳何不意

魚炮鱉膳鳬煮鴈乃求檗筍浦蔾藿耶此後會首視醵法徵分銀五分辰集解維每一案設果核粉麵食共四器器用一尺盤午齋蔬四器有副四人共之飯至湯一甌晡時歸舟用茶食亦止四器長日用煮麵各一甌侑以蔬四器不設果也擇一典座代設毋召族庖庶不同異違約罰銀一錢侍者任携幾人每一人持米半升付典座不如式減典座銀

是日用樓船一如客集多加中船一其值會首出爲勞典座銀一錢賞傳帖人一錢亦會首出傳帖先五

日發分金即付使者使者即付典座欲令早知人數不浪費耳違約罰銀五分

是日也會首唱言加持放生畢請各念阿彌陀佛號千聲或淨坐默念毋競談俗諦以溷淨衆念佛畢會首供茶放生之前供茶之後稍自恣所以節者恐諸君損眉去也違約罰銀一錢

是日以事不至明註帖下令人持贖生之金投會首凡分金去會所近不終事而去者罰銀五分社友自遠方來萍水相逢踪跡難問今後經過下里請先謁大師大師使人云某在斯庶便相期

罰金會首貯贖生明載於籍當罰不罰罰會首如其數匿不贖生罰如數罰金即投會首遲五日倍罰衆議立此清規取裁自大師而淳熙操筆書焉幸察公心何敢爭長

生日會約

虎林高兆麟

今人於誕日延集賓朋吁優稱觴不論家之有無一以修盛為貴曾記往昔以年高分尊方做生日今則二十三十雖在卑幼亦做矣往昔凡遇齊頭必至七十八十以及五六十方做今則年年而做之矣人之肯做生日如此所以重吾生也夫必有身而後有生重吾生者所以重吾身也抑思此身何自而來乎非祖宗所遺乎然而祖宗往矣而祖宗之心念注在子

孫凡我昆弟伯叔以至宗族孰非祖宗之遺孰非祖宗心念所注能以重吾生重吾身之心一仰思於祖宗併體祖宗心念所注以推及昆弟叔伯宗族方為真重吾身方為不虛此生雖年年做生日不碍矣今以此意定為生日會是會也不論尊卑長幼凡遇生日派分有三上者五分次三分再次二分在尊長則呼卑幼而飲之在卑幼則奉尊長而祝之置簿一扇輪一直會一月一轉如此則常常相聚意氣聯屬或不聞祖德者則問之尊長或不諳世故者一型于大

方仁義之訓日聞禮法之防自謹且有學問商量有緩急倚賴面熱而心自齊情真而氣自洽必不至踰越規矩敗壞倫常以自安於浮薄甘為名教中之罪人矣夫人而為名教之罪人身將不保非自棄其身乃棄吾祖宗所遺之身於生日何有焉必如此重身敬祖敦宗族厚風教數善兼備則亦何憚而不為耶願自吾門始之孟子論鄉井而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鄉且如此況於族乎況為身以敦族乎我如人必樂之矣又如每房生子是添丁之喜亦吾祖宗心念

所注血食所關如例舉焉未為不可

昔人有真率會當時會僚友且然而況宗族夫真率宜莫真率於宗族矣只宜照分設館務期可口飽腹為止若侈張便不得名真率規例十二則附後

凡例十二則

一是會專在敦倫非取飲酒宴樂務期人人畢集俗例常有寧可人不到而分要到是重分不重人今此專在聚人縱分可以不到人不可以不到分不到罰五分人不到罰壹錢

一是會務期久遠此舉雖創自鱗意會間先世有行之者矣柰何中葉而廢以前律後不令人視今猶昔之感耶唯是行止全係乎人所謂人存而政自舉凡我前輩後進錚錚不乏豈甘自棄以致中墜諄切諄

切

一是會專尚儉朴或遵五簋或取三養不然先設麵數盂再佐小碟供飲務期便於舉行安於人情爲止再不然人多分少總待一月之中或二人合舉即一月之中若無同壽者亦不妨再俟以三人爲率總是權宜經久之計

一是會謹循禮法凡遇尊長生日子姪斷宜蚤誠登堂稱祝如不到者罰五錢

一是會分禮有節凡遇散壽則照數捐分若正壽則於常分之外加一倍焉

一是會規矩一定凡遇壽期先五日發單斂分而值會之法一月輪一人司之庶無紊亂遺忘之弊其有宜發單而不發單者罰貳錢

一是會務遵謙讓宗族讌會不比尋常聚飲祝壽交錯之間更宜寓以禮讓相先之意不得泛習虛浮假因盃酒而盛氣相加如蹈此轍者罰叁錢

一是會登記宜詳毎年置簿一扇登記聚會併人數分數以驗會中增盛之美如簿到不登記者罰壹錢

併簿遺失者罰壹兩

一是會立法甚嚴凡一切罰銀俱於次日值會者徵出貯於五房當鋪之中以俟公舉之費如徵不出者合族坐徵無致中阻以期遵守或曰以卑幼而罰尊長似爲未便不知尊長以禮自持必不致罰即或偶有之值會者須稟過族長遵族長之命往徵是情理之甚當而事之極可行者

一是會成人入會凡某位生幾子某人幾歲俱開載簿上以便查其至十六歲即斂分入會定爲示例不

致遺漏繇避

一是會添丁宜慶遇某房添丁值會者即登記生年月日於簿以兆生生不巳之慶隨發單歛分舉賀如例

一是會交接有序如前月某人直會下月交送某人其一一事體開載如例又書某月某人交與某位掌管如此寫記明白庶不至差錯起推諉之弊矣

右十二則可謂詳之詳矣原以聚會為美非欲以本枝一葉漠然如行道之人一切不相關切甚且

等而下之流為澆薄蹈習市井平常不覺一當聚會便爾手忙脚亂無安身之處如是者非無人吾見亦屢矣縱其人不足惜追念祖宗恐見斯狀然所以致是者總是平日不聞格言正論不見尊輩長者雖欲不如是不可得也麟今創是要見何心且派分既分設席又合稱家有無各隨其便非強人以所難也凡我賢達宜深維之御李山人麟又

跋

月會約

武林嚴武順

約

竊惟不易得者良友最難聞者好言頗勝理每自談生深懷亦從迹見相思空說何如面接為親獨坐微研豈若耳提更快所謂三秋如隔一夕足多非虛語也倘情淵則藜生彼此或有不與聞之事而縎遝必他續心口遂有不及吐之詞即匪涉斯亦應慮及憶昔兆開兄一日處緘意如失物迹朝阻跡臂若無膚

且對必經時言必及義縱猜留寂寂鬱顏亦自可親或抵掌翩翩醉語猶堪作式惜乎喪吾儕之領袖失後輩之典刑也比者各按起居不免離索塒因冗歛集以貧稀必公聚始俱而私權不再毋相視而散既如水中偶值之魚或趂隊而譁復似野外忽群之鹿我輩業已若是子孫更當何如向子將兄有意振衰欲以一月一會第諸君無人剏首不知何日何年今夫至後偶集文似堂祗我同盟空諸別侶都無應酬之態遂極家人之歡就此初緣可理舊議願從茲以

往昔不速而來豈是借他人酒杯政爾親自家骨肉方且賞文析義可延益于神明卽使撰杖酬觥亦抒情于晤覿昔記家印持兄有云我輩一月內晤言之日多則八九少僅二三縱都至白頭計一生相聚亦不過數年耳言之增感述以助情如有同心定能如約約如左

斟酌

漫約既恐鼓衰而成渝決期又慮衆羞而湊冗今就六齋隨一一日定而不執寬而有程或後或前自籌消息且遲且速共酌閒忙庶垂老可避竊比眞率之會而持齋不破猶存蓮社之風

通序

迭爲賓主莫如兄弟八共四姓會作九班三鄒三會三嚴三會三聞并識西共三會相間而舉相續不斷政于迭有往來更見心無人我且使毋妻各熟其聲咳亦令童僕交致其慇勤

簡庀

此會唯取團欒非誇飽飣素猶愧飽芹蔬并腹鮭雜消渴乃生狂米汁與萊菔偏稱品毋踰六飲可二条柴在蔬水之中老我薑桂之性如其甁罄不妨濁酒半壺倘爾廚寒自可青鹽數粒誠一觴一詠澹而忘歸卽三白三毛戲不爲虐

正歡

聚首之樂旣暢群居之戒可虞要以定性爲先不則五倫當晰又以會文爲切不則六藝可遊一月豈無可見之功同學應有弗如之嘆必阿蒙非昔始無慚刮目相看倘聖賢如初亦何貴開口而笑是日各稽功過明示勸懲設有懿聞佳話可命詞客楮生

彰禁

非徒卜夜之飲宜爲竟日之歡留連應勝于陳遵需綾莫同于莊賈縱有事如蝟且讓今朝欲相爭如虎請俟異日毋以雌黃爲月旦毋以譏誚爲風流恐子弟輩錯認定盤針悞捉談塵柄因爲設禁幸勿踰閑犯者隨納放生銀五分輕則立飲悶氣酒三爵

隄流

人無別客庀在本家主與忽生或可多方跌蕩衆期

已定必無他故遊移惟是同調適逢不妨闌入莫謂世情當了即此招來盜覘便而强難事將不繼倘增外而減內神必不全誠簡則易從專乃可久非墮行于孤示人以隘也

䟽

李流芳長蘅

徃見忍公月會之語心竊善之以為行葦伐木之誼備見於此意欲倣而行之湖上兄弟參辰相間雖在五百里外而氣類之感天涯比鄰聞聲相思醉酒如

月會約　四

對且喜今年余來湖上夏秋之交兩與茲會飲食衎衎言笑晏晏靚面之得深於所期會余留連山中荏苒冬令浹旬以來良晤疎曠言念茲會亦復屆期諸君里閈之集來往無時而余萍海之蹤交臂可惜與為別後無盍之思何如只今相對之樂乾餱以愆雖非所任伊蒲之供我亦能設是用毘假名山之靈權為一日之主若涸乃公於城市之內我實不堪將置公等於泉石之間定復不惡已從孟陽乞斗酒命平頭治蔬蔌期以廿有三日會於靈鷲之祇園精舍便

當襆被而來且為卜夜之舉蓮峯紅葉尚未隨風凋嘆清音真堪送日人地相得自昔為難便可寫之丹青傳之歌詠用作千古美談豈徒一時勝事而已其不至與後至之罰一如會中律令余不敢干

啓

嚴武順

曩者順以婚嫁未畢繼因貧病相連遂愆月會之期竟成日遠之隔罪眞莫贖情或可原每聞鳴雁之嘹嘹益重負痾之喀喀歲既云莫豈容寒茲大兄喜

月會約　五

陽回於長至且四兄惜將別於隆冬況渡任禮始三加是五六人中忽又添一冠者雖弟與無教譤西愁無七發然團欒坐上何妨着幾病夫顧此新蹤應修舊好訂期明日願撥他緣

又啓

嚴武順

順因祖事久作鄉人言歸歲終遂遲月會然猶餘齋日可訂歡期雖在百忙之中應偷一夕之暇特期詰旦共集乙廬或難盡來不妨夜話快茲小盡堪為守

歲之歡恍若新正先作賀節之飲請看隔日便是明年今人已非昔人月會將成歲會願賜憐允勿怪慢期

重訂啓

闘啓祥子將

人生具咊莫過道德性命山水文章而二三兄弟兼之無生不同時之慨有望衡對宇之樂稍生命駕既爾徒勞陶令移居亦爲多事豈曰人作之合實惟天假其緣吾輩處此可謂幸矣顧邇來神情雖密踪跡

常疎見面比於河清投足擬之漢廣縱衣裾偶撇祇倏來倏去殊少從容或杯酒暫交亦人笑人啼無關神理遂使形神有不親之嘆爾我多未盡之懷蒹葭白露之感空盈屋梁落月之思徒切良以世緣未斷交際如雨點之多俗氣不除周旋類繭絲之縛來無不往報或後施感每見原疏恒獲罪既有所煎迫於彼自不遑優游於此日不暇給神不借來盩勢乃使然非情之得已也獨念歲月易遒同人難值以眞精神委之輪蹄竿尺洵矣堪嗟以好兄弟付之南北馬牛誠哉可惜老親在上幼累紛然即不能如沮溺耦耕山丘無功子長永依河渚乃褋情曲室之詠風雨對床之眠曾爲歡之幾何亦棄置而不問是何心哉良足嘆也昔有月會行之數年寒暑不愆少長咸集上之講道論德既足袪練神明次亦咏月嘲風不失流連光景夥多玄契間一火攻心本無他劉四罵人不恨意誠不可阿禹裂眼何妨忘懷竊比家人有爭愈見君子嚴恐公李長蘅作疏輝映後先譚友夏黃介子賦詩流傳遠邇眞千古之快事一時之美談何意今茲遂

成廢閣念楙會者爲吾弟子與則已宿草芊芊慨預會者有老友季和亦復微音邈邈顧此萍飄電散彌覺貪會情離且君輩因多鳳麟吾家亦有豚犬要使漸聆謦咳知父兄之有人熟睹典型識師摹之攸寄固諸兄弟之夙念尤不肖祥之私衷也茲按月一行不無少費攻苦者或嫌期會太逼空乏者或慮供億稍煩毋已易以季終佐之薄分庶衆擎斯易舉亦期簡則必遵若吾輩老兄弟則仍一月一會各携肴二器酒一壺衹博竟夕團欒無須終日只是家常茶飯

不費一錢人務依約而來會必盡歡而罷此外若買舟偶到莫嫌夜月頻呼至期倘良友忽逢何惜明燈共對勿拘成例一任便宜惟諸兄弟三復此言庶思夙誼勉旃自勗指皦日以爲盟毋或相忘視息壤之在彼謹啓

又啓

嚴武順

月會自仲錫兄正月舉行之後便爾寥闊蓋因四兄振起者既在居憂大兄値期者又當侍疾遂浸而踰

季候已半年矣去日之如流悟爲歡之及早順擬越雁行之次敢云弟可先兄陳魚麗之章誰謂人將拒我又向者有日以盛恐開難繼之端人來何遲覺鮮有親之益茲五簋猶充以素請始自媿等雙鳧無逮於脯約章如漢謹啓

紅雲社約

晉安徐𤊹

清異錄云劉鋹每年於荔支熟時設紅雲宴余恒想其風致吾閩荔子甲于嶺南巴蜀今歲雨暘時若荔子花頭甚繁樹樹結果纍纍欲紅自夏至以及中秋陸早晚有佳品今約諸君作啖荔支會善啖者許入不喜食者請勿相溷先定勝地名品以告同志乎遠臺法雲寺白瓷二樹異品也必先半月向主僧買其樹熟時往食本宗上人主之西禪中冠甲于城內外

馬恭敏賜葬之所極繁極美馬季聲主之尚幹滿林香香倍衆品唯林氏有三五樹非至親往求不得入城陳伯孺所居與林氏至近伯孺主之盤大如雞子高景倩東山別業有此種今歲生尤繁盛景倩主之鳳岡中冠爲福州第一品必至其地始得選食但路隔一水非舟楫莫至謝在杭主之勝畫出長樂六都更有一種雜引子亦出六都同時而出在杭長樂產也再主之綠玉齋前新植一株楓亭種也今歲結實不甚多食畢足以他品余主之楓亭荔子名甲天

下核小香濃一日一夜可達會城色香未變周喬劍
莆人也主之桂林一種味極甘美凌晨皆於萬壽橋
貨鬻間有挑入城者吳元化鄭孟麟主之會只七八
人太多則語喧荔約二千顆太少則不飽會設清酒
白飯苦茗及肴核數器而已不得沉湎濫觴混淆腸
胃每會必覓清凉之地分題賦詩盡一日之遊願同
志者守之萬曆戊申夏至前十日題

紅雲續約

閩郡謝肇淛

余自壬辰離閩丙午始返十有五年未獲啖故園荔
子妳一思之常津津齒咽間也迨丁未夏無荔即有
一二僅慰足音未能果腹越歲戊申荔始大有年而
社中諸子鱗次比集因思晉安此品甲於宇内幸而
生長其地又幸而十七載始逢其熟也河清難俟髮
且種種明年之馬首北矣可虛此日月乎於是社中
諸子唱為餐荔會而不佞復條所未盡者如左以與
同志者共守焉

一初出市則新香可愛勿嫌味酸勿惲價貴當集同
志一啖以開勝會之端

一政滿市則光景難虛勿畏性熱勿憚會頻當連數
日共啖以極行樂之致

一將罷市則殘紅可惜勿厭冷落勿憚搜尋當倒筐
罄盡啖以成美事之終

一譜志記載甚多會城種類有限沿街擔負皆園林
採拾之餘村落家藏多耳目罕見之種跬步所限終

無欒指之期一品未收已有遺珠之歎凡我同志幸悉鄙懷或奇植異名傳乘弗載或家傳手蒔羔鴈所遺毋論遠近各採數顆以廣異聞兼闡幽懿

一同志諸子嗜有濃淡性有豐約縱勉强破慳於一時終隱恐生嗔於他日乾餱失德雅道衰矣不佞之約主不必一人人不必皆備或徐勇可賈連司累日之盟或百足不僵共鳩一時之集憚煩而願去者聽慕風而來參者許要以行樂及時何用枉生嗤戚亦恐風景少殺不無貽笑山林

一人皆同心會主眞率在家少加酒餼一二以佐笑談出外遊者唯携餅茗數具以防饑渴蓋簡則携易坦則意洽用約則後會可繼品少則正位不分要爲側生賞音非作措大面孔也

一聚會旣數功課當嚴若徒稱雄善啖則皂隷皆可登壇縱使濡恐腐毫即斷養亦嗤上水今置一簿携以自隨每會先記日月勝地次列同集姓名主人分體拈題坐客即席抽思雖潤色或需他日而草刱必限尅期詩不成者記姓名於簿以行薄罰無恃頑化

外致取笑筆端

一名園雅會樂事賞心雖形骸已盡蠲除而言語當忌穢雜戒徵俳事或歌古詩誦人間未見之書談宇內瓌奇之事間有雅謔何妨絕倒勿言朝廷時政勿作市里猥談勿陰說短長勿互相攻擊勿故爲狂態亂恣喧呶勿强作解事妄加評品此雖一時萍蹤便是千古話柄無令惠州三百顆擅美當時更恐王家十八娘見笑地下耳

浣俗約

檇李李日華

戲作主人俗狀揭之齋壁以告賓友曰浣俗主人逹喜客客亦喜與之遊頗潔一室雜置圖史又於庭踨稍藝蕙蘭列松石爲客談笑之侑期於薰德領益以浣俗情願顓鄙之性有百浣不能去者每一觸發則悒悒不自制或恐終以迕客不敢不暴其俗狀以希高明之宥維海納汚維山藏疾庶幾終事君子

架有書帙不喜人翻閱

凡有文玩就覗無不可或拈弄顛倒則意甚不懌一閒出法書名畫相賞閱評騭臧否無不可詰所從來與其直之幾何則意甚不懌

客誤意主人之藝徵詩徵繪徵書無不可若轉覬嘗踏與爲不識人號與授意旨與刻期敦通則雅不能奉命

客所徵索書繪或絹或紙或便面無不可然絹或疏薄紙或粗厲扇或薰金濫惡與深青老黃大紅諸俗箑則不能奉命

庭際芳草可步奇石可撫幽花可玩或折莖掐瓣甚或乞分移植則意甚恡惜或忿然見詞色客或過寵主人肯饗主人之疏糲即傾壺頭釀無所恡醉而假榻無不可過縱而至作灌夫狀則嗣後不敢復進杯水

客或坌集戶外履滿主人益快躬煉茗以進無倦色客或令從者攤侍則不能從命凡此皆主人不可醫之俗也然又有甚俗甚痾即和扁無所効其治者曰借書借帖客或念卜商者慕尼父曲全不深責過之

乎則奉教何窮極矣浣俗主人頓首白

運泉約

檇李李日華

吾輩竹雪神期松風齒頰暫隨飲啄人間終擬消搖物外名山未即塵海何辭然而搜奇煉句液瀝易枯滌滯洗蒙茗泉不廢月團百片喜折魚緘槐火一篝驚翻蟹眼陸季疵之著述既奉典刑張又新之編摩能無鼓吹昔衛公宦達中書頗煩遞水杜老潛居夔峽險叫濕雲今者環處惠麓踰二百里而遙問渡淞陵不三四日而致登新捐舊轉手妙若轆轤取便費廉用力省於桔槔凡吾清士咸赴嘉盟竹嬾居士題

運惠水每罈償舟力費銀三分

罈精者每個價三分稍粗者二分罈蓋或三厘或四厘自備不計

水至走報各友令人自擡

每月上旬斂銀中旬運水月運一次以致清新

願者書號於左以便登冊併開罈數如數付銀

尊號　用水　罈

月　日付

松雨齋主人謹訂

霞外雜俎

鐵腳道人

快活無憂散

除煩惱　斷妄想

右二味等分為極細末用清靜湯調服此方藥味雖尠奏功極大且藥性不寒不熱不苦不辛不必遠求之產藥之區自我求之自我得之雖神農本草所未載東垣丹溪諸老所未論及自是人間一種妙藥苟能日服一劑勝服四君子湯百劑也凡

合此藥先要洒掃一靜室牕櫺虛朗前列小檻栽花種竹貯水養魚室中設一几一榻一蒲團每日跏趺靜坐瞑目調息將前藥服之至三炷香久任意所適或散步空庭吟弄風月或展玩法帖名畫或歌古詩二三首倦則啜苦茗一甌就枕偃息久久覺神氣清爽天君泰然不知人間有煩惱不見我心有妄想斯則効可覩矣

和氣湯　專治一切客氣怒氣怨氣抑鬱不平之氣

先用一箇忍字　後用一箇忘字

右二味和均用不語唾送下此方先之以忍可免一朝之忿也繼之以忘可無終身之[illegible]服後果飲醇酒五七杯使醺然半酣尤佳

九字經

勿欺心　勿妄語　守廉恥

此經字約而義博知之甚易行之甚難苟能實踐可為君子

警身纂要　十五條

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

毋以嗜慾殺身毋以貨財殺子孫

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

留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不盡之福以與子孫

萬事隨緣即是安樂法

人身元氣亦有升降子時生于腎中此即天地一陽初動感而遂通乃復卦也自此後漸漸升至泥丸午時自泥丸下降于心戌亥歸于腹中此即天地六陰

屛極百骸閉關草木歸根寂然不動乃坤卦也靜極
復動循環無端其至妙又在坤復之交一動一靜之
間即亥末子初之時故屈原遠遊篇曰壹氣孔神兮
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朱子每謂此言廣
成子告黄帝不過如此陰符經曰自然之道靜故天
地萬物生朱子曰此二句極說得好靜能生動若不
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養生者當順其時而行坤
復二卦之功
人身元神出入目中五臟精華亦聚於目故陰符經

曰機在目道德經曰不見可欲而心不亂是以內養
之法常要兩目垂簾返光內照降心火于丹田使神
氣相抱故太玄養初一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
藏心于淵神不外也
心牽於事火動於中
有動於中必搖其精
心靜則息自調靜久則息自定
斂心以養氣息機以死心
精氣神爲內三寶耳目 爲外三寶常使內三寶不

逐物而流外三寶不誘中而擾
呼吸要綿綿深入丹田
常要使呼吸爲夫婦神氣爲夫婦蓋夫婦云者欲其
相合而不相離也
毋勞汝形毋搖汝精毋使汝思慮營營寡思慮以養
神寡嗜慾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
久視傷心損血久坐傷脾損肉久立傷腎損骨久臥
傷肺損氣久行傷肝損筋
坐處不可太明太明則傷魂不可太暗太暗則傷魄

尤忌濕氣賊風
心有所愛不可深愛心有所憎不可深憎
髮多梳則令人明目去風體多浴則令人倦怠
春夏宜早起秋冬宜晏眠晏忌日出後早忌雞鳴前
也
大小便宜緊閉口齒目上視使氣不泄
遇小疾可行五段錦或用六字氣法
每夜以手擦湧泉穴左右各三百甚益下元
五味淡薄令人神爽氣清少病酸多傷脾鹹多傷心

苦多傷腎辛多傷肝尤忌生冷硬物

飲食不可過多不可太速

切忌空心茶飯後酒黃昏飯

夜深不可醉不可飽不可遠行

怒後不可便食食後不可發怒

軟蒸飯爛煑肉少飲酒獨自宿此養生之妙法也

凡早行須飲酒一旣以禦霜霧之毒無酒嚼生薑一片亦可

飯後徐徐行數十步以手摩面摩腸摩腹仰面呵氣四五口能去飲食之毒

傷食飽脹可緊閉口齒聳肩上視提氣至咽喉少頃復降入丹田如此升降四五次即消化矣

臨睡用石膏花椒或青鹽爲末擦齒用好茶漱之叩齒數通一日飲食之毒不留齒間終身無齒疾

跋

東谷子曰予得此書嘗物色所謂鐵脚道人者有遊客言二十年前曾見道人於荆南虬髯玉貌倜儻不羈人也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又愛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或問嚼此何爲道人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其後去採藥衡嶽夜半登祝融峰觀日出乃仰天大叫曰雲海盪吾心胸居無何飄然而去莫知所之或曰道人姓杜氏名巽才覲人

韋弦佩序

性急者佩韋性緩者佩弦聖人以此和劑於民使協中庸之軌也當其無所於觸則悠哉游哉義理之勇茂如當其有所於觸則悱然怫然血氣之勇肆矣尼父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又曰小人有勇而無義則亂故知義理者君子所尚血氣者小人所乘吾常省躬不無反是此韋弦佩者故父師之所謂廸也處方爻觀藥鏡卻病萃以成書屠本畯撰

韋弦佩

甬上屠本畯

處方第一

中林之士有五不治之疵有七可處之方其乘天知命安隱自在不犯五疵者上也紛華易染定力不堅或犯一二折中也利欲薰陶肝胆差別全犯五疵者下矣請列五疵假修隱逸獨鼓虛聲一疵也口挂雲林心謝煙壑二疵也很語考槃極情塹斷三逕也賑若寂寞轉深涼熱四疵也類談游道冀買山錢五疵也此五疵神農岐伯所未論之証本草閟經所不載之藥又安能鍼砭哉立此方焉標本顚醫我山林同濟壽域云爾

和氣湯　治一切客氣怒氣怨氣抑欝不平之氣

忍字一個　忘字一個

用不語唖送下先之以忍可免一朝之患也繼之以忘可無終身之戚也更飲醇酒數杯使陶然半酣尤妙（出恬幽事）

快活無憂散

除煩惱　　斷妄想

合此藥洒掃靜室窗楞虛朗前列小檻栽花種竹貯水養魚室中設几楊蒲團跏趺調息將前藥用清淨湯調服至三炷香久任意所適吟弄風月展玩法帖名畫小說倦則啜香茗就枕假息久之覺神氣爽泰不知人間有煩惱不見我心有妄想則神效可觀矣（岀樓幽事）

處窮方　顏斶戰國時人隱居不仕常言處窮方其藥四味（後四妙法丹中有六字經九字經兼看）

一無事以當貴　二早寢以當富

三安步以當車　四晚食以當肉

右四味和勻夏日水冬日湯隨意飲之（鶴林玉露）

一味長生飲　蘇東坡云無事靜坐一日似兩日若處此生常似今日得年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物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

靜坐一味

遇便行之或止觀或納息任意　胡苕溪云予遭

蹇逆謫四十年在官日少在家日多固知靜坐之味弟何平婚嫁之志未畢韓愈啼號之悲方劇正無好湯使嚥不下也（詩林廣記）

六味治目方　積勞致目眚者閉目養神去鬧習靜專修止觀不用藥攻昔晉范武子常患目病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授魯東門伯東門伯授左丘明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並有目疾得此方而愈

損讀書一　減思慮二　專內視三

簡外緣四　旦晚起五　夜早眠六

六味熬以神火下以氣簁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吳自牧夢粱錄　拂靑記話）

無比逍遙湯一　治倫理難醫之証

寧耐一個　糊塗一個　學聾一個

正經三分　痴呆七分

和匀用感化湯下如前証未便即愈再加逍遥一
味服之呂新吾云心不必太分曉纔分曉便是糊
塗陳眉公云留三分正經以度生七分痴呆以防
死醫倫理之要藥也
四妙誠實丹　專治拾人咳唾附人聲響聽人嗾使
悉人意旨游人標徬及模稜兩可囁喋忿爭深情
詭秘並皆治之
守口　防意　熟思　審處
四味用不語津蒸下久行不已自然眞實不誑不

綺不兩舌不惡口功効難以盡述甘棠庭中丞言
責備覽云子既有不度德不中機之言深自省撤
集此書爲有詩責者作指南無言責者進藥石在
韋布與其行恠有迹毋寧遜世不見知也書凡四
十餘章予取其九以定方若兼誦六字經九字經
自能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熟思審處無諂無驕矣
六字經一曰忍二曰方便三曰依本分九字經曰
勿欺心勿妄想守廉耻
禪本草

禪味甘性涼安心臟袪邪氣闢壅滯通血脉清神益
志駐顏色除熱惱去穢惡善解諸毒能調衆病藥生
人間但有小大皮肉骨髓精麤之異獲其精者爲上
故凡聖尊卑悉能療之餘者多於叢林中吟風咏月
世有徒輩多採聲敎爲藥食者悞人性命幽通顯密
非證者莫識不假修煉炮製一服脫其苦惱如縛發
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衆生
病號大醫王若世明燈破諸執暗所慮迷亂幽蔽不
信病在膏肓妄染鬼神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傷哉

製炮炙論
湛堂準禪師與雅公爲法門昆仲因雅師述禪本
草乃製炮炙論佐之
人欲延年長生絕諸病者先熟覽禪本草若不覽禪
本草則不知藥之温良不辨藥之眞假而又不諳何
州何縣所出者最良既不能窮其本末豈悟藥之體
性耶近世有一種不讀禪本草者即將杜漏藍作綿
州附子往往見面孔相似便以爲是苦哉苦哉不惟
自悞兼悞他人故使之學醫者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擬撥逐其末而不知安樂返本之源日月浸久横病生焉漸攻四肢而害圓明常樂之體自旦及暮不能安席遂至膏肓枉喪身命者多矣良由初學麤心師授鹵莽不觀禪本草之過也若克依此書明藥之體性又須解如法炮製蓋炮製之法先須選其精絕者以法水洗淨去人我藥除無明根秉八還刀向三平等砧碎剉用性真火徹焙之入四無量臼搗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下以大悲千手眼篩篩之然後成塵麼三末煉十波羅密爲圓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圓後三三圓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功驗不可盡言服者方知此藥深遠之力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觀之然後依法炮製合而服之其功力叅不淺也

艾觀第二

諱疾忌醫醫走艾棄疾於是乎不瘳矣準釋氏例披十六病作艾觀

龍統肝腸向人披歷　誰能信諒
曖昧猜心對不信人　誰不增疑
率爾任事不知引避　誰不怨咎
不解偏私從彼徵逐　以我爲餌
君子行義責備小人　好沒要緊
險詖側媚不能敬遠　終落圈套
聽言觀行全不究心　終被簸弄
聽信膚愬代彼報復　着甚來由
密事漏泄幾敗乃公　攬禍招尤
好謀踈畧十事九墮　自誤自家
道聽塗說自貽伊感　惹人駁証
衒自標致擬倫勝己　矜尺在人
拒諫飾非致人指摘　終難開導
議論含糊依違枝蔓　善於託故
但務偷嗇遂致徒費　失却便宜

切尚互異强狗巳論　　自仗自家

蘧公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是武公年九十而

思黃髮老之箴規予齒亦六十有七尚不知六十

六年之猶未是也昏役無記豈不虛生方遽太遲

比武不早履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切非實諸所

無吾以此爲觀察之資着幽寥記

幽寥毋爲親故居間而兩家各以幹轄不付彼懷

不得者固不德而得者亦不德十六觀乃其自艾

自砭歟和尚於十六觀下各加一轉語亦殺要緊

韋弦佩（八）　八

僧弘忍不辱識

藥鏡第三

予嘗衰遲之齒而有不慧之病歴述自恕自治自

慰各六事入藥鏡

才劣識暗不能料事　　恕老駭

疑滯少斷不能處事　　恕老頑

勢微力綿不能濟事　　恕老朽

口訥性忘不能談事　　恕老邁

神疲步蹇不能預事　　恕老鈍

拯困扶危不能應事　　恕老匱

韋弦佩（八）　九

老戒欲逐宜斷緣簡事君子愛人毋强所不能按楊

鐵崖常居小蓬臺不下樓自榜其門曰客至不下

樓恕老懶見客不荅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

默發言無引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予演

之亦以自恕

解紛無策終致兩怨　　病不智

處事多忤勞而無功　　病不思

遇事輒發佻易躁急　　病不忍

直言匡拯不遠嫌疑　　病自信

倉卒應事為人所欺　病不疑
義形於色終致躁疑　病不量
老坐茲病宜見機明決與我同志須治所已病技劉
道原能自攻其失捫蝨新語取其近似者自攻予
亦取其似者以自攻云
按節數時猶能記事　慰老圖
雠方校石猶能親事　慰老病
考詞度曲猶能擅事　慰老貴
薰爐茗椀猶能給事　慰老閒

月尊星酌猶能斂事　慰老談
采真幽討猶能從事　慰老致
老耄林壑毋廢時失事有客問奸幸衆所可能按周
朗曰歲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藻歲榮日晏室
間軒左幸有陳書座隅奥右頗得宿酒按絃拭徽
雠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貝爵星曉歡然不覺似
羲軒後也予文做之亦以自慰

御病第四

衆生八苦病居其一愚者以苦生苦如蠶作繭智
者以苦滅苦如鳥脫籠我佛慈悲闡示凡夫四百
四病盡從顛倒妄見所生真直截痛快哉衆生障
深難即解脫茲方便法門為長生第一方武林吳
伯霖識

病有十可御
靜觀四大原從假合
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

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慰
宿業現前不可逃避歡喜領受
室家和睦無交謫之言
煩惱現前以死譬之
衆生各病根常自觀察克治
與竹石魚鳥相親衡然自得咋援歆羨一念不生
飲食寧少無多起居寧適無强
覓高明親友講說開懷出世之語

病有十不可治

縱恣慆淫不自珍重
窮若拘囚無澌洒之趣
怨天尤人廣生懊惱
今日預愁明日一年營計百年
室人聒噪耳目盡成荆棘
聽信師巫禱賽廣行殺戮
寢興不適飲食無度
多服湯藥蕩滌腸胃元氣漸耗
諱疾忌醫使寒熱虛實妄投
以死爲苦與六親眷屬常生難割難捨之想
佛爲大醫王起死人而肉白骨從此方便門觀悟
沉痾霍然矣屠幽姿識

禪門本草補

公安袁中道

慧日禪師作禪門本草云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邪氣闢壅滯通血脉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如縛發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衆生病號大藥王若世明燈破諸執暗所慮迷亂幽蔽不信病在膏肓妄泥神鬼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傷哉余因效顰作諸味云

講味甘微辛性温陰中陽也開心胷明目除積久翳障益智不假修煉炮製但有精粗大小眞贋之異須細揀擇類破故紙者有毒不堪入藥此味遠出流沙外漢時始入中國中國種之枝葉亦繁不似出西域者良宜量元氣盛衰服之元氣盛者服之即消衰者多滯鬲上舌乾口燥咽喉少津液常時痞悶令人勁氣發嗔甚者發狂尤令人脚軟不能動履中此毒者用金剛子棘栗毬或吐或下盡吐下出宿物胸脾清虛得汗而愈一方用大棒擊患人頭取汗亦愈無汗者不治

戒味辛微苦同甘陳久者辛味亦盡性凉陽中陰也須煆煉炮製極淨寘汙濁處便常用湯浴其樹或五葉或八葉或十葉或一百二十葉大小粗細久近不同四月八日及臘月八日採之良不可自取須曾採者指示乃得此味號為藥中之王能治百病不論元氣盛衰皆宜服之元氣盛者恃强不服能至狂疾衰者初服覺苦辣頻頻服之久自得味其藥易破宜謹收藏護惜小破壞猶可用若大壞者不堪用也亦有小毒偏服者損目

禪門本草補八　二

定味甘微辛性清凉陰中陰也安神定魄除煩熱生津液産于深山者良亦有微毒量元氣盛衰服之元氣盛者不拘時服俱有效衰者多服亦能損目令人心戰怔忡或四肢軟怯喜睡眠惡見人惡聞人聲或白日見鬼魅亦有勉强服之不為害者然此味內有暗毒須鍛鍊毒盡乃可入藥有大小久近之異有九種似天棘者不佳草澤醫人採之不入官藥其有一種土人呼為羅漢果入藥取効差小若不揀擇悞服如天棘類者乍得清凉直至八萬四千劫毒亦發作發則令人下墜不可服用般若湯為君服之最驗

淨土味甘平性清凉中和去穢惡令人美顏色長生似蓮花有五色者青者為最不用煆煉炮製四方俱有生西方者良無毒不論元氣盛衰人俱宜服之元氣盛者久服之白日飛昇衰者服之亦能輕身不死係古來大醫王合成金丹留此靈藥屬普度世間但其味冲澹服者多無恒又此藥屬信者則少服亦効不信者不効若大限並至百藥不救名醫袖手但將此味志心服之從一服至七服無不効者最忌世間

禪門本草補八　三

腥穢等物若夾雜服之取効亦微

蘇氏家語

晉江蘇士濬

祖孫

漢萬石君奮歸老于家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必子孫因長老肉袒固謝改之乃許卽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

漢疏廣歸鄉里日令家共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

請立產業基址老人暇為言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漢楊震性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靈帝謂震孫奇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晉范喬字伯孫年五歲時祖馨撫喬首曰所恨不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祖歿父母告喬喬執硯涕泣

晉王羲之率諸子抱弱孫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

父

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

後漢鄧禹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教養子孫為後世法

世說曰陳太丘詣荀季和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小坐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小坐膝前太史奏於時德星聚

魏王昶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深曰吾

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

晉劉殷字長盛有子七人各受一經一門之內七業俱成

晉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潛之第四子徽別傳云徽邁上有父風

梁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

母

孟子少時其舍近墓嬉戲為墓間事孟母曰此非所

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側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

漢雋不疑字曼卿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還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以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晉陶侃母湛氏初陶貧賤湛氏紡績資給之使交勝已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撤所卧

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餚饌逵聞之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唐天平節度使柳仲郢母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常令粉苦參黃連和熊膽爲丸以授諸子每夜讀書使噙之以資勤苦

繼母

漢翟方進餬其後母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進

東漢郭丹後母爲賣衣裝買產業與之從師長安

嫡母

隋番州刺史陸讓母馮氏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坐贓當死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罪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詞精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五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事父

漢杜延年爲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父杜周也

漢管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賻贈悉辭不受稱財送終

唐狄仁傑登泰行山親在河陽反顧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遺親萬里憂乎乃止

京兆舊事曰杜陵蕭彪字伯文爲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客常立屏風後自應使命

漢江革字次翁王莽之亂負母逃難以母老不欲動搖自在轅中挽車轉客下邳行傭供母人稱江巨孝

東漢茅容字季偉年四十餘耕于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異之因請寓宿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就學

漢蔡邕字伯喈性篤孝母滯病三年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與從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

魏程堅字謀甫南陽人磨鏡養母母喪哀號極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甃輟芻草

晉山濤遭母喪歸鄉里濤雖年老居喪過禮手植松栢

晉王修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隣人爲之罷社

五代張遂清爲淄州刺史迎其母及姊親爲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以爲榮

梁徐孝克母患病欲粳米爲粥貧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終身啖麥有遺粳米者對之悲泣不忍食

南史張敷生而母亡數歲便有感慕之色十歲求母遺物惟得一扇乃緘藏之每至感思開笥流涕

唐崔渾爲侍御史母有疾渾跪請病受已有頃覺病從十指入俄而遍身母所苦遂愈

事繼母

閔損蚤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嫉損所生子衣綿絮衣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啟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悟遂成慈母

後漢胡廣年八十心力克壯爲太傅繼母在堂朝夕省膳傍無几杖言不稱老母卒居喪盡禮三年

事嫡母

梁中軍田曹行參軍庾沙彌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

聚不入口累門

事庶母

北齊南汾州刺史劉豐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為制服三年武平中嫡所生母喪諸弟並請解官朝廷議而不許

事生母

宋司農少卿朱壽昌天長人字叔康父巽守京兆時妾劉有娠為嫡母妬害出嫁民間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相別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既仕行四方

求之不得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避雨旅舍見老婦冒雨抱薪而來投舍歎曰吾兒壽昌安知母如此之苦乎壽昌聞愕然近前問故乃知為生母也年已七十餘矣壽昌廼同母所生弟妹皆歸為買田宅居之居數年母卒壽昌哭泣幾喪明

伯叔愛姪

漢馬援字文淵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好議論人短長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漢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疾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漢蔡邕丞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車則對坐食則比豆

後漢淳于恭兄崇卒恭養孤幼教訓學問有不如法反自捶以感悟之兒慚改過

後漢范遷為司徒裁有一宅復推與兄子及兄子建自田種置宅三畝時人美之

晉王羲之深為從伯導所器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

南齊王僧虔周辟開府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累年不拜儉作長梁齋制小過度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户儉即日毀之

呂僧珍字元瑜以販慈為業及貴兄子求官於元瑜

曰汝等自有常業但當速歸憖肆耳不聽

賢叔母

晉謝勝幼孤叔母撫育有恩同于所生

事伯叔父母

李孟元修易論語大義畧舉質性恭順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痾疾孟元推所有田園悉以讓就夫婦紡績以自供給

唐柳公綽有家法諸子仲郢皆束帶定省於中門之外公綽卒事公權如父每見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時遇公權必下馬端笏立公權暮歸必束帶迎侍公權屢以為言仲郢終不以官達少改

蘇氏家語　八　九

事伯母

晉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

夫婦

春秋時晉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從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以賤妾侍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是吾志也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舅姑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

漢梁鴻字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竝絕不娶同郡孟氏有女曰孟光壯肥而黑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績之具後去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如此非凡人也

蘇氏家語　八　十

舅姑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胡安定公云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我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事舅姑

漢樂羊子從學七年不返妻嘗躬勤養姑嘗有他舍
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飡而泣姑怪
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竟棄之
漢班昭年七十餘卒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
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
讚焉按昭子曹慤丁氏慤妻也

兄愛弟

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家世名族與弟仲海季
江皆以孝行著與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相愛不

能相離
漢薛包好學敦行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
其財奴婢取老弱者曰我與共事久矣田園取其荒
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顧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
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
漢蔡邕與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
晉王徽之與弟獻之俱病篤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
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位不如弟
請以餘年代之

隋田眞與弟廣弟慶偶因婦言欲議分居庭有三荆
同本甚茂經宿忽萎黃眞大驚曰荆尚然況兄弟乎
遂不分荆復舒茂
隋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
宅夫人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曰
作脯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言已知顏色
自若讀書不輟

弟愛兄

漢鄭均兄仲爲縣吏受遺均諫不聽遂脫身出歲餘

得數萬錢歸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
棄兄感悔遂爲清白吏
東漢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
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故常服麤糲不食魚
肉婦親蠶桑子躬耕與兄弟子同苦樂鄉里慕其行
化之
晉裴叔則嘗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淋帳儼然
軒檽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
推使兄住

愛前兄
漢楊厚字仲植母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托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後改意恩養加篤

事嫂
漢馬援兄況卒行服期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漢第五訪字子謀少孤貧傭耕以養嫂
唐王珪奉寡嫂盡禮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

娣姒
晉汝南王湛既婚郝氏而司徒渾婦鍾亦太傅曾孫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
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封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返之曰娣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姊愛弟
漢曹壽妻大家班超之妹也超為都護在絕域年老思入玉門關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上因徵超還
漢賈逵年五歲其姊聞鄰家讀書每抱逵聽之逵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曰吾未有教入門汝安得三墳五典讀之逵曰憶昔抱聽鄰家讀書
晉壽張女子張雨蚤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皆為聘娶成善士謝吏吾爲令荐于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

事姊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不

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
晉庾偉為河南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雖致口腹庾常于公堂饌已饌以餉其姊謬云所愛小男以餉之同官初甚鄙笑後知之感而嘉嘆
唐蘇頲事寡姊有禮世稱其德
唐英公李勣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燃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射婢妾多矣爲何自苦如是勣曰豈爲無人耶顧今姊年多勣亦老雖欲久爲姊煮粥復可得乎

姑

北史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蚤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

女子

漢文帝時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意歎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終非益其少女緹縈上書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詔除肉刑

漢逸民戴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練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並能遵其訓

宗族

宋韓魏公琦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于己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其終子有褐衣未命者追葺祖塋上及五世皆買田植松檟

宋范純仁官至宰相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其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宋劉宰字平號漫堂先生每月旦必治湯餅會族曰今日之集非以酒食為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于情意不相通間言入焉今月必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有故相恤猶者彼此一見亦相忘於杯酒從容閒豈小補哉有不至者必再三招之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外祖

隋皇甫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

外兄博奕孝寬督以嚴訓績命左右自杖孝寬聞而對之流涕由是博涉經史

舅甥

秦康公之母晉文公之姊也康公為太子時母卒送文公於渭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晉魏舒字元陽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家成此宅相

晉荀勗依舅氏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

王悅造其舅范甯甯曰卿風流俊望後來之秀悅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晉郗鑒永嘉末天下大亂甚窮餒鄉人以其名德共飴之鑒嘗携兄子邁及外甥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輒含飯着兩頰間還吐以與二兒後並得存

唐姚崇外甥任奕任異少孤養于崇家崇曰外甥非疏但別姓耳遣與兒姪連名

翁婿

晉樂廣女婿衛玠時人語曰婦翁冰清女婿玉潤

姨中表

晉陽城太守梁郴皇甫謐從姑之子也嘗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郴為布衣時過吾吾送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守而賤梁郴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唐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止一子梁公嘗往候盧姨安否曰其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意姨曰相自貴耳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

僕婢

漢劉寬字文饒吏人有過但蒲鞭示恥而已夫人欲試之趁朝服畢使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寬神色不異徐謂婢曰羹爛汝手耶

晉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米之費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晉裴秀之母婢也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猶妬使

進饌于客見者皆起秀母曰當應爲小兒故也

宋張乖崖公詠知益州日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畜婢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置姬媵公在任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以嫁仍處女也

[illegible]
舟昌陳梁
五年壬申冬十月
崇禎即位之五年
是月崔子還閩
崔子五竺從其父崔使君徵仲仕武林結社
聖湖一時遊仕武林者推洛陽才重愛之是
月之望以應舉還崔童
使君得韻字十箱

平仄字各六十爲一箱衆客列位賦詩不得
踰此百二十字此昔賢即席限字佳事也
陳子與吳子借槎浮海
陳子將以十一月九日還秦海吳子今生齋
漢時星槎陳子乘之而去因更號槎翁
徵仲以韻箱贈陳子
使君以子五竺隨衙齋唱和無人遂以韻箱
爲陳子贈行其詞曰我有韻友侍君左右夏
尺樓頭呼朋命酒删箋分箋如握我手

立約法九章
必罰六不成詩三杯澆潑一大杯擲地一大
杯侵一大杯曠而侵三大杯商各一杯
寬政三借音折字一小杯韻近似一小杯長
短絕句如意
韻箱六大功德頌
陳子頌曰與衆樂樂獨樂亦樂工拙皆天奚
矜奚怍變亂生新無住無形驟引人勝久使
僮馴不招斯來不逐自散發意未寫雕刻煩

嫺
僮諭
陳子曰此須賢師友共之即我僕不賢不可
試用也乃諭其僮曰乃拭案乃剔于几乃請
客沐手乃盥乃置箋中坐乃分獻字箱乃各
陳無字格乃止童御無譁乃戒鬧無濫入乃
退而治茗乃邀同石氏毛氏諸異姓兄弟紀
成乃旁求五大部族備咨問乃亂乃萃乃鎖
鑰之乃十襲之乃溫酒理壺觴乃無曠爾責

二十有六日鶴亭始社

樵翁陳梁記曰崔敬仲使君以限字韻賦賦既立約之次日爲鶴亭載功之始集予齋是役也使君賞幽首輸俸錢爲之倡社徐仲交經理焉皆處士知已也而崔長公非石暨趙雪舟恰以是日來自閩楊若木恰以是日來自禾碩霖謂恰以是日訪使君于湖上盛集予寓既飯命舠往詞處士遂携限字韻誠之使君雪舟若木仲交各得五言古霖調得

七言絕非石得五言絕予得四言古使君有邦似花時媚幽棲進煖航騷臺荒臥柳蔞藻擁寒床之句雪舟有征驂經麓始命展櫂爲誰覓岸呼漁艇釣鱗過硯池之句若木有壓韻索紆險披荆憐寢竹之句仲交有冷岫懷偏洽孤岑筆闘奇及香滿雲蒸眼教蕪雪羞眉之句霖調有華舒孤嶺恆玄暉登臺響結九皐飛之句非石有欲憩先披美移軒赴鶴汀之句予有主客雅泛與仰梅曳之句雖僉率一時字有限制而各如情事亦復勝彥書以記之

十一月朔同社湖中話別

天目青道人張埕記曰壬申復月之朔陳則梁盟兄將歸海上崔敬仲使君觴之湖中時維序半三冬陽生一線方卜朋來兇咎何期之子懷歸雁嘯寒汀鷗吟淺渚長堤殘柳頻懷送客之愁古岫蒼松尚表豐心之素使君命茲書舫列以綺筵餘瀝下酧于斂人新聲

遠徹于川后繁華不殊金谷名彥更勝西園爰發韻符刻成蠟炬限以百十餘字就茲四十駢詞使君逸藻先成而天機渾洽共矜倚馬之才梁公苦吟後勁而氣韻沉雄足鼓攀鱗之志雪舟雅如松雪仲交即是徐陵黃鵠江楓諸崔競爽鳴琴賦雀二顧爭妍點韻則有金生績邵是姚張子于時朔風未凓濛波斂沽逢賓主之成良美情文於並茂湖山旁其顯澹觴咏释我離憂詩成八韻體各一家

韻史終

說郛續目錄

弓第三十
陰符經解　湯顯祖
胎息經疏　王文祿
析骨分經　甯一玉
醫先　王文祿
葬度　王文祿
農說　馬一龍
友論　利瑪竇
田家五行　婁元禮
居家宜忌　瞿祐
放生辯惑　陶望齡

陰符經解

臨川湯顯祖

天道陰陽五行施行于天有相變相勝之氣自然而相於生生而相干殺生爲恩殺爲害害爲賊五賊在人九竅中日日有損恩人目光外惑不能觀見若能觀而見之則當數倍用師禽執此賊雖使五賊施行于天吾以稱之於心逆之於掌所以觀而執之天機也天機者天性也天性者人心也心爲機本機在于發天機發在斗斗者天之目也受天機斡天行陰爲

機者死陽爲機者生地機發在雷則能蛇氣流龍蛇者地之氣也天地殺機即其生機天地交合宇宙不散人在其中因能見此五賊發而制之靜則隋于恩門動則轉于害機精氣逞來起于命蒂推反陰陽交割天地所謂宇宙在手萬化在身可以定機可以定人天機定也夫內使天機者外事不可入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伏藏爲機伏藏爲巧盜洩吾機常在九竅伏藏爲真流露爲邪能知三要則可動靜三要者三盜也三盜者五賊也木中有火火出則木死國中有奸身中有邪知而嫉之火爲我用賊爲我禽謂之聖人聖人何知知天之道生以殺之天道自然也故天地以五賊盜萬物萬物以五賊盜人人以五賊盜萬物一氣混成三才互吞以成宇宙以生萬物所謂三要也三要相盜出入九竅人大形能食味神能食氣也食失時靈物受病故食天地萬物以時則養不屈人心機也動天地萬物以機則動不危故曰知三要者可以動靜似乎不神而有所以神何也所謂食之時不出日月之時動之機不離萬物小大之機日月

在于數中小大定于象中律而倪之歷而步之非有神奇也然而食之理骸動之他安聖由此功神由此明則不神而神聖人以此盜天地萬物而不爲天地萬物盜矣謂之盜機也人莫能見見之者吾人莫能知知而修之謂之聖人君子竊其微妙以資性小人窺弄其機以軀命君子何以固躬流露其身則身非固器矣故聾者精絕于耳則合于神視之不可勝用也瞽者神絕于目則藏于精聽之不可勝用也九數之巧弟絕其一原視聽功力已自十倍矧倒握天機

三反晝夜動靜其中三十六時能食其時能動其機
禽賊之師固當萬倍矣此中生死全係于心心以物
生則神不居妙心于物死則精可合明生死機關全
在目精也夫目在九竅中最爲巧利盜之所影邪之
所禪絕利藏巧宜自目先反精自照五賊可見因而
制之聖功在根神明此運也若不轉自機關必在情
中生死是故天性之人迅風烈雷大發殺機以開生
氣百骸萬化鼓動欣然所謂害氣生恩美哉樂哉樂
則似其性中有餘巧絕物死至靜也靜則似其性廉

夫至靜之性乃天性也天道害而生恩公而成私故
迅風烈雷者天氣之機也五賊無時禽之在氣機蓋
日者人之星宿也持轉易之關故曰機在目氣者人
之龍蛇也存伏藏之用故曰制在氣明于三在者可
以三反可以反覆天地矣五賊成禽此眞宇宙在手
矣故夫生死相根恩害一門生者死之死者生之恩
者害之害者恩之乃爲反覆天地聖功也人知神之
爲神故以天文星宿地理蛇龍之類爲聖我知不神
之所以神故以時文物理爲哲日月有數時之文也

小大有定物之理也食其時動其機知之哲也是故
藏乃絕利不可以愚虞目機氣制不可以奇期有愚
與奇不名自然道不自然有害無恩沈水入火非愚
則奇也夫水火五賊之交也制之不以自然小人得
之輕命矣夫禽制之法豈有奇哉自然則靜不自然
則動動則死靜則生自然而靜者浸也浸而生者推
也浸以推浸以移因浸以勝陰陽之制自然也知之
者聖人因而制在氣靜相生也浸相勝也不使其心
不作其機將而用之潛而遷之至靜之行非有律曆

也靜中若動奇器生焉奇者獨露之機器者運功之
象是生八卦甲子循環律曆陰陽之用皆三十六矣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五賊生死其中三反上下共際
其盜機也甚伏藏也甚日以勝相生以生相勝不禽
而禽無制而制萬象之先自然之內也昭昭乎其以
時物文理哲乎故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之
道自然天之行浸故不知浸以自然則不能行八卦
甲子不能行八卦甲子則不知三反晝夜不知三反
晝夜則不能天地反覆然則雖見五賊不得禽之爲

靈不爲用則好生而禍克矣夫惟聖人明般予見而
識之故有昌無亡

胎息經疏

海鹽王文祿

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

太虛氤氳一氣孔神伏始結胎胎結乃息胎初如花臍如帶帶帶連胞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呼吸爲息靜極純陽日長彌月形全誕生此原始以示人欲專氣致柔如嬰兒也

氣入身來爲之生神去離形爲之死

形身也神氣之靈覺形之主也氣成形形神不離即氣入身來神住形固長生也神去則氣散形敗

乃死故曰生之根死者生之根

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

神氣一也從虛無中來渾闢而無減增故曰谷神不死人能無視無聽不識不知即固守以養若認實有而迷自促其生也

神行則氣行神住則氣住

神即志也氣體之充也志氣之帥也氣隨神神帥氣氣行住由神神氣宜交養也

若欲長生神氣相注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乃先天祖氣中虛也玄牝又名氣穴閉目反觀凝神入之則神氣相注守中也可以長生

心不動念無去無來不出不入自然常住

心神之舍也動念則去來出入不能常住矣胎中嬰兒神住氣住無念亦無去來出入今能專氣抱神如嬰兒然則一團純陽返老還童長生也即固守虛無以養神氣故曰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

勤而行之是眞道路

此總結勉常行也老子曰用之不勤不功也此曰勤不忘也即綿綿若存也曰眞非假是正路非傍門也

三十六咽一咽爲先吐唯細細納唯綿綿坐臥亦爾行立坦然戒於諠雜忌以腥羶假名胎息實曰內丹非只治病決定延年久久行之名列上仙

此胎息銘也調氣咽津以補中宮元氣每時三咽子時咽之尤養生

胎息經疏終

析骨分經

綏安寧一玉

頭　頭為精明之府頂屬督脉頂之兩旁屬足太陽膀胱經頭角屬足少陽膽經

腦　腦下為顱顱為髓之海中屬督脉兩旁屬足太陽膀胱經

顖門　在髮際上上屬督脉

額　額顱在鼻根上上屬足太陽膀胱經下屬足陽明胃經

析骨分經　六　一

眉　屬足太陽膀胱經

面　面目鼻並屬足陽明胃經面頰至目銳眥屬手太陽小腸經面頰至下從中鬚足陽明胃經

頞　頞鼻莖也屬足陽明胃經

鼻　鼻為肺竅鼻孔屬手陽明大腸經

口　口為脾竅

唇　唇為飛門唇內上下並屬足厥陰肝經唇外上屬手陽明大腸經下屬足陽明胃經

目　目為肝竅上下胞屬脾[illegible]眥屬心[illegible]睛屬[illegible]睛屬肺瞳神屬腎

系　目內系屬足厥陰肝經（目內深處）

眥　大角為內眥屬足太陽膀胱經小角為銳眥屬手太陽小腸經

顴　顴骨在鼻兩傍屬手太陽小腸經

腮　顴下為腮屬足陽明胃經

頷　腮下為頷屬足陽明胃經

頤　頷下為頤屬足陽明胃經

耳　耳為腎竅巔至耳上角屬足太陽膀胱經耳後

析骨分經　六　二

入耳中出上角屬手少陽三焦經耳後入耳中出目前至目銳眥屬足少陽膽經

頰　耳下曲處為頰屬手陽明大腸經

膺　胸上兩旁高處為膺屬足陽明胃經

胸　兩乳間為胸屬任脉

乳　屬足陽明少干足少陽

脘　上中下三脘屬任脉

臍　屬任脉兩旁屬足少陰腎經

腹　臍上下為腹中屬任脉兩旁屬足少陰腎經

腹屬足厥陰肝經

街 街氣街也屬足陽明胃經

頭 頭頸骨

項 頸外皮肉也中屬督脉督之兩旁屬足太陽膀胱經膀之側屬手少陽三焦經三焦之前屬手太陽小腸經小腸之內屬手陽明大腸經大腸之內屬足少陽膽經膽之內屬足陽明胃經胃之中屬任脉

背 胸中之府屬足太陽膀胱經

脊 椎骨為脊屬督脉

膂 脊兩旁為膂屬足太陽膀胱經

胂 膂內為胂夾脊肉也屬足太陽膀胱經

腰 腰為腎府尻上横骨為腰中屬督脉兩傍屬足太陽膀胱經

缺盆 膺上横骨為巨骨巨骨陷中為缺盆前屬足陽明胃經後屬手陽明大腸經側屬手太陽小腸經

肩 肩髃肩端兩骨間屬手陽明太陽經肩[illegible]

太陽小腸經肩交屬手少陽三焦經肩髆肩後之下屬足太陽膀胱經

腋 肩下曲處為腋前屬手太陰肺經中屬手少陰心經

脇 腋下為脇前屬足厥陰肝經後屬足少陽膽經

肋 脇下為季肋即軟肋也腹結上下屬足太陰脾經章門上下屬足厥陰肝經京門上下屬足少陽經

臑 對腋為臑臑內中行屬手厥陰心胞絡前屬手

太陰肺經後屬手少陰心經臑外中行屬手少陽三焦經前屬手陽明大腸經後屬手太陽小腸經

肘 臑盡處為肘肘中屬手太陰肺經外廉屬手陽明大腸經內廉屬手少陰心經肘內側屬手太陽小腸經肘中屬手厥陰心包絡臂外屬手少陽三焦經

腕 臂骨盡處為腕腕後屬手太陰肺經腕外側屬手太陽經腕外屬手少陽三焦經

手背 屬手少陽三焦經

手掌　屬手厥陰心胞絡
魚際　屬手太陰肺經
指　手大指內側屬手太陰肺經食指外側屬手陽明大腸經中指內側屬手厥陰心胞絡無名指外側屬手少陽三焦經小指內側屬手少陰心經外屬手太陽小腸經
甲　十指甲爲筋之餘
臀　尻上橫骨爲腰㧁腰髖骨兩旁爲機機後爲臀屬足太陽膀胱經

髀　股外爲髀髀外後廉屬足太陽膀胱經髀關屬足陽明胃經髀陽屬足少陽膽經
股　髀內爲股股內屬足厥陰肝經前廉屬足太陰脾經後廉屬足少陰腎經
伏兔　髀前膝上起肉屬足陽明胃經
膝　膝臏中屬足陽明胃經膝內前廉屬足太陰脾經
膕　膝後曲處爲膕膕中屬足太陽膀胱經膕內後廉屬足少陰腎經前廉屬足厥陰肝經

胻　胻脛骨也外廉屬足陽明胃經內廉屬足太陰脾經
輔骨　胻外爲輔屬足太陽膀胱經
腨　腨腓腸也中屬足太陽膀胱經內屬足厥陰肝經
踝　內外踝骨也內踝前廉屬足太陰脾經太陰之前屬足厥陰肝經太陰之後屬足少陰腎經外踝前廉屬足少陽膽經後廉屬足太陽膀胱經
跗　跗足面也跗中屬足陽明胃經內屬足厥陰肝

經跗外屬足少陽膽經
足心　屬足少陰腎經
足指　足大指聚毛屬足厥陰肝經內側屬足太陰脾經中指外側屬足陽明胃經小指外側屬足太陽膀胱經小指下屬足少陰腎經小指次指之間屬足少陽膽經
牙　齒後大者爲牙骨之餘
齒　齒爲戶門口前小者爲齒骨之表
齦　齦牙床骨也上屬足陽明胃經下屬足陽明大

腸經

舌　舌爲心竅舌胎屬心舌根屬脾舌下屬腎

咽　後喉爲咽喉主納水谷通于六府

喉　喉肺之脘也前喉爲喉嚨通于五藏主氣出入前屬足陽明胃經後屬足厥陰肝經

厭　厭會厭也爲吸門聲音所由出

肺　肺爲五臟華蓋有二十四空行列分布諸藏清濁之氣故曰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

心　心居肺下肓上如未開蓮花中有七孔以通天

眞之氣神之宇也故曰君主之官神明出焉

心包絡　心包在心下橫膜之上竪膜之下與心肺相連

肝　肝左三葉右四葉其治在左其藏在右脇居腎之上宣發陽和之氣䰟之官也故曰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

膽　膽爲淸淨之府在肝之短葉間包精汁三合故曰膽者中正之官治節出焉

脾　脾廣三寸長五寸掩于太倉意之舍也

胃　胃爲水谷之海大一尺五寸紆曲屈中長二尺六寸爲賁門故曰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

小腸　受盛之府長三丈二尺左回叠積十六曲胃之下口小腸上口也爲幽門在臍上二寸水谷于是入爲復下一寸爲水分穴小腸下口也爲闌門至是而泌别淸濁水液入膀胱渣滓入大腸故曰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大腸　大腸爲傳泄行道之府長二丈一尺廣四寸當臍右廻十六曲故曰大腸者傳道之府變化出

焉

肛門　䰟門也穢濁所自出其系上貫于心下通于腎心腎水火相感而精氣溢洩乃化血收精之系也

腎　有二腎左爲腎屬水右爲命門屬火相當臍兩旁入脊膂與臍平直故曰腎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

膀胱　乃津液之府縱廣九寸居腎之前大腸之側小腸之下乃膀胱際也水液由此滲入之故曰膀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

陰莖　一屬足厥陰肝經

睾丸　一外腎也屬足厥陰肝經

陰囊　屬足厥陰肝經

衝脈　衝爲血海又爲十二經之海

陰中　即陰戶之中屬足厥陰肝經

陰戶　即陰門之口屬足厥陰肝經

皮膚　實爲皮浮爲膚衛氣之分也屬肺

肌肉　白爲肌赤爲肉營血之分也屬脾

血脈　屬心

筋　屬肝

骨　屬腎

精　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

氣　上焦開發宣五穀味薰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

津　腠理發洩汗出溱溱是謂津

液　穀入氣滿淖澤注于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

血　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

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故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

脈　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

宗氣行于經脈中其脈流布諸經而營氣從之以行無所避逆謂之脈

醫先

海鹽王文祿

沂陽生曰養德養生二而無全學也剏天地大德曰生今以養德屬儒曰正道養生屬仙曰異端誤矣身亡而德安在哉故孔子慎疾曰父母惟疾之憂教人存仁致中和孟子曰養氣持志集義勿忘勿助是故立教以醫世酌人情而制方周末文靡則偽故存仁戰國氣暴則餒故集義存仁完心也志定而氣從集義順心也氣生而志固致中和也勿忘勿助也疾安由作故曰養德養生一也無二術也

沂陽生曰養生貴養氣養氣貴養心養心貴寡欲寡欲以保元氣則形強而神不罷若形壞則神不存神離則形不固形譬燈釭盛油神譬燈油燃火搖翻燈釭則燈油瀉炙乾燈油則燈釭裂必形與神俱即寬泉足榮衞調夫榮血也衞氣也氣以衞血血以榮氣岐伯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于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沂陽生曰神氣之旨妙哉在心悟之而已

黃帝曰地爲之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曰馮乎曰大氣舉之也沂陽生曰勝邵子天地自相依附之說夫地即血天即氣天包地氣載血今人骨肉臟腑皆血也魄也神靈運用皆氣也魂也人死乃魂去魄存氣散血尚聚也是以貴養氣世降氣耗也朱丹溪乃曰氣有餘血不足藥專補血夫氣有餘邪氣也正氣何嘗有餘岐伯曰人以胃氣爲主甚矣貴養氣也

補血用四物補氣用四君子夫四君子溫藥補氣正以生血四物涼藥未能補血先傷胃氣張仲景用人參生新血陽生陰長也夫參色黃白性沖和名補氣味甘溫內紅潤若生血仲景得神農嘗藥之心者乎

沂陽生曰醫家論氣血二字即儒家論知行二字氣血知行皆統于心一也用藥講學不得不許分言之豈可一之若氷炭也

沂陽生曰蔘者參也名人蔘參三才也諸藥以人參爲主猶人以穀氣爲主故御佳殽者必先飯則油膩不滯下而爲洞洩諸藥非蔘曷運行但視病虛實爲

多寡耳

醫者意也度病致病者意起之立方醫之若天時聖教不同也羅太無見元世夷風奢靡豐于滋味濕熱痰火致病常多故授朱丹溪以清金降火之法乃辟和濟局方温補之非矯之過也夫局方熱藥固不可丹溪專用涼藥亦不可况今元氣日耗也用丹溪法治者多壞脾胃蓄痰生脾濕熱生脾虛必用東垣補脾法爲上是以醫貴審氣運察人情及致病之原

丹溪曰温補者非温藥補之也温猶温存之温沂陽生曰非温藥不補予嘗服參芪苓术等藥則精神倍常服四物湯則否或作瀉蓋芍藥性寒能伐生發之氣當歸滑洩而潤大腸川芎走陽分而氣散地黃亦性寒且滯泥而生痰服之若飲涼水多傷脾胃夫脾喜燥惡濕喜煖惡寒試飲熱酒啜熱粥而津津然色澤冲和四支舒暢飲冷物則否故曰形寒飲冷則傷肺此之謂也

沂陽生曰一切病皆生于心心神安泰病從何生不觀農夫冒暑耘耨無暑病相習忘之也凡心動即火起外邪斯入矣是以貴忘外

褚澄曰咳血飲溲溺則百不一死服寒涼藥則百不一生沂陽生曰血雖陰類運之者其和陽乎褚氏聖醫也故表出之以爲醫者法

參元夫子曰病字從丙丙火也百病皆生于火沂陽生曰病字内丙固火外二點從水内火盛而外水微且相間隔則病水火既濟則無病仙家火候火降則水升水火一也偏之則二二則爭

塟度

海鹽王文祿

愼終第一

親之終也人子痛極魂迷卒然臨變欲愼不能後抱終天之悔無及也矧終者人之大限也愼終者人子之大事也是以合棺至成墳不可不詳也予罹二艱痒心力爲之猶多後悔今尚未平况復不加意欲無悔得乎甚矣愼終宜豫也

合棺第二

油杉爲上柏次之油杉今沙坊版出馬湖建昌桃花洞揚宜慰旋螺丁子香花紫實上也但假者多耳莫若川柏紫經杉可也棺靳谷身不宜大蘇匠製若經匣樣底葢不用鐵丁用柏或蘇木作錠笋底葢對墻合處每邊鑿二孔笋作錠樣分三片先錘左右二片入孔分開中一片針下錠凹處到劄住矣且免鐵銹壞版釘擊震尸錠笋法聞之西泉錢子懋仁名參仁孝士也以故能愼終

歛法第三

古有大小歛之法今皆廢之吳南溪云歛能固尸不特禦行路動搖而已昔聞魏莊渠遷葬啓棺見親骸宛然歛之力也予先慈淑扮氏秋九月大歛先康毅君夏六月小歛尚憾不忍褁首未盡也爲人子者曷可不知大小歛之法哉

入棺第四

鋪棺底今用窯間柴灰柴灰帶火性且鹹濕甚不可也或用石灰和陳壁土或用炭細末和石灰或用燈心草或用山黃紙家禮用糯穀殼燒灰今云斑糠但

一時不易得也予思之石灰炭細末及寺觀中燒過紙灰三和之厚鋪棺底再覆白紙紅綢梓木版寸餘厚與棺底一樣壓之方入褥席與尸四傍布帛與紙褁實不使有空隙可也木枕褁布底首不仰垂二親因俗用紙枕今尚憾也惟外毋先妣得用木枕云

擇地第五

古云五害不侵高山忌石巉巖平原忌水衝射土脈膏潤草木暢榮來龍迢遞結穴端正水環沙護即吉地也近泥天星卦例方向不顧龍穴沙水多料側反

背爲之主家徼福不悟也且親存享奭塏華居殁葬
形勝吉地親體安于心安矣若專徼福則唐宋豈乏
吉地邪何變更也當不違天甚毋徇地塏

開壙第六

葬者藏也深葬爲安不宜及泉耳今挖蓬發㚲埏古
壙法非葬法也予葬二親干待葑原掘土深三尺三
寸下有黃脈成山尖形自亥轉巳横當埏心若非深
葬曷見也金井長一丈二尺濶一丈五尺四寸糯米
粥調純石灰築底一尺厚四圍墻一尺二寸厚中墻

隔二埏亦一尺厚火磚一尺長四寸半濶三寸厚重
六斤一面印學圃王公慈淑陸氏埏磚一面印嘉靖
巳亥孝子王文祿監製惟印字也窰戶練泥細熟且
堅而不裂糯粥調純石灰一横二縱層叠砌成墻厚
一尺爲二埏底鋪條磚一層並方磚一層地面磚一
層埏内復加六斤磚一層連灰縫一尺厚堅築以備
歲久樹根蛇狐壞損苦心極矣百世之下誰予憐邪

擇灰第七

灰乃青石燒成内有不着火未過石筋亦有侵白土
及白石末須用水碗中試之乃見惟灰眞正則發而
堅不可不愼

燒磚第八

石埏生水必用火磚則乾燥色青聲響乃窯透者若
黃色無聲不堅也必與高價則泥細而熟燒且透而
磚必堅人子爲親止此而已豈可吝乎

和灰第九

灰隔法三分石灰一分黃土一分瀾沙曰三和土予
偶閱一書曰石灰火化糯粥水煑合築之水火既濟

久久復還原性結成完石今日黃土山間瀾黃石末
也若黃土損其石力不能成石云予築二親埏用糯
米粥純石灰唐一庵曰湖州山中有寫檡樹取皮葉
杵爛水浸取汁其粘勝糯粥也陳坊師鳳曰古法得
土而粘得砂而實予曰用沙不燥裂耳非特禦斧鑿
也凡埏以三和土爲得中制

築法第十

和灰須乾濕均停搏之成塊撒之成灰若太濕則粘
杵難築太乾則燥散不堅凡鋪二寸餘厚築之一分

漸漸築起人力須齊不可停歇歇則結皮不相連矣
不能一日完必鋤動而皮刷汁加築硜硜有聲錐釘
不入爲妙

取汁第十一

糯米舂白煮粥方稠粘鍋中投石灰冬不氷人且不
食若篘樺樹價尤輕擣皮葉水浸之外自出其汁一
絲墮地盡爲出也汁灑于地其樹即生今人惲于路
遥而不用予至今悔之凡作灰隔不可不求此樹云

入壙第十二

先用乾石灰鋪壙底後用二布懸棺而下頭北足南
首丘而向明也男左女右從昭穆也棺外四圍空隙
俱用糯粥調純石灰輕輕築實之毋使震動棺中棺
蓋上亦然與磚壙平乃覆石蓋朱紫暘所謂實葬永
無客水之侵後雖地震亦不動也壽壙須用細土填
實它時臨用取去之蓋石泯縫免使客水得入

石蓋第十三

紫色石堅二塊合縫易于蓋于二親蓋石上築純灰
一尺二寸又加三和土尺餘四圍純灰碣外套下二
尺餘又壓大黄石數十塊二和土挨之碎黄石數寸
担覆砌之大石取其重後人難動細碎石取其無用
且壞犂鋤嗚呼愈覺予心之苦也

成墳第十四

墳者土之墳起者也惟山爲宜且五害不侵然吳下
多平原焉得人皆山葬須積客土成山高大則氣暖
且不易侵掘若種松柏成林不免樵薪之用江右封
而不樹恐奪生氣也予則曰樹盛蔽陰土濕而天光
不照今宜少種樹而多培土古云難保百年墳悲夫

人各有親君子當憐而存之且律例嚴發掘之禁此
聖王仁及枯骨而安孝子永世之心

任匠第十五

嗜利者衆匠鮮得人得人矣尤宜卑禮厚償無不盡
心也予海寧衛陳圬師鳳矢心忠信好善憐予築二
親壙日夜盡心予亦敬之不忽每見爲人築壙亦不
苟然須人干盡誠以感之故曰取人以身

雜辨第十六

金玉殉葬古何愚也今則否發齋帛列石器盛行喪

今何侈也塿則荷畧且作便房藏明器筲甖殺牖又何愚也今猶然夫妻雙塿穿牆孔曰孝順洞通魂往來何愚也皆損塿夫塿斬容棺空隙須糯粥調石灰築實爲妙焉尚虛文哉

魂帛辭祖有同兒戲且不忍見也玄纁之贈又何說也不亦戲甚乎予葬二親悉皆不用

葬時以二杠横塿口移棺安杠上用二布作活套索懸棺齊力起杠放下甚穩也卷蓬塿頂隧道進棺此古壙法墓門容水易入塿頂久必坍毀矣戒之

微術士言塿底不砌磚不築灰隔恐絶生氣也吁可怪哉生氣無堅不透豈礙塿底棺着土易朽必生蝹食亡人腦且土侵膚人子之心安乎塿底須築灰隔一尺厚磚砌一尺厚可也

地理陰陽正源托厲布衣撰謬甚也有流注布氣法塿底四方空砌磚溝中砌金斗吉方又砌曲溝引入斗中皆實以炭上蓋方磚開竅流注生氣布向尸棺以致塿内空虛引入外水害甚也鄙夫且用干陽宅可爲一笑

農說序

孟河予曰力田養母此吾今日第一義也家貧親老屢點乞恩侍養歸而無所取備以供甘旨上負吾君下負吾母皇皇然不能一朝寧處也昔吾有先君大艱外兄史玉陽氏及二揚子憐吾貧助之金帛百餘不足復繼之粟及是捐其貸乃與田老講求資身充養之計衆指荒蕪一區曰是田也梳順至于今不耕民以賦役累而逃亡者殆盡得是可耕亦可富矣衆爭歸之罄將前玉陽所遺物易大武十元約傭耕者

各取田收之半一歲盡墾而大有獲焉日共諸傭佃畎畝視其所爲則皆農也視其所爲事皆非農者也農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農故天下昧昧不務此業而他圖賈人之利幸爲世途闒闟之鬪力倍而功不半十室九空知道者之所深憂就田廬作農說一章以示傭之人書生言過文致遂條更爲詳說好事者多求索書因命工刻版布諸鄉人之有志於農者

農說

明　馬一龍

農爲治本食乃民天天畀所生人食其力

周書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故聖人治天下必本於農神農之教歷山不改其業禹稷之後莘野猶振其風益斯民之生以食爲天而人無穀氣七日則死者其天絕也天之生人必賦以資生之物稼穡是也物產於地人得爲食力不致者資生不茂矣故世有浮食之民則民窮而財盡况以供無厭之欲而欲天下安生樂業以無叛也得乎古者一夫授田百畝不奪其時仰事俯育皆有賴也其上不求其民不爭以力足食而已至於後世人皆厭於力食而務以其力食人是以獸相食矣而天下常不治嗚呼君以民爲重民以食爲天食以農爲本農以力爲功所因如此而司農之官教農之法勸農之政憂農之心見諸詩書者惓惓焉

力不失時則食不困知時不先終歲僕僕爾故知土爲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爲力足以勝天矣知不逾力者雖勞無功

此總言用力體要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者殺無赦時其可失乎時一失則緩急先後之序皆倒行而逆施矣安得順暢而不困苦哉困者無所舒展之意僕僕者瞢然無知手忙腳亂不得休息也然時言天時土言地脉所宜主稼穡力之所施視以爲用不可棄若欲棄之而不可也不可爲亦然合天時地脉物性之宜而無所差失則事半而功倍矣知其可不先乎故儒者之學亦必先於致知否則發不中節其繆千里勞無功者以足僕僕之義

故畜陽不極發生乃微

此以下詳說知時之義皆用不可棄避不可爲之事上云時者主陰陽之候而言陽主發生陰主斂息物之生息隨氣升降然生物之功全在於陽陽之生物欲盛必畜畜之極而通之大盛而後始衰者氣之終也不然散漫游佚之精安能萃而基命

根苗花實之體無所待而成物矣故冬至之後一
陽起於下則羣陰推而漸出寒凝固結於上所以
遏其洩耳及陽氣出地物生呈露流衍布濩而不
窮畜之盛大致然使冬不寒凝氣無所畜安得盛
大流行而發生萬物哉是以桃李冬花無氷不殺
草春秋紀之以病慾陽農家者有云冬畊宜早春
畊宜遲云早其在冬至之前云遲其在春分之後
冬至前者地中陽氣未生也春分後者陽氣半於
土之上下也其意皆在陽禁陰衛欲使微陽之氣

農說　三

不洩求其壯盛而已於此不知所避一則初升而
蹈其踵一則方啓而裂其膚豈非童而梏未壯而
亢者乎亢則害梏則亡陽氣殆盡其生安得不微
而畜陽之意不止於冬凡日爲陽雨爲陰和暢爲
陽沍結爲陰展伸爲陽歛詘爲陰動爲陽靜爲陰
淺爲陽深爲陰晝爲陽夜爲陰藝植之道惟欲陽
含土中運而不息陰乘其外謹毖而不出若陽洩
於外而陰實其中生機轉爲殺機矣說見下文
凝陰在土其氣固嗇

陰陽往復無停機進退乘除流行者未嘗斷續充
塞者未嘗空缺大而天地之全體小而一物之微
區無不皆然故陽洩殆盡而陰即凝其中何以言
之冬至一陽生於地中陰氣盡在外也時當寒凝
而反和暢則固閉不密陽氣發洩陽洩一分於外
陰入一分於中生與殺機並藏而殺與培者同出
矣夫大塊生物之功以太和流行耳其間直遂而
施翕合而受必陽居陰中乃能健運清虛之神煅
煉陰精以成形質反是則歛而固嗇固者滯而不

農說　四

通嗇者吝而不與而欲物各付物遂其暢茂條達
之性以成豐亨豫大之體得乎是以小人之使爲
國家亦必以公滅私不能開誠以通天下之志徇
利忘義不能舍己以廣天下之業否泰之義復姤
之幾聖人所以示訓也嚴矣然歲久不畊之地純
陰固結非假太陽之力追擷何以得散又冬春二
時不見天陽亦猶是耳今夫園植之土未嘗生物
正以內不舍陽陰不外固而火烺之地藏氷不解
者絕其地脉而中無陽氣來至也竊窺神化之妙

陽根陰物之所以生也陰根陽物之所以成也生
者謂之化成者謂之變下詳之
諸陽皆生者陽自下起發其内之一本以出於外諸
陰皆死者陰自下起斂其外之散殊以入於内
此二氣分布一元循環六卦相乘萬彙始終之定
理也諸陽謂自復以至夬也復十一月之卦也夬
三月之卦也十二月爲臨正月爲泰二月爲大壯
復自坤中來一陽始生成位於冬至至泰而開闢
而壯壯而夬四月復全乎乾矣諸陰謂自姤以至

剝也姤五月之卦也剝九月之卦也六月爲遯七
月爲否八月爲觀姤自乾中來一陰始生成位於
夏至至否而寒寒而觀觀而剝十月復全乎坤矣
上下者乾坤分列之位升降者陰陽往來之氣内
外者神化闔闢之妙斂發者萬物生成之機出入
者循環無窮之端一本散殊相禪以爲始終者也
夫一元之氣升則爲陽降則爲陰進則爲陽退則
爲陰初非截然二物故一日之間子前爲陽日進
而上升午後爲陰日退而下降今言陰陽皆自下
起蓋乾坤互相爲物之用反覆靜也大抵二氣陰
陽之至當主日月爲義春夬二分晝夜相半氣之
平也春分後晝漸永日在地下之刻少秋分後夜
漸永日在地下之刻多陰陽消長係於是矣太虚
生物之功不過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水火相
射五行雜揉而萬物之爲物也無盡藏觀乾坤所
乘四子以周一歲之氣而坎離不與焉日月之職
大矣哉故冬至井汲則溫夏至井汲則寒其實如
此内之出於外外之入於内者亦非聽説萬物不

離乎陰陽陽爲乾陰爲坤乾體一坤體二乾主闢
坤主闔一故神兩故化闔户自内而出於外也闔
户自外而入於内也觀之物理自然陽道生陰道
成剝之既盡生者一終矣致成於坤而旋生復成
者至是又基其始也故穀種之生色雖未見而生
理已完其於其中厥後散殊於外不減舊物不過
自其中之一本者發之耳及其成也復如之夬之
既盡成者一終矣致生於乾旋成於姤生者至是
又基其始也故歸根之狀雖未形而殺機已窺伺

於其外厥後根本於中渾然一體不過自其外之散殊者歛之耳及其生也復如之

陽上而不抑遂以精泆陰下而不濟亦難以形堅損有餘補不足則精不泆而形可堅矣天地之間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故醫家補陰之論後世本之然扶陽抑陰古聖至言言不師古君子不以爲妄乎易曰亢龍有悔又曰下濟而光以是見陽之精泆由於不抑陰之形脆者由於無所濟也今有上農土地饒糞多而力勤其苗勃然興之矣其後徒

有美穎而無實粟俗名肥腸此正不知抑損其過而精泆者耳其法何以斷其浮根剪其附葉去田中積污以爍裂其膚理則抑矣及其總秸俱成農功已畢或土力旣衰潤滋不繼淫潦未去清氣有傷此正不知補助故粒米有尖頭弱幹粉黛諸病也

是故含生者陽以陰化達生者陰以陽變察陰陽之故參變化之機其知生物之功乎

此言陰陽變化之殊以足上文生成之義化者化生也變者變易也陽變陰化氣之定分儒者論著詳矣生則化成則變然必成而後有生陽根陰也生而後有成陰根陽也成者謂之變脫其本根易其故體生者謂之化融液所畜暢茂其緒夫生者陽也生不自生而含之自於成物之生也陽含陰中陽雖總生而實以陰化爲質本於所成者陰耳成者陰也成不自成而達之自於生物之成也陰代陽體陰雖總成而實以陽變立命本於所生者陽耳故冬至之後生意皆含夏至之後生色皆達

含者化之機達者變之漸陰陽互爲其根求其所以然微妙而難悉一化一變理不盡顯物自相形機緘所存非審察參詳則天地生物之功莫之知矣故含生者先天也以後天爲之體達生者後天也以先天爲之神養生家欲求先天之氣當思化裏一變非化不能變非變則化有終於化矣推之事理亦然凡事之立其始甚幾微充廣必盛大盛必衰衰必斂斂則變不變則毀毀則熄此知道者之所深憂乎圖善變而不毀者其諸取法於農

故聖人推日星定四時分節候而示民以則

陰陽列於四時早晚見於節候歲氣係於日星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日躔於次月離於紀星回於天此一歲之終也日行速而月遲故有餘日而以閏月收之天行健而日月不能及故有歲差而以六十年約之一歲之中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四時順布也四時有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也冬至以後陽漸長立春陽之出也春分陽氣之中也立夏得陽三之二至夏至

而極矣夏至以後陰漸長立秋陰之出也秋分陰氣之中也立冬得陰三之二至冬至而極矣堯命羲和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不詳其餘者以一中一極前後測之耳冬至一陽生生主長夏至一陰生主殺主成故曰生者陽也成者陰也含雖未見其生達雖未見其殺而幾已在矣易曰知幾其神乎神者造化之良能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得之可以把握陰陽主張造化而無難矣焉知發其生者與其晚也寧早收其成者與其早也寧晚此陽進而前陰退而後之道也故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爲老陰也

衆知膏瘠不如原隰衆知蕪平不如淺深

肥饒爲膏砂瘦爲瘠高者爲原下者爲隰蕪荒而不治者也平成熟也農家栽禾啓土九寸爲深三寸爲淺土之生物膏則茂瘠則不茂而人之相地成熟則美荒蕪則不美此皆易知而莫不知也至如地之高下有氣脉所行而生氣鍾其下者有氣

脉所不鍾而假天陽以爲生氣者故原之下多土骨而隰之下皆積泥啓原宜深啓隰宜淺深以接其生氣淺以就其天陽益土骨如人身之經絡而積泥如人身之餘肉耳經絡者氣血流行之所餘肉者塊然附贅之區也

常治者氣必衰再易者功必倍患因無備命在有滋將衰而沃之助其力也欲倍而壯焉收其全矣沃莫妙於滋源壯須求其固本

此因土材而以人力輔相之衰者土力衰也倍者

所獲倍也患言水暵蟲傷之類溝堰陂塭枯槔茭笠潤燥以時濟及浚築製造爲之預者則有備而無患矣命言生發收藏之元所滋之事有二以人力者灌溉鋤耘塗灩也以物力者泥糞灰秕稿卉也禾苗資上以生土力乏則衰沃之所以助土力之乏易田倂兩歲之力不壯則不能兼收所生以致倍然沃助其衰壯求其倍勢也猶有不待其衰未禾而先沃之白塊之間者此素問所謂滋化源之意耳滋其衰者過滋或至於不能勝而病矣滋

源則無是也固本者要令其根深入土中法在禾苗初旺之時斷去浮面絲根略燥根下土皮俾頂根直生向下則根深而氣壯可以任其土力之發生實穎實栗矣

亢而過洩者水奪

此謂獨陽不長者濟之以陰也何爲亢如旣穫之後犁土在田冬春二時皆無雨雪太陽燥烈破塊之間盡爲枯體陰不外周陽不內畜氣之過洩矣水奪者以水奪之也奪其過洩之陽藉其潤澤之液包含融結以成發生之功蓋天一生水水爲陰氣之微遇火俱化化則合倂爲用不惟不爲害而反爲利焉故君子貴不驕富不侈賢智不先人處卑高而憂危盛滿而戒不待以水奪之而自能不至於亢也

斂而固結者火攻

此謂偏陰不生者濟之以陽也何爲斂失於鋤墾蕪穢蔽其天陽汚濁淫其膚理陰沍久而不開生意塞而不達氣之固結矣火攻者以火攻之也攻

其固結之陰假其焚燎之力疏導蒸騰以宣發育之氣蓋地二生火火爲陽氣之微遇水俱變變則轉易死氣以爲生亦不害矣水云奪者必久漫而後可奪火云攻者必猛烈而後可攻然奪之欲其過洩於外者逐而攻之欲其固結於內者去也陰陽善惡其用舍去留之分有不可誣者如此

鋤墾寸隙不立一毛鬱蒸所至並鍾五賦

此又揭工力時氣所害爲甚者言也鋤墾寸隙墾之不遍也雖所餘徑寸他日未根適當之則詰屈

不入葉雖叢生亦必以漸消盡而至於濯濯然今
俗云縮科是已故耘耡者必使翻抄數過田無不
曝之土則土無不毛之病五賊食禾之虫也熱氣
積於土塊之間暴得雨水醖釀蒸濕未經信宿則
其氣不去禾根受之遂生蟊烈日之下忽生細雨
灌入葉底留注節幹或當晝汲太陽之氣得水激
射熱與濕相蒸遂生螣朝露遇日濛雨日中點綴
葉間單則化氣合則化形遂生蟥熱踵根下濕行
於稿夾日與雨外薄其膚遂生螟歲交熱化不雨

不暘晝晦夜暘而風氣不行遂生蟲五賊不去則
嘉禾不興故灌田者先須以水遍過收其熱氣旋
即去之然後易以新水栽禾無害不過一遍易去
者雖久浸不免日中雨露或以長牽或以疏齒拔
拂勿令凝着則虫不生近者田家治虫之法多以
石灰桐油布於葉上亦可殺也

知天之時識地之宜昧其苞命亦無以善其後

此承上以起下也苞命見下

故祖氣不足母胎有虧其踵不踵胎氣不完其胎不
胎雖成必敗益親下之本既久去地而傷母之體豈
能全天哉

祖氣主穀子之在秸者言也母胎主穀子之脫秸
者言也祖氣不足謂未及冬至而先刈者其一成
之氣既未充足以之爲種母胎有虧矣草木之生
其命在土成化變不離土氣踵踵相接生生無已
焉若脫土久氣不連屬生之雖具於胎成之則不
全其穀或半途而剝或成穗而秕故收種者當於
冬至之後熟治高土散布其上覆以疏草障蔽鳥

雀塵以畬灰滋潤燥枯至清明時沃之使芽除草
漫糞頻助其長此第一義也其次草裹美穗懸之
風簷季春之始置諸深汪勿令近泥半月氣足布
地而芽此雖不傷已落第二義矣但世俗浸種晝
沉夜浪會釀鬱蒸遏之使速胎中受病拔不可去
長芽嫩脆拋撒下田跌蹼折損種種不免迷而不
悟不知何見耳

夫善本者斯圖末慮終者貴謀始推陳而致新氣以
交併積盛脫胎而洗髓精以剝換化生

上言天時土性人力穀種備矣此下言治禾也種
得水始芽芽得土始苗移苗置之別土二土之氣
交併於一苗生氣積盛矣然其始不脫則陳腐之
體猶存髓不洗則濁淫之氣終在欲其稚而壯壯
而盛盛而不衰也得乎於天地之間氣之積盛者
力在交併精之化生者功在剝換不然同類而異
形一本而殊末果何故哉此在交併與剝換者得
不得之差耳
違順則豐覆逆乃稿縱橫成列紀律不違術遇爲儔

尺寸如范
栽苗者當如是也先以一指搪泥然後以二指嵌
苗置其中則苗根順而不逆縱橫之列整則易於
耘盪踈密各因其地之肥瘠爲儔踈者每畝約七
千二百科密則數踰於萬地肥而密所收倍於踈
者矣
但害生於稂莠法謹於芟耘與其滋蔓而難圖孰若
先務於決去故上農者治未萌其次治已萌矣已萌
不治農其農何

稂莠惡草之害苗者芟耘皆去草之事蔓草之延
生也滋益甚也蔓難圖也出左氏皆務決去而求
必得之亦古語引此以見惡不可縱漸不可長之
意上農深於農理勤於農事者也未萌根株在土
也上農者智力兼至知稂莠之害苗不惟不容其
延蔓於根芽未萌之時先有以治之矣是以用力
少而成功多不使其害及於苗所養至而所以生
全者大也已萌而治之其功次於是矣已萌而不
治者必至於蔓而不可圖爲農也何以謂之農哉

歎而哀之之詞知道者可以深長思矣
夫薙草之法數與草齊南粳北黍天所生地所宜人
所賴以養者種之良也物之良者必貴貴非賤等良
畏惡朋
薙治也惡草之害苗者不可勝數而其爲物也尤
易生焉所治之法不多則不可去南粳以下原其
當治之故蓋貴賤殊類善惡不可同居同居則善
者必爲惡者所害矣天生五穀所以養人可貴之
物也貴者難成而易傷賤者易起而難制於此辨

之不早候其潛滋暗長而後治之則其根株深固
枝葉暢茂盤結而輔翼者勢盛於苗矣雖有上農
亦無如之何
故農家者流思其力不足以盡圖之備假諸物其始
也直木而耒其次也橫木而耜又其次偏木而齒曲
木末而鏟聚木首而鋤繼之以撥終之以塗無不加
以鐵焉以木直而鐵堅也攻之無遺類矣
草之滋生無窮而人之用力有限不能不假於物
以為力勝之具耳今之耒而畊者有大畊小畊開

挑捲倫大低勤與惰之殊也糶抄遍過之說已見
於前其耙者亦多不求細熟平整粗塊臃泥凸則
曝日先燥窪則注水過深是以一坵之間禾之豐
瘁頓異且又妙在旋抄旋耙旋耙旋蒔則燥濕和
均渾水澄泥聚於根坎有壅培之力也移苗新土
黃色轉青乃用搗盪搗盪雖以去草實以固苗蔃
田之浮泥易行浮根而下之實土難入頂本頂本
入土不深橫根布於泥面則得土之生氣不厚枝
葉雖繁抽心不茂矣搗欲斷其泥面橫根使其頂

根入土深受積厚多生之氣其後抽心始高而結
穗長碩也鏟鋤皆剷草器撥以手拚去餘草塗以
泥壅蔽田皮既撥則洩去多水留少水在田夾泥
為塗塗時以手捻去禾心宿水候田中有燥裂即
上水灌之禾心宿水既去燥時免其濕釀漬入新
水又助潤滋清氣矣養苗至此除草已盡物不能
再假力不可再加然竟外之虞尚不保其無也
如是而猶有存者可不畏夫
此又申言稂莠之難去可畏之甚也蓋惡草賊而

易生有一根踵遺於地忽不覺其蔓矣
備生固難成功亦不易華而欲實風雨不作時將穫
矣燥則多損浸以成腐
此言養之係於人而成之係於天也稻花必在日
色中始放雨久則閉其竅而不花風烈則損其花
而不實二者皆粃穀之患也及其成穀將穫土太
燥則米粒乾損水多而過浸則斑黑成腐二者又
皆毀成之病也陰晴燥濕是豈人力可致哉農家
至此猶不得自盡況以委之蕪穢而求其敗也可

乎
故可貴之物不產非時不安非類欲其至足以遂斯民之天而農也如之何不力
此總結通篇旨意蓋穀不足則食不足食不足則民之所天不遂物之可貴如此苟非順時調護何以得之農者當知自力矣

友論

大西域利瑪竇集

利瑪竇曰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己焉

友之與我雖有二身二身之內其心一而已

相須相佑為結友之由

孝子繼父之所交友如承受父之產業矣

時當平居無事難指友之真偽臨難之頃則友之情顯焉蓋事急之際友之真者益近密偽者益踈散矣

有為之君子無異仇必有善友

交友之先宜察交友之後宜信

雖智者亦謬計己友多乎實矣愚人友自傍口友似有而還無智者抑或謬許友無多而實少

友之饋友而望報非饋也與市易者等耳

友與仇如樂與閙皆以和否辨之耳故友以和為本焉以和微業長大以爭大業消敗樂以導和閙失和友相和如樂不和則如閙

在患時吾惟喜看友之面然或患或幸何時友無有
　益憂時減憂欣時增欣
仇之惡以殘仇深於友之愛以恩友豈不驗世之弱
　于善強于惡哉
人事情莫測友誼難憑今日之友後或變而成仇今
　日之仇亦或變而爲友可不敬慎乎
徒試之于吾幸際其友不可恃也脉以左手驗耳左手不幸際也
旣死之友吾念之無憂蓋在時我有之如可失及旣
　亡念之如猶在焉

各人不能全盡各事故上帝命之交友以彼此胥助
　若使除其道於世者人類必散壞也
可以與竭露發予心如爲知已之友也
德志相似其友始固友也㕛又耳彼又我我又彼
正友不常順友亦不常逆友有理者順之無理者逆
　之故直言獨爲友之責矣
交友如醫疾然醫者誠愛病者必惡其病也彼以拔
　病之故傷其體苦其口醫者不忍病者之身友者
宜忍友之惡乎諫之諫之何恤其耳之逆何畏其
　額之蹙
友之譽及仇之訕並不可盡信焉
友者於友處處時時一而已誠無近遠內外面背異
　言異情也
友人無所善我與仇人無所害等焉
友者過譽之害較仇者過訾之害猶大焉友人譽我我或因而自矜仇人訾我我或因而加謹
視財勢友人者其財勢亡卽退而離焉謂此不見其
　初友之所以然則友之情遂渙矣

友之定於我之不定事試之可見矣
爾爲吾之真友則愛我以情不愛以物也
交友使獨知利已不復顧益其友是商賈之人耳不
　可謂友也小人交友如放帳惟計利幾何
友之物皆與共
交友之貴賤在所交之意耳特據德相友者今世得
　幾雙乎
友之所宜相宥有限友或負罪惟小可容方如犯義必大乃棄
友之樂多於義不可久友也

惡友之惡便以他惡爲已惡焉
我所能爲不必望友代爲之
友者古之尊名今出之以售比之於貨惜哉
友於昆倫邇故友相呼謂兄而善於兄弟爲友友之
益世也大乎財焉無人愛財爲財而有愛友特爲友
耳
今也友既沒言而諂諛者爲佞則惟存仇人以我鬪
眞語矣
設令我或被害於友非但恨已害乃滋恨其害自友

發矣
多有密友便無密友也
如我恒幸無禍豈識友之眞否哉
友之道甚廣濶雖至下品之人以盜爲事亦必以結
友爲黨方能行其事焉
視友如已者則遐者邇弱者强患者幸病者愈何必
多言耶死者猶生也
我有二友相訟於前我不欲爲之聽判恐一以我爲
仇也我有二仇相訟於前我可猶爲之　判必一

以我爲友也
信於仇者猶不可失況於友者哉信於友不足言矣
友之職至於義而止焉
如友寡也予寡有喜亦寡有憂焉
故友爲美友不可棄之也無故以新易舊不久即悔
既友每事可同議定然先須議定友
友於親惟此長焉親能無相愛親友者否焉親無愛
親親倫猶在除愛乎友其友理焉存乎
獨有友之業能起

友友之友仇友之仇爲厚友也 吾友必仁則知愛人知惡人故我據之
不扶友之急則臨急無助者
俗友者同而樂多於悅別而囬憂義友者聚而忻多
於樂散而無愧
我能防備他人友者安防之乎聊疑友即大犯友之
道矣
上帝給人雙目雙耳雙手雙足欲兩友相助方爲事
有成矣 友字古篆作𠬰即兩手也可有而不可無朋字古篆作羽即兩羽也鳥備之方能飛古賢者視朋友豈不如是耶

天下無友則無樂也

以詐待友初若可以籠人久而詐露反爲友厭薄矣

以誠待友初惟自盡其心久而誠乎益爲友敬服矣

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舊交不可棄而新者或以勢利相依我先富貴而後貧賤則舊交不可恃而新者或以道義相合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友而友或疎我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疎而我遂自處於疎也

夫時何時乎順語生友直言生怨

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

君子之交友難小人之交友易難合者難散易合者易散也

平時交好一旦臨小利害遂爲仇敵由其交之未出於正也交既正則利可分害可共矣

我榮時請而方來患時不請而自來夫友哉

世間之物多各而無用同而始有益也人豈獨不如此耶

良友相交之味失之後愈可知覺矣

居染屋而御染人近染色難免無汚穢其身矣交友惡人恒聽視其醜事必習之而浼本心焉

吾偶候遇賢友雖僅一抵掌而別未嘗少無裨補以洽吾爲善之志也

交友之旨無他在彼善長於我則我效習之我善之於彼則我教化之是學而即教教而即學兩者互資矣如彼善不足以效習彼不善不可以變動何

殊盡日相與遊謔而徒費陰影乎哉（無益之友乃偷時之盜偷時之損甚於偷財財可復積時則否）

使或人未篤信斯道且修德尚危出好入醜心戰未決於以剖釋其疑安培其德而救其將墜討莫過於交善友蓋吾所數聞所數覩漸透於肝鬲然開悟誠若活法勸責吾於善也嚴哉君子嚴哉君子時雖言語未及怒色未加亦有德威以沮不善之爲與

爾不得用我爲友而均爲嫌媚者

友者相褒之禮易施也夫相忍友乃難矣然大都友之皆感稱已之譽而忘忍已者之德何歟一顯我長一顯我短故耳

人人不相愛則耦不爲及

臨當用之時俄識其非友也愍矣

務來新友戒毋誼舊者

友也爲貧之財爲弱之力爲病之藥焉

國家可無財庫而不可無友也

仇之饋不如友之棒也

世無友如天無日如身無目矣

友者既久尋之既少得之既難存之或離于眼即念之于心焉

知友之益凡出門會人必圖致交一新友然後回家矣

諛諂友非友乃偷者偷其名而僭之耳

吾福祉所致友必吾災禍避之

友既結成則戒一相斷友情情一斷可以姑相著而難復全矣玉器有所黏惡于覩易散也而寡有用耶

醫士之意以苦藥瘳人病諂友之向以甘言長人惡

不能友已何以友人

智者欲離浮友且漸而疏之非速而絕之

欲以衆人交友則繁焉余竟無究仇則足已

彼非友信術而不得而欺之欺之至惡之之效也

永德永友之美餌矣凡物無不以時久爲人所厭惟德彌久彌感人情也德在仇人猶可愛況在友者歟

歷山王大西域古總王値事急躬入大陣時有嬖臣止之曰事險若斯陛下安以免身乎王曰汝免我於詐友且顯仇也自乃能防之

歷山王亦冀交友賢士名爲善諾先使人奉之以數萬金善諾怫而曰王賜吾以茲意吾何人耶使者曰否也王知夫子爲至廉是奉之耳曰然則當容我爲廉已矣而麾之不受史斷之曰王者欲買士之友而士者毋賣之

歷山王未德總値時無國庫凡獲財厚頒給與人也

有敵國　富盛惟事務克庫議之曰足下之庫在於何處曰在於友心也

昔年有善待友而豐惠之將盡本家產也傍人或問之曰財物畢與友何留於己乎對曰惠友之味也別傳對曰留惠友之冀也意僥與而均美

古有二人同行一極富一極貧或曰二人為友至密矣竇法德古者名賢聞之曰既然何一為富者一為貧者哉言友之物皆與共也

昔有人求其友以非義事而不見與之曰苟爾不與

我所求何復用爾友乎彼曰苟爾求我以非義事何復用爾友乎

西土之一先王曾交友一士而腆養之於都中以其為智賢者日候弗見陳諫即辭之曰朕乃人也不能無過汝莫見之則非智士也見而非諫則非賢友也先王弗見諫過且如此使值近時文飾過者當何如

是的亞是北方國名俗獨多得友者稱之謂富也

客力所西國王名以匹夫得大國有賢人問得國之所行大旨答曰惠我友報我仇賢曰不如惠友而用恩俾仇為友也

墨臥皮古聞上者折開大石榴或人問之曰夫子何物願獲如其子之多耶曰忠友也

田家五行

吳郡婁元禮

雜占

論日

日暈則雨諺云月暈主風日暈主雨　日脚占晴雨諺云朝又天暮又地主晴反此則雨　日沒後起青白光數道下狹上濶直起亘天此特夏秋間有之俗呼青白路主來日酷熱　日生耳主晴雨諺云南耳晴北耳雨日生雙耳斷風截雨若是長而下垂通地

則又名白日幢主久晴　日出早主雨出晏主晴老農云此特言久陰之餘夜雨連旦正當天明之際雲忽一掃而捲即光日出所以言早少刻必雨立驗言晏者日出之後雲晏開也必晴亦甚準蓋日之出入自有定刻實無早晏也愚謂但當云晴得早主雨晏開主晴不當言日出早晏也占者悟此理　日外自雲障中起主晴諺云日頭赶雲障晒殺老和尚　日沒返照主晴俗名爲日返塢一云日沒胭脂紅無雨也有風或問二候相似而所主不同何也老農云返照在日沒之前胭脂紅在日沒之後不可不知也諺云烏雲接日明朝不如今日又云日落雲沒不雨定寒又云日落雲裏走雨在半夜後已上皆主雨此言一朶烏雲漸起而日正落其中者　諺云日落烏雲半夜枵明朝晒得背皮焦此言半天元有黑雲日落雲外其雲夜必開散明必甚晴也又云今夜日沒烏雲洞明朝晒得背皮痛此言半天上雖有雲及日沒下去都無雲而見日狀如岩洞者也　已上皆主晴甚驗

論月

月暈主風何方有闕即此方風來　新月卜雨諺云月如挂弓少雨多風月如偃瓦不求自下又云月偃偃水漾漾月子側水無滴　新月落北主米貴荒諺云月照後壁人食狗食　作竊者易敗果驗　月初始生前月大盡初二晚見前小盡初三晚見諺云大二小三　初五夜梟更半月初八廿三上落半夜十二夜裏又亮月十三四大明月著地十五十六正團圓十七十八正轟喧十八九坐可守二十二十一日

上一更急二十二三月上半闌殘二十四五六月上
好煮粥二十七與八日月東方一齊發二十九夜略
有上弦初七八九下弦二三四

論星

諺云一個星保夜晴此言雨後天陰但見一兩星此
夜必晴　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　夏夜見星密主
熱　諺云明星照爛地來朝依舊雨言久雨正當黃
昏卒然雨住雲開便見滿天星斗則豈但明日有雨
當夜亦未必晴

論風

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俗呼謂之風潮古人
名之曰颶風言其具四方之風故名颶風有此風必
有霖淫大雨同作甚則拔木偃禾壞房室決堤堰其
先必有如斷虹之狀者見名曰颶母航海之人見此
則又名破帆風　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
止　諺云西南轉西北搓繩來絆屋又云半夜五更
西天明拔樹枝又云日晚風和明朝再多又云惡風
盡日沒又云日出三竿不急便寬大凡風日出之時

必略靜謂之風讓日大抵風自日內起者必善夜起
者必毒日內息者亦和夜半息者必大凍已上並言
隆冬之風　諺云風急雨落人急客作又云東風急
備蓑笠風急雲起愈急必雨　諺云東北風雨太公
言艮方風雨卒難得晴俗名曰牛筋風雨指丑位故
也　諺云行得春風有夏雨言有夏雨應時可種田
也非謂水必大也經驗　諺云春風踏脚報言易轉
方如人傳報不停脚也一云既吹一日南風必還一
日北風報答也二說俱應　諺云西南早到晏弗動

草言早有此風向晚必靜　諺云南風尾北風頭言
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初起便大　春南夏北有風必
雨　冬天南風三兩日必有雪

論雨

諺云雨打五更日晒水坑言五更忽有雨日中必晴
甚驗　晏雨不晴　雨著水面上有浮泡主卒未晴
諺云一點雨似一個釘落到明朝也不晴一點雨
似一個泡落到明朝未得　諺云天下太平夜雨
日晴言不妨農也　諺云上牽晝暮牽齊下晝雨齊

晴 諺云病人怕肚脹雨落怕天亮亦言久雨正當
昏黑忽自明亮則是雨候也 雨夾雪難得晴 諺
云夾雨夾雪無休無歇 諺云快雨快晴道德經云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凡雨喜少惡多 諺云
千日晴不厭一日雨落便厭

論雲

雲行占晴雨諺云雲行東雨無蹤車馬通雲行西馬
濺泥水没犁雲行南雨潺潺水漲潭雲行北雨便是
好晒穀 上風雖開下風不散主雨 諺云上風皇

下風隘無蓑衣莫出外 雲若砲車形起主風起
諺云西南陣單過也落三寸言雲陣起自西南來者
雨必多尋常陰天西南陣上亦雨 諺云太婆年八
十八弗曾見東南陣頭發又云千歲老人不曾見東
南陣頭雨没子田言雲起自東南來者絕無雨 凡
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眉梁陣
主先大風而後雨終易晴 天河中有黑雲生謂之
河作堰又謂之黑豬渡河黑雲對起一路相接亘天
謂之女作橋雨下闊則又謂之合羅陣皆主大雨立

至少頃必作滿天陣名通界雨言廣濶普徧也若是
天陰之際或作或止忽有雨作橋則必有挂帆雨脚
又是雨脚將斷之兆也不可一例而取 凡雨陣雲
疾如飛或暴雨乍傾乍止其中必有神龍隱見易曰
雲從龍是也 諺云旱年只怕沿江挑水年只怕北
江紅一云太湖晴上文言亢旱之年望雨如望恩赦
是四方遠處雲生陣起或自東引而西自西而東俗
所謂排乱則此雨非但今日不至必每日如之即是
久旱之兆也此吳諺也故指北江爲太湖若是晚霽

必兼西天但晴無雨諺云西北赤好晒麥 陰天卜
晴諺云朝要頂穿暮要四脚懸又云朝看東南暮看
西北 諺云魚鱗天不雨也風顛此言細細如魚鱗
斑者一云老鯉斑雲障晒殺老和尚此言滿天雲大
片如鱗故云老鯉往往試驗各有准 秋天雲陰若
無風則無雨 冬天近晚忽有老鯉斑雲起漸合成
濃陰者必無雨名曰護霜天諺云識每護霜天不識
每著子一夜眠

論霞

諺云朝霞暮霞無水煎茶主旱此言久晴之霞也又諺云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此皆言雨後作晴之霞暮霞若有火焰形而乾紅者非但主晴必主久旱之兆朝霞雨後作有定雨無疑或是晴天隔夜雖無今朝忽有則要看顏色斷之乾紅主晴間有褐色主雨滿天謂之霞得過主晴霞不過主雨若西方有浮雲稍厚雨當立至

論虹

俗呼曰鱟 諺云東鱟晴西鱟雨諺云對日鱟不到

晝主雨言西鱟也若鱟下便雨還主晴

論雷

諺云未雨先雷船去步來主無雨 諺云當頭雷無雨卯前雷有雨凡雷聲響烈者雨陣雖大而易過雷聲殷殷然響者卒不晴 雷初發聲微和者歲內吉猛烈者凶甲子日尤吉 雪中有雷主陰雨百日方晴 東州人云一夜起雷三日雨言雷自夜起必連陰

論霜

每年初下只一朝謂之孤霜主來年歉連得兩朝以上主熟上有鎗芒者吉平者凶春多主旱

論雪

其詳在十二月下雪而不消名曰等伴主再有雪久經日照而不消亦是來年多水之兆也

論電

夏秋之間夜晴而見遠電俗謂之熱閃在南主久晴在北主便雨諺云南閃千年北閃眼前 北閃俗謂之北辰閃主雨立至諺云北辰三夜無雨大怪言必

有大風雨也

論氣候

凡春宜和而反寒必多雨諺云春寒多雨水元宵前後必有料峭之風謂之元宵風 凡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楝花風打末 二月初有水謂之春水 二月八日張大帝生日前後必有風雨極準俗號為請客風送客雨正日謂之洗街雨初十謂之洗廚雨 二月二上工故諺元河東西好使犁此時之雨正是一犁春雨諺云水成田衣成人無衣不

成人無水不成田種田不務水田僅可種豆　立春
後五戊爲社其日雖晴亦多有微雨數點謂社公不
喫乾糧果驗　諺云淸明斷雪穀雨斷霜言天氣之
常　東作既興早起夜眠春間最爲要緊古語云一
年之計在春一日之計在寅　夏四月淸和天氣爲
正　必作寒數日謂之麥秀寒即月令麥秋至之後
芒種後雨爲黃梅雨夏至後爲時雨此時天公陰
晴易變諺云黃梅天日多幾番顛　諺云黃梅天氣
莫向老婆頭邊也要擔了簑衣箬帽去　夏至日最

田家雜占　〈八〉　九

長諺云夏至日莫與人種秋冬至日莫與人打更
夏至日九九氣候諺云一九二九扇子弗離手三九
二十七氷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出汗如出浴五九
四十五頭帶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七九
六十三上牀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
八十一家家打炭墼　六月有水謂之賊水言不當
有也　秋稍涼氣候之正即月令涼風至之候　八
月又作新涼諺云處暑後十八盆湯　又云立秋後
四十五日浴堂乾　中旬作熱謂之潮熱又名八月

小春　十八日潮生日前後有水謂之橫港水　九
月初有雨多謂之秋水　社日感候田園樂事並與
春社同但景物異耳唐詩云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
雞　早稻嵐癡稻嵐落縵天麥花水浴車嵐路雨
中氣前後起西北風謂之霜降信有雨謂之濕信未
風光雨謂之料信雨霜降前來信前信易過善後來
信了信必嚴毒此信乾濕後信必如之諺云霜降了
布納著得言已有暴寒之色　又云暴寒難忍熱難
當　水到此必退古語云霜降水痕收　雜時酒家

田家雜占　〈八〉　十

開沽諺云香橙螃蟹月　季秋刈獲之忙俗諺云春
金取寶月　冬初和暖謂之十月小春又謂之晒糯
穀天此時禾務已登正是農家爲沉醉佳處詩云一
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漸見天寒日短
必須夜作諺云十月無工只有梳頭喫飯工　又云
河東西好使犂河射角好夜作　立冬前後起西北
風謂之立冬信月內風頻作謂之十月五風信　諺
云冬至前後瀉水不走　至後九九氣候諺云一九
二九相喚弗出手三九廿七籬頭吹觱篥四九三十

六夜眠如鷺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
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擔頭擔八九七十
二猫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把一齊出　十二月
謂之大禁月忽有一日稍暖即是大寒之候諺云一
日赤膊三日齷齪　諺云大寒須守火無事不出門
又云大寒無過丑寅大熱無過未申　諺云燒月
廿四五鏇刀不出土

論朔日

晴主月內晴　雨謂之交月雨主久陰雨若此先連

綿有雨反輕　風吹月建方位主米貴自建方來爲
得其正萬物各得其所晴雨各得其宜

論旬中尅應

新月下有黑雲橫截主來日雨諺云初三月下有橫
雲初四日裏雨傾盆　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風
雨諺云廿五廿六若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　廿五
日謂之交月日　有雨主久陰　廿七日最宜晴諺
云交月無過廿七晴

論甲子

諺云春雨甲子乘船入市夏雨甲子赤地千里秋雨
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飛雪千里　一說甲子春
雨主夏旱六十日夏雨主秋旱四十日此說蓋取其
久陰之後必有久晴諺云半年雨落半年晴甲子過
雙日是雌甲子雖雨不妨

論壬子

春雨人無食夏雨牛無食秋雨魚無食冬雨鳥無食
又云春雨壬子秋爛蚕死又云雨打六壬頭低田便
罷休一云更須看甲寅日若晴抝得過不妨諺云壬

子是哥哥爭奈甲寅何若得連晴爲上不然二日內
亦當以壬子日爲主　一說壬子雨丁丑晴則陰晴
相半二日俱晴六十日內少雨二日俱雨主六十日
內雨多近聞此說累試有驗

論甲申

諺云甲申尤自可乙酉怕殺我言申日雨尚庶幾酉
上雨主久雨一云春甲申日則主米暴貴又云閩中
見四時甲申日雨則　家閉糶價必踊貴也吳地欲
最畏此二日雨故特以怕殺二字表其可畏之甚也

毋試極准

論甲戌庚必變

諺云久雨久晴多看換甲　又云甲午旬中無燥土

又云甲雨乙拗　又云甲日雨乙日晴乙日雨直

到庚　又云久晴逢戌雨久雨望庚晴　又云逢庚

須變逢戌須晴又云久雨不晴且看丙丁　又云上

火不落下火滴沰言丙丁日也

論鶴神

巳酉日下地東北方乙卯轉正東庚申轉東南丙寅

田家雜占　一八　十三

轉正南辛未轉西南丁丑轉正西壬午轉西北戊子

轉正北癸巳上天在天上之北戊戌日轉天上之南

甲辰轉天上之東己酉復下周而復始括云纔逢癸

巳上天堂己酉還居東北方上天下地之日晴主久

晴雨主久雨轉方稍輕若大旱年雖轉方天亦不作

變諺云荒年無六親旱年無鶴神　己亥庚子巳巳

庚午謂之水主土多是值雨　庚申日晴甲子必晴

丁未日雨殺百虫

論山

遠山之色清朗明爽主晴嵐氣昏暗主作雨　起雲

主雨收雲主晴尋常不曾出雲小山忽然雲起主大

雨　久雨在半山之上山水暴發一月則主山崩却

非尋常之水

論地

地面濕潤甚者水珠出如流汗主暴雨若得西北風

解散無雨　石礎水流亦然　四野鬱蒸亦然

論水

夏初水底生苔主有暴水　諺云水底起青苔卒逢大

田家雜占　一八　十四

水來　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諺云水面生青靛天

公又作變　諺云大水無過一周時　諺云大旱不

過周時雨大水無非百日晴言天道須是久晴則水

方能退也故論潮者云晴乾無大汛合而言之可見

水漲之易退之難也如此　凡東南風退水西北反

稱此理蓋只是吳中太湖東南之常事往年初冬大

西北風湖水泛起吳江人家皆供浸水中風息復平

謂之翻湖水纔是南風連吹半月十日便可退水三

三尺又不還漲　水邊經行聞得水有香氣主雨水

驟至極驗或聞水腥氣亦然　河內浸成包稻種既浸復浮主有水

論湖

每半月逐日候潮時有詩訣云午未未申申甲寅寅卯卯辰辰巳巳午午半月一遭輪夜潮相對起仔細與君論　十三二十七名曰水起是爲大汛各七日二十初五名曰下岸是爲小汛亦各七日　諺云初一月半五時潮又云初五二十夜岸潮天亮白遙遙又云下岸三潮登大汛　凡天道久晴雖當大汛水亦不長諺云乾晴無大汛雨落無小汛

論草

五穀草占稻色草有五穗近本莖爲早色腰末爲晚禾隨其穗之美惡以斷豐歉未必極驗但其草每年根根相似　茆蕩內春初雨過菌生俗呼爲雷蕈多則主旱無則主水　草屋久雨菌生其上朝出晴暮出雨諺云朝出曬殺暮出濯殺　看菜草一名干戈謂其有刺故也蘆葦之屬叢生於地夏月暴熱之時忽自枯死主有水　諺云頭莩生子沒殺二莩二莩生子旱殺三莩　茭草水草也村人嘗剝其小白嘗之以卜水旱味甘甜主水已來亦未止味鹹氣主旱已來亦已定

論花

梧桐花初生時赤色主旱白色主水　匾豆五月開花主水　杞夏月開結主水　藕花謂之水花魁開在夏前主水　冬青花詳見五月類　野薔薇開在立夏前主水　麥花晝放主水　鳳仙花開在五月主水　槐花開一遍糯米長一遍價　豐苦水旱四等草花雜占云薺菜先生歲欲甘葶藶先生歲欲苦藕先生歲欲雨蒺藜先生歲欲旱蓬先生歲欲荒水藻先生歲欲惡艾先生歲欲病皆以孟春占之係江南農事云

論木

凡竹笋透林者多有水　楊樹頭並水際根乾紅者主水此說恐每年如此不甚應

論飛禽

諺云鴉浴風鵲浴雨八八兒洗浴斷風雨鳩鳴有還

聲者謂之呼婦主晴無還聲者謂之逐婦主雨　鵲
巢低主水高主旱俗傳鵲意既預知水則云終不使
我没殺故意愈低既愈知旱則云終不使晒殺故意
愈高徇野僉載云鵲巢近地其年大水　海燕忽成
羣而來主風雨諺云烏肚雨白肚風　赤老鴉含水
叫雨則未晴晴亦主雨老鴉作此聲者亦然　鴉叫
叫早主雨多人辛苦叫晏晴多人安閑農作次第
夜間聽九逍遙鳥叫卜風雨諺云一聲風二聲雨三
聲四聲斷風雨　鶻鳥仰鳴則晴俯鳴則雨　鵲噪

田家雜占　八　七

早報晴明曰乾鵲　冬寒天雀羣飛翅聲重必有雨
雪　鬼車鳥即是九頭虫夜聽其聲出入以卜晴雨
自北而南謂之出窠主雨自南而北謂之歸窠主晴
古詩云月黑夜深聞鬼車　喚鶴叫主晴俗謂之賫
蓑衣　鵓叫諺云朝鵓晴暮鵓雨　夏秋間雨陣將
至忽有白露飛過雨竟不至名曰截雨　家鷄上宿
遲主陰雨　燕巢做不乾淨主田內草多　母鷄背
負鷄雛謂之鷄㲞兒主雨　喫共鷄鵝亞載五月下

論走獸

獺窩近水主旱登岸主水有驗　鬪膣上野鼠爬地
主有水必到所爬處方止　鼠咬麥苗主不見收咬
稻苗亦然倒在根下主晝下米貴銜在洞口主囤頭米貴狗爬地主陰雨每
眠灰堆高處亦主雨狗咬青草喫主晴　狗向河邊
喫水主水退　䶄鼠其臭可惡白日銜尾成行而出
主雨　猫兒喫青草主雨　絲毛狗褪毛不盡主梅
水未止

論龍

龍下便雨主晴凡見黑龍下主無雨縱有亦不多白

田家雜占　八　六

龍下雨必到水鄉諺云黑龍護世界白龍壞世界
龍下頻生旱諺云多龍多旱　龍陣雨始自何一路
只多行此路無處絶無諺云龍行熟路

論魚

魚躍離水而謂之秤水主水漲高多少增水多少一
凡鯉鯽魚在四五月間得暴漲必散子散不盡水未
止盛散水聲必定夏至前後得黃鱨魚甚散子將雨
必止雖散不甚水終未定最緊　車溝內魚來攻水
逆上得鮎主晴得鯉主水諺云鮎乾鯉濕又鯿魚主

水鰆魚主晴　黑鯉魚脊翼長接其尾主旱　夏初
食鯽魚脊骨有曲主水　漁者網得死鯀謂之水惡
故魚着網即死也口開主水立至易過口閉來遲水
旱不定　蝦籠中張得鰟魚主風水
論祥瑞
兩岐麥謂一稈而秀兩穗也主時年祥瑞又主其田
秋必倍收其家日必驟進又主太平之兆漢史云桑
無附枝麥岐兩穗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紫燕來巢
主其家益富此燕與烏燕同類而異凡名曰含鷚見

又名黃腰燕予嘗與却與烏燕絕不相似余所居村
巷有此燕巢者僅二家一巷之最温潤者亦僅此二
家又凡燕巢長及大者主吉祥北向者令人家道興
旺更利田蠶也　凡六畜自來占吉凶諺云猪來貧
狗來富猫兒來開質庫　一云鷄來貧蒸鷄之得失
尋常有之何足為異因猪鷄音相近俗傳之說昔有
一人言其家主翁召是富室長者忽隣家走　猪入
其猪闌未遠長者取之長者故意妄言多之猪數以
援其猪其人不敢索而去遂致廢弛富室　破碗上

下作兩截斷而齊者名曰無底碗大吉往往以上
書古語於其中懸東壁謂祥瑞也　近者一友人云
數年前曾見上洋高仲明家有一無底碗謂其祥瑞
懸之東壁其齊如截愛若至寶不三年其家財貨大
進田連阡陌今則為當地田户　凡牛退齒每每凡
不得而知見若有見其齒已脫在口候而得之者大
吉利主三年内大發　猫洗面至耳主有遠親至之
喜　黃昏鷄啼主有天恩好事或有減放税糧之喜
臘月廿五日夜赤豆粥饑彘則三年大發　猫犬

生子皆雄主其家有喜事　三白大吉謂白雀巢簷
白鼠穿屋白魚入舟也　鼠咬人幞頭帽子衫領主
得財喜百日内至　半夜前作數錢聲者主招財吉
鼠很來窟其家必長吉　犬生一子其家興旺諺
云犬生獨家富足　春初獺祭魚忽有人拾得其遺
殘者食之大吉　鵲噪簷前主有佳客至及有喜事
蛇脫殼人有見之者主大發迹　燈花不可剔去
至一更不謝明日有吉事半夜不謝主有連綿喜慶
之事或有遠親信物至諺云燈花今夜開明朝喜事

来久陰天息燈燈煤如炭紅良久不過明日喜晴諺云火留星必定晴久晴後火煤便滅主喜雨　長墩忽然門内泥土自然墳去聲起成墩者謂之長墩主其家長進余嘗記幼時曾見東郊有一村店始於賣酒營生僅以自足忽門内泥土自然墳起店主謂其祈瑞愛護不鋤日見漸高家亦日益遂添賣香燭麩麵之類踰年愈高成墩不勝添進人口積蓄米麥乃大興販京果海錯南貨等物無所不有雖百里之外或富室或寺院咸來垂顧動以千緡每歲年及春季日

田家雜占　八　三十一

有數千緡交易長夏門亦如市四方馳名遠近自爲巨富三十年後墩漸平下家亦暗消　凡見鼠立主大吉慶　嘗聞余大父言昔中年一元旦曾於庭中㵎口獨見一鼠對面拱立心雖不以爲怪亦謂頗奇因向之曰爾亦知泰來之賀耶其鼠復如揖拜之狀而去大父晩年子孫蕃衍家事從容至老康健壽享八十九歲可謂吉慶矣因以此事問前輩乃云嘗於雜書中曾見此説名曰狠恭鼠拱主大吉慶必有陰德所致而然　巳上數事初非好奇以惑衆皆以耳

事耳聞實確可考之言始附卷末以備田家五行中之一事云爾

神補拾遺凡出入遇合物及犬過稱大吉所謀皆遂錢穀豐盈

田家雜占　八　三十二

居家宜忌

錢唐瞿祐

元日取鵲巢燒灰着于厠間以避兵撒于門裏以避盜

正月上寅日取女靑草末三合絳囊盛掛帳中能辟瘟疫

正月初婚忌空床招不祥不得已者以薰籠置床以厭之

二月取道中土泥門戶辟官符上壬日取土泥屋四

角宜蠶事

二月丁亥日收桃花陰乾爲末戊子和井花水服方寸七日三服療婦人無子兼美容顏

社日令男女輟業一日否則令人不聰

三月採艾爲人以掛戶上備一歲之灸材

三月三日採薺菜花鋪竈上及坐卧等處可以辟蟲蟻

又云淸明日日未出時採薺菜花候乾作燈杖可辟蚊蛾

上巳日婦人以薺花點油祝之洒入水中若成龍鳳花卉狀者則吉謂之油花卜

穀雨日採茶炒藏能治痰嗽及療百病熱疾

風土記三月十六二十七日忌遠行水陸不吉初一十六日忌裁衣交易

四月忌暴怒傷心秋必爲瘧自夏至至九月忌食腐宿肉菜之物忌用宿水洗面漱口

五日以艾縛一人形懸于門戶上以辟邪氣以五綵絲繫于臂上辟兵厭鬼且能令人不染瘟疾

五日硃砂寫茶字倒貼辟蛇蝎寫白字倒貼辟蚊寫儀方二字倒貼亦妙

病目者以紅絹盛榴花拭目棄之謂代其病凡紅物俱可

疫氣時行用管仲置水缸內食水不染十二月除夕同此

茉莉花勿置床頭引蜈蚣當忌

李子不可與雀肉同食損五臟

小兒不可弄槿花惹病瘧槿爲瘧子花故也

六月六日取水收起淨甕盛之一年不臭用以作醋醬醃物一年不壞

六月伏日宜作湯餅食之名爲辟惡

造醬用三伏黃道日浸豆黃道日拌黃不生虫

暑月不可露卧勿沐浴當風慎賊邪之氣侵人

暑月瓷罈大日酒熱不可即用盛裝飲食之類恐收暑氣

七日曝皮裘可以辟蛀

七日取角蒿置氊褥書籍中可以辟蠹又云可以辟蛇

立秋太陽未升採楸葉熬膏搽治瘡立愈名楸葉膏熬法以葉多方稠

七夕乞巧使蜘蛛結萬字造明星酒同心鱠

八月行路間勿飲陰地流泉令人發瘧脚軟

秋社日人家襁褓兒女俱令早起恐社翁爲祟與春社同

八月一日以絹囊承取栢樹下露如珠子取拭兩目明爽無疾

自霜降後方可食蟹蓋中膏內有腦骨當去勿食有毒

秋分之日勿殺生勿用刑勿處房帷勿吊喪問疾勿大醉

八月八日勿買布買鞋履附足大爲忌

九月九日採茱萸插頭髻辟惡氣而禦初寒

九日天明時以片糕搭兒女頭額更祝曰願兒百事俱高作三聲

九日造迎涼脯羊肝餅佩瘦木符

此月後宜食野鴨多年小熱瘡不愈食多即瘥永久無患

十月亥日食餅令人無病

立冬日陽氣歸內腹宜溫暖物入胃易化

是月宜食芋無礙

十月一日爲民歲臘十五日爲下元此二日戒夫婦入房

十一月可服補藥不可餌大熱之藥宜早食宜進宿熱之物

十一月勿食龜肉令人水病勿食生菜發宿疾勿食
生韭多涕唾
十一月初四日勿責譴下人大忌
十一日不可沐浴勿以火炙背
是月勿枕冷石鐵物令人目暗志昏
十二月癸丑日造門盜賊不能進
臘月子日晒薦蓆能去蚤虱
是月取猪脂四兩懸于厠中入夏一家無蠅
除日以合家頭髮燒灰同脚底泥包投井中却五瘟
疫鬼

除夜勿嗔罵奴僕并碎器皿仍不可大醉
是月勿歌舞犯者凶

放生辯惑

會稽陶望齡

芝亭張子雲來王子與諸善友以萬曆辛丑仲夏
朔剏放生會於城南因書雲棲大師放生文會籍
之首復命鄙言贅於末簡予惟慈心功德昔賢已
詳無俟復論第取聾俗所排堅難猝破者略為答
語數條以解羣惑嗟乎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自古
已有斯語矣而白首之士猶迷而不解是為鮑氏
弱子笑也

問仁者當宏濟蒼生拯扶赤縣何必留情微物
效彼小慈終同兒子之嬉豈有丈夫之槩
答事有弘微心無巨細擬象擒兎獅子之全力具存
纖草喬林一雨之普沾靡異然則心非大也豈嫌善
小而不為心非小也安見小事之非大必如子言則
畜池無相鄭之功而祝網豈王殷之略哉不知天心
等愛道眼普觀舉斯心既無廣隘之殊論物命亦何
貴賤之別故與生頓貴肖翹等活萬人世主圖王敢
緩于天下寧當懸珍但貴擴充

問親親仁民仁民愛物序分先後施有重輕當
闔厥重先置茲輕後
答以刼盜而爲奉養不若止盜以寧親以屠創而效
布施不若損施而全命蓋一忍而生百忍亦一慈而
該百慈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則濟衆者寧當殄乎物
昔有懦士曾處圍城始雖掌被而猶戰兢後則登陴
而親捍禦乃謂人曰勇可習乎夫勇由血氣猶以習
增仁乃性生豈難漸學故當滋吾生意違彼殺機生
爲至順故好生卽召順之階殺是極違故遠殺乃去

違之要若能時時救物念念利生將使戾夫洸愛如
轉春色於寒柯逆子承歡若濬源泉於勺水矣
問物旣旁生與人非類若網罟畢弋不設於先
王則鳥跡獸蹄必交於中國雖云愛物終至妨
人且雞鶩長生蛙魚不殺其類充塞恐無所容
答獸有茂草魚躍淵泉並育並生豈妨豈礙今蜀不
食蟹楚不捕蛙未聞楚蜀之鄉純爲蛙蟹所據殺之
而類乃滋盛不殺而生反不蕃人羊之言其故可痛
問鱗鬣未舒網罟隨人旣難逃死奚用放生婦
人之仁哲士所笑
答凡有生命總是無常人亦同然非止於物儻以物
命難延理當烹煮亦將謂人生無幾便可誅 然獄
中必殺之囚牀上臨危之病療者猶欲留連於朝夕
刑官亦必轉展於秋冬此決死而尚冀其生彼更生
而未必卽死況夫放救之舉本吾慈憫之心眼見其
生便似永投生路手援其死卽如永脫死門則死何
必豫疑生何須終保乎
問衆生就死極多此會放生極少救一漏萬何

取普周
答愛以心行慈由術運昔云仁術尚不妨殺羊以易
牛今者慈心亦何害救一而漏萬惟心惟術自普自
周故數錢布施堪等大千況衆命更生功豈小補濟
旱元非一溉終愈立稿之他苗繞塔豈合遊畋亦喻
投湯之勺水且愚人適口智者娛心但知適口之可
甘不識娛心之大快是故涸鱗乍濕籠羽更騫方遊
釜鬵而倏返江湖將就刀砧而俄辭絆縶似赴市曹
而逢赦如遭寇虜而獲還鄉躅方甦悠洋忽逝於是

在濠知樂對水忘饑覩此生全覺輕安之在我變其
離脫如重恙之去身彼箸下萬錢食前方丈三寸舌
外美惡何知一觰飽餘腥膩可厭其爲娛樂曾有幾
何豈若脫彼命於生死之間佁吾心於飛躍之際浣
情滌慾同斯縱壑之歡送目煙雲皆此排空之樂然
則衆所營者口腹吾所娛者神情取適正同心口有
别耳

問物元非物生亦無生但須究了一心即是曲
成萬物投厓割肉尚屬有爲贖蚌放螺徒滋勞

費
答究窮至理雖何死而何生曲徇物情亦欣生而哀
死蓋以衆有即真無之域涉事即融理之門若執無
爲而病有爲則無爲之談適資慳吝執無生而訾放
生則無生之說反助貪殘旣啖肉無礙真修豈放生
反乖妙理即加所謂投厓割肉則身執盡忘餧虎飼
鷹則悲心彌廣運悲心而有爲之功斯著祛身執而
無生之旨寔符今則所重者已身所輕者物命寶見
命旣孤爾貪生殺他身乃托無生死斯又與於不仁

之甚加諸俗士數等矣

説郛續目録

弓第三十一

長者言　陳繼儒
清言　屠隆
續清言　屠隆
歸有園塵談　徐太室
木几冗談　彭汝讓
偶談　李鼎
玉笑零音　田藝蘅

寓林清言　黃汝亨
狂言紀　黃汝亨

長者言

華亭陳繼儒

一余少從四方名賢游有聞輒掌錄之已復死心茅茨之下霜降水落時弋一二言拈題紙屏上語不敢文庶使異日子孫躬耕之暇若机識數行字者讀之了了也如云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則吾豈敢

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

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戸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偶與諸友登塔絕頂謂云大抵做向上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乘興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又須賴諸君慫恿此太絕頂不遠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提撕警惺跬步少差易至傾跌只此便是做向上一等人榜樣也

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南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

名利壞人三尺童子皆知之但好利之弊使人不復顧名而好名之過又使人不復顧君父世有妨親命以潔身訕朝廷以賣直者是可恐也孰不可恐也

宦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有味於淡也

賢人君子專要扶公論正易之所謂扶陽也

清苦是佳事雖然天下豈有薄於自待而能厚於待人者乎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厲鬼隨之知此可以役使鬼神

黃帝云行及乘馬不用迴顧則神去今人迴顧功名富貴而去其神者豈少哉

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不當有憂國之語

臺官論劾上司時論以爲快但此端一開其始則以廉論貪其究必以貪論貪矣又其究必以貪論廉矣使主上得以賤視大臣而憲長與郡縣和同爲政可長也

責備賢者畢竟非長者言

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不如阿婆要教人

廣志遠願覬造巧異積傷至盡盡則早亡豈惟刀錢

田宅若乃組織文字以冀不朽至於鏤肺鏤肝其爲廣遠巧異心滋甚禍滋速

大約評論古今人物不可便輕責人以死

治國家有二言曰忙時閒做閒時忙做變氣質有二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火麗于木蘊于石者也方其藏於木石之時取木石而投之水水不能克火也一付於物即童子得而滅之矣故君子貴翕聚而不貴發散

靦靦子毋教人養喜神止菴子毋教人忿殺機是二
言吾之師也
朝廷以科舉取士使君子不得已而爲小人也若以
德行取士使小人不得已而爲君子也
奢者不特用度過侈之謂凡多視多聽多言多動皆
是暴殄天物
鯤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仕宦無息機不仆
則蹶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人有嘿坐獨宿悠悠忽忽者非出世人則有心用世
人也

長者言　四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故
也
初夏五陽用事于乾爲飛龍草木至此已爲長旺然
旺則必極至極而始收歛則已晚矣故康節云牡丹
含蘂爲盛爛熳爲衰蓋月盈日午有道之士所不處
焉
醫書云居母腹中母有所驚則生子長大時發癲癇
今人出官涉世往往作風狂態者畢竟平日帶胎疾
耳秀才正是母胎時也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墻全體面六字斷
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墻不言腹心而言體面
皆是向外事也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
此二語其宰相臺諫之藥石乎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彼自處順于我
何關我自處逆于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
天下事大率類此

長者言　五

用兵者仁義可以王治國可以霸紀律可以戰智謀
則勝負共之恃勇則亡
出一個喪元氣進士不若出一個積陰德平民
救荒不患無計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
凡議論要透皆是好盡言也不獨言人之過
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即善也吾不知所謂惡
但使人恨者即惡也
講道學者得其土苴真可以治天下但不可專立道
學門戶使人望而畏焉嚴君平賣卜與子言依于孝

與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弟雖終日譚學而無講學之名今之士大夫恐不可不味此意也

天理凡人之所生機械凡人之所熟彼以熟而我以生便是立乎不測也

青天白日和氣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卽鳥鵲且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乖戾之感至于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為主

頤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之所入者其禍小口之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吳俗生定輒問新聞此游閑小人入門之漸而是非媒孽交構之端也地方無新聞可說此便是好風俗

好世界忝訛言之訛字化其言而為訛也

富貴功名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其下不取辱則取禍

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必無放肆之君子

人有好為清態而反濁者有好為富態而反貧者有好為文態而反俗者有好為高態而反卑者有好為淡態而反濃者有好為古態而反今者有好為奇態而反平者吾以為不如混沌為佳

人定勝天志一動氣則命與數為無權

偶譚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且無論公之人品政事只此閒工夫何處得來所謂君子樂得其道故老而不為疲也亦只為精神不在嗜好上分去耳

捏造歌謡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淨種子矣

人之嗜名節嗜文章嗜游俠如嗜酒然易動客氣當以德性消之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田鼠化為鴽雀入大海化為蛤蛋魚且有變化而人至化不變何哉故善用功者月異而歲不同時異而日不同

好譚閨門及好譚亂者必為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

有濟世才者自宜韜斂若聲名一出不幸而為亂臣賊子所劫或不幸而為權奸佞倖所推既損名譽復

舉事幾所以易之無咎無譽莊生之才與不才真明哲之三宿也

不盡人之情豈特平居時卽患難時人求救援亦當嘗味此言

俗語近于市纖語近于娼諢語近于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

人之交友不出趣味兩字有以趣勝者有以味勝者有趣味俱乏者有趣味俱全者然寧饒於味而無寧饒於趣

天下惟五倫施而不報彼以逆加吾以順受有此病自有此藥不必校量

羅仲素云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朋友兄弟妻子以及于童僕鷄處可憎終日落嗔火坑塹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

小人專望人恩恩過不感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難忘

好義者往往曰義憤曰義激曰義烈曰義俠得中則爲正氣太過則爲客氣正氣則事成客氣則事敗故曰大直若曲又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

醫以生人而庸工以之殺人兵以殺人而聖賢以之生人

人之高堂華服自以爲有益于我然堂愈高則去頭愈遠服愈華則去身愈外然則爲人乎爲巳乎

神人之言微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衆人之言多

小人之言妄

欲見古人氣象須于自巳胸中潔淨時觀之故云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于自家體貼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語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矣當三復斯言

徐主事好衣白布袍曰不惟儉朴且久服無點汙亦可占養

河洛卦範皆圖也書則自可讚研圖則必由討論古

人左圖右書此也今有書而廢圖故有學而無問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其惟圖乎
留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三分癡呆以防死
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
利濟便是天地了也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
乞丐亦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蹉過耳
夫衣食之源本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逍遥
之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
士君子不能陶鎔人品竟學問中欠力未透

人心大同處莫生異同大同處即是公論公論處即
是天理天理處即是元氣若于此處犯手者老氏所
謂勇乎敢則殺也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說士夫
夫獨拈民之一字都有味
皆假山無巧法只是得其性之重也故久而不傾覩
此則嚴重者可以自立
後輩輕薄前輩者往往促算何者彼既賤老天豈以
賤者贈之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
檢點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
不虛生
王少河云好色好鬭好得會歇別無所長只長此三
件所以君子戒之
靜坐以觀念頭起處如主人坐堂中看有甚人來自
然應答不差
人鳥不亂行人獸不亂群和之至也人乃同類而多

乖戾何與故朱子云執拗乖戾者薄命之人也
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順逆差遣何曾作得主馬
牛爲人穿着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不知世上一
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
至老其不爲馬牛者幾何哀哉
世亂時忠臣義士尚思做個好人幸逢太平復爾溫
飽不思做個君子更何爲也
凡奴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得罪于我者可恕也
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天下唯聖賢收拾精神其次英雄其次修煉之士
醉人膽大與酒融浹故也人能與義命融浹浩然之
氣自然充塞何懼之有
曾見賢人君子而歸乃猶然故吾者其誠意可知矣
出言須思省則思爲主而言爲客自然言少
只說自家是者其心粗而氣浮也
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人疾言遽色怒氣睨人人人寧
有怡者乎
士大夫不貪官不受錢一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

欽定四庫全書　十二

天生聖賢之意蓋潔己好修德也濟人利物功也有
德而無功可乎
未用兵時全要虛心用人既用兵時全要實心活人
孔子畏大人孟子藐大人畏則不驕藐則不諂中道
也
少年時每思成仙作佛看來只是識見嫩耳
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寬厚寬
厚則福益厚矣
進善言受善言如兩來船則相接耳

人不易知然爲人而使人易知者非至人亦非眞豪
傑也黃河之脉伏地中者萬三千里而莫窺其際器
局短淺爲世所窺丈夫方自愧不暇而暇求人知乎
能受善言如市人求利寸積銖累自成富翁
揣殺機以迎生氣修庸德以來異人
金帛多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少不知其他知
有爭而已金帛少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多亦
不知其他知有親而已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三

以舉世皆可信者終君子也以舉世皆可疑者終小
人也
漢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平則能拄其中矣廉能者後
世不熟經術之論也
古人重俠腸傲骨曰腸與骨非霍霍鋏弄口舌矜作
意氣而已郭解陳遵議論長依名節
清福上帝所吝而習忙可以銷福清名上帝所忌而
得謗可以銷名
人不可自恕亦不使人恕我

一一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0　出版

文中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嗚呼今之秦
疏亦然

用人宜多擇友宜少

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

心逐物曰迷法從心曰悟

儒佛爭辯非惟儒者不讀佛書之過亦佛者不讀儒
書之過故兩家皆交淺而言深

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游定不得力落騷雅
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古之宰相捨功名以成事業今之宰相既愛事業又
愛功名古之宰相如聶政塗面抉皮今之宰相有荊
軻生刼秦王之意所以多敗

周顛與何瀜書云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重者無
逾性命性命于彼甚切滋味在我可輕故酒肉之事
莫談酒肉之品莫多酒肉之友莫親酒肉之僧莫接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證習陰謀者
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却曰
寓諸庸原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
而又難有禮

憐才二字我不喜聞才者當憐人寧為人所憐邵子
曰能經綸天下之謂才

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讀史要耐訛字如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橋閒居耐
俗漢

孔子云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蓋聖人之氣不
與兵氣合故知其不害予桓魋今人懶習文字者由

其氣不與天地之氣及聖賢之清氣合故不得不懶
也

清言

東海屠隆

子房虎嘯安期生豹隱於海濱藥師龍驤魏先生蛟屈於嵩穴緊豈異哉寔命不同

三九大老紫綬貂冠得意哉黄粱公案二八佳人翠眉蟬鬢銷魂也白骨生涯

口中不設雌黄眉端不挂煩惱可稱烟火神仙隨宜而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風晨月夕客去後蒲團可以雙跏烟島雲林興來時竹杖何妨獨往

覆雨翻雲何險也論人情只合杜門朝風弄月忽頹然全天真且須對酒

道上紅塵江中白浪饒他南面百城花間明月松下凉風輸我北窗一枕

淨几明窗好香苦茗有時與高衲談禪荳棚菜圃暖日和風無事聽閑人說鬼

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

甜苦備嘗好丢手滋味渾如嚼蠟生死事大急回頭年光疾于跳丸

無物能牢何況蠢茲布袋有形皆壞不聞爛卻虛空

坐禪而不明心取骨頭爲工課馬祖戒于磨甎談經而不見性鑽故紙作生涯達摩所以面壁

草色花香游人賞其有趣桃開梅謝達士悟其無常

修淨土者自淨其心方寸居然蓮界學坐禪者達禪之理大地盡作蒲團

立身而認骨肉太親則人緣難遣學道而求形神俱在則我相未融

餳粘油膩牽纏寂是愛河瞎引盲趁展轉投于苦海非大雄氏誰能拯之

知事理原有頓漸則南北之宗門不廢知升墜分于情想則過現之因果昭然

若無後來報應則造物何以謝顏回除却永劫灾殃則上帝胡獨私曹操

禿鬢黄面揣骨法豈有如許公侯道氣文心摽風流亦是可兒措大

招客留賓爲懽可喜未斷塵世之攀緣澆花種樹嗜好雖清亦是道人之魔障

角弓玉劍桃花馬上春衫猶憶少年俠氣瘿瓢膽瓶貝葉齋中夜衲獨存老去禪心

寶籙祈仙金函禮佛造物尚不得牢籠褐衣披體破帽蒙頭君相又安能陶鑄

臨池獨照喜看魚子跳波遊逕閒行忽見蘭芽出土亦小有致時復欣然

盤飧一菜永絕腥膻飯僧宴客何煩六甲行廚茆屋三楹僅蔽風雨掃地焚香安用數童縛帚未見元放翛然尚覺布丞多事

菜甲初肥美于熟酪蓴絲旣長潤比羊酥

楊柳岸蘆葦汀池邊須有野鳥方稱山居香積飯水田衣齋頭纔着比丘便成幽趣

竹風一陣飄颺茶竈疎烟梅月半彎掩映書牕殘雪眞使人心骨俱冷體氣欲仙

登華子岡月夜犬聲若豹遊赤壁磯秋江雀影如人但想前賢神明開滌

山河天眼裡不知山河卽是天眼世界法身中不知世界卽是法身

如來爲凡夫說空以凡夫著有故爲二乘人說有以二乘人沉空故著有則入淪轉之途沉空則礙普度之路是故大聖人銷有以入空一法不立從空以出有萬法森然

黃虀淡飯允宜山澤之臞曲几匡牀久絕華清之夢

棺則朽于木槨則朽于土土木何勞分別沉則化于水焚則化于火火水安用商量

紅潤凝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匀淺黛柳邊乍拂輕風問婦索釀甕有新芻呼童煑茶門臨好客先生此時情興何如

痴矣狂客酷好賓朋賢哉細君無違夫子醉人盈座簪裾半盡酒家食客滿堂瓶甕不離米肆燈燭瑩瑩且躭夜酌爨烟寂寂安問晨炊生來不解攢眉老去彌堪鼓腹

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若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

白仲奇窮悍婦同于馮衍德閨高隱孤居頗似王維我固當勝之

明霞可愛瞬眼而輒空流水堪聽過耳而不戀人能以明霞視美色則業障自輕人能以流水聽絃歌則性靈何害

詩堪適性笑子美之苦吟酒可怡情嫌淵明之酷嗜若詩而嫉妬爭名豈云適性若酒而猖狂罵座安取怡情

鑠金玷玉從來不乏彼讒人洗垢索瘢尤好求多于

佳士止作疾風過耳何妨微雲點空

學道歷千魔而莫退遇辱堅百忍以自持到底無損毫毛轉使人稱盛德當時之神氣不亂入夜之魂夢亦清

金吾厚享千鍾奇慳于苴牆學士御食二器數定于橘湯余刻丁貧賤每藜藿之飯不充壯忽持齋想肉食之薄已盡

大臣雅度嫌王勃之恃才明主知人想李白之濟福盈庭滿座斷結騶丁貴人累牘連篇絕八行于政府

倚塵既盡心鏡逐明外影何如內照幻泡一消性珠自朗世瑾原是家珍

善謔須好詼諧吐語傷于過綺取快佐雕亦無大害揚隱微談中冓爲德毋乃太涼積愆消福吾鄙戒之

人生于五行亦死于五行恩裡由來生害道外于六賊亦成于六賊妙處只在轉關

雲棲蓮老佛龍燈公嶺表憨山湖南窮介有西方美人之思碧浪朱生西冷虞氏湘靈逸客鏡水隱鱗有天際眞人之想

聰明而修潔上帝固錄清虛文采而貪殘冥官不愛詞賦

凡夫逃眞而逐妄智慧化爲識神譬之水湧爲波不離此水聖人悟妄而歸眞識神轉爲智慧譬之波平爲水當體無波

樓前桐葉散爲一院清陰枕上鳥聲喚起半窗紅日

一泓濠上便同莊叟之觀片石林間堪下米顛之拜

天上兩輪逐電晝夜不休人間二鼠嚙藤刹那欲斷

立雪斷臂柢緣甚壓當行劈面擱胸直是酒逢知己

啜飯著衣生世無補飾巾待瀕顧影多慙庶幾哉白
魚蠧簡食奇字于腹中黃鳥度枝遺好音于世上
比丘鼻臭荷香來池神見斥童子乃以香嚴而圓通
元卿目玩宮卉爲天神所呵古德有因挑花而悟道
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是悠然
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雲斗室經殘石磬半沉蕉雨
水色澄鮮魚排荇而徑度林光澹蕩鳥拂閣以低飛
曲逕烟深路接杏花酒舍澄江日落門通楊柳漁家
催租吏只問家僮知主人之不理生產收稼奴徑達

主母笑先生之向如外賓
八關齋久何敢然寄輿于持鳌五斗量怪聊復爾托
名于泛蟻
侶猿猴友虎豹不能孫登之穴居馴鳥雀畜鳧魚頗
似何點之野逸
高人品格既有媿井丹潔身名士風流亦不至相如
惕世
天討有罪生來幸免馬驢世棄不才隱去敢云鴻豹
有分有限耗星臨宮傾我論萬事總不如人無慮無
憂天喜坐命戀人只一等至要在我
持論絕無鬼神見怪形而驚怖平居力詆仙佛遇疾
病而修齋儒者可笑如此稱柴數米時翻名墜于虜
筵媚竈乞墦日社山林于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爲龍爲蛇生既謝陽秋于太史呼牛呼馬死亦一任
彼月旦于時人
以文章爲遊戲將希劉勰逃禪看齒髮之衰頹自信
鮑照才盡
荆扉纔掩便逢客過掃門飯粟一空輒有人求譽墓

萬事從來是命一毫夫豈由人
家坐無聊不念食力擔夫紅塵赤日汝官不達尚有
高才秀士白首青襟
峰巒窕窈一拳便是名山花竹扶疏半畝何如金谷
少文五岳與聊託于臥遊元亮一園趣果成于日涉
月出青松光映琉璃夜火風搖翠篠寒生窣堵秋烟
虛空不拒諸相至人豈畏萬緣是非場裡出入逍遙
逆順境中縱橫自在竹密何妨水過山高不礙雲飛
孔孟以經常治世不欲炫奇怪以駭時釋老以妙道

度人故每現神通以聳衆

凡情自縛則搏沙捻土一身纏爲葛藤空觀一成則割水吹毛四大等于枯木

薰蒸聽香圳果未成而靈根漸長熬煎欲火則目未瞑而惡趣現前

喫菜而生美好揀擇則喫菜不異喫葷作善而求自高勝人則作善還同作惡

人若知道則隨境皆安人不知道則觸途成滯人不知道則居闤市生囂雜之心將蕩無定止居深山起

岑寂之想或轉憶炎囂人若知道則履喧而靈臺寂若何有遷流境寂而眞性沖融不生枯槁

英雄降服勁敵未必能降一心大將調御諸軍未必能調六氣故姬亡楚帳霸主未免情哀疽發彭城老翁終以憤死

來鳴禽于嘉樹音聞兩寂悟圓通耳根印朗月于澄波色相俱空領清虛眼界

雨過天清會妙用之無碍鳥來雲去得自性之眞如

栴檀之形能出門而迎佛虎丘之石解聽法而點頭

故知山河大地咸見眞如瓦礫泥沙並存佛性

酬應將迎世人弃其擅行消磨折損造物畀其虛名

世界極于大千不知大千之外更有何物天宮極于非想不知非想之上畢竟何窮吾常于此悠然安得問之大覺

衰年嶺表餘生相傳仙去隣嫗夜哭還家垂老無家每想斯人潸然欲涕

雲長香火千載遍于華夷坡老姓名至今口于婦孺意氣精神不可磨滅如此

慧遠臨終撿戒于食蜜薩眞濟渡留錢于空舟古德愼行至此使人心志凛然

三徑竹間日華澹澹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窗下風雨瀟瀟亦幽人之好景

春衣杜陵急管平樂眞稱名士之風流雨中山果燈下草蟲想見高人之胸次

好散阿堵亦復不能積書趣在箇中平生只愛種樹

醇醪百斛不如一味太和之湯良藥千包不如一服清涼之散

猜想情堅思女因而化石磨磐功久鐵杵且會成針今人纔學修行便希得證稍不見効輒退初心道其可幾乎

不是鄭侯著眼懶殘只一丐者若非豈干饒舌寒拾兩個火頭

籬邊杖屨送僧花鬚胃于巾角石上壺觴坐客松子落我衣裾

待月看雲偶見鶴形之使焚香掃室時迎烏爪之姑鳴騶呵殿歌兒輩傀儡于場中揭地掀天童子弄形

影于燈下

張三不是他李四亦不是他總認郵亭爲木宅長鄉不是我緯眞亦不是我莫把并州當故鄉

風翻貝葉絕勝北闕除書水滴蓮花何似華清一室

一室經行賢于九衢奔走六時禮佛清于五夜朝天

鳴琴流水疑魴鮪之來聽散帙當軒喜藤竹之交翳

娟娟月露下薝蔔而生香嫋嫋山風入松篁而成韵

閒情清曠未解習銀之機野性蕭踈耻作投梭之達

負苓而爲庖犧鑿開混沌采薇而薄周武決裂隄防

善星腹笥部藏不免泥犂雲光口墜天花難逃閻老所以初祖來自迦毘盡掃文字室利往參摩詰悉杜語言

太原則哲幾畜疑于掇煤瑯琊故知竟罔譏而投杼嗚呼知己難哉吾欲挽九原而起鮑叔厎千金以鑄子期

陳思逸藻僅來邸于遮須庾信高才乃銷形于地府身後結局如此眼前文典索然

觀號千秋吾媿賀老之捨宅樓高三級復慙都水之

棲眞物在亦不苦畱期到脩然便去

周犨嘗庠原從車子而償通韓相卜壘乃爲木工而定碌凡事前定如斯世人計較可息

靈運才高不入白蓮之社裴休詩好偏關黃蘗之宗故子昂杜甫韵語驕意氣于秋林寒山船子吟哦寫性靈于天籟寫性靈者佛祖來印驕意氣者道人指呵

室無長物心本宅乎清虛門多雜賓性不近乎狷介行誼雖無大損淨業未免有妨

攄床嗒爾聽豪士之譚鋒把盞醺然看酒人之醉態
大臣赫赫而丘墓便巳就荒文士沾沾問姓名多云
不識名利至此使人心灰
夫人有絕技必傳有至性不朽靈心巧思魯般以木
匠千秋報主存孤李善以傭奴百世
核人貴實浮論難憑從古聖賢不能無謗試問釋迦
于移山之曰佛云乎哉叩宣尼于伐木之夫何聖之
有
道人好看花竹寄託聊以適情居士偶聽弦歌不染

何妨入道清曠亦自有致寂莫無令太枯
眉睫纔交夢裡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去又安得
分明故學道之法無多只在一心不亂
戴髮含齒生幸托于中華方袍圓冠名復綴于下士
田園雖少負郭妻孥尚免飢寒榮期之樂巳多老氏
之學知足
若富貴貧窮由我力取則造物爲無權若毀譽嗔喜
隨人腳根則讒夫愈得志
世法須從身試大道不在口譚暇日淸言有味恐于

實際無當猝然遇境不撓此是學問得力處益報士
世之仇不知雖經萬劫而必報師子償殺命之債不
知雖通小債而必償前芽各認根苗點滴不差簷溜
非在則福不集福少則行難溷此聖賢之所以順作
業也
日奉淸齋過客時供粱肉身衣短褐兒童或曳羅衫
固知供奉之綺叢不富于公孫之布被
冤家恩愛心常作平等之觀上帝悲川眼不見可憎
之物性鮮貪嗔六時畏作惡趣心能領略四季都是

良辰昔人不云乎此老終當以樂死青谿白石倏生
瀟洒之懷黑霧黃埃便起炎囂之念此是心依境轉
恐于學道無當必也月隨人走月竟不移岸逐舟行
岸終自若則幾矣
醒時思作佳夢夢去未必如所思生前念佛修行死
後猶恐忘初念何也衆生奔馳情識一往易昏學人
積累薰修務求根蔕
隔壁聞釵釧聲比丘名爲破戒比丘之心入故也同
室與婦人處羅什不得成眞羅什之心不入故也固

知染淨在心何關形迹

方外偶過僧道倒雙屣急開竹戶迎來座中倘及古
朝掩兩耳輒教松風吹去

樓窺野覌窗中隱隱江帆家在半郵半郭山倚精廬
松下時時清梵人稱非俗非僧

華屋朱門過王侯而掉臂黃頭歷齒對兒子而傷心
高人之輕富貴也易斷恩愛也難

觀上虞論衡笑中郎未精玄賞讀臨川世說知晉人
果善清言

王重陽闢入臥內馬鈺內子能知戒闢黎金甲傳飧
太守夫人覷破

美人傅粉塗香終淪于糞土猛士格虎刺象死制于
螻蟻古鐵繡刀舊日戰爭之地蝕釵灰襖昔時歌舞
之場英雄漠漠精靈秦晉悠悠歲月娑羅居士釀酒
治蔬無日不延賓客杜門禁足經年頻過隣家白香
山云丘壑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
者靡不過吾甚媿其言

永明禪師云向不遷境上虛受輪迴于無碍法中自
生繫縛

續清言

東海屠隆

飢乃加餐菜食美于珍味倦然後卧草荐勝如重茵

流水相忘遊魚遊魚相忘流水即此便是天機太空不礙浮雲浮雲不礙太空何處別有佛性

皮囊速壞神識常存殺萬命以養皮囊罪卒歸于神識佛性無邊經書有限窮萬卷以求佛性得不爲于經書

入市而嘆過路客紛紛擾擾總是行尸反觀而照主

人翁靈靈瑩瑩無非活佛

仕宦能登甲第方免官府差徭學道未出陰陽終受閻君約束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凜于十王考校

香花幢蓋顯本性之彌陀羅剎夜叉現心中之魔鬼

性源既湛則鐵面銅頭化爲諸佛心垢未除則玉毫金相亦是羣魔

至人除心不除境境在而心常寂然凡人除境不除

心境去而心猶牽絆

萬緣皆假一性惟真聖人借假以修真愚夫喪真而逐假

人道場而隨喜則修行之念勃興登丘墓而徘徊則名利之心頓盡故一念不清宜以佛性而淘洗六根未淨可取戒香而熏蒸

天堂人樂樂盡則苦趣至故其成佛也難閻浮人苦苦極則創心生故其成佛也易

形同木石未免委運而銷亡神同虛空豈得隨形而

隕滅形有銷亡故愚蒙止知現在神無隕滅故聖智照見多生

六道輪轉如江帆日夜乘潮乘潮未有棲泊一諳菩提若海艘須臾登岸登岸豈復漂流

富室多藏萬寶夜深猶自持籌愈積愈吝窖中時見精光老夫苐得一錢宵臥何能貼席不散不休貧裡如聞嘷吼

名華芳草春園風日偏饒紅樹青霜秋林景色逾勝

條風既啓細草萌生嫩柳韶姿紅藥齊含萬蕊芳春

景大殊人清露長流碧梧初放新篁與氣綠陰
條蜂首夏時尤堪賞

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輙生悲涼淸眞寂寞之鄕愈久轉覺意味

萬緣虛幻總屬心生六道輪廻皆由自作目翳除則空華陡滅心障撤則妄業全消

今日騎獅坐象衆生之境界過來饒他帶角披毛佛祖之眞性自若譬如小水匯爲巨流入流原自小水

眞金煨于猛火出火還是眞金

釋迦曾作衆生身經乎多刦其他諸佛菩薩誰不來自衆生闡提亦有佛性語載于聖經其他蠢動含靈誰不具有佛性若佛祖天然佛祖修行之法何爲衆生只是衆生向善之途遂絕

今生根鈍是前世之行未修今行苦修則來世之根當利勿以無緣而自棄力辦肯心而不囘今世既種善因來生必成勝果列聖皆累刦修成大道豈一生便了

古德云塵勞中當應着力生死上不須用心塵勞不着力安得行圓生死若用心恐爲心障

非災橫禍世人常歎無因分付安排皇天必自有意若現在隱微無據恐過去夙行有虧彼既不差我尚順受

成仙作佛必是善人至孝眞忠自然度世張仲文曰未始從師授道關君天師不聞得訣何人故求道勿急尋師積功且須修德

苦惱世上意氣須溫嗜欲場中肝腸欲冷

士大夫禪機迅利何鋒不摧制行穢汚何業不作設言度世冥司之勾帖忽來開口乞哀幽部之鐵鞭已下

涅槃教外胡僧所以如愚道藏言筌犢豫何嘗識字歪智紛紛名利場中伶俐識神擾擾生死路上糊塗亦可哀矣

死漢鞭撻不疼覺疼原非形殼僵尸爬搔不癢知癢自是性靈人奈何輕性靈而重形殼乎

形骸非親何況形骸外之長物大地亦幻何況大地

內之微塵人能知足則隨地可以自安若復無厭則
求望曷其有極富堪敵國嘆一命之不沾貴極人臣
恨九錫之未至爲子之造物者不亦難乎

有待而修終日且圖安樂無常者到問君何以支還
來今往古逝者如斯貴賤賢愚誰能免此三尺紅羅
過客而吊過客一堆黃土死人而哭死人與言及此
哀哉當下修行晚矣

針水不投亦徒猜乎啞謎機鋒未對莫浪用乎盲拳
參悟久則心花頓開若蓮蕚之舒解機緣來則性地

忽朗如日月之放光

持論絕無鬼神見怪形而驚怖乎居力詆仙佛遇疾
病而修齋儒者可笑如此稱柴數米時翻名理于廣
筵媚竈乞墦日挂山林于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世人傷我皮毛諂諛難辭陽過天日下照肝膽冥冥
庶免陰愆三寸枯毫欲饒未恐千金敝帚自饗知衞
論并仲壬敢希藏帳于中郎文謝班生終取覆瓿于
傳毅

人者知道隨境皆安道不在人應緣卽礙故得道者
履喧而靈臺寂若何有遷流地僻而眞性沖融奚生
枯槁不得道者居闤市而生塵雜之心將蕩無定止居
空山則起杳寂之想或轉憶炎囂

時來則建勳業于天壤玉食衮衣是亦丈夫之事時
失則守窮約于山林藜羹卉服是亦豪傑之常故子
房封侯不以富貴而驕商皓巖陵垂釣不以貧賤而
慕雲臺

衣服豈有鬼乃本人神識之所成鬼病猶生前此亦
鬼意中之所帶

病風狂而譫語多是平日之慾夢受撻而身疼可悟
地獄之報

時近惡緣如阜染衣而衣阜日修淨行若香薰室而
室香

度盡衆生乃如來之本願衆生難盡則世界之業因

慈父不以頑子之難教而忘教子之念如來不以衆
生之難度而懈度生之心

世人日與螻蟻相接螻蟻無知如來日與衆生周旋
衆生不見障重故也

耳耽淫聲曷聞金口之響目昏邪色安見玉毫之光
遺民清淨則大士幢幡而現形聞喜靈瑩則文殊
坐獅子而顯相

童子之目稍淨或見鬼神道士之心漸清能召靈爽

衆生以不見佛而遂謂無佛則螻蟻以不見人而遂
謂無人耶

人當溷擾則心中之境界何堪稍俟清寧則眼前之
氣象自別

對境安心則清淨之體小露止觀成熟則真如之理
森然

昏散者凡夫之病根惺寂者對症之良藥寂而常惺
寂寂之境不擾惺而常寂惺惺之念不馳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遙
平時只是悠然遇境未免擾亂

迹類卑污有損身以利物形同邋遢或混俗以埋光
世人皮相失真天眼鑒觀不謬

李青蓮仙才夙稟白香山道骨天成

皦皦時名心源不淨昭昭談道密行多虧何益超昇

祇深淪墮

疾忙今日轉盼已是明日纔到明朝今日已成陳迹
算閻浮之壽誰登百年生呼吸之間勿作久計

太乙窺人閒下然藜之火雲林寄信架藏倒薤之書

一念已橫將死冤家出現三昧既熟臨終諸佛來迎

木削方可造廬玉琢纔能成器高明性多疎脫須學
精嚴狷行常苦拘時當思圓轉

歸有園塵談

明　徐太室

孔子不作宋儒翻有作義畫之上理本無像而贅着一時魯使春秋綱目亦春秋獲麟以來權何所托而議評萬世

商以前相天下者實以天下勞之也故横議不及於阿衡周以後相天下者似以天下富之也故流言遂起於姬旦

道統之說孔子不言也而言之孟子後儒衍之乃身其任以繼往開來良知之說孔子未發也而發之孟子近儒摘之遂專其門以明心見性

自秦人坑儒之後純任法律故處士之横議稍息於漢唐自宋人講學以來錯解春秋故儒者之虛權反加於天子

典午乘魏弱而篡國點檢乘周弱而篡國其後子孫夷狄之禍亦復相當晉人以名理爲清談宋人以道學爲清談其間事功名實之殊要自有辨

西周以後有豪傑無聖賢凡學聖賢者當遺請以傑漢唐而降有才子無文人凡爲文人者僅可稱爲才子

少年不以宋儒爲準則視規矩繩墨盡屬弁髦學者專以宋儒爲師則舉事業文章俱歸腐爛

議有可乘則隣姬束縕以救婦勢有可脅則說士結軔以下齊

水火盜賊之害必先横被於孤貧虛羸勞瘵之災大率淹纏乎貴介

文字內爲一人而譏詆一人亦是平生口孽官府中毀前任以阿諛後任與宗衙衙家風

春秋之書不見於魯論故傳聞互異能無起諸儒之妄談井田之法略述於軻書若井里一分寧不憂子孫之蕃衍

榮華富貴自造化而與之又自造化而奪之降鑒不差功名事業由自己而成之又由自己而毀之始終難保

古之作者其人非君子也而能爲君子之言理明故也今之作者其人非小人也而間作小人之語才短

故也

雖貴爲卿相必有一篇極醜文字送歸林下（呼章）雖惡如檮杌必有一篇絕好文字送歸地下（墓志）

以公門爲必不可遠者迦時士也但不當竿木隨節

以公門爲必不可進者潔己士也但不當崖岸太高

心源未徹縱博綜羣籍徒號書厨根氣不清雖誦說三乘只如木偶

物情貴貨遺貪得者要以爲厚利辭讓者藉以爲名

高官盛則近諛師刑者既不戒於前隨溫者復相繼於後

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防口

六卿但知從政不知秕政是以題覆屢至變更有司

但肯當官不肯做官是以施爲一切苟且

蘇卿持節而僅承屬國之典旌別自明博陸赤誅而不廢麟閣之圖功罪大者

讀古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用史漢以飾孔孟之言

談道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講良知以破傳註之說

地下無衣食之身而臨絕者猶勤囑付林下無冠蓋之用而既休者尚事誇張

一人孤立以在下者朋黨之勢成六逆漸生爲居高者保持之念重

勢利太重只爲前輩自失典刑關節盛行蓋因有司欲求報效

分以利昏故講五倫易行五倫難情因欲蔽故虛四端有實四端無

有形之伎易知故梓匠輪輿高低自服無形之伎難辨故星相風水勝負必爭

災禍從天降只怕窟頭富貴逼人來須防絕板

聽言語太濫則諸曹開無事生事之端禁饋遺過嚴則大臣受以飽待食之謗

廉吏之後不竭以冬行主斂冤死之家有後爲天道好還

男子之力必勝於婦人若對悍妻其手自縛父母之尊素加於卑幼使遇劣子其口常噤

世以不要錢爲痴人故苞苴塞路世以不諛人爲蠢

貸故諂佞盈朝
俱匿僧家道家以至於樂戶全然出侮鰥寡之心敗
凌武官內官以至於宗派亦竊不畏強梁之迹
內臣之奴易使只靠鞭笞寡婦之子難馴多因姑息
逆氣所乘有將博忠諫之名有將買殺身之禍任術
自放進則不勝其英雄退則不勝其憔悴
清虛之作如水磨楠瘦自見光輝勳褻之文如油漆
盤盂終嫌氣息
子孫亦是衆生顧戀不可太深責備不可太重兄弟

原同一體事親便至相讓分財便至相爭
婦人識字多致誨淫俗子通文終流健訟
傾覆而付子難承養志之歡繼世以同居漸有鬩墻
之隙
隨緣皆可以乞食而剸办於腹者意欲何求凡業皆
可以營生而爲人淘閘者鼻忘其臭
文自六經至七大家而精髓始盡事剽竊者除却兩
頭詩自三百篇至盛唐而風雅獨存逞淫夸者別爲
一體

任重道遠取必於身故爲仁由己當仁不讓隨俗習
非必要其黨故姦須用介溢有把風
爲文而使一世之人必不愛難要諛墓之金爲文而
使一世之人必我愛亦似濫竽之體
文中諸子其語不襲孔顏而嘿傳其命脉耳食者安
知昌黎大家其文不模史漢而自得其精神皮相者
爲誚
衮衣玉帶不能御之以登床故雖有萬乘之尊肝榮
而宵寂狗馬音樂不能携之以入棺故雖有敵國之

富目暖而心灰
敢捐軀死諫以犯人主之怒者孤注之一擲也借言
事去國以希它日之用者暗積之雙陸也
饑寒所迫雖志士未免求人但求人有道患難所臨
即聖人亦有死地顧死之有名
文士而閑騎射立致邊都武人而耽翰墨即階閫帥
喪心病狂生於熱極攢目酸鼻起於惡寒
婦人之悲其夫猶爲之悲其悲方已婦人之怒其夫
轉爲之怒其怒可平

始皇之築長城秦之所以致亡也至今藉之以備
叔孫之草綿蕞漢之所以為陋也至今襲之以尊君
人言背恩者為貴相則施恩之未必受其報乎或謂
負債者必廉官則放債之人恐見其垂槖
行酒令而必差者其人難與交若必不差者亦難與
交當始仕而即富者其人無可用若終不富者亦無
可用
孔子但欲為乎東周而孟子以王道致齊梁之庸主
孔子上不得乎狂狷而孟子以堯舜望食粟之曹交
歸有園麈談　七
楊墨若在孔門亦是成章之弟子由求不聞聖訓終
為季氏之具臣
乘勢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駭小兒背地則收下
因事矯廉者如妓女當筵之不肯舉筯回家則亂吞
廉於大不廉於小碩鼠之貪與也廉於始不廉於終
老虎之斂蹟也
窮措大危人主犯杞人之憂天草野人說朝廷傳瘋
頭之聖旨
訪察不行如暑月無雷霆積陰必致傷稼刑誅或廢

如冬天少霜霰瘴疫更能死人
一手詰盜一手竊盜贓故前盜死而後盜生一面懲
奸一面窺奸婦故此奸伏而彼奸犯
魑魅魍魎豈能作祟必其氣弱而其鬼方靈星相醫
卜本以養身必鬼運逼而其術始驗
當官廢法不如傀儡之登場考校徇情不如鬬盤之
輪撥
漢法太峻人情不堪是杜促而絃危也宮商猶在元
政不綱天道所厭是軫迂而徽慢也音調何存
歸有園麈談　八
致仕莫問其子少子猶難娶妻莫謀於妻晚妻更忌
秦皇漢武唐宗雖非令主而大略英風能別開混沌
留侯武侯鄴侯雖非儒者而仙風道氣自不落塵凡
政在中書權由己出少有臧否易於責成名為閣老
政在六卿稍見從違自難求備
男子好色如渴飲漿處富貴而能自決裂者猶有丈
夫之氣女子好色如熱乘涼居津要而漫無止足者
是真妾婦之心
毛嬙之色誰不迷戀得倦始解趙孟之貴最號濃郁

致淡方休
耻惡衣食者未足議道美其宮室者必損令名
朶子之患深於浪子以其終無轉智昏官之害甚於
貪官以其很籍及人
近諛者如受蠱毒一中之而耳目必爲人移務博者
常被書痴一挾之而議論惟知己出
以道學別爲一傳者宋史之謬也若挾孔子而私之
矣何其隘也以理學獨稱名世者本朝之陋也若外
佐命而小之矣何其淺也

大學十章管於好惡若痛痒不關何以劑量人物中
庸一書本之中和若囂呶滿世何以調燮陰陽
見十金而變色者不可以治一邑見百金而色變者
不可以統三軍
顔隨勢改升降頓殊氣逐時移盛衰方見
蜂目狠聲知爲忍人性逐形生何謂皆善深山大澤
必生龍蛇物以羣分何謂無種
有識論而後可以定國是國是不定何以秉鈞有遠
識而後可以决大疑大疑不決何以壓衆

以德感人不如以財聚人以言餌人不如以食化人
吝者自能之富然一有事則爲過街之鼠俠者或致
破家然一有事則爲百足之蟲
以財賄遺人者常人之事以財賄詐人者小人之心
爲文而專附帶名公者雖可以倖盲子而不能博智
者之大觀爲詩而故厚自誇詡者雖可以艶少年而
不能當老成之一誚
炎凉之態處富貴者更甚於貧賤嫉妒之念爲兄弟
者或很於外人

目凝而不動者中必腐爛言遜而不出者內有淫邪
古於詞而不古於意其文直夏畦之學漢語先定句
而後方奏景其詩亦齊工之畫壽生
狠暴之性可以藏貪柔媚之資可以掩拙
凡中第者中一資質資質高則空疎可掩凡作官者
存一氣識氣識好則瑕疵難見
食色之性是良知也統觀人物而無間食色之外無
良知也必由學慮而始明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似矣假令易乳而食能自

識其親母乎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似矣假令從
幼出繈能自辨其親兄乎

以笑迎人者淫佞之媒也以苦求人者貪饞之國也

素富貴行乎貧賤可以得名素貧賤行乎富貴可以
得利

謙美德也過謙者多懷詐默懿行也過默者或藏姦

喜以文字罟人者巫蠱之見也代人作呪咀而已喜
以文字諛人者星相之術也爲人添福祿而已

面而譽之不若背而譽之其人之感必深多而施之

不若少而施之其人之欲易遂

淫奔之婦矯而爲尼熱中之夫激而入道

兌人得志莫提貧賤之時宕子成名必棄糟糠之婦

受業門生則門生聽先生之差使投拜門生則先生
聽門生之差使

奕碁擅國則奴隸可以升堂度曲絕倫雖士人吏爲
優孟

起身早見客遲老人家之行徑觜頭肥眼孔淺窮措
大之規摸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失意
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于憂患

富貴不隨達士以其無逐塵妄行之心功名必付狠
人爲其有背水決戰之氣

暴發財主收買假骨董眼前已見糊塗新科進士結
識假山人日後必遭纍累

塵談者大宗伯徐太室先生所作也月旦人倫雖
黃物理包籠連類取譬搜奇自者一家之書不經
人道之語雅謔兼陳醇駁互見使夫揮塵者便爾

神怡撫掌者則不魚倪矣漢陂外史識

木几冗談

青浦彭汝讓

半窓一几遠興閒思天地何其寥濶也清晨端起亭午高眠胸襟何其洗滌也

軒冕而敬僞也匿就而愛私也

清淨內常近一刖天理鬧熱處便着千種塵冢

窮而窮者窮于貪窮而不窮者不窮于義不窮而窮者窮於蠢不窮而不窮者不窮於禮是故君子貧而知義富而知禮

行潔者入市而闔戶行濁者闔戶而入市

義則捉襟見肘不妨爲富不義則高車駟馬不失爲貧

醉者不貴公卿乃知酔之勝不醉也風者不避王侯乃知風之勝不風也

非于卿之暴少卿不得爲知己非蔡澤之說范雎不得爲知幾

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地猶惡盈而况于人乎

諾而寡信寧無諾予而喜奪寧無予

所不可忍者分美一杯之言所不可誨者爲官爲私之問所不可信者分香賣履之爲所不可釋者燭影斧聲之事所不可解者狄梁之德武曌所不可及者諸葛之事劉禪

天者偶然也休咎徵應若形影聲響詎矣休咎徵應不若形影聲響謬矣是故天之道無有無無無無無有無無無貧富夭壽窮通得喪天也偶然也偶然言天至矣

自多其名其名不足自多其富其富不足自多其能

其能不足良賈深藏若虛諒哉

窓裏投蠅有得多少世界隙中過騎有得多少光陰

魚嗜餌而餌亡猩猩嗜酒而酒亡士嗜祿而祿亡士卒皆戰而戰亡是故晉敗于馬蜀敗於山

醉者墮車神氣不傷真全也嬰兒入林豺虎不食無恐也養吾之形若醉若嬰兒至人矣

蘇子瞻四十餘年奔走瘴厲之鄉食芋飲水其詩云海南萬里真吾鄉只此亦寧常情易及

事忙不及寫大一字人以爲笑談今文章家一句可

盡而蔓延篇什猶歉然若未達旨趣何異此可笑也

臭腐之物蠅頭聚之窮境僻壤必到氣味投也權要之門奔走若市其蠅頭乎其臭腐乎

釋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云常清常淨便見天尊儒云塗之人皆可為堯舜悟也悟之義大矣

唐文自八代以來綺麗極矣昌黎矯之李翱諸人擅其弊唐詩自六代以來娀弱極矣子昂矯之李白諸人擅其弊故朴者朴雕者亦朴雕者雕朴者亦雕

人之德我讐我直至公待之以德報怨過矣一飯必

木几冗談　三

酬睚眦必報隘矣唐雎曰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勿忘蓋勳與蘇正和有隙梁鵠欲殺正和勳白之正和得免欲詣勳謝勳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正和也絕之如初益庶幾哉

桓譚稱揚雄太玄可以準易稱蔡邕曠世逸才使雄終其身無擔石邕為議郎奏曹程諸人不法論棄市當其時而死豈不大快

多富貴則易驕淫多貧賤則易局促多患難則易恐懼多酬應則易機械多交游則易浮泛多言語則易差失多讀書則易感慨

夫鵲之聲人情喜之夫鴉之聲人情惡之夫鴉為鵲聲人情愈惡之猶與王莽藏金縢自擬周公旦何異鴉之效聲鵲也

名利之場雖千里外矣爭之如市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真萬古名言

秦法連坐棄灰子房博浪一擊太索十日不獲大奇矣良遇黃石公于圯上班馬並以黃石公為鬼神非也蘇子瞻曰黃石公古之隱君子也

木几冗談　四

凡作文須養得一塊雄厚之氣下筆拈來自成一篇好議論昔人謂李商隱為獺祭魚楊大年為衲被果然

蔡中郎入吳得王充論衡秘玩以為談助常置帳中隱處後王朗為會稽守得其書亦秘玩之其文不甚高華處甚而問孔刺孟諸篇更是迂誕二子固非識士

公孫弘布被脫粟不免為曲學郭汾陽聲樂滿座寇萊公澗廁燭淚成堆不失為名賢

謗人者受謗者並傾危之士諛人者受諛者俱側媚之夫

司馬光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只一語了却一生

有穴居野處而後有宮室棟宇有茹毛飲血而後有滲瀡醲醇有木葉樹皮而後有文繡羅綺有六畫結繩而後有書契文字有男女無別而後有同牢合巹

凡物共有道乎道其有大始乎

造請不盡者天下之人品讀不盡者天下之書

夫人有志于功業者有志于山林者巢許不能爲管

木几冗談　五

晏管晏不能爲巢許性也故曰鳧脛續之則悲鶴脛斷之則憂

責操觚以矛戟何異遊魚于木也責荷鋤以爼豆何異放獮于水也

多躁者必無沉毅之識多畏者必無踔越之見多欲者必無慷慨之節多言者必無質實之心多勇者必無文學之雅

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名言也老子曰甚愛則大費多藏則厚亡旨哉

行住坐臥不離這個這個是何物佛謂舍利子也道謂玄同也儒謂道也一言蓋三教宗旨

燎原之火星星也干霄之木萌蘖也故曰圖大於微知著於細

知白守黑知雄守雌老氏法門也堅磨不磷白涅不淄孔氏法門也老氏履其險孔氏行其易

夫學者必有專默精誠之功然後事事可做位天地育萬物亦自可做夫藝亦然百工而兼爲雖工倕無

木几冗談　六

益荀子曰行岐路者不至誠然

天地之道盈者消虛者息然忘其爲消息也江河之道高者與卑者取然忘其爲與取也彼沾沾之惠察察之智角角之能隘矣

土之積也則爲丘水之積也則爲河行之積也則爲聖

芝蘭之在谷不聞而自香腥膻之在市不聞而自臭

班輸作雲梯可以乘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孔明作木牛流馬能飛芻挽粟皆古之異人

楊太尉致大鳥之異寇萊公感雷陽之竹韓文公馴

鱷魚之暴司馬光墜碑毀磨大風走石皆正氣之應

古之所爲文者在創造今之所爲文者在摸擬古之所爲詩者在情致今之所爲詩者在聲響

徙木非信也姑息非仁也喑啞叱咤非勇也繁縟非禮也刲股非孝也故田横非義也仲子非廉也豫讓非忠也

嗜欲者語之富貴利達則恍詻之貧賤憂戚則拂衣而去好名者語之誇大奢靡則恍語之恬淡隱約則拂衣而去故曰魚相忘乎江河人相忘乎道術

夫海日以石激之弗怒能容也夫呂梁其石嶙嶙其水沸沸不能容也

不善諫者適其事善諫者逆其機善乎孟軻之于齊宣王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善乎惠盎之於宋康王也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也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也曰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曰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驩然其皆愛利之也善乎李斯之於秦王也曰四君者皆客之功客何負於秦也善乎左師觸龍之於秦太后也曰甚于婦人也

賈生弔屈原一賦其意悲其辭激矣令任之公卿未必舉炎漢而三代之宜帝之讓讓未遑也

譽人者則欲升諸天譖人者則欲墜諸谿是以天下無信史

好譽者常謗人市恩者常奪人其傾危一也

執盈玉者弗失以縱步失之馳峻阪者弗失以康衢失之敬與不敬固如此

大禹盜天地開闢之利后稷盜天地樹藝之利周公盜天地制作之利其盜善矣後世若阡陌繇錢間架榷酤商車兩稅青苗何異向氏之盜也

廉頗善飯馬援矍鑠李靖雖老猶堪一行不幾于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乎

韓非子與李斯俱師事荀卿矣韓非子曰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惡則以爲嘗已即荀卿致亂而欲人之非巳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巳也李斯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

滐即荀卿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細流無以成
江河也學問故有原委
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羸縢履蹻
負書擔橐至家妻不下絍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至
佩六國相印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嗟乎處富貴
而輕貧賤自家人父子然矣
屈原之沉汨羅賈誼之徒長沙揚雄之投閣潘岳之
取危陸機之見殺所謂蘭煎以膏翠拔以文
涔蹄之水必無掉尾之魚苛猛之朝必無絃歌之俗

自視之則見借人視之則不見自視明也視於無形
至明也自聽之則聞借人聽之則不聞自聽聰也聽
於無聲至聰也
治治世而用重典治亂世而用輕典譬如拯溺而錘
之以石救焚而投之以薪
衡無心輕重自見鏡無心妍媸自見吾心之品隲鑒
藻如衡鏡公矣
太公少貧賣漿值天涼屠牛賣肉值天熱而肉敗
之未遇如此

王莽藉口於周公終南藉口於善卷延年藉口於伊
尹新法藉口於周官皆小人面無忌憚者
因喜用賞賞不必當因怒用罰罰不必當故王者無
私喜無私怒然後賞罰平
晏子治阿三年治之以治景公不說復治阿三年治
之以不治景公乃致賞嗟乎世所謂治者以不治治
之也世所謂不治者以治治之也
賈生之見忌以諸大臣不悅而後絳侯之言入鼂錯
之見殺以諸侯王不悅而後袁盎之譖行語云衆口

銷骨三人成虎不可弗辨也
學問之道惟虛乃有益惟實乃有功
爵祿可以榮其身而不可以榮其心文章可以文其
身而不可以文其行
大道之世上下無貳心直道行也無道之世上下有
携志直道不行也

偶譚

豫章李鼎

李生掩關山中閒然無偶旣戒綺語絕筆長篇典到輒成小詩附以偶然之語亦云無過三行益習氣難除聊用自寬耳如其驢技長鳴卽犯虎谿嚴律豫章李鼎長卿識

舍骨肉而決烈一朝只為火坑非活計殉面皮而應酬終日翻從鬼窟作生涯閻王遣使來勾別人替我不得

偶談　一

外護主人捐善地何殊叢桂烋風內修道侶授真詮奚翅明珠夜月如其翫時日而積慾尤畢竟轉輪廻而趨墮落

萬壑疎風清雨耳聞世語急須敲玉磬三聲九天涼月淨初心須真經勝似撞金鐘百下

應千二百四十年之佳會猛著力只在九齡超萬億兆塵沙劫之業根急回頭直須一瞬

大道玄之又玄人世客而又客直至忘無可忘乃是得無所得

掃地焚香愧作佛前之弟子草衣木食永為世外之閒人

斷紋而夢謝雙飛已脫周妻之累奉齋而未捐五淨實餘何肉之慾欲附慈航請敦慧劒

三教大聖人闢經世出世之真宗心心相印一身小天地會不神而神之妙理綿綿若存

發殺機以銷不盡之雄心運生機以補旣濟之元氣宇宙在手誰曰不然

意在筆先向包羲細參易畫慧生牙後恍顏氏冷坐

偶談　二

心齋

身外有身捉麈尾矢口閒譚真如畫餅竅中有竅向蒲團回心究竟方是力田

定息不離几席遠性風疎潛身獨向嵁巖逸情雲上

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問子荆直應捲舌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起摩詰只合點頭

操鬼神覷不破之機關定是機關不立會聖賢道不出之言句必然言句都捐

水流雲在想子美千載高標月到風來憶堯夫一時

雅致

身退日便是功成名遂猶龍老子神哉心遠時自無馬監車塡五柳先生卓矣

靑牛西去白馬東來萬里間關寸步不離孔矩圓蓋上浮方輿下奠四時往復眞機只在人心

佞佛者沿街乞兒理佛者入門新婦闢佛者強解小兒訶佛者當塲子弟

開國元老當須讓圯上一翁定策奇勳誰得似商山四皓達人撒手懸崖俗子沉身苦海

三徙成名笑范蠡碌碌浮生縱扁舟負却五湖之風月一朝解綬羡淵明飄飄遺世命巾車歸來滿架之琴書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孔子其大人也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孟氏眞丈夫哉

人皆有不忍之心充之足保四海我善養浩然之氣究之可塞兩間

戒生定定生慧慧定而不用是名大慧精化氣氣化神神化而合虛是名至神

名利場中羽客人人輸蔡澤一籌烟花隊裏仙流個個謫渙之獨步

善易者不論易義文無地安身體無者不言無老莊何處着脚瞿曇不遭棒喝廣長饒舌無休

損之又損栽花種竹盡交還烏有先生忘無可忘責者焚香總不問白衣童子

與二氏作敵國晝水徒勤引三教爲一家摶沙自苦曲士強生分合至人不立異同

詩思在霸陵橋上微吟就林岫便已浩然野趣在鏡湖曲邊獨往時山川自相映發

醺醺熟讀離騷孝伯外敢曰並皆名士碌碌常承色笑阿奴輩果然盡是佳兒

月華淡蕩本自無形風韻飄颺何曾有質達士登愼意表斯爲得之文人寄興篇端亦云勞矣若乃孌童幼女酒池糟丘吟風直作捕風弄月翻爲捉月

遺累辭家而出家之累未免信所患爲吾有身斷趣除根而無根之想儻來輒更憶至人無己

趣在阿堵中終日營營而六根不倦心在腔子裏還

年九九而四大常安
生生不生謂迷却靜裏殺機無無無亦無方許說個中
妙有
與造物游者能造造物而不物於物與造命游者能
造造命而不命於命
六十四卦無非逆數龍虎經頗能窺豹三百五篇總
曰無邪靈均氏差可續貂
樂旨潘文合之斯成雙美廣譜洽筆離之所以兩傷
鹿養精龜養氣鶴養神阿個先生傳授精爲衛氣爲

偶談　　〈　五

輿神爲馬直出元始周流
虛空當體粉碎明眼漢何勞再舉伎拳陰陽原自調
和赤心人不必更煩妙手
乾三當不可變化之際故言君子而不言龍日乾夕
惕猶妨觸處危機坤卦合順天時行之宜故象牝馬
而復象牛引重致遠足了自家職業
游魚不解五音鼓琴出聽頑石未深四諦聞法點頭
偶然而不必盡然可信而無須深信
微言絕於人亡觀者不知作者之意絕技成於力到

巧者無過害者之門
心聲者酷似其貌貌言者無關於心故分冀車中畢
竟借他人面孔捉刀床側終須露自己精神
執七處非心舍七處無心問世尊如何發付況三途
是苦厭三途亦苦聽吾儕各自營生
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此之
謂明鏡止水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泰山喬嶽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
下此之謂青天白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偶談　　〈　六

此之謂霽月光風
身在江湖心懸魏闕身心兩地奔波手探月窟足躡
天根手足一齊順適
住世厭世與浮雲同一捲舒穩把無根之樁前劫後
劫看虛空何曾朽壞常懸不夜之燈
捐百慮而定中生智慧縱齊寒山拾得之肩酷無裁
製破萬卷而下筆有神明即接拾遺供奉之武終鮮
性靈
靜處煉氣動處煉神煉就時動靜何曾有實內藥了

性外藥了命了却後内外盡是強名

在天成象而麗天者無形非象在地成形而麗地者無象非形若不信拔宅昇天請試看殞星爲石

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居無事而隆施於是誰則尸之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操有主而勘酌其間我之謂矣

鳳羽來儀而不可爲儀千歳作天際真人之想龍性難馴而似乎易馴一時傳山中宰相之稱

茅簷外忽聞犬吠雞鳴恍似雲中世界竹牕下雅有

偶談　七

蟬吟鴉噪方知靜裏乾坤

頂門上欲開未開之際定煩岐伯一針心竅裏似癢非癢之時還借麻姑五爪

杏花疎雨楊柳輕風興到忻然獨往村落浮烟沙汀印月歌殘倏爾言旋

掄白額探驪珠別有青蛇一劍挽黃河瀉銀漢全憑赤水三車

心生則性滅心滅則性見即盡心知性發神行則氣行神住則氣住乃志一動氣之訛

空不礙物物不礙空五濁惡總是菩提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四威儀渾皆般若

修命而性宗非徹止作頑仙修性而命實不完終爲才鬼故真才才而不鬼大仙仙而不頑

仁有恩而至誠無恩故曰肫肫其仁淵有涯而至誠無涯故曰淵淵其淵天有象而至誠無象故曰浩浩其天

鬼神手眼俱無故能握造化之機關而指視即爲禍福至人情意都泯故能識鬼神之情狀而呼吸盡是

偶談　八

風霆

過也如日月之食年年兩炬慧燈復其見天地之心夜夜三杯玄酒

渾沌竅倏忽一朝鑿破還須令倏忽補完人我山泉生驀地移來且着落衆生伐去

小盜者乃大盜之資故盜小盜成大盜而後三盜既宜内賊者乃外賊之因故賊内賊防外賊而後六賊不起

揮如意滾滾天花亂墜絮不沾泥襟滿轉軋軋何車

逆行輪不輾地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長於
上古而不爲老本體卽是工夫大澤焚而不能熱河
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工夫卽
是本體
萬里寒光生積雪坐相邀天路神仙一片氷心在玉
壺雖持餉洛陽親友
虛而實者天乎故以實投地之虛而往來不息實而
虛者地乎故以虛受天之實而生化無端陽而陰者

日乎故能獨照而不能納形陰而陽者月乎故能納
形而不能獨照
五夜清霜收拾盡許多生意三春麗日放開來無限
殺機
枕中鴻寶一編應自有風霜之句室中竹實數斛定
知作鸞鳳之音
洞庭野鶯奏咸池大樂女媧其然哉木犀花散作滿
院秋香吾無隱乎爾
因天時與地利是農圃之參贊損有餘補不足卽商
賈之裁成儻其日用而知其去聖人豈遠
感有心而咸則無心之感也誠有言而咸則無言之
誠也悅有心而兌則無心之悅也說有言而兌則無
言之說也蓋舉意舉口卽屬後天可議可思直爲塵
跡
上九上六者老陰老陽之極數用九用六者返老爲
少之神功是故能轉亢龍而爲元首能野戰而爲永
貞
羣龍無首包涵遁甲一書思不出位囊括西乾三藏

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華冬食根四時食其水南陽鞠
室早種乎酒不御色不邇財不貪氣不使諸塵不能
染西方蓮立時見矣
天仙才子萬古莊周才子天仙千秋李白風流放誕
蘇子瞻秋海英英放誕風流王實甫詞林楚楚
爲市井草莽之臣叅輸國課作泉石烟霞之主日遠
俗情
既修而悟悟也豁焉既悟而修修也安焉大修大證
悟在其中矣大徹大悟修在其中矣

悅者獨修獨證之真機乎樂者共修共證之真趣乎
不慍者常悅常樂之真境乎
性體如如上無覆下無基在在妖魔屏絶鼻端栩栩
水不寒火不熱人人鄙吝銷融
饘於是粥於是充口腹無美大烹寒不出暑不出庇
風雨自安小築
不善飲而喜人善飲蘇長公深得酒仙三昧雖能詩
而忌人能詩隋煬帝徒爲詞客修羅
陽爲不善者不必盡羅官刑感應有踰枹鼓陰爲不

善者不必盡歸冥府輪廻不爽毫芒
害生於恩總爲從無入有而順去恩生於害都緣從
有入無而逆來
天無二日垂象之常十日並出　咎徵之應請看日
下赤光旣可二亦應可十試問錢塘萬弩將射日不
異射潮
命者於穆之不已乎性者人物之各具乎理者性命
之委緒乎窮理者究極根源之謂也盡性者充滿分
量之謂也致命者畢事告成之謂也
物者物有本末之物知者知所先後之知格物者本
末混爲一塗致知者先後融爲覺照先者離而可合
在者合而不離
煉五石斷鰲足聚蘆灰本玄宗之寓言辨商羊識萍
實炎墳羊乃儒風之惡目
責難於君者請先責難於天君不虧其體者要在不
虧其大體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遣而
窮愁可遣春生安樂窩中

不淫不屈不移持心所以養氣勿正勿忘勿助養氣
亦以持心
朱陸之辨不休自分宗教蜀洛之黨頓起強立町哇
竹几當窗擁萬卷列百城南面王不與易此瀟閑藉
地結雙趺空萬有西方聖立證於茲
禹可司空稷可教稼契可明人倫與虞舜斟酌其間
巳兆杏壇之化雨以由治賦以求爲宰以赤典賓客
共顏回揖讓其際再覩康衢之休風
虛生氣氣還虛天地之終始乎形神離形神合人物

之終始乎故始而終者體受歸全之實學終而始者循環不息之化工

有物則有天命之性乎用之成路率性之道乎無行不與修道之教乎未發爲中卽天命也中節爲和卽率性也中和而致卽修道也

自誠明者率此天命之性乎自明誠者遵此修道之教乎

寂寂惺惺者性乎惺惺寂寂者心乎心量本自廣大而臨者不能盡也性地本自靈明而迷者不能知也

存心者存其操存舍亡之心養性者養其不增不減之性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道母之精一乎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法王之精一乎

遇桓而亦可管者太公乎遇武而亦可姜者管仲乎

勉人事而聽天命者孔明乎識天命而修人事者謝安乎

白雲森天外美人正自可思明月滿樓中老子與復不淺

杜少陵大海翻波無妨汙垢王摩詰澄潭浸月妙在淵渟

綺里季或疑僞設乃抗言於輕士善罵之主誰則能之大傅公卽自矯情而詠諷於伏甲閱賓之席不可及也

玉笑零音

錢唐田藝蘅

鵬運扶搖不知遊于天外蝨逃纏縶不求出乎禪中

居化有宜適真各得

華渚流虹虹非淫氣有窮射日日豈陽精

杜粱衣繡而士寒咎犯切中晉文之病鼠裹餘糧而妹棄成綺奚知李耳之仁

心全者以身為朽骨神超者以心為死灰魄玄合者以神為礙影

神龍無瑕卵靈鳳無孽雛白狗不能産騶虞黃狼不解變天祿

禦寇好游壺丘曉之以内觀宋牼好游孟氏語之囂

尊德德尊則高而俯物觀内則明而燭人

酷刑為櫛則蟣落黔黎巧譖為鈎則魚餒臣妾故[illegible]

王櫛之以禮梳之以樂釣之以義網之以仁

上善若水有時而作惡貞心如石有時而目開是

慾動情瀾喜開欲竇

詩人以素絲為譏商君以荒飽為[illegible]

使勳華而為巢許則丹商之惡不彰使癸辛而為輿臺則禹湯之澤不斬

雷無偏擊日無私燭使編首而擊之則豐隆亦褻矣推戶而燭之則羲和其勞乎擊因邪召燭以虛來虛納天光邪基天戾

伊尹亡而沃丁葬以天子之禮周公封而成王賜以天子之樂棄天下尙為敝屣假禮樂豈為虛文生前名器或惜繁纓死後功勳何難隧道

心如天運謂之勤心如地寧謂之愼天匪勤則不能

廣運地匪愼則不能久持乾之自强天心也坤之厚載地心也

忘名之士能棄萬乘之君好名之人能輕千乘之國

陽鰌迎吏宓子為之長揮猛狗齕人韓非因之並歎

景陽入井麗華逐狎客何在庭花空匡山蹈海白鷗從丞相猶存衍義進君臣兩失飧色同荒

士苟潔心無假浴于江海女能飭體何必競其黛朱

觀文未及李斗歎愈老不休韓子悲

劉累豢夏后之龍孔甲醢鮮而龍逝孟虧馴虞氏之

鳳夏民食那而鳳翔
五府靈而中天之臺以建六府流而方寸之地乃安
以軒乘鶴衛國謂之不君以車載猿周家名爲賢者
女冠男冠妹喜亡國男服女服何晏喪軀
子雲注情于絲竹非楊莊無以上宣相如立譽于子
虛非得意莫能自薦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朝夕之室子野吹
律以南風北風之辨而測勝負之軍
女樂歸而魯削巫音作而楚衰濮飾伎以祭郊廟樊

倡以供御
尚父戒罔念詧史悔徒思惟克乃作聖非學亦成章
果有人而之名仁者不餐其肉里有狗彘之號孝子
不遊其親
梁山壅河三日不逝晉景公素縞哭之而水流海潮
擊岸百里爲墟吳越王强弩射之而潮息是伯鯀之
智不及于輦夫之言而神禹之功僅等乎鐵箭之力
鮑魚小鮮呂渭不登于太子邪蒿惡菜那峙不進於
儲君爲傅者貴謹其幾微養德者在慎其飲食

歸寒而楚子拊之三軍暖如挾纊兵渴而曹操譎之
萬衆津若餐梅
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實沈臺台
非鄭僑之博物不能言龍見絳郊非蔡墨之明占莫
能禦雖禀生知之質亦資好學之功
隼雖鷙不能以攫鳳虎雖猛不能以搏麟
王道通衢也伯道支徑也三代以上由通衢其功難
三代以下由支徑其效速噫通衢日荆棘矣
耕男之職也今之業耕者毀其鋤犂而謗其子以嗇

織婦之事也今之業織者棄其機杼而謗其女以淫
是何也古之耕織也得飽煖而今之耕織也饑寒因
之矣耕織反不若淫盜噫是孰使之然哉文王伐崇
而羈係解自結之而弗役其所與處君道也武王伐
紂而羈係解五人在前而莫肯結臣道也周之君臣
兩得之矣自是而下君將自結邪臣將結之邪一擧
足而見之矣
楊朱泣岐路阮籍泣窮途一以悲道之多端一以悲
道之不達

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殷已慜吾從周然
則文果勝慜矣乎慜悲殷之初也文非周之末也
楚莊納伍胥之諫而罷淫樂齊威悟淳于之諷而行
誅賞易曰冥豫成有渝无咎言人君貴信賢而改過
也名之曰莊威不亦宜乎
龍負夏禹之艇卒治水而乞衣蛇遶衛君之輪遂投
殿而伏劍
陽君道也故尊而難對陰臣道也故卑而喜應九疇
之凶生于對奇也八卦之吉生于應偶也

風行天上動萬物者莫疾乎風水行地中潤萬物者
莫疾乎水故生者之擇居死者之擇穴皆莫離乎風
水也
治世不能無淫祠正人未嘗有淫祀
潮汐之盛縮因月之盈虛古語如是誰則驗之晉[illegible]
于魚腦之光滅而信之矣蓋魚鰕水畜也水者[illegible]
液月者水之精陰氣之以類相感者也
管晏之文無鹽醜女也雖醜而有益于國莊列老[illegible]
西施美婦也雖美而無裨于世

文勝而周衰清談而晉敗道學盛而宋亡國無實
拘儒不可與談玄腐儒不可與論道
鼇戴山而水居蟻負粒而陸遊大小之樂均也蛇[illegible]
腹而緩步蚿百足而疾行有無之勢一也孰重孰[illegible]
孰多孰寡孰勞孰逸理之各足焉耳
天本明雲蔽之心本明欲蔽之雲散欲消天心同[illegible]
雲錮欲錮天心同閉
鸜鵒之勇能奪巢終貽竊位之恥蛣蜣之智能轉丸
卒蒙穢飽之羞泰伯逃荊夷齊采薇醜此故也以人

治人孔子之教也以心印心佛氏之教也聖人見道
不遠人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至人見道[illegible]
外心故曰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人即心也心即
人也夫道一而已矣
禽之集也翔以擇木獸之走也挺以擇蔭人之處也
審以擇居翔以擇木可以遠矰弋挺以擇蔭可以[illegible]
陷穽審以擇居可以遠刑辟
惡土雖善種不生善土雖惡種不死良農擇地而種
君子擇人而施

智者之納言也如以水沃燥沙也昏者之拒諫也如
以水潑鎔金也以水沃乎燥沙吾見其順受矣以水
潑乎鎔金吾見其騰沸矣非水之異也投之非其所
也非辭之殊也告之非其人也

有千里之馬而無千里之御不能獨馳也有千里之
御而無千里之芻豢不能久良也善其芻豢者主也
善其御者牧也如是而不千里非騏驥也

忍大師曰死生大事禹曰生寄死歸莊周曰生浮死
休知其爲大事則人固不可輕于生死而忽之知其

爲寄歸浮休則人亦不可重于生死而惑之如是可
爲了死生者

蠶斯舂黍雖不足以濟饑而惰農媿矣莎雞促織雖
不足以濟寒而懶婦驚矣丹鳥挾火雖不足以濟昏
而暗行懼矣嗚呼其諸造物者自然之治乎沉檀之
木不適用于稗生豫章之材不可琢于既朽何則物
有不同時有所宜也

虎豹驅羊孰不憐豺狼驅民孰能愍

罪春秋于當時仲尼不得已也期子雲于後世楊雄
其如何哉

雖有金鐘擊以金梃其聲必裂雖有仁主輔以仁臣
其治必弱扣金鐘必以木鎚佐仁主必以義士權會
莊誦易卦而郤乘驢前後之鬼徐份說誦孝經而愈
陵父危篤之疾（會北齊人　份陳人）

猛虎之勢奮于一揆三軍之氣作于一鼓

麒麟麋鹿有角同也然麒麟不能爲麋鹿之解角君
子小人有心同也然君子不能爲小人之易心繩之
生也曲其用也必直人之生也直其用也或曲

衣錦食餅非所以延年服粗餐糲聊可以卒歲

句踐鑄金于少伯君子謂之貌臣賈休鑄金于賈島
君子謂之心師

王右軍之書五十三乃成高常侍之詩五十外始學

阮籍之放見稱于司馬嵇康之和致忤于鍾會晉公
之度征西之禍于此見之矣

蘿蔦依松林可以延百尋青蠅附驥尾可以致千里
其爲依附則得矣而如仰高居後何哉

堯舜之愛身甚于愛天下故讓天下于許由務光而

不恡許由務光知其害故不受天下以完其身[illegible]
之受天下不如愛子故不以天下與丹朱商均[illegible]
非不肖也何以故讓天下與舜禹而不爭不賢而[illegible]
之乎舜禹不知其害而受之天下故有蒼梧會稽[illegible]
禍不得死于故居而死于逆旅不得死于中國而[illegible]
于四夷

展禽忍于三黜在今人則爲之貪位慕祿屈原甘[illegible]
九死在今人則爲之病狂喪心

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隣敵却段頻累一人之瘡而[illegible]

羗平子罕哭一夫之亡而宋國安私恩小惠三[illegible]
下皆是道也今此之不能爲將之道何如

晉文公二豎入于膏肓扁鵲識之秦孝王担妃入[illegible]
靈府許智莊識之非察其疾也乃診其心也

欒布祠彭越不忘奴主之情廉范斂廣漢實切[illegible]
之義

良匠之日無材弗良聖主之日無臣弗聖非材之[illegible]
良也大小各有所取也非臣之盡聖也內外各[illegible]
使也

雞鶩雄婦犬猛專牢强弱之不敵也塏勇悉[illegible]
攻窠衆寡之相凌也據勢以與獨力以角其詐[illegible]
戰國之君乎

孔子以死喪之道爲難言重險道也孟子以浩然[illegible]
氣爲難言重陽道也然則終不可言與曰原始反[illegible]
故知死生之說

形如槁木不死之真心如穀種長生之仁死生不[illegible]
造化之神

防細民之口易防處士之口難得丘民之心易得[illegible]

士之心難此七國所以懼橫議而暴秦所以令逐[illegible]
也

象以齒焚犀以角斃猩以血刺熊以掌亡貂以毛[illegible]
蛇以珠剖鸐以尾斷以纓狐分腋以白龜鑽甲以靈[illegible]
噬臍以香故曰禽獸無辜懷寶其害匹夫何辜懷[illegible]
其罪嗟夫罪在懷璧固已矣擴人之璧而自抵于[illegible]
者獨何與

地以海爲腎故水鹽人以腎爲海故溺鹹

以熱攻熱藥有附子以凶去凶治有干戈善用[illegible]

不善用則死

誓綱在綱挈繩者君如錐處囊脫穎者人

人之初生以七日爲臘人之初死以七日爲忌一臘而七魄成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矣一忌而一魂散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魂泯矣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

微言絕耳顏遠歎別于歐陽鄙吝萌心仲舉思見乎黃叔

君子之異于人者道同于人者貌

玉笑零音　八　十一

冬江而夏山公閔休之安宅也地稚而天梈逍遥子之大葬也

西伯澤及枯骼而大老雙歸燕昭價重死骨而駿馬三至

白駒過隙魏豹具感于人生飛鳥過目張翰愁思乎瀛海

大禹入裸國而不衣泰伯適荊蠻而斷髮父母之遺體有時而自戕衣冠之盛儀因地而或廢

仲尼擊槁而歌衰風仁可以充饑也曾參曳履商頌義可以禦寒也

分人以道謂之神分人以德謂之聖分人以功謂之公分人以利謂之私

田子見玉食壓然曰非饑斯可矣見錦衣靡然曰非寒斯可矣見華屋愀然曰非露斯可矣毋玉爾食而玉爾儀毋錦爾衣而錦爾心毋華爾屋而華爾德惟儀之玉以振天下惟心之錦以文天下惟德之華以覆天下故君子去彼取此

王生以結襪而重廷尉汲黯以長揖而重將軍

玉笑零音　八　十二

英雄不擇封葬而三世廷尉趙輿故犯妖禁而三葉司隸陳伯敬終不言死而年老見殺

學非誦說之末也行而已政非文飾之具也實而已王非治安之迹也化而已化者其帝乎皇則神矣

有一鄉一國天下之量斯能受一鄉一國天下之善故曰量者量也量其多寡而受之也

田真三人共與婦析紫荊之幹以圖分劉艮四世同居妻易庭禽以雛以求異故齊家者先刑其室正心者必絕其私

倉庚爲炙可止妬婦之心鳳凰爲羮難化忌士之[illegible]
太公誅狂獝華士周公非之而下白屋之賢放勲容
驩兜共苗重華矯之而正四裔之罪
徐景山畫生鯔而執白獺放楚帝懸死鼠而釣大雕
畫鯔其冠裳乎懸鼠其爵祿乎嗚呼悲夫
孔子歴諸侯七十二聘而不遇一主乃思九夷老子
歴流沙八十一國而化被三千遂忘中夏
倚墻之木盜之橋倚床之僕姦之招
周旦作金縢以祈天命君子以爲咒詛之媒夏禹鑄

玉笑零音　十三

鼎象以辟神姦後世遂有厭鎮之術
亡國之社上屋而下柴絶于天地也敗家之子覆祀
而滅嗣絶于祖宗也
心靈匪形故天地不能役而人反以利祿役其心心
虛匪氣故陰陽不能運而人反以喜怒運其氣此心
之所以不能不動也盡心者虛存心者靈
祭葬厚而奉養薄末世之孝子也承順過而弼拂鮮
末世之忠臣也事生孝之先犯顔忠之大
琴瑟合調夫婦之所以諧音塤篪一節兄弟之所

同氣鼈鳴而鱉應兎死則狐悲
人之爲學四書其門墻也五經其堂奥也子史其[illegible]
廡也九流百家其器用也君不可以不廣學不可[illegible]
不博舉業鋼而居臨語錄倡而學荒
有子如龍虎不須作馬牛有子如豚犬何須作馬牛
浩水雜江水蒲元能辨其性故淬劍精石城雜南泠
德裕能辨其味故煮茶美
京師元帝爲周圍尙談老子之旨海島宋君爲元逐
猶講大學之章腐臣朽主自取滅亡神謨聖訓何裨

玉笑零音　十四

解讓
天地施恩于萬物而不望萬物之報吾是以知天地
之大父母施恩于子孫而不望子孫之報吾是以知
父母之大天爲嚴父地慈母少極吾宗太極祖巍巍
乎其功德蕩蕩乎其難名哉
腐鼠墮而虞氏亡猰狗逐而華臣走孽雖由于自作
禍實起于不虞
欲治疑獄觟觽解觸咎繇磔磔若濟大師倉光實覓
尙父噬嗑　光一作兕

敗歲皆孳形柔色之民而通都有吞花卧柳之[illegible]
防秋多嫠妻哭子之士而幕府有歌兒舞女之[illegible]
民欲不流得乎士求不叛難矣

善富者羞德之不積不羞金之不積善貴者恥德之
不彀不恥祿之不夥德以聚金則滿不撲德以居祿
則鼎不顛

蘇子瞻作殺雞之疏非吾儒之仁張乖厓轉刲羊之
經乃異端之義

用良匠者必胥良材用大賢者必胥大位無良材則

良匠不足以成器無大位則大賢不足以成治臨[illegible]
而情容非顏閔之德膺亦而胸慮非關比之忠

君子殺義而夢榮小人殺利而夢辱是故殺薄冰者
夢溺殺積薪者夢焚

乾益西旋故二曜輪運坤輿東轉故百谷馬奔朞[illegible]
而朝升同此日也天不更則日亦不更左注而右[illegible]
同此水也地不耗則水亦不耗

民無百里之名士無千里之名仲尼所以來鳳狗之
[illegible]民無百里之友士無千里之友林宗所以叢[illegible]
之災友者人之所憎名者天之所忌

三皇不期皇而皇五帝不期帝而帝三王不期王而
王期皇不皇者始皇也期帝不帝者東帝也期王不
王者霸王也

以蛙黽當鼓吹孔稚珪之志初不在于清音以蟋蟀代
簫管道貢之心實有契于定慧

詩因鼓吹發桓玄耳入而心通筆以鼓吹神張旭得
心而應手

珠雖沕不失爲寶莠雖喬不失爲草寧爲佃天毋爲

蹠老

江河若決神禹不能挽其流井田能開周公不能復
其界地利有宜人事有時

日月不以陰霾而改其升沉聖賢不以昏亂而變其
出處有常度萬物仰有常德萬民望

建律者君行律者臣守律者民

以道爲穽則士游祥麟以德爲籠則士來瑞鳳以功
爲罟則士投猛虎以利爲藪則士奔狂狗

梓慶鋸成而疑鬼靈芸鍼妙而驚神聖道散于游[illegible]

天巧喪于工人

狂以全身君子也狂以殺身小人也被髪那子昌🀆坐灌夫亡接輿陸通免攜杖正平殃五子歌不慧仳尼思中行

日閑輿衛何疑乎良馬之逐不離輜重豈憂乎終日之行利往基于具備喪握本于持輕

月不暇照雲火升梯雨不及施水輪灌朧

笑之頻者泣必深生之急者亡必疾

天籌萬物聖人鼓之天籟至文聖人詁之籟非鼓🀆

玉笑零音　　　　十七

器將臨🀆而🀆則實不宜

武林清言

武林黃汝亨

人常言功名是身外余長夏畏酷暑及伸臂玉熟🀆不知炎蒸之侵肌骨然則寒暑亦身外物也推之悲喜想亦當爾

胡伯武對晉武帝言其父質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所以遠遜此至德語也予謂末世人倘溷恐人知爲有濟汲之略

虎至猛物遂劉儀轉云其鄉人有得大黿坑閘中夜

武林清言　八　一

深有虎入閘擾之黿口啣虎頭死不放至虎以鈍不勝其腸出絜啣如故及早俱斃含氣之倫俱有毒性究報何時已而虎與黿俱不自繇可畏哉此事罕見見時沈某爲溫州別駕在座云溫州亦有此事常人但聞虎威而泰視黿此禍門也

使舊用筆如用老病僕即筋力不赴而神精大貼

今年夏偶得白兔如玉月如血珀此五百年珍異者皆賀入秋予🀆病者目病

此古來🀆

惟止故常動常靜可以入水火不亂予病嘗一為
所牽動則熱入之矣所謂臨終被業牽只是此意然
止甚難不是滌渴掘井平時應接煩劇時須撥此物
因偶得句云咸以通萬物足而止諸躬
嘗試以床為棺身為尸以夢為死于中了不悲人亦
莫之悲而至于死也烏烏然悲之不亦惑乎或曰夜
夢而朝覺也則安知不此之死而彼之覺也
予病中不成寐因悟一法而睡作睡訣目垂下下無

著（如觀鼻觀心之類）心向內內無法（如所謂數息之說）不思不想清
淨樂遺身遺心大和樂
嘗試語相者曰試剝落衣冠孤存此身而能定貴賤
壽夭此工于相者也又使化皮囊遺枯骸而能辨某
人骨相此神于相者也不然則相亦委蛻也醬乎中
峰和師自題其像曰幻人無此相此相非幻人若與
作中峰鏡而添埃塵
余病弱懶于挐飛羽而夢中[illegible]持刀劍甚反捷伐
人與晝相反莊曰夢飲酒者哭泣反也皆

[illegible]也強陽也素問曰怒肝則夢刀兵然則蚩尤鉅
鹿之戰石火之一瞬已耳
孔子夢周公不能得位行道如周公亦反也大聖人
亦不能不隨氣化中

狂言紀畧

武林黃汝亨

讀遜國記

余讀遜國記爲愴然廢書嗟乎才難哉方先生能死事而不能成事骨肉操戈海内血刃猶緩頰而譚周官稱說詩書不已迂乎太上運籌振義出萬全之師次則按甲罷兵明示三讓爭不勝讓又何辭焉臣忍于君而且曰無使余負殺叔父名小不忍則亂大謀其建文之謂邪迫其迫也不可爲矣然　成祖睿徃

徃會風霧得脫天乎可爲哉建文爵而逸于禪俗傳高皇帝知其然而阨髡緇遺之孫謀如是是愚高皇帝余不信也

讀異姓諸侯王傳

高皇帝起布衣提區宇與漢高相當而所誅削功臣大畧亦相似總之英雄多忌又反覆之態熟于耳目固其所矣郭子興辛以功名終而其弟德成者以酒自放卒又逃禪完其天年亦近于仲尼所謂廢中權者邪或曰成蓋滑稽之雄良是

盛庸

濟南之役鐵鉉犯　乘輿及于馬首與子房中副車豫讓伏橋之誼尤皎烈矣盛庸夜出刼戰書憑城而守有烈士之風卒以歸命豈班彪所謂知興者哉令鐵面尚書在余忻爲執鞭以附　成祖思錄鍊子寧之旨

劉文成

高皇帝所與犯矢石揭日月者中山開平居多然在淮陰鄧侯間爲　高皇用者也文成視天人之符運

籌廟算折衝尊俎之上封賞三讓偈蕭杜猜明哲保身及乎子孫用　高皇者也昔人云子房能用高祖文成似之矣楊文懿曰子房不見詞章似少遜焉嗟乎前箸八籌爲西漢策士之冠貫不一編書非詞人之雄哉此言即文成聞之當爲失笑

宋吳劉

吳學士沉辨宜尼封王之非有功名教明儒之冠劉學士三吳格　高祖偏意　成祖之舉克樹　建文統紀凛然人定勝天昭揭日月者也宋學士濂首振

文學草昧之秋三人者並孟子所謂豪傑之士其他
彬彬質文之選稱北面矣

鄭忠毅

鄭公從靖難樹功封侯甚偉然比之河間東平在風
之下矣乃其卒也妾張自經殉其從一之節有足多
者聶政姊女俠之雄孰與張從容赴義九原哉余特
表而出之

解學士縉

讀解公太庖西上封事頗可采用然文議繁偶令當

賈太傅直足奴隸耳乃亦有訹尚書滑爲絳灌何哉
有司劾其母喪未葬父年九十弃 上袞遼部既受
知 建文矣效用 成祖死于獄尚謂忌者口所中
耶解公小有才不聞道其教學者曰寧爲有瑕玉勿
作無瑕石嗚呼玉而瑕可也毀于櫝中燕石欺之矣

姚榮國廣孝

姚公作偏靖難爲 成祖功臣之首然其先未嘗受
官兩朝也余考其歸命握符英雄之識世未有先及
者生平湛浮屠氏之旨不變 上嘗賜兩宮人逾月
不近亦不辭嗚呼殆古之異人有道術者流而幻化
功名者哉

四相

李文正東陽清謹寬和在成弘間稱太平賢相矣康
陵無度比于好內公不過爲調停保護之計學士大
夫多訾之有故哉楊文襄一清策張永誅逆瑾事此
淮陰背水陣兵法所謂置之亡地而得存也而能權
者也席文襄書所至有績贊襄潤色之業然非表表
百世者張文忠孚敬與獻大禮議折廷論成 世宗

尊親之孝甚鉅恐于萬世統紀未盡合也其奏革鎮
守去孔子王號朝典民瘼無疆之澤永不刊滅矣

廟典

野史氏曰所謂宗廟者君長海內明尊親正統紀自
非異姓更代一日爲君何可廢置 建文 景泰之
不列于廟祧也余甚惑之家則序親國則序統古之
制也 興獻叔也不嘗北面 武宗乎稱帝有二統
也廟位 武宗之上君儕臣也悖禮滋甚意者聖孝
爲祧廟議鴻遠草莽之下非可懸測與記而俟之

都

高皇滅吳楚蕩諸冦而逐之 元混一中國四 歸命
徃來貢使勿絕有侵犯狡詐者置勿問王者之度與
天同覆矣雖然仲尼有文德之訓詩人詠遏寇之師
夫所謂德者孰大于君臣文王豈好爲窮黷者哉天
之雷霆卽不能索叛父母褻神明者而人擊之然未
有盡勿擊者也以安南之篡弒相仍日本之譎詐反
覆奈何並置勿問邪勿問則外之矣而邦之而復納
之是子賊也夫以熊虎之將百戰之威何難小 而

狂言紀畧　五

輒置焉高皇曰恐其弊中國而邀功 也是文德
可無修而遏寇可無師也大抵 高皇起布衣而窮
年于湯火戰陣之間蓋事成而老且厭兵矣獨此不
可以爲訓也令臣生 高皇時亦必昌言 陛下安
能黙然乎然不可謂非不皆殺之宗也

封典

語有之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故愛太子者在于豫諭
教以正始也初 文皇越節制征沙漠 太祖特慰
之而反以戒秦王也溺于愛矣史稱 太祖有意易
儲余謂此爲 文皇黙次之築未必然也果然是啟
之矣當分封時豈無賢良方正之傳耶必擇名儒而
又聽 文皇廣孝之請遂令竹僧靖難積愛成驕
高皇于是啟遜因之端矣易曰履霜堅冰至 建文
嗣皇帝位諸王會葬而 文皇獨以有疾不拜嘗試
之也許侍中廷劾余每嘆其爲方練諸烈士之冠部
置不問此 建文所以不斷而 文皇弄之掌上也
嗚呼命矣夫

巳巳土木

狂言紀畧　六

讀土木北狩事令人涕泣廢書髮上指恨不及嚙振
肉噫諸朝士何而撻之血也力 帝寵振時三楊老
臣也先不能請誅振 太后欲誅之矣又救釋之令
帝蒙 塵而國幾覆也振固不容于死三楊非亂首
哉至卒卒 駕行有謀欲擊殺振遮 駕返者此九
廟絶續之會非大豪識邪何以不果也及乎土木廟
堂之上蜂起而蝟亂矣非于少保排衆異 王鎮定
呼吸之間力排和議 不將挾 上皇而餌我哉社
稷爲重君爲輕此言揭日月而奠山嶽我 明三百

年無疆之宗社非于之留耶令從有貞議遷而南與
不至斬廟祀或徼天幸振偏安有今日乎郭登大同
之守楊善　廷之迎有殺士成仁取義之槩而少保
非功人哉然誅奸任忠獨斷不疑轉禍爲福則
景皇帝千年之業矣有貞貪功而　英宗復辟令于
謙冤忠魂　景皇帝削廟號抑不知端委而謗大統
者誰所留耶余竊謂徐有貞王振等耳車裂服上刑
爲千古之戮而三楊者次之矣

逆瑾

瑾刑餘掃除之人流毒甚矣至諸大臣臺省文苑鼓
詠不能動蓋李郎中夢陽爲虎首而韓尚書文才不
副忠之爲蛇尾也惜哉是時劉健遷至推案哭諫亟
壯矣宜以死爭之而乃乞歸田則　武宗聽之闔謝
遂快李東陽恢滑耶容從史瑾議竄瑾所釋而釋遠
而學士大夫遂借之以保護調停之說誤而罔識變
文襄激永誅瑾余仂嘆其爲淮陰背水戰爲[illegible]
生之策然亦會當機耳何者討寘鐇之役不付[illegible]
而獨命張永與楊一清往則永固能得　武宗[illegible]

也得寘鐇檄列瑾十七大罪而　武宗意入動矣最
得機者在張永懸射如疾雷之下而永所以懸射者
則以永與瑾兩虎不並門非永傷瑾則瑾傷永而楊
公固有以中其所忌也此時患永不言言則必中矣
已永非獨爲國亦自爲矣嗚呼劉謝李韓之爲國謀
也與文襄等也彼之如推山而此之如摧枯非以機
哉若東陽者無論　主上何面目見張永乎

說郛續目録

弓第三十二
切韻射標　李世澤
發音録　張位
讀書十六觀　陳繼儒
文章九命　王世貞
九歌譜　闕　吕衍
歌學譜　林希恩
三百篇聲譜　張蔚然
陽關三疊圖譜　田藝蘅

切韻射標

上元李世澤

平聲

見　公供庚京　裩君根巾金　光恍姜規居孤基　乖該皆
溪　空穹鏗卿　坤㓂　嶔　匡康羌窺區枯欺　開揩
群　窮　擎琝　群　勤琴　狂　強逵渠　奇
疑　峴顒娙迎　凝　倕齦垠銀吟　昂卬危魚吾宜倪　皚崖
端知　東冬登丁　敦　當　堆　都低
透徹　通炵鼟汀　暾　吞　湯　推　梯
定澄　同彤騰庭　豚　磄　唐　頹　徒題　胎臺
泥孃　農醲能寧　麐　囊　捼　奴泥　鮐

知端　中貞　屯　珍砧　張　追誅　知　椎
徹透　忡樗檉　椿　瞋琛　昌　摛　攎
澄定　蟲橙呈　醃　陳沉　長　鎚除　持　搋　㿗
孃泥　濃獰　紉䋈　娘　荍　尼　搱
邦非　崩兵　奔　賓　幫　𤓰杯　逋畀　擺
滂敷　鋒　漰砰　歕　繽　滂　胚坯　鋪披　崊　崴
並奉　蓬　朋平　坌　貧　旁　龐裴　蒲皮　牌排
明微　蒙瞢萌明　門　民　茫　厖枚　模迷　埋
非邦　風　分　方非夫
敷滂　豐　芬　芳霏敷
奉並　馮　焚　房肥扶
微明　文　亡微無

精　駿蹤增精　尊遵　津　臧將崔諏　哉
清　怱從蹭清　村皴　親侵　倉瑲催趨　猜
從　叢從層情　存鶊　秦鬵　藏牆　才
心　鬆松星騂　孫荀　新心　桑襄　顋
邪　旬　尋　詳隨徐　詞
照　終爭征　諄
穿　充鎗稱　春
床　崇　唇　床
審　舂生
禪　成　純　辰諶　常
曉　烘凶亨興　昏薰　欣歆　荒　香　灰虛呼希
匣　紅雄形　魂　痕　黃　航降　胡奚
影　翁雍甖英　溫煴　恩因音　汪　央　威於烏衣
喻　容　盈　云　寅淫　王　羊　章余

切韻射標　二

來　籠龍陵　論倫　鄰林　郎　雷閭盧離
日　戎　仍　人壬　穰　如　而

見　瓜加　戈歌官涓干堅兼開間甘監高交驕鉤鳩
溪　誇　科珂寬牽刊牽謙
群　乾　求
疑　牙

端知　多　端　丹顛　故　耽　刀　凋　兜
透徹　拖　湍　灘天添　貪　叨　挑　偷
定澄　沱駝　團　壇田甜　覃　陶　條　頭
泥孃　挼那　渜　難年拈　南
知端
徹透
澄定
孃泥
邦非　巴　波　般
滂敷　葩　坡　潘
並奉　婆　盤
明微　麻　摩

切韻射標　三

非邦
敷滂
奉並
微明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床
審
禪

切韻射標　四

曉　花鰕靴　訶歎䖘軒軒蒿儇𩓿蚶　蒿烋𦏁䘗休
匣　華遐　和何丸玄㢧賢嫌還閑含銜　豪𠂐肴　侯
影　哇鴉肥　倭阿剜淵安煙淹彎㷀菴諳　𢃞夭天　謳幽
喻　耶　訝　員延炎　佔　猺遙　由
來　騾　臝羅巒聯蘭連廉爤籃鬖　勞寥䙕　樓流
日　挼婼　蝡然髯　饒柔

上聲
見　溪　羣　疑
孔　鞏　硍　拱梗警　項　冏　涃　錦　廩　講軌舉古几拐改解
孔　鞏　碗　鴆　䕃　禁　儭去苦起　愷楷
溝　䡈　頟語伍擬　倚

端知　透徹　定澄　泥孃
董　等頂　桶　瑹　動　躝　㑞　翋　黨　倘　蕩　蕩　褫　隊　腿　底　體　弟　乃　努　怠
冢　寵　重　蹱　逞　程　蠢　疢　朕　朕　長　昶　丈　柱　褚　女　你　撐　豸　嬭

切韻射標　五

邦　胖　並　明　微
補　比　倍　佸　普　部　陛　怀　捧　並　芃　縏　蚌　猛　艋　酩　閔　泯　菲　駠　棒　每　姥　米　稞　買

非　敷　奉　微
要　捧　奉　粉　憤　吻　昉　髣　罔　匪　甫　斐　撫　腐　釜　父　尾　武

精　清　從　心　邪
總　悤　送　竦　井　請　靜　醒　樽　忖　鱒　損　楯　怎　寑　蕈　奘　顙　奬　搶　蔣　想　象　緒　取　聚　醑　罪　嘴　䜣　子　此　濟　在　采　宰

照　穿　牀　審　禪
腫　寵　尰　告　姺　準　蠢　眘　蚓　潘　枕　瀋　嬸　葚　甚　獎　敞　上　主　杵　豎　水　氏　矢　止　齒　擬　茝

曉　匣　影　喻
嗊　汹　澒　杏　悖　迥　混　很　吽　許　虎　喜　海　戶　傒　駭　奚　擁　猜　影　勇　郢　永　穩　允　引　飲　坱　枉　惝　委　嗚　倚　以　偉　雨　矮　腴

來　日
籠　隴　冷　領　廩　朗　兩　呂　魯　里　壟　懶　冗　䡥　忍　荏　壤　蕊　汝　爾　疠

上聲

見	溪	羣	疑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叚假 果 管捲 簡 裿蟜 久	顆可 款大 遣 闞 考 口	件 儉 巧	瓦雅 我 阮 儼 眼 咬 偶	朶 短 亶典點 膽 搗 鳥	安 坦 忝 毯 討 挑	惰 但 殄 覃 淡 道 掉	那 隋能 斷 媆 腦 嫋

切韻射標　六

知 端	徹 透	澄 定	孃 泥	邦 非	滂 敷	並 奉	明 微
轉 展	騄 搌 暴	篆 趲 湛 兆	那 赧	把 跛 扁	叵 盼	爸 伴 辯 鰾 剖	馬 滿 免 蹇 媌 母

非	敷	奉	微
䬸	汎	范 否	晚 鋔

去聲

見	溪	羣	疑
貢 更 故 棍 艮 禁 釋 貴 句 故 記 蓋 介	控 慶 困	郡 近	臭 競

切韻射標　七

精 照	清 穿	從 牀	心 審	邪 禪
姐 左 纂 趲 翦 早 走 酒	且 遂 草 悄	坐 儹 踐 漸	寫 鎖 選 纖 銑 小 嫂	灺 羨 燹

曉	匣	影	喻
火 好 曉 吼 朽	下 荷 旱 現 限 晧 後	啞 腕 掩	野 演 有

端知 凍 磴訂 頓 當 對 妒帝 投帶
透徹 痛 聽 䞴 盪 退 兔替 蛻太
定澄 洞 鄧定 鈍 宕 隊 度地 兌大
泥孃 齈 佞 嫩 宕 內 怒泥 柰

知徹 中 抨 鎮 帳 著智 腩 媞
徹澄 撐稱 暢 㥲 憧 顡
澄定 仲 鋥鄭 陣 仗 墜 稚 緻
孃泥 䆚 賃 釀 女 膩 取

邦非 柄 奔 背 布 秘 拜 貝
滂敷 病 噴 䐬 配 鋪 譬 派 沛
並奉 僓 佚 併病 坌 朌 佩 步備 憊
明微 夢孟 命 悶 牝 眛 暮 媚 邁 昧

切韻射標　八

非邦 糞 付 沸
敷滂 俸 忿 肺 付 費
奉並 分 附 費
微明 問 務 未

精照 粽 繒 甑 儁 晋 浸 醬 酢 最 載
清穿 蹭 寸 縱 蔡
從牀 傺 從 贈 淨 鐏 藏 聚 在
心審 送 宋 性 信 沁 相 賽
邪禪 頌 殉 蓋 燼 匠 遂 芋

照精 眾 諍 正 寂 震 汝 注 最 察
穿清 銃 稱 瘥
牀從 剸 剩 狀 助 寨
審心 勝 順 瞬 尚 瘵 樹
禪邪 盛 瘝 慎 瑞 曬

曉 嗅 與 訓 鬡 蒈 惠 解
匣 永 憩 幸 恩 恨 巷 互 系 邂
影 殞 映 縈 搵 印 蔭 盎 快 奧 譽 謠 愛 隘
喻 用 孕 詠 運 胤 漾 旺 位 裕 異 衛
來 弄 棱 令 論 淪 吝 淋 浪 亮 胡 慮 路 利 酹 賴
日 閏 刃 飪 讓 芮 孺 二

切韻射標　九

見 註 跨 過 箇 貫 眷 幹 見 劍 慣 諫 紺 鑑 告 教 姤 救
溪 課 券 看 欠 勘 瞰 犒 竅 寇
羣 健 儉 蹇 饉 櫃 嶠 舊
疑 臥 餓 玩 願 岸 彥 驗 雁 傲

端知 炬 鍛 旦 殿 玷 到 弔 鬪 晝
透徹 詑 彖 炭 掭 套 糶 透
定澄 蜡 傳 椽 轉 但 甸 簟 導 棹 豆 冑
泥孃 懦 難 念 淖 溺 耨

切韻射標

邦非 霸 播 半 變 扮 報 豹
滂敷 怕 破 判 片 盼 皰
並奉 熇 畔 卞 辦 胉 暴 砲 胉
明微 馬 磨 慢 面 慢 耄 鮑 茂 謬

非邦 販 富
敷滂 番 泛 覆
奉並 飯 梵 阜
微明 萬 芟

精照 借 莝佐 鑽 賛 箭 僭 蘸 竈 醮 奏 僦
情穿 剉 竄 粲 倩 塹 糙 悄 湊
從床 藉 坐 爨 賤 瞽 暫 皂 誚 就
心審 寫 筭 選 散 先 酸 三 燥 笑 瘦 秀
邪禪 謝 旋 羨 袖

十

照精 詐 柘 戰 弄 蘸 照 兕
穿清 剎 釧 韂 懺 鈔 覞
床從 乍 射 餕 儳 僬 驟
審心 舍 縛 扇 棧 少 瘦
禪邪 坻 捶 膳 贍 訕 劭 壽

曉 化 鏵 貨 煥 絢 漢 憲 耗 孝 嗅
匣 話 暇 和 賀 換 衒 汗 莧 患 覓 憾 陷 號 效 后
影 亞 涴 腕 苑 案 宴 厭 晏 暗 奧 要 幼
喻 夜 院 豔 燿 宥
來 亂 戀 爛 練 殮 濫 纜 澇 料 陋 溜
日 肉

切韻射標

入聲

見 谷 菊 橘 吉 刮 閤 甲 國 厥 背 結 郭 钁 各 腳 角
溪 酷 曲 屈 隙 乞 涖 恰 碣 闊 客 怯 隔 闃 洄 卻 確
羣 局 繘 及 鬷 厥 傑 嘎 噱 嚯
疑 兀 玉 崛 岌 逆 𩑶 月 額 桑 臬 枂 咢 虐 岳

十一

端知 篤 的 答 德 喋 掇 託
透徹 禿 剔 榻 獺 忒 貼 脫
定澄 獨 狄 達 特 耋 奪 鐸
泥孃 溺 納 能 涅 諾

知端 竹 咄 陟 劄 輟 綴 摘 哲 勺 卓
徹透 畜 黜 敕 傾 睞 皴 拆 鏈 啟 踔 逴
澄定 逐 术 直 澑 宅 轍 著 濁
孃泥 忸 朒 匿 妠 吶 聑 聶 諾 搦

邦非 卜 逼 必 八 北 鼈 撥 博 駁
滂敷 撲 愊 匹 魄 撇 潑 粕 朴
並奉 僕 暴 愎 弼 拔 白 別 跋 薄 雹
明微 木 目 賓 密 藐 抹 默 茂 末 莫 邈

聲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非（邦）	福 弗		發 法	韠
敷（滂）	腹 拂		怖 屹	柫
奉（並）	伏 佛		伐 乏	縛
微（明）	勿		襪 則	
精（照）	足 卒 即	帀	蕝 搣 節 緝	作 爵
清（穿）	猝 促 焌 七	嫉	皴 賊 妾 撮	錯 鵲
從（床）	族 蹴 崒 疾	雜	絶 塞 截 蕞	昨 皭
心（審）	速 夙 戌 悉	撒	雪 屑 [illegible]	索 削
邪（禪）	俗 席			
照（精）	祝 [illegible]	札	拙 責 浙	灼 捉
穿（清）	觸 出 [illegible]	蠺 插	歠 策 掣	綽 齪
床（從）	贖 術 [illegible]	汎	賾 舌	浞
審（心）	束 率 [illegible]	刷 殺	歘 說 索 設	爍 朔
禪（邪）	孰 [illegible]		涉	杓

切韻射標　十二

聲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曉	忽 旭 獝 翕	暍 瞎	劃 血 黑 脅 [illegible]	矆 絰 謔 謞
匣	斛 紇 驈 覡	滑 合 洽	或 穴 黠 紇 協 霍 謞	鶴 學
影	沃 郁 鬱 乙	窋 遏 軋	擭 噦 [illegible] 謁 [illegible]	嬳 惡 約 [illegible]
喻	欲 役 聿 投 亦	鴨	嚈 悅 厄 曳 [illegible] 獲	藥
來	祿 六 律 力	臘 拉	劣 勒 列 捋	落 略 犖
日	肉 日	[illegible]	爇 熱	若

譜內凡入聲俱從廣韻就其易也如谷字只曰孤古故谷顧斛也若公𩓣貢谷又昆袞棍谷鉤狗姤谷皆例紐也不從

右譜爲切韻而作寓名標射切韻法標者喻言如習射先立標的然後可指而射焉譜內最上一列見溪羣疑等三十六字皆標也經史切脚並以兩字切一字今以兩字內上一字定標下一字作箭假如德紅切德字先標紅字作箭射得東字法例先審德字在入聲譜內與蓬字同韻便在蓬字橫列內尋見看頂上是端字即定爲標既得端字爲標即捨却德字不用可也次審紅字在平聲譜內與公字同韻便在公字橫列內尋見即用爲箭不

切韻射標　十三

須復看頂上何標也然後將紅字箭望本聲內端字標下平衡射去至標而止止處恰是東字即爲所切之音餘並做此

上條乃正法也經史切音中者什得八九如或箭到遇空或雖有字而覺欠諦當於意不安者則用三活法以通之一曰隔標法二曰隔列法三曰還聲法該括盡矣

隔標法者謂如箭射端標覺有乖張看端標下小字乃是知字便轉却箭更射知標即中如徒減切

湛字芳杯切胚字扶基切皮字皆此例也
隔列法者謂如箭射某標覺有乖張鄰標又無可
借雖有亦欠諦當直須不出本標不拘上列下列
隔一隔二以至五六諦審其音一者文義通貫二
者心意安穩即從其音讀之如白伽切皤字渠寒
切乾字許戈切靴字皆此例也
濁聲法者上聲内有十標標下字盡似去聲蓋濁
音也若作去聲安箭即差今除平上入三聲箭少
過失外但去聲箭覺有乖張即更向上聲内覓真
切韻射標 八 十四
正箭自中如多動切董字思兆切小字奴罪切餒
字之類是也
總括口訣先將上字定標竿下字如同弩箭安認
取本標平放箭箭來標下中無難 右正法
又箭到遇空或不中隔標隔列甚借用若遇去聲
有乖張尋向上聲却真正 右活法
已上二訣如熟誦而習用之久之自當融貫 等
韻書法至為精妙但門法多端初學難入玄奥不
揣粗述其意而為此諸與顯學等韻者稍藉為階

惟願 高明賜之箴砭正其譌謬使不悖乎先賢
迷誤後學是所望也 元李世澤謹識
切韻射標 八 十五

發音錄

豫章張位

鄭夾漈曰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假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攸六書之中惟假借諸字最易混淆古人字多借用常有一字而數音者皆旁側點發依平上去入四聲爲用中間傳習世久亦有異同據鄭氏所載如應重監等字今發平聲種處共散等字今發上聲彼皆謂原發去聲至若近刻經史動靜字音所載去聲字亦多牽强難從且與諸書不合今特將館閣

中講讀纂修常用諸字具列於後以便檢閱其有字同音異原不點發者併附參考

圈發平聲

比音皮　比鄰　阜比

幾音基　庶幾　幾微　萬幾

與音余　也與　與與

且音疽　龍且　次且　巴且

反音番　平反

天音妖　天天

沈音沉　沈沒　陸沈　沈潛　以上俱本上聲今圈發平聲

重音蟲　九重　重新

共音恭　靖共　以共粢盛

戲音麾　戲丁又音于　於戲

罷音疲　罷軟　罷卷

麗音犂　高麗　魚麗　附麗

治音持　治國　治亂之治仍去

漸音尖漬也又音巉高峻也　東漸于海　漸染　漸漬

卷音拳短髮上曲也　卷卷　卷石

信音伸　詘信　信圭

振音真　振振公子

論音倫　難論　天論天理也

賁音奔　孟賁　虎賁

彈音壇　彈壓　糾彈　彈冠

看音堪　相看　看守

縣音玄　縣掛　縣旌

厭音烟　無厭　厭厭

便音駢　便佞　便便

要 音邀　要領　要君
教 音交　莫教　爭教
號 音豪　呼號　烏號
操 草平聲　操守　操練
過 音戈　經過　過餘
望 音亡　相望
更 音庚　更換　踐更　更漏
盛 音成　盛納　粢盛
正 音征　正鵠　正月

令 音零　特令　令人　令令　春令
聽 音聽　堪聽　聽其
應 音英　應該　不應　相應
勝 音升　勝任　勝數
湛 音沉　浮湛　湛恩
湛 音耽 叶音沈　湛樂　其湛
任 音壬　不任　堪任
禁 音金　難禁
監 音奸　監督　監臨　監察　以上俱本去聲今圈發平聲

惡 音烏　惡可　惡能　本入聲今圈發平聲
從 音匆　從容　本順從之從
逢 音龐　逢蒙　本相逢之逢
蛇 音移　委蛇　本龍蛇之蛇
奇 音基　有奇　數奇　奇零　本奇異之奇
台 音怡　台德　本台階之台
差 音雌　有差　參差　差等　本差遣之差又差錯之差
追 音堆　其追　毋追　本追遠之追
丁 音爭　椓之丁丁　本丙丁之丁

推 退平聲　推避　推遷　相推　本推升之推
衰 音崔　衰絰　本盛衰之衰
齊 音咨 又音齋　齊衰 又音齊　齊明　本齊魯齊一之齊
屯 音迍　屯邅　本屯聚之屯
夫 音扶　且夫　夫人　本丈夫之夫
於 音烏　於乎　本至於之於
闕 音掘　闕弓　本闕塞之闕
乾 音干　乾沒　桑乾　本乾元之乾
焉 音煙　焉能　本焉哉之焉

閒 音閑　閒暇　閒習　本閒𣏌之閒

單 音禪　單于　本單薄之單

平 音駢　王道平平　本太平之平

還 音旋　還復　還繞　本往還之還

朝 音潮　朝廷　朝宗　本朝夕朝鮮之朝

陶 音遥　臯陶　本陶唐之陶

邪 音耶　若邪　莫邪　也邪　本邪正之邪

詳 音佯　詳問　詳狂　本詳細之詳

行 音杭　班行　行伍　本行走之行

馮 音憑　馮依　馮夷　馮翊　馮河　本姓馮之馮

紅 音工　女紅　本紅紫之紅

參 音森　曾參　人參　參商　參參

又音參　參差　本參兩參伍之參

圈發上聲

龍 音隴　龍斷

從 音總　從臾

予 音與　賚予　予奪

稽 音啟　稽首

鮮 音銑　鮮能

强 腔上聲　勉强　强起

長 音掌　長幼　官長　長史　長養　以上俱本平聲今圈發上聲

屏 音丙　屏除　藩屏

種 音腫　穀種　種馬　種種

共 音拱　衆星共之

累 音磊　累官　累建

處 音杵　處置　出處

去 去上聲　去讒

數 音所　枚數　不足數

濟 音擠　濟水　濟濟

載 音宰　千載

飯 音反　亞飯　放飯

散 音繖　閑散　散木

斷 音短　斷髮　斷章取義

厭 音掩　厭然

卷 音捲　卷束　卷而懷之

舍 音捨　用舍

夏 音檟 夏楚
上 音賞 束修以上
放 音倣 依放 林於 放勳 以上本去聲今發上聲
只 音止 樂只
不 音否 不則 以上本入聲今圈發上聲
父 音甫 單父 城父 尚父 本父母之父
賈 音古 商賈 本賈姓之賈
豈 音愷 豈弟 本豈但之豈
稟 音廩 餼稟 本稟命之稟

發音錄 八 七

景 音影 景響 景從 本景致之景
省 音醒 三省 修省 省察 本減省十三省中書省之省

圈發去聲

空 音控 屢空
中 音衆 中的 中興 雖不中
供 音貢 供養
雍 音壅 雍州
從 音頌 侍從 騶從 傔從
離 音利 隔離 須臾離 不離飛鳥

為 音謂 為已 有為而然
騎 音忌 騎卒 車騎
泥 去聲 致遠恐泥 泥古 執泥
吹 去聲 鼓吹 入學習吹
施 音試 布施
遺 音異 問遺
知 音智 仁知
遲 音稺 遲待
思 音四 文思 才思

發音錄 八 八

衣 音意 衣錦 衣之
妻 音砌 妻之
裁 音再 風裁
來 音賚 勞來
陳 音陣 問陳 陳法
聞 音問 聲聞
員 音韻 伍員 員半千
文 音問 文過
分 音問 部分 分量 名分

親去聲　親家　分親
孫音遜　孫以出之　孫于齊
援音院　救援　畔援
難去聲　問難　患難
冠音貫　冠軍　冠禮
觀音貫　官觀　觀兵　奇觀　壯觀
間音諫　間斷　間澗　間見　乘間
先音線　先長　先入
牽音欠　扯牽
發音錄　八　九
禪音擅　封禪　禪受
緣音彥　緣飾
單音擅　單父
旋音鏇　旋復
傳音篆　經傳　列傳　傳食
穿音串　貫穿
調去聲　才調　調遣　調用
燒去聲　野燒
教音傚　教情

勞音澇　勞來　犒勞　郊勞
和音禍　倡和　而後和之
荷音賀　荷恩　負荷
磨音摩　磋磨
華音話　華山　華冠木名
强其亮切　木强　倔强
量音亮　不知量　謹權量　量與
張音帳　供張
鄉音向　鄉也吾見夫子　鄉往　南鄉
發音錄　八　十
長音仗　長物
忘音望　遺忘
相去聲　輔相　相法
王音旺　王天下
將音醬　大將　將將　將指中指也
行音巷　行行
藏音臟　寶藏　祕藏
當去聲　當可　停當　當罪
喪去聲　何患於喪乎

傍音滂 依傍
橫音混 彖橫
行音杏 德行
庭音聽 徑庭
與許應切與 比與
乘音盛 萬乘 晉之乘 乘雁乘輿之乘仍平聲
幷音柄 兼幷
凝音濘 凝結
三音散 三思

迎音濘 親迎
臨力禁切哭臨
占音戰 侵占 占役 口占 自占
稱音秤 稱事 稱職 報稱以上俱本平聲今圈發去聲
比音避 周比 與比 朋比 比年
又音秘 比及 比其反也 且比化者
使音試 使者 使臣 出使
雨音預 雨我公田
與音預 與祭 與聞

女去聲 女於吳
語去聲 語之不情
解音介 解逅 解額
采音菜 采地 舍采
隱音印 隱几 隱以金椎
遠音院 遠色 遠佞人
選去聲 文選 聽選
少去聲 少師 少年
掃音燥 洒掃

左音佐 左右
假音嫁 告假 假貸
養音漾 供養 養以天下
兩音亮 車兩 三百兩
永詠同 聲依永
有音又 十有三年 吾十有五
首音狩 陳首 東首 丘首
走音奏 走壙 走水上軍 走章邯
飲音蔭 下而飲 飲器

歛音殮 聚歛
枕職甚切 枕籍 曲肱而枕之 以上俱本上聲今圈發去聲
積音恣 委積
易音異 易簡 容易
辟音譬 辟喻
質音志 傳質 交質
食音似 食之 食不厭精
術音遂 鄉術 術有序 經術經去聲
足直去聲 足恭

惡音汚汚本去聲 好惡 羞惡
數音妒 攸數
錯音措 舉錯 晁錯
切音砌 一切
識音志 款識
說音稅 說客 說駕
揭音氣 淺則揭
殺音晒 隆殺 必殺之
北音背 分北二苗

溺音奴弔切 溺儒冠
覺音教 夢覺
樂音耀 樂水 好樂
藉音謝 有藉 藉草 醞藉 藉甚狼藉仍入聲
伯霸同 五伯
炙音蔗 膾炙
肉柔去 錢肉好
覆敷救切 覆物
讀音豆 句讀

宿音秀 星宿
復扶又切 不復 復行 復會 以上俱本入聲今圈發去聲
費音祕 費邑 本費用之費
隊音墜 所隊 本逐隊之隊
會音貴 會計 會稽 本附會之會
帥衰怪切 將帥 本省帥之帥
背音倍 背畔 本肩背之背
祭音債 祭叔 本祭祀之祭
斷都玩切 明斷 斷斷 斷然 本斷絕之斷

見　音現　偪見　見在　本閒見之見
召　音邵　召公　本命召之召
造　音糙　造請　遗父　丙造　本造化之造
射　音夜　僕射　姑射　本射御之射
御　音訝　本去聲　以御于家邦　御龍　本御衆之御
句　音殼　句足　句當今作勾　本章句之句

圈發入聲

繆　音木　繆公
尼　音溺　尼之　以上俱本平聲今圈發入聲
假　音格　假思　本上聲今圈發入聲

暴　音僕　表暴　暴白　暴露　秋陽以暴之
告　音谷　忠告　瀆則不告
數　音促　數罟又音朔　事君數
趣　音促　趣行
尉　音鬱　尉遲
度　音鐸　度德　度支　洛度
副　音璧　裂也　剖也
害　音曷　害澣害否

著　直略切　土著　著實
弔　音的　弔由靈
射　音亦　無射　射思
又音食　射宿　射隼　射覆
厭　音葉　厭服
又音壓　畏厭　厭人之肉
內　音納　內交　內之溝中
塞　俗入聲　道塞　塞責　稱塞　以上俱本去聲今圈發入聲
合　音葛　合藥　合併　升合　本保合之合
屬　音竹　聯屬　洞洞屬屬　屬託　本親屬之屬

說　音悅　喜說　本辭說之說
率　音律　設率　蕤率　以韋爲之所以藉玉　本相率之率
卒　蒼沒切　倉卒　卒然　本卉卒之卒
葉　音攝　葉縣　本枝葉之葉
折　音舌　耗折　損折　本曲折之折
別　遏入聲　分別　本別離之別
樂　音洛　歡樂　本禮樂之樂
魄　音泊　又音托　落魄　本魂魄之魄

郤音隙　有郤　本郤覷之郤

拂音弼　拂士　輔弼　本拂拭之拂

辟音辟　便辟　放辟　辟陋　本君辟辟除辟雍之辟

適音的　適子　適莫　又音責人不足與適　俱本適意之適

索音色　索隱　戎索　京索　本繩索索居之索

從宦錄　八　十七

讀書十六觀

華亭陳繼儒

昔人嗜古者上梯層崖下縋窮淵凡碑版鈐釜之文皆爲摟而傳之薰以芸蕙裝以縹緗其典籍之癖如此余也鄙少秉攸好頗蒐異冊每欣然拊誦子弟云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柔賓客而憚悔尤庶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戶乎乃於竹窻之暇抽憶舊聞纂讀書十六觀叅浮氏之修膚淨土有十六觀經而觀止矣

讀書十六觀　一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洒窻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者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

有一日之益故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
觀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日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
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
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
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蔚家世積書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
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
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
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
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
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
之也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讀書者當作此觀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不肯教之云先讀
百篇而義自見繰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

讀書者當作此觀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齊整然後得起
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爲齊王攸就人借書手
刊其謬然後返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孔奐讀論深相難乃執奐手曰
伯喈墳索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
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密
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

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
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
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
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黃治翁云擘書覆瓿裂史粘窗誰不惜之士厄窮途
陷落荒窮問者不憐過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
上之字而警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蔡君謨嘗書小奧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
乃爲終身之恨郎基清慎無所營嘗日任官之所

木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樊茂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某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陳子兼云讀竇灌田蚡傳想其使酒駡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讀書者當作此觀

朱紫陽云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憎所以讀書苟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讀書者當作此觀

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溫公謂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

予寫前觀罷投筆而夢有老人撫予背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正爲文害詞詞害義處下一轉語耳予心開其言問之自稱斲輪翁乃覺而志於紙尾以爲十六觀補

文章九命

吳郡王世貞

一知遇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獨司馬相如於漢武帝奏子虛賦不意其今人至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傳粉大家讀之且不能句矣下此則隋煬悵空梁于道衡梁武絀徵事於孝標李朱崖至屏白香

山詩不見曰見便當愛之僧虔拙筆明遠累辭於乎忌則忌矣後世覔一解忌人了不可得

李青蓮起自布素入為供奉龍舟移饌獸錦奪袍天子調羹宮妃捧硯晚雖淪落亦自可人

王岐公圭為學士上嘗月夜召入禁中對設一榻賜坐王謝不敢上曰所以夜相命者政欲略去苛禮領略風月耳既宴水陸奇珍仙韶霓羽酒行無算左右姬嬪悉以領巾紈扇索詩王一一為之咸以珠花一枝潤筆衣袖皆滿五夜乃令以金蓮歸院翼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亦奇遇也

韓翃罷府閒居不得意一日夜半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翃愕然曰悞矣客曰邸報知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翃時有與公同姓名為江淮刺史者又具二人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客曰此非員外詩耶翃曰是不誤矣

唐宣宗見伶官歌白傳楊柳枝詞曰永豐東角荒園

裏不見楊花撲面飛因命取永豐柳兩株植禁中

二傳誦

大曆中賣一女子姿首如常而索價至數十萬云此女子誦得白學士長恨歌安可他比　元稹連昌宮等辭凡百餘章宮人咸歌之呼為元才子　王昌齡王渙之高適微服酒樓諸名妓次第而歌咸是其詩。因歡飲竟日　李賀樂府數十首流傳絃管又李益與賀齊名每一篇出輒以重賂購之入樂府稱為二李嗚呼彼伶工女子者今安在哉

大曆中新羅國上書請以蕭夫子穎士爲師　元和中鷄林賈人鬻元白詩云東國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僞者輒能辨　元和中契丹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

三證仙

自古文章之士稱以僊去者理或有之蓋天地冲美之氣見鍾獨多生有所自出有所爲則去有所歸固其宜耳淮南王與八公上昇東方朔西入瑤池司馬季主委羽托化莊周爲太玄博士稽康爲中央鬼帝郭璞爲都錄司命賈誼爲西明都禁郎陶侃爲西河

侯謝幻輿爲左付監曹植爲遮須國王蔡邕爲修文郎季札荀彧俱爲北明公劉楨徐幹王粲俱爲郎中王茂弘爲尚書令陶隱居爲蓬萊都水監李長吉召賦玉樓記白居易爲海山院主韓退之爲眞官寇萊公爲閻浮提王石曼卿爲芙蓉城主蘇子瞻爲奎宿劉景文爲雷部掌事沈文通爲地下曹司杜少陵爲文星典吏

四貧困

古人云詩能窮人究其情質誠有合者莊周貧粟監河黔婁被不覆形東方朔稱饑欲死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典鷫鸘裘暢邑家備酒太史公無貨賂贖罪匡衡爲人傭書東郭先生履行雪中足指盡露王章病無被臥牛衣中王克遊市肆閱所賣書范史雲釜中生塵第五頡十日不炊孫晨織箕爲業吳瑾傭作讀書稽壹言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束皙債家相敦乞貸無處王尼食車牛餓死董京殘雪覆體乞匄于市陶潛驅饑乞食思效冥報應璩屠蘇發徵機翁見謀張融寄居一小船放岸上虞龢遇雨舒被覆書

身乃大濕王智深嘗五日不得食裴子野借官地二畝蓋茅屋數間杜甫浣花囊月乞人一絲兩絲鄭虔履穿四明雪饑拾山陰橡蘇源明爇薪照字垢衣生蘚賈島歎鬢絲如雪不堪織衣孟郊苦寒敲石無火盧仝長鬚赤脚瀧闊自脊周朴寄食村居不能娶婦

五偃蹇

孫卿耆老蘭陵避讒引却孟氏再說不合徬徨出晝長卿爲郎數免婆娑茂陵仲舒既罷江都衛門教授賈生流落長沙方朔久困執戟楊雄白首校書陳壽

再致綳辱孫楚湮廢積年御正三十年不遇六百石
潘安仁三十年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虛詢斥
修遐坂王沈鬱鬱為椽劉顯六十餘曳裾王府劉孝
綽前後五免蕭惠開仕不得志齋前悉種白楊庾仲
容王籍謝幾卿俱久不調沈酣以終四傑惟盈川至
令長李杜淪落吳蜀孟浩然以禁中忤旨放還終老
蕭穎士及第三十年纔為記室王昌齡詩名滿世棲
遲一尉賈島溫飛卿皆犯顏龍服顛躓不振孟郊公
乘億溫憲劉言史潘賁之徒老困名場僅得一第或

方鎮一辟憔悴以死至其詩所謂鬢毛如雪心如死
猶作長安下第人十上十年皆下第一家一半已成
塵一領青衫消不得着朱騎馬是何人又有柳榆路
鬼憔悴波臣獮猴騎土牛鮎魚上竹竿之喻意其窮
甚矣

六嫌忌

屈原見忌上官孫臏見忌龐涓韓非見忌李斯莊周
見忌惠子荀卿見忌春申賈誼見忌絳灌董仲舒見
忌公孫蔡邕見忌王允邊讓孔融楊修見忌魏武曹
植見忌兄文虞翻見忌孫權張華見忌荀勗陸機見
忌盧志謝朓見忌宋祖劉峻見忌梁高薛道衡王胄
見忌隋煬柳䛒見忌諸葛穎張九齡李邕蕭穎士見
忌李林甫顏真卿見忌元載武元衡見忌王叔文
愈見忌李逢吉李德裕見忌李宗閔白居易見忌李
德裕溫庭筠李商隱見忌令狐綯韓偓見忌崔胤楊
億見忌丁謂蘇軾見忌舒亶李定石見忌夏竦或以
材高畏逼或以詞藻𢠵工大則斧鎖小猶貝錦

七刑辱

孫臏刖足范雎折脅張儀搐至數百司馬遷腐刑中
公胥靡禰衡鼓吏劉楨尚方磨石馬融蔡邕班固之
流至袁彖陸厥輩咸髡鉗短後城旦鬼薪諸葛勗有
東冶徒賦鄒炎有遺令四帖高爽有鑊魚賦杜篤有
吳漢誄鄒陽江淹俱有上書皆囚縶中成者

八夭折

夏侯榮七歲屬文十三歲戰歿林傑六歲能文十七
歲卒夏侯稱十八袁著十九邢居實二十王叔二十
一何劭二十二王弼王延壽何子朗俱二十四袁耽

二十五禰衡王訓李賀俱二十六衛玠王融俱二十七鄭玄陸厥俱二十八沈友王勃俱二十九阮瞻劉鏡孔熙先劉訏歐陽建俱三十劉世敎盧詢俱三十二賈誼三十三謝瞻三十五王洽劉琰王錫王僧遂謝朓俱三十六謝㻩謝惠連俱三十七王珉王儉王肅俱三十八王濛三十九嵇康歐陽詹俱四十

九無後

叔向之鬼既餒中郎之女僅存劉巘劉璡並廢蒸嘗何僴何點先虛伉儷李太白蕭穎士有子而獨孫女流落俱為市人妻崔駰一女名星白公一姪曰龜孫絕禰特貽文莫讀至于文界二子一女髫年被刑機雲會畢暮功駢僇王筠闔門盜手神理荼酷于斯矣

歌學譜

莆中林希恩

書曰歌永言而元首股肱之作賡相勉勵是歌之義所由來者尚矣故唐虞三代以上率皆賡禮樂樂而見之歌詠者雝雝洋洋充滿宇宙降及後世蓋有淫可慨者艷曲靡靡之音徧於天下以滛溺其情縱志而成風也於是平淡之聲更不復作遂使有志之士不得上觀淳古太和之盛矣然音由人心生也故撰著歌學解如左蓋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反澆還淳之責端有望於同志諸君子云

總一章四句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句春第二句夏第三句秋第四句冬每句上四字各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字春第二字夏第三字秋第四字冬然春夏秋冬雖有定序而春夏秋冬又各自為春夏秋冬下三字稍做上四字亦分作春夏秋冬第三句首二字稍續上句末三字各平分不甚疾遲輕重以第三句少緩前二句不疊韻而足聽也第四句第四字乃冬之冬

閉藏已極然陰不獨勝陽不終絕消而必息虛而必盈所謂既剝將復而亥子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是也故末三字當有一陽來復之義第五字聲要高何也閉藏已極不有以振而起之無以發其坤中不絕之微陽也故曰十月謂之陽月每句每二字一斷庶轉氣悠揚不至急促第一字口略開聲要融和第二字口開聲要洪大第三字聲返於喉秋收也第四字聲歸丹田冬藏也春而融和夏而洪大者達其氣而洩之俾不悶也秋而收之冬而藏之所謂收天

下春而藏之肺腑也其不絕之餘聲復自丹田而出之以滌邪穢以融渣滓擴而清之也春之聲稍遲夏之聲又遲秋之聲稍疾冬之聲又疾變而通之則四時之氣備矣闔而闢之則乾坤之理備矣幽而鬼神屈伸而執其機明而日月往來而通其運大而元會運世而統其全此豈有所强而然哉廣大之懷自得之趣真有如大塊噫氣而風生於寥廓洪鍾逸響而聲出於自然者融溢汎濫寫由太和真機吞吐卷舒神化不測故聞之者不覺心怡神醉恍乎若登堯舜之堂舞百獸而儀鳳凰矣

第一章　總一章分作春夏秋冬者二　春夏秋冬章四句每一句分作

一（春之春　口略開）氣（春之夏　口開）天（春之秋　聲在喉）然（春之冬　聲歸丹田）相始終　亦分作春夏秋冬俱要有春聲

右第一句春　口略開春聲也亦能作夏聲秋聲冬聲蓋聲有高下大小亦有疾遲修舒也

屈（夏之春　口略開）伸（夏之夏　口開）闔（夏之秋　聲在喉）闢（夏之冬　聲歸丹田）自無窮　亦分作春夏秋冬俱要有夏聲

右第二句夏　口開夏聲也亦能作春聲秋聲冬聲

徘徊雲影天光外　首二字稍續前句末三字不相疾遲輕重俱不疊前韻只要有蕭索之聲而春夏秋冬之氣亦明備於此矣

右第三句秋　聲在喉秋也亦宜春宜夏宜冬

自（冬之春　口略開）在（冬之夏　口開）清（冬之秋　聲在喉）風（冬之冬　聲歸丹田）明月中　上四字至冬之冬則時物閉藏剝落已盡故此三字須知一陽萌動剝而既復亦須知有春還消息靜以需之之意第五字聲要高者以振起坤中不絕之微陽而十月謂之陽月者此也然陽氣雖動而發端於地中者甚微固不可不扶以振之而鼓其機亦不可不靜以養之而藏之固不先而秋不後而春而夏要得冬時不失冬聲

右第四句冬　聲歸丹田冬也亦宜春宜夏宜秋

第二章亦依上章歌之舞歌二章則四時相禪之機方爲大備

勿以窮通明出處惟將功用論窮通浩然充塞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 二首俱醒心集詩

三百篇聲譜

明 張蔚然

司馬遷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可見詩自關雎以迄殷武皆有其聲可絃可歌矣而惜乎聲譜不傳有閩人陳第者爲毛詩古音考亦庶得摸摹古韻之路然特可資諷誦而非可被樂章則聲實闕焉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即樂府微言詩家輿論也後世作者如林苟於聲律有乖即歌詠亦非自然安所稱眞詩哉嘗得儒先所傳古燕饗通用之樂載歌遺聲章分句析字字律呂堂上之歌皆用黃鍾以象君堂下合樂則用清商以象臣因併以當世樂眼合四上勾尺工凡六五譜焉聊備識之以俟夫審音者庶幾叱字以推聲觸一而反三遺法或有可尋眞詩不至盡泯凡樂府古選律絕諸體敲珠天成或謌或絃錄斯通悟存乎其人云爾

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終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首肄此三

節爲一終呦黃清六呦南高工鹿蕤勾鳴姑高一食南高丁野姑高一之
太四苹黃合我蕤勾有林尺嘉應高凡賓南高工鼓林尺瑟南高工吹黃清
六笙林尺吹蕤勾笙林尺鼓南高工簧姑高一承應高凡筐黃清六是
姑高一將南高工人林尺之南高工好黃合我姑高一示林尺我南高一
周太清高五行黃清六○呦黃合呦姑高一鹿蕤勾鳴姑高一食林尺野
南高工之太清高五蒿黃清六我林尺有南高工嘉應高凡賓黃清六德
南高工音蕤勾孔姑高一昭林尺視姑高一民南高工不黃清六恌姑高
一君應高凡子黃清六是姑高一則蕤勾是姑高一傚南高工我林尺
有南高工旨黃合酒姑高一嘉林尺賓南高工式應高凡燕南高工以
太清高五敖黃清六○呦黃合呦姑高一鹿太四鳴黃合食太四野黃合之
蕤勾芩姑高一我蕤勾有南高工嘉應高凡賓南高工鼓南高工瑟南高
工鼓黃清六琴林尺鼓蕤勾瑟林尺鼓姑高一琴南高工和應高凡樂
清六且姑高一湛南高工我林尺有南高工旨黃合酒姑高一以林尺
燕南高一樂黃合嘉應高凡賓南高工之太清高五心黃清六○四黃合
牡姑高一騑蕤勾騑姑高一周太四道黃合倭蕤勾遲姑高一豈林尺不
南高工懷應高凡歸黃清六王蕤勾事姑高一靡林尺盬南高工我林尺
心黃合傷應高凡悲黃清六○四黃合牡姑高騑林尺騑南高工嘽
應高凡嘽南高工駱太清高五馬黃清六豈蕤勾不林尺懷應高凡歸南高

工王蕤勾事姑高一靡黃合盬黃合不林尺遑姑高一啟太四處黃合○
翩黃清六翩姑高一者林尺鵻姑高丁載姑高一飛應高凡載林尺下
南高工集蕤勾於南高下苞蕤勾栩林尺王太四事黃合靡蕤勾盬姑高一
不林尺遑南高工將太清高五父黃清六○翩黃清六翩姑高一者蕤勾
鵻姑高一載林尺飛應高凡載林尺止南高工集林尺於南高工苞蕤勾
杞姑高一王蕤勾事姑高一靡林尺南高工不黃合遑蕤勾將太四母
黃合○駕黃合彼太四四黃合駱姑高一載林尺驟南高工駸黃清六駸
林尺豈林尺不南高工懷應高凡歸黃合是太四用黃合作蕤勾歌姑高一
將應高凡母黃合來太清高五諗黃清六○皇黃合皇南工者林尺華
南高工于林尺彼姑高原林尺隰南高工駪蕤勾駪林尺征蕤勾夫姑高
一每應高凡懷南高工靡太高五及黃清六○我黃合馬姑高一維
蕤勾駒姑高一六黃清轡姑高一如林尺濡南高工載林尺馳南高工
載黃合驅姑高一周蕤勾爰姑高一咨太四諏黃合○我黃清六馬林尺
維應高凡騏黃清六六林尺轡南高工如蕤勾絲姑高一載林尺馳南高
工載蕤勾驅林尺周應高凡爰黃合咨太清高五謀黃清六○我黃清六
馬林尺維應高凡駱南高工六蕤勾轡姑高沃林尺若南高工載蕤勾
馳南高工載蕤勾驅林尺周黃合爰南高工咨太清高五度黃清六○我
黃清六馬林尺維應高凡駰黃清六六林尺轡南高工既蕤勾均姑高

載林尺馳南高工載蕤勾驅林尺周應高凡爰黄合咨太清高五詢黄六
俱黄鍾清宮俗呼正宮○巳上皆黄鍾為宮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
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隨歌聲抑揚為五音之聲非叶字本音也下皆倣此笙入奏南陔
白華華黍三笙詩皆有聲無詞乃間歌魚麗笙由庚無詞歌南有
嘉魚笙崇丘無詞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無詞三終儀禮三笙一和
而成聲謂笙工必用四人也堂上升歌畢則堂下吹笙一詩為一終謂之笙人若間歌則間代而作堂上
先歌魚麗則堂下吹由庚為一終其二終三終皆如之魚黄六清麗姑高一于蕤勾罶
姑高一鱨太四鯊黄合君蕤勾子林尺有應高凡酒南高工旨林尺且南高
工多黄清六○魚黄合麗太清高五于太四罶黄清六魴蕤勾鱧姑高一
三百篇聲譜八　四
君蕤勾子林尺有蕤勾酒姑高一多蕤勾且林尺旨黄合○魚黄合麗太清
高五于應高凡罶黄清六鰋林尺鯉南高工君蕤勾子姑高一有林尺酒
南高工旨林尺且南高工有黄合○物黄清六其姑高一多應高凡矣
南高工維蕤勾其姑高一嘉尺矣南高工○物黄合其林尺旨蕤勾矣
姑高一維南高工其蕤勾偕姑高一矣林尺○物黄合其太四有黄合矣
姑高一維應高凡其南高工時太四矣黄清六○南黄清六、有林尺嘉
應高凡魚南高工黍應高凡然南高工罩姑高一罩南高工君林尺子
南高工有酒姑高一嘉應高凡賓黄清六式林尺燕南高工以大清
高五樂黄清六○南黄清六有南高工嘉蕤勾魚姑高一烝蕤勾然姑高

一汕林尺汕南高工君林尺子南高工有黄合酒姑高一嘉黄合賓姑高
一式太四燕黄合以南高工衎黄清六○南黄清六有太清高五樛應高
凡木應高凡甘黄清六瓠林尺纍南高工之黄清六君黄合子大四有
黄合酒姑高一嘉太清高五賓黄清六式應高凡燕南高工綏太清高五之
黄清六○翩黄合翩太四者黄合鵻姑高一烝林尺然南高工來蕤勾思
姑高一君黄清六子姑高一有林尺酒南高工嘉蕤勾賓姑高一式太四
燕黄合又南高工思黄清六○南黄清六山太清高五有應高凡臺南高
工北應高凡山南高工有太清高五萊黄清六樂應高凡只黄清六君
應高凡子南高工邦林尺家南高工之黄清六基林尺樂蕤勾只林尺君
三百篇聲譜八　五
南高一子姑高一萬黄合壽姑高一無太四期黄合○南黄合山姑高一
有蕤勾桑姑高一北黄合山姑一有太四楊黄合樂蕤勾只林尺君應高
凡子南高工邦林尺家南高工之黄合光林尺樂應高凡只黄清六君
蕤勾子姑高一萬林尺壽南高工無太清高五疆黄清六○南黄清六山
林尺有應高凡杞南高工北林尺山南高工有太清高五李黄清六樂應高
凡只黄清六君應高凡子南高工民南高工之蕤勾父姑高一母林尺
樂蕤勾只林尺君蕤勾子姑高一德蕤勾音姑高一不太四巳黄合○南
黄合山太四有黄合栲姑高一北南高工山蕤勾有姑高一杻林尺樂蕤勾
只林尺君應高凡子南高工遐林尺不南高工眉太清高五壽黄清六樂

應高凡只黃清六君蕤勾子姑高一德應高凡音南高工是林尺茂黃清
六〇南黃清六山姑高一有蕤勾枸姑高一北應高凡山黃合有太清
高五搜黃清六樂應高凡只黃合君應高凡子南高工遐南高工不蕤勾
黃姑高一耇林尺樂蕤勾只林尺君蕤勾子姑高一保黃清艾南高工
爾林尺後黃清六俱黃鍾清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關
雎鵲巢三終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此六詩也言三終者三市
各三終也關黃清六關南高工雎林尺鳩南高工在黃合河姑高一之太四
洲黃合窈林尺窕南高工淑黃清六女姑高一君黃清六子林尺好南高
工逑黃清六〇參黃清六差南高工荇林尺菜南高工左林尺右南高

工流無下凡之黃清六窈中上窕林尺淑無下凡女姑高下寤太四寐
姑高一求太四之黃合求黃清六之南高工不林尺得南高工寤姑高一
寐中上思南高工服林尺悠姑高一哉中上悠姑高一哉太四輾黃清六
轉南高工反無下凡側黃清六〇參黃清六差無下凡荇南高工菜
林尺左太清高五右林尺采南高工之黃清六窈姑高一窕中上淑林尺女
南高工琴林尺瑟姑高一友太四之姑高一參太四差黃合荇姑高一菜
林尺左林尺右姑高一芼林尺之南高工窈黃清清窕南高工淑林尺女
太清高五鐘黃合鼓南高工樂無下凡之黃清六口葛黃合之太四覃姑高
一兮太四施太四于姑高一中太四谷黃合維中上葉南高工萋無下凡

萋太四黃南高工鳥無下凡于南高工飛林尺集中上于林上灌無下木
太四其黃清六鳴南高工喈無下凡喈黃清六〇葛黃清六之太清高五
覃林尺兮黃清六施林尺于南高工中無下凡谷黃清六維林尺葉南高
工莫南高工莫蕤勾是黃合刈姑高一是太四濩姑高一爲林尺絺姑高
一爲太四綌姑高一服太四之姑高一無太四斁黃合〇言黃清六告
姑高一師南高工氏林尺言林尺告姑高一言太四歸黃合薄黃合汙姑高
一我太四私姑高一薄姑高一澣中上我林尺衣南高工害南高工澣
林尺害無下凡否太四歸黃清六寧南高工父林尺母黃合口采黃清六
采姑高一卷林尺耳南高工不林尺盈姑高一頃林尺筐南高嗟中上我

林尺懷無下凡人太四寘黃合彼姑高一周太四行黃合〇陟黃清六彼
無下凡崔南高工嵬林尺我林尺馬姑高一虺南高工隤林尺我中上姑
林尺酌南高工彼無下凡金姑高一罍太四維太清高五以林尺不南高工
永無下凡懷黃清六〇陟黃合彼姑高一高南高工岡林尺我林尺馬
姑高一玄南高工黃林尺我姑高一姑太四酌姑高一彼黃合兕太四觥
姑高一維黃清六以林尺不南高工永無下凡傷黃清六〇陟黃清六
彼南高工砠黃清六矣林尺我黃合馬姑高一瘏太四矣黃合我中上僕
姑高一痡林尺矣南高工云黃清六何南高工吁無下凡矣黃清六口
維黃合鵲姑高一有中上巢林人維黃清大鳩無下凡居南高工之林尺

之中上子林尺于無下凡歸太四百黃清六兩林尺御南高工之黃清六
○維黃合鵲林尺有南高工巢林尺維林尺鳩姑高一方太四之黃合之
林尺子黃合于林尺歸姑高一百太四兩黃合將太四之黃合○維黃清六
鵲無下凡有南高工巢林尺維南高工鳩林尺盈南高工之黃清六之
黃清六子南高工于姑一歸林尺百太清高五兩林尺成南高工之黃清
六口于黃清六以南高工采林尺蘩南高工于林尺沼姑高一于太四
沚姑高一于黃合以姑高合用太四之姑高一公黃清六侯南高工之
無下凡事黃合○于黃清六以林尺采黃合蘩南高工于太四澗黃合之
太四中姑高于姑高一以南高工用林尺之南高工公黃清六侯南高工

三百篇聲譜　八

之太清高五宮黃清六○被黃清六之太清高五僮南高一僮林尺夙太清
高五夜姑高一在南高工公黃清六被黃合之姑高一祈太四祈姑高一
薄林尺言南高工還無下凡歸黃清六口于黃合以南高工采林尺蘋
南高工南姑高一澗林尺之南高工濱林尺于林尺以姑高一采中上藻
林尺于黃合彼姑高一行太四潦黃合○于黃合以姑高一盛太四之姑高
一維黃清六筐南高工及林尺筥南高工于林尺以姑高一湘中上之
林尺維林尺錡南高工及無下凡釜黃合○于黃清六以南高工奠黃合
之姑高一宗太四室黃合牖太四下黃合誰中上其南高工尸無下凡之
林尺有黃清六齊南高工季無下凡女黃合俱無射清商俗呼越調○已

音無射爲宮中呂爲徵黃鍾爲商林鍾爲羽太簇爲角南宮爲變徵凡十一律還相爲宮皆宗黃鍾故日清商也右燕樂各止三終者以反爲文也黃鍾清宮起調即以清宮畢曲合亦如之諸侯燕禮大射以爲正樂下達大夫士庶人鄉飲酒禮皆用之鄉射正樂惟合樂三終而已歆法呦呦鹿鳴首呦黃鍾全出自喉調氣使清轉及脣上則次呦爲南呂回復牙舌之間則鹿爲蕤賓變徵矣又轉至牙則鳴爲姑洗蓋南呂爲黃鍾羽蕤賓爲南呂羽生姑洗爲角聲應於大呂圜鍾與夷則鍾球相應皆譜所不及餘倣此

三百篇聲譜　九

陽關三疊圖譜

錢唐田藝蘅

送元二使安西

唐詩記事作送李詩元姓二行也其名不見于史出使安西貞觀十四年平高昌置安西大都護府顯慶三年徙龜茲都督府復治西州東接焉耆西連疏勒南鄰吐蕃北拒突厥今安西城在陝西肅州衛

王維字摩詰河東人居藍田輞川唐開元九年進

士仕至尚書右丞有文集十卷又送不蒙都安西云鳴笳瀚海曲按接陽關外送劉司直赴安西云絕域陽關道胡沙與塞塵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劉辰翁云更萬首絕句亦無復近此詩詢古今第一矣

渭城秦咸陽孝公所都漢高帝名新城屬長安武帝名渭城唐都長安改京兆郡開元初改京咸陽故城有三秦城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北三十里隋城在縣東北二十里唐城在渭水北杜郵館西秦渭城因渭水而得名也渭河在府城北五十里出臨洮府渭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東流經盩厔興平咸陽渭南至華陰界以入黃河

朝雨清晨之雨也浥潤也輕塵陌上浮埃所謂羞塵也客舍渭城邊之客館今旗亭旅邸也新一謂春又柳色春一作楊柳春自漢時凡東出函關必始于霸陵故送行者于此折柳以贈別李太白詞

年年柳色霸陵傷別而霸陵橋因名銷魂橋在爲援霸陵折柳之事而致之渭城蓋唐時多事西域行役者既渡渭水以西北向而抵渭城直趨玉門陽關故以出陽關爲言也右丞又云柳條疏客舍至如張籍詩客亭門外柳折盡向南枝孟郊詩離杯有淚飲別柳無枝春真可以銷魂矣更去聲更盡再盡也謂勸君更盡此酒他日西去出陽關之外已無故人欲求故人今日一杯之樂不可復得實至所謂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相憶路長漫

陽關漢燉煌龍勒之關也西域傳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大山中有河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使于闐記甘州西始涉磧西北五百里至宿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入吐蕃界西至沙州南十里鳴沙山又東南十里三危山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

一統志陝西行都指揮使司玉門關在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而瓜州城在肅州城西五百二十六里古西戎地漢燉煌郡也陽關在廢壽昌縣西六

里而壽昌縣在沙州城西南一百五十里漢龍勒縣地也玉門在龍勒之西陽關在玉門之南故名之曰陽而清波雜志乃云漢將陽與敗出此關因以爲名則是不美之號矣敗軍之將叛國之臣曷足以章紀絶徼哉

唐陽關在遼西去長安一萬里庾信詩萬里陽關路是也右丞送平判官詩不識陽關路新從定遠侯而蕭颯使玉門關弟肅勸酒頻頻謂兄曰醉中庶分袂不悲即此

唐人送別率于渭城故岑參送楊子詩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而勸酒二字詩中多用之如杜子美云淚逐勸杯落愁連吹笛生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惜頻頻苦勸君皆情之眞而辭之切也

漁溪叢話唐人尤用意小詩其命意與所叙述初不減長篇而促爲四句意工理盡高簡頓挫所以難耳如王摩詰云西出陽關無故人故行者爲可悲而勸酒者不得不飮陽關之詞不可不作

渭城曲

右丞此詩樂府集作渭城曲

劉禹錫初貶召還又忤宰相被黜十年再召還與歌者何戡詩曰二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慇懃唱渭城謝枋得云夢得悲舊時之客已者今無一存惟一妓獨在不勝情三字極有味按此則右丞之詩在唐時已入歌曲矣

劉伯芻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壚興甚早一旦召之與語貧窘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之欣然持鏹而去後過

其戶則寂然不聞謳一之聲謂其逝矣及呼乃至詢
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木流旣大心計轉䘮不暇唱
渭城矣侍郎大笑曰吾思官徒亦然
王崇慤河送客入京詩渭城柳色巳青青張駐行人
聽渭城不問使車歸路遠且從尊酒滿杯傾
劉原父長安別蔡嬌詩祇筵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
唱渭城更盡一杯須起舞關河秋月不勝情蓋原父
守長安時眷官妓蔡嬌所謂添酥者也召還賦此

陽關曲

陽關三疊圖　五

右丞此詩在唐時亦名爲陽關曲
白氏長慶集云最憶陽關唱眞珠一串歌注云沈有
謳者善唱西出陽關無故人詞
歐陽永叔送沈待制陝西都運有云知君才力多閑
暇剩聽陽關醉後聲
曾茶山送曾宏父守天台有云莫作陽關墮淚聲卅
丘勝事更君聽

陽關調

秦太虛云右丞此絕句近世又歌入小秦王更名陽
關令雙調有曰小陽關又見大石
寇平仲陽關引曰塞草煙光濶渭水波聲咽春朝雨
霽輕塵斂征鞍發指青青楊柳又是輕攀折動黯然
知有後會甚時節　更盡一杯酒歌一闋歎人生最
難歡聚易離別且莫辭沈醉聽唱陽關徹念故人千
里自此共明月
葉少藴上巳懷西湖醉蓬萊云問春風何事斷送繁
紅便拚歸去牢落征途笑行人羈旅一曲陽關斷雲
殘靄做渭城朝雨欲寄離愁綠陰千囀黃鸝空語

陽關三疊　六

遙想湖邊浪搖空翠絃管風高亂花飛絮曲水流觴
有山翁行處翠袖朱欄故人應也弄畫船烟浦會寫
相思尊前爲我重翻新句
王晉卿燭影搖紅云香臉輕勻黛眉巧畫宮粧淺風
流天付與精神全在嬌波轉早是縈心可慣更那堪
頻頻顧盼幾回得見見了還休爭如不見　燭影搖
紅夜來飲散春宵短當時誰解唱陽關離恨天涯遠
無奈雲收雨散凭闌干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
時黃昏庭院

張安國送張魏公出師木蘭花云擁貔貅萬騎聚千
里鐵衣寒正玉帳連雲油幢映日飛箭天山錦城啓
方面重對籌壺盡日雅歌閑休遣沙場虜騎尚餘匹
馬空還　那堪更值春殘斟綠醑對朱顏正宿雨催
紅和風換翠梅小香慳牙旗漸西去也望梁州故壘
暮雲間休使佳人斂黛斷腸低唱陽關
王嬌紅送情人一剪梅云豆蔻稍頭春意闌風滿前
山雨滿前山杜鵑啼血五更殘花不禁寒人不禁寒
離合悲歡事幾般離有悲歡合有悲歡別時容易見
時難怕唱陽關莫唱陽關

陽關三疊

古陽關

渭城朝雨一霎裛輕塵更洒遍客舍青青弄柔凝千
縷柳色新更洒遍客舍青青千縷柳色新　休煩惱
勸君更盡一杯酒人生會少自古富貴功名有定分
莫遣容儀瘦損休煩惱勸君更盡一杯酒只恐怕西
出陽關舊遊如夢眼前無故人秖恐怕西出陽關眼
前無故人此詞不知何人所曐即東坡所聞者

陸渫侍兒美奴卜算子云送我出東門乍別長安道
兩岸垂楊鎖暮煙正是秋先老　一曲古陽關莫惜
金尊倒君向瀟湘我向秦魚雁何時到
孫花翁風流子有云三疊古陽關輕寒禁清月滿
征鞍者即此呂居仁生查子云一曲渭城歌柳色
饒春恨人分南浦春酒把陽關盞皆謂此也
蘇子瞻小秦王云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
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
苕溪漁隱云唐初歌詞多是五言或七言詩初無
長短句自中葉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宋朝則
盡爲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闋是七
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尤依字易
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
謝疊山云唐人餞別必歌陽關三疊
麓堂詩話作詩者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
辭能達意可歌可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
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
足至爲三疊歌之後之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

出其意之外必如是可謂之達耳
之卷唱論凡唱曲有地所陜西唱陽關三疊黑漆
琴今按大石調有曰陽關三疊正宮有黑漆弩郎
學士吟鷓鴣曲也
疊者重也隤也明也積也楊雄曰古理官決罪三
日得其宜乃行之故从三日从宜會意也王莽以
爲三日太盛改爲三田非義也
三疊者一歌不足以盡其情故必至再而至三猶
琵之有三調笛之有三弄鼓之有漁陽三疊也

陽關三疊 九

渭城朝雨浥輕塵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
新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一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客舍青青柳色
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二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
酒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三疊
余謂唐人三疊之法必如此然後得其正故白居
易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三疊聲
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是也若秋澗集所
云就中儘是銷魂處不待聽歌第四聲此云第四
聲乃西出陽關無故人何也
蘇子瞻曰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
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
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
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
悽斷不類向之所聞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
乃知古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讀樂天對酒
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三疊聲注云第

陽關三疊 十

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
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則第一句不疊審矣
詩話雖是黃州後來所作而文勛長官以事至密
所傳契勘蘇公先知密州與孔郎中交代自密徙
徐今在徐州和孔詩所謂除却膠西不解歌豈正
是文勛長官所傳之聲耶
崔仲容贈歌妓云水剪雙眸霧剪衣當筵一曲媚春
輝瀟湘夜色怨猶在巫峽曉雲愁不飛皓齒乍分寒
玉細黛眉輕感遠山微渭城朝雨休重唱滿眼陽關

客未歸蓋唐人每疊一句卽所謂重唱也今女郎也
氏云渭城朝雨休重唱則是第一句亦當疊之矣于
瞻所云第一句不疊是但知有第二第三疊而不知
有第一疊也故余之疊法實陽關三昧云
周美成蘇幕遮云隴雲沉新月小楊柳梢頭能有春
多少試着羅裳寒尚峭簾捲青樓占得東風早　翠
屏深香篆裊流水落花不管劉郎到三疊陽關聲漸
杳斷雲只怕巫山曉
瞿宗吉爲倪氏賦安榮美人行云我聞此語重悲傷
對景徘徊欲斷腸渭城楊柳歌三疊溢水琵琶泣數
行

陽關連環三疊

連環者取其始終循環宛轉不斷之義也昔始皇
遺齊襄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解此環后引椎以
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故樂府有解連環曲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
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一疊
西出陽關無故人渭城朝雨浥輕塵勸君更盡一杯
酒客舍青青柳色新　第二疊
客舍青青柳色新渭城朝雨浥輕塵勸君更盡一杯
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三疊

第一疊乃原唱也第二疊則首第四句第三疊則
首第二句首尾相銜憔懢相續故謂之連環一名
移宮陽關又名三換頭陽關況觀第三疊之什則
朱人折腰體之評信乎其大謬矣

陽關四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
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西出陽關無故人

此第四疊也唐人三疊之外獨遺此聲好事者特
以補其大成耳若夫其遍則隨意唱之無定體也

延安夫人暫止樂昌館寄姊妹蝶戀花云淚揾征衣
脂粉煖四疊陽關唱了千千遍人道山長山又斷蕭
蕭風雨聞孤館　惜別傷離方寸亂忘了臨行酒盞
深和淺若有音書憑過鴈東萊不似蓬萊遠
易安居士李清照鳳凰臺上憶吹簫云香冷金猊被
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

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
悲秋　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
陵人遠煙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
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依依傳　又名陽關依依三疊

依依姓柳氏字倚玉揚州二十四橋人也年裁橋數
之零種出章臺之秀腰不堪束甚于柔條眉不假描
渾如初葉娟娟可愛裊裊無雙辭翰逸羣舞歌獨步
與眈浮淚志脫羈埃孰是賞心誰知稅駕辛丑之歲

盍簪京口縮帶石頭蕪蔬及春綢繆連理信嫓婷而
限璧真婀娜以含金游子將歸好述遠別悵短亭之
供帳攀垂柳以擊輶駕飛分飛驪歌互答柳子為我
歌陽關第一疊為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
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田子忼慨舉
白去作牽神少選和風東吹麝帶解香而漸歇片雲
北邁鸞簫驚韻而不流柳子再歌入破第二疊萷雨
此青青柳色新更盡一杯酒陽關無故人田子
悽其以傷恍忽若失停杯脉脉凝盼惺惺歎江水以

何情憐僕夫之無色柳子卒為我歌入破第三疊焉
浥輕塵柳色新一杯酒無故人僻既促而易竭響復
咽而愈哀句引魂搖泣隨聲淅訝喉珠之難貫痛肌
玉之頓銷怨入落花望迷芳草古人墮淚之感斷腸
之圖良有以也于是田子滿酌一觥勞歌一曲曰馬
蹄車轍欲生塵無柰盈盈柳眼新何事陽關方拚醉
江南江北未歸人柳子翠袖支頤鳳鞋按拍而賡之
曰悲歌遮莫動梁塵疊破陽關恨轉新看取柳條和
淚飲今宵定是夢中人余不覺大駭倩材深咏雅思

流風罕媾擊節奚酬涵復報歌曰一聲一疊一翻新
君是揚州第一人醉裏莫教憔悴盡浮生何處不風
塵巻欲以少慰其懷云耳踟躕既久徒御難淹斜照
在山歸鴉滿樹乘醉別去何日忘之舟發丹陽神留
白下孤蓬獨酌鬱抱誰開適有感于蒲東惜別之事
因作車兒投東馬兒向西賦并緻以楚詞三絕云悲
莫悲兮生別離車輪東去馬西馳窮途有酒無人勸
恐見風前弱柳垂悲莫悲兮生別離飛花如絮雨晴
時何由得似嚶嚶鳥雙擲金梭織柳絲悲莫悲兮生

別離暮春不見以秋期歸來四六峯頭月斷續簫聲
聽與誰姑蘇有采蓮子者聞余歌而善之觴余永之
而遂和之曰悲莫悲兮生別離伯勞東去燕西飛多
情化作鴛鴦偶烟水雲林願不違相與抵掌笑曰此
真揚州柳枝詞也至于五湖載月人則直命之爲陽
關依依三疊記且語余曰輞川送客之作議者以爲
妙絕古今誠哉是言也獨三疊之旨秘而不傳或傳
而不精協律者遺恨焉乃今依依特倡家婦耳調結
廻風才麥詠雪借連環之隱訣解織錦之玄機近與

陽關三疊　十五

吾子聯衝遠俾右丞增價謂之光分棣宿而聲掩隋
堤也不亦宜乎章句學士有深慨矣而吾子作詩女
史反殿倚玉于木筍又豈麒麟凋蕭于駒之意也哉

陽關三疊琴操

舊譜云陽關曲始于王摩詰而被之管絃或云句
句三疊或云只用第三句三疊今之爲是詞者如
曰青山無數白雲無數淺水蘆花無數是又一變
而爲詞中三疊也

黃庭內景云太上太道玉宸君閒居蘂珠宮作
言琴心三疊舞胎

陽關貫珠三疊

序曰古之人取陽關之詩而播之絲桐已不如肉矣
況舊譜出自俗手雜亂寂寥失三疊之真終非神品
也余嘗授指法于勞叟又訂正于王生頗得分別之
奧乃于暇日披竹徑坐玄樓焚金顏撫玉振神交摩
詰思到陽關欣然會心製爲此曲曰淵客調者取綃
人泣珠之義所以調絃也即本題而引之借其遺也
曰正序者存右丞之正聲也曰貫珠三疊者樂之所

陽關三疊　十六

謂纍纍如貫珠也每句第裁二字則三五七言自成
其章此又意外之妙也且三疊以紀其實四疊以盡
其變亦唐人之舊也曰一串珠三疊者既分一而爲
四復合四而爲一即唐人歌喉一串珠之謂初不敢
有所增損以失右丞之本旨也曲已闋而意不窮于
是爲之餘弄焉而曰珠泣玉盤者既聞流水之操必
墮鮫人之淚白太傅所云大珠小珠落玉盤非知音
者不能形容之至于斯也故總而命之曰陽關貫珠
三疊焉是雖不足以方南風之雅音亦庶幾乎白雪

之絕響矣世有子期當爲傾耳也與

淵客調第一

元子二二爲王臣二二當致身送子二二銜君命

西入秦馬蕭蕭車轔轔山遥遥水粼粼

第二調

度金河愁路頻望玉門絕四鄰苦辛兮苦辛

第三調

至安西無交親夢長安斷音塵酸辛兮酸辛

第四調

一杯酒聊餞君一首詩聊贈君行矣二二慘神二二

去矣二二慘神二二

第五調

元二二二賢哉王臣向異域策奇勛博望兮等倫定

遠兮絕群知何年還入秦知何年還入秦

正序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貫珠三疊第一

渭城朝雨浥輕塵　朝雨浥輕塵　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二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青青柳色新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三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　更盡一杯酒　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四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陽關無故人　無故人

一串珠三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　朝雨浥輕塵　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青青柳色新　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更盡一杯酒　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陽關無故人　無故人

珠流玉盤

送元子渭水濱雨乍歇浮芳塵柳青青客館春勸君

酒莫辭頻君飲盡莫逡廵陽關外少行人嗟嗟陽關
外無故人持節歸來兮無故人 二二二

陽關琵琶

宋時一女子題琵琶亭詩云爺娘重利妾身輕一曲
琵琶萬里行彈到陽關齊拍手不知原是斷腸聲
琵琶亭今在九江府城西江濱即白司馬送客湓
城聞商女琵琶淚濕青衫之所也
序曰余嘗因琵琶亭之詩而推之是四絃亦有陽關
而久矣其無傳矣往有教坊楊氏世習此藝老大濟

陽終淪常調然亦不過半面彈也嗣後十年有金臺
齊一者獨工正面琵琶更加一絃以備五音此又大
奇盤桓西湖偏騁其技于是紬繹右丞之旨摹寫陽
關之情爰製此曲于時柳花正飛漫天作雪因名飛
花三疊即席授齊子俾調素軫以度新腔頃刻之間
遂能神解推卻撚撥咸極其精且善歌詠臨風一抹
歷歷心聲旁水孤吟冷冷指語真雪兒口曹綱手也
雖遊輞川而挾史髮不啻過焉雨歇渭城雲消巫岫
餘音在耳頻勞夢思又十餘年而楊氏之家有少女
能傳其業南人不尚四絃遂中廢閣惜乎飛花徒付
東流而已聊附之以爲譜云

陽關飛花三疊第一

渭城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二疊

渭城朝雨 三二 浥輕塵客舍青青 二二 柳色新勸君
更盡 二二 一杯酒西出陽關 二二 無故人

第三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 二二三 客舍青青柳色新 二二二
勸君更盡一杯酒 二二二 西出陽關無故人 二二二

飛花滚三疊

渭城朝雨　渭城朝雨浥輕塵　浥輕塵　客舍青
青　客舍青青柳色新　柳色新　勸君更盡　勸
君更盡一杯酒　一杯酒　西出陽關　西出陽關
無故人　無故人

絮沾泥

一疊兮酒行頻再疊兮淚沾巾三疊兮腸欲斷四疊

兮摧征輪客邸誰相親柳枝孤負春要知巫峽猿啼
苦只聽陽關無故人

王右丞畫陽關圖

深雪偶談此摩詰送元二使安西詩也世傳陽關圖
亦出摩詰之手遂成二妙

李伯時畫陽關圖

宣和畫譜李伯時畫今藏在御府如陽關圖一
思雅堂雜鈔李伯時陽關圖備盡離別悲泣之聲在
元彭家後有題詩及書主右丞一詩及河東三疊後

人等印

復齋漫錄送元二絕句李伯時取以爲畫謂之陽關
圖余嘗以爲失按漢書陽關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唐
人送客出東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
焉據其所畫當謂之渭城圖可也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朱進士御史檢法居龍眠
山因號龍眠居士

陽關圖歌

京兆安汾叟赴辟臨洮幕府南舒李伯時自
畫陽關圖并詩以送行浮休居士爲繼其後

古人送行贈以言李君送人兼以畫自寫陽關萬里
情春送安西從辟者澄心古紙白如銀筆墨輕淡意
瀟灑短亭離筵列歌舞亭下誼誼簇車馬溪邊一叟
靜垂綸橋畔俄逢兩負薪掣臂蒼鷹隨獵犬聳耳鉅
驢扶隻輪長安陌上多豪俠正值春風三二月分明
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主人舉杯苦勸客道
是西征無故人慇懃一曲歌未闋歌者背面淚羅巾
酒闌童僕各辭親結束韜勝意氣振稚子牽衣老人

哭道上行客皆酸辛唯有溪邊釣魚叟寂寂投竿如
不聞李君此畫何容易畫出魚樵有深意爲道世間
離別人若個不因名與利紅蓮幕府盡奇才家近西
山紫翠堆烜赫朱門當巷陌潺湲流水遶亭臺當軒
怪石人稀見夾道長松手〻栽靜鎖園林鶯對語客
穿堂戶燕驚回試問主翁在何所近向安西幕府開
歌舞教成頭巳白功名未立老相催西山東國不我
與造父王良安在哉巳卜買田箕嶺下更看築室潁
河隈遥君傳與王摩詰畫箇陶潛歸去來

蘇子瞻題陽關圖云不見何戡唱渭城舊人空數米嘉榮龍眠獨識陽關曲得古陽關意外聲

黃庭堅題陽關圖云斷腸聲裏無形影畫出無聲亦斷腸想得陽關更無語北風低草見牛羊

又云人事好乖當語離龍眠貌出斷腸詩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悲

秋澗集題李伯時畫陽關圖云晚唐聲教限羌戎幾唱陽關慘意濃遠節每矜殷俯狀畧無離別可憐容

又云別淚重於烟柳雨離愁長似玉關程就中儘是

銷魂處不待聽歌第四聲

山陰鄭嘉題陽關送別圖云漠漠楊柳花青青楊柳樹帶花折長條將送行人去灞陵匆匆留明日發沙洲沙洲連塞路望望使人愁願推雙車輪推過壽昌縣壽昌何蔚蔚邊城如眼見別曲歌且停春醪香更清一杯歌一曲曲盡兩含情含情豈無語離別心更苦慎恨別離多歡娛能幾許萬水及千山人去幾時還誰言功名好儂道不如閒

余嘗題琵琶亭陽關圖詩云楊柳青青江水清琵琶亭下小舟橫一杯未盡腸先斷何必陽關第四聲

餘杭蔣子文題陽關圖譜詩曰畫道陽關句最奇句一三疊少人知田郎自是推輪手推出前人絕妙詞

說郛續目錄

弓第三十三

談藝錄　徐禎卿
藝圃擷餘　王世懋
詩文浪談　林希恩
歸田詩話　瞿佑
南濠詩話　都穆
蓉塘詩話　姜南
敬君詩話　葉秉敬

蜀中詩話　曹學佺
渚山堂詩話　陳霆
懷麓堂詩話　李東陽
夷白齋詩話　顧元慶
存餘堂詩話　朱承爵
娛書堂詩話
升菴詞品　楊慎

談藝錄

吳郡徐禎卿

詩理宏淵談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畧而言卿雲江水開雅頌之源烝民麥秀建國風之始覽其事迹興廢如存占彼民情困舒在目則知詩者所以宣玄滯之思光神妙之化者也先王協之於宮徵被之於簧絃奏之於郊社頌之於宗廟歌之於燕會諷之於房中蓋以之可以格天地感鬼神暢風教通世情此古詩之大約也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

孝武樂府壯麗宏奇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風各懷剞劂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為雅頌之嗣也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里棄妻思婦歎詠於中闈鼓吹奏乎軍曲童謠發於閭巷亦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五言而歌詩之聲微矣至於含氣布詞質而不采七情襍遣並自悠圓或間有微疵終難毀玉兩京詩法譬之伯仲塤篪所以相成其音調也魏氏文學獨專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朴易解曹王數子才氣慷慨不詭風人而特立

之功卒亦未至故時與之闇化矣嗚呼世代推移理有必爾風斯假矣何足論才故特標極界以俟君子取焉

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尚譬如錢體爲圓鈎形爲曲箸則尚直屏則成方大匠之家器飾雜出要其格度不過總心機之妙應假刀鋸以成功耳至於衆工小技擅巧分門亦自力限有涯不可彊也姑陳其目第而爲言郊廟之詞莊以嚴戎兵之詞壯以肅朝會之詞大以雝公讌之詞樂而則夫其大義固如斯已深

瑕重絫可得而言崇功盛德易夸而乏雅華疏彩會易淫而去質干戈車革易勇而亡警盡節韶光易采而成靡蓋觀於大者神越而心游中無植幹鮮不眩移此宏詞之極軌也若夫款款贈言盡平生之篤好執手送遠慰此戀戀之情勗勵規箴婉而不直臨喪挽死痛旨深長禖懷因感以詠言覽古隨方而結論行旅迢遥苦辛各異遨遊晤賞哀樂難常孤孽怨思達人齊物忠臣幽憤貧士鬱伊此詩家之錯變而規格之縱橫也然思或朽腐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備詞或罅缺而未博氣或柔獷而未調格或莠亂而叶咸爲病焉故知驅縱靡常城門一軌揮斤污鼻者得之若乃訪之於遠不下帶衽求之以近則在千里此詩之所以未易言也

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既動於中必形於聲故喜則爲笑啞憂則爲吁戲怒則爲叱咤然引而成音氣寔爲佐引音成詞文寔與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眑渺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麤弱必因力

以奪其偏詞難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侈此詩之流也繇是而觀則知詩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敘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楛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以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匠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乃因言求意其亦庶乎有得與

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

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程也陸生之論文曰非知之難行之難也夫既知行之難又安得云知之非難哉又曰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査穢耳嗟夫文勝質衰本同末異此聖哲所以感歎翟朱所以興哀者也夫欲拯質必務削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然非通論也玉韞於石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匪無質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爲衰若乃文質雜興本末竝用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武其

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敝也不可以悉矣

夫情能動物故詩足以感人荆軻變徵壯士瞋目延年婉歌漢武慕歎凡厥含生情本一貫所以同憂相痒同樂相傾者也故詩者風也風之所至草必偃焉聖人定經列國爲風固有以也若乃歔欷無涕行路必不爲之興哀愬難不肅躡者必不爲之變色故夫直戇之詞譬之無音之絃耳何所取聞於人哉至於陳采以眩目裁虛以蕩心抑又末矣

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歌聲雜而無方行體疏而不滯吟以呻其鬱曲以導其微引以抽其臆詩以言其情故名因昭象合是而觀則情之體備矣夫情既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物繪色倩盼各以其狀隨規逐矩圓方巧獲其則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圜環之大畧也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衡參互恒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强能也

朦朧萌折情之來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

頡頏纍貫韻之齊也混沌貞粹質之檢也明儁清圓詞之藻也高才閒擬濡筆求工發旨立意雖旁出多門未有不由斯戶者也至於垓下之歌出自流離煮豆之詩成於草率命辭慷慨並自奇工此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詩之權例也傳曰疾行無善迹乃藝家之恒論也昔桓譚學賦於楊雄雄令讀千首賦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詩賦麄精譬之絺綌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識誦之功何能益也故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

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翹
古以崇辭雖武未盡臻其與吾亦罕見其失也嗚呼
雕繢滿目並已稱工芙蓉始發尤能擅麗後世之惑
宜益滋焉夫未覩鈞天之美則北里爲工不詠關雎
之亂則桑中爲雋故匪師涓難爲語也
夫詞士輕偷詩人忠厚不訪漢魏古意猶存故蘇子
之戒愛景光少卿之厲崇明德規善之辭也魏武之
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鸛子恤之辭也甄后致頌於延
年劉妻取譬於唾井繾綣之辭也子建言恩何必衾

枕文君怨嫁願得白頭勸諷之辭也究其微旨何殊
經術作者蹈古轍之嘉粹刊佻靡之非輕豈直精詩
亦可以養德也鹿鳴頍弁之宴好黍離有蓷之哀傷
坻蚩晨風之悔嘆蟋蟀山樞之感慨栢舟終風之憤
懣杕杜葛藟之憫恤葛屨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
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雞鳴之戒惕大東何
草不黃之困疵巷伯鶉奔之惡惡綢繆車牽之歡慶
木瓜采葛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
役伐檀七月之勤敏棠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
婉孌氣辭哲匠縱橫畢由斯閾也
詩之辭氣雖由政教然支分條布略有徑庭良由人
士品殊藝隨遷易故宗工鉅匠辭淳氣平豪賢碩俠
辭雄氣武遷臣孽子辭厲氣促逸民遺老辭玄氣沈
賢良文學辭雅氣俊輔臣弼士辭尊氣嚴閹童壺女
辭弱氣柔媚夫倖士辭靡氣蕩荒才嬌麗辭淫氣傷
七言沿起咸曰柏梁然甯戚扣牛已肇南山之篇矣
其爲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琱辭與五言
略異要而論之滄浪擅其奇柏梁弘其質四愁隆其

雋燕歌開其靡他或雜見於樂篇或援格於賦系妍
醜之間可以類推矣
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縱橫格軌各具風雅繁欽定
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
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自有工醜然而並
驅者託之軌度也
夫哲匠鴻才固繇內穎中人承學必自迹求大抵詩
之妙軌情若重淵奧不可測辭如繁露貫而不雜氣
如良駟馳而不軼由是而求可以冥會矣

樂府往往敘事故與詩殊蓋敘事辭緩則冗不精翩
翩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郭門視孤兒
行太緩弱不逮矣
詩不能受瑕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頓自絕殊如塘上
行云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
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浮萍篇則曰茱萸自
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本自倫
語然佳不如塘上行
古詩句格自質然大人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日鼓

談藝錄　八

瑟饒歌辭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草日
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絕工美可爲七言宗也
氣本尚壯亦忌銳逸魏祖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
士暮年壯心不已猶曖曖也思王野田黃雀行譬如
錐出囊中大索露矣
樂府中有妃呼豨伊阿那諸語本自亡義但補樂中
之音亦有疊本語如曰賤妾與君共餔糜共餔糜之
類也
生年不滿百四語四門行亦掇之古人不諱重襲若
相援備覽西門終篇固咸自鑠古詩然首尾語精
可二也
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遒深勁絕不若漢鐃歌樂府詞
樂府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　小山之賦氣
韻絕峻不可與孟德道之王劉文學　當內手覆
韋仲班傅葦四言詩僣縛不蕩曹公短歌行子建來
日大難工堪爲則矣白狼槃木詩三章亦佳緣不受
雅頌困耳
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衰世叔運終鮮粹才孔融懿

談藝錄　九

名高列諸子視臨終詩大類銘箴語耳應瑒巧思逶
迤失之靡靡休璉百一微能自振然傷媚焉仲宣流
客慷慨有懷西京之餘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鏘非
風人度也阮生優緩有餘劉楨錐角重隋割曳綴懸
並可稱也曹丕資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
整栗亦有憾焉若夫重熙鴻化蒸育叢材金玉其相
緯哉有斐求之斯病殆寡已夫
古詩降魏辭人所遺雖蕭統簡輯過冗而不精劉勰
緒論亦畧而未備況夫人懷敝帚自過千金法言懿

則遂見委靡至於篇句零落雖深猶幸有存者可足徵也故著此篇以標準的粗方大義誠不越茲後之君子庶可以考已

客論曰傳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蓋傷之也降自桓靈廢而禮樂崩晉宋王而新聲作古風沉滯蓋已甚焉述者上緣聖則下擿儒玄廣敎化之源崇文雅之致削浮華之風敦古樸之習誠可尚已恐學士狃耳目之翫識鎖尾之文故序而系之俾知所究

秇圃擷餘

吳郡王世懋

詩四始之體惟頌專爲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它率因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無定以故說詩者人自爲見若孟軻荀卿之徒及漢韓嬰劉向等或因事傅會或旁解曲引而春秋時王公大夫賦詩以昭儉汰亦各以其意爲之蓋詩之來固如此後世惟十九首猶存此意使人擊節詠歎而未能盡究指歸次則阮公詠懷亦自深於寄託潘陸而後雖爲四

言詩聯比牽合蕩然無情蓋至於今餞送投贈之作七言四韻援引故事麗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攣極矣豈所謂詩之極變乎故余謂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當以質之識者

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者謂盛唐詩即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亦一家言未盡古今之變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爲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爲用矣剪裁之妙千

古爲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爲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馬浡牛溲咸成鬱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後而欲令人毀靓妝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故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爲故事所使如禪家云轉法華勿爲法華轉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我　朝越

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爲之也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倣時隔一塵即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縱極排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第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況此道乎

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爲病者摘瑕者因而酷病之將併古人無所容非也然今古寬嚴不同作詩者既知是瑕不妨併去如太史公蔓辭累句常多班孟堅洗削殆盡非謂班勝於司馬顧在班分量宜爾今以古人詩病後人宜避者畧具數條以見其餘如有重韻者若任彥昇哭范僕射一詩三壓情字老杜排律亦時誤有重韻有重字者若沈雲卿天長地闊之三何至王摩詰尤多若暮雲空磧玉靶角弓二馬俱壓在下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青白重出此皆是失點檢處必不可借以自文也又如風雲雷雨有二聯中接用者一二三四

有八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爲法邪此等病盛唐常有之獨老杜最少蓋其詩即景後必下意也又其最隱者如雲卿嵩山石淙前聯云行漏香爐次聯云神鼎帝壺俱壓末字岑嘉州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言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意重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鏡中五六林下巖前在彼正自不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揶揄至於失嚴之句摩詰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覺有微缺陷如吾人不能運便自誦不流暢不爲可也至於首

句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不可學[illegible]
極鄙謬無足道乃至王導謝玄同時[illegible]符堅請[illegible]
此類不少惟李善註旁引諸家句字必有援據大為
博雅然亦有牽合古書而不究章旨[illegible]遠恩友
人詩清陽未可俟善引詩以為清陽婉分人之眉目
間也然於章法句法通未體貼其詩本言霖潦玄陰
與歐陽子別旬朔而思之甚故曰褰裳以應潦也清
陽未可俟猶曰河清難俟耳蓋以清陽反霖潦玄陰
也其意自指日出或即青陽而誤如三點如上褰裳

秇圃擷餘　八　四

誤作寒裳字耳何必泥毛詩清陽令句不可解耶又
如晨風之訓為鳳而李陵晨風自從風解舉微者山
半也古詩亦有別用者豈可盡泥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
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
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繇變如四詩之有變
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
變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
維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曆以後其間逗
漏實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
谷磻溪句隱隱錢劉盧李間矣至於大曆十才子其
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
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
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
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為大家特高
於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不失為盛
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淺子弟往往有薄之者

秇圃擷餘　八　五

則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
此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吾不能為掩
瑕雖然更千百世無能勝之者何要曰無露句耳其
意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
心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辭而隱然
言外何嘗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此
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露至使吠聲之徒羣肆撏
剝遂哉唐音永不可復[illegible]噫慎之

今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為律者

然惟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輩
不知苦辣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
好古薄後世律不爲不知律尚不工豈能工古徒爲
兩失而已詞人拈筆成律如左右逢源一遇古體竟
日吟哦常恐失却本相樂府兩字到老搖手不敢輕
道李西涯楊鐵崖都曾做過何嘗是來
唐人無五言古就中有酷似樂府語而不傷氣骨者
得杜工部四語曰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
征夫不如棄路傍不必其調云何而直是見道者得
秋園擷餘　八　六
王右丞四語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
物黃屋如喬林
太白遠別離篇意最參錯難解小時誦之都不能尋
意緒范得機高廷禮勉作解事語了與詩意無關細
繹之始得作者意其太白晚年之作邪先是肅宗卽
位靈武玄宗不得已稱上皇迎歸大內又爲李輔國
劫而幽之太白憂憤而作此詩因今度古將謂堯舜
事亦有可疑曰堯舜禪禹罪肅宗也曰龍魚鼠虎誅
輔國也故隱其辭托與英皇而以遠別離名篇風人

之體善刺欲言之無罪耳然幽囚野死則已露本相
矣古來原有此種傳奇議論曹丕下壇曰舜禹之事
吾知之矣太白故非創語試以此意尋次讀之自當
手舞足蹈李于鱗七言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轂之
海內爲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鶩至使人厭余謂學
于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尚不如學盛唐何者老杜
結構自爲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人各自以意象聲
響得之政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
成爲韓爲柳吾却又從韓柳學便落一塵矣輕薄子
秋園擷餘　八　七
遽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
也
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往得聯多而韻不協勢
旣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忍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題
衍爲衆律然聯雖旁出意盡聯中而起結之意每苦
無餘於是別生支節而傳會或卽一意以支吾摯衿
露肘浩博之士猶然架屋疊床貧儉之才彌窘所以
秋興八首寥寥難繼不其然乎每每思之未得其解
忽悟少陵諸作多有漫興時於篇中取題意與不局

豈非柏梁之餘材栩爲別館武昌之剩竹貯作船釘英雄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取裁

談秇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篇中不可重犯故事此病犯者故少能拈出亦見精嚴然吾以爲皆非妙悟也作詩到神情傳處隨分自佳下得不覺痕迹縱使一句兩入兩句重犯亦自無傷如太白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然古今目爲絕唱殊不厭重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休文三尺法也古今犯者不少寧盡被汰邪

秇圃擷餘　八

于鱗選唐七言絕句取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爲第一以語人多不服于鱗不止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耳必欲壓卷還當於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渙黃河遠上二詩求之

晚唐詩萎薾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着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

王上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識論高處逗宋詩之徑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弄律便能薄棄晚唐自傳初盛有稱大曆而下色便赧然然使誦其詩果爲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晚唐詩人如溫庭筠之才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者但須真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秇圃擷餘　九

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遯迹詩第二句下一拗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開山二字最不古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合也重上一山字四不合也余謂必有誤若思得之曰必開士也易一字而對仗流轉盡祛四失矣余兄元美遂以書秇苑巵言余後觀郎士元詩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乃元龔用頎詩益以自信

詩稱發端之妙者謝宣城而後王右丞一人而已郎士元詩起句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合掌可笑

高仲武乃云昔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阻矣若謂出於識鑒何得入選衆謂發端工乎謝宜城地下當爲撫掌大笑

崔郎中作黃鶴樓詩青蓮短氣後題鳳凰臺古今目爲勍敵識者謂前六句不能當結語深悲慷慨差足勝耳然余意更有不然無論中二聯不能及即結語亦大有辨言詩須道興比賦如日暮鄉關興而賦也浮雲蔽日比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號爲當乎日暮鄉關煙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

愁耳故曰使人愁煙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逐客自應愁寧須使之青蓮才情標映萬載寧以余言重輕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竊以爲此詩不逮非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則不敢辭

常徵君贈王龍標詩有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之句膾炙人口然王子安詠風詩云日落山水靜爲君起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二詩句雅堪作配未易優劣也

錢員外詩長信宜春句於晴雪妙極形容膾炙人口其源得之初唐然從初竟落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關何者愈巧則愈遠

杜必簡性好矜誕至欲衙官屈宋然詩自佳華於子昂質於沈宋一代作家也流芳未泯乃有杜陵鬯其家風盛哉然布衣老大許身稷契屈宋又不足言矣

一日偶誦賈島桑乾絕句見謝枋得註云旅寓十年交游歡愛與故鄉無異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渡桑乾而望并州反以爲故鄉也不覺大笑拈以問玉山程生曰詩如此解否程生曰向如此解余謂此島自思

鄉作何曾與并州有情其意恨久客并州遠隔故鄉今非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并州又是故鄉矣并州且不得住何況得歸咸陽此島意也謝註有分毫相似否程始歎賞以爲聞所未聞不知向自聽夢中語耳

古人云秀色若可餐余謂此言惟毛嬙西施昭君太真曹植謝朓李白王維可以當之而司馬長卿夫婦各擅尤以爲難至于平原清河急難並秀飛燕合德孿生雙絕亦各際其盛矣近世無絕代佳人詩人乃

似不乏

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我

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大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能以深情勝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所謂成一家言斷在君采稚欽之上庭實而下益無論矣

高季廸才情有餘使生弘正李何之間絕塵破的未

稗圃擷餘　十二

知鹿死誰手楊張徐故是草昧之雄勝國餘業不中與高作僕

子美而後能爲其言而真足追配者獻吉于鱗兩家耳以五言言之獻吉以氣合于鱗以趣合夫人語似高於氣然須學者自詠自求誰當更合七言律獻吉求似於句而求專於骨于鱗求似於情而求勝於句然則無差乎曰噫于鱗秀

余嘗服明卿五七言律謂他人詩多於高處失穩明卿詩多於穩處狱高與于鱗作身後戰場未知鹿死誰手

家兄讞獄三輔時五言詩刻意老杜深情老句便自旗鼓中原所未滿者意多於景耳青州而後情景雜出似不必盡宗矣

每一題到茫然思不相屬幾謂無措沉思久之如經水去窒亂絲抽緒種種縱橫參集都於此時要下剪裁手段寧割愛勿貪多又如數萬健兒人各自爲一營非得大將軍方畧不能整頓攝服使一軍無譁若

兩朱榮處貼爲榮百爲衆求之詩家誰當爲比

稗圃擷餘　十三

生平閉目搖手不道長慶集如吾吳唐伯虎則尤長慶之下乘也閻秀卿刻其悵悵擁鼻二詩余每見之輒恨恨悲歌不已詞人云何物是情濃少年輩酷愛情詩如此情少年那得解友人張伯起詩云而今秋老春情薄漠漠寒江水自流袁魯望亟爲余稱之伯起於是時年僅强立其於情故早達此道中項橐甘羅也今伯起風流如故而魯望已數載異物悲夫

世人厭常喜新之罪夷於貴耳賤目自李何之後繼以于鱗海內爲其家言者多遂蒙刻鶩之厭厭而一

士能爲樂府新聲傾彈無識者便謂不經人道語目
曰上乘足使耆宿盡廢不知詩不惟體顧取諸情性
何如耳不惟情性之求而但以新聲取異安知今日
不經人道語不爲與日陳陳之粟乎嗚呼才難豈惟
才難識亦不易作詩道一淺字不得改道一深字又
不得其妙政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
嘗謂作詩者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
付之語畏難怯思即以充役故每不得佳余戲謂河
下輿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能破此一關沉思忽至種
種眞相見矣

閩人家能佔俾而不甚工詩　國初林鴻高廷禮唐
泰輩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遠甚無
論季迪其後氣骨峻峻差堪旗鼓中原者僅一鄭善
夫耳其詩雖多模杜猶是邊徐薛王之亞林尚書貞
恒修福志志善夫云時非天寶地靡拾遺殆無病而
呻吟云至以林鈛傳汝舟相伯仲又云鈛與善夫頗
爲鄉論所訾過矣閩人三百年來僅得一善夫詩即
此當爲掩善夫雖無奇節不至作文人無行殆非實
錄也友人陳玉叔謂數語却中善夫之病余謂以入
詩品則爲雅譚入傳記則傷厚道玉叔大以爲然林
公余早年知己獨此一段不敢傅會此非特爲善夫
亦爲七閩文人吐氣也

詩文泿談

莆中林希恩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言詩之貴聲
也而聲必有律唐虞以前有近體乎而曰律者何也
豈非無其律不足以和聲哉故聲之有律非特近體
爲然也孔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又曰鄭聲淫
然豈惟雅樂之聲得其情性自得而能興也雖至鄭
衛之什亦皆有其聲矣靡靡動人邪淫溺志記曰移
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樂也者詩之可被於聲者樂也

夫詩之聲也豈曰平而平仄而仄焉已哉即平之聲
有輕有重有清有濁而仄之聲亦有輕有重有清有
濁此天地自然之聲也而唐以後鮮有知之者不知
輕重清濁之聲且不可以循古之恒裁而况能盡詩
之變體邪今以律之變體言之如曰昔人已乘白雲
去又曰北城擊柝復欲罷又曰七月六日苦炎熱等
若干章此又專在於輕重清濁之間爾平仄云乎哉
由是觀之則唐人之所謂變體者乃以變其平仄之
聲者也而輕重清濁之間蓋有不可得而變之矣

或曰平仄尚矣豈復有輕重清濁之聲歟林子曰然
若平仄之聲即幼童能辨之豈其盡詩之情耶然而
輕重清濁之聲亦皆出於自然也不知輕重清濁之
聲之自然而曰能盡詩之情者余弗知之矣

或曰古體亦有聲歟林子曰古體亦皆聲也即如羅
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此十言皆平也又如有客有
客字子美此七言皆仄也夫平仄既不論矣而輕重
清濁之聲其可以不知乎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詩
也

林子曰非惟古體之有其聲矣而三百篇之什亦皆
聲也非惟三百篇之什之有其聲矣而明良喜起之
歌亦皆聲也

或問集詩亦貴聲歟林子曰集詩亦以爲詩也而詩
安可以無聲耶今且以淫聲言之海鹽之聲弋陽之
聲類乎不類乎設令梨園子弟一句作海鹽之聲一
句作弋陽之聲二聲並作而欲被之管絃也斯亦難
矣即有善於管絃者其能翕如雄奏以皦以繹而足
人之聽聞乎

林子曰三百篇之什與近體之聲之不相涉入者人之所知也至於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聲之不相涉入者人之所不知也而集詩者槩以其句之駢麗而耦之自以爲奇矣雖云雙美其如聲之不相涉入何哉不謂之海鹽弋陽之聲而並雜於管絃之間乎

或問李杜之詩均一盛唐也豈其聲之不相涉入耶林子曰李杜之詩雖美而李杜之詩迥別李杜之聲豈相涉入耶夫宋以來集杜者多矣而一人之聲有不相涉入者乎林子曰亦有不相涉入者譬梨園子弟才作海鹽之聲頃作弋陽之聲又頃作鄉曲之聲而槩謂一人之聲率相涉入也可乎哉

林子曰三百篇之後有漢魏漢魏之後有六朝六朝之後有唐唐之後有宋雖其美惡不齊要之恥相襲也又曰騷之後有賦賦之後有文賦亦恥相襲也云

林子曰詩文之聲世鮮知之而論詩者只曰此詩人也能作大曆以前語彼非詩人也不能作大曆以前語論文者亦曰此文士也能作西京以前語彼非文士也不能作西京以前語斯蓋徒求之於篇什章句之末巳爾而非其所先也

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又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又曰若決江河沛然而莫之禦也夫詩文則亦有然者而其時出之宜成章之達光輝之大沛然之機養蓄自致畜極而充其殆神之不可致思化之不可助長者乎古人有言曰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又曰此子欲吐出心肝乃巳夫輕重清濁之聲雖由吟咏而得矣而其最所自得處又豈專在於吟咏間耶不屬於思若或啟之而合節從律蓋有不知爲之者故風生而水自文春至而鳥能言者氣機之自然也

林子曰豈惟篇章之大之有其法哉是雖至於一句一字之間則皆有其法不可得而損益之者矣此固成之變化非屬擬議然而不有擬議焉又安足以成變化之能哉

時有以詩自名者每作一詩旦吟夜咏至月餘曾不輟口林子曰何耽於詩也曰詩不吟不工林子曰有所授乎曰未也林子曰豈其無師自悟耶夫雅樂淫

聲一也今雅樂且勿論矣不有所授而能作靡靡之聲以動人乎故上而爲聖爲賢中而習舉子業下而百工雜技莫不貴於得師也不得其師而自學由心悟者自誣而誣人也

歸田詩話

錢塘瞿佑

鄉飲用古詩

古詩三百篇皆可絃歌以爲樂除施於朝廷宗廟者不可其餘固上下得通用也洪武間予叅臨安教職宰縣王謙北方老儒也歲終行鄉飲酒禮選諸生少俊者十人習歌鹿鳴等篇吹笙撫琴以調其音節至日就講堂設宴席地而歌之器用鼎爵執事擇吏卒巾服潔淨者賓主歡醉父老嘆息稱頌儼然有古風

後遂以爲常凡宴飲則用之如會友則歌伐木勞農則歌南山賀新居則歌斯干送從役則歌無衣待使客則歌皇華之類一不用世俗伎樂識者是之

浯溪中興碑

元次山作大唐中興頌抑揚其詞以示意磨崖顯刻於浯溪上後來黃魯直張文潛皆作大篇以發揚之謂肅宗擅立功不贖罪繼其作者皆一律識者謂此碑乃唐一罪案爾非頌也惟石湖范至能八句云三頌遺音和者稀形容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

邦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璧瑕疵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然誠齋楊萬里浯溪賦中間云天下之事不易于處而不難于議也使夫謝奉策於高邑稟重張於西帝違人欲而圖功犯衆怒而求濟則夫千麾萬旗者果肯爲明皇而致死耶其論甚恕

山石句

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內一首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初不曉所謂後見詩文自警一編亦遺山所著謂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此秦少游春雨詩也非不工巧然以退之山石句觀之渠乃女郎詩也破却工夫何至作女郎詩按昌黎詩云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堦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遺山固爲此論然詩亦相題而作又不可拘以一律如老杜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蔕芙蓉本自雙亦可謂女郎詩耶

淮西碑

昌黎作平淮西碑旣已登諸石憲宗惑于讒言詔斷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在當時莫能别其文之高下也及東坡鎸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公論始定然李義山與昌黎相去不遠其讀淮西碑長篇至五十餘句稱贊備盡則是非不待百年而已定矣

五言警句

宋蔡天啓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之

暖風抽宿麥清雨捲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今考之信然

東野詩囚

遺山論詩云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臥元龍百尺樓推尊退之而鄙薄東野至矣東坡亦有未足當韓豪之句又云我厭孟郊詩復作孟郊語蓋不爲所取也

尖山險諢

柳子厚詩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

化作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或謂子厚南遷不得
爲無罪蓋雖未死而身已上刀山矣此語雖過然造
作險諢讀之令人慘然不樂未若李文饒云獨上高
樓望帝京鳥飛猶在半年程碧山似欲留人住百匝
千遭遶郡城雖然而不迫且有戀闕之意

昭君詞

詩人詠昭君者多矣大篇短章率叙其離愁別恨而
已惟樂天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
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不言怨恨而惓惓
舊主高過人遠甚其與漢恩自淺　自深人生樂在

相知心者異矣

長恨歌

樂天長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元微之
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文章之妙也

夢得多感慨

劉夢得初自嶺外召還賦看花詩云玄都觀裏桃千
樹盡是劉郎去後栽以是再黜久之又賦詩云種桃
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譏刺併及君上矣晚
始得還同輩零落殆盡有詩云昔年意氣壓羣英幾
度朝回一字行二十年來零落盡兩人相遇洛陽城
又云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又云舊人
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蓋自德宗後歷順憲
穆敬文武宣凡八朝暮年與裴白優游綠野堂有在
人稱晚達於樹比冬青之句又云莫道桑榆晚爲霞
尚滿天其英邁之氣老而不衰如此

華清宮

周伯弜三體詩首載杜牧華清宮詩適用二風字讀
者不知其誤鼎見一善本作晚風殘月入華清易此

一字殊覺氣味深長

宋仁宗昭陵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民安俗阜天下稱治葬昭陵
有題詩道傍者曰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
能四十二年如夢過春風吹淚灑昭陵惜其人姓名
不傳史臣贊之曰帝在位四十二年吏治若媮惰而
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
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

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厥後荆公變法至詆爲不治之朝甚矣其肆爲強辯而不顧也

漁家傲

范文正公守延安作漁家傲詞曰塞上秋來風景異衡陽鴈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寒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盃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予久羈關外

每誦此詞風景宛然在目未嘗不爲之慨嘆也然句語雖工而意殊衰颯以總帥而所言若此宜乎士氣之不振所以卒無成功也歐陽文忠呼爲窮塞主之詞信哉及王尚書守平凉文忠亦作漁家傲詞送之末云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遥獻南山壽謂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豈記嘗譏范詞故爲是以矯之歟

謝公墩

王荆公詠謝公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或謂荆公好與人爭在朝則與諸公爭新法在野則與謝公爭墩亦善謔也然公詠史云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則公不獨欲專朝廷雖丘壑亦欲專而有之蓋生性然也

咏塔自喻

荆公詠北高峯塔云飛來峯上千尋塔聞說鷄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鄭丞相清之詠六和塔云經過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

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丘二詩皆自喻荆公作於未大用前安晚作於既大用後然卒皆如其意不徒作也

東坡傲世

韓文公上佛骨表憲宗怒遠謫行次藍關示姪孫湘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又題瀧寺 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

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讀之令人悽然傷感東坡則放曠不羈出獄和韻即云却對酒盃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方以詩得罪而所言如此又云却笑睢陽老從事爲予投檄向江西不以爲悲而以爲笑何也至惠州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渡海云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方負罪戾而傲世自得如此雖曰取快一時而中含戲侮不可以爲法也

後山不背南豐

陳後山少爲曾南豐所知東坡愛其才欲牢籠於門下不屈有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句又妾薄命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恐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亦爲南豐也然送東坡則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風帆目力盡江空歲年晚排垂向慕甚至特不肯背南豐爾志節可尚也一生清苦妻子寄食外家寄外舅郭大夫云嫁女不離家生男已當戶得家信云深知報消息不敢問何如況味可知也詩格極高呂本中選江西宗派以嗣山谷非一時諸人所及

陳泰才思之異

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山谷詩喻二人才思遲速之異也後山詩如壞墻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寥落之狀可想淮海詩如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粧艷冶之情可見二人他作亦多類此後山宿齋宮驟寒或送綿半臂卻之不服竟感疾而終淮海謫藤州以玉盂汲水笑視而卒二人於臨終也泰不同又如此信乎各有造物也

村學堂

昔組元龍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把盃衆雛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盡村俗之狀近吳徽夫一聯云闌干苜蓿先生飯顛倒天吳稚子衣其景況可想也

杏花二聯

陳簡齋詩云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陸放翁詩云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皆佳句也惜全篇不稱葉靖逸詩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戴石屏詩一冬天氣如春暖昨日街頭

賓杏花句意亦佳可以追及之

姜白石雲山句

姜堯章詩云小出不能雲大山半爲天造語奇特王從周亦云未知眞是巘秖見半爲雲似頗近之然較之唐人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雲之句殊覺安閑有味也

戴石屏奇對

戴式之嘗見夕照映山峯巒重疊得句云夕陽山外山自以爲奇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不愜意後行

歸田詩話　八　十

村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横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對上下始相稱然須實歷此境方見其奇妙

劉後村書所見

後村劉克莊絶句云新剃闍黎頂尚青滿村聽講法華經那知世有彌天釋萬衲如雲座下聽謂小道易惑衆而不知有大道也又云刑膜良方直萬金國醫曾費一生心誰知鬆髩携籃者也有言人問善鍼謂精藝難成而小藝亦可售也又云黃童白叟往來忙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説蔡中郎亦可感嘆云

龐右甫過汴京

蒼龍觀闕東風裏黃道星辰北斗邊月照九衢平似水胡兒吹笛内門前此宋龐右甫過汴京詩也甚感慨有味楊仲弘作紀夢詩乃全用其一聯何也

宋故宮

先叔祖士衡和楊廉夫宋故宮詩云歌舞樓臺擬汴州可憐蠻觸戰蝸牛臨書王枕雕簷靜行酒青衣尉帳愁卷土自應從亶父滔天誰復放驩兜臺空老樹

歸田詩話　八　十一

寒鴉集落日白波江上秋廉夫喜其和兜字韻勝蓋廉夫詩用紅兜字元廢宋宮爲佛寺西僧皆戴紅兜帽也然結句更陡健

子昂書歸來辭

趙子昂以宋王孫仕元朝擅名詞翰嘗書淵明歸去來辭得者珍藏之有僧題絶句於後云典午山河半已墟褰裳宵逝望歸廬翰林學士宋公子好事多應醉裏書後人不復着筆

虞伯生草詔

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爲學士天曆至順間文治蔚然可觀順帝爲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爲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伯生時在江西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爲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槀呈順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遂得釋兩目由是喪明不復能楷書此與宋晏殊撰李宸妃碑事相類妃實誕仁宗而殊承章獻太后旨謂妃無子生一公主早卒仁宗雖甚恨之而卒不重罪皆盛德事也

紀吳王事

姑蘇之被圍也唐伯剛和人泥字韻云玉樓金屋愁如海布被青鞋醉似泥謂當時居權要者不如處閑散之樂也社友王元載亦誦一詩不知何人所作詩云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錦帆遊人間無此榮華樂無此榮華無此愁詩意與前詩亦相類

西湖竹枝

西湖竹枝詞楊廉夫爲倡和者甚衆皆詠湖山之勝人物之美而寓情於中大率一律惟二人詩云春暉堂上挽郎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黃金臺高倘回首南高峯頂白雲飛官河進湖湖遶城河水不如湖水清不用千金酬一笑郎恩才重妾身輕用意稍別惜不記其人姓名

南濠詩話

吳郡都穆

陳後山曰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此言非也如歸園田居云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東坡謂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如飲酒其一云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謂類西漢文字如飲酒其五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王荊公謂詩人以來無此四句又如桃花源記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唐子西謂造語簡妙復曰晉人工造語而淵明其尤也後山非無識者其論陶詩特見之偶偏乃故異於蘇黃諸公耳

七哀詩始於曹子建其後王仲宣張孟陽皆相繼為之人多不解七哀之義或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所哀雖一事而七者具也

昔人詞調其命名多取古詩中語如蝶戀花取梁簡文詩翻堦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取柳柳州詩滿庭芳草積玉樓春取白樂天詩玉樓宴罷醉和春丁香結取古詩丁香結恨新霜葉飛取老杜詩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清都宴取沈隱侯詩朝上閶闔宮夜宴清都闕其間亦有不盡然者如風流子出文選劉良文選注曰風流言其風美之聲流於天下子者男子之通稱也荔枝香解語花一出唐書一出開元天寶遺事唐書禮樂志載明皇幸蜀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奏新曲而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遂命其名曰荔枝香遺事云帝與妃子共賞太液池千葉蓮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解連環出莊子莊子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華胥引出列子曰黃帝晝寢夢遊華胥氏之國他如塞垣春塞垣二字出後漢書鮮卑傳玉燭新玉燭二字出爾雅即此觀之其餘可類推矣

昔人謂詩盛於唐壞於宋近亦有謂元詩過宋詩者陋哉見也劉後村云宋詩豈惟不媿於唐蓋過之矣予觀歐梅蘇黃二陳至石湖放翁諸公其詩視唐未可便謂之過然真無媿色者也元詩稱大家必曰虞

楊花揭以四子而視宋特太山之卷石耳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笑黃河是濁流又云天曆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粗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非具正法眼者焉能道此

東坡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坡以一日當兩日子西直以日當年又不若謝康樂云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楚辭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惟其不言所以爲思之至劉公幹云思子沈心曲長嘆不能言本楚辭也

潘逍遥寓居錢唐嘗一至陝觀華山留題云高愛三峯插太虛昂頭吟望倒騎驢傍人大笑從他笑終擬全家向上居時魏野仲先居陝有贈逍遥詩云從此華山圖籍上更添潘閬倒騎驢二公之高致蓋可想也

王孟端舍人作詩清麗嘗有人久客京師乃別取婦孟端作詩寄之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其人得詩感泣不日遂歸

漢柏梁臺詩武帝與群臣各詠其職爲句同出一韻句僅二十有六而韻之重複者十有四如武帝云日月星辰和四時衛尉則云周衛交戟禁不時梁孝王云驂駕駟馬從梁來太僕則云修飾輿馬待駕來大司馬云郡國士馬羽林材詹事則云椒房率更領其材丞相云總領天下誠難治執金吾則云徼道宮下隨討治京兆尹則云外家公主不可治大將軍云和

撫四夷不易哉東方朔則云迫窘詰屈幾窮哉御史大夫云刀筆之吏臣執之大鴻臚則云郡國吏功差次之少府則云乘輿御物主治之其間不重複者惟十二句然通篇質直雄健眞可爲七言詩祖後齊梁詩人多效其體而氣骨遠不能及方朔乃云迫窘詰屈直戲語耳

世人作詩以敏捷爲奇以連篇累冊爲富非知詩者也老杜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蓋詩須苦吟則語方妙不特杜爲然也賈閬仙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

孟東野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盧延遜云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杜荀鶴云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予由是知詩之不工以不用心之故茲未有苦吟而無好詩者唐山人題詩瓢云作者方知吾苦心亦此意也

國初詩僧稱宗泐來復同時有德祥者亦工於詩其送僧東遊云與雲秋別寺同月夜行船詠蟬云玉貂名並出黃雀患相連泐復不能道也又卜築云草生橋斷處花落燕來初亦佳句

魏仲先詩十卷名鉅鹿東觀集予嘗閱之今記其數聯閒居書事云成家書滿屋添口鶴生孫和玉衢見寄云身猶爲外物詩亦是虛名詠懷云拜少腰寧負眠多眼不辜春日云妻喜栽花活兒誇鬭草贏村居述懷云鶴病生閒惱僧來廢靜眠又有詠盆池萍云莫嫌生處波瀾小免得漂然逐衆流眞隱者之話言也

袁景文初甚貧嘗館授一富家景文性疎放師道頗不立未幾辭歸其家別延陳文東體文東懲景文故待弟子甚嚴一日景文來訪文東適出因大書其案云去年先生廉恃己今年先生罔談彼若無幾個始制文如何教得猶子此亦可謂善謔已

張士誠據有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楊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爲計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說即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

知廉夫不可屈不強留也

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擣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澤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望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擣征衣二詩皆奇而偶似次韻尤可喜也

近時北詞以西廂記爲首俗傳作於關漢卿或以爲漢卿不竟其詞王實甫足之予閱點鬼簿乃王實甫

作非漢卿也實甫元大都人所編傳奇有芙蓉亭雙蕖怨等與西廂記凡十種然惟西廂盛行於時

謝惠連詩云屯雲蔽層嶺驚風湍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洒林丘浮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張正見詩云含香老顏駟執戟異揚雄惆悵崔亭伯幽憂馮敬通王嫱沒故塞班女棄深宮謝詩三韻句法皆相似張詩六句皆見古人若今人則必厭其重複古人之詩正不若是拘也

六經如詩書春秋禮記所載無非實事自騷賦之作

興託爲漁父卜者及無是公烏有先生之類而文詞始多漫語其源悉出於莊子莊子一書大抵皆寓言也

元僧圓至工於古文而詩尤淸婉其寒食云月暗花明掩竹房輕寒脈脈透衣裳淸明院落無燈火獨繞廻廊禮夜香曉過西湖云水光山色四無人淸曉誰看第一春紅日漸高絃管動半湖烟霧是遊塵其造語之妙當不減於惠勤參寥輩也

老杜詩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蕭千巖云詩不讀書不可爲然以書爲詩則不可范景文云讀書而至萬卷則抑揚高下何施不可非謂以萬卷之書爲詩也景文之語猶千巖之意也嘗記昔人云萬卷書人誰不讀下筆未必能有神嚴滄浪云詩有別材非關書也斯言爲得之矣

蓉塘詩話

仁和姜南

聶大年

景泰間臨用聶大年用荐起爲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博涉群書篤意古友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藩窓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其名傳于遐邇癸酉歲值大比兩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校文來聘大年以老而廢學就辭以疾兼以詩聞之云名藩較藝遣徵書使者頻頻走傳車老大難遊太行路

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入桂霜寒木葉踈苛與青雲舊知已莫因辭賦荐相如卒就雲南之聘景泰八年徵詣翰林修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初大年嘗言王抑庵冢宰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書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于抑庵大年病不起以詩投抑庵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抑庵見詩曰彼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抑庵遂爲志其墓人以是知抑庵之德不可及

紀信

唐人題紀信墓詩紀信生降爲沛公草荒古塚卧秋風不知青史緣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惜失其作者姓名

杜牧之

杜牧之有題樊川府林亭一聯云堦前石穩棋終局窓外山寒酒滿盃又有題李隱居西齋一聯云林間掃石安棋局巖下分泉遞酒盃古人于適意處即道之不嫌其用之重也

平顯

錢塘平仲微名顯成化間人能詩嘗見其題黃鶴山人王叔明畫一律云我昔見之湖上居當門萬朶翠芙蕖承平公子有故態文敏外孫多與書閒吮彩毫消白日蓦騎黃鶴上清虛此圖定倚弁山閣醉墨淋漓春雨餘詩既脫灑亦吾杭之詩豪也

趙信庵

古木森森映綠苔嵯峨樓閣倚天開山僧不問朝天客自注水泉浸野梅此宋趙信庵葵題慧山寺詩也

信庵可謂才兼文武者矣

唐文宗

唐文宗太和九年國家有甘露之變王涯鄭注等不得其死而宦官仇士良專權上鬱登臨遊幸有時獨語莫敢進問者嘗賦詩云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觀此詩則涯等真宛死矣惜哉

林和靖

林和靖有惜別長相思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

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後康伯可亦有此詞云南高峯北高峯一片湖光煙靄中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二詞皆艷麗伯可固詞客耳和靖亦作此語耶

寇萊公

寇萊公在宋時人號爲賢者然亦喜功名好進之士又性不能容人而篾視同列及南遷道過襄州留一絶句于驛亭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吁公既知此何必獻天書食虛服而變鬚髮以希宰輔也

白樂天

白樂天杭州春望詩有紅袖織綾誇柿蔕青旗沽酒趂梨花之句所謂柿蔕指綾之紋也萋采錄載杭土産綾曰柿蔕狗脚皆指其紋而言後人不知改爲柿葉妄矣

劉蕡

唐劉蕡精于儒術嘗讀文中子忿然而言曰才非殆

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于六籍何如蕡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于六籍猶奴隸之于良主人也吁劉蕡可謂豪傑之士有見之言哉

陳通判

陳信字彥信杭州人先任大理寺評事轉兵馬指揮陞蘇州府通判在任二年有惠政廉而公直正統十一年年六十又六乞致仕蘇之富人以重贐追送一毫無所取而其家實貧郡人杜璚有詩送之云人辭榮祿賦歸田又卻蘇民餽贐錢一任此生貧到骨只

留清節與人傳

沈兩山

沈明德先生宣號兩山仁和人天資穎敏文辭贍富早遊庠序與張海邨入錫齊名張鄉舉終教諭沈卒不偶嘗有詩詠蟹云郭索横行逆氣豪秋來與味滿江皋玉釭十斛酴醾酒不待先生賦老饕豪俊可愛

陳頫

嘉興陳嵗瑕頴能詩嘗題枇杷山鳥圖云盧橘垂黃雨滿枝山禽飽啄已多時那知歲晏空林裏竹實蕭

疏鳳亦饑此詩諷刺之意見于不言之表較之孟浩然不才明主棄及許令之苜蓿長闌干之句雖隱而意愈露矣

沈石田

姑蘇沈石用啓南嘗有詩題趙子昂畫馬云隅月晶熒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看胡兒買去騎西涯李文正公亦有一絶云宋家龍種墮燕山猶在秋風十二閑千載畫圖非舊價任他評品落人間二詩之意皆惜子昂事元之非也

章令

宣德中全椒章惠知溫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訟就簡凡百公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板背繪刻隸卒甲乙爲次傳遞勾攝題其板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稽違由是案牘清簡囹圄空虛

孫仲衍

孫仲衍典籍南海人詩格高粹其朝雲三律皆集古句而成若出自一手而不見其牽合本朝集句雖多

其人視之仲衍蓋不止於退三舍也其一妾本錢唐江上住雙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冢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秪是當時已惘然其二家住錢唐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壁殘燈哭病容艷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蕊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其三三生石上舊精魂顧作陽臺一段雲詞客有靈應識我碧山如畫又逢君花邊古寺翔金雀竹裏春愁冷翠裙莫向西湖歌此

曲清明時節雨紛紛

李文正

李文正公懷麓續稿五月七日　泰陵忌晨詩云秘殿深嚴　聖語温十年前是一乾坤孤臣林壑餘生在　帝里金湯舊業存　舜殿南風難解愠　漢陵西望欲銷魂年年此日無窮恨風雨蕭蕭獨閉門讀之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

敬君詩話

三衢葉秉敬

杜詩洞庭

咏洞庭詩以老杜爲最然細玩浩然詩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雖不如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之大而要之實得洞庭眞景若老杜詩無吳楚東南拆一句則乾坤日夜浮疑于詠海矣

金山寺詩

張喬云已老金山頂無心上石橋講移三楚遍梵譯五天通板閣懸秋月銅瓶汲夜潮自慙塵世客來坐

亦通宵世稱汲夜潮句最工謂中冷泉在江心故也今寺僧以井代操舟犯險之勢失其舊矣愚謂清而有味江心之水若云夜潮是海水也海水鹹澁豈堪烹茗予自瓜步乘潮漲而渡江久慕江心之水而不知其爲潮也亟命舟人汲一瓶俟到岸取茶烹之則刺舌而不可飲乃始知向者所汲是潮也非江水也因記張喬之詩索讀而改之曰板閣懸流月銅瓶汲退潮夫月印江中與水俱流謂之流月正切金山徙

云秋月𠘨山寺不在江中者皆可通用矣泝潮已退江流始復汲而飲之味始可口故改一流字退字便使此詩生色末聯云自憇塵世容來坐亦通宵語俗而意淺愚亦爲改云渾忘塵世味閒坐忽通宵

張祜云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航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此詩可處在第二聯或云俗亦有晝歸者何偏云夜航月耶不知旦出暮歸人情之常況稱夜月則景色清迥此當以意融會不必苛責也至云龍出

曉堂雲則分明畫出寺在江中之景逼眞甚矣此二句已盡其狀至云樹影中流見頗欠天趣又云鐘聲兩岸聞更復着相且四句俱說景似堆垜而無清味也老杜咏洞庭只是兩句而下便自叙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此方是變化之妙非張所及也末云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更不成語

杜羔妻詩

南部新書曰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屢舉不至家妻卽先寄詩曰良人的的是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卽時回去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路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可謂能勉其君子以正矣愚謂此詩渾是一團炎涼氣習不失村婦口語夫旣曰的的是奇才則被放非其罪也何云羞君面哉旣云羞君面則勸之努力淬勵可也何又曰近夜來哉及其得第正當喜其奇才見庸勉以忠君愛國乃得其正而方且以年少爲羡以青樓爲疑此婦人但知兒女襟帶中滋味烏知大丈夫事也

石尤風

郎士元酉盧秦卿詩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楊用修云打頭逆風也陳晦伯引古樂府宋武帝丁都護歌云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似非打頭風也然則晦伯者將以爲四面風耶而風固無四面俱起者愚謂合兩詩而釋之葢狂風怒起不惟逆風難以行舟卽使順風亦未免折檣裂帆矣是郎士元詩非必謂打頭風也又烈風括地

雖起一面而四面行旅亦自却步是丁都護歌亦非
必謂四面風也總之惟曰大風則可耳

詩學

凡作詩者繩墨必宗前人意辭要當獨創若全依樣
畫葫蘆便如村兒描字帖惡足言詩也嗚呼不讀三
百篇不足以濬詩之淵源不讀五千四十八卷不足
以入詩之幻化不盡窮十三經不足以閎詩之作用
此千古談詩者所未及也今人作詩者于前數書脊
不接目第曰吾觀選詩而已唐詩而已其與村學究

教癡兒讀千家詩者何異

蜀中詩話

閩中曹學佺

杜少陵作成都有兩草堂一在萬里橋之西一在浣
花皆見于詩中萬里橋故迹湮沒不可見或云房季
可園是也

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曰盤盤音旋杜詩盤渦
鷺浴底心性張蠙黄牛峽詩盤渦逆入嶔空地斷壁
高分線繞天

唐僧隱巒蜀中送人遊廬山詩君遊正值芳春月蜀

道千山皆秀發鶯邊十里五里花雲上三峯五峯雪
君上匡廬我舊居松蘿擲地十年餘君行試到山前
問山鳥只今相憶無

唐女郎康氏峽中即事詩清秋三峽此中去鳴鳥孤
猿不可聞一道水聲多亂石四時天氣少晴雲日暮
泛舟谿溆口那堪夜永思氛氳已上二首衲子女郎
之奇作也

花蕊夫人宮詞之外尤工樂府蜀亡入汴道經葭萌
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

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畢爲軍騎催行後人續之云三
千宮女皆花貌妾恥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
偏花蘂見宋祖時猶作更無一箇是男兒之詩焉有
隨衆行而背此敗節語乎續之者不惟虛空架橋而
詞之鄙亦狗尾續貂矣
唐世蜀之詩人射洪陳子昂彰明李白成都李餘雍
陶裴廷裕岑倫符載雍裕之花咸朱桃椎雙流柳震
青城杜光庭嘉州唐球青神陳詠丹稜僧可朋綿州
布衣王嚴鄉貢進士劉睒及李濕田章巴州張曙若

劉灣鹿虔扆毛文錫俱蜀人若劉蛻張蠙韋莊牛嶠
歐陽炯劉猛李季蘭張演薛濤張窈窕杜羔妻皆他
方流寓而老于蜀者嘗欲裒集其詩爲一帙而未暇
焉
范成大詩註蜀人鄉音極難解其爲京洛音輒訓之
虜語或是僭僞時以中國自居循習至今不改也既
又諱之改爲番語尤可咲故就用其字云耳畔逢人
無魯語
花間集十卷孟蜀衛尉少卿趙崇祚選歐陽炯序內
云李太白應制清平樂四首爲詞體之祖不知陳隋
之玉樹後庭花水殿歌詞已有之矣
孫光憲蜀之資州人事荆南高氏爲從事有文學名
著北夢瑣言其詞見花間集一庭疎雨濕春愁秀句
也李後主之細雨濕流光本此
張泌江城子云浣花溪上見卿卿臉波秋水明黛眉
輕綠雲高綰金簇小蜻蜓好事問他來得麼和笑道
莫多情按小蜻蜓之飾正所謂翹兒花也
盧延遜入蜀頗爲蜀人所易作詩有云莫欺零落殘

牙齒曾吃紅綾餅餤來延遜光化中放進士第二人
燕于曲江勑大官賜十八人餅餤蓋唐御食以紅綾
餅餤爲上品也
范成大浙作官梅庄又有種竹了戯題愛山寺詩皆
宜華廢兆又有雨後東郭排岸司申梅開及三分戯
書小絕令一面開宴當時風味猶可想見
僧貫休入蜀上王建詩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
山得得來建一見爲之大悅賜號禪月因名爲得得
和尚

徐匡璋納女于孟昶拜貴妃別號花蘂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蘂翾輕也又升號慧妃以號如其性也王師平蜀太祖聞其名命別將護送入京陳無己以夫人姓費誤也

唐人長短句詩之餘也始于李太白太白以草堂名集故謂之草堂詩餘

麓堂詩話

西涯李東陽

詩在六經中別是一教蓋六藝中之樂也樂始於詩終於律人聲和則樂聲和又取其聲之和者以陶寫情性感發志意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覺者後世詩與樂判而爲二雖有格律而無音韻是不過爲徘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則古之教何必以詩律爲哉

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爲合格然律猶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堦翻雖一時傳誦固已移於流俗而不自覺若孟浩然一杯還一曲不覺夕陽沉杜子美獨樹花發自分明春渚日落夢相牽李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也予少時嘗曰幽人不到處茅屋自成村又曰欲往愁無路山高路水深雖極力摹擬恨不能萬一耳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於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

長短句初無定數長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為樂今泥古詩之成聲乎側長短句句字字摹倣而不敢失非惟格調有限亦無以發人之情性若往復諷詠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

至乎是亦未可與言詩也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眞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帶骨至于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眞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自爲作徒得唐人體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予嘗謂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于才力其滄浪之謂乎若是者往往而然然未有識分數少而作分數多者故識先而力後

宋詩深却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却近顧元不可爲法所謂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耳極元之選惟劉靜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軒輊世恒爲劉左袒雖陸靜逸鼎儀亦然予獨謂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堅而折銳則劉有一日之長若藏鋒歛鍔出奇制勝如珠之走盤馬之行空始若不見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長則於虞有取焉然此非謂道學名節論乃爲詩論也與予論合者惟張滄洲亨父謝方石鳴治亨父

已矣方石亦歸老數千里外知我罪我世固有君子存焉當如何哉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爲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靡掩之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觀樂記論樂聲處便識得詩法

作詩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辭能達意可歌可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足至爲三疊歌之後之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

詩貴不經人道語自有詩以來經幾千百人出幾千萬語而不能窮是物之理無窮而詩之爲道亦無窮也今令畫工畫十人則必有相似而不能別出者蓋其道小而易窮而世之言詩者每與畫並論則自小

其道也

詩與文不同體昔人謂杜子美以詩爲文韓退之以文爲詩固未然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長獨到之處近見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至其爲詩則毫釐千里終其身而不悟然則詩果易言哉

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開口便自粘帶已落第二義矣所謂燒却活和尚正不須如此說

長篇中須有節奏有操有縱有正有變若平鋪穩布雖多無益唐詩類有委曲可喜之處惟杜子美頓挫起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蓋其音響與格律正相稱回視諸作皆在下風然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爲杜學也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豈不佳終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有何深意却自是詩家語

陳公父論詩專取聲最得要領潘禎應昌嘗謂予詩宮聲也予訝而問之潘言其父受于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優蓋可以兼衆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之之詩爲角以此

例之雖百家可知也

國初諸詩人結社爲詩浦長源請入社衆請所作初誦數首皆未應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並加賞歎遂納之

林子羽鳴盛集專學唐袁愷在野集專學杜蓋皆極力摹擬不但字面句法并其題目亦效之開卷驟視宛若舊本然細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爾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宣德間有晏鐸者選本朝詩亦名鳴盛詩集其第一首林子羽應制曰堤柳欲眠鶯喚起

宮花午落鳥銜來蓋非林最得意者則其它所選可知其選袁愷白燕詩曰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曰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亦佳若蘇李泣別圖曰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而選不及何也

詩有三義賦止居一而比興居其二所謂比與興者皆託物寓情而爲之者也蓋正言直述則易於窮盡而難於感發惟有所寓託形容摹寫反復諷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

而不自覺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

元詩體要載楊廉夫香奩絕句有極鄙褻者乃韓致光詩也

質而不俚是詩家難事樂府歌辭所載木蘭辭前首最近古唐詩張文昌善用俚語劉夢得竹枝亦入妙至白樂天令老嫗解之遂失之淺俗其意豈不以李義山輩爲澁僻而反之而弊一至是豈古人之作端使然哉

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悲壯語短而意益長彈鋏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飲恨之意後世窮技極力愈多而愈不及予嘗題柯敬仲墨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秖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畫法與詩法通者蓋此類也

劉會孟名能評詩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詰李長吉諸家皆有評語簡意切別是一機軸諸人評詩者皆不及及觀其所自作則堆疊餖飣殊乏興調亦信乎創作之難也

國初稱高楊張徐高季廸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餘年來亦未見卓然有以過之者但未見其止耳張來儀徐幼文殊不多見楊孟載春草詩最傳其曰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日平川十里人歸晚無數牛羊一笛風誠佳然綠迷歌扇紅襯舞裙已不能脫元詩氣習至簾爲看山盡捲西更過織巧春來簾幕怕朝東乃艷詞耳今人類學楊而不學高者豈惟楊體易識亦高差難學故邪

律詩起承轉合不爲無法但不可泥泥于法而爲之

則撑扎對待四方八角無圓活生動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從容閑習之餘或溢而爲波或變而爲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强致也若拚而棄之亦奚以律爲哉

古詩歌之聲調節奏不傳久矣比嘗聽人歌關雎鹿鳴諸詩不過以四字平引爲長聲無甚高下緩急之節意古之人不徒爾也今之詩惟吳越有歌吳歌清而婉越歌長而激然士大夫亦不皆能予所聞者吳則張亨父越則王古直仁輔可稱名家亨父不爲人

歌每自歌所爲詩真有手舞足蹈意仁輔性亦僻不時得其歌予値有得意詩或令歌之因以驗予所作雖不必能自爲歌往往合律不待强致而亦有不容强者也

杜子美漫興諸絶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詩人蹊徑韓退之亦有之

文章固關氣運亦繫于習尚周召二南王豳曹衛諸風商周魯三頌皆北方之詩漢魏西晉亦然唐之盛時稱作家在選列者大抵多秦晉之人也蓋周以詩教民而唐以詩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軌車書所聚雖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荆楚之音聖人不録實以要荒之故六朝所製則出於偏安僭擬之域君子固有譏焉然則東南之以文著者亦鮮矣

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槩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爲正耳

唐士大夫舉世爲詩而傳者可數其不能者弗論雖能者亦未必盡傳高適嚴武韋迢郭受之詩附諸杜

集皆有可觀子美所稱與所非溢美惟高詩在選者累見于世餘則未之見也至薛端乃謂其文章有神薛華與李白並稱而無一字可傳豈非有幸不幸耶

劉長卿集悽婉清切盡羇人怨士之思蓋其情性固然非但以遷謫故譬之琴有商調自成一格若柳子厚永州以前亦自有和平富麗之作豈盡爲遷謫之音耶

詩太拙則近于文太巧則近于詞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詞也

詩韻貴穩韻不穩則不成句和韻尤難類失牽強強之不如勿和善用韻者雖和猶其自作不善用者雖所自作猶和也

國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爲主聘詩人爲考官隔歲封題于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試開榜次名仍刻其優者略如科舉之法今世所傳惟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謝翱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爲題取羅公福爲首其所刻詩以和平溫厚爲主無甚警拔而卷中亦無能過之者蓋一時所尚如此聞

此等集尚有存者然未及見也

紅梅詩押牛字韻有曰錯認桃林欲放牛敵蝶詩押船字韻有曰跟倚賣花人上船皆前輩所傳不知爲何名氏也

國初人有作九言詩曰昨夜西風擺落千林梢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坳貴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餘不能悉記也

羅明仲嘗謂三言亦可爲嘗出樹處二韻迫予題扇予援筆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又因圍棊出端觀二韻予曰勝與負相爲端我因君得大觀皆一時戲劇偶記于此

李長吉詩字字句句欲傳世顧過于劌鉥無天真自然之趣通篇讀之有山節藻梲而無梁棟知其非大道也

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邪

人但知律詩起結之難而不知轉語之難第五第七句尤宜著力如許渾詩前聯是景後聯又說殊乏意

致耳

六朝宋元詩就其佳者亦各有興致但非本色只是禪家所謂小乘道家所謂尸解仙耳

歐陽永叔深于爲詩高自許與觀其思致視格調爲深然校之唐詩似與不似亦門墻藩籬之間耳

熊蹯雞跖筋骨有餘而肉味絕少好奇者不能舍之而不足以厭飫天下黃魯直詩大抵如此細咀嚼之可見

楊廷秀學李義山更覺細碎陸務觀學白樂天更覺

直率槩之唐調皆有所未聞也
陳無己詩綽有古意如風帆日力短江空歲年晚典
致藹然然不能皆然也無乃亦骨勝肉乎陳與義一
源思到骨四壁事多違世所傳誦然其支離亦過矣
韓蘇詩雖俱出入規格而蘇尤甚蓋韓得意時自不
失唐詩聲調如永貞行固有杜意而選者不之及何
也楊士弘乃獨以韓與李杜為三大家不敢選豈亦
有所見邪
李長吉詩有奇句盧仝詩有怪句好處自別若劉義

冰柱雪車詩殆不成語不足言奇怪也如韓退之效
玉川子之作斵去疵類摘其精華亦何嘗不奇不怪
而無一字一句不佳者乃為難耳
李太白集七言律止二三首孟浩然集止二首孟東
野集無一首皆足以名天下傳後世詩奚必以律為
哉
王介甫點景處自謂得意然不脫宋人氣習其詠史
絕句極有筆力當別用一具眼觀之若商鞅詩乃發
洩不平語于理不覺有礙耳

僧最宜詩然僧詩故鮮佳句宋九僧詩有曰縣古槐
根出官清馬骨高差強人意齊巳湛然輩畧有唐調
其真有所得者惟無本為多豈不以讀書故耶

夷白齋詩話

吳郡顧元慶

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密也魚沉潛之物故云

古樂府云金銅作蓮花蓮子何其貴攤門不安鎖無復相關意石闕生口中含悲不得語石闕古漢時碑名故云

元釋溥光字玄暉俗姓李氏特封昭文館大學士榮

祿大夫賜號立僧大師有二絕句云蟭螟殺敵蚊眉上發觸交爭蝸角中何異諸天觀下界一微塵裏鬬英雄　荳苗鹿嚼解烏毒艾葉雀銜奪燕巢鳥獸不曾看本草諳知藥性是誰教詩亦奇拔恨不多見

張旭春草帖云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動寒墟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中一雁書集所不載

李賀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誰澆趙州土得非黃金鑄范蠡之意耶

皮日休有文藪載詩數首陸龜蒙有笠澤叢書詩亦不多其詩俱在松陵唱和集內三集共覽方為二公全書今刻甫里集併之豈前書之本旨乎

王文恪公鏊自內閣歸時石田先生病亟遣人問之答詩云勇退歸來說宰公此巳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多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筆墨慘淡難識遂為絕筆後二日而卒今集中不載

大司徒邵二泉寶乞歸終養上疏不允其詩云乞歸未許奈親何帝里風光夢裏過三月春寒青草短五湖天遠白雲多客裏衣在縫猶密驛路書來字欲磨

聖主恩深臣分淺百年心事兩蹉跎讀之令人感動激發最為海內傳誦

衡山文先生徵明有病起遣懷二律蓋不就寧藩之徵而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外詩云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又經時臥病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瓶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

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寧落敗凡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晏然始知公不可及也

南所李先生嵩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性狷介不妄交游日惟獨憑一几焚香玩易而已所居之室扁曰學易處其於死生禍福之說尤爲洞達嘗有詩云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山僧不緣懶出忘巾櫛免得時人有愛憎年七十二病亟家人迎醫閉目搖手曰數盡矣留連何益竟坐逝嘉靖壬辰六月十七日也

唐人秦韜玉有詩云地衣鎮角香獅子簾額侵鈎繡辟邪後山有壞墻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韜玉可謂狀富貴之象於目前後山可謂合寂寞之景於言外也

越僧某索畫於石田翁嘗寄一絕云寄將一幅剡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箇看雲僧石田欣然畫其詩意答之余謂僧詩畫矣何以圖爲

吳僧月舟索米口號去歲河橋水凍有米無人今日月舟上門莫作一場春夢可謂以文滑稽者

家住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繞柴門種來松樹高於屋借與春禽養子孫此葉唐夫先生江村詩也先生生於洪武間家江村橋故有是作其詩多警句此尤可喜云

天順間癸未禮部災時御史焦顯爲臨官役人云先兆或從焦御史未然奎談可爲災

解元唐寅子畏晚年作詩專用俚語而意愈新嘗有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起來就寫

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君子可以知其養矣

沈所茶卿隱居許市其詩攻研深邃有出塵之格嘗余山居雜興詩如云鶴病晚山碧僧來落葉黃如云隔花水亂聲中酒人高眠如云花好不出戶雨來還學傷如云酒醒芳草遠病起落花多如云隱几亂山晚閉門流水來惜乎天不假年人無知者

拯人之危大是好事古人能行之者如山陽張儉亡抵孔褒不過其弟融時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見儉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後事

融一門爭死竟坐褒近世親戚故舊略有毫髮利害
依附惟恐累已不一引手援反擠之又下石者皆是
也有嵩周岐鳳詩云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
孔融

廬山陳氏有甲秀堂帖宋淳熙年所刻有李太白天
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一章在内宋人品爲馬子才
僞作今見其筆迹非僞矣字畫豪放書畢後題曰吾
頭懵懵醉後書此賀生爲我辯之汝年少眼明

高廟詠菊詩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
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一統鴻基兆見於此
矣

南濠都先生穆少嘗學詩沈石田先生之門石田問
近有何得意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爲對其詩云白
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有一字未
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爾不讀禮經經云寡
婦夜不哭何不以燈字爲春字南濠不覺悅服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
處又移茅屋入深居此唐人詩也余見黃叔明畫此
詩意并篆此詩畫上隱者廉人之風宛然可[illegible]
載見臨之耳

存餘堂詩話

山樵朱承爵

古樂府命題俱有主意後之作者直當因其事用其題始得往往借名不求其原則失之矣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别將進酒乃叙烈女事至於太白名家亦不能免此病

詩非苦吟不工信乎古人如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甕皆苦吟之驗也

近世大臣之家往往崇構室宇巧結臺榭以爲他日游息宴閒之所然而宦況悠悠終不獲享其樂是誠可悲也因記白樂天有詩云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乃知樂天之詩真達者之詞歟

天廚禁臠說琢句法有假借格如根非生下土蕣不墜秋風五峰寒不下萬木幾經秋皆以秋對下因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啼皆以紅對子閑聽一夜雨更對柏巖僧以一對栢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十對遷余謂古人琢句亦或嘗用意至此論詩者不幾於鑿乎

張靈字夢晉吳中名士也早歲功名未偶落魄不羈奇情詩酒間臨終之前三日作詩云一枚蟬蛻塌當中命也難辭付大空垂死尚思玄墓麓滿山寒雪一林松後一日又作詩云彷彿飛魂亂哭聲無情於此亦多情欲將衆淚澆心火何日張家再托生二詩可以想見其風致亦足悲夫

王水部伯安正德間言事謫閩中過溪覆舟幾厄時有漁人泛溪中拯之上岸方徘徊間適遇一道者自稱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乃仙翁也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詩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清樽醉夕曛

張師錫老兒詩五十韻摹寫極工中有看嫌經字小不免是老僧脚軟怕鞦韆不免見老婦

題目詩最難工妙如東坡爲俞康直郎中作所居四詠中有退圃詩一首云百丈休牽上瀨船一鈎歸釣

新頭鷂鶻中草木知無數獨有黃楊厄閏年其於退字略不發明而休齋上瀨歸釣縮黃楊厄閏則曲盡退字之妙此詠題之三昧也

吳文定公原博詩格尚渾厚琢句沉着用事果切無漫然嘲風弄月之語其季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朝冠步躡頻扶白玉闌為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勝寒饑烏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蹈又幾莫向都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愛君憂國感時念物之情藹然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縞素灞橋驢背自是

腳話頭

詩家評盧仝詩造語命意險怪百出幾不能解余嘗讀其示男抱孫詩中有常語如任汝惱弟妹任汝惱姨舅姨舅非吾親弟妹多老醜殊類古樂府語至如直鉤吟云文王已没不復生直鉤之道何時行亦自是平直殊不為怪如喜逢鄭三云他日期君何處好寒流石上一株松亦自是恬澹殊不為險

吳人黃省曾氏刻劉叉詩其跋語云假太原少傅秘閣本校正一十七二字始得就梓其用心亦勤矣余家舊藏本古律類分三卷有自問一首云自問彭城子何人授汝顛酒腸寬自海詩膽大於天斷劒徒勞匣枯琴無復絃相逢不多合賴是向林泉今黃本所遺也

作詩凡一篇之中亦忌用自相矛盾語東坡有日日出東門尋步東城游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評之云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東坡聞之曰吾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荊曰所以枕

流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

李文正公懷麓續稿五月七日　泰陵忌辰詩云秘殿深嚴　聖語溫十年前是一乾坤孤臣林壑餘生在　帝里金湯舊業存舜殿南風難解慍漢陵西望欲銷魂年年此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閉門讀之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

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真味如曰孫康映雪寒窓下車胤收螢敗帙邊事非不該對非不工焉是何言哉

張繼楓橋夜泊詩世多傳誦近讀孫仲益過楓橋寺詩云白首重來一夢中靑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邊寺欹枕猶聞夜半鐘亦可謂鼓動前人之意云爾

東坡少年有詩云淸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

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此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詩也其遠大之志自覺軒豁可仰

余嘗見石刻一詩云客懷耿耿自難寬老傷京塵更飫歡速夢已回窗下曉杏花回度五更寒雖小詩亦自飄逸可愛後題盧蹈衷父字畫出入蘇米久未知其履歷近讀渭南集乃知其爲夾江人佳士也

詩詞雖同一機杼而詞家意象亦或與詩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長篇須曲折三致意而氣自流貫乃得近讀宋人詠茶一詞云鳳舞團團餅恨分破教孤另愛渠體淨隻輪慢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二分酒病味濃香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里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其亦可謂妙于辭詞者也

娛書堂詩話

闕名

歌名

姜堯章云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行間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風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孟郊

孟郊詩最古東坡謂有如食蟛蜞竟日嚼空螯亦實錄

應制詩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於典實富艷爾若清淡之語終不近

酸文

錢熙泉南才士也曾作四夷來王賦獻太宗愛其才又嘗撰三酌酸文世傳精絕後亦不達而故鄉人李慶孫以詩弔之曰四夷妙賦無人繼三酌酸文舉世傳

赤壁詩

杜牧赤壁詩李義山集中亦載

升菴辭品

成都楊愼

陶弘景寒夜怨

陶弘景寒夜怨云夜雲生夜鴻驚悽切嘹唳傷夜情後世塡辭梅花引格韻似之後換頭微異

煬帝曲名

玉女行觴神仙留客皆煬帝曲名

踏莎行

韓翃詩踏莎行草過春谿辭名踏莎行本此

上江虹紅䆫影

唐人小說冥音錄載曲名有上江虹卽滿江紅紅䆫影卽紅䆫迥也

夜夜昔昔

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卽夜也列子昔昔夢爲君驗亦曲之別名

阿濫堆

張祜詩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宋賀方回長短句云待月上潮平波灎塞管孤吹新阿濫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鳥名阿濫堆明皇採其聲爲曲子又作鷃爛堆西陽雜俎云鷃爛堆黃一變之鴿色如鶯毳鶉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細䆫前漸漸微白

烏鹽角

曲名有烏鹽角江鄰幾襍志云始教坊家人市鹽得一曲譜於角子中翻之遂以名焉戴石屏有烏鹽角行元人月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槌

小梁州

貢遠曰梁米出于蜀漢香美逾于諸梁號曰竹根黃梁州得名以此秦地之西燉煌之間亦產梁米土沃類蜀故號小梁州曲名有小梁州爲西音也

唐辭多無換頭

張泌南唐人有江城子二闋其一云碧闌干外小中庭雨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睡起捲簾無一事勻面了沒心情其二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黛眉輕高綰綠雲低簇小蜻蜓好是問他來得

歷和笑道莫多情黃叔暘云唐辭多無换頭如此辭自是兩首故重押兩情字兩明字今人不知合爲一首則誤矣

哀曼

晉鈕滔母孫氏箜篌賦曰樂操則寒條反榮哀曼則晨華朝滅曼與慢通亦曲名如石州慢聲聲慢之類

草熏

佛經云奇草芳花能逆風聞熏江淹別賦閨中風煖陌上草熏正用佛經語六一辭云草熏風暖揺征轡

又用江淹語今草堂辭改熏作芳蓋未見文選者也

鞋䩫稱兩

高文惠妻與夫書曰今奉織成䩫一量願着之動與福并量當作兩詩葛屨五兩是也無名氏踏莎行辭末云夜深着輛小鞋兒靠着屏風立地輛兩蓋古今字也小辭用毛詩字亦奇

眼重眉褪

唐辭眼重眉褪不勝春李後主辭多少淚斷臉復横頤元樂府眼餘眉剩皆祖唐辭之語

銀蒜

歐陽六一放玉臺體詩銀蒜鈎簾宛地垂東坡哨遍辭睡起畫堂銀蒜珠幙雲垂地蔣捷白紵辭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鎮羅幕銀蒜蓋鑄銀爲蒜形以押簾也宋元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隻

鬧裝

京師有鬧裝帶其名始于唐白樂天詩貴主冠浮動親王帶鬧裝薛田詩九苞綰就佳人髻三鬧裝成子

弟鞾辭曲有角帶鬧黃鞓今作傲黃鞓非也

秋千旗

陸放翁詩云秋千旗下一春忙歐陽公漁家傲云隔墻遙見秋千侶綠索紅旗雙彩柱李元膺鷓鴣天云寂寞秋千兩繡旗予嘗命畫工作寒食士女圖秋千架作兩繡旗人多駭之蓋未見三公之詩辭也

三絃所始

今之三絃始於元時小山辭云三絃玉指雙鈎草字題贈玉娥兒

解紅

曲名有解紅者今俗傳爲呂洞賓作見物外淸音其名未曉近閱和凝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淸解紅一曲新教成兩箇瑤池小仙子此時奪却柘枝名樂書云優童解紅舞衣紫緋繡襦銀帶花鳳冠蓋五代時人也焉有呂洞賓在唐世預塡此腔耶

鶯花亭

秦少游謫處州日作千秋歲辭有花影亂鶯聲碎之句後人慕之建鶯花亭陸放翁有詩云沙上春風柳十圍綠陰依舊語黃鸝故應留與行人恨不見秦郎半醉時

陸瓊飲酒樂

陳陸瓊飲酒樂云蒲桃四時芳醇琉璃千鍾舊賓夜飲舞遲銷燭朝醒弦促催人春風秋月長好歡醉日月言新唐人之破陣樂何滿子皆祖之

梁武帝江南弄

梁武帝江南弄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彩垂輕陰連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

此辭絶妙塡辭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濫觴矣其餘若美人聯錦江南稚女諸篇皆是樂府具載不盡錄也

僧法雲三洲歌

梁僧法雲三洲歌云三洲斷江口水從窈窕河傍流啼將別共來長相思又云三洲斷江口水從窈窕河傍流歡將樂共來長相思江左辭人多風致而僧亦如此不獨惠休之碧雲也

王褒高句麗曲

王褒高句麗曲云蕭蕭易水生波燕趙佳人自多傾

盃覆椀漼漼垂手奮袖婆娑不惜黃金散盡惟畏白日蹉跎此與陳陸瓊飲酒樂同調蓋彈塲限隔而聲調元通也王褒字文周時人字子深非漢王褒也是時亦有蘇子卿有梅花落一首方回遂以爲漢之蘇武何不考之過乎

穆護砂

樂府有穆護砂隋朝曲也與水調河傳同時皆隋開汴河時辭人所製勞歌也其聲犯角其後至今訛砂爲煞云予嘗有詩云桃根桃葉最夭斜水調河傳穆

護砂無限江南新樂府陳朝獨賞後庭花

梁簡文春情曲

梁簡文帝春情曲云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鉤卌絲樹誠知淇水霑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扉此詩似七言律而未句又用五言王無功亦有此體又唐律之祖而唐辭瑞鷓鴣格韻似之

崔液踏歌行

唐崔液踏歌辭二首體製藻思俱新其辭云綵女迎

金屋仙姬出畫堂鴛鴦裁錦袖翡翠帖花黃歌響舞行分艷色動流光其二云庭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横金壺催夜盡羅袖舞寒輕調笑暢歡情未半著天明

菩薩鬘蘇幕遮

西域諸國婦女編髮垂髻飾以雜華如中國塑佛像瓔珞之飾曰菩薩鬘曲名取此唐書呂元濟上書北見方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　服名曰蘇幕遮曲名亦取此李太白詩公孫大娘渾脫舞卽此際之事也

阿鄲迴

太白詩羌笛橫吹阿鄲迴畨曲名張祜集有阿濫堆卽此也畨人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各不同爾難以意求也

六州歌頭

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之聞之使人慷慨良不與艷辭同科誠可喜也六州得名蓋唐人西邊之州伊州梁州甘州石州渭州氐州也此辭宋人大祀大卹皆用此調　國朝大卹則用應天長云伊梁甘石唐人樂府多有之胡渭州見

張祜詩氐州第一見周美成辭

小秦王

唐人絕句多作樂府歌而七言絕句隨名變腔如水調頭歌春鶯轉胡渭州小秦王三臺清平調陽關雨淋鈴皆是七言絕句而異其名其腔調不可考矣予愛小秦王三首其一云雁門山上雁初飛馬邑闌中馬正肥陌上朝來逢驛騎殷勤南北送征衣其二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頭道韞家燕子不來春寂寞小窻和雨夢梨花其三云十指纖纖玉筍紅雁行輕

度翠弦中分明自說長城苦水咽雲寒一夜風第一
首妓女盛小叢作後二首無名氏

阿那紇那曲名

李郢上元日寄湖杭二從事詩曰戀別山登憶水登
山光水焰百千層謝公留賞山公喚知入笙歌阿那
朋劉禹錫夔州竹枝辭云楚水巴山烟雨多巴人能
唱本鄉歌今朝北客思歸去回入紇羅披綫蘿阿那
紇那皆當時曲名李郢詩言變梵唄為豔歌劉禹錫
詩言糊南調為北曲也阿那皆叶上聲紇那皆叶平

聲此又隨方音而轉也

如夢令

唐莊宗辭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
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烟重此莊
宗自度曲也樂府取辭中如夢二字名曲今誤傳為
呂洞賓非也

擣練子

李後主擣練子云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
無柰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辭名擣練子即
詠擣練乃唐辭本體也

朝天紫

朝天紫本蜀牡丹花名其色正紫如金紫大夫之服
色故名後人以為曲名今以紫作子非也見陸游牡
丹譜

說郛續目錄

弓第三十四

千里面談　楊慎
詩家直說　謝榛
詩談　徐泰
香宇詩談　田藝蘅
西園詩麈　張蔚然
雪濤詩評　江盈科
閨秀詩評　江盈科　闕
閒書杜律　楊慎
樂府指迷　張玉田
墨池瑣錄　楊慎
篆法辨疑　吳菊隱　闕

千里面譚

成都楊慎

春情　梁簡文帝

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鉤掛綠樹誠知淇水霑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為空掩扉

此七言律之始猶未能也而格調高古當知其濫觴

聽箏　陳後主

文窓瑇瑁影嬋娟香帷翡翠出神仙促柱點唇鶯欲語調弦繫爪雁相連秦聲本自楊家解吳歈那知謝傳憐只愁芳夜促蘭膏無奈煎

擣衣　温子昇

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擣流黃香杵紋砧知遠近傳聲遞響何淒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蟋蟀塞邊絕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

北山　隋王勣

舊知山裡絕氛埃登高日莫心悠哉子平一去何

返仲叔長遊遂不來幽蘭獨夜清琴曲桂樹凌雲濁
酒杯槁項同枯木丹心等死灰
此四首聲調相類七言律之濫觴也往年欲選七
言律爲一集而以此先之老倦不能聊書以呈一
覽

薄暮動弦歌　沈君攸

柳谷向夕沉餘日蕙樓臨砌徙斜光金戶半入叢林
影蘭徑時移落蕋香絲繩玉壺傳綺席秦箏趙瑟響
高堂舞裙拂履拖珠珮歌音出扇繞塵梁雲邊雪飛
弦柱促留賓但須羅袖長日莫邀歡恒不倦處處行
樂爲時康

桂楫泛中河　沈君攸

黃河曲渚通千里濁水分流引八川仙槎逐源終未
返蘇亭遺跡尚依然眇眇雲根侵遠樹蒼蒼水氣合
遥天波影雜霞無定色湍文觸岸不成圓赤馬青龍
交出浦飛雲蓋海遠凌烟蓮舟渡沙轉不礙桂櫂距
浪弱難前風重金烏翅自轉汀長錦纜影微懸榜人
欲歌先扣枻津吏猶醉强持船河堤極望今如此行

杯落葉詎虛傳
此六朝詩也七言律未成而先有七言排律矣雄
渾工緻固盛唐老杜之先鞭也

新曲　謝偃

青樓綺閣已含春凝妝艷粉復何神細細香裙全漏
影離離薄扇詎障塵樽中酒色恒宜滿曲裏歌聲不
厭新紫燕欲飛先繞棟黃鶯始弄即嬌人撩亂絲垂
昏柳陌參差濃葉暗桑津上客莫畏斜光晚自有西
園明月輪

從軍行　崔融

穹廬雜種亂金方武將神兵下玉堂天子旌旗過細
柳　運數盡宿楊開頭月落横西裔塞下凝雲斷
荒漠漠邊塵飛衆鳥昏昏朔氣聚羣羊依俙蜀杖
迷新竹仿佛　床識故桑臨海舊來聞驃騎尋河本
自有中郎坐看戰壁爲平土近侍軍營

打毬篇　蔡孚

德陽宮北苑東頭雲作高臺月作樓金鎚玉蹬[illegible]
地寶杖琱紋七寶毬竇融一家三[illegible]

尸矦㝐色從來荷恩顧意氣平生事[illegible]
如斷蕪俱能走馬入長楸紅鬣錦鬉風[illegible]
絲電紫騮奔星亂下花塲裏初月飛來畫[illegible]
長鳴須決勝能馳迅足滿先籌曹王漫說彈棊妙劇
孟休矜六博投薄暮漢宮愉樂罷還歸堯室曉垂旒

七言排律唐人亦不多見初唐有此三首可謂絶倡其後則杜工部清明二首此外何其寥寥乎楊伯謙選唐音乃取王建二首醜惡之甚觀者自能識之中唐則僧清江一首溫庭筠一首皆雋永可

誦伯謙縱不能取初唐三首獨不可取清江庭筠之二首乎何所見之不同也清江庭筠詩品彙已收玆不書

詩家直說

東郡謝榛

予夜觀李長吉孟東野詩集皆能造語奇古正偏相半

夫作詩者立意易措辭難然辭意相屬而不離若泥乎辭或傷於氣格專乎意或涉于議論皆不得盛唐之調

大梁李生詩友也叅過敝廬留酌談及造句之法予曰得句不在遲速以工爲主若麗而雅清而健奇而

穩此善造句者務令想頭落于不可測處信乎難矣

己酉歲中秋夜李正郎子朱延同部李于鱗王元美及予賞月因談詩法予不避譾陋具陳顛末于鱗密以指捐予手使之勿言予愈覺飛動亹亹不輟月西乃歸于鱗徒步相携曰子何太泄天機予曰不然其如想頭別何

嚴滄浪謂作詩譬諸劊子手殺人直取心肝此說雖不雅喻得極妙凡作詩須知道要緊下手處便了當得快也其法有三曰事曰情曰景若得要緊一句則

全篇立成熟味唐詩其樞機自見矣
宗考功子相過旅館曰子嘗謂作近體之法如孫登請客未喻其旨請詳示何如曰凡作詩先得警句以爲發興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從客生若主客同調方謂之完篇譬如蘇門山深松草堂具以琴樽其中綸巾野服兀然而坐者孫登也如此主人肅候輩不得躋其階矣惟竹林七賢相繼而來高雅如一則延之上坐始足其八數爾務令淨則渾成可造名家若能騁于遠近險夷之間存乎神氣何往不妙

凡作七言絶句起如爆竹斬然而斷結如撞鐘餘聲不輟此法之正也
坐得想頭遠打得機關破立得脚跟牢占得地步濶洗得肚腸淨養得面皮好此六者詩之統要重在想頭底得完美
詩境由悟而入愈入愈深妙法存乎勢觸其迹不可捉其影不可縛寓聲于寂非扣而鳴寓像于空非寫而見不造大乘者語之顛末若矢射石石而弗透也滄海深有包含靑蓮直無枝蔓詩法禪機悟同而道別專者得之
大篇渾雄長律精工泥文藻失之冗長理音節得之劉亮此雖正法出乎有心矣予以至寂至潔爲主凡欲摘辭腹中空洞無物一字不萌負然如洗
作詩別有想頭能暗合古人妙處法在其中矣如爲將者當熟讀兵書又不可執泥神奇自從裏許來
凡作長歌有兩說通篇一韻擇字成章若蜀棧馭馬形雖太局而神自飄逸勿令贅言奪氣幾韻一篇意到爲主若河源西來蕩乎九曲力在轉折而愈大二

者殊不易得
少陵超悟之妙若白椎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至蘊至深此不必解李長吉超悟之妙若金盤玉露自淋漓元氣浩浩收不得明暢而有風刺凡造語太奇較之杜老異軌同轍耳
槌黃金爲片葉不無氣薄而體輕耶劉隨州五言長城乃坐是病若少陵甲子混泥途之句氣自沉着體自厚重安得樽酒夜與謫仙神會可解飯顆山之嘲耳

凡造句遲則愈見其工鏗然徹耳煥然奪目其充盛何如也譬諸西洋賈客賫所有張肆其珠玉金寶珊瑚琥珀犀角象牙之類具羅滿前以恢衆觀增之弗覺其多減之弗覺其少不免冗句雜於中焉有時刪然攻削調乃自調格乃自格耳少陵與太白論文窮其藴與非出詩草互相點撿作手自不同也

有客問曰作詩與評詩孰難曰作者固難評者尤難能定句字愈倍骨力此過目盡其所見耳步驟威其勢變化神其機然重邇輕遠所思未周也譬如邊將

選兵用其勇者壯者去其老者弱者此備之不備可屯部伍以守關塞豈戰伐持勝之計耶夫動之定之由乎權衡何嘗用兵也秦漢之將意不驕而成功大近代之將意自滿而成功小功之全否各在其人亦隨時有待耳兵也詩也事異機同然法外之法妙在增減減一字若擲片石增一字若加泰山予以字多則刪削之此孫臏減竈之法以字少則敷演之此虞詡增竈之法二者超悟有因天使然也客笑曰觀子論文能受萬篇之益而不受一字之損爾

太白夢遊天姥吟蜀道難大鵬賦造句參差下筆豪蕩

詩談

宋　闕名

梁太常任昉云六經所有歌詩書誄之類此益取自秦漢以來聖君賢士沿襲爲文名之所起故因暇日録其緣起抑亦用新好事者之目云三言詩自晉散騎常侍夏侯湛始四言詩自前漢楚王傅韋孟諫楚王戊始五言詩自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始六言詩自漢大司農谷永始七言詩自漢武帝栢梁殿聯句始九言詩自魏高貴鄉公始賦自楚三閭大夫

屈原始反離騷自漢楊雄始離合詩自漢孔融作四言離合詩始歌詩自枚臯作麗人歌始挽詞自魏光祿勳繆襲始

唐白樂天云夫文之爲言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者何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於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自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至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言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股肱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之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

謟諛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刓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所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之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古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兩鳧一雁爲諷君子小人則引上草下鳥爲比雖義類不同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以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徒又次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

復微矣陵夷矣至於陳梁之間事不過嘲風雲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草花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乎哉顧所用如何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借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取美草以樂有子也皆發興于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初萎露別葉乍辭風之句厳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所謂嘲風詠月弄花草而已乎騁六義書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舉者陳子昂有感

遇詩二十首阮籍有感興詩八十首又詩之豪世稱李杜尚矣其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覼縷律格盡善杜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花門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其不逮杜者乎予嘗痛詩道崩壞如此忽已發憤忘食輟哺夜輟寢不量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篇故吾叙其詩源流廢興如此

沈存中謂唱和聯句之起其源遠矣自舜作歌皐陶颺言賡載及栢梁聯句顏延年謝玄暉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等篇梁何遜集中多聯句至唐文士唱和固多元稹作春深何處好二十篇並用家花車斜四字爲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此四字韻令狐楚作謂詩多次韻起於此或聯句或兩句四句亦有對一句出一句者謂轆轤體焉詩律之興其來久矣自建康以後訖於江右格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韻音相婉附屬對精密及沈佺期宋之問又加靡麗曲

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體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唐李肇云元和已後文則學奇澁于樊宗師學放曠於張籍詩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爲元和體也

李長吉歌詩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人以爲奇絕石曼卿嘗對以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爲勍敵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月爲天上月未有以對會楊太年適來因語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

似面前人一坐皆稱爲的對

香宇詩談

錢塘田藝蘅

文有似拙而實妙者史記也詩有似拙而實妙者樂府也拙忌其俚妙忌其纖宋俚也元纖也

詩關氣運此語誠然固不特周召鄭衞皎然可辨也漢世渾厚高古魏國雄俊秀發兩晉平典風麗六代富艷綺靡漢稱東都魏首建安太康永嘉體分二軸宋齊梁陳氣出一機精鑒詳評自然可別

陸士衡豐才奇思誠當一字千金所謂氣少于公幹

文劣于仲宣者蓋劉則風骨超群王則秀麗獨步至若粲之悽愴楨之振絕足擅偏長

長孫左輔之寄衣曲盛唐之晚唐也馬戴之薊門懷古詩晚唐之盛唐也

王右丞苦爲宦情所縛若能脫去塵囂只據其才思則輞川之興使可繼跡柴桑然其詩亦山林之奇逸也

詩類其爲人且只如李杜二大家太白做人飄逸所以詩飄逸子美做人沈着所以詩沈着如書稱鍾王

亦皆似人

鄭奕以文選教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學沈謝嘲風咏月汙人行止嗟乎今之學士大夫未嘗不讀孝經論語也而乃嘲貨咏賂汙自巳之行止不忠不孝敗國亡家又豈讀文選之罪乎

樂府有君不見又有獨不見唐人改之曰君不聞君不知等篇如岑嘉州云君不聞　笳聲最悲又云汝不聞秦箏聲最苦

昌黎詩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粗淺殊甚都不成語而宋人方謂之閒遠

錢員外云木葉淮邊雨以落葉比雨無可上人云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以雨比落葉也

余事率意而行人多病余曰任性于鵠云獨來多任性惟與白雲期又任性常多出人來得見稀如此任性亦復何害

王予安臨高臺云錦衣夜不縈羅幃晝未空樂而失[illegible]彼也庾丹秋閨有望云羅襦曉長襲翠被夜徒薰[illegible]夜也

雲中辨江樹景也天際識歸舟情也宋之問亦云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便不及矣因念古今得意句難得一聯悉稱暗牖懸蛛網不如空梁落燕泥彷水見寒花不如出嶺逢落葉

東野云出門即有礙誰為天地寬陳無已云天地豈不寛妾身自不容似覺有味

靖節飲酒詩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挽辭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可謂了生死人矣

白樂天詩千呼萬喚始出來乃好睡丫頭衕兒呼喚不醒流出屎來者也可笑其用字之俗何不用强字裁字

蔡邕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股腓下用咸卦六二九三爻辭似近于戲矣

古今元宵詩蘇味道獨步穠李人名落梅曲名不禁夜本作不惜夜甚妙

余無中酒欲尋佳句不可得一日偶見隴西公春雨詩云惟稱乖慵多睡者掩門中酒覽閒書若為余言者

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張說樹坐參
猿笑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坐交愁濕又巫山秋
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低坐字
甚奇而發坐尤奇唐人皆本于劉也
孟浩然登峴山詩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劉全白
云人事歲年改峴山今古存如出一轍獨太白云淚
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眞有顚倒豪傑之
妙一篇言飲酒行樂而末復歸之于正方見其高
今花始開曰試花張司業新桃行植之三年餘今夏

初試花月令桃始華亦讀如試
晉段灼傳灼上疏追理鄧艾有曰七十老公復何所
求哉王維夷門歌亦云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
何所求以後人之言而用之前人之事渾化無迹使
人不知其妙眞點鐵成金手也
唐避高祖諱以淵作泉耿湋云何事學泉明韓君平
云閒道泉明居止近李太白云酬歌一夜送泉明獨
包幼嗣云數日滯淵明或臨文不諱或後人所改
春入池塘草秋生芳樹音上句乃謝靈運思惠連下
句乃包幼嗣思幼正可爲的對聯也
楚詞魂營營而至曙謝靈運云得以慰營魂老子曰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經營屏營怔營皆不安之意
猶云魂魄不安也如老子意亦當云以不安之魄而
欲抱守眞一誰能保其不離乎
王昌齡灞池詩開門望長川薄暮見漁者借問白頭
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用助語亦妙
馬虞臣云自從來闕下未勝在山中蘇拯云因君向
帝里使我厭山中趣向可謂霄壤矣

花綾着油粉非獨近時有之自唐巳然蘇拯織綾詞
不學鄰婦事慵懶纖指粉拭護官眼所言鵲鳳闌珊
花鳥鮮活張翅鶴折枝梅即花樣也
駱賓王林疑中散地人似上皇時芳杜湘君曲幽蘭
楚客詞二聯中用四人又李嶠芳桂中尊酒幽蘭下
調悲
張謂別韋郎中詩八句中五句着地名盧象雜詩八
句中四地名王昌齡送朱越一絕四句四地名孟浩
然宴柴山人池亭律詩四句中用八人姓名皆不妨

其妍處然然是一病也

抱朴子云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晉書作怯如雞此誤而妄改之也黽本黽字之訛言畏怯人之其縮頭不敢出如黽也泥黽本叶韻古作电類黽

唐詩多用千門如鑾輿迴出千門柳帰鴻欲度千門雪却望千門草色閒蓋建章宮千門萬戶也故王安石亦云千門萬戶曈曨日

曹松云平生五字句一夕滿頭絲足見苦心又云吟詩應有罪當路却如讐切中時病也但所作不佳耳如靠月坐蒼山非善居山者不能道也

西圃詩麈

武林張蔚然

函六籍

易象幽微法鄰比典書辭要暢式用賦物春秋借徵義本風刺三禮推鴻體類雅頌匪謂六籍同歸於詩秖緣六義觸處皆是不先窮經而以别才别趣之說自益者究竟與此道何涉

唐宋偏

唐詩偏近風故動人易宋詩偏近雅頌故入人難唐人之於風也即雅頌體亦以風爲所以偏也宋人之於雅頌也即風體亦以雅頌爲所以偏也

騷體

騷之爲體非詩非賦非文亦詩亦賦亦文自騷經至大招篇章幾許而千百世爲詩爲賦爲文者取給不竭焉咄咄是何物

古選則

選體東京而上無跡可摹典午以降去古浸遠惟子建華實茂舒情文備至允是此體宗匠嗣宗詠懷

而僥致差足爲羽翅來吟癯峇分二家尚逸者師陶趣乏天成多流而薄捻砲者法謝工裁人巧漸類於俳均非其至

習氣

在六朝無六朝習氣者左太冲陶彭澤也在唐無唐習氣者初唐陳拾遺盛唐孟襄陽中唐常蘇州韓昌黎晚唐司空圖也在宋無宋習氣者謝皐羽也此亦關於其人蓋六朝之習靡唐之習囂宋之習萎非其人有超焉者曷以洗此

古韻

飾鼓以驚故鐃歌鼓吹曲首名朱鷺其曰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亦有所本魯頌有駜云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是也下字古書俱後五反讀如虎陸德明云當讀如户魏了翁云六經凡下皆音虎故誦古詩有韻難通者不必用叶自是古韻往往散見羣籍互證即明試證此一字以示例焉

律難

四言古難于五言古五言古難于七言古七言古難于絶絶難于律然古可以欺人而律不可以欺人也故人反難之譬如書家篆難于隸隸難于草草難于楷然篆隸可以欺人而楷不可以欺人也故人亦難之

有聲無詞無義

詩三百十一篇今存三百五篇餘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皆笙詩原有聲無詞非亡之也束晳補之詞雖工失聲之元矣古樂府凡不可解語多屬有聲無義如妃呼豨伊那何收中吾之類

三唐

近體師唐固也世動稱不作大曆以後語則晚可廢乎曰初唐有篇而無句晚唐有句而無篇初唐有骨而無聲晚唐有聲而無骨盛唐篇與句稱聲偕骨匀隨所意採母爲耳食化而裁之存乎變神而明之存乎人

擬古樂府

擬古樂府者向來多借舊題自出語格病常在離歷下瑯邪酷意追彷如臨摹帖病復在合若離若合之

神存焉旻旻乎難哉要之自得

雪濤詩評

桃源江盈科

從古以來詩有詩人文有文人譬如斲琴者不能製笛刻玉者不能鏤金專擅則偏詣雙驁則兩廢有唐一代詩人如李如杜皆不能爲文章李郎爲文數篇然皆俳偶之詞不脫詩料求其兼詣並呈自杜樊川柳柳州之外殆不多見韓昌黎文起八代而詩筆未免質木所乏俊聲秀色終難膾炙人口宋朝惟歐陽公號稱雙美天才如蘇長公而其詩獨七言古不失

唐格若七言律絕便以[illegible]論典故爲詩所謂文人之詩非詩人之詩也國朝[illegible]昧之初若高楊張徐真是詩人之詩何者彼固未[illegible]分心爲文也至于李崆峒文筆古拙所以七言古[illegible]幾于逼真子美何大復詩文庶幾雙美而挺拔絕[illegible]已遜古人遂開吳川樓梁公實等一派流于平衍[illegible]子之中王元美終當以文冠世求真詩于七子中[illegible]謝茂秦者所謂人棄我取者也李于鱗之文初讀[illegible]令人作苦久而思索[illegible]盛氣雄詞凌駕

[illegible]迷邑亭語爲後生作
惡道若此公者幾[illegible]文與詩兩失者也宗子相只
是過卜玄虛不着實而　其文筆人有東坡氣味詩句
逸遒御風而行則本朝　錚錚佼出者也
詩本性情若係真詩則　讀其詩而其人性情入眼
便見大都其詩蕭灑者　其人必倜儻其詩莊重者其
人必敦厚其詩飄逸者　其人必風流其詩流麗者其
人必疏爽其詩枯瘠者　其人必寒澁其詩豐腴者其
人必華贍其詩淒怨者　其人必拂鬱其詩悲壯者其

雪濤詩評　八　二

人必磊落其詩不羈者其人必豪宕其詩峻潔者其
人必清修其詩森整者其人必謹嚴譬如桃梅李杏
望其華便知其何惟勳[illegible]拾者麋蒙虎皮莫可方
物假如未老言老不貧言貧無病言病此是杜子美
家竊盜也不飲一盞而言一[illegible]日三百盃不捨一文而
言一揮數萬錢此是李太白[illegible]掏摸也舉其一二餘
可類推如是而曰詩本性情何[illegible]啻千里
[illegible]爲詩者若係真詩雖不盡佳亦必有趣若出于假
[illegible]必不佳即佳亦自無趣試觀我輩搢紳褒衣
縱然貌寢形陋人必敬之徵[illegible]此[illegible]
假形偉加之褒衣博帶儼然貴客而人賤之賤其假
也嘗記一人送文字求正于王陽明評曰其篇似左
其篇似班某篇似韓柳其人大喜或以問陽明陽明
曰我許其似正謂其不自做文而求似人也譬如童
子垂髫整衣向客嚴肅自是可敬若使童子戴假面
掛假鬚傴僂咳嗽儼然老人人但笑之而已又何敬
焉觀此則知似人之文終非至文而詩可例已
詩所爲貴古者自雅頌離騷之後惟蘇李河梁詩與

雪濤詩評　八　三

九首係是真古彼其不齊不整重複參差不即法
不離法後人模之莫得下手乃爲未雕之樸若晉魏
六朝則趨于軟媚縱有美才秀筆終是風骨脆弱惟
曹氏父子不乏横槊躍馬之氣陶淵明超然塵外獨
闢一家蓋人非六朝之人故詩亦非六朝之詩沿及
唐興畢竟風氣完聚所以四傑之琳琅十二家之敦
厚李杜之逸邁瑰瑋直凌離騷而方之焉非六朝所
能彷彿萬一也
夫詩人者有詩才亦有詩膽膽有大有小每于詩中

見之劉禹錫題九日詩欲用糕字乃謂六經無糕字
遂不敢用後人作詩嘲之曰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
詩中一世豪此其詩膽小也六經原無椀字而盧玉
川茶歌連用七箇椀字遂為名言是其詩膽大也膽
之大小不可强為世有見猛虎而不動見蜂蠆而却
走者蓋所稟固然矯而效人終喪本色
楊子雲習于鈎棘無一篇無一語不鈎棘蘇子瞻妙
于朗暢無一篇無一語不朗暢
唐人登眺之詩皆與山川相稱中間聯句真是移動

不得如題杭州天竺寺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
題金山寺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題洞庭湖云
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題黃鶴樓云晴川歷歷漢
陽樹芳草淒淒　武洲後人摘為對聯絕與景稱王
百穀亦摘唐詩二句為滸墅關對曰流水聲中理官
事寒山影裏見人家皆極的確本朝詞人登眺之詩
亦多矣摘而懸之可有如唐人詩酷肖山川者乎
唐兩人罷官各題小詩[illegible]避貴初能相[illegible]
街孟試問門前客

花謝鰈還稀惟有舊時燕主人貧亦歸二詩用意雖
同然有怨而怒有怨而不怒可以觀矣
寒山詩其中五言一首絕是唐調詩云城中蛾眉女
珠珮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
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
姑蘇唐寅字伯虎登解南畿旋被詬削籍放浪丹青
山水間以此自娛亦以自潤嘗題所畫小景云不鍊
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興來只寫江山賣免
受人間作業錢又題一釣翁畫云直揷漁竿斜繫艇

夜深月上當竿頂老漁爛醉喚不醒滿船霜印蓑衣
影此等語皆大有天趣而選刻伯虎詩者都刪之蓋
以繩尺求伯虎耳晉人有云索能言人不得索解人
亦不得誠然
岳武穆送張紫巖北伐詩一首絕是唐調詩云號令
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
　血旗梟可午　歸來報
王陽明先生大有詩才然已入理學泒頭不在詩人
之列曾記其詠傀儡一詩有云到處逢人是戲場何

須偎傷夜登堂浮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稱予自應相詫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燈前學楚狂如此詠物不着色相非高手不能

一下第舉子題昭君圖云一自蛾眉別漢宮琵琶聲斷戍樓空金錢買取龍泉劍寄與君王斬畫工蓋以畫工喻典試也意亦巧矣

白樂天題昭君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用意深遠忠

人所不及思香山集中如此首亦難多覓

唐人題沙場詩愈思愈深愈形容愈淒慘其初但云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已自可悲至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則愈悲矣然其情猶顯若晚唐詩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則悲慘之甚令人一字一淚幾不能讀詩之窮工極變此亦足以觀矣

凡詩欲雅不欲文文則爲文章矣凡詩欲暢于衆耳衆目若費解費想便是啞謎非詩矣[illegible]詩不能不使故事然忌堆積堆積便贅矣凡詩析看一句要一句渾淪合看八句要八句渾淪若一句不屬一氣一篇不如一句便凑泊不成詩矣

于忠肅公謙平生居高位以清苦不以詩名然間有題詠肝膽畢見其童年題石灰詩云千錘萬斧出深山烈火坑中過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惜只留清白在人間及爲河南方伯入覲題詩云首帕蔴菇與線香本資民利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被閭閻話短長讀其詩可想其人

鄱陽劉芝陽諱應麒巡撫吳中告終養歸臨發題詩署中曰來時行李去時裝午夜青天一炷香描得海圖留幕府不將山水帶還鄉蓋亦道其實者矣

廣西全州蔣暉仕至太守曾言呂純陽嘗至其觀與徘徊相接題詩一首云宴罷歸來海上山月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透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劍寒真是奇絕不凡語未容輕擬

一尼僧題一詩云到處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曉山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絕似悟後

語
一全真題詩桃川壁間云㾄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
下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烟火細嚼梅花當點心讀之
似不火食人言語
江夏吳偉號小仙以畫名世　武宗賜號曰畫狀元
當其童時鬻于人家爲伴讀年七歲纔入塾便仲紙
作小畫一幅題其額曰白頭一老子騎驢去飲水岸
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塾師見之大奇然則偉亦天
授非人力也

雪濤詩評　八

王西樓者武弁也而以樂府擅名余觀其所擬樂府
未嘗强摸君馬黃雉子班等篇皆就眼前時事命題
特筆氣爽快發揮可喜如擬婦人騎馬云露玉笋絲
韁軟把襯金蓮寶鐙輕踏裙拖翡翠紗扇掩泥金畫
似比昭君只少面琵琶天寶年間若有他却不把三
郎愛殺擬睡鞋云新紅染鞋三寸整不落地能乾淨
燈前換脫妝被裏鈎春興幾番間把醉人兒蹬踢醒
擬爲雞云雞兒失了童子休焦那炊爨的好助他一
把火燒烹調的送他一撮胡椒乾乾淨淨的吃了損

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然則此等制作未免俚
俗而才料取諸眼前句調得諸口頭朗誦一過殊足
解頤其硯匠心學古艱難苦澁者眞不啻啖哀家梨
也即此推之詩可例已、
世人畫張果像皆倒騎蹇驢不解所以蜀中一耆儒
贊曰舉世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
頭看此詩雖亦出于議論然斬截切當自是單刀入
陣手回頭看三字自佳

桃川宮舊有道士姓曾號種桃其人抱玄修能詩比

雪濤詩評　九

其没也邑中博士魯文斐以詩吊之曰種桃道士歸
何處曾種碧桃作主來今日有桃君不見桃開依舊
見君回博士平日無詩名乃此章則何減人面桃花
之句
初月新月詩自古至今不知多少余獨愛一閨秀絕
句尾語云天邊怕看如鈎月釣起新愁與舊愁下字
最新人思不到又似不待思者
趙子昂孟頫宋宗人也而　于元書法丹青皆名後
世然多有題其畫相譏訕者一人題子昂山水圖

吳興公子玉堂仙盡出王維勝輞川兩岸青山多少
地可無一畝種瓜田又一人題子昂畫蘭云滋蘭九
畹誠多種不及墨池三兩花此日國香零落盡王孫
芳草遍天涯世所爲譏孟頫者如此然孟頫生于元
世而仕于元則亦勢之無柰者也

余鄉有李可蕃者蓋績溪令李麓南長子號瞻麓少
負美才善譚吐所爲詩未必成家然自有詩趣先是
邑中有某婦者私于邑庠士何池東何死又私李半
埜半埜蓋方伯源埜公子爲此婦別築一室居之不

啻金屋阿嬌瞻麓乃題一絕云聞君高築上磚房好
把桃符四面張只恐池東心未死夜深風雨向三娘
三娘即李所私婦其時池東游魂往往出見人每覩
其儒服騎馬馳里中故李詩云云滇南有楊孝廉者
號淳菴嘗侍其父博士寓余邑久與瞻麓善後楊典
四川同試轉湘潭令李遺書楊未答李復遺以詩云
十年一字杳難期怪殺魚遲雁亦遲羨貯薛箋無用
處想來欲搨去思碑觀此二絕李之才情可想

余邑李沅南風情特勝赴公車別所愛妓代爲題詩
曰寶馬金鞭白玉鞍囊砧明日上長安夜深幾點傷
心淚滴入紅爐火亦寒詩故佳公復託于他人不欲
自著云

沅南又述一人題二喬觀兵書圖云香肩並倚讀兵
書韜畧原非中饋圖千古周南風化本晚涼何不讀
關雎亦雅致可喜

余下第南歸見南陽邸壁有畫龍亦題其上曰頭角
空教恁地雄可能霖雨潤寰中人間多少諸梁輩不
愛真龍愛畫龍

何景明號大復詩與李崆峒齊名然余讀其樂陵令
行一篇亦何嘗規規模古蓋不過就當日時事鋪敘
結搆自具古體

杜少陵夔州以後詩突兀宏肆迥異昔作非有意換
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少陵能象境傳神使人
讀之山川歷落居然在眼所謂春蠶結繭隨物肖形
乃謂眞詩人眞手筆也

李青蓮是快活人當其得意時斗酒百篇無一語一
字不是高華氣象及流寓夜郎後作詩甚少當由興

逐銷索杜少陵也凶饑之士平生無人得意事中間兵戈亂離饑寒老病皆其實歷而所歷苦楚都于詩中寫出故讀少陵詩即當少陵年譜看得

李太白做詩無意傳世杜子美作詩有意傳世觀其詩曰平生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至蘇子瞻亦云生前富貴死後文章蓋亦知其文之必傳於後世也

或人在蘇子瞻面前誦詩語云一鳩啼午寂雙燕話春愁曰此學士詩乎子瞻曰此唐人得意句我安能

領會子瞻非謙詞也真是下手不得只如此看詩乃知唐人境界原不易詣

閨秀詩評

桃源江盈科

余生平喜讀閨秀詩然苦易忘近摘取佳者數首各爲品題以見女子自攄胸臆尚能爲不朽之論況丈夫乎

崔氏

崔氏校書盧象妻有詞翰結縭之後以校書年暮微嫌盧請賦詩立成一絕

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怨妾身生較

晚不及盧郎年少時

右心中不樂事徐以一語自解其妙入神歸于無怨

陳玉蘭

玉蘭王駕妻駕戍邊蘭寄此詩

夫戍邊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寄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右悽惻之懷盤于胸臆二十八字曲盡其苦轉讀轉難爲情

魚玄機

咸通中西京咸宜觀女冠工詩

賦得江邊柳

翠色連荒岸烟姿入遠樓影鋪秋水面花落釣人頭
根老藏魚窟枝低繫客舟蕭蕭風雨夜驚夢復添愁

贈鄰女

羞日遮羅袖愁春懶起妝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
枕上潛垂淚花間暗斷腸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

右二詩蒼老古拙如孔明廟柏柯石根銅

王韞秀

元載妻有婦德婦節又工詩

諫外

楚舞燕歌動畫梁更闌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館招佳
客知道浮雲不久長

元載為相頗拒客韞秀以此諫之無論詩工即其
識見亦豈婦人可到

廉氏

寫真寄外

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
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右詩質而不俚真率而多思

劉采春

囉嗊曲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壻去經歲又經年

其二

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

其三

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十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

右三詩商彝周鼎古色照人不意閨門能為此語

花蕊夫人

姓費氏西蜀孟昶宮人蜀破入宋宮死焉

宮詞

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
景畫船來往碧波中

其二

侍女爭揮玉彈弓金丸[illegible]

散踏破殘花滿地紅

其三

太液波清水殿凉画船驚起宿鴛鴦翠羽不及池邊柳取次飛花入建章

費氏宮詞百首與王建齊名此但摘其一二然嘗鼎一臠知禁味矣

倩桃

寇萊公侍婢公于歌舞頗費倩姬諫之

束綾詩

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

其二

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一句一字皆真切與蹈襲者迥別

毛友龍妻

友龍應舉下第久不歸妻寄此詩

剔燭親封錦字書擬憑歸雁寄天隅經年未報干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

用事切當

余淑秦

題驛亭

雨餘和風鈴滴滴丁丁做成一枕別離情可是當年陶學士辜負郵亭　過雁帶邊聲音信無憑花對偷數卜歸程料得到家秋正好菊滿寒城

風騷可喜時有幽致

朱淑真

誰家橫笛弄輕清喚起離人枕上情自是斷腸聽不得非干吹出斷腸聲

杜工部句云誰家巧作斷腸聲此詩直翻其案清絕可愛

朱希真

希真小字秋娘嫁爲商人徐必用妻能詩

警悟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元來由命　幸遇三杯酒美況逢一朵花新片時

歡笑且相親明日陰晴未定

又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碍　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見在

讀其詞達于義命非復婦人所能道

賈蓬萊

詠蝶

薄翅凝香粉新衣染媚黃風流誰得似兩兩宿花房

詞備而意有餘

黃氏

王元妻夫婦安貧黃又工詩相得甚懽云

聽琴

拂琴開素匣何事獨顰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公自知寒泉出澗澁老檜倚風悲縱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

古意古調古詞恐知音者寡矣

嚴蘂

字幼芳天台營妓唐太守仲友命賦紅白桃花即調如夢令一闋

紅白桃花詞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

都是眼前字襯貼婉轉有致

翁客妓

妓歸翁客因以名之此其閨門調弄之詞也

答翁客詞

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

經是那箇先生教的　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閑又那得工夫呪你

口頭語組織成詞暢于衆耳此詞家當行也

劉氏

洞庭人葉正甫妻夫久客都下寄衣并侑以詩

製衣寄外

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腳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詩體稍俗然亦眞切不浮

李氏

嫁夫而貧諸姊妹多適富家李自慰云云

巴家富

誰道巴家窘巴家十倍鄧池中羅水馬庭下列碉牛燕麥紛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添驟富新月掛銀鉤

體物眞切出以詼諧胸次如此區區溺富自非所好

元氏

遺山之妹女冠也張平章欲娶之微探所向見此詩不敢出言

補天花版

補天手段暫鋪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

清貞之意因物觸發足令觀者起敬

吳人嫁女詞

種花莫種官路傍嫁女莫嫁諸侯王種花官道人爭取嫁女侯王不久長花落色衰人易變離鸞鏡破終成怨不如嫁與田舍郎白首相看不下堂

識者之詞難爲衆人道也

薛氏

翡翠雙飛不待呼鴛鴦並宿幾曾孤生憎寶帶橋頭水半人吳江半太湖

尾語有趣

鄭奎妻

四時詞

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東家蝴蝶西家

飛前歲櫻桃今歲結鞦韆蹴罷鬢髿髮粉汗凝香沁綠紗侍女亦知心內事銀瓶汲水煮新茶

其二

芭蕉葉展青鸞尾萱草花含金鳳觜一雙乳燕出雕梁數點新荷浮綠水困人天氣日長時針線慵拈午漏遲起向石榴陰畔立戲將梅子打鶯兒

其三

鐵馬聲喧風力緊雪窗夢破鴛鴦冷玉爐燒麝有餘香羅扇撲螢無定影洞簫一曲是誰家河漢西流月

手斜曳染纖纖紅指甲金盤夜擣鳳仙花

其四

山茶未放梅先吐風動簾旌雪花舞金盤月冷夜殘
猊繡幌閨春護鸚鵡倩人呵筆畫雙眉脂水凝寒上
臉遲粧罷扶頭重照鏡鳳釵斜壓瑞香枝

惜花春起早

胭脂曉破湘桃萼露重荼蘼香雪落媚紫濃遮刺繡
窓嬌紅斜映鞦韆索轆轤驚夢急起來梳雲未暇臨
妝臺呼侍女秉明燭先照海棠開未開

愛月夜眠遲

香車半駕金釵卸寂寂重門深鎖夜素魄初離碧海
端清光已透珠簾靜徘徊不語倚闌干參横斗轉風
露寒小娃低語喚歸寢猶傍薔薇架後看

掬水月在手

銀塘水滿蟾光吐嫦娥夜夜馮夷府蕩漾明珠若可
捫分明兔穎如堪數美人自把瀉春葱忽訝水輪在
掌中女伴臨流笑相語指尖擎出廣寒宮

弄花香滿衣

鈴聲響處東風急紅紫叢邊久凝立素手攀條恐刺
傷金蓮移步嫌苔濕幽芳擷罷掩蘭堂馥郁餘香滿
繡床蜂蝶紛紛入窓戶飛來飛去繞衣裳

右八詠體不甚古而醲郁光麗特露風韻蓋女子
中錦心繡口者

虞氏

海寧人嫁董湄兩月湄卒誓不再醮父母微動之
乃賦菊詩自見守節至五十餘卒

咏菊

移得春苗愛護周柴桑無主為誰秋寒芳茸抱枯枝
萎羞墜西風逐水流

貞心勁節溢于言表

楊用修妻

寄外

雁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
命六詔風烟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
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

用修妻詩風韻勝于用修此首其得意者韻脚重

一陽字

孟淑卿

春歸

落盡棠梨水拍堤萋萋芳草望中迷無情寂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

清淺而古人不易及

陳氏

仁和人南康守敏政女都御史李公昂妻博學工詩爲世所推

春草

無人種春草隨意發芳叢綠遍郊原外青回遠近中鼠烟粘落絮和雨襯殘紅不解王孫去凄凄對晚風

舊行閩山見居人以竹引泉

行盡山溪路渺茫幾家茆屋對斜陽引泉竹溜穿厨入喧粉松花逸舍香樵徑無人閒卧犢石田有雨漸分秧平生願抱山林僻欲向溪邊結草堂

古意古調古句兼擅其長絕技也

朱靜菴

靜菴尚賓朱祚之女廣文周濟之妻博學工詩爲時所推

湖曲

湖光山色映柴扉茆屋疏籬客到稀閒摘松花釀春酒旋栽荷葉製秋衣紅分夜火明書屋綠漲晴波沒釣磯惟有溪頭雙白鳥朝朝相對亦忘機

寫景入畫大是佳手

茅氏

太倉陸袠母早寡家貧能詩

賣宅自遣

壁有莓苔甑有塵家園一旦屬西隣傷心怕見門前柳明日猶如陌路人

後二語思巧而情苦讀之令人惻然

豫章婦

婦金陵人嫁豫章商人獨居有挑之者作此詩拒之

絕客詩

失翅青鸞似困雞偶隨孤鶴到江西春風桃李空嗟

怨秋水芙蓉強護持仙子自居蓬島境漁郎休想武
陵磯金鈴掛在花枝上不許流鶯聲亂啼
詩亦近俗但結語新麗可喜

開書杜律

成都楊慎

杜詩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解必不可已而解之可以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全帙解必有牽强不通反爲作者之累世傳虞伯生註杜七言律本不出自伯生筆乃張伯成爲之後人駕名於伯生耳其註首解恨別云杜公初至成都未得所依故以別爲恨不知唐室板蕩故國陷亡雖得所依豈不以別爲恨公豈如江估淮商風水爲鄉船作宅一得醉飽不

思家者乎解搖落深知宋玉悲云惟深知其故故千年之後且爲悲歎惟其亦吾之師故悶其蕭條解生長明妃一首云惟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惟其獨留青冢故環珮聲歸月下聞此乃村學究腐爛講套語豈可殘杜乎解會閃朱旗北斗閒云亦嘗樹旌旗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閒之富貴北斗閒三字而上下添十二字乃成文何異世傳怨撣門不報打鋪路無籠之謔謔耶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本言[illegible]蕭條之狀而解云織女不能機杼故曰虛

石鯨相傳有靈故日動此何異眯目而道黑白者幾筆昔鈐千氣象本說登山而云以文彩弄筆于動時貴以擬飛騰此又視老杜爲鑽刺乞哀之徒矣幽棲地僻一首本是喜客至之意乃云亦姑以覘其誠意否是杜之陰險逆詐也豈所謂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者乎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本是期以古賢乃註云此去朝廷定有陞擢既爲京兆少尹必陞三輔大尹此何異星士壽書預寫賞帖耶可惡可厭其他尚多聊舉一二耳牽纏之長實累千里此

既惏杜意又汚虞名爲鐫其板勿誤人也

樂府指迷

西秦張玉田

詞源

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出于雅正粤自隋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集迄于崇寧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之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印美成諸人後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案月令爲之其曲遂繁且美成負一代詞名所

作詞渾厚和雅善于融化詩句于音譜又且間木有偕可見其難矣作詞多效其體製失之軟媚而無所取此惟美成而然不能學也所可倣傚之詞獨一美成而巳舊有刻本六十家詞可歌可誦者指不多屈中間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遠吳夢窻此數家格調不凡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蔓之詞自成一家各名于世作詞能取諸人之所長去其所短精加玩味像而爲之豈不能與美成輩爭雄長哉余疎陋謭才昔在先人侍側聞楊守齋毛

仲徐南溪諸公商榷音律嘗知緒餘故平生好爲詞章用工踰四十年未見其進今老矣嗟古音之寥寥慮雅詞之落落僭述管見類列于後與同志者商榷之

製曲

作慢詞看是甚題目先擇曲名然後命意命意旣了思其頭何如起尾如何結方後選韻而後述曲最是過變不要斷了曲意須要承上接下如姜白石詞云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于過變則云西窗又吟

暗雨此則曲之意不斷矣詞旣成恐前後不相應或有重疊句意又恐字面麤疏卽爲修改改畢淨一本展之几案或貼之于壁少頃再觀必有未穩處如此改之又改方成無瑕之玉急于脫藁僅事修擇豈能無病不惟不能全美抑且未歆音聲作詩猶且旬鍛月煉況其詞乎

句法

詞中句法須要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相各襯副得去于好發揮筆力處極要用工不可輕放過讀之使人擊節可也如東坡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又云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如美成風流子云鳳幃深幾許聽得理絲簧如史邦卿春雨云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如吳夢窗登靈岩云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閏九重云簾半捲帶黃花人在小樓姜白石楊州慢云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此皆平易中有句法

字面

句法中有字面蓋詞中有生硬字用不得須是深加鍛鍊字字敲打得響歌誦妥溜方爲本色語如賀方回吳夢窗皆善于煉字面者多于李長吉溫庭筠詩中來字面亦詞中之起眼處不可不留意也

虛字

詞與詩不同詞之句語有兩字有三字四字至七八字者若惟疊實字讀之且不通況付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一字如正但甚之類兩字如莫是又還之類三字如更能消最無端之類此等虛字却要用之得其

所若用虛字自語自話必不質實觀者無掩卷之誚

清空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澁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畱無迹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折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又如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浮雲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澁如糖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都道晚涼天氣好有明月怕登樓把前事夢中休花開烟水流燕辭歸尚淹

畱垂柳不縈裙帶住謾長是繫行舟此詞疏快不質實如是集中者尚有惜不多見白石如疏影暗香楊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春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虛且又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

意趣

詞以意為主要不蹈襲前人語如東坡中秋水調歌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夏夜洞仙歌云水肌玉骨自清涼無汗王荆公金陵桂枝香云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如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斜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綵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嘆往昔豪華競逐帳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尚歌后庭遺曲姜白石賦梅云舊時月色是幾番照我梅邊吹笛疏影云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此數詞皆清空中有意趣無筆力者未易到

用事

詞中用事最難要緊著題融化不澁如東坡永遇樂

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疏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　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為所使

詠物

詩難於詠物詞為尤難體認稍真則拘而不暢摹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尾斯為絕妙如史邦卿東風第一枝詠春

雪云巧剪蘭心偷粘草甲春雨云做冷欺花將烟困
柳千里偷催春暮盡日冥迷愁裏欲飛還住驚粉重
蝶宿西園喜泥潤燕歸南浦最妨他佳約風流鈿車
不至杜陵路沉沉江上望極還被春潮晚急難尋官
渡隱約遥峰和淚謝娘眉嫵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
愁流處記當日門掩梨花剪燈深夜語雙雙燕詠題
云過春社了度簾幙中間去年塵冷白石齊天樂賦
促織云庾節先將自吟詩瘦凄凄更聞私語露濕銅
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

起尋機杼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西窗又吟暗
雨為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吟秋離宮吊月別有
傷心無數豳歎慢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素
絲一聲聲更苦皆全章精粹所詠瞭然在目且不留
滯于物至于劉改之詠指甲詞沁園春銷薄春冰碾
輕寒玉漸長漸彎見鳳鞋泥污偎人强剔沈涎香斷
撥火輕翻學撫瑤琴時復翦更掬水魚鱗波底寒纖
柔處試摘花香滿鏤成斑有時將粉淚偷彈記切
玉曾交揶傳看算恩情相着搔便玉體歸期倦數劃
遍闌干凭至相思沉吟處又斜倚朱唇皓齒間風流
甚把仙郎暗想不放春閒又詠小脚云洛浦淩波為
誰微步輕塵暗生記踏花芳徑亂紅不損步苔幽砌
嫩綠無痕襯玉羅慳銷金樣窄載不起盈盈一段春
嬌遊倦笑教人款撚微褪些根却有時自度歌聲悄
不覺微尖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繡裀催衮
舞鳳輕分懊恨深遮牽情半露時出沒風前烟縷裙
知何似一鈎新月淺碧籠雲此詞亦工麗但不可
與前作同日語

節序

昔人詠節序不惟不多付之歌喉者類是率俗不過
為應時納祜之作所謂清明折桐花爛熳端午梅霖
乍歇七夕炎光謝若律以詞家調度則皆未然豈如
美成解語花詠元夕風消焰蠟露浥烘爐花市燈相
射桂花流月纖雲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
女纖腰一把簫鼓喧闐人影參差滿路香飄麝　因
念帝城放夜望千門如晝嬉笑游冶鈿車羅帕相逢
處自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惟只見舊情衰謝清漏

發飛燕歸來從舞休歌能史邦卿東風第一枝賦立春云草腳愁回花心夢醒鞭香拂散牛土舊歌空憶朱簾翠筆倦題綠戶畫鷄貼燕想立斷東風來處暗想一一擲相思亂藏翠盤紅縷今夜覓夢池秀句明日動探花芳緒寄聲沽酒人家款約嬉遊伴俏憐他梅柳怎忍潤天街酥雨待過了一月燈期日日醉扶歸去黃鍾調喜遷鶯賦燈夕云月波疑滴碧玉壺天近了無塵隔翠眼圈花氷蹤纖練黃道寶光相直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最無賴隨香趁燭會伴狂客

蹤跡謾記約老了杜郎忍聽東風笛柳院燈疏梅廳雪在誰與細傾春碧舊情未定猶自學當年游歷怕萬一悞玉人夜寒簾隙如此妙詞甚多不獨措辭精粹又且見時節風物之感人家宴樂之詞　至如李易安永遇樂云不如向簾兒下聽人笑語此亦不自惡而以俚詞歌于坐花醉月之際似乎擊缶韶外良可嘆也

賦情

嘲風弄月陶　性情詞婉于詩蓋聲出鶯吭燕舌之間稍近乎情可也若鄰乎鄭衛與纒令何異焉如監雪窻瑞鶴仙云臉霞紅印枕睡起來冠兒猶是不整屏間麝煤冷但眉山壓翠淚珠彈粉堂深晝永燕交飛風簾露井恨無人與說相思近日帶圍寬盡　重有殘燈朱幌淡月疏窻那時風景陽臺路迥雲雨便無準待歸來先指花梢教看却把心期細問因循過了青春怎生意穩辛稼軒祝英臺近云寶釵分桃葉渡楊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片片飛紅都無人管憑誰勸啼鶯聲住　鬢邊覷試把花卜

歸期才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皆景中帶情而存騷雅故其晏酣之樂別離之愁回文題葉之思峴首西湖之感一寓于詞若能屏去浮豔樂而不淫是亦漢魏之遺意

離情

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矧情至于離則哀怨必至苟能調感愴于融會中斯為得矣白石琵琶仙云收槳來時有人似舊曲桃根桃葉歌

輕約飛花蛾眉正愁絶春漸遠汀洲自綠更添了幾
聲啼鴂十里揚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説又還是宮燭
分烟奈愁裏匆匆換時節都把一樣芳思與空堦榆
莢千萬縷藏鴉細柳爲玉尊起舞囘雪想　西出陽
關故人初別黍少游八六子云倚危亭恨如芳草萋
萋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
暗驚　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
情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
片片飛花弄晩濛濛殘雨籠晴正消凝黄鸝又啼數
聲離情當如此作全在情景交煉得言外意又如勸

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乃爲絶唱

令曲

詞之難于令曲如詩之難于絶句不過千數句一句
一字閒不得末句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乃佳
當以花間集中韋莊温飛卿爲則又如馮延巳賀方
囘吳夢窻亦有妙處至若陳簡齋杏花踈影裏吹笛
到天明之句眞是自然而然大抵前輩不留意于此
有一兩曲膾炙人口餘多鄰乎率易近代詞人
用力于此者儘以爲專門之學者亦詞家之射鵰手

雜論

詞之語句太寛則容易太工則苦澁如起頭八句相
對中間八句相對却須用工着一字眼如詩眼一同
若八字既工下句便合少寛庶不窒塞約莫太寛易
又着一句工緻者便精粹此詞中之關鍵也

詞不可强和人韻若倡者曲韻寛平庶可賡和倘韻
險又爲人所先而必欲牽强賡和則句意安能融貫
未盡苦思未見有全妥帖者東坡和張質夫楊花水

龍吟起句便合讓東坡一頭地況後片愈出愈奇眞
是壓倒今古吾輩倘遇險韻不若祖其元韻隨意換
易或易韻答之亦古人三不和之説大詞之料可以
斂爲小詞小詞之料亦可以展爲大詞是必一句引
爲兩三句或引他意入來捏合成章必無一唱三嘆
如少游龍水吟小樓連苑横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猶
且不免東坡誚

近代詞如陽春白雪集如絶妙詞選亦有可觀但所
取不甚精一豈若周草窻所選絶妙好詞爲精粹惜

此板不存槩本亦有好事者藏之難莫難于壽詞倘盡言富貴則塵俗盡言功名則諛佞言神仙則迂濶虛誕當總此三者而爲之無俗忌之詞不失其壽可也松椿龜鶴固所不免却化字面語意新奇

近代陳西麓所作平正亦有佳者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爲物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論雖美成亦有所不免如爲伊淚落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又如伊尋消問息瘦損容光如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餉留情

所謂淳朴舊變如澆風矣

詩之賦梅惟和靖一聯而已世非無詩不能與之齊驅耳詞之賦梅惟白石暗香踈影二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眞爲絕唱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浩題詩在上頭誠哉言也東坡如水龍吟詠龍笛詠楊花又過秦樓洞仙歌卜算子等作皆清麗舒徐高出人表哨徧一曲隱括歸去來辭更是精妙周秦諸人所不能到辛稼軒劉改之作豪氣詞雅詞也于文章議論餘暇戲筆槩爲長短之詩句耳元遺山極稱辛稼軒詞及覩遺山詞深于用事精于煉句風流醞藉處不減周秦如雙蓮鴈丘等妙在摸寫情意立意高遠初無稼軒豪邁之氣豈遺山欲表而出之故耳

楊誠齋作詞五要

作詞之要有五第一要擇腔腔不韻則勿作如塞翁吟之衰颯帝臺春之不順隔浦蓮之奇煞閙百花之無味是也

第二要擇律律不應則不美如十一月須用正宮元

宵詞必用仙侶宮爲宜也

第三要韻詞按譜自古作詞能依句者少依譜用字百無一二詞若歌韻不協奚取哉或謂善歌者能融化其字則無疵殊不詳製作轉摺用或不當則失律正旁偏側凌犯他宮非復本調矣

第四要隨律押韻如越調水龍吟商調二郎神皆用平入聲韻古調俱押去聲所以轉摺乖異或不詳之則乖音昧律者反稱賞之是其解熙熙而啓齒也

第五要立新意若用前人詩詞句爲之此蹈襲無足

香看須作不經人道語或翻前人意便覺出奇或祇
能煉字才誦數過便無精神不可不知也須忌三重
四同始爲具美

墨池璅錄

成都楊愼

陳景元評歐陽詢字云世皆知其體方而莫知其筆
圓亦可爲歐之關幽也
倪正父云東坡多臥筆魯直多縱筆米老多曳筆虞
文靖公曰大德延祐之間稱善書者必歸巴西漁陽
吳興巴西謂鄧文原漁陽謂鮮于樞吳興謂趙子昂
也以二人先於趙者以齒叙耳鄧書太枯鮮于太俗
豈能及子昂萬一邪文靖他日又曰魏晉以來善書

者未嘗不通六書之義吳興趙公之書冠天下以其
深究六書也此評始爲的論
黄山谷云近時士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
號爲草書盖前世已如此今日尤甚張東海名日能
草書每草書鑿字以意自撰左右纏繞如鎮宅符篆
文徵明嘗笑之云草書集韻尚未經目何得爲名書
耶
鄭子經論張即之陳讖之書曰速無爲所染如深爲
雖盧扁無所容其靈矣然則其自知邪知則不爲此

論足以砭俗
書法之壞自顏眞卿始自顏而下終晚唐無晉韻矣至五代李後主始知病之謂顏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扠手並脚田舍翁耳李之論一出至宋米元章評之曰顏書筆頭如蒸餅大醜惡可厭又曰顏行書可觀眞便入俗品米之言雖近風不爲無理然能言而行不逮至趙子昂出一洗顏柳之病直以晉人爲師右軍之後一人而已
米元章目柳公權書爲惡札如玄秘塔銘誠中其譏

若陰符經序昔人評爲柳書第一實有晉韻下此則馮宿碑亞於廟堂碑非玄秘塔銘可同日觀也紫絲靸帖亦佳此之顏當出其上而世未有信予此說者何所見之不同乎
王羲之筆勢圖云書虛紙用强筆書强紙用弱筆强弱不等則蹉跌不入用用墨者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毛弱無勢
歐陽詢云虛拳直腕指掌齊空分間布白勿令偏側墨淡則傷神彩太濃則滯鋒毫肥則爲鈍瘦則露骨董內直書訣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如懸針如拆釵如壁拆如屋漏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左邊短必與上齊右邊短必與下齊左欲去吻右欲去肩指欲實掌欲虛
晉賢草體虛澹蕭散此爲至妙惟獻之絹秋蛇爲文皇所笑至唐張旭懷素方作連綿之筆此黃伯思姜堯章之所不取也
行行要有活法字字要求生動
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米元章評蔡襄書如少年女子訪雲尋雨體態妖嬈行步緩慢多飾鉛華
八道於楷僅有三焉化度九成廟堂耳
丁道護襄陽啓法寺碑最精歐虞之所自出北方多朴而有隸體無晉逸謂之毡裘氣蓋骨格者書法之祖也態度者書法之餘也毡裘之喻謂少態度耳
李萃云用筆在乎虛掌而實指緩紉而急送意在筆前字居筆後
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又曰大

字難於結密而無閒小字能於寬綽而有餘又曰肥
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皆三昧也
米元章云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
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眞務檢而便
此四訣者可謂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矣
王廷之曰勿欺數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言其難工
也
徐浩書固多精熟無有異趣殆如倚市之倡塗抹青
紅反令人贈金皺眉也

張懷瓘書斷以章草新意頗多
呂總云懷素援毫掣電隨手萬變
李白在開元間不以能書名今其行草不減古人龍
江夢餘錄載其二帖是也
宋征西筆短意長今人作字大槩筆多而意不足觀
秘閣續帖中刀儀帖可見
智果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可恨古人[illegible]
貴於人品高也
右軍字似左氏太令字似莊周山谷此言亦猶東坡

以杜子美比司馬遷以江瑆柱比荔枝也
張長史千字文數字四明唐直卿家藏古帖有之又
有蘇才翁所補亦怪逸可喜云
山谷云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强弩射札然勢亦窮
此似仲由未見夫子時氣象耳米嘗評黃庭堅爲描
字亦是好勝遇敵也
古草書賦云杜度之後以張爲祖以衛爲父索范者
伯叔也二王可爲兄弟薄爲庶息羊爲僕隸其言似
誇然確論也

法書惟風韻難及唐人書多粗糙晉人書雖非名法
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
以清簡相尚虛曠爲懷脩容發語以韻相勝落華散
藻自然可觀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語言求覓也
米容道云褚遂良薛稷柳公權不過名書未得爲法
書也
草書有圓無分有直無橫
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
閏也

袁昂曰鍾繇之書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雷太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鬭而草書長

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

有人問莊孔暘曰張汝弼草書何如孔暘曰然到極處俗到極處識者以爲知言

墨池璅錄　大

說郛續目録

弓第三十五

書畫史　陳繼儒

書畫金湯　陳繼儒

論畫瑣言　董其昌

丹青志　王穉登

繪妙　茅一相

畫塵　沈顥

畫說　莫是龍

畫禪　釋蓮儒

竹派　釋蓮儒

說郛續目録〈弓三十五　一

書畫史

華亭陳繼儒

董其昌云今
皇帝天藻飛翔雅好書法每携獻之鴨頭丸帖虞世
南臨樂毅論米芾文賦以自隨中書舍人趙士禎
爲言如此儒又考右軍曾書文賦褚河南亦有臨
右軍文賦趙子昂亦書文賦
王子敬五歲有書意衛夫人書大雅吟賜之章君平
十一賦銅雀臺絶句李白大駭授以古樂府之學

書畫史　八　一

子昂亭林碑其眞蹟會粘村民屋壁上王野賓買得
之以轉售項氏
楊維翰字子固自號方塘鐵崖之兄也喜讀史與維
禎攻學無寒暑抵夜以漏分爲度暁則以水沃面
筮仕郡文學初師府檄爲慈溪校巳遷天台校其
文議論高古有氣談可畏晩年游戲墨蘭竹石極
精妙與王郎揮洒人求者無貴賤悉作時柯九思
推遜之曰方塘竹云詩號光微集攷經有稀稽録
書畫有藝游畧

阿瑛啓遁迹興鄉甘與草木同腐今年目昏手顫老
態頓加因陷雪岐舟中數日得入城一見然風景
非前諸公散落獨與學古彥文周旋兩日不勝慨
然倘至平望毋惜枉駕辰下暑隆唯與善加調攝
不具五月三日顧阿瑛手書拜公武先生文契此
阿瑛手蹟也字如龍眼大結搆嚴緊有致平望疑
公所居今有驛其前鶯脰湖傳是張志和釣魚處
壬辰九月同董玄宰過嘉禾所見有褚摹蘭亭徐季
海少林詩顏魯公祭豪州伯父文藁趙文敏道德

書畫史　八　二

經小楷皆眞墨蹟也是日余又借得王逸季虞釆
與汝南公主志適到玄宰手摹之
臨池學書王右軍澄懷觀道宗少文王侯筆力能扛
鼎五百年中無此君倪瓚題王叔明岩居高士圖
黄山谷集二十八二十九卷皆言書法
李之純云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成都成都之多就成
都較之莫如大聖慈寺之盛僧司會寺宇之數
因及繪畫總九十六院按閣殿塔廳堂房廊無慮
八千五百二十四間畫諸佛如來一千二百一十

五菩薩十萬四百八十八常[illegible]王六十八羅漢
漢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illegible]大神將二百六
十二佛會經驗受相一百五十八諸雕刻者不與
焉
畫玄宇在廣陵見司馬端明所畫山水細巧之極絕
鼓李成而遍譜不載以此知古人之善于逃名
史暘不敢宋東都時嘗鑄金獲其刻文移置宜和殿
金人入汴則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
裂之後搨本絕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

[illegible] 八 三

懸國朝既取中原乃輦至京師置國學廟門下
宋濂侍經于青宮十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
有趙魏公孟頫圖幽風前譜七月之詩圖繪其後
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古帙恐其開閱之繁嘗
中折處丹青易損壞命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
石曼卿真書大字妙天下湖州學經史閣三字石學
士書
着色倪雲林始在宋光祿民倩家爲徐太常所藏
上維江干雪意卷藏王敬美家又見梁伯龍示余太

[illegible]一軸亦云右丞筆也
御製文集有[illegible]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教文[illegible]
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
之書我中國無[illegible]其文者
朝雲巷惠州棲禪寺[illegible]之榜曰六如亭東坡云
[illegible]學書頗有筆法
[illegible]傳自隱帳中人有所求不與[illegible]而隨所
之[illegible]年[illegible]有[illegible]其花似其楊花語自
以[illegible]字[illegible]也

[illegible] 四

文[illegible]
一字[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中[illegible]四字甚
也古人[illegible]與鄙此
葉法善欲求李邕[illegible]太守不可嘗
乃[illegible]其魂言之[illegible]覺寤而[illegible]人追視
[illegible]夢中令[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山[illegible]
能[illegible]
[illegible]

孔子孔子慕札高風嘗題之今觀吳子二字翔小
篆有陵之墓四字類大篆或云開元殷仲恭摸搨
大曆中蕭和又刻于石楊升庵曰大小篆三代以
前通行非始于秦也
至正大德間有雪庵以楷書大字名世其臨蘭亭爲
牟大理趙孟頫所賞
石田少時画所爲率盈尺小景至四十外始拓爲大
幅粗株大葉草草而成
余見王右丞山庄圖又雪霽捕魚圖山庄樹葉皆如

書畫史　五

个字其雪霽枯樹圖似郭熙二卷皆無款疑宋人
臨稿也
九龍王孟端水山卷西涯題四篆字于前後以二卷
終之卷木墨長丈餘
子昂書秋興賦行書墨蹟一卷筆法全出獻之其卷
向在吾郡王緝之所藏後有張東海跋今藏于項
希憲家
石鼓文向傳以爲宜王時刻宋馬子鄭辨其爲宇文
周時所作引據傳記殆有萬言

[illegible]
[illegible]見之
[illegible]四章及[illegible]
[illegible]題云[illegible]先筆[illegible]
[illegible]何足以[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之[illegible]
者得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書畫史　六

[illegible]之[illegible]言不錄
[illegible]二大[illegible]行[illegible]三[illegible]
[illegible]者其最後則有雲氣[illegible]人居[illegible]
[illegible]金箋[illegible]寸幅[illegible]西[illegible]
云學張僧繇也
王齊翰[illegible]圖[illegible]之[illegible]
晉[illegible]雪霽[illegible]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畫[illegible]之則[illegible]
之博[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官[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illegible]
[illegible]爲[illegible]
畫[illegible]
[illegible]書[illegible]
[illegible]伯生云米氏[illegible]子[illegible]
江南爲蓀金[illegible]

書畫史　八　七

[illegible]南方特盛遂有[illegible]
矣
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illegible]
一編號東坡書髓
文衡山寫雲山一[illegible]
首其尺二句云山[illegible]
[illegible]而家[illegible]
[illegible]趙承旨[illegible]花木[illegible]
[illegible]

方寸間也後王弇州跋云蘓長公喜畫枯木小石山谷愛書禪伯句秦少游愛青山鬼句古人風流奇譎若合一轍可想見也

張三丰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冷謙號龍陽子與劉秉忠邢奇趙子昂善無書不讀見李思訓畫效之不餘月悉得其法

孫太白手蹟有詩草貽諸世揚者諸公諱僻其子彪湖公諱夏能法書古文詞與海內名公游于其孫清之所藏見之

書畫史　八

宋人以墨絲織樓閣精于刺繡與古之所謂絲絕針絕也

張益登進士第入翰苑死土木之難初益與夏㬎同年及見陳嗣初王孟端俱喜作文寫竹後㬎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已上遂不復作文益見㬎竹妙絕亦不復寫竹

盧熊嘗上疏言州印篆文譌謬忤旨得罪熊少嘗從學楊維禎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說文字原章句

[illegible]

鈐詩及記皆俞仲蔚書而叔平畫皴法不盡到如
立粉本者余借至玄宰見之又輪借至京邸中
劉蚘文家其文草聚而封之凡一千一百八十紙有
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硃墨圈者硃
京師楊太和大夫家所藏晉唐以來名蹟甚佳玄宰
借觀有右丞畫一幅宋徽宗御題左方筆勢飄舉
眞奇物也檢宣和畫譜此爲山居圖察其圖中松
針石脉無宋以後人法定爲摩詰無疑向相傳爲
大李將軍其拈出爲輞川者自玄宰始

書畫史　八　十

崑山王安道學醫于丹溪朱彥修博極羣書爲詩文
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季遊
華山作四十餘圖書紀遊詩其上安道名履
貫休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尚缺一有告者曰師
之相乃是也遂爲臨水圖以足之
王元章飛白竹一軸題云己丑歲夏五月二十二日
會稽王冕寫瀟洒三君子是伊親弟兄所期持大
節莫負歲寒盟赤城陶君九成故家子也淳粹雅
澹有出塵風韻讀書之暇每以翰墨自適余寓西

湖之東九成將來會談論竟日退有不忍舍者其
仲季皆清爽真芝蘭玉樹不下王謝家也遂題而
歸之

鵲華秋色卷趙子昂爲周公謹作山頭皆着青綠全
學王右丞

聖教序記僧智永集羲之書謂刼弘福寺僧懷仁非
也

李龍眠書法極精山谷謂其畫之關紐透入書中

錢叔寶少孤貧迨壯始知讀書初從野亭翁遊文太
史門下授以画法晚葺故廬讀書其中間有異書
雖病必强起匍匐借觀手自抄寫窮日夜校勘至
老不衰燒香洗硯悠然自得

文湖州竹生平僅見真蹟一幀在橫冊上乃折竹也
其題者二人柯九思題云湖州放筆奪造化此事
世人那得知覺然何處見生氣彷彿空庭月落時
金粟道人阿英題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日逢人
寫竹枝一段枯稍作三折分明雪後上窻時

書畫金湯

華亭　陳繼儒

一善趣

賞鑒家　精舍　淨几　風月清美　瓶花　茶
笋橙橘時　山水間　主人不矜莊　拂覆　名
香修竹　考證　天下無事　高僧　雪　真奇
石鼎彝相傍　睡起　病餘　漫展緩收

一惡魔

黃梅天　燈下　酒後　研池汁　硬索巧賺輕
借　收藏印多　胡亂題　代枕　傷客催逼
屋漏水　陰雨燥風　奪視　無揀料銓次　市
談攪　油汗手　置穢地上　惡裝繕　臨摹汚
損　蠹魚　强作解　鼠嚙噬　童僕林立　悶
價　指甲痕　剪截摺

一莊嚴

玳瑁瑪瑙琥珀紫磨金白玉文犀舊剔官窑軸
繡帶　内庫祕閣　寶籤　五色玉牌記　古錦
面　帝王璽　奇綠裹囊　名賢題跋　女校書

收貯　織成褾頭　金縷珠母石青楠檀𢘅

落劫

入村漢手　質錢　獻豪門　剪作練裙襪材

不肖子　盜　換酒食　水火厄　殉葬

論畫瑣言

華亭董其昌

趙大年畫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眞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轉爲雲林雲林工緻不敵而荒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二人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畫家之妙全在烟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語雖似過正然山水中爲着意生雲不用描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昔人評趙大年畫謂得胸中千卷書更奇又大年以宗室不得遠游每朝陵回得稿胸中丘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吾曹勉之無望庸史矣

山之輪郭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元人論米高二家畫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見乃奇古茂樹雖檜柏楊柳椿槐要鬱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木炭畫圈隨圈而點之正為此也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畫只要分枝得勢耳點葉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漬出又要森梢有迎風搖颺之意其枝須半明半暗又春三月樹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如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別當直枝直幹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有猿啼虎嘯之狀乃稱至如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待言也

董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杪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也相參合則是高手也

趙大年平遠寫湖天淼漫之景極不俗然不多皴雖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於重山疊嶂有之趙

未之能盡其妙也張伯雨題倪迂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予家有此幅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予此畫真得荊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謹中題倪迂畫云初以董源為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漫矣蓋倪迂書絕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為宗要亦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易到耳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師訓父子着色山

流傳而爲宋之趙伯駒伯驌兄弟以至馬夏輩南宋則王摩詰始用雅澹一變鉤染之法其傳而爲張璪荆關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浩浩多壽至如刻畫細巧爲造物忌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壽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品極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于畫自黄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新都吳太學過余舟中見余雜畫粉本及此論畫瑣言曰畫史大不易事吳兄畫道便到逸品請以余言爲印證何如

丹青志序

吳中給事自曹顧僧繇以來鬱乎雲興蕭跡秀妙將無海嶠精靈之氣偏於東土耶抑亦流風餘韻前沾後漬耶癸亥秋日臥痾齋居雨深巷寂掩扉散髮展培所藏名畫縈縈蕭壁丹鉛粉墨茬潤淋漓竹塢寸烟花林尺霧圖石疑雲寫川欲浪人鬼奪幽明之奥禽蟲儗飛蠕之色於是感名邦之多彦憺妙匠之苦心斷自吳都肇乎昭代援豪小纂傳信將來若夫四海遼乎千齡逸矣徧充簡積我則不暇嗚呼蜩染屏間孫郎舉手木鳴牀上唐帝驚心刺圖而隣女捧膺畫鎖而棡龍欽翼信天機之玄化非人上之所逮也

嘉靖癸亥七月病士王穉登序

丹青志目録

神品志 一人 附三人
沈周先生 二沈處士 杜徵君
妙品志 四人 附四人
宋南宮先生 唐解元 文待詔先生 文嘉
伯仁 張靈 朱生 周官
能品志 四人
兩夏君太卿中書 周臣 仇英
逸品志 二人
劉僉憲 兩陳君道復 子正

遺耆志 三人
黄子久 趙善長 陳惟允
棲旅志 二人
徐先生 張先生
閨秀志 一氏
仇氏

目録終

丹青志

吳 王穉登

神品志 一人 附三人

沈周先生 二沈處士 杜徵君

沈周先生啓南相城喬木代禪吟寫下逮僮隷並諳文墨先生繪事爲當代第一山水人物花竹禽魚悉入神品其畫自唐宋名流及勝國諸賢上下千載縱橫百輩先生兼總條貫莫不攬其精微每營一障則長林巨壑小市寒墟高明委曲風趣泠然使夫覽者

若雲霧生于屋中山川集于几上下視衆作眞㟪嶁耳山輿入郭多主慶雲菴及北寺水閣掩扉掃榻揮染不勌公卿大夫下逮緇徒賤隷酬給無間一時名士如唐寅文璧之流咸出龍門往往致于風雲之表信乎

國朝畫苑不知誰當並驅也先生父恒字恒吉伯父貞字貞吉

沈貞吉恒吉二處士並善丹青風格明秀塤篪相暎時謂趙文敏同流恒吉之畫師杜徵君

杜淵孝先生名瓊字用嘉明經博學家貧道尊貞潛
醇和粹然爲丘壑之表畫亦道麗效南唐董北苑
贊曰休矣煌煌乎沈先生之作集厥大成其諸金
聲而玉振之者與二父庭聞杜公私淑其有以陶
育之也夫然青出于藍矣允矣觀于海者難爲水
也處士淵孝固一勺之多也

妙品志　四人　附四人

宋南宮先生

宋先生克字仲溫長洲南宮里人書學急就章得古

人之妙尤善寫竹雖寸岡尺塹而千篁萬玉雨疊烟
森蕭然無塵俗之氣

唐解元

唐寅字伯虎更字子畏吳郡吳趨里人才雄氣逸花
吐雲飛先輩名碩折節相下庶幾青蓮之駕無忝金
龜之席矣中南京解元坐事廢逃禪學佛任達自放
畫法沉鬱風骨奇峭刊落庸瑣務求濃厚連江疊巘
灑纚不窮信士流之雅作繪事之妙詣也評者謂其
畫遠攻李唐足任偏師近交沈周可當半席

文待詔先生　文嘉　伯仁

文先生名璧字徵明後以字行更字徵仲金昌世家
奕葉簪組弱齡俊茂蜚聲公卿間好古篤修大雅君
子書名雄天下畫師李唐吳仲圭翩翩入室由諸生
薦爲翰林待詔未幾謝歸逍遙林谷益勤筆硯小圖
大軸莫非奇致晚歲德尊行成海宇欽慕縑素山積
喧溢里門寸圖纔出千臨百摹家藏市售眞贋縱横
一時硯食之士沾脂浥香往往自潤然慧眼印可譬
之魚目夜光不別自異也年齡大耋神明不凋斷烟

殘渚篝燈夜作攸得者益深保愛奉如珪璋子嘉及
猶子伯仁並嗣其妙嘉竹樹扶疎伯仁巖巒鬱茂雖
或未見其止足當赤幟繪林

張靈　朱生　周官

張靈字夢晉家與唐寅爲鄰兩人氣志雅合茂才相
敵又俱善畫以故契深椒蘭靈畫人物冠服玄古形
色清眞無卑庸之氣山水間作雖不由閒習而筆生
墨勁斬然絕塵多可尚者靈性落魄簡絕禮文得錢
沽酒不問生業嘐嘐然有古狂士之風爲郡諸生竟

以狂廢同時有末生周官並攻豪素官畫人物無俗
韻然遐爾纖弱稍不逮霊朱生樹石不減唐寅今官
名猶在人間而朱遂寥寥足可弔憫

贊曰南宮翩翩俠骨水墨游戲唐畫含英咀華雕
績滿眼張雖瓊枝香折然一鱗一角要足爲珍文
之蹟直能徧四海流遠　非夫所謂以人重者哉
郎君猶子綽矣門風美哉芝蘭玉樹秀於階庭已
乎

能品志　四人

兩夏君　太卿中書

夏昶字仲昭崑山人由進士歷官太常卿楷書畫竹
爲當時第一番　海國兼金購求故當時有夏卿一
箇竹西凉十錠金之謠即一時寶惜可知矣余見其
所作竹枝烟姿雨色偃直濃疎動合絜度蓋行家也
文皇甚賞其書眷顧隆渥緣此得薦其兄昺起自戎
伍爲中書舍人昺字孟暘亦善書畫學高尚書肅蕭
有林壑之氣仲氏有所不逮云

周臣

周臣字舜卿吳郡人畫山水人物峽深嵐厚古面奇
妝有蒼蒼之色一時稱爲作者若夫蕭散之風遠澹
之趣非其所諳

仇英

仇英字實父太倉人移家郡城畫師周臣而格力不
逮特工臨摹粉圖黃紙落筆亂真至於髮翠豪金絲
丹縷素精麗艷逸無慚古人稍或改軸翻機不免畫
蛇添足

贊曰鮫人泣珠龍驥汗血文豹變而成錢山雞吐

而爲綬夫人無技能是蠶不績而蟹不匡也兩夏
瞻依日月聲華鵲起美而未善所乏天機周之創
境仇之臨移雖曰偏長要之雙美耳

逸品志　三人

劉僉憲

僉憲劉公珏字延美長洲人寫山水林谷泉深石亂
木秀雲生綿密幽媚風流藹然高者舉鱗巨老庶乎
升堂特未入室耳書宗李北海詩格清逸唐中葉響
也挂冠歸田十築秀野花木瓏瓏號小洞庭

兩陳君道復　子正

陳太學名淳字道復後名道復更字復父天才秀發下筆超異畫山水師米南宮王叔明黃子久不爲效顰學步而蕭散閒逸之趣宛然在目尤妙寫生一花半葉淡墨欹豪而疎斜歷亂偏其反而咄咄逼真傾動羣類若夫翠辨紅蕤葩分蘂析此俗工之下技非可以語高流之逸足也出其餘作草篆幽勝可觀仲子栝飲酒縱誕有竹林之習畫雖放浪太過竟非俗流

贊曰僉憲風疎雲逸清矣遠矣大學明泉秀壑藹伐町畦所謂牝牡驪黃之外者也子正簑裘不隕惜未青冰

遺耆志　三人

黃子久　趙善長　陳惟允

黃公望字子久常熟人洪武中尚在

趙原字善長郡人畫師王右丞洪武中召對不稱

陳惟允郡人爲濳左丞客有壽左丞仙山樓閣圖此其畫之精絕者也

贊曰松漠亂華中原江二三君子遺時不淑趙陳兩生或嬰鱗喪元或僞朝俘　叢絲鳥翠反爲身殃者耶黃之年躋大耋樂覩太平何其幸與

棲旅志　二人

徐先生

徐幼文先生名賁自蜀徙吳畫山水林石濯濯可愛詩名與高啓並所謂高楊張徐者也

張先生

張羽字來儀由潯陽徙居吳郡畫法米敷文好古博雅文章有聲

贊曰兩賢爽爽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抑亦南國河山之秀增其模寫耶

閨秀志　一氏

仇氏

仇氏英之女號杜陵內史能人物畫韓有父風

贊曰粉黛鍾靈翱翔畫苑寥乎罕矣仇媛慧心內

朗窮究之傑哉必也律之女行厥亦牝鷄之及也

繪妙

歸安茅一相

六法三品

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傅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自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故氣韻生動出于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則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三病

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也

六要

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

有滓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

六長

麄鹵求筆一也僻澁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

八格

畫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要崔嵬泉宜灑落雲烟出沒野逕迂回松偃龍蛇竹藏風雨

十二忌

畫有十二忌一曰布置迫塞二曰遠近不分三曰山無氣脉四曰水無源流五曰境無夷險六曰路無出入七曰石止一面八曰樹少四枝九曰人物傴僂十曰樓閣錯雜十一曰滃淡失宜十二曰點染無法

觀畫之法

大觀畫之法見短勿詆更求其長見巧勿譽反尋其拙大凡觀釋教者尚莊嚴慈覺觀羅漢者尚四象歸依四象者謂有四國王之子有婆羅門或四[illegible]或比丘優婆塞　門觀道流者尚孤閒清古觀人物者尚精神體態謂有貴賤中外也仍觀折算衣紋停分

形貌觀畜獸者尚馴擾獷厲觀花竹者尚豔麗閑冶觀禽鳥者尚毛羽翔舉觀山水者尚平遠曠蕩觀鬼神者尚筋力變異觀屋木者尚壯麗深遠

古今優劣

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惟出天然吳生之作爲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黃筌之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于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

粉本

古人畫藁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賞鑒好事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蹟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

法也米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奪也看畫之法不可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道豈拘以所見繩律古人之意哉鐙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

絹素

唐人五代絹素麄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唐宋也

古今筆法

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僞者雖極力仿倣而粉墨皆浮于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易盡矣

用筆得失

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彩生于用筆用筆之難斷可識矣故愛賓稱王獻之能爲一筆書陸探微能爲一筆畫非謂能一筆可就也乃自始及終連綿相屬氣脉不斷所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內像應神全思不竭而筆不困也

畫塵

吳郡沈顥

表原

世但知封膜作畫不知自舜妹嫘始客曰借此神技創自婦人予曰嫘實脫舜于瞍象之害則造化在手堪作畫祖

分宗

禪與畫俱有南北宗分亦同時氣運復相敵也南則王摩詰裁構淳秀出韻幽澹爲文人開山若荊關宏璪董巨二米子久叔明松雪梅叟迂翁以至明興沈文慧燈無盡北則李思訓風骨奇峭揮掃躁硬爲行家建幢若趙幹伯駒伯驌馬遠夏珪以至戴文進吳小僊張平山輩日就狐禪衣鉢塵土

定格

少陵云高簡詩人意令人刻意求簡便落倪迂不刻意求簡欲爲倪迂不可得也

趙大年平遠遜家眼目翦伐町畦天然秀潤從輞川曳得來然昔有評者謂得胸中千卷書更奇古則無

書可以無畫

予創作十筆圖以鬪同社尚粲者芠沈日孚顏林斷渚味外取味如經所云霹靂火中清冷雲也

挹之有神摸之有骨玩之有聲唐人云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草一木棲神靈恍疑畫中有物物中有聲此借爲智者道吁嘉隆而後神骨且乏況聲乎

層巒疊嶂如歌行長篇遠山疏麓如五七言絕愈簡愈入深永庸史涉筆拙更難藏

董北苑之精神在雲間趙承旨之風韻在金閶已而交相非非非趙也董也非因襲之流弊流弊既極遂有矯枉至習矯枉轉爲因襲共成流弊其中機棙循遷去古愈遠自立愈羸何不尋宗覓派打成冷局非北苑非承旨非雲間非金昌非因襲非矯枉孤蹤獨響夐然自得

辨景

山於春如慶於夏如競於秋如病於冬如定

筆墨

筆與墨最難相遭具境而皴之清濁在筆有皴而勢

隱現在墨

米襄陽用王洽之潑墨參以破墨積墨焦墨故融厚有味予讀天隨子傳悟飛墨法輪廓布皴之後稍背烘漫以顯氣韻沉鬱令不易測題曰黯然鼓毫聯目失綃巘酣瀑呼或雕所都一墨大千一點塵刧是心所現是佛所說

寒山凡夫與予論筆尖筆根即偏正鋒也一日從晉人濁筆書得畫法題曰樹格落落山骨索索溪蒙草茸雲秀其中率筆悦頑妄窮真露古人云畫無筆跡

如書家藏鋒若騰郁大掃作山水障當是狂章筆跡不計

位置

近日畫少丘壑習得搬前換後法耳

大凝謂畫須留天地之位常法也予每畫雲煙着底危峯突出一人綴之有振衣千仞勢客訝之予曰此以絕頂為主若兒孫諸岫可以不呈巖脚柯根可以不露令人得之褚筆之外客曰古人寫梅剔竹作過墻一枝離奇具勢若用全幹繁枝套而無味亦此意乎予曰然

行家位置稠突不虛情韻特減也以鶩雲落霧束縛籠樹便有活機米氏謂王維畫目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惟以雲山為墨戲雖偏鋒語亦不可無

古人有活落處殘剩處嫩率處

郭河陽云遠山無皴遠水無波遠人無目予亦云遠山有平無曲遠水有去無來遠人宜孤不宜侶

一幅中有不緊不要處特有深致

胸中有完局筆下不相應舉意不必然落楮無非是

機之離合神之去來既不在我亦不在他臨紙操筆時如曹瞞欲戰若罔欲戰頭頭取勝矣

先察君臣呼應之位或山為君而樹輔或樹為君而山佐然後奏管傅墨若用朽炭躊躇更易神餒氣索愈想愈劣

刷色

右丞云水墨為上誠然然操筆時不可作水墨刷色想直至了局墨韻既足則刷色不妨

點苔

山石點苔水泉索線常法也叔明之渴苔仲圭之攢苔是二氏之一種今之學二氏以苔取肖鈍漢也古多有不用苔者恐覆山脉之巧障皴法之妙今人畫不成觀必須誑點不免媸女添痂之誚

命題

郭熙云作畫先命題爲上品無題便不成畫此語近于膠柱嘗古人作詩或有詩無題即命題不可以無題題之若題在詩先其嚮不之天而之人乎徐聲遠云宴坐絕詩詩將自至庶之不去得句成篇題與無

題於詩何有良工繪事有布置而寔無布置無布置而寔有布置象之所有不必意意之所有不必象理不離于與見事不闕乎慧用此中一着些子便判人天何暇命題或者脫局賞心攄詞拈語固無不可自題非工不若用古用古非解不若無題題與畫互爲注腳此中小失奚啻千里

古來豪傑不得志于時則漁耶樵耶隱而不出然嘗托意于柔管有韻語無聲詩借以送日故伸毫搆景無非拈出自家面目今人畫漁樵耕牧題不達此意作個樵夫漁父傴僂于釣絲戚施于樵斧略無坦適自得之致令識者絕倒

落款

元以前多不用款款或隱之石隙恐書不精有傷畫局後來書繪並工附麗成觀

迂瓚字法遒逸或詩尾用跋或跋後系詩隨意成致宜宗

衡山翁行款清整石田晚年題寫灑落毋侵畫位翻多奇趣白陽輩效之

一幅中有天然候款處失之則傷局

臨摹

臨摹古人不在對臨而在神會目意所結一塵不入似而不似不似而似不容思議

孫虔禮習右軍書而孫虔截然李何學工部詩而李何各別雖然彼觀劍而悟走甕而成其爲師也非上上根不能

董源以江南真山水爲稿本黃公望隱虞山即寫虞山皴色俱肖且日囊筆研遇雲姿樹態臨勒不捨郞

河陽至取真雲驚湧作山勢尤稱巧賊應知古人稱本在大塊內吾心中慧眼人自能覷着又不可按寘程泒作滯蕩生涯也

稱性

了事漢意到筆隨潰墨掃紙便是拈花擘竹頓漢中題倪迂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後迂自題師子林圖云此畫得荊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俱不免有前人在晚年隨意抹掃如獅子獨行脫落儕侶一日燈下作竹樹傲然自得曉起展視全不似竹迂笑曰全不似處不容易到耳

有一畫史日間作畫夢即入畫曉復寫夢境每入神遂有蠅落屏端水鳴牀上魚堪躍水龍能破垣稱性之作直操玄化蓋緣山河大地器類羣生皆自性現其間卷舒取捨如太虛片雲寒潭雁跡而已

過鑒

專摹一家不可與論畫專好一家不可與論鑒畫

昔人云看畫以林泉之心臨之則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卑問淵不可與賞心者同年語也予故云畫逢青眼神偏王論到黃金氣不靈

今見畫之簡潔高逸曰士夫畫也以爲無定詣也實詣指行家法耳不知王維李成范寬米氏父子蘇子贍晁無咎李伯時輩皆士夫也無定詣乎行家乎

世人過世人畫則賞解人遇解人畫則賞習相近也

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無其人故無其畫

畫說

吳　莫是龍

趙大年畫平遠絶似右丞秀潤天成眞宋之士大夫
畫此一派又傳之爲倪雲林雲林工緻不敵而著色
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二人爲宗
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畫家之妙先定烟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
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語雖
似過正然山水中當著意生雲不可用拘染當以墨

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昔人評大年畫謂得胸中千卷書更奇古又大年以
宋宗室不得遠游每朝陵回得寫胸中丘壑不行萬
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
之無望于庸史矣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
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
中有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元人論米高
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
背俯仰全于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樹乎
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多直也董北苑樹作
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
筆矣

枯樹最不可少時于茂林中間見乃奇古茂林惟檜
栢楊柳椿槐要鬱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
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木炭畫圈隨圈而點點
人之正爲此也

柳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畫只要分
枝頭得勢耳點葉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
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意其枝須半明半暗
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不可混設色
亦須體此意也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
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如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
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
山複嶂樹木又別當直枝直幹多用攢點彼此相

望之模糊鬱葱似入林有猿啼虎嘷者乃稱至如春
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
畫家以古爲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毎朝
起看雲氣變幻絶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
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
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
忘神之所托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史收之生綃
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寒即是一家眷屬耳
畫之道所謂以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

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碎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
葢無生機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徴仲皆大耋仇英知
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品格不同皆習者之
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于畫自黄公望
始開此門庭耳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
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
流傳而爲宋之趙榦趙伯駒驌以至馬夏輩南宗則
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爲張璪荆關

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
之後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
詰所謂雲峰石迹迥出天機筆意縱横參乎造化者
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于維也無間然知
言哉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無筆墨
哉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
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
筆亦是墨可參之

余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唐初
虞褚輩一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
此言大不易會蓋臨摹最易神會難傳故也巨然學
北苑元章學北苑黄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學一
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爲之與臨本同若
之何能傳世也
董北苑畫樹多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
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
余謂此即是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

略簡于枝柯而繁于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高手也

趙大年平遠寫湖天淼茫之景極不俗然不奈多皴雖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于重山叠嶂有之趙未能盡其法也張伯雨題倪迂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予家有此幀又其自題師子林圖云予此畫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漢中題迂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漫矣蓋迂書絶工緻晚年乃失之而

聚精于畫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董北苑築基不容易到耳縱橫習氣即黃子久未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叠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幀水墨及着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余讀雲卿畫說甚得文章三昧豈第爲畫說法

單期跋

畫禪

吳僧蓮儒

釋惠覺姚曇度子也姚最云丹青之用繼父之美定其優劣擬聶之流

光澤寺僧威公姚最云下筆爲京洛所知

迦佛陀禪師天竺人學行精慤靈感極多初在魏魏帝重之至隋隋帝於嵩山起少林寺至今房門上有畫神即是迦佛陀之迹

曇摩拙义天竺人善畫隋文帝時自本國來遍禮中夏阿育王塔至成都雒縣大石寺空中見十二神形便一一貌之乃刻木爲十二神形於寺塔下至今存焉

同州法明善寫貌開元中嘗在內庭畫人物

智瓌善山水鬼神氣韻洒落

金剛三藏師子國人善西域佛像運筆持重非常畫可擬

釋脩然俗姓裴氏爲人恢誕强學不成一名善丹青工山水

貫休俗姓姜氏字德隱婺州蘭溪人初以詩得名後入兩川頗爲王衍待遇因賜紫衣號禪月大師能畫間爲本教像唯羅漢最著其畫像多作古野之貌不類人間所傳

傳古四明人畫龍獨造乎妙弟子德饒無染皆臻其妙

楚安漢州什邡人俗姓勾氏善畫山水人物樓閣點綴甚細

智藴河南人工畫像人物

德符善畫松栢氣韻瀟洒住汴州相國寺

令宗乃丘文播異姓弟工山水人物像天王

浙僧藴能工雜畫善畫佛像

巨然鍾陵人善畫山水筆墨秀潤善爲煙嵐氣象於峯巒嶺竇之外至於林麓之間猶作卵石松栢疎筠蔓草之類相與映發而幽溪細路屈曲縈帶竹籬茅舍斷橋危棧眞若山間景趣也得董源正傳

夢休江南人喜丹青學唐希雅作花竹禽鳥盡物之態

[illegible]毗陵人好為戲墨作草蟲筆力勁峻不專於形

[illegible]仁寓永嘉善畫松初集諸家所長而學之後夢吞
數百條龍遂臻神妙

吳僧繼肇工畫山水與巨然同時體亦相類但峰巒
稍薄怯也

仲仁會稽人住衡州花光山以墨暈作梅花如影然
別成一家所謂寫意者也

寶覺和尚翎毛蘆鴈不俗

杭僧真惠畫山水佛像近世佳品翎毛林木有意趣
氣象

惠洪覺範能畫梅竹每用皁子膠画梅於生絹扇上
燈月下映之宛然影也其筆力於枝梗極遒健

妙喜師長寫貌嘗寫御容東坡贈詩云天容玉色誰
敢畫老師古寺畫閑房夢中神授心有得覺來信手
筆以忘幅巾長服儼不動孤臣入門涕自滂元老[illegible]
生鬢眉古虎臣侍立冠劍長

道臻嘉州石洞講師也能墨竹山谷贈序云道臻[illegible]
意尚存行自振於溷濁之波故以墨竹自名然臻過
與可之門而不入其室也

德正信州人徐兢明叔之兄徐林崋山之弟登科為
平江教官棄而為僧能畫山水人物種種清絕專師
李伯時

道宏峨眉人姓楊受業于雲頂山相貌枯瘁善畫山
水僧佛晚年似有所遁遂復冠巾改號龍巖隱者其
族甚富宏不復顧止寄迹旅店惟一空榻雖被褥之
屬亦無有每往人家畫土神其家必富畫貓則無鼠

往往言人心事輒符合凡如厠必出郭五里外者人
怪詢每隨而窺之既就溷則無復便利但立語再四
而出後竟坐化店中八十餘成都正法院法堂有所
畫高僧

法能吳僧也作五百羅漢圖少游為之記云昔戴逵
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所否臧輒竊聽而隨
改之積年而就意法能研思亦當若此非率然而為
之者也

[illegible]成都清涼院僧也善畫觀音南商毛[illegible]

像以歸過海一夕風浪大作開展悉有光相忽現如大月輪長久之間已數千里俟溥賢良載之觀音儀中今水陸院普賢閣所畫像其徒虛己作水石至今現存

祖鑒成都僧住不動尊院師智平畫觀音今大慈超悟院佛殿有十觀音又於邛州鳳皇山畫觀音一日忽現五方圓相直開計敘功爲作瑞像記見存

虛己成都栢林院僧善山水有圖軸傳世今白馬院僧慧琳本仕族多蓄圖書尊尚士大夫入慈藍者以爲稅鞅之所爇香煮茗終日蕭然不知身在囂塵中

也有虛己雪障及山水二圖甚佳

覺心字虛靜嘉州夾江農家甚富少好游俶一日縱鷹犬弃妻子出家游中原作從犢圖詩孔南明崔德符見而愛之招來臨汝連任葉縣東禪及州之天寧香山三大刹兵亂還蜀邵澤民劉中遠兩侍郎復喜之請住毘盧凡十八年初作草蟲南僧稱爲心草蟲後因宣和待詔一人因事藏匿香山心得其山水訣一日千里陳澗上稱之曰虛靜師所造者道也放乎詩游戲乎畫如煙雲水月出沒太虛所謂風行水上自成文理者也陳去非稱其詩無一點僧氣

智源字子豐遂寧人傳法牛頭山攻雜畫尤長於人物山水嘗見看雲圖畫一高僧抱膝而坐石岸昂首竚目蕭然有出塵之姿

智永成都四天王院僧工小景長於傳模宛然亂真其印湘之匹亞歟初宇文季蒙龍圖喜其談禪欲請住院永牢辭曰智永親在未能也於是售己所長專以爲養不免狗豪富塵肆所好今流布於世者非其

本趣也嘗作瀟湘夜雨圖上邵西山西山即題云嘗擬扁舟湘水西蓬窓剪燭數歸期偶因勝士揮毫處卻憶當年夜雨時西山既咏詩問永云前輩曾有此詩否永因誦義山問歸篇西山爰然亟取詩以歸翌日乃復改與之曾擬扁舟湘水夜雨窓聽雨數歸期歸來偶對高人畫卻憶當年夜雨時深恐多犯前人也

真休漢嘉僧也山谷所與遊清閑居士王朴之了善模榻人物如真今見存

維真嘉禾人工傳寫
元靄蜀人太宗朝供奉工寫貌
超然不知何許人善作山水其峰巒礬頭酷似郭熙
至於屋宇林石坡灘水口筆法孱弱與巨然殊不相
類今人多以巨然超然連稱莫曉所謂
梵隆字茂宗號無住吳興人善白描人物山水師李
伯時高宗極喜其畫每見輒品題之然氣韻筆法皆
不逮龍眠
法常號牧溪喜畫龍虎猿鶴蘆鴈山水樹石人物皆

隨筆點墨而成意思簡當不費妝飾但麤惡無古法
誠非雅玩
月蓬不知何許人貌古怪亦不知止宿何地畫觀音
佛像羅漢天王得古人體韻其畫不妄與人人罕有
之
靜賓號白雲善作異松怪石如龍騰虎踞上寫草字
寺院多收
瑩玉澗西湖淨慈寺僧師惠崇畫山水
蘿窻不知名居西湖六通寺與牧溪畫意相伴子溫

字仲言號日觀作水墨葡萄自成一家法人不能辦
又號知歸子
若芬字仲石婺州曹氏子爲上竺寺書記模寫雲山
以寓意求者漸衆因謂世間宜假不宜眞如錢塘八
月潮西湖雪後諸峰極天下偉觀二三子當面蹉過
郤求玩道人數點殘墨何邪歸老家山古澗側流苕
壁間占勝作亭扁曰玉澗因以爲號又建閣對夫容
峰號夫容峰主嘗自題畫竹云不是之僧親寫曉來
誰報平安

仁濟字澤翁姓童氏玉澗之甥書學東坡墨竹學俞
子清梅學楊補之自謂用心四十年作花圈稍圓耳
山水亦得意
圓悟閩人號枯崖能詩喜作竹石
慧舟號一山家天台人居西湖長慶寺能詩作菓竹
或三二竿或百十成林不見其重復冗雜太虛江西
人作竹學鄭王楷
智叶白描佛像人物
眞惠善畫花果

希白白描荷花
德止號清谷工畫嘗畫廬山尋真觀二壁朱文公題
其上
宗師溥光字玄暉號雪庵俗姓李氏大同人特封昭
文館大學士賜號玄悟大師善眞行草書亦善畫山
水學關同墨竹學文湖州俱成趣
頭陀溥圓字大方號如菴俗姓李氏河南人於雪菴
爲法弟書學雪菴山水墨竹俱學黃
海雲墨竹學樗軒

妙圓墨竹頗法度
智浩號梅軒墨竹雖少蘊藉脫洒蘭畧得自然趣
道隱字仲博號月澗俗姓李氏海鹽當湖人蘭石學
趙子固墨竹宗王翠岩
允才號雪岑受業與石佛寺墨梅竹似丁子卿
時溥字君澤號雨岩華亭人居奉賢鄉接待寺通經
律作詩亦畫墨竹三稍五葉而已
智海居燕中喜畫墨竹學海雲禪師
僧雪窓畫蘭

右古尊宿六十餘家見于王氏畫苑及夏士良圖繪
寶鑑蓋皆德成而後藝之名隨之非捐本而務末
也若唐之脩然禪月宋之寂音妙喜元之雪窗海雲
皆僧林巨擘意其游戲繪事令人心目清涼蓋無適
而非說法也書之以彙題曰畫禪

竹派

吳僧蓮儒

黄斌老不記名潼州府安泰人文湖州之妻姪也登科嘗任戎倅適山谷貶戎州與定交且通譜善畫竹山谷有詠其横竹詩又謝斌老送墨竹十二韻云吾子學湖州師逸功已倍預知更入神後出遂無對

黄彝字子舟斌老之弟其名字初非彝與子舟也山谷以其尚氣故取二器以規之自後折節遂爲粹君子舉八行終朝郎郡倅山谷用贈斌老韻謝子舟爲

余作風用竹兩篇前篇云歲寒十三本與可可追配後篇云森削一山竹牝牡十三輩誰言湖州沒筆力今尚在而與可每言所作不及子舟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崇郡君李氏公擇之妹也能臨松竹木石見本即爲之卒難辨又與可每作竹以貺人一朝士張潛迂疏修謹作紆竹以贈之如是不一又作一横絹文餘着色偃竹以貺子瞻過南昌山谷借而李臨之後數年示米元章于眞州元章云非自直自陳不能辨也作詩曰偃蹇宜如李揮毫已逼翁衛書無遺妙琰慧有餘工熟是宜非筆初披慼有風固藏惟謹鑰化去或難窮山谷亦有題姨母李夫人墨竹偃竹及墨竹圖歌詩載集中

張昌嗣字起之與可之外孫也筆法既有所授每作竹必乘醉大呼然後落筆不可求或强求之必詬罵而走然有愧乇相者于贊三聚五太拘拘耳

文氏湖州第三女張昌嗣之母也居邢湖州始作黄樓障欲寄東坡未行而湖州謝世遂爲文氏奩具文氏死復歸湖州孫因此二家成訟文氏嘗手臨此圖

於星壁暮年盡以手訣傳昌嗣今昌嗣亦名世矣

楊吉老文潛甥也文潛嘗云吾甥楊吉老本不好畫竹一旦頓解便有作者風氣揮洒奮迅初不經意森然已成愜可人意其法有未具而生意超然矣無咎亦有贈文潛甥克一學與可畫竹詩克一吉老字也

程堂字公明眉人擧進士爲駕部郎中善畫墨竹宗派湖州出湖州之門者獨公明人室也好畫鳳尾竹其稍極重作回旋之勢而枝葉不失向背又登峨眉山見菩薩竹有結花於節外之枝者聳寄如裘即寫

其形于中峰乾明寺僧堂壁間儼如生也又象耳山
有苦竹紫竹風竹雨竹好事者已刻之石成都笮橋
觀音院亦有所畫竹且題絕句云無姓無名逼夜來
院僧根問苦相猜携燈笑指屏間竹記得當年手自
栽又作圖疏嘗見紫芬紫茆二軸奪真也
蘇軾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
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
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為面而淡為背自與可
始也作成林竹甚精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
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

趙令庇宋宗室善畫墨竹宗文同凡落筆蕭灑可愛
官至衡州防禦使
劉仲懷山陰人元祐從居諸暨善畫墨竹筆法師文
湖州
俞澂字子清吳興人作竹石得文蘇二公遺意清潤
可愛光宗朝任大理寺少卿寶謨閣待制致仕號且
軒
吳璜延陵人畫竹師文湖州

王世英字才仲號順齋不知何許人效東坡作墨竹
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定遠人善畫人馬墨竹學文湖
州
蔡珪字正甫丞相松之子畫墨竹學文湖州官至潍
州守
李衎字仲賓號息齋道人薊丘人官至江浙行省平
章政事致仕封蘇國公謚文簡善畫竹石枯槎始學
王澹游後學文湖州著色者師李頗馳譽當世
李士行字遵道文簡子官至黃岩知州畫竹石得家

學而妙過之尤善山水
柯九思字敬仲號丹丘生台州人官至奎章閣鑒書
博士博學文喜寫墨竹師文湖州亦善墨花
喬達字達之燕人官至翰林直學士善丹青山水學
李成墨竹學王庭筠後更學文同
李倜字士弘號貞齋真逸官至集賢侍讀學士喜作
墨竹宗文湖州
周堯敏字禹卿號學山海鹽當湖人畫竹宗文湖
頗有得處

[illegible]心台州黄岩人畫墨竹宗文湖州
[illegible]守克明揚州人竹石師文湖州
蘇大年字昌齡號兩坡真定人居揚州竹石師[illegible]
事
宗師溥光字玄暉墨竹學文湖州

說郛續目録

弓第三十六

射經　李呈芬
鄉射直節　何景明
名劍記　李承勛
玉名詁　楊慎
古奇器録　陸深
紙箋譜　鮮于樞
箋譜銘　屠隆
十友圖贊　顧元慶
古今印史　徐官
硯史　沈仕

射經

明　李呈芬

李呈芬曰前輩有言兵險道也而陽言之我能往寇亦能往射家手口相傳不立文字豈謂挽二石不識一丁耶蓋秘之矣周官保氏教國子五射曰白矢白鏃至指也此彀弓之法所謂發準也曰參連謂先發一矢三矢夾于三指間相繼拾發不至斷絕此注矢之法也曰剡注剡鋭也弓弰也注指也箭發則靡其弰直指於前以送矢所謂彀(細說切)控(丁結切)是也(彀者後手摘弦如彀歛之狀翻手向後仰掌向上令見掌紋也控者以前手點弰如擲物之狀令上弰指的下弰指脾骨下也)或謂矢頭剡處直前注于候不從高而下即諺所謂水平箭此發矢之法也曰襄尺襄平也尺曲尺也謂平其肘使肘上可置杯水若架弦畢便引之比及滿使臂直如矢也或曰襄包也肘至手為尺射者常以肱蔽其胸脇無使他人之矢從虛而入此自防之法也曰井儀言開弓圓滿似井形也或謂四矢集侯如井字即詩四矢如樹此射法之妙也嗚呼射之道備矣鄒鍾曰射法雖多太要不過審固滿分四字

耳持弓欲固開弓欲滿視的欲審發矢欲分(分者兩手齊分也)知鏃者滿之象也而審益精臂力者固之徵也而分始齊射有臂力知鏃工夫靡不命中矣而先之以入拖壁立為入門(凡執弓欲使把前人拖把後當四指木節平其大指承鏃抑其頭指便不碍則和美有聲而後快也凡開弓身直頭偃前手腕仰為病色宜戒)正心養氣為根本至于射敵又與射的不同射的貴從容射敵貴神速從容則引弓稍輕而調猶可以及遠中微神速者非強弓重矢安能殺敵于百步之外哉故倭虜矢重弓勁中之者必斃彼近而始發發必中人乃華人徒畏之而不知用其所長也雖然弓矢器耳射藝耳器形而下道形而上藝成而下德成而上禮不盡于玉帛樂不盡于鐘鼓射亦不盡于弓矢張弓挾矢下學之方得手應心上達之妙下學可言上達不可言可言者吾不得而秘之其不可言者存乎人之自得矣故以所嘗試師友之法分篇十三系之以歌訣而射儀附焉俟同仇者共力之

利器第一

荀子曰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夫調之云者矢量

其弓弓量其力盎手强而弓弱是謂手欺弓弓强而手弱是謂弓欺手余所交遊善射之友有能引滿數十力弓者其所常習無過九力之弓所以養勇也蓋弓箭力量欲其相稱 古者弓以石量力今之弓以箇量方未詳出處然相傳九斤四兩爲之一箇力十箇力爲之一石或曰九斤十四兩爲一箇力云○凡弓五箇力而箭重四錢者發去則飄搖不穩而三箇力之弓重七錢之箭發之必遲而不捷何哉力不相對也故三力之弓用箭則長十拳所謂一拳名曰一把十把之箭其重四錢五分如四力之弓則用箭九把半以長或至十把猶爲相稱其重則五錢五分至于五力六力之弓用箭亦長九拳之半七力八力之弓用箭只長九把即長至九把半亦可也 故箭之長短隨弓力以重輕弦紉之精麄亦視

射經　李　三

弓之强弱 紉者屬弦以附弓弰其粗細不稱則弓弦不調 是故調弓審矢使輕重長短强弱適均然後目力會意縱送無虞而弓面之於弦曰把力之方箭翎之製不以工拙而貴乎適宜 弓面貴窄不貴寬弦口貴緊把力貴軒輊一順不亢十字箭之製貴上粗而下細若秤幹狀寧粗毋細箭翎貴短弓弦貴粗弦粗滿扣則穩當而不走滾 弓矢調矣而手閑習臨敵器不同用 弓窄則美觀平時用之可矣若臨敵則宜寬弓重箭箭重則貫札深弓寬則不滾箭之至短不過九拳耳少則徹放時難加筋節也或有用三力半之弓而長十拳重六錢之箭似不如法而其射甚平快是必有法在于加意精熟之 此利器之槩也訣曰弓用輕箭用長搭箭得弦意怒强開弓勢前後分陰陽箭

出門將一點功平準狠去何用忚 曰平曰準曰狠三者射之方也 夫善事者必利器斯則知其端倪矣

辨的第二

夫箭稱百步之威所謂殺人于百步之外者也故其效在于中人而所習先于破的 的者箭之侯世俗通呼爲把子 諺曰箭無落頭不知遠近是名野矢 落頭謂落矢之所至如射的者至的射人者至人是也野矢謂不經師授放縱無法 故的分遠近而前手應之 如把子八十步前手與前肩對把子一百步則前手與眼對把子一百三四十步則前手與眉對其最遠至一百七八十步則前手必與帽頂對矣 目力審眞氣至意注 二目審傾不眞則箭發倉茫無

射經　李　四

準矣 由近及遠漸習精求 善學射者其的必始于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至于百步亦百發百中是爲術成此不易之法也凡把子五十步近者前手下前肩二寸直對把子中射之把子三十步者前手與左膊對正望把子根底射之 故學射之初必滿挽而遠發寧高而過勿低而不及能及遠矣然後自近求準毋畫地以自局焉 初學者曾未開弓便止射三二十步如此是自局也豈能遠耶 法曰莫患弓軟服當自遠莫患力羸引之自伍 弓之力强勁曰硬力小而弱曰軟服者久而習熟之謂也羸猶弱也伍有力也 夫力勝于弓則氣和而命中及其升高俯墊隨地勢之低昻必移的以習之縱横或擲發無遺矢矣 言預習之閑以當臨敵進退之熟也 戚將軍

曰對敵射箭惟膽大力定勢險節短則人莫能避矣凡臨敵必挽弓矣且勿滿拽且勿輕發只四平架手立定以養其勢必待將近數十步計之一發必中必能發敵又或患將切身或爲賊先鋒然後一發而中收功十倍矣蓋弓矢長兵也長兵短用馬力百步者五十步而後發力五十步者二十五步而後發長則謂之勢險短則謂之節短也力百步謂力可至百步也力量倍而半用其力則勢有餘而無錯失之患故馬戰射敵射其大者不必的于射人語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所以論其要也嘗觀時俗嗤武舉試闈之箭曰功名箭謂其徒能博第而不足以臨敵也於戲士取功名

何爲哉

明彀第三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于彀學者亦必至于彀又曰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彀率者盈滿之謂也蓋鏃與弝齊爲滿弝必駕切弓弝也半弝之間謂之貫盈明乎盈滿之旨不以月而以指是故拽弦扣矢之節屈壓撒放之方古人秘妙可以意授矣凡射必大指壓中指把弓此至妙之古法須以大指上一指節探過中指上一節大指與中指並平攢緊中指屈要平大指要微屈二指靠弓弝平屈無名指與小指要十分屈十分緊自肩至肘與手要直如箭若一節彎屈骨節不對便無力不動也後手以二指勾大指上一節二指要斜靠箭扣指頭下垂箭扣搭空最正稍上亦可若搭下恐箭多上起而不直前也拽弓未滿時前後手且少用力至箭鏃方進弓弛之時前後手掌十指並加力上緊審固撒放之法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理指不知鏃同於無目此指字乃是左手中指之末知鏃者指末自知鏃到不假于目也必指末知鏃然後爲滿必箭箭皆知鏃方可言射把持定而知鏃則無打袖搯指之患凡打袖皆因把持不定凡矢搯而弱者皆因鏃不上指故也箭有脫弝之射者名家也非初學可語脫弝箭名射之蹤也其鏃進退虎口審領而發爲勢甚險觀者悚心此非初學可能然當效法之習之久而自能也然有志之士縱不能過何可不及不及者非力不足也不努力之故也人不努力百事無成豈

獨射藝乎哉故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正志第四

按列女傳曰怒氣開弓息氣放箭蓋氣怒則力雄而引滿氣息則心定而慮周此正志之則也若夫校試于演武之場則競業操持而神凝思曠若無監司之臨其上若無大衆之列其左右徐徐然若閑習于野曠之間則心泰而力完必無嘈襍之驚倉遑之失於是鏃鏃能知而矢矢審固如之何不中故中的之箭可取必者自從容閑暇得之也未有匆忙恍惚而可

取必也勿泌有中亦幸耳（從容閑暇乃書射之主宰設若試場校射一發至五矢上下而猶未中者更要從容審次勿因不中而動荒忙之念動念則益乖張而六七八九矢更無中理）矣

又如長驅接戰之期旌旗蔽空鉦鐃震地倭鋒擢日而來　馬揚塵以進懼心一動則手顫身寒即平日能穿七札亦必委而不振矣故爲將之道當先治心讐之不喜激之不怒勝而不驕敗而不懾若泰山之崩于前而不驚若虎兕之出于後而不震無動容作色而和其肢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備此五德惟彀率之是圖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此君子之道也

射經　李　七

昔之覘射者見其百發百中乃曰可教射問之則教以善息善射者以技善息者進乎技矣苟志不先正隨氣爲盈涸即命中烏能比乎禮樂哉

身法第五

夫人之射雖在乎手其本主于身努射時如身挺然直立兩足相並此謂大架第足並而下無力肩高而手易搖如兩股盡開身伏手低此謂小架第身伏手不能起足開腿急難收二者若與敵人對射大架不便躲避小架苦于收足均未爲善身法之善莫若蹲腰坐胯最爲便宜腰蹲則身不動坐胯而臂不顫肩肘腰腿力萃于一處易起易伏遇敵之際前手挽弓可衛一身控鑊撒放身俱不動在射者有法而旁視者美觀矣射經曰頤惡傍引頸惡邪垂胸惡前凸背惡後偃皆射之骨髓疾也故身前竦爲猛虎方騰額前臨爲封兕欲鬬出弓弰爲懷中吐月平箭潤爲弦上懸衡此皆有威儀之稱也

手法第六

昔晉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

射經　李　八

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箭左手不知公以其儀而射穿七札此儀也端身如幹直臂如枝左臂垂髮不動巧力盡用之右手是射家極則也射鵰穿楊之技非學者所易到也今學射者日前手擗弓以緊爲主後手擯弦撒放有法是前力也後巧也其法左手挽弓必中宁云者在把之中且欲當其弦心也有手取箭覆其手微拳令指第三節齊平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于弓亦

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受之則轉弓令弦稍離身就箭卽以右手尋箭羽下至闊以指頭第二指節當闊約弦徐徐送之令衆指差池如鳳翮使當於心又令當闊羽向上弓弦既離身卽易見箭之高下取其中平直然後前手如推泰山後手如握虎尾一拳主定前後直正慢開弓緊放箭射大存于小射小加于大務取水平前手撇後手絕存云者舉其前手加云者舉其前手總之欲拳與肩齊也前撇後絕射之玄機一撇一絕乃相應之妙萃聚精神奮力推挽胸銳前

挺背猛後夾則箭疾而加于尋常數等矣學者之病在始挽弓時兩手就緊至放手轉不加力矢去不遠若肩手不對矢向兩匆或後手得法前手不應箭不平快出門便動或前手得法後手不應箭必懈怠將落必動此巧力之妙在撇放時用凡箭去搖頭乃右手大食指扣弦太緊之故其扣弦太緊是無名小指鬆開之故射時用小草梢一寸以無名指小指共掐于手心箭去而草不墜卽箭不搖擺矣凡此皆下學之方耳今之射者疇能右發而左不知也不知云者學造乎熟形神俱凝乃上達之妙也聖人天君泰然常應常靜左手如拒亦復如是吾輩由用力以造于不動由知鏃以造于不知庶乎古之絕技哉

足法第七

凡射前腿似橛後腿似瘸隨箭收移只在後脚左肩與胯對垛之中兩脚先取四方立後次轉左脚大指對左肩尖當垛中心右脚橫直粗衩對垛此爲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射右收左射左收右射的之常法也造學之旣熟則便截如轉環所以能應變此又不可

不知

眼法第八

昔飛衛教紀昌射以氂懸虱著牖望之三年若輪貫虱心而懸不絕蓋視小如大學不瞬而後能此射家第一義也人每挽弓便看把子滿眼俱把子矣箭多不真如兩目正視把子亦不得真然用目看扣看鏃非能射也對敵之際目稍瞬則不及避而制于人矣故凡射對賊或對把站定意在把子或敵人不得看扣至箭頭進弓弝時便審顧把子中心卽放箭去來

有不中的者其審顃法要兩眼角斜視得眞我輩欲求箭穩多中當于此法意焉

審固第九

南塘子曰記稱持弓審固審者詳審固者把持堅固也審字與大學慮而後能得慮字同君子於至善旣知所止而定而靜而安矣又必能慮焉而後能得所止君子於射箭引滿之餘發矢之際又必加審而後中的可決今射者多于大半矢之時審之亦何益乎且夫審者今人皆以爲審的而已不知審的第審中

之一事耳蓋弓滿之際精神已竭手足已虛若卒然而發則矢直不直中不中皆非由我心使矣必加審之使精神和易手足安固然後發矢其不直不中爲何故欲知審字工夫合于慮字工夫玩味之乃得

指機第十

射之有決俗名指機眼宜少長不宜圓所以然者取其緊夾大指應臨陣無疎虞此不易之法也吾友于一躍別有獨得之妙　言曰用決之策原爲手指皮肉不能與絲弦相當故用此借木堅也今人多苦用大力勾挽致箭縱横不調用是機者其中有微妙焉如用于大指極根箭去木而不靈動指難鈍隨之用于大指紋中扯拉無力消泛易失巧力審顧撒放之法會用不及而箭去矣世人有此二病莫知其端今善射者用決于大指近根處搭箭拽弦時決自徐徐前行方到大指紋中弓開已滿審顧用力即放矢去乎快從妥良由此耳指機徐徐之妙難以言形惟以意會學射者參之

馬射第十一

王琚馬射法曰勢如追風目如逐電滿開弓急放箭目勿瞬視身勿倨坐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夫馬者人之命則調馬先之矣凡馬須平日適飼養時調度躍躑聽令觸物不驚馳道不削前兩脚從耳下齊出後兩脚向前倍之則疾且穩而人可用器　馬慣戰數倍中國居常調度之功也馬上射把有以前插衣領內或插腰間俱不便必須以箭二枝連弓弝把定又以一枚中弦掛爲便馬始騎時左手挽弓右手攬轡馬一縱時身即左跨便搭箭當弦左手高張如鳥舒

一巽弓摃圓滿至把子與馬相對左手即落與左膝
相對望把根射百發百中凡開弓必至九分滿乃發
即七八分亦難中也馬多右開人身左跨左重馬不
能右門側有左開身一右轉馬即過矣馬行直否盡
在兩腿若久馳純熟則馬上身法如分鬃對鐙抹鞦
云者惟所用之鄭若曾曰武士之常技三曰分鬃向
前射也曰對鐙向傍對也曰抹鞦向後射也分騣者
以馬之頸騣爲界一邊挽弓一邊發矢乃弄花巧之
法邊軍不然以身俯出馬外于此挽弓就于此發矢

射經　八　李　十三

臨敵倉皇之際庶無謬誤對鐙者主左一邊而言今
北方響馬常勒馬由道右而行讓客于左以便發箭
亦此義也然是法但可施于途遇一二人耳設使衆
敵叢射或敵在右將旋馬以應酬之也學騎射者須
習左右手皆便方可雖然此以射言也若披堅執鋭
攻戰于白刃之外又必兩邊用力身活直坐以張弄
武藝身若太伏恐馬前失身若後倚恐馬仰坐左右
少跨與射不同葢射不用力身猶輕也手持器械盡
力使用身太離鞍馬蹶人仆是可以不愼乎哉

神奇第十三

夫射貴神貴奇凡射以月至神射以意至凡射惟中
左奇射兼中右此今世之所間有而學者所能致也
今夫彈鳥雀者不視弓不視彈以意逆飛者而中之
挾矢者何獨不然初學時手足身眼之法毫不可廢
及其後也諸法渾忘意的之所在而矢無虛發若樊
進德輩是已夫射左者敵出乎右則難矣射右者敵
出乎左則難矣吾友張一白左右開弓命中如一擬
古岳武穆之臂或有用撇捩射法正馳馬張弓以向

射經　八　李　十四

左忽轉跨而射右前後上下隨其所欲射之勢險節
短莫過乎此孟子有言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惟射
亦然是以君子習焉習射以堊爲圈兩人各立圈内
由遠及近對射相較以避矢出圈者爲負眼明手疾
身法步法俱到而矢不及于其身若獨習于家者環
堵之室懸草荐于梁下中粘紅紙大如指頂以爲的
目日射之的雖數步其引滿盡力悉如百步法至于
箭箭紅心則出而射百步無是矣故曰閉門造車出
門合轍古人以投壺爲射以滴油寓射惟其理一

眉頷所習謂何耳諺稱武藝長一寸強一寸射爲諸藝之首以其長也更有長于射者必也大器乎雖然三軍之命懸于一將今特患無將耳易曰師貞丈人吉丈人者爲人所倚仗者也使有仁義之將恩威足以服吾人之心智勇足以破敵人之膽將見衆有所恃而技藝可施自皆胆大力定一發五豝矣不然雖有神射亦何益哉

考工第十三

按古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

射經　八　李　十五

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蓋弓以直爲良故匀弓者謂之弊弓夫弓有六善焉一曰性體少而勁二曰太和而有力三曰久射力不屈四曰寒暑力一五曰弦聲清實六曰一張便正凡性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極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傅角與筋此兩法所以爲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挽過吻則無力節長則健而柱挽過咳則木強而不來節謂把梢裨木節得中則和而有力仍弦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此膠之爲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爲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噫古者上有道則百工信度且得執藝事以諫唐太宗問弓人論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深致取焉猶有古人遺意若射而穿則斬函人射而不穿則斬矢人雖曰威克厥愛允濟然于正心以正

射經　八　李　十六

百工之道遠矣夫兵凶器也始之以正心終之以來百工則遠人將服之其可忽哉其可忽哉

鄉射直節

信陽何景明

古者飲畢而射射之司馬燕之司正也此禮久不行而其文具儀禮然儀禮古文難讀雖昌黎韓子且苦之今節與諸生言武弗解故役刻此使就此習之而後求之儀禮則其文辭緒理可尋也

守器

夫器一弗備則無以節事惟樂放失久矣其器莫之有能備也今但以笙此人聲而以鼓磬節之

序事

夫事以明賢故遜而後蒞故賓主必乎司馬以下必能其事雖役必當其才德焉

樂譜

夫射之節於樂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采蘋采蘩示敬也敬則可以修諸其身而施於天下矣

射儀

右射儀予視學漢中至金州集漢陰平利紫陽四學師生將行射焉問其禮不知也乃使學官帥具其儀予稍稍爲說其文辭義意略去恢複輯其節理實近可行者爲之先爲範推官紳肄於東城之圃而予與呂憲使克中往觀焉憲使曰予在漢中恭修其器矣未究其禮也謝紳曰其悉布茲何景明曰語曰禮失而求之野古禮亡不可見者何可勝道哉然鄉射之禮學校尚或習之予由鄠鄠抵鳳漢攻之於學旣已無聞而有司並其器亡之往往督使旋修舉行之班白之老有相與環堵駭視者矣嗟夫古人揖坐旋辟

之容與夫修於其鄉而一日不可缺者至使人以爲曠世問見之事風俗於古豈不遠哉

射義

夫爵齒德三者通乎天下者也鄉飲尚齒也飲畢而射察其德也夫然後可以爵之於朝是故古者以射擇士

三射之節其於命辭見乎始射而命曰毋射獲毋獵獲知始射而獲也再射而命曰不貫不釋知再射而釋也三射而命曰不鼓不釋知三射而鼓也

始射獲而不釋試也懼弗審也再射而釋則審矣三
射而鼓而禮樂備矣
始射不及賓者不敢役賓也不飲者不釋則不飲也
耦射先賓不敢齒賓於耦也衆賓不耦賓在賓位則
不敢踰大賓也故非主則不敢與賓耦
勝者張弓不勝者弛弓勝者立不勝者飲夫何言哉
賢不肖踰矣
夫物惟時事惟宜先後不踰詳畧有漸其惟射乎是
故高而無用美而無當欲速而求成聖人勿爲也

弓矢敵器也聖人以揖讓用之天下復有可爭者乎
夫射也者禁肆制躁履序蹈和一衆心貫萬事者也
以此於天下也故治理而生遂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是故君子之於射也弗爭則其求諸已也弗
力
夫君子仁人之用心也亦覲諸射之道焉已矣子曰
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仁者
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
諸其身而已矣

名劍記

括蒼李承勛

軒轅劍

黃帝東行紀曰軒轅帝採首山之銅鑄劍以天文古字題銘其上帝崩葬喬山五百年後山崩室空惟劍在焉一旦亦失去

畫影劍

拾遺記曰顓頊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劍飛赴指其方則克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

嘯唫

夏禹劍

夏禹鑄一劍藏之會稽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爲日月星辰背記山川

照膽

殷太甲劍名照膽古文篆書

昆吾 一爲錕鋙

子順對魏王曰周穆王時西戎獻昆吾之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

辟邪劍

吳王有辟邪劍

越五劍

越絕書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于天下

龍泉太阿

晉書張華傳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豫章雷煥曰寶劍之氣上徹于天華曰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歟因問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即補煥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入地四尺餘

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是夕斗牛間氣不復見

吳二劍

吳越春秋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闔廬使作二劍一曰干將一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

吳鉤

吳越春秋闔閭既寶莫耶復命國中作金鉤曰善者賞百金有人殺其二子以血釁金成二鉤以獻向鉤

呼二子之名曰我在此兩鉤俱飛着父胸乃賞百金服不離身

神劍

鉤命訣漢太公微時游山澤間有冶爲天子鑄劍指太公腰間佩刀曰若得雜冶即成神器可以克天下鼎精爲輔以滅三猾太公解授冶中劍成授太公

赤霄

漢高帝以秦皇戊子歲於南山得一劍名曰赤霄及貴常服之

神龜

刀劍錄漢文帝劍名曰神龜刻龜形以應大横之兆帝崩命入劍玄武宮

茂陵劍

世宗記漢昭帝時茂陵人獻一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鎮山劍

刀劍錄蜀後主禪造一巨劍以鎮劍口山往往人見精光求之不獲

倚天青虹

平陽史傳魏武帝初時有二劍一曰倚天一曰青虹其利斷鐵如泥一自佩一賜夏侯恩

珠劍

魏志羊侃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試作武狀侃以手扶殿沒指帝壯之賜以珠劍拜征東大將軍

魏三劍

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淬以清漳礪以礛䃴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景又曰選茲

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至于百辟以爲三劍一曰飛景二曰流采三曰華鋌

清剛

魏太子造匕首二其一理似堅冰名曰清剛其二耀似朝日名曰陽文

尚方劍

朱雲傳雲奏帝曰願賜尚方斬馬劍斬佞臣頭

秘劍

彭寵傳朱浮對光武曰前吳漢發兵時大王遺寵以

祕劍

玉具

馮異傳赤眉延岑暴亂三輔以異爲征西將軍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玉具劍

思召

古今註袁紹在黎陽夢神人授一寶劍及覺果在卧所銘曰思召解之曰思召爲紹字

文士劍

文士傳楊修舉孝廉歷丞相府主簿總知內外事皆稱意魏文帝以下爭與之交好修以寶劍與文帝帝佩之語人曰此楊修劍也其重修如此

西征劍

晉書張軌鎮涼州南陽王模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隴以西征伐悉心相委如此劍矣

百萬寶劍

世說荀勗寶劍直百萬在母鍾許鍾會善書學勗手迹作書與母取劍不還後鍾起宅遂廢

定國

刀劍錄宋武帝裕于永初元年鑄一劍名其背曰定國後入于梁

永昌

刀劍錄宋廢帝元徽中于蔣山之巔造一劍曰永昌

梁神劍

梁書武帝命陶弘景造神劍十三以象月并閏

鎮山沈水

刀劍錄魏道武帝于嵩阿鑄二劍一曰鎮山二曰沈水

龍雀

魏志赫連百鍊爲劍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

水心劍

束晳傳秦昭王三月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捧水心之劍以奉王曰令君制有西夏因此立爲曲水

五丁劍

蜀小志五丁力士遺劍于梓潼縣之龍潭岩間發寶光

千金劍

劒俠傳唐晉公王鐸有千金劒以獲李龜壽

西河劒器

唐本紀公孫大娘舞西河劒器瀏漓頓挫獨出冠時一人而已

火精

杜陽雜編唐德宗將幸奉天自攜火精劒出內殿砍檻上鐵狻猊應手而碎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卽劒光也

鱗鋏星鐔

酉陽雜俎鄭雲逵少時得一劒鱗鋏星鐔有時而吼

西蕃寶劒

宋鑑紹興六年二月右相都督張浚請御前降西蕃寶劒給賜有功將士以爲激勸

古銅劒

東坡集郭祥正遺東坡古銅劒二坡詩以爲謝一雙銅劒秋水色兩首新詩爭劒鋩

楚銅劒

方輿志宋供奉官鄭文嘗官楚武昌江岸裂出古銅劒文得之冶鑄精巧非人工所成者

角巾劒

劒俠傳角巾道人脫郭倫于惡少窘辱郭邀飲爲謝辭去曰吾乃劒俠非世人也擲杯長揖出門數步耳中鏗然有聲一劒躍出墜地躡之騰空而去

安定劒

咸賓集洪武甲寅安定王遣使貢異劒賜以織金文綺命其酋長立爲四部歲入貢爲常

澤劒

少儀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劒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吳粵劒

考工記吳粵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使然也

桃氏劒

考工記桃氏爲劒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分景流黃揮精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帶分景之劍上元夫人帶流黄
揮精之劍

繞指柔

廣輿圖曰楊州輿化平望湖中一劍屈之首尾相就
識者曰即繞指柔也

裴劍

一統志爪哇國有裴劍

龍泉

寰宇志龍泉縣南五里水可用淬劍昔人就水淬之

劍化龍而去故劍名龍泉

燕奴

洞微志一術士于腕間出二彈子令變即化雙燕飛
騰名燕奴燕奴又變作二小劍交擊須臾入腕中

蘭子七劍

列子云蘭子以技干宋君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
在空中宋君驚異之賜以金帛

辟兵劍

抱朴子或以月蝕時刻三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以
血書所持之劍亦得禁辟五兵之道

冶劍

玉海劍冶贊風伯吹爐雲師煉冶鐵跃朝流金精夜
下價直十城名當千馬

斑劍

文選王文憲集序增斑劍六十人

白虎

繁露曰刀之在左青龍象也劍之在右白虎象也

三尺水

李賀劍歌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潭斬龍子

含光承景宵練

列子曰衛周孔其祖得殷之寶劍童子服之却三軍
之衆其一曰含光二曰承景三曰宵練

越八劍

拾遺記曰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牛白馬祀昆吾山
神以成八劍一曰掩日二曰斷水三曰轉魄四曰懸
剪五曰驚鯢六曰滅魂七曰却邪八曰真剛

玉名詁

成都楊慎

瑗肉倍好也
璧好倍肉也
環肉好若一也又曰玉空邊等也
瓏禱旱瑞玉刻爲龍文也
琥發兵瑞玉刻爲虎文也
珵楚玉也理六寸光自照
璠璵魯玉也

珚齊玉也
瑓晉玉也
瓇赤玉也
瓐碧玉也
瑎墨玉也
瑿玄玉也
玭紫玉也
瑌玉半白半赤也
璊玉赩色也

璍青白玉瑄也
瑂玉屑也
璞玉未理也
琢玉始理也
琈玉采也
璘瑞玉文也
玲玉聲也
璄玉光也
瑜玉中美也

琮玉加瑑飾也
玓瓅玉點也
玷玉缺也
珙大璧也
琡璋大八寸也
瑄璧大六寸也
璋半圭判白也
琦片玉也
玨兩玉琡奉使玉盛之車荅問者也

璲玉華相帶如琴絃也
璪玉英羅列秩秩也
瑞舜所輯玉也
琯舜所受西王母獻玉也
琰夏桀寵女名刻于玉也
琬周王結好圭也
璗以玉事神也
瑒祀天玉也
璹玉器也

琄圭頭邪刻也
璂玉飾弁也
琑玉珮之長也
瑬玉垂玉飾冕也
珩佩玉節步也
玦玉珮不連也
珕蜃飾佩刀也
璣珠不圓也
珽圭長三尺也

玫火齊珠也
瑛水晶珠也
瑫玉在櫝也
玩兒弄璋也
珈以玉飾笄也
瑱以玉充耳也
琫佩刀下飾也
璏玉劍鼻也
玕印鼻也

珖玉琯也
珂以玉飾馬銜也
珬老雕入海化為珂珬蚌屬卽車渠也
璫穿耳附珠也
瑂蠻女充耳玉也
瑑圭有凸鄂也
珧江珧蚌也
珨罍器也
瓔馬上飾玉所謂金鍐玉瓔也

琇琇瑩美石也
璧以玉相贈遺也
玖黑色玉可作鏡也
珷玞珉石似玉也
瑕玉病也
璥玉上大下小也

古奇器錄

吳　陸深

開元中張說爲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志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祕而寶之

龜兹國進奉一枕其色如瑪瑙溫溫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見玄宗帝因名爲游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内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葉於盃足上有綫金字曰自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吹如沸湯遂取於内藏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黄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絶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煉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

以槌擊一鐵片于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于亭
下呼爲喚鐵
內庫中有七寶硯爐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
置於爐上硯氷自消不勞置火冬月玄宗常用之
葉法善有一鐵鏡鑒物如水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
見臟腑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燕客即以
此扇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
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曾命中使取視愛而不受

曰此龍皮扇子也
隱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漆叩之則有聲每出入
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危涉險未嘗失
足杖之力也
學士蘇頲有一錦文花石鏤爲筆架嘗置於硯席間
每天欲雨此石架即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頲常以此
爲雨候無差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岐王有一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
而此鞍在坐如溫火之氣 以上開元天寶遺事
東方朔得西域國王枝以進武帝帝賜近臣年高者
云病則枝汗死則枝折老聃得之七百年不汗偓佺
得之三千年不折 洞冥記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勝言其
尤驚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盤龍以
口銜燈燃則鱗甲皆動爛炳若列星盈室復鑄銅人
十二枚座皆高二尺列於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
皆點綴華采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

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一人吹出一
人紐繩則琴筑笙竽等皆作與真樂不殊有琴長六
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璵之樂
有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隱
相次吹息則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管有方鏡廣四尺
高五尺九寸表裏通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
捫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腸胃五臟歷然無礙又
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
秦火樹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

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至夜光景常然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木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令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紙箋譜

元　鮮于樞

西京雜記稱海蹏注云小紙也

蔡倫後有左子邑善造紙蕭子良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勑紙各一百

嵇含南方草木狀大秦出蜜香紙一云香皮紙微褐色青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靭晉武帝賜杜預萬番寫

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

拾遺記海苔紙晉南越所貢以苔爲之名側理紙後人言陟釐武帝賜張華萬番造

博物志王右軍寫蘭亭序用蠶繭紙又會稽庫中有紙九萬番悉以乞謝安

桓玄僞事詔令平淮作青赤縹綠桃花紙

宋張永所製紙爲天下最尚方不及

雷孔璋曾孫穆之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

齊高帝造銀光紙賜王僧虔一名凝光紙

范寗教有土紙藤角紙梁簡文云特送四色紙三萬
枚
陸陲有謝安成王賜西蜀箋紙一萬幅
湘東王爲荊州上武帝紙萬幅又奉簡文紅箋二千
番又云特送五色紙三萬枚
蕭誠采野麻土穀作五色斑紋紙
陳後主令婦人襞綵牋作五言詩
唐初將相官誥亦用銷金箋及鳳皇紙書之餘皆魚
牋花牋

玄宗令李龜年持金花箋宣賜李白進清平調詞
段成式在九江造雲藍紙
趙象與武公業妾非烟以金鳳牋剡溪玉葉紙題詩
相聆答
蕭貫夢至官庭有婦人授貫衍波牋
成都古今記載蜀箋其目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
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
凡十樣又有松花紙金沙紙流沙紙彩霞紙金粉紙
龍鳳紙桃花冷金之目

酉陽雜俎又紀與蜂相語子與青童君奕勝獲琅玕
紙十幅
楊炎在中書後閣用桃花紙糊窓
蕭穎士少夢授紙百番皆繪花文
紙譜又有玉板貢餘經屑表光之名
南唐有澄心堂紙細薄光潤爲一時之甲
劉恂嶺表錄異管羅州多棧香樹皮堪作紙
負暄雜錄唐人詩中多用蠻箋
高麗歲貢蠻紙日本國出松皮紙扶桑國出芨皮紙

蜀中藤紙
越中竹紙
江南楮皮紙
植杖閒談溫州作蠲紙大類高麗烏程由拳皆出其
下
方輿勝覽歙績溪界有地名龍鬚出嘉紙有墨光白
滑冰翼凝霜之目
東坡詩麥光鋪几淨無瑕注麥光紙名也
黃山谷爲范子默求染鴉青紙

後山叢談云余於丹徒高氏見楊行密節度淮南補將校牒紙光潔如玉膚如卵膜今士大夫所有澄心堂紙不迨也

牋譜銘

東海屠隆

親朋擇交

青松指心皎日莅盟酈呂相賣耳餘交傾欵欵陶陶莫可備數管鮑而下此道如土公叔所以著論孝標爲之太息白衣蒼狗毋以爲金石

平安竹素

臨洮西垂瀟湘南沚遠陽十年朔方萬里蘼蕪牽恨白雲切悵綺疏閣中流黃機上忽竹素兮遠歸報游子兮無恙蘇卿鐵腸竇家錦心徐淑秦嘉如瑟如琴

隤竹素兮雲中暢歡樂兮莫任

雨花箋

吐廣長舌演微妙詞恒河乾須彌摧天女拱聽龍神下馳何寶花之盈座粲繽紛而離披

微波致辭

美東阿之麗藻乃婉孌而多情何宓人之委化牽柔心於目成睇微波之潑穀紋爰託以代尺素游龍乍昂而倏低驚鴻飛而不去生以情始亦以情終苟綢

繆之相結雖異代兮猶通

江南春信

陽和洩萬物感此華茁疇爲遣使東皇太乙

蕉葉紙

其茁靈其葉青書倒蕤扶桑經

鄧林一枝

詵名䎃然而才窒然蔚桂枝之皜皜然夫何對人主

而沾沾然

三生果

㡬譜銘　六　二

認賊不真蒸砂不熟見在如來過去恐辱有香其舌

有紺其目兆蘇端明識裴相國自無前因安成後果

居流浪中何者爲我

八行書

開日南通夜郎奇漢陰報河陽鯉魚遣雁足翔征夫

淚思婦腸結綢繆中慨慷乏萬里維八行

三生花

菩提樹優鉢花發弘願見釋迦

竹簡

截瀟湘斬篔簹谷削以爲讀書蝌蚪蘸漆其義皇

之俗耶

五嶽藏書

桐柏霏烟浮丘吐霞靈篇北嶽妙烝西華玄夷蒼水

應神禹邪岱宗玉牒七十二家峩峩太史金匱石室

精靈呵護風雨弗蝕有光如虹燭奎壁

博山雲

有雲臮臮其上如結博山乍焚沉水未滅晻送穎陽

峰吐東月黃庭罷兮磬聲歇

㡬譜銘　六　三

蟠桃三實

崑崙之桃高嶙峋開花結實動三千春朔兒無賴阿

母嗔清虛之上乃有盜僊人

大千春

木有大年人亦有僊彫三光敝人埏吾聞之王喬偓

佺

帝城春

東留鳴澤雜馴衆芳廻柔條新劇騎宕帝城春

富貴春

銅臺歌喧金谷花繁馬嘶南陌火照西園露華零電光奔懐哉知止足老氏垂遺言

結蜃樓

欲明欲滅似近似遠珊牕忽開琇簾乍捲日照轉麗風吹或斷海神登兮捋紅鬚龍女憑兮搖翠袖何精靈之不可究詰洵一氣之縹緲而虛無

貝葉牋

種自迦毗移于華壤畫一葉書可周大藏居士得之時有佛雲護其上

十友圖贊序

余山房十友皆江湖名流道者所贈林可山文房圖贊所不載羅雪江續圖贊所未錄各有麗澤及余余自弱冠至白首遊於十者之間皆以友呼之遂相與忘形不知孰為友孰為主也不表而出之負德多矣廼繕圖為山房十友譜非知我者不敢示也

大石山人顧元慶書

十友圖贊

吳郡顧元慶

端友　石屏　陶友　古陶器

談友　玉麈　夢友　湘竹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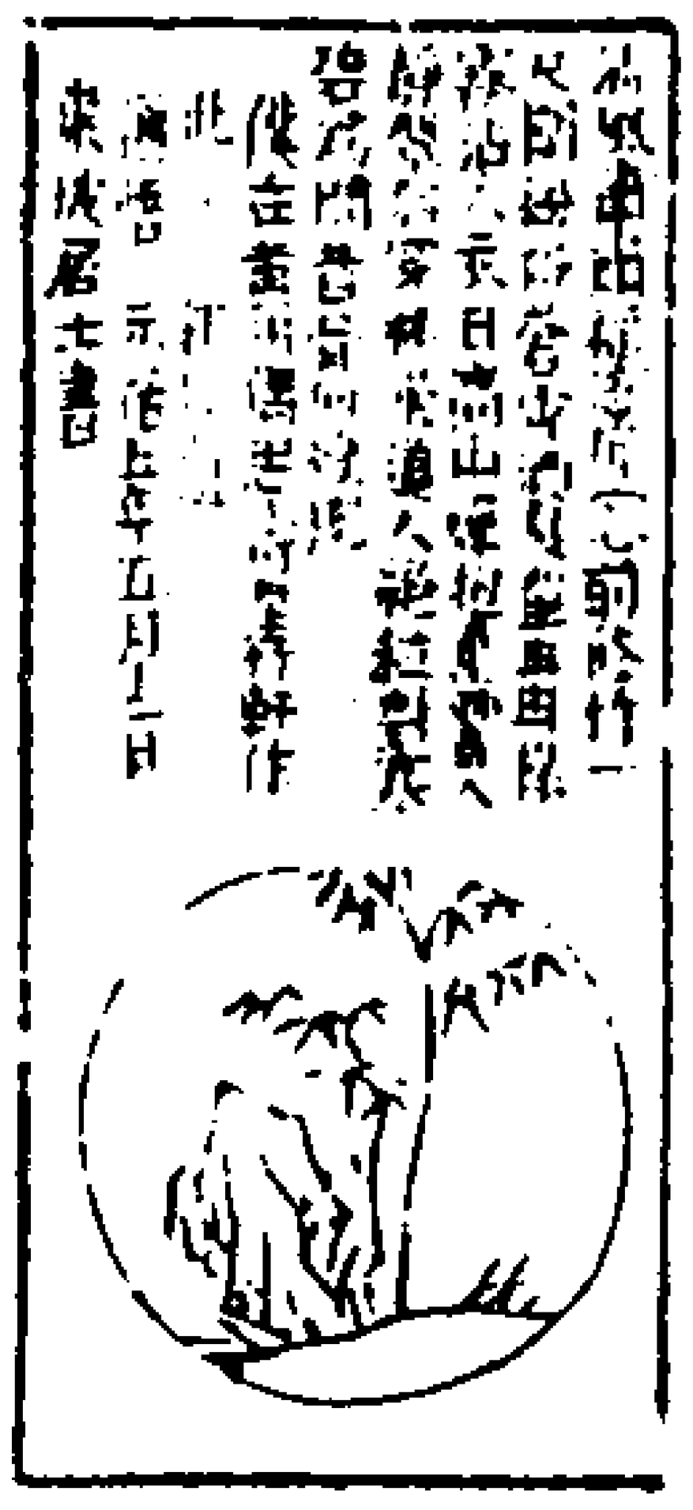
狎友　鸚鵡　直友　鐵如意

節友　紫簫　老友　方竹杖

清友　玉磬　默友　銀潢硯

目錄

端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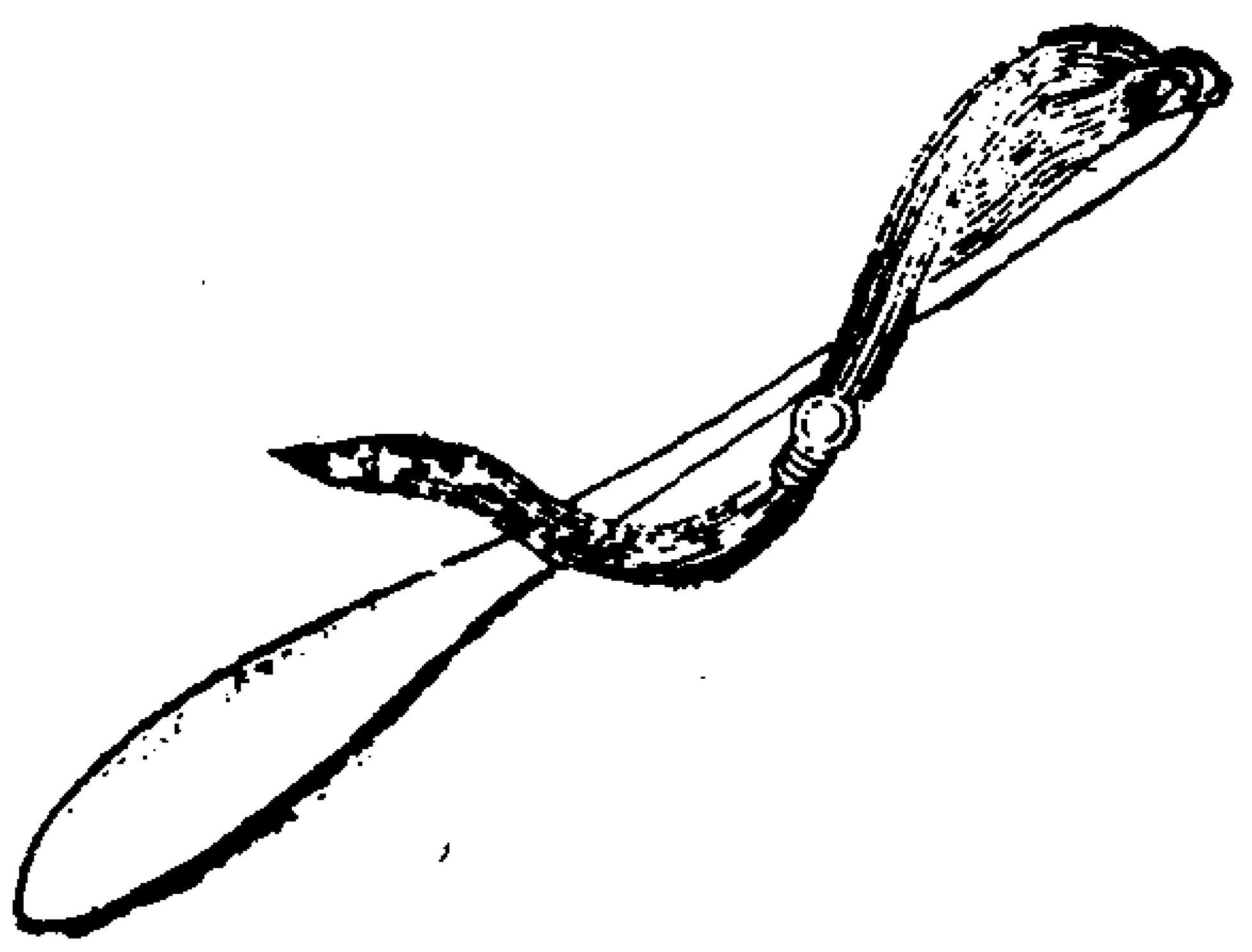
右石屏高二尺有奇廣一尺三寸前後有詩與竹皆東坡親蹟立必端直山房呼爲端友

贊曰有石如砥表公之刻竹既瀟灑詩亦精特乘氣而潤應雨而滋清風披拂千古仰思

陶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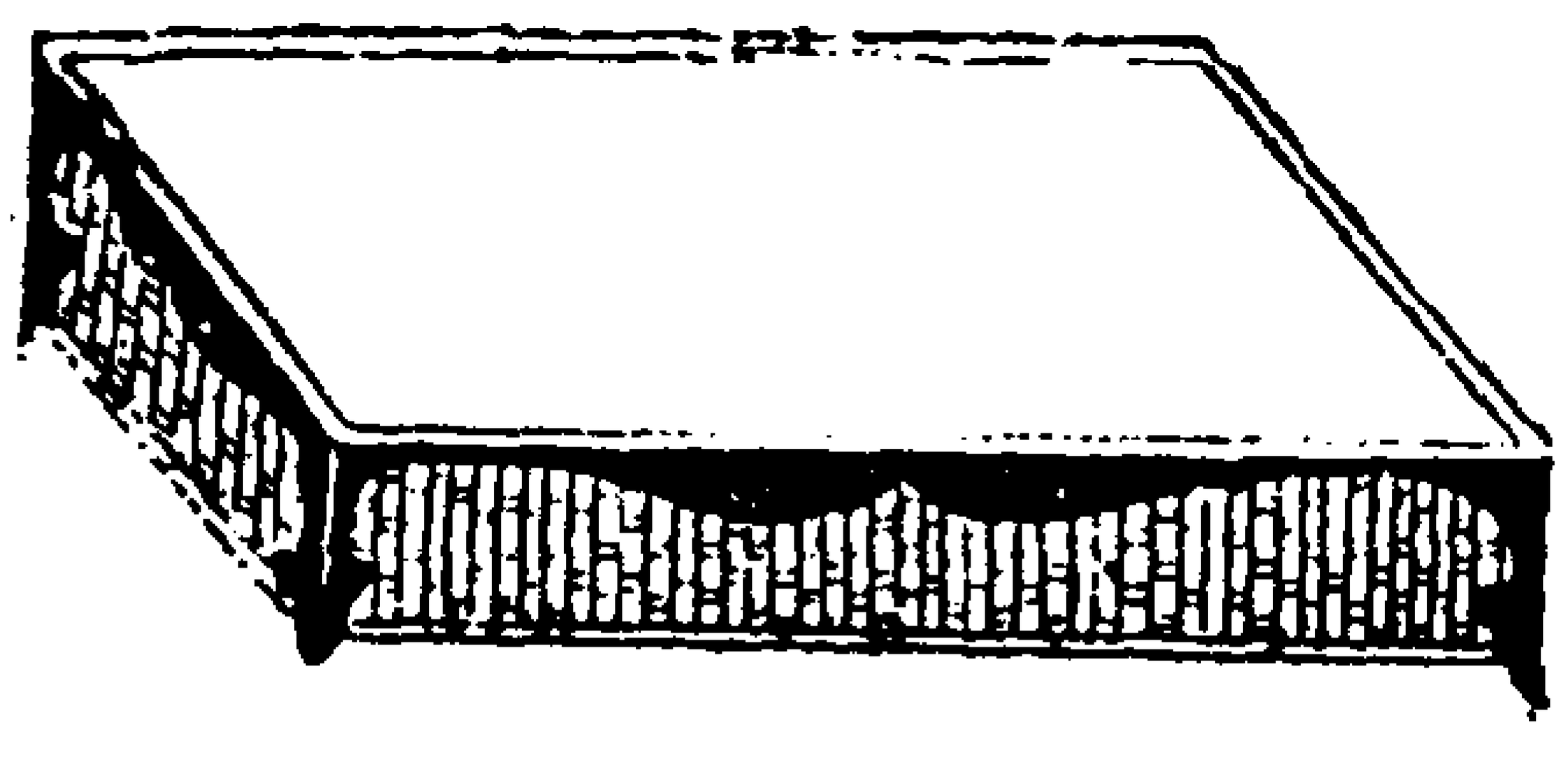
右古陶器小口匾腹容可二升旁一嘴寸許如管猍
不類人間酒器山房呼爲陶友
贊曰有古陶器斟酌隨手瓠匾其腹錢大其口非
樽非壺爲定爲蘢醉鄉日月與爾長怡

談 友



右玉麈柄長尺許上結騌尾暑中與客對談持之蚊
蚋不敢近山房呼爲談友
贊曰琢玉爲柄結尾爲拂披風揮月淸眞之逸淸
談欲吐玄論未窮吾惟於爾與趣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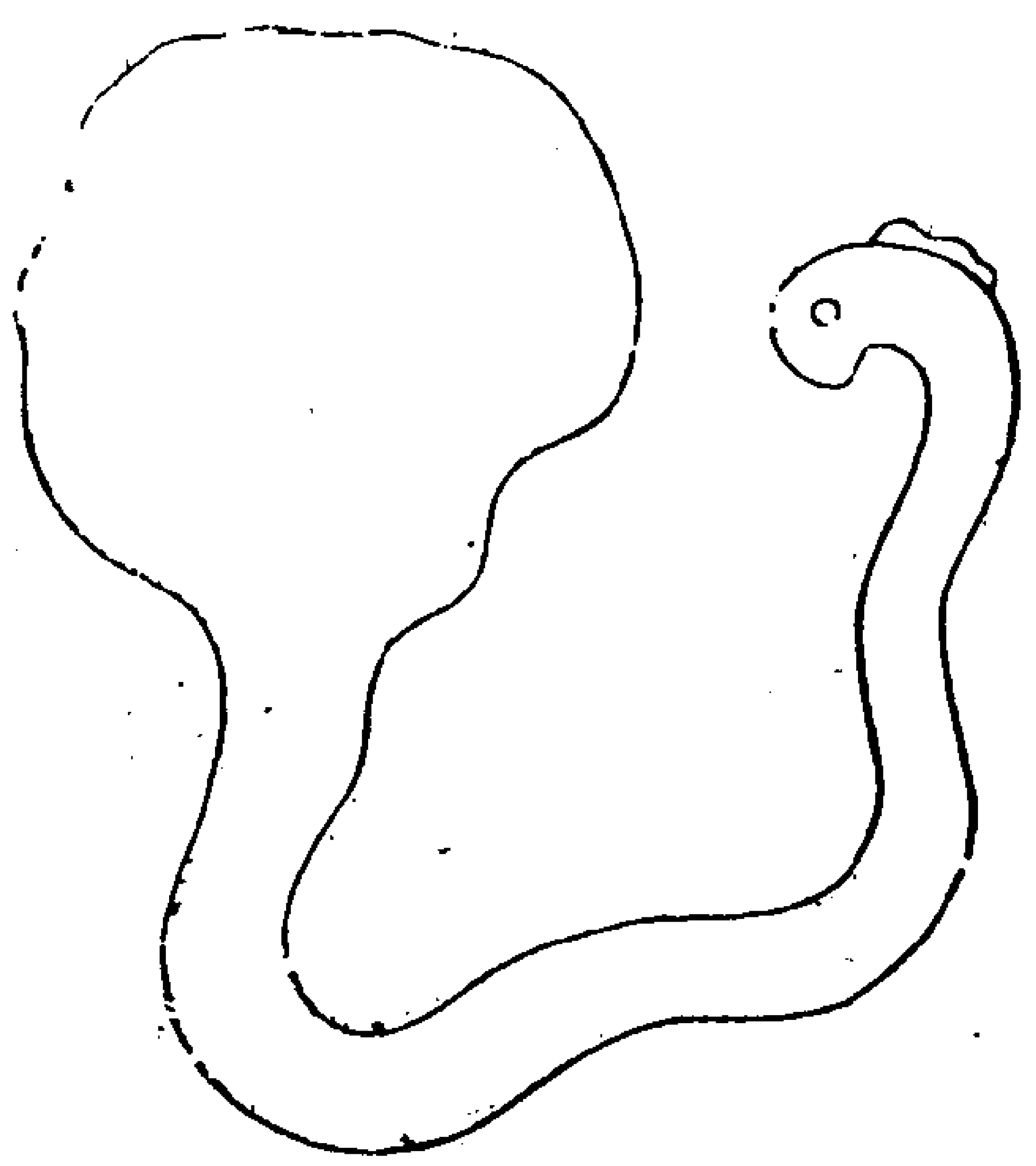
夢 友



右湘竹榻高一尺二寸長七尺有奇横如長之半周設木格中貫湘竹余嘗偃臥其上㾓寐中如在瀟湘洞庭之野山房呼爲夢友

贊曰懸下無時廣狹有式徐徐而卧深深而息制衍班文裁全暈色一覺蘧然湘雲狼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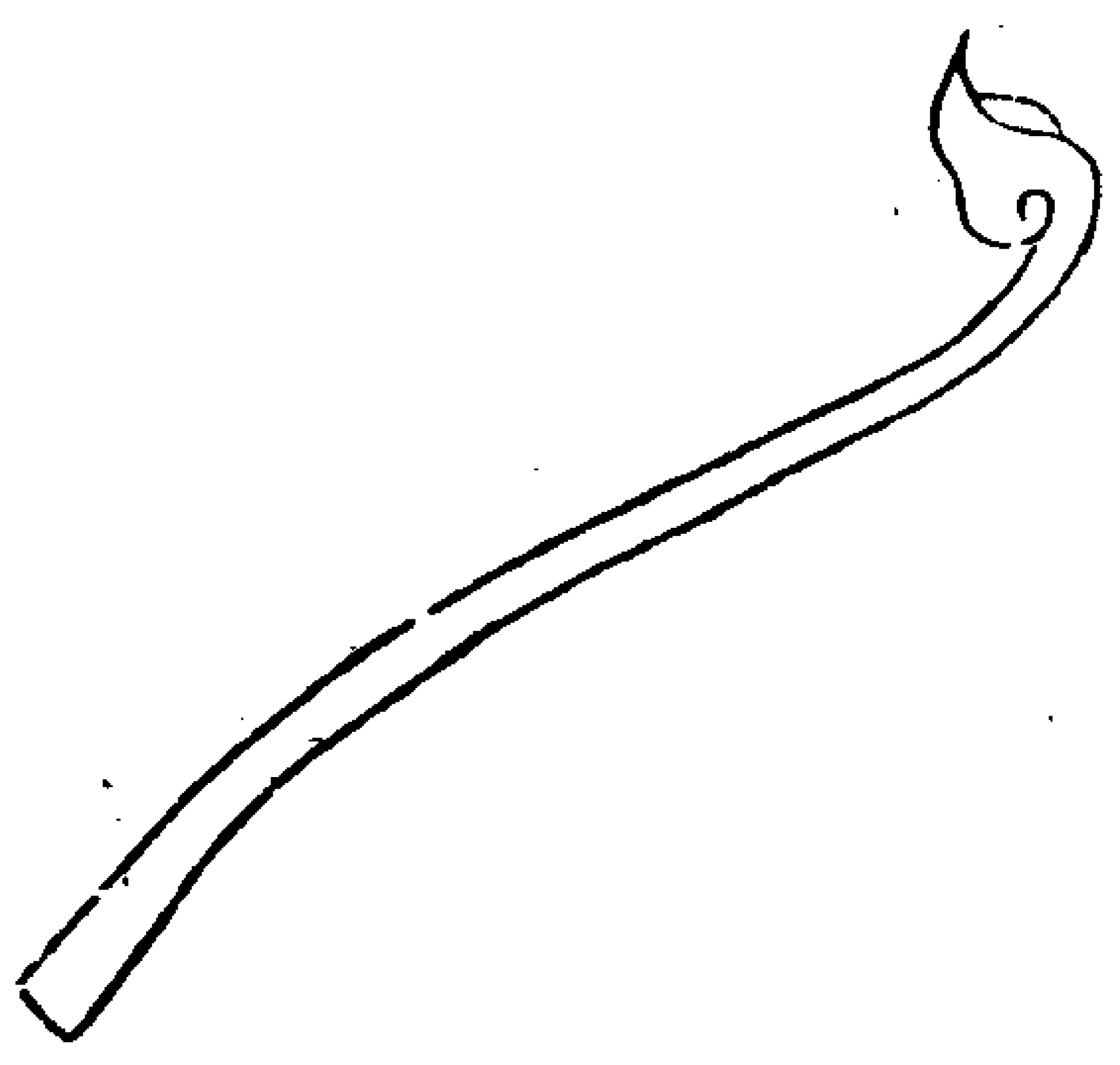
狎友



右鷺瓢腹大如拳但其柄拗縮如鷺頸狀柄下一眼引滿吸之有如鷺鷥聲客至狎狎不相猜疑山房呼爲狎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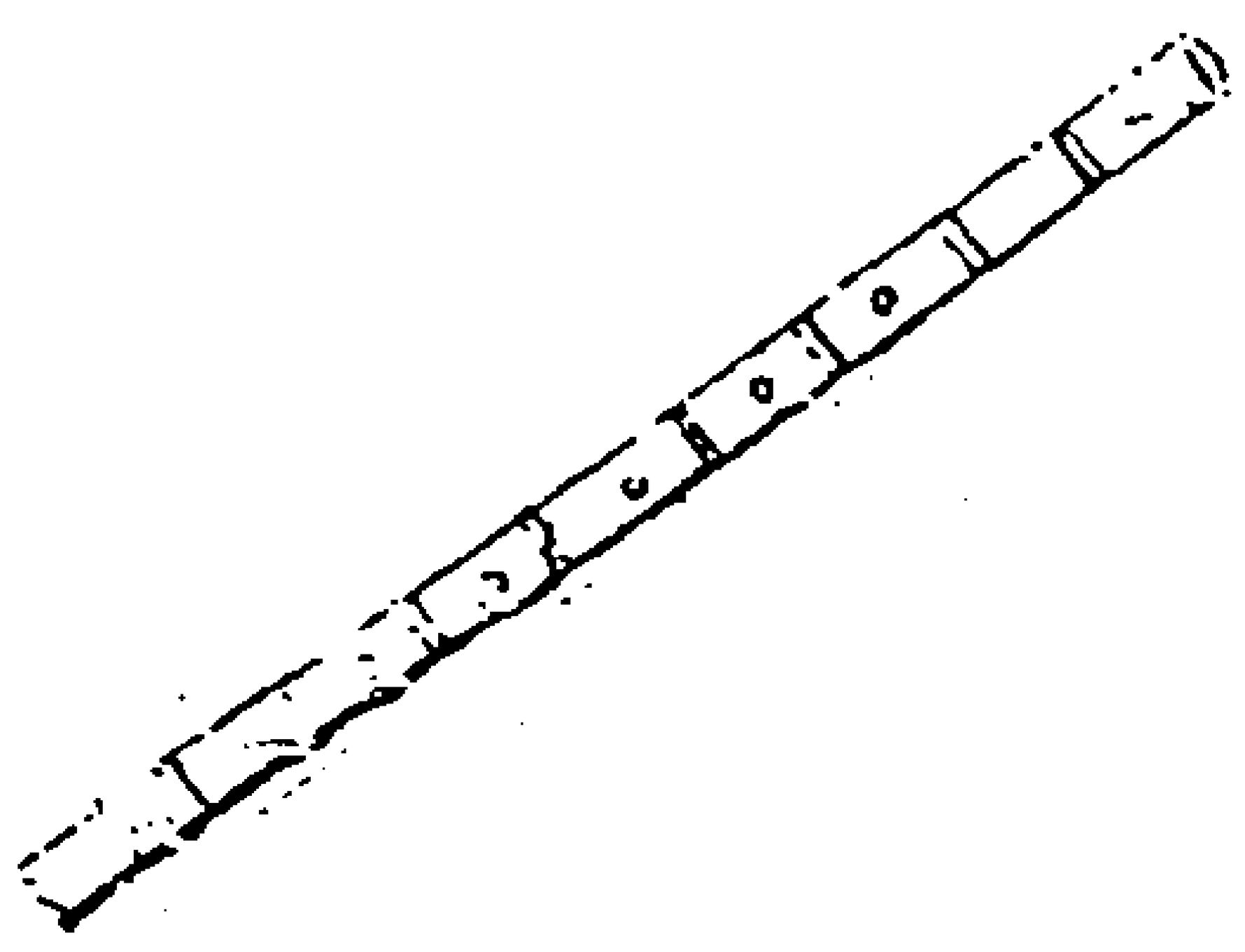
贊曰腹小而容柄長而曲如鷺如鷥項拗頸縮幻化奇形凿蠢膨脝既斟既酌嗚嗚有聲

直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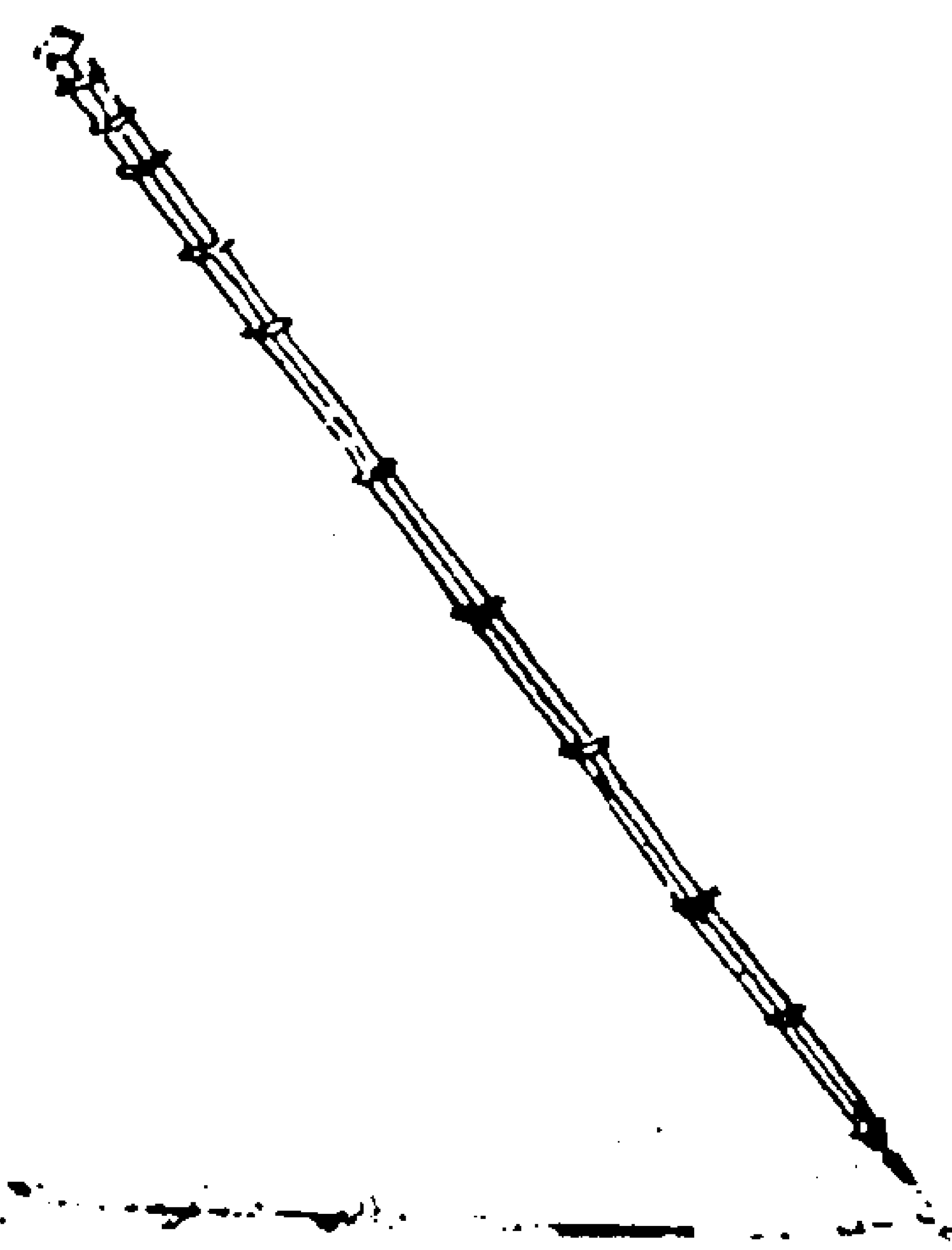
右如意煉鐵爲之長二尺有奇上有銀錯或隱或見
識者知其爲宣和舊物平時以剛直自持山房呼爲
直友
贊曰有厥如意肖形芝偃曲則不操俯而不傀質
惟金全指揮咸善直道事人保之當勉

節友



右紫簫邵蔚之產上有九節吹有奇聲山房呼爲節
友
贊曰有山邵蔚九節之竹爲水蒼龍淇園紫玉堅
貞之操鸞鳳之聲滄江明月携爾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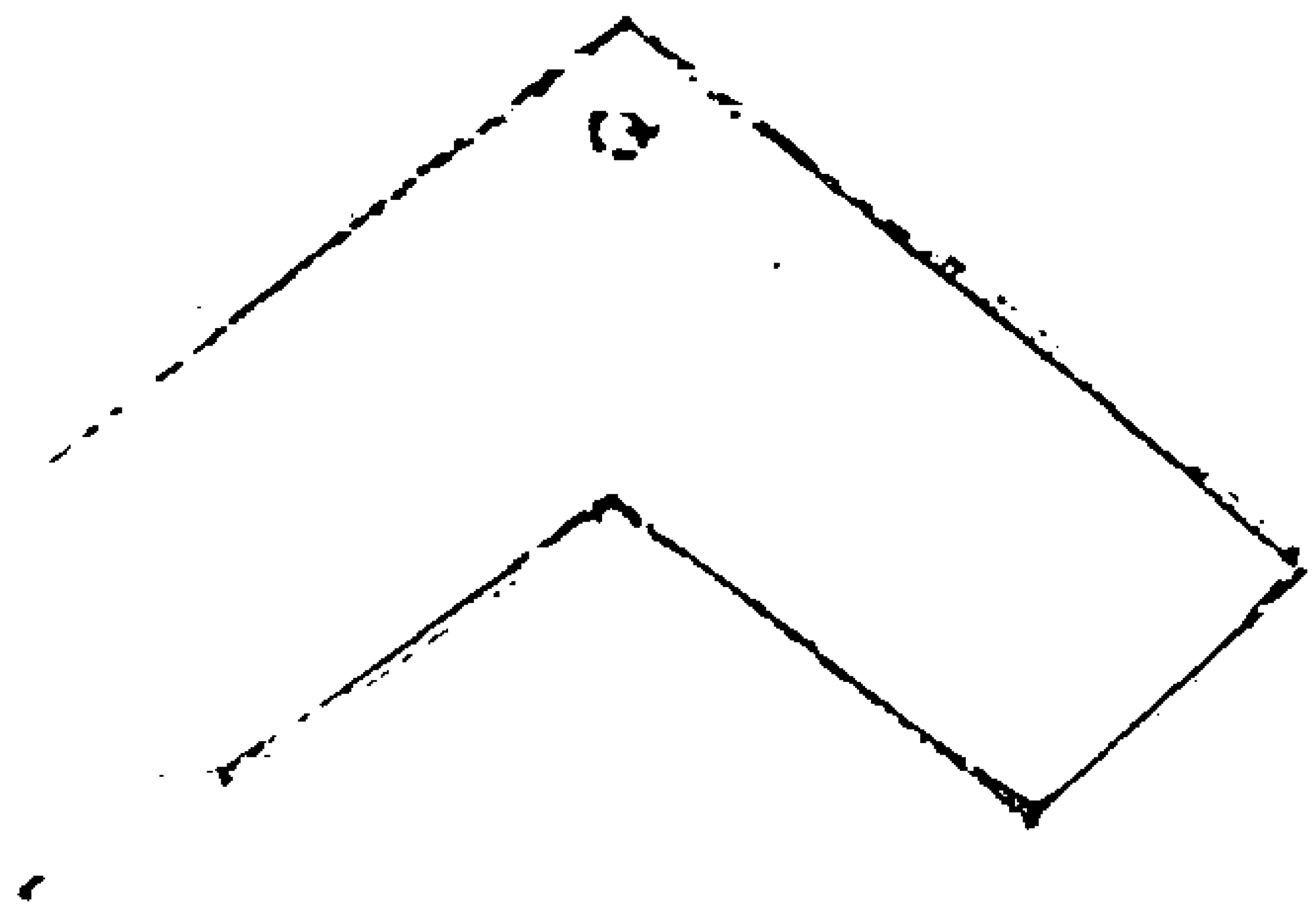
老友



右方竹杖上有九節其崇不滿七尺余暮年好遊探奇歷惟多有相長之益山房呼爲老友

贊曰匪矩而方匪揉而直虛心勁節清分孤特可以持危可以扶顛放遊五嶽與爾永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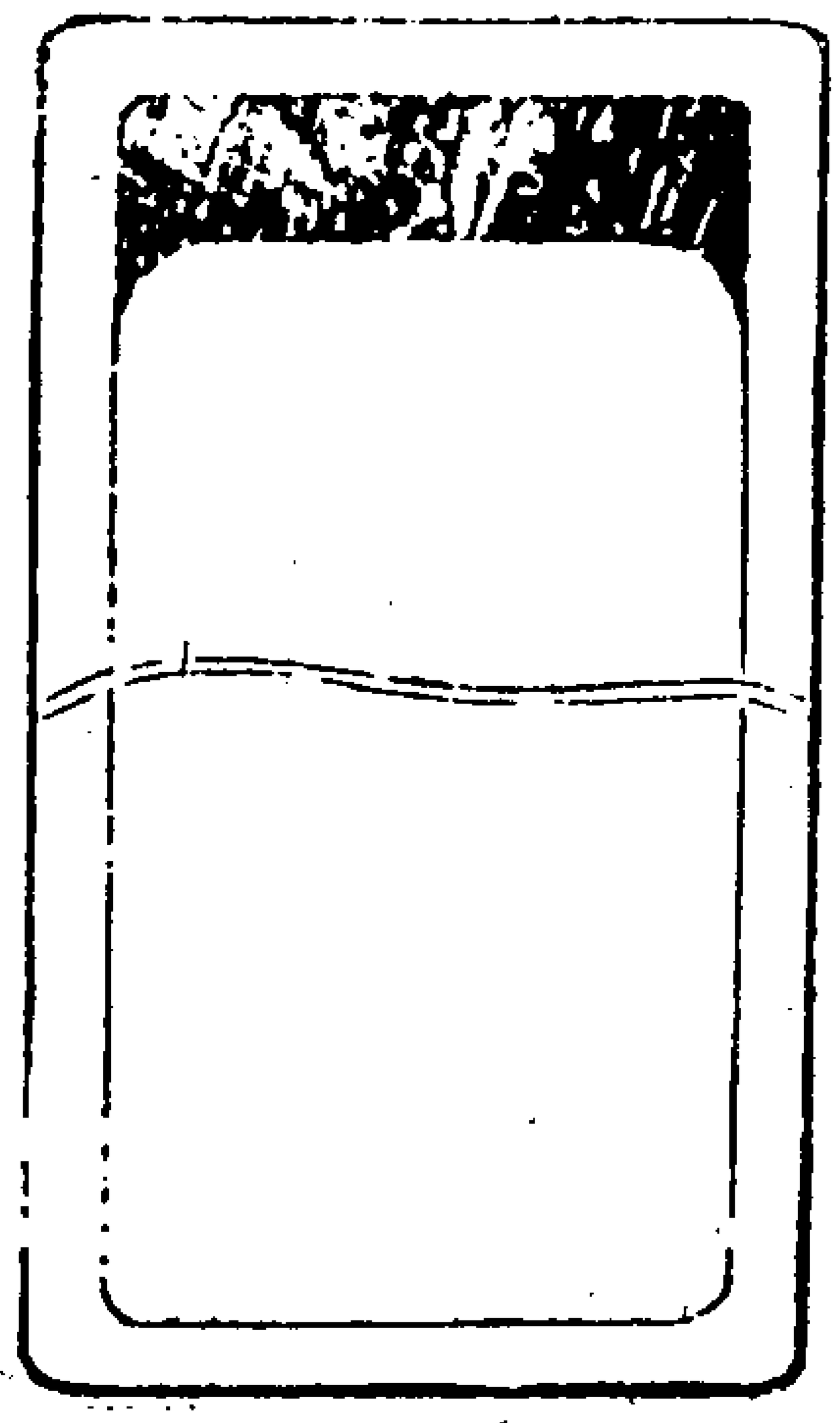
清友



右玉磬股三寸長尺餘古之編磬也懸之齋中客有談及人間事擊之以代清耳山房呼爲清友

贊曰樂造矩半夷則中律輕清其聲貞明其質浮之泗濱懸之齋室輒談猥事面擊勿失

默友



右銀潢硯南所翁所遺舊爲勝國袁伯長物背有伯
長題碧落銀潢四字余嘗用之揮灑㵎潤玄黙可愛
山房呼爲黙友
贊曰伯長之刻山房之壁倬彼天漢爲章於石長
河無聲垂象有碧淸潤蘊毫可以觀德

十友圖贊終

古今印史

吳邑徐官

前輩知書法

侍郎汪公名偉字器之嘗屬吏書刺偉字下誤從巾汪
怒云偉字不從巾當從中何爲錯寫遂手碎之吳文
定公名寬字原博在
朝時鄉人有蒲姓者善刻圖書記而不知篆法嘗刻
原博二字奉寄文定見而笑曰博字當從十不當從
心因復寄還門吏書刺端楷足矣求其知書法者百

無一二焉固不足計也若篆刻圖書記而昧於六書
偏旁豈不見笑大方憶昔官與范武卿同寓星溪嘗
鑒賞諸家印譜頗知其槩武卿好此尤篤經月之別
輙增益數方時出與予評之某也古某也拙某也巧
某也俗及制度之法一一品題之武卿深服予論嘗
贈予詩有榆林結屋道人居我從論說增光彩之句
因志其法於左名曰古今印史先之以吾師魏太常
莊渠先生六書精蘊中單節印章四字之義冠於前
俾覽者曉然知大義之所在夫篆刻多誤皆因六書

之末明也乃叙古今書法於中未復節采李陽冰以
下諸說附焉此雖無甚緊要然博雅之士亦或有取
聊復存之

璽字

璽 古文從爾從土爲意 璽 此文乃從玉

六書精蘊曰璽印章也從爾從土上古之制字者取命
爾守土爲意其在臣也曰君命我矣何爲代君養民
也其在君也曰天命我矣何爲代天養民也秦制惟
天子用璽後之人因改從玉於義何居李斯又爲之

刻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天之愛民甚矣豈其偶厚
於一人以位爲樂邪試觀古今心畫誰也樸誰也華
誰也公誰也私

節字

卩 古文 卩 籀文 卩 小篆

精蘊曰節限制也其爲道也損過以就中天命也其
爲物也刻符以合信君命也臣毋敢自專受節於君
乃得專制於外周官守邦國者用玉節都鄙用角節
凡使節以金門關用符節道路用旌節取尊君之義
故其文象秉執之形上函象節其垂象節旄飾以爲
文者也古之制器者以道而命名制字者象形以明
道在天爲節氣在君爲節度在事爲節儉臣之忠節
婦之貞節人之骨節木之枝節皆取限制之義也節
用之則達不用則藏別作卩象受而藏之之形配
合他字兼此二文

印字

印 印 印 官按三文諸篆書俱有之原不分大小篆今并錄出

精蘊曰印璽節也刻文以識信從爪象手持節立

意法守所存毅然若不可奪欲印事者先印其心公
無私如天地信如四時矣嗟夫信不足有不信故爲
之印以防民惟簡乃嚴惟嚴乃重後世官府遂無一
事可少亦無一日無事印數刓矣何以救之曰省繁
文而敦樸

章字

章 古文 章 石鼓文見楊用修別本未詳其義 章 小篆

精蘊曰章樂之一成也字意從音從十條理自始而
終也章與文同文也者其輝光也章也者其節奏也

皆因渾厚開之也官按因有節奏之義通用爲印章之章　印章制度大學衍義補所載者兹不復論

古文大略

倉頡黄帝史也生而神靈仰觀俯察其始制字曰古文與伏羲八卦相爲表裏上古無筆墨以竹梃點漆書竹簡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頭粗尾細象蝦蟆子形故曰科斗文又曰鳥跡書後世雖有筆墨亦擬其象而作書頭尾俱細更其名曰柳葉篆噫人心不古可以觀世變矣

籀文大畧

周宣王太史公籀損益古文爲篆以其名顯故謂之籀文以其官名又謂之史書因李斯小篆與別其名曰大篆後世遂稱大篆云陶九成曰上古以漆書中古以石磨汁至後世始有墨按此籀文比古文又非科斗狀矣今世所傳石鼓文是也但屢經翻刻傳寫多失真官嘗見舊刻石鼓文方圓不同大小不一而變化靡常所謂文勝於周者此也近時楊用修刻本云李西涯所臨稿東坡本穿鑿補綴未爲盡善益予

昔日所見者因石刻歷歲既久火焚風剝多缺而不全乃可驗其真今太完備是可疑耳三代遺文多載於古鐘鼎上昔劉原甫收周鼎一器百字刻跡燦然所謂金石刻文與孔氏上古書相表裏字法有鳥跡自然之狀觀此乃知薛尚功所集鐘鼎文夏英公四聲韻多類此

小篆大畧

李斯又損益古文與籀文爲小篆益古篆多圓圖圓點小篆崇尚整齊悉破圓作方漸失古制矣今稱玉

箸篆者是也小篆雖興於秦而其傳實本於漢許叔重搜集其文爲說文其功實多顧其書所載小篆居多古文籀文十無二三雖然官嘗聞之師曰說文中字儘有好者亦有不可通者細求其義然仍倉史之舊者尚多但增損點畫移易位置少變其文而古人之心法遂隱而弗彰爲可恨耳是以吾師命官篆六書精蘊不拘拘於科斗玉箸方圓平直布置各有個道理不同乎俗而實宜於俗不泥乎古而實合乎古識者多象玩之大抵結字有主客筆勢有逆順畫有

清濁奇正體有向背動靜故天文多圓燦然一天星斗地理多方宛如大地山河人道統成參於俯仰動植玉箸施於數目其畫直科斗施於主點其畫單鳥獸動而艸木植取用於鳥跡柳葉也服食室器變動流行化裁於鐘鼎諸文也篆書之法不外乎此若刻之印章題之碑額古文第一籀文第二小篆第三後世多用小篆而遺倉史大不敬也或曰倉史古篆多遺鈌小篆多完備取其便耳官嘗謂倉史遺文比小篆雖不全然倉頡篇石鼓文說文及通釋以下如六

書統六書故六書略復古編續復古編字原正譌本義聲音文字通四聲五聲諸韻欵識鐘鼎諸書嶧山碧落諸碑刻不能枚舉雖古文大小篆錯雜載焉亦不為少也葢物聚於所好恨不求之耳天下之大豈謂盡無也哉禮失而求諸野自古皆然矣吾師六書精蘊及官孝經古文集成皆按索諸書而得者安敢有一字杜撰哉師云倉史不足擇小篆可者以補其鈌此說得之矣

隸書大略

古人紀事皆是篆書更無別字也始皇時獄訟繁劇衙石程書程邈始變篆爲隸所以便隸佐所書故曰隸書亦曰佐書後之人以其形勢言之曰蠶頭燕尾斬釘截鐵又云摧鋒劍折落點星垂皆是也王次仲又小變其法曰八分書比隸大同小異但無點畫俯仰之勢耳或曰八分者去篆二分尚有八分之意未知是否嗟夫書至此二人古法大壞後得蔡邕刊正六經文字書丹刻石於太學古書稍得顯明下此日趨簡易輕沙流蕩而無法殊不足觀矣隸書不可施

於印章惟崔子玉作篆向圖有似隸耳實非隸也隸書結體微方一一翻篆爲之既不移易位置又不減省其畫纔是書家翹楚近世如司馬溫公魏鶴山熊與可諸公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爲近古此後不多見也宋儒以楷書有古意者亦曰隸書若我
朝黄學士諫從古正文其庶幾乎於乎古書謹重如人端冕佩玉危坐拱立望之而莊敬之心生焉今書如岸幘褒衣利其便安人抑而悅之若行艸則褰裳襪袴趨步而趨矣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

眡而驚歎而人顧鮮有知其非者何邪又竊怪夫今之學者耽嗜懷素智永諸帖終歲摹擬敝精竭神猶恨其不相似而倉史古篆罔克究焉何取法乎僧而藐視聖人邪多見其不愼所擇也古人有言賓書須實德有藏文公周易本義真蹟百金不願易者亦此意也大抵評書者且無問其他只看寫得合道理乃是知書者若寫琴字便要見得君字當在上羊字當在下庶知尊君之義若二字並列則失之甚矣此之謂不知類又如明者日月之光也倉頡制字取日東

月西合以爲意故書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海顯于西土荀子曰在天者莫明於日月武侯出師表云明並日月康節解字吟云日月爲明合數說而觀之則明字之義昭然矣或從目作眀非朙含大明而取小明邪前人雖有如此寫終是俗書不可取法也嘗見吳文定公䟦褚遂良書云書家謂作真字能寓篆隷法則高古今觀褚公所書益信蔡虛齋曰天下之字人皆知其爲聖人所制而不知實本於造化所爲精蘊後叙曰六書而明譬若航海有指

月在天六經可無訓詁而自明也是皆知本之論夫何後世專取姿媚以悅人而不求古人之心盡而理晦而道厄矣官也惘古道之亡而用心於此亦已久矣非敢立異以違衆也特據夫理而已理之所在是之所必歸也方今古學大興嘗有見而好之者不待求子雲於後世也

孔子書

於乎有吳延

陵君子之墓

官按陶九成云先聖孔子采摭舊作緣飾篆文天授其靈翔物乖則今傳於世者比干墓銘與季札碑是也比干墓在衞州汲縣季札墓在常州江陰縣比干墓銘開元中游武之奇耕地得銅盤有文曰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共十六字書史有之後之人翻爲楷書非復古篆矣尚有數字散見于鐘鼎諸書茲不復載季札碑曰於乎有吳延陵君子之墓總十字皆古書與大篆相類生動而神憑識者見之咸謂其非今世物也或曰歷代綿遠其文殘缺

唐玄宗敕殷仲容摹搨其本大曆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刊於石者吾子行亦嘗疑此故其言曰按古法書止云於乎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敎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增入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云云官謂延陵墓三字實敎古無足疑者蓋孔子之書參用倉史二文故方圓不同獨不觀孔子之言曰一貫三爲王而王字篆亦方正豈可以其體方而遂疑其非邪吾友林子孔承烈廣人也掌敎江陰嘗惠我以搨本今特臨書於此俾

遐方僻壤得見孔子之心畫亦足以醒人心目原本字大尺餘今栽小之者以便覽云嗟乎予閱古法書多矣若先秦古文僅見大禹碑石鼓文及此刻耳此外不多得也古人云寶書須寶德德之盛孰有過於吾夫子者哉後世有得是書者其尚寶之與

原六書

古人制字極簡易惟取意勝者爲之非若後世命題作文累數百言義理可以具載就如八卦便包函許多道理故曰六書與八卦相爲表裏試舉一二明之如仁字從二畫者上天下地也人能參贊天地則爲仁義字從善字建首其從我者以善自我出爲義若作羊字訓全無意思矣又如直心曰惪日正爲是何其親切而著明哉趙撝謙本義有六書論七篇言之頗詳茲不復論戴平甫有言曰六書者羣經諸子百氏之通釋也六書苟通由是而往天下之書不待注疏皆可讀也六書不通而以臆說繆爲之注疏是皆而爲瞽者也祇益其迷注疏滋多學者滋惑是故古之學者簡而覈約而達用力省而功倍後之學者博而膚雜而不貫用力勞而功少

繆篆 繆平聲

說文叙中有曰繆篆所以摹印也繆字今人多讀作繆誤之繆去聲非是官以理推之當讀如綢繆牖戶之繆平聲蓋言篆文屈曲填滿如綢繆也人多忽而不講篆刻往往致誤爲此故也夫篆書乃古人之心畫制作通造化實非淺易所可窺測者敢杜撰乎哉務須從古庶免識者之鄙繆字有三音本綢繆之繆從糸定意諧翏爲聲絲之纏緜重復者也凡纏緜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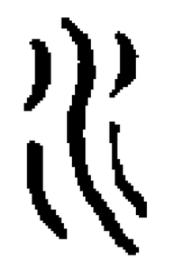
復多致於亂因為繆誤之繆又為泰繆公之繆音木
及按皮日休曰泰穆公立爽吾以致晉室之亂可以
謚繆為定觀此則後世稱秦穆者非也若宋穆之穆
與此不同謚法布悳執義曰穆名實過爽曰繆

亥豕字

或問刊正經書者每云有魯魚亥豕之繆魯與魚字
實相類因易謬也亥與豕字筆蹟迥別何云然邪殊
不知古亥字作 此犬豕字只省一筆實相類者
亥為純陰木歸其根制字者取象木根蟠屈之形正

以見生氣伏藏也欲得其詳獨不見景字之義乎蓋
景字古篆上從巳下從 合二文以成字巳為四
月辰名於時為夏乾象也亥為十月辰名於時為冬
坤象也天地法象示人也古人體之發為心畫後之
人不得其義混用象豕之象説者詞費矣象豕之象
象豕露牙散毯之形請究古篆彼此各別

水字

水古篆作官闡之師曰天地始闢融而成液有
生之最先也萬物不得無以榮養而乃下之故曰上
善若水離造化未遠矣易象為☵古文立☵之象也
屈曲有動意象水流行也其中象巠流左右象衆流
合并而後大也了子言知者樂水得無以其貝活而天
機相為感乎今篆刻偏旁或省文作 非篆法無
此隸書有之不宜入印或又變體作●●●只趨簡便
不顧義理也於乎好古者往往翻篆以為楷今都翻
楷以為篆不知而作一至此邪偏旁訛字頗多舉此
以例其餘詳見精蘊音釋

古印

予家藏一古銅印龜鈕其篆文曰子實甚古且拙信
非古人不能作意其為漢物也嘉定一友姓潘名士
英字子實因以此貽之昔劉向書號鐵柯偶得一古
印其文亦曰鐵柯往往有相同者雖然印多相同攷
其世與其人則不同焉夫印者所以示信傳後也善
則傳不善則否知此則知所以修身矣

宋字

宋景濂氏看篆書甚博觀其所書刪古獄瀆經可知
宜嘗見其真蹟後有一小圓印文作 窩陞之因

舉此以問菲渠先生先生玩之良久曰吾得其義矣
宋上梁也凡作室者莫重於上梁匯合衆力不能舉
故其義又爲公共從音聚交覆深屋也從象衆木交搆之
形會意謂而從義從而疇周封微子於商丘以
奉殷後名國爲宋以其地於天文屬太梁之次
與字小異知此乃知宋字篆法精妙云

抑字

邵康信名鈐字思抑有印曰邵思抑印四字抑印二
字篆作有一書生見而笑曰一圓書而用

兩印字且一正一反何也殊不知正抑字
乃是印字也書法有六此屬轉注故曰反印爲归也
若反可爲音頓不可也反古絕字從刀從系亦作斷爲古繼
之類是也今楷作抑乃俗書耳官按古法字印不當
用印字以亂名此特舉二字配合之妙大抵印章就
如大書堂扁一須取義精二須書法古三要配合得
宜予嘗登君山望大江因書四
字頗寓此意

似孫字

舉希相購得一舊印有二字持以問予予
曰昔有高似孫嘗著子略一卷未知是斯人否
說文從人㠯聲從系從子系古繫字以系於子
者爲孫會意希相復問似字從人之義予謂人之似
是而非者不可不察也因作三似辨隸書一紙以歸
之三似辨曰夫謙者有而不居之意而卑屈之可羞
者則謂之諂儉者止而不過之意而鄙嗇之可耻者
則謂之吝英氣者道義所發不容掩者也而客氣則
用罔用壯氣質之偏而難近者也雖然英氣尚害事

而況客氣乎是數者理實相懸而迹若相似焉者故
有隕節以諛人則曰吾尚謙也嗜利以廢禮則曰吾
尚儉也矜己而傲物則曰英氣不可無也於乎不有
以辨之則藉口聖賢之教以遂其私者曷有極哉

武卿字

范武卿出二印與予評之一作一作
予曰用爲勝武從戈從止戈爲內器
古人好生之心偏事而發以設而不用立意故曰止
戈爲武若從亡則義淺一說亡一音無故諧爲聲

善□從□古節字從□古奏字節訓止訓制
進取進止不踰軌度之意卿爲大臣大臣道揆所出
也故曰卿事之制也或從□未當□一音香鄉
黨之鄉乃從之大抵看印章須原古人制字初意庶
幾有得若汎汎觀之不知其意之所存抑末矣

縣字

□古縣字也從系系倒首以見意後世假借爲州
縣字其旨深矣以近民者莫如縣令欲爲令者察民
間疾苦故刻之印章俾其怵目而警於心民之困於

倒懸也救之惟恐後篤吾赤誠惻怛愛民如子而民
亦愛之如父母上下感應而政成矣故先儒稱上任
者曰視篆不曰視印而曰視篆者有以哉有以哉

仰昂字 詩瞻卬昊天作卬

況仰之有卬作□□卬古仰字取敬貫立意從
□從人反身大節不可攀瞻望而企及之也仰其
首則爲昂因爲低昂之昂古實一字也詩云顒顒卬
卬正用此字趙子昂氏印文作□采用古文也

鳳朋字

有名鳳者印作□有名朋者亦作□蓋鳳朋古
同一字也按說文曰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
黨字師云朋篆當作□古語兩貝爲朋鳳小篆變
體作□從凡從鳥鳳豈凡鳥邪

犇麤字 波滑字附

三牛爲犇者取衝突之勢知此則犇字之義可默識
矣師云麤者心不精也暴其氣也心之精者氣容必
肅麤則反之何取於三鹿曰鹿壽禽也善通督脈其
爲息也徐人遽之戾其行趣忽氣息爲之茀然故取

爲意靜專則精微動擾則麤惡人心物理皆如是矣
波滑二字皆從水其從皮從骨者乃諧聲非會意也

氣乞字

嘗見友人收藏一卷詩文甚富然精麤不一其中有
一引首曰乾坤清氣四字氣篆作□非也小篆本
作□氣爲火所化其出必炎上故象炎上之形凡
求乞者必干上因借爲求乞字乞本同一字也後
世隸楷以二字易混乃省一筆以别之而義反晦所
謂乞匄者以其終日求乞爲事也所處亦卑甚矣是

故有志之士不肯輕用一乞字伊川先生告范□□
曰令人動不動用个乞字亦此意也於乎假借一門
推類而用其義最精□本古餼字見周禮

公私字

古無私印之稱後人往往刻曰某人私印俱作□
小篆也古文作□取不圓不方之形以見意圓者
天道也方者地道也天地無私故曰天圓而地方若
不圓不方則非天地之公而爲私也無疑矣□字
從八從□會意□猶背也背私則爲公故□

象相背之形以見意

木才字

有名木者印作□篆法殊失古意按古文作□
上象枝葉中象榦下象根以一字而上中下三才兼
備故木亦謂之才俗混用材材古韻音災又按才古
文作□象伐木于地而去其根枝邪工持尺量度
取義此卽國家用賢選舉之法也是故賢才字與木
才字同一義也小篆作□與古文小異

國賢字

邵二泉名寶字國賢印作□□国從口象疆域
形從八從土以八荒皆在我圉爲意臤從臣以用賢
立意其從□者服勞王事也小篆作□□國
從或或古域字亦善賢從貝貝財也以多財爲賢不
若古文國賢印有二枚國字一從土一從方愚按古
篆二文皆有之

晚字 曉字附

曾祖耕樂府君遺一小方印四字曰□□
□皆小篆也官謂古人制字多左形右聲今見晚

字日居右而疑之後觀周伯琦六書正譌有此字注
曰日在西方也從日免聲始知其有所據又如曉字
說文從白蕘日將出先透微明也故曰東方既白

達字

羅念菴名洪先字達夫有小方印二一刻羅洪先印
四字一刻達夫二字篆法古而刻亦精羅作□省
文也於義無所取達作□妙有至理辛與達古字
通用小羊也詩云先生如達羊最易產故從羊定意
而諧□爲聲□音撻與大字微異產科有達生

散正取易產意與倖幸字不同幸字從夭從屰會意屰古逆字又與執字偏旁小異尼輒切

象形印

昔有名爵者刻印作有名爇者刻印作皆古篆也先考七榆府君字起鳴浙人為鑄一小印鳴字偏旁鳥字作開口形儼若飛鳴之狀胡可泉有鳥鼠山人小印鳥鼠二字酷肖其形沈伯生名蘇刻印作玩之攸然出塵是皆善於摹印者也正暘外所謂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者與

父甫字

古文籀文同　小篆與古文小異　父者子之天也尊無與上制字者形難於象故指其凡從又者說文通訓為手故其文象右手之形執杖使人知其尊高一家所當奉事也古韻有二音本扶故切又斐古切借與甫同古公亶父之父是也

古文籀文同　小篆　官嘗聞之師曰甫者男子之美稱也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無用者則固與艸木而同朽矣惟有用者乃能自見於世故取用以定意而諧父聲雖然其猶未若藏諸用乎用則不括可以問衆甫矣何故甫猶近名

𦣞氏字𦣞音與氏同

古文　舊文見六書統　說文雖無𦣞先然有出字或用此文亦通　六書統曰𦣞承旨切族下所分也古者姓統族族統𦣞適出繼位之餘凡側出者皆曰𦣞故為文從側出以見意

大小篆同　說文曰巴蜀山名岸脅之旁著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聞數百里象形乀聲揚雄賦響若氏隤

吾師嘗發二字之義曰𦣞統宗收族者也姓也者一大統系也𦣞枝分也故以側出取義古之賜𦣞也諸侯之別子為祖也者至其孫以王父字為𦣞始興也者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王朝未出封者如諸侯之制秦不師古宗法遂亡是故國無世臣家無禮俗今欲大正姓𦣞則何如曰未能也請自宗法始矣小篆借氏為𦣞氏蜀山崩也揚子蜀人也故其言曰響若氏隤今夫山其高插天則其絀為地盤也恒闕蜀山或峻若立壁或長如列墉而地盤多逼崩墜

也周當象側山之形自上下墜爲勢意博厚則高明積累邪

可無墨青印色

印色通用朱予嘗見宋儒簡札中間有墨者元人則有用青者攷之皆制中不忍用朱故易之耳觀此可見古人敬謹之至一舉手而不敢忘父母也

不用黃紙 此條與上文意相類因并記之前後放此

京中黃紙著朱書有禁蓋黃者中色天子所用臣庶用之僭也嘗見莊渠先生家居作簡

凡黃紙輒不敢用爲是故也觀此一事之小而先生畎畝不忘君之心藹然可見

屬字

吾友王昭明嘗與予論書偶及屬字昭明曰屬從尾從蜀說文蜀葵中蠶也從虫立類從罒象其身首尾形也其類行則首尾相隨有連屬意予病其說之鑿思之思之不得其義脈後解孝經古文緣文生訓至五刑之屬三千始悟此乃發其義曰屬隸也連續也從尾定意諧蜀爲聲首在上而尾在下下必屬於上故取隸屬之義臣之屬於君子之屬於父妻之屬於夫二綱之道上下之分一定而不可易者下之事上小心翼翼因爲洞洞屬屬之屬 俗書作属從禹非詳見孝經古文集成

印章用成語

印章以名以字所以示信也如刻曰某官施之公文則可若古之關內侯是也近見湛甘泉一私章刻曰吏禮兵三部尚書予竊怪之甘泉稱古學乃亦爾邪及讀宋史乃知蘇東坡曾爲吏禮兵三部尚書蓋用

成語也文衡山庚寅生刻印曰惟庚寅吾以降此句出楚詞後輩有效之者改曰惟甲子吾以降殊爲可笑

正謙卦篆二字 冰字附

官按古篆川本作巛象水流行也唐李陽冰加一畫於中作巛乃古災字也川流而不息者也有土障塞之則爲災一者指土障塞之形二字音義各別不宜混用象字亦誤有說見前冰古凝字陽冰之名取其義爲定爲重爲聚從人入 古冰字 從水取於水結

成人人爲意篆當作巛今顧從川作巛非川爲
流水流水不人人嘗聞之師曰性定而形自重心肅
則容敬冰之道乎冰乎冰乎其未達此乎

乾字

昔有名乾者印文刻作三此制極古六書統有云八
卦文字之原其文止當用此後世假借用別字實非
本文也震澤長語亦畧道此

邪酉字

雨戶爲丣門門闢爲丣古邪字門闔爲丣古酉字邪爲

天門二月辰名萬物從此發生故象開門之形酉爲
地戶八月辰名萬物從此歛藏故象闔門之形此皆
象形兼會意字也干支字皆有說書此以見意云酉
古酒字也故醉酬字皆從此立類

用印法

凡卑幼致書於尊長當用名印平交用字印尊長與
卑幼或用道號可也反是則胥失之矣
凡寫詩文名印當在上字印當在下道號又次之蓋
先有名而後有字有號故也試看宋元諸儒眞蹟中
用印皆然今人多不講此或曰印有小大小印用於
上大者用於下庶幾相稱此世俗之見也只論道理
當何如印之大小何足云諺曰用一不用二用三不
用四此取奇數也其扶陽抑陰之意乎豐存禮
翻刻蘭亭記用印太多非古法也雖然其中印文鄙
有精者

著述姓字見經傳纂言

古今命字不同

夏商尚忠尚質稱名而已至周而人文漸開丈夫之

冠也始加之以字欲人顧名思義實有深意寓焉如
孔子名丘以母禱於尼丘山而生故字仲尼伯魚名
鯉爲其生時適有饋孔子魚者名與字皆本於此顏
子名回按古篆回字取義於水象水屈曲旋轉之形
惟淵深則若是其他則順流而已故字之以子淵曾
點字子晳家語有子字點字從占從黑小驌也晳字從析
從日大明也驌者求於明猶去尺霧而覩青天也曾
子名叅參字當讀如叅前倚衡之參故字子與今人
讀作參商之參非是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蓋牛之

爲用專在於耕是之取爾端木賜字子貢韓愈字退之一則取上予下獻君臣相交之義一則取卑以自牧不敢先人之意温公字君實文公字元晦非欲華就實之謂乎司馬相如字長卿長字當讀如長上之長以藺相如爲趙之上卿故云長耳藺乃賢者既同其名復效其職也牛僧孺字思黯以汲黯字長孺黯稱忠直故名取其字字取其名也范文正名仲淹字希文以王通字仲淹私謚文中子爲一代之儒故名亦取其字字則希其謚耳乃若蘇氏二子字說皆可

取法者也玩古人命字雖不同而其取義各有攸當官特舉其有關於大義者表而出之今人名理字元玉名嘉字子美不過釋文而已其視顧名思義之說果安在哉

道號

道號之稱雖起於末世然義各有取或因性急而以韋自勉或因性緩而以弦自厲有思親而號望雲有隱江湖而號散人紛然不同然皆士流則有之今也不然而胥吏之徒往往而有以號者衆也恒慮其相同崇尚新奇有名木者號曰牛林有姓管名籥者號曰四竹穿鑿亦甚矣於義何居且習以成俗而稱謂之間有不許大義者或責其友曰我長於汝也曷不以號稱而字我邪嗟夫孔子祖也子思孫也嘗稱仲尼明道兄也伊川弟也嘗稱伯淳盖字之者乃所以尊之也何獨取於號乎古者相語名之賤也周人尚之以字文矣末世則以號稱彌文也哉

說文

許氏說文字書之祖文公攷訂經書輒以此爲據周

是引證處甚切

說文刊板不一少有嘉者僅見宋板其字形不滿寸篆刻俱精乃徐鼎臣所書其弟楚金校正者外有包氏說文仍許氏之舊而間補臆說於下未見過人處然其中采用鐘鼎諸文亦有可取者

古今書刻

自古以竹爲簡以刀爲筆故簡牘浩繁而書用大缺其餘則金石之文如夏禹九鼎周宣石鼓之類是也至於木刻非特三代以上無之雖秦漢亦未聞唐末

僅有之而未盛故宋時較正說文諸書但言唐本而
不言唐刻唐版可知故葉夢得曰唐以前書籍皆寫
本是也五代馮道以艱於求假木刻浸興然蘇東坡
嘗云近借得漢書抄成便是貧兒暴富信斯言也木
刻之盛其在宋之中葉乎官閩宋版書端楷紀倫元
末　國初猶有可觀然北宋刻則有間矣嗣是而後
愈盛而愈不足觀也於乎昔精而今不然者何邪蓋
前所刻者皆有用之書可傳之本珍重之至宜乎其
刻之精也比年以來非程文類書則士不讀而市不

古今印史　八　二十八

鬻日積月累動盈箱篋越二三載則所讀者變於前
所鬻者非其初矣是皆無益於用者安得求其刻之
精乎昔人有云加災於木正為此耳嗟夫士之窮年
而習此者豈其所樂為哉上以是取故下以是應也
使為人上者務於行而不驚於詞則士必反求諸古
而游心於聖賢之學矣周禮賓興將不可復舉邪

以下附錄諸家之說

摹印法

李陽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謂之
神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於一規矩方圓
謂之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

印不可偽

米元章曰畫可摹書可臨而不可摹惟印不可偽作
作者必異王詵刻勾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予辨出
元字腳遂伏其偽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

印章制度

吾子行曰三代時無印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其
媺惡揭而璽之之說註曰璽其實手執之印也正面

古今印史　八　二十九

刻字如泰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
表信不問字反淳朴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制度
未聞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
劉安寓言而失詞耳漢晉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
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
多鑿急欲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為官
職信令故如此耳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少
如此者故後宋印文多繆白文印須用漢篆平正方
直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凡名印不可妄

爲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爲正也二名者可回文寫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卻不可回文寫名印內不可著氏字表德可加氏字宜審之表印字只用二字爲正式近人欲并姓字於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己卻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爲俗亂可也漢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者印非名印蓋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漢張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

君右一字左二字唐呂溫字化光有印曰呂化光此亦三字表德式道號唐人雖有不曾有印也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便不古朱文印不可逼邊須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爲相去庶免印出與邊相倚無意思耳

官按吾子行集本多采楊王顏三家之說而附以已意厥後陶九成又采吾氏之說大抵大同小異

九疊篆

劉欽謨云我 朝凡印章每字篆疊皆九畫此正乾元用九之義

圖書

陸文量曰古人於圖畫書籍皆有印記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印呼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莫之正矣

圖畫書籍識

都玄敬曰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氏圖書之記蓋惟以識圖畫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章槩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

進士官銜

玄敬又曰唐宋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獨楊維禎廉夫嘗元世之季書李黼榜進士至用刻之印章蓋黼死節之臣廉夫之書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也後之人乃欲效廉夫故事者則失之矣

臨書入石法

李文正公曰所刻華山歌頗有風致但少覺肥重近時刻本自長江行以後大抵皆然第二泉詩雖骨

亦不免此此雙鈎之過也凡鈎法用筆須是裏面拂出盡墨而止再經摹刻方得恰好若徑於墨際著筆縱令極細自有纖毫積出便成粗厚又須得原字對著案上惟視筆畫爲粗細庶不爲已意所亂

重碑額

吳文定公云或以碑額爲無用多不搨或碑旁工人艱於搨而置之不知碑無額如物無首爲完物乎

硯譜

古杭沈仕

記硯石

玉硯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爲硯取其不氷　丹石硯

水精硯發墨如歙　白石硯蔡州

高麗硯　紅絲石硯紅黃相參

蘊玉石硯信州　仙石硯丹蓋山

紫金石硯青州不發墨　素石硯

金雀石硯虢州金雀山　黃石硯

鳳咮硯吳平出水底　洮石硯出臨洮

青石硯青州　唐石硯唐州紫色石無眼

宿石硯宿州　戎石硯戎州試金石

絳石硯絳州　淮石硯

淄石硯淄州　寧石硯寧州

宣石硯宣州　萬石硯萬州紫金崖

明石硯明州　成石硯成州栗亭

登石硯登州石色類歙　夔石硯夔州如墨玉發墨

怖石硯怖州龍壁下　瀘石硯瀘州

吉石硯 吉州永豐　歸石硯 歸州大沱江
銀硯　鐵硯
漢祖廟瓦硯　灘硯
銅硯　澄泥硯
漆硯　古陶硯
蚌硯　銅雀硯 瓦出銅雀臺多好析用磨之以爲硯
青州石末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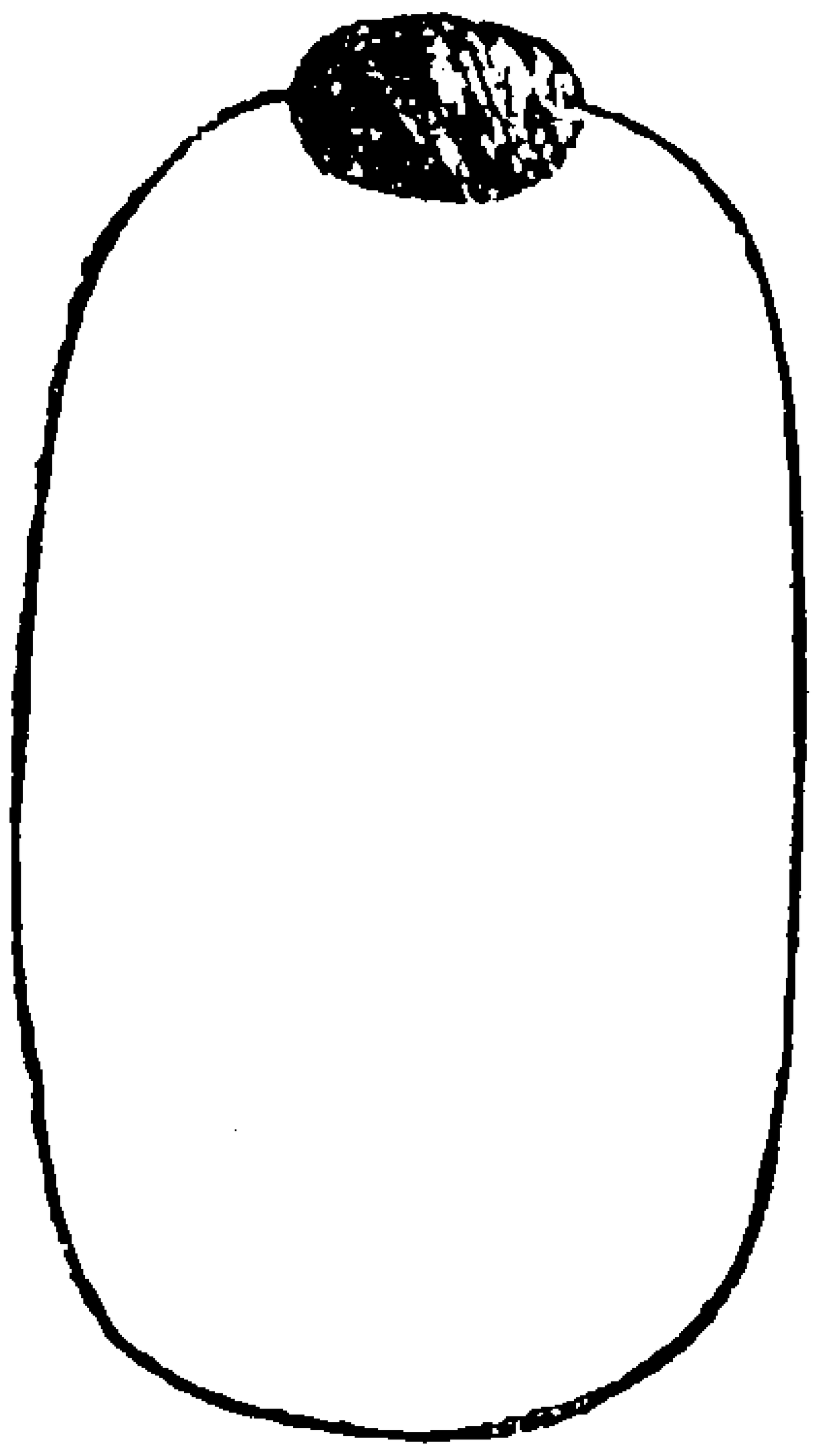
硯名

龍尾　金星
羅紋　蛾眉
角浪　松紋
豆斑 並出歙之龍尾溪星者光貴　紅絲
黑角　黄玉
褐色　鸓金黄玉石
紫金 出惠州唐彥猷作自爲天下第一貴也　滋洞石 方州
綠石 化石　鸊水 南劍
金雀石 嘉州　槃石 宿用
舌尾 相州　大陀石 歸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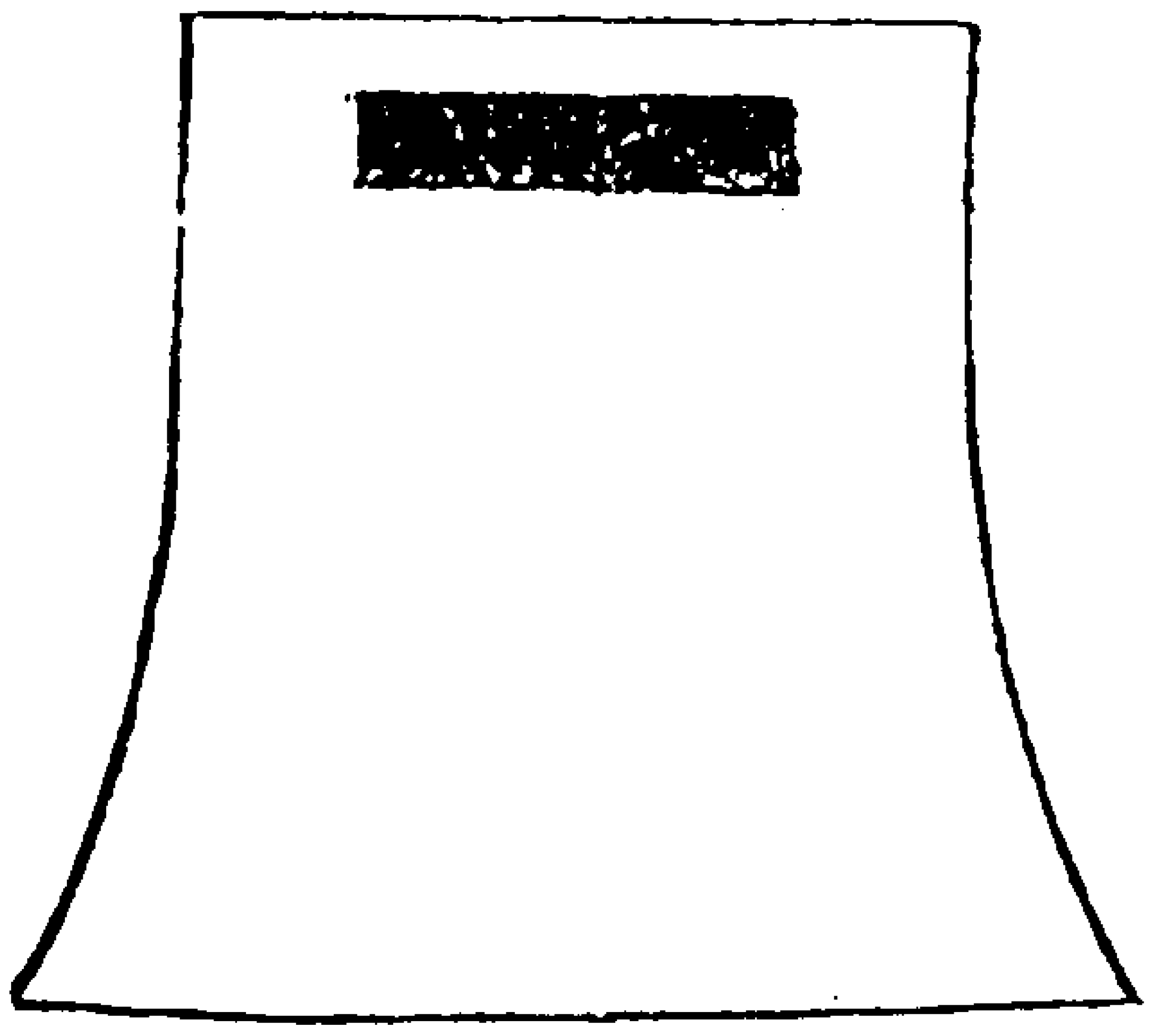
角石 嘉州　石末 濰州
懸金崖石 方州　熟鐵 青州
澄泥 虢州　驅基島石 登州

第118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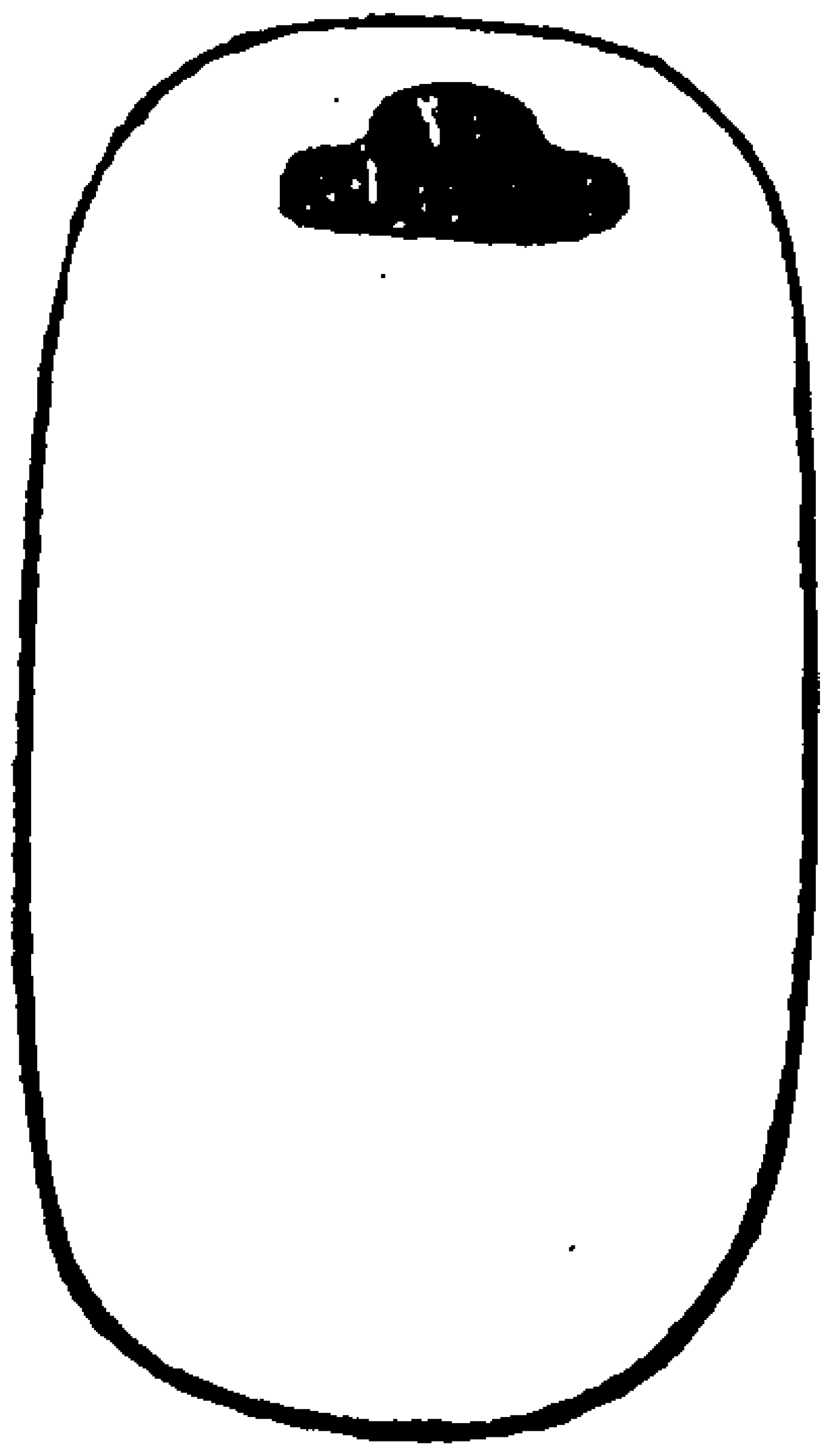
玉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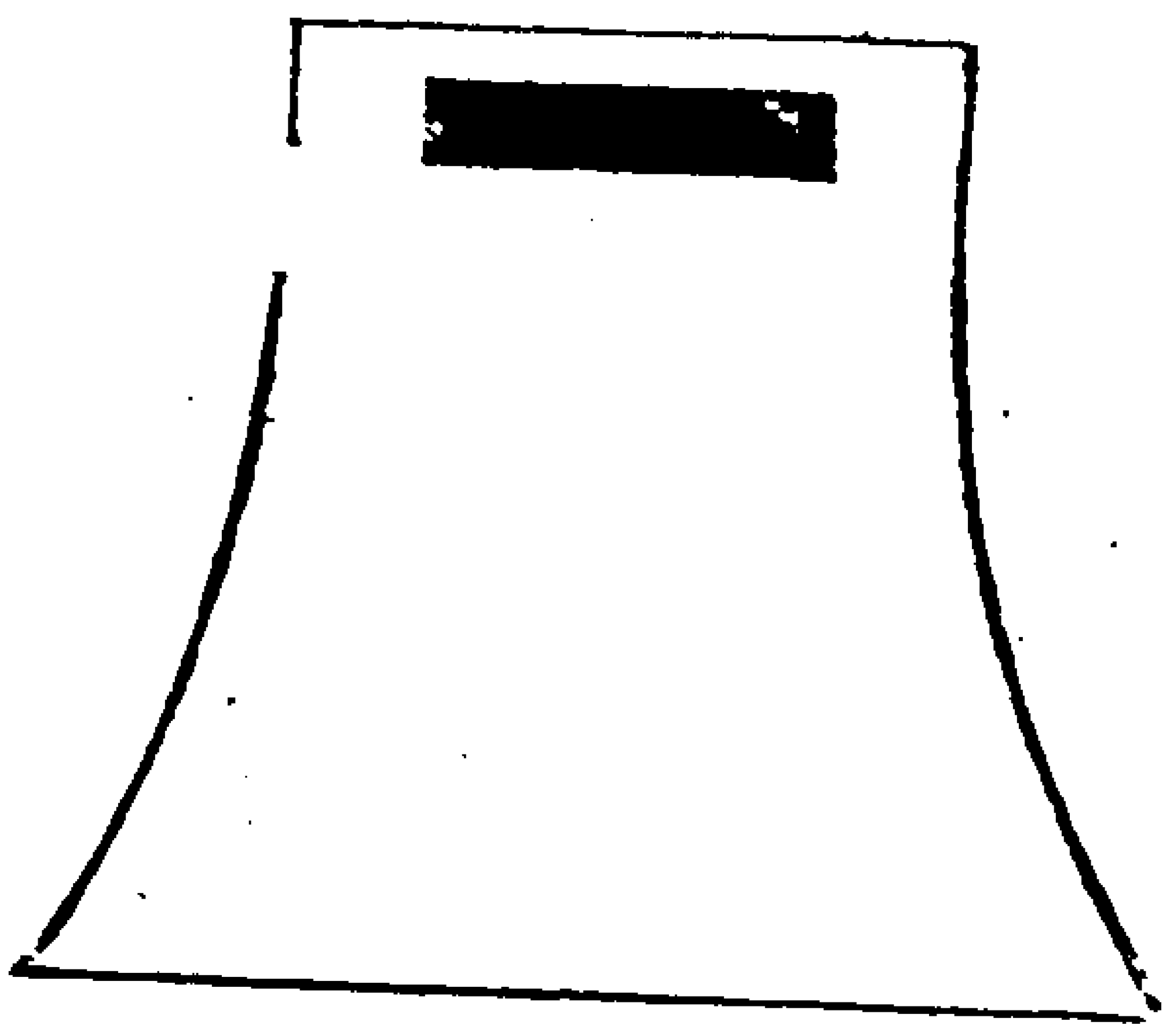
斧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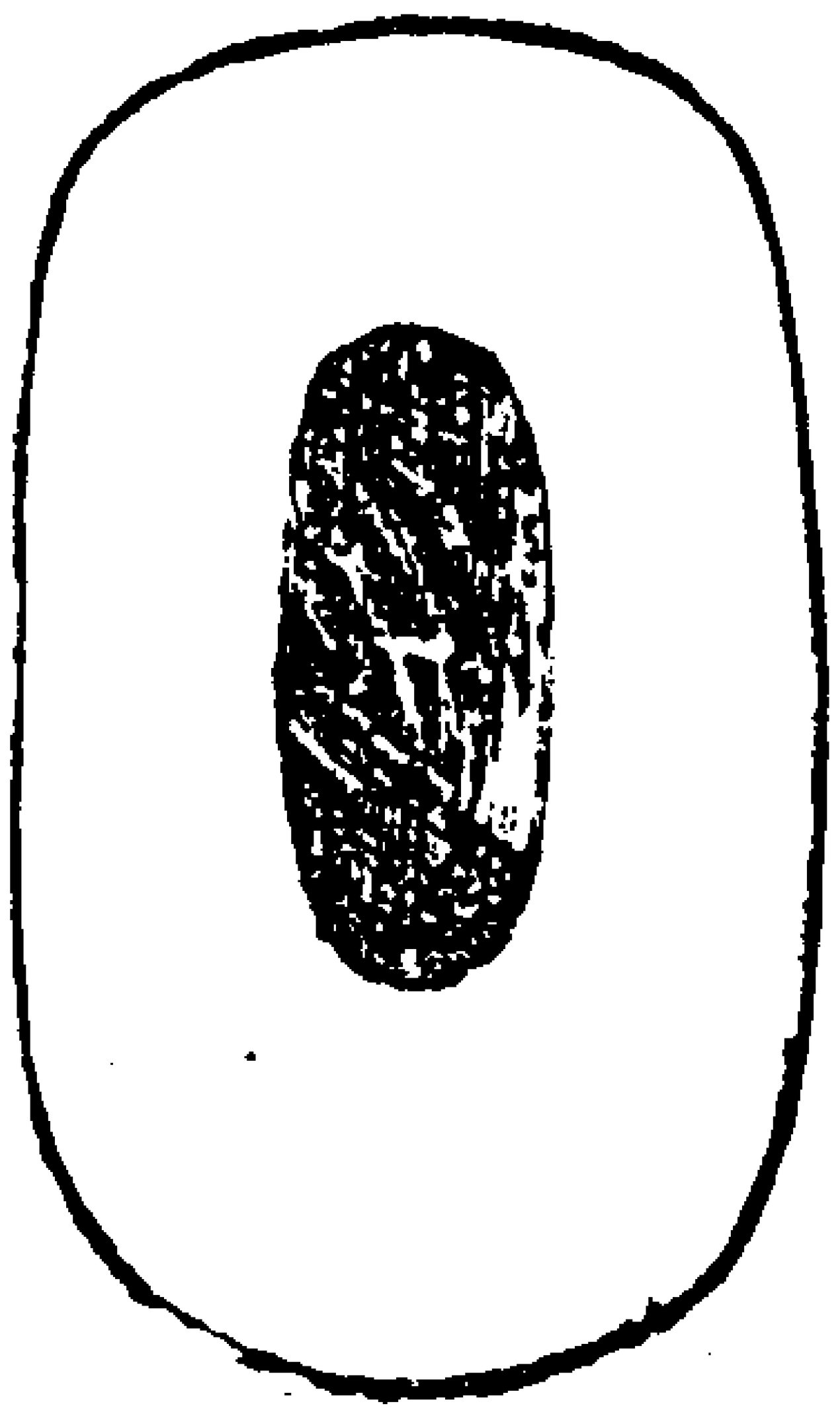
玉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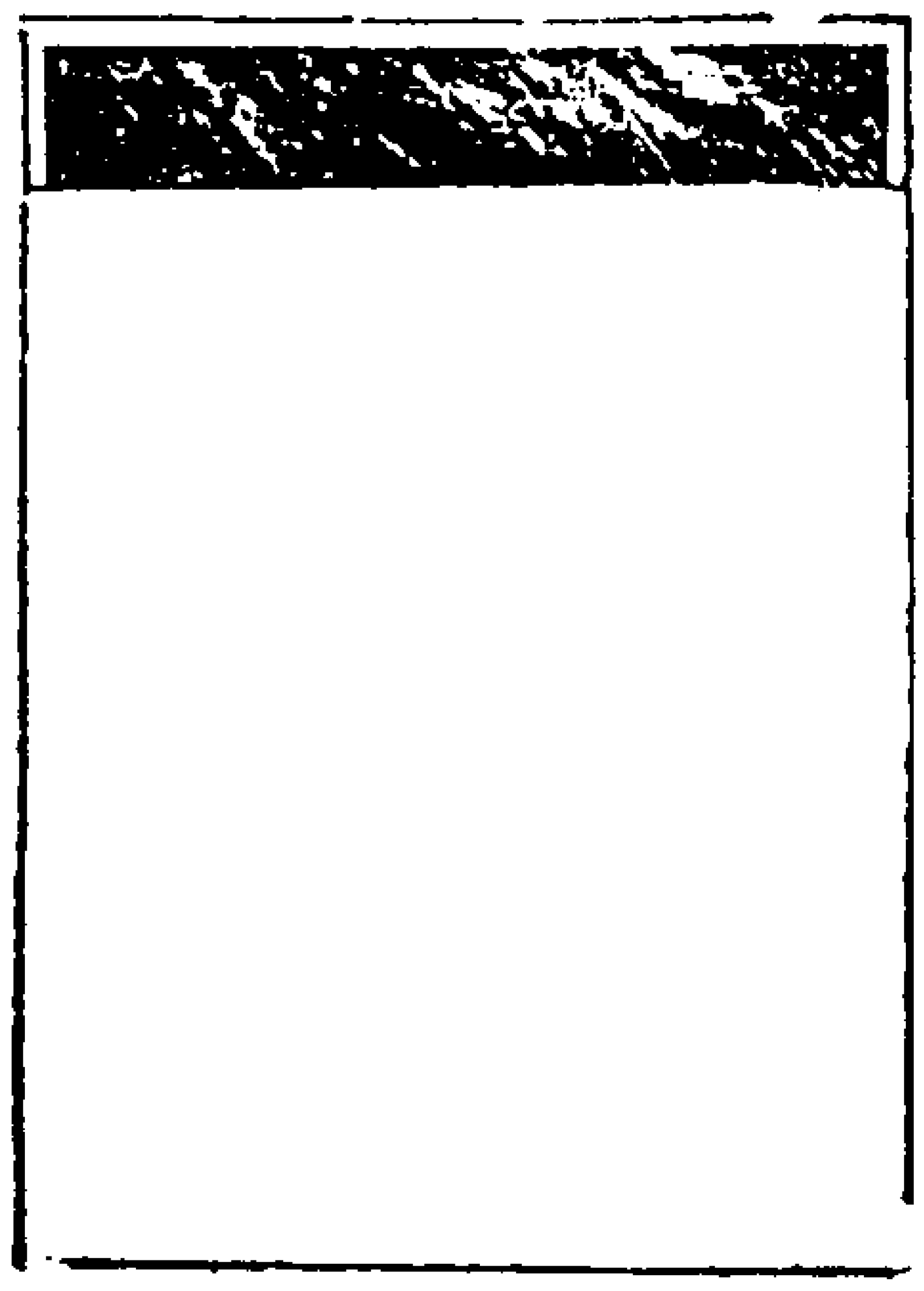
鳳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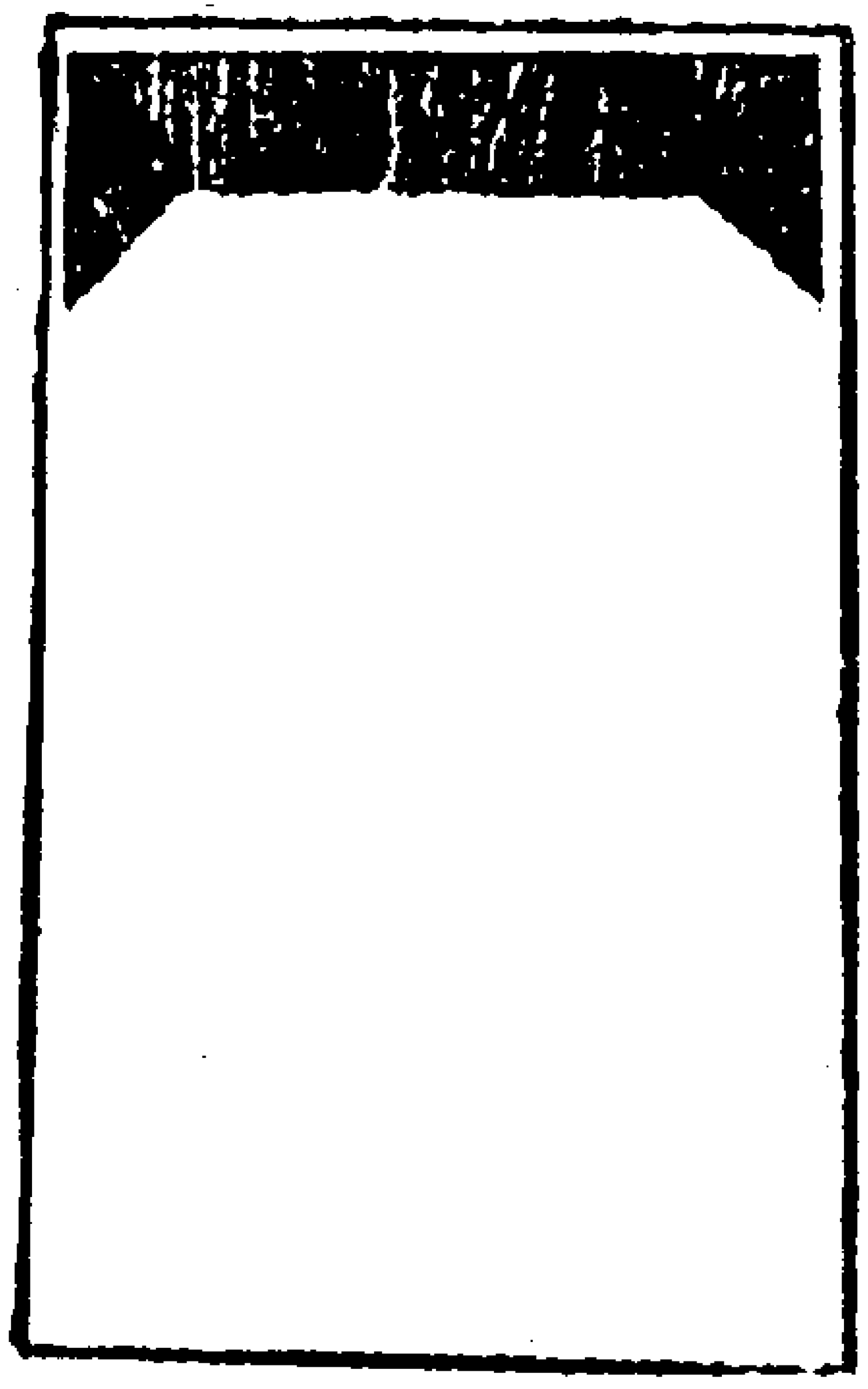
玉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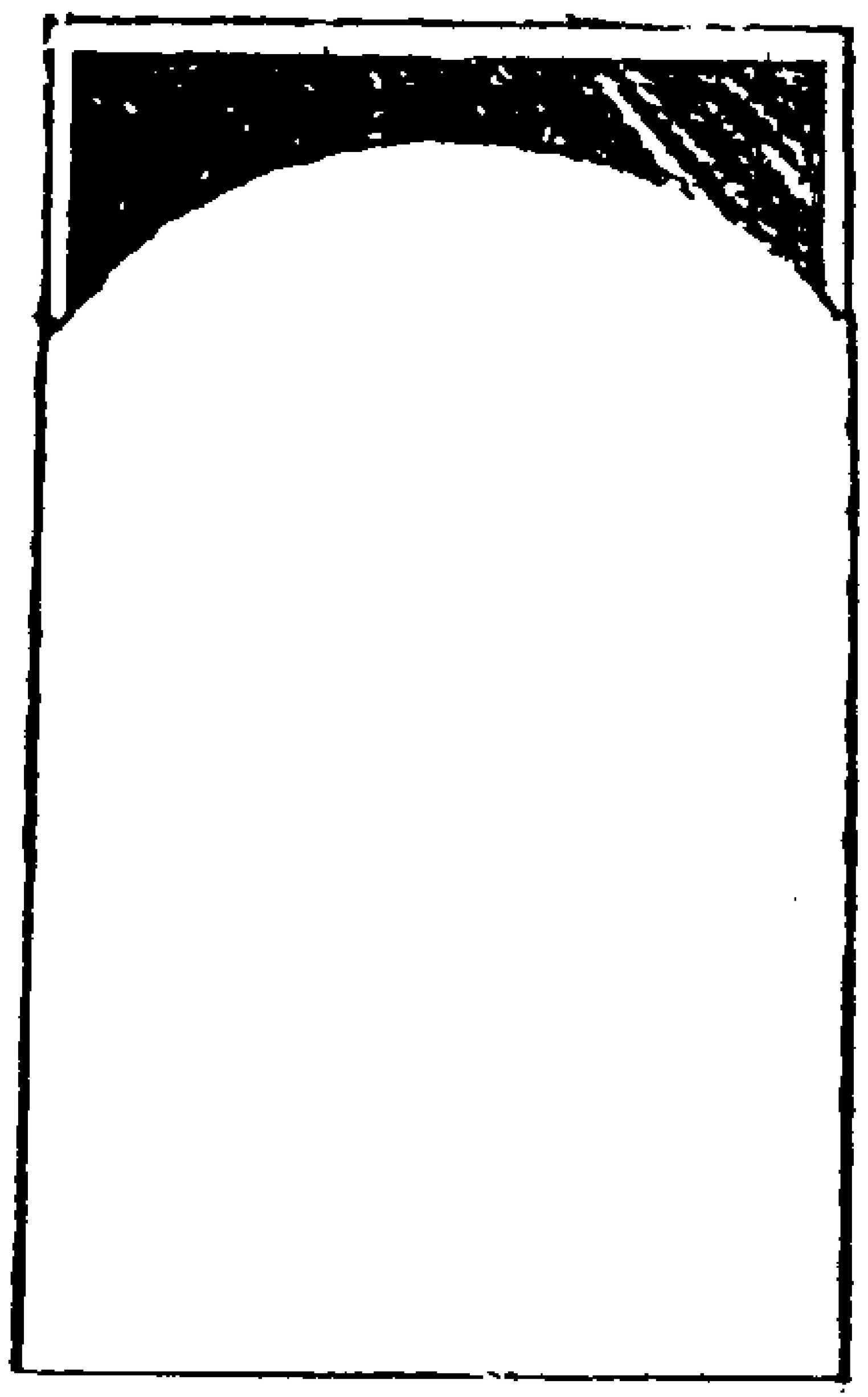
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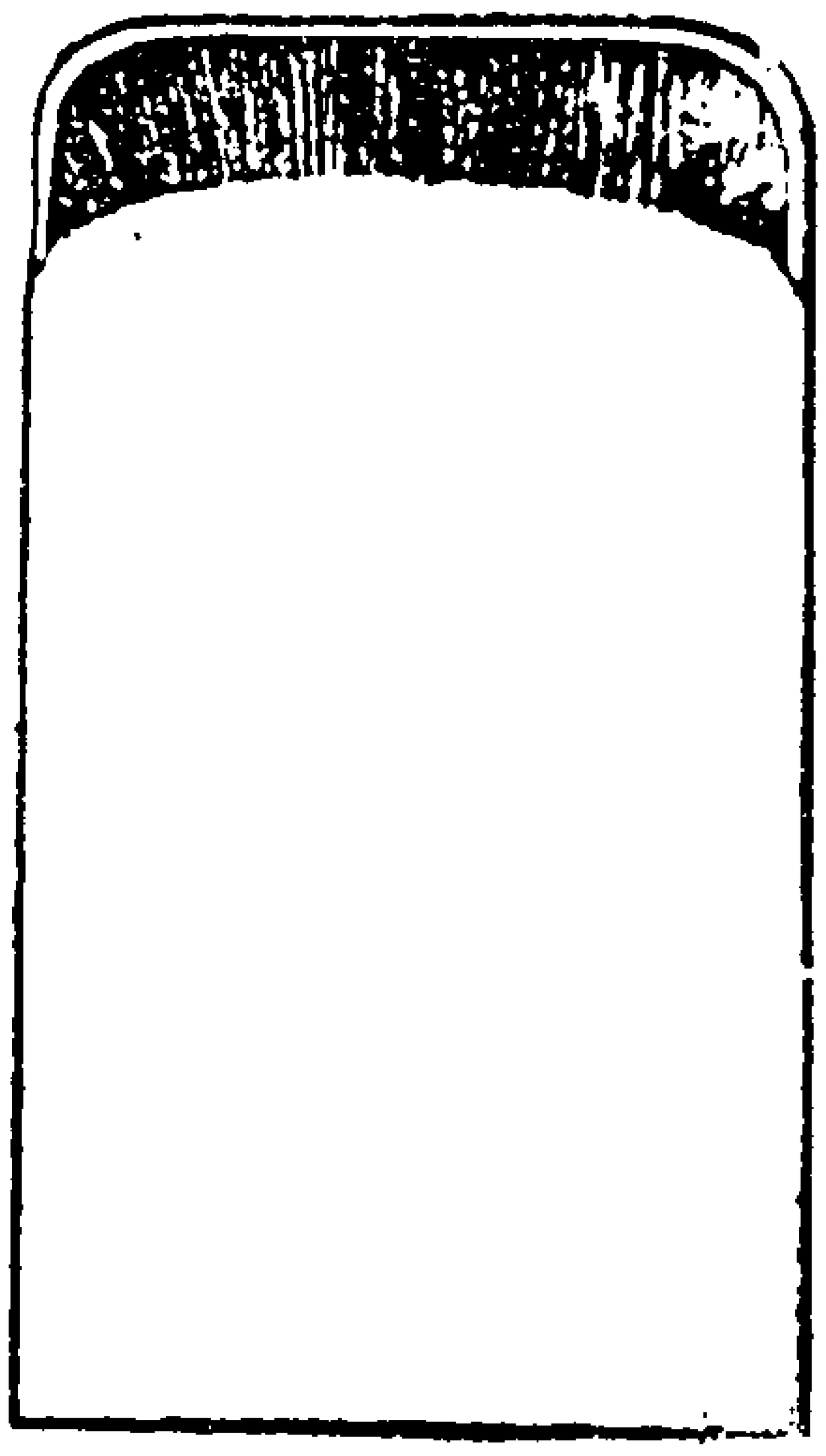
大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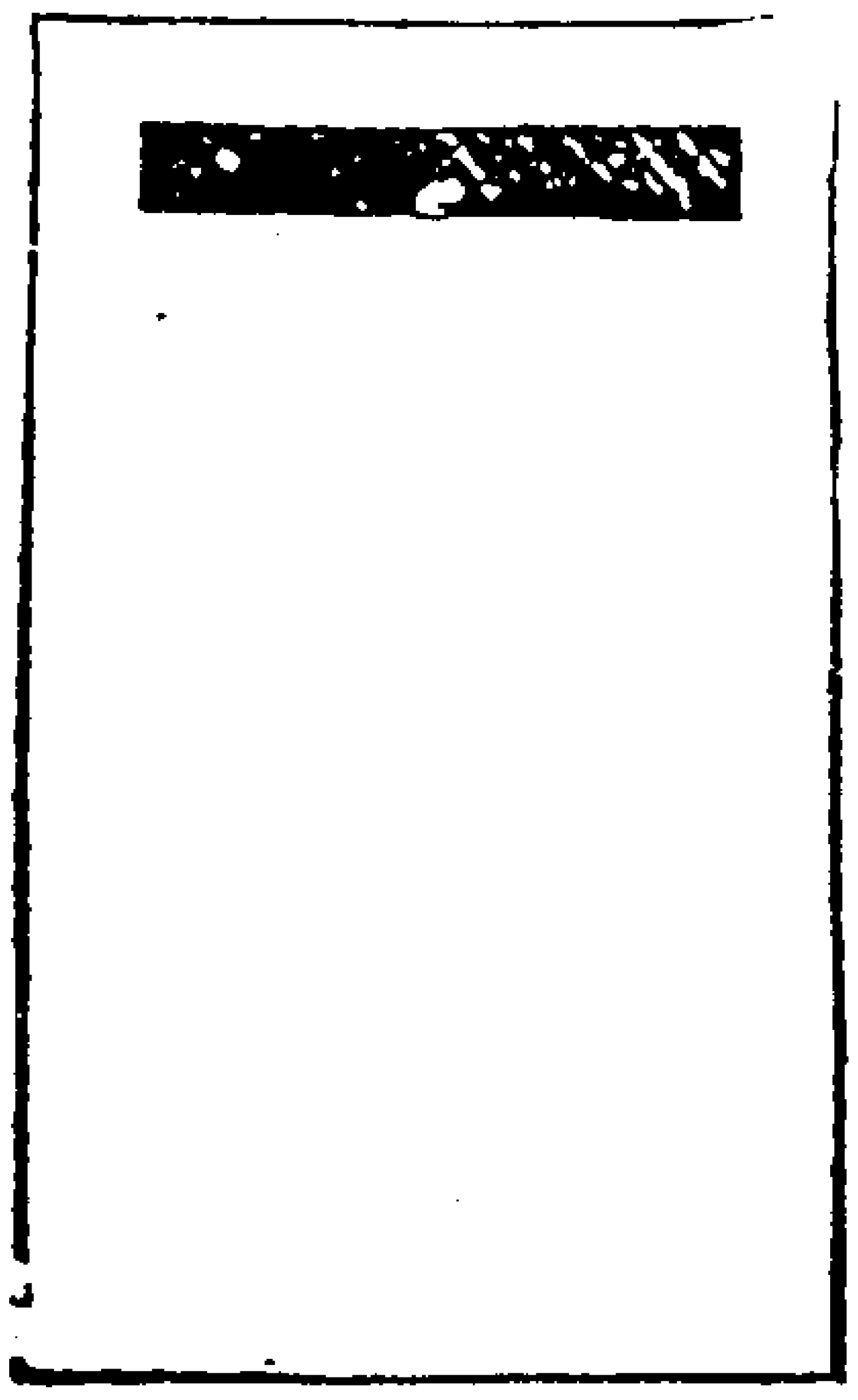
內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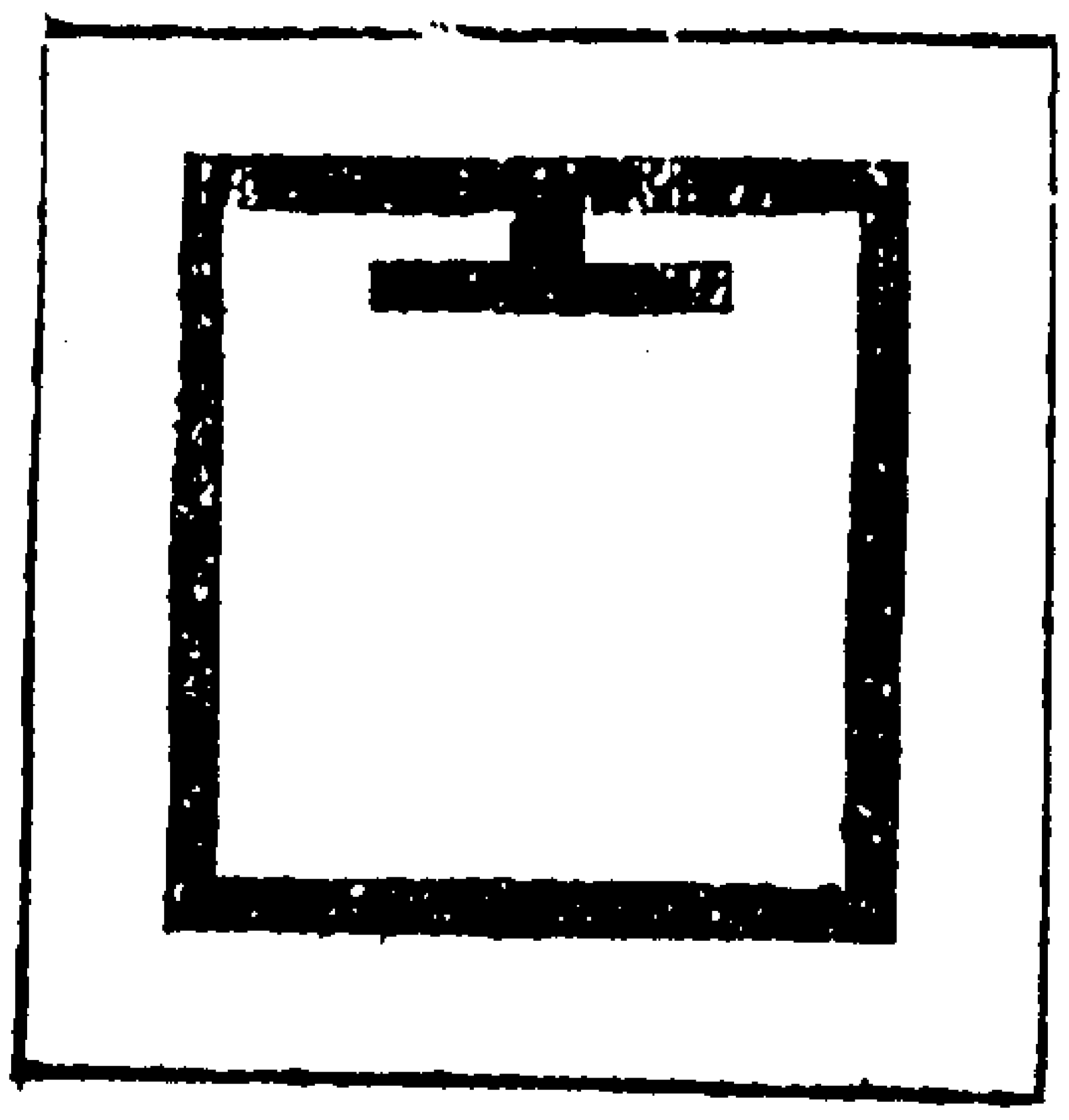
都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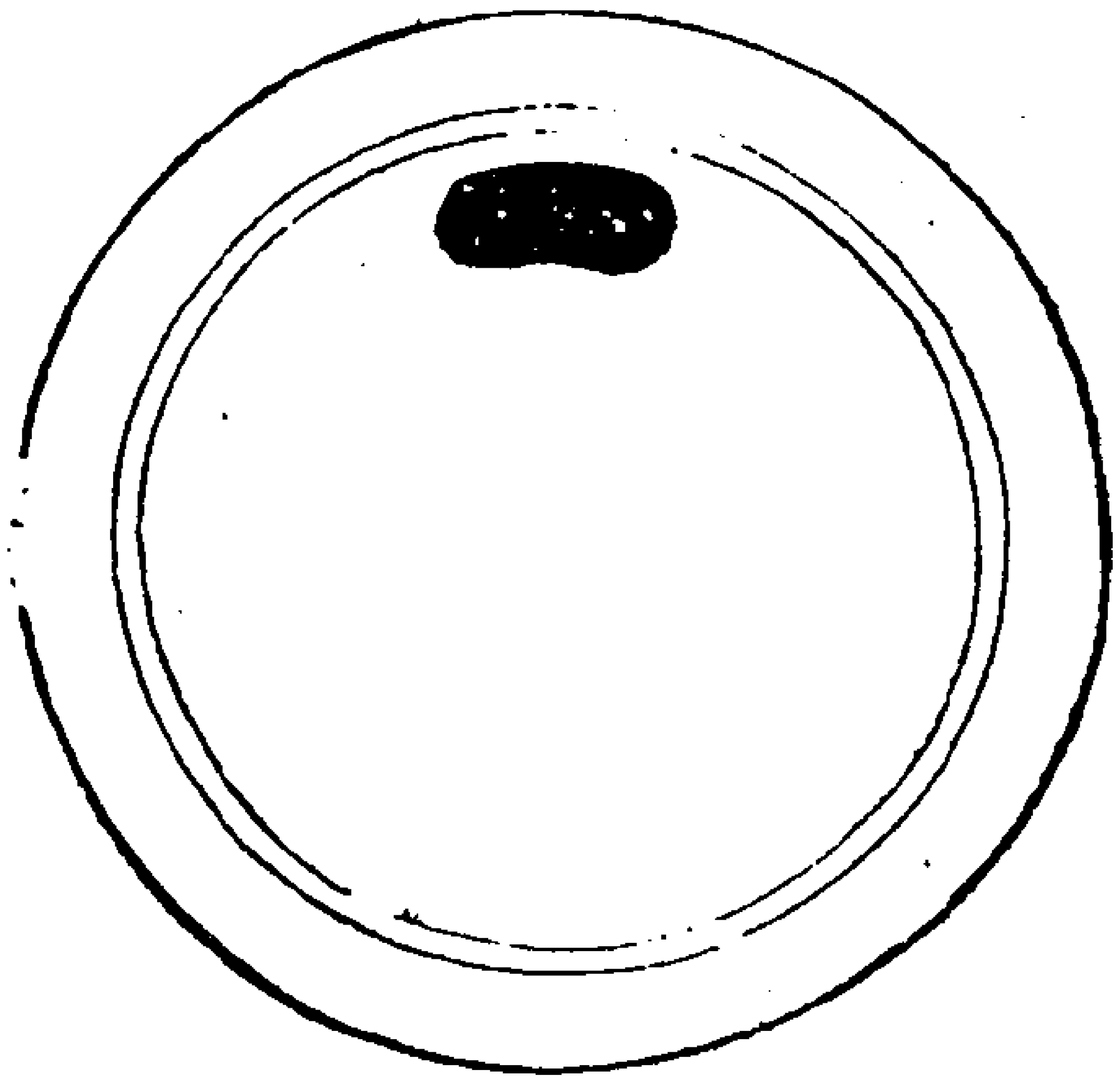
銘雀



方[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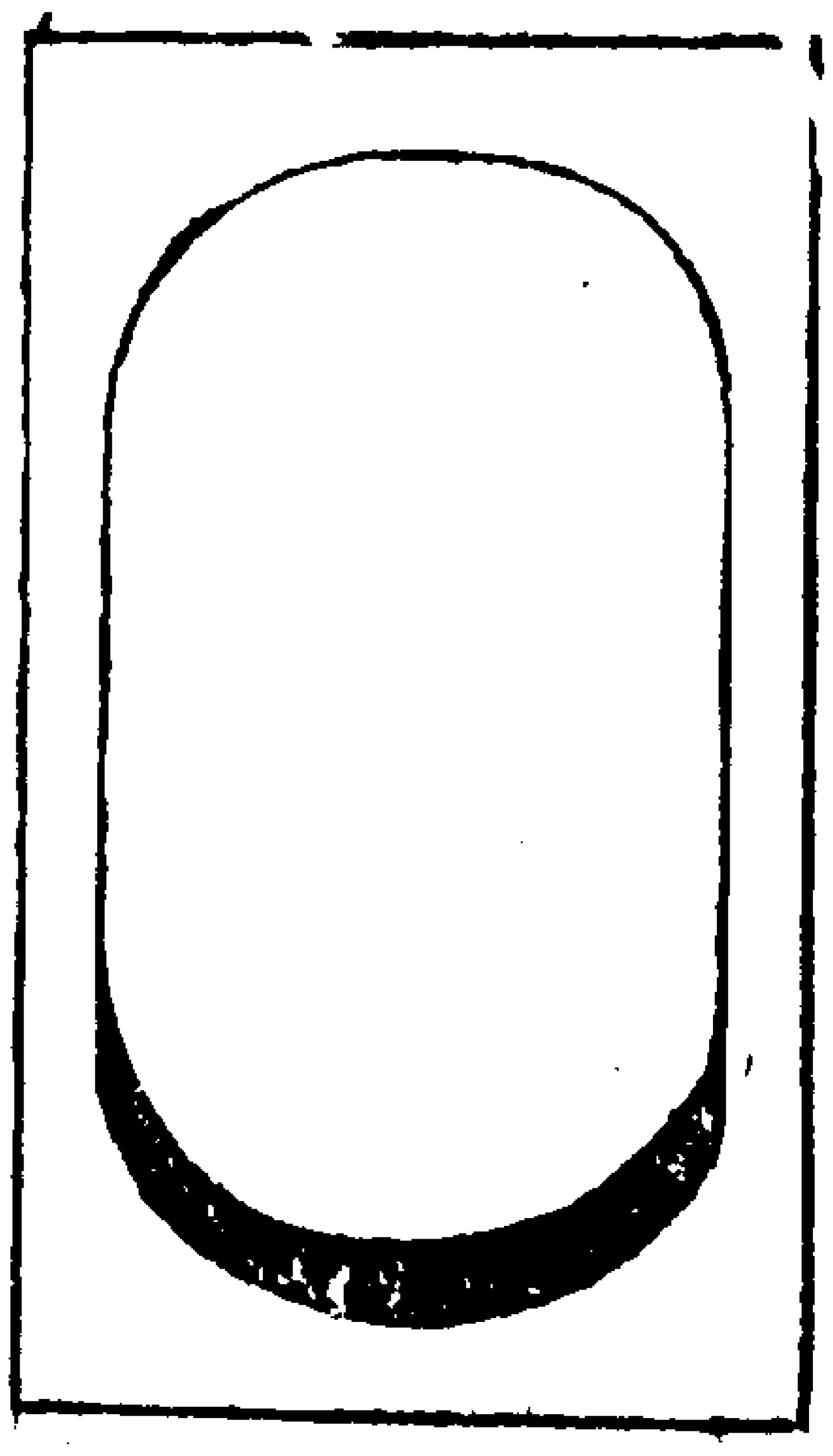


月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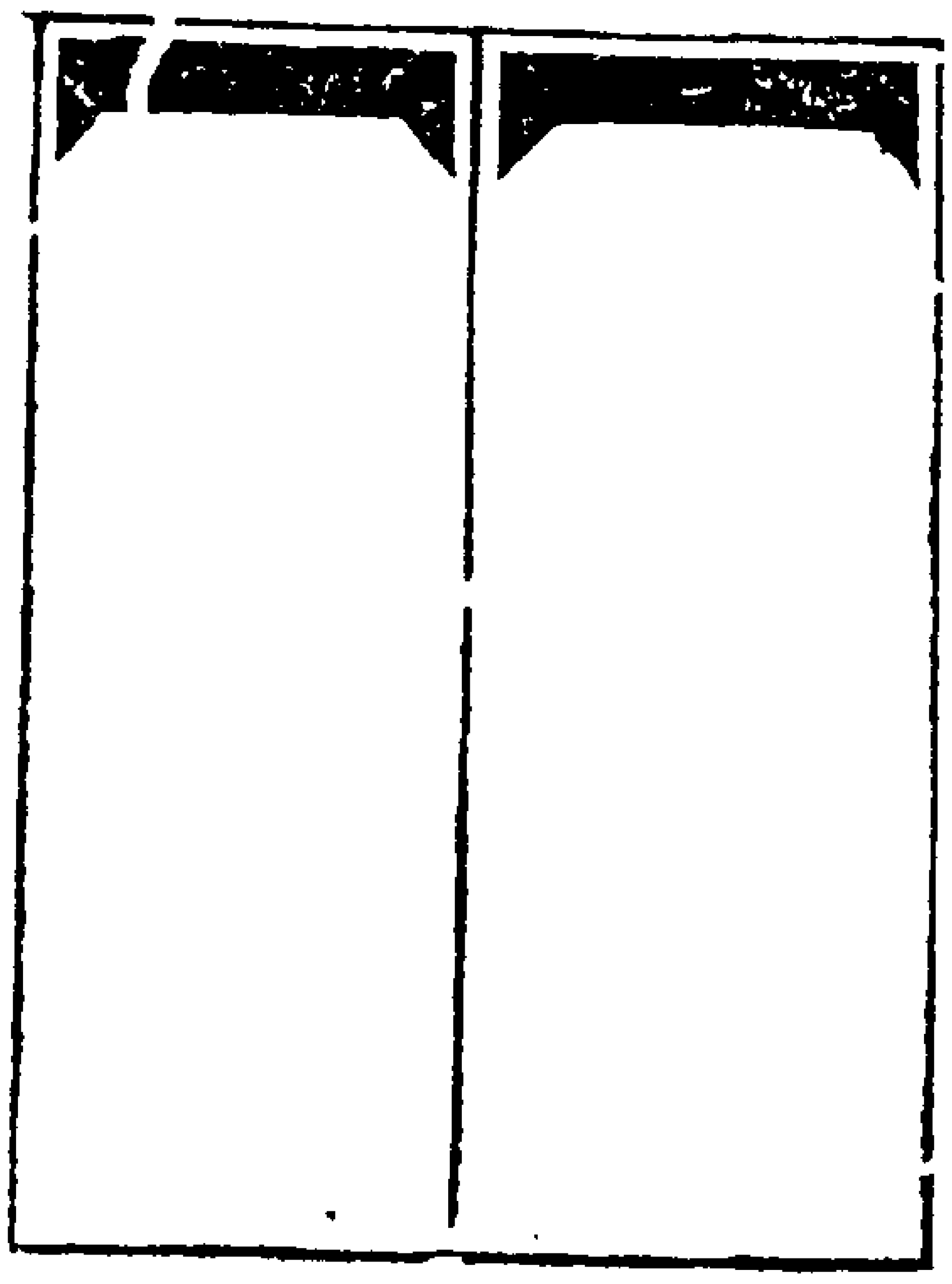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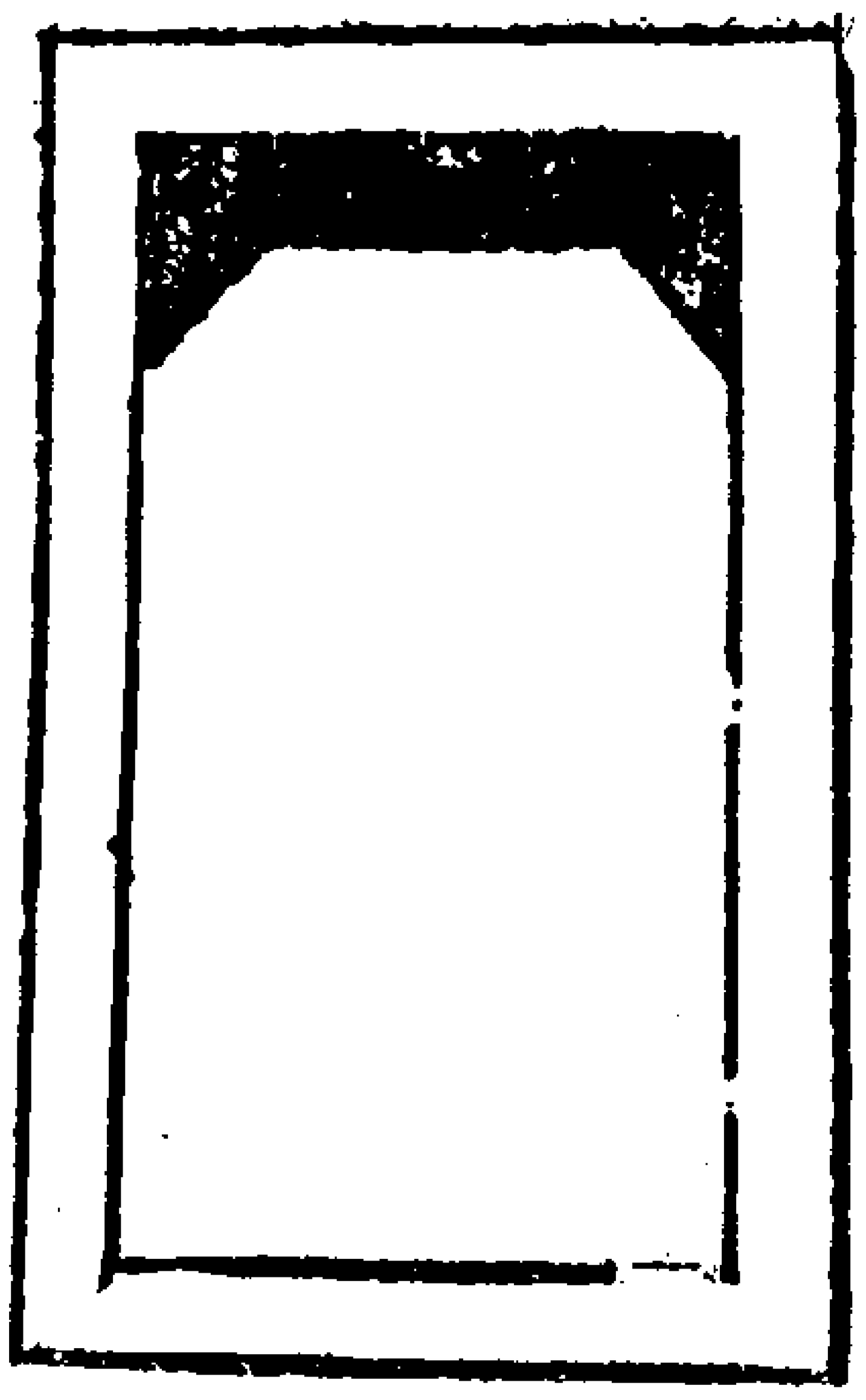
ZW 21101000818889

隻履



雙履



東友